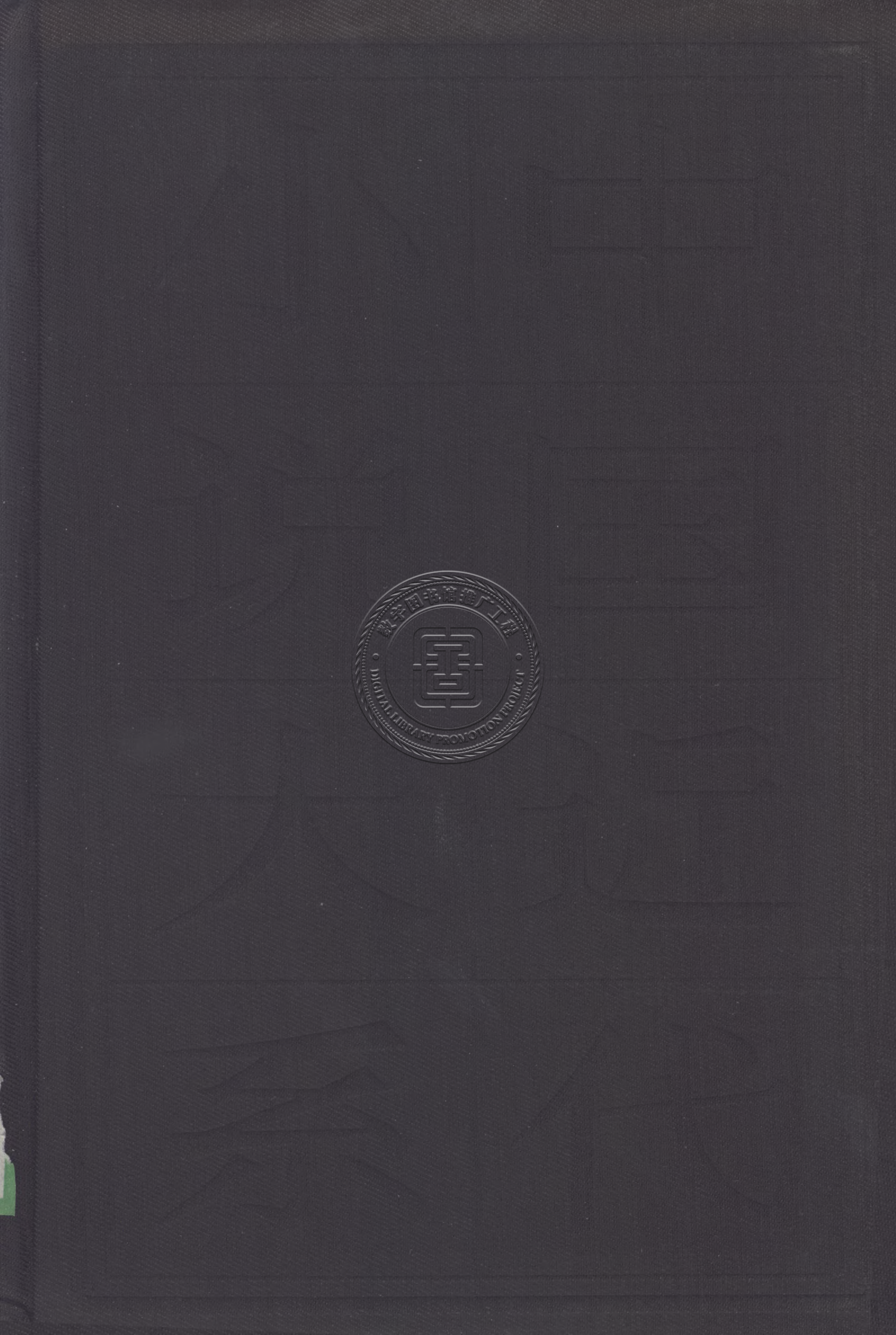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中国近代小说大系

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
近十年之怪现状
新石头记
糊涂世界
两晋演义

吴趼人 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《中国近代小说大系》

顾问、编委名单



吳趼人像


焙茗
吳伯惠
賈寶玉
薛蟠


華自立
東方英
東方文明
老少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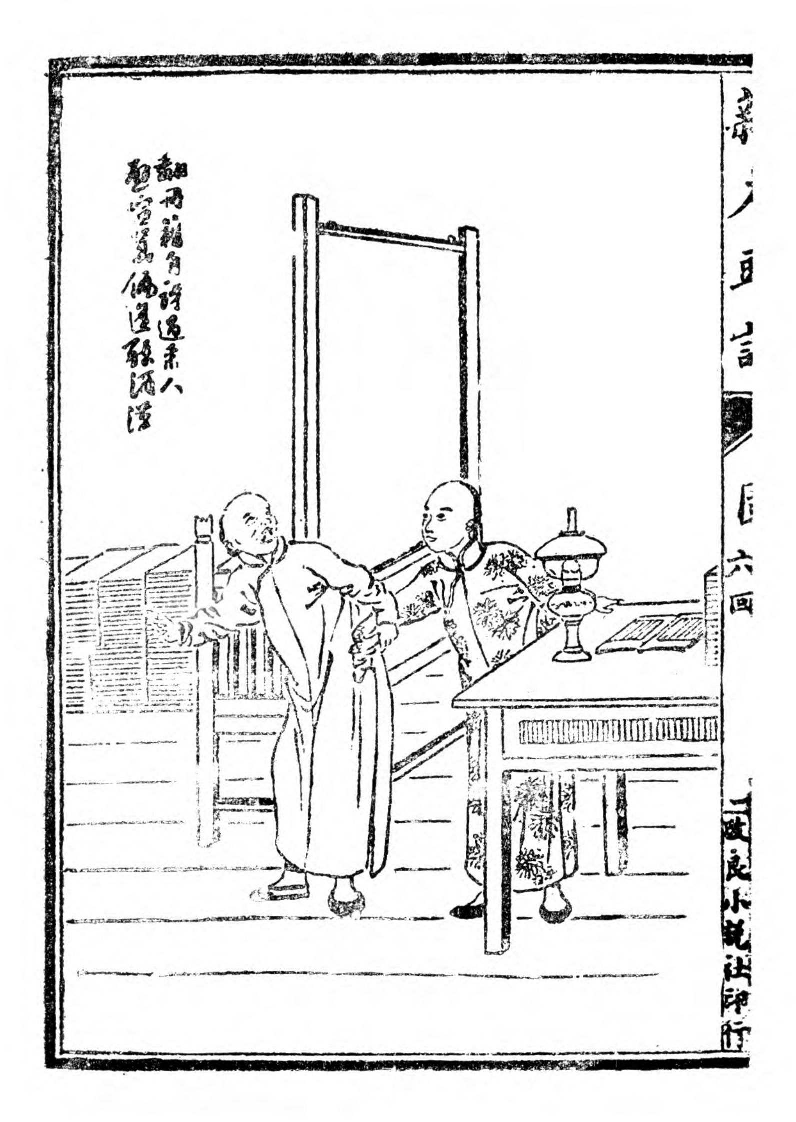

送舊
儀程事
陸遠離踏
新閣潤心驚歲月
斷石頭記 圖 一回
一 說部叢書


入塵寰
初進石頭城
懷往事
閑看紅樓夢


聽芳
名寄
心譜
憶恍
嘗西
菜滿
服玩
獻奇


慧神瑛下問啓新知
獃霸王酣酒呈故態
四回
改良小說社印行


未知識擬借新書
聽畱聲纔讀洋貨


六四
改良小說社印行


一言不合無端絕狂徒
滿口忠言正規大舅




圖
九回
說部叢書




十一回
說部


氣殺道人童威
冤受屈冤家
猴跳踢勢子
遭殃
圖
十二回
一
改良小說社印行


贈雙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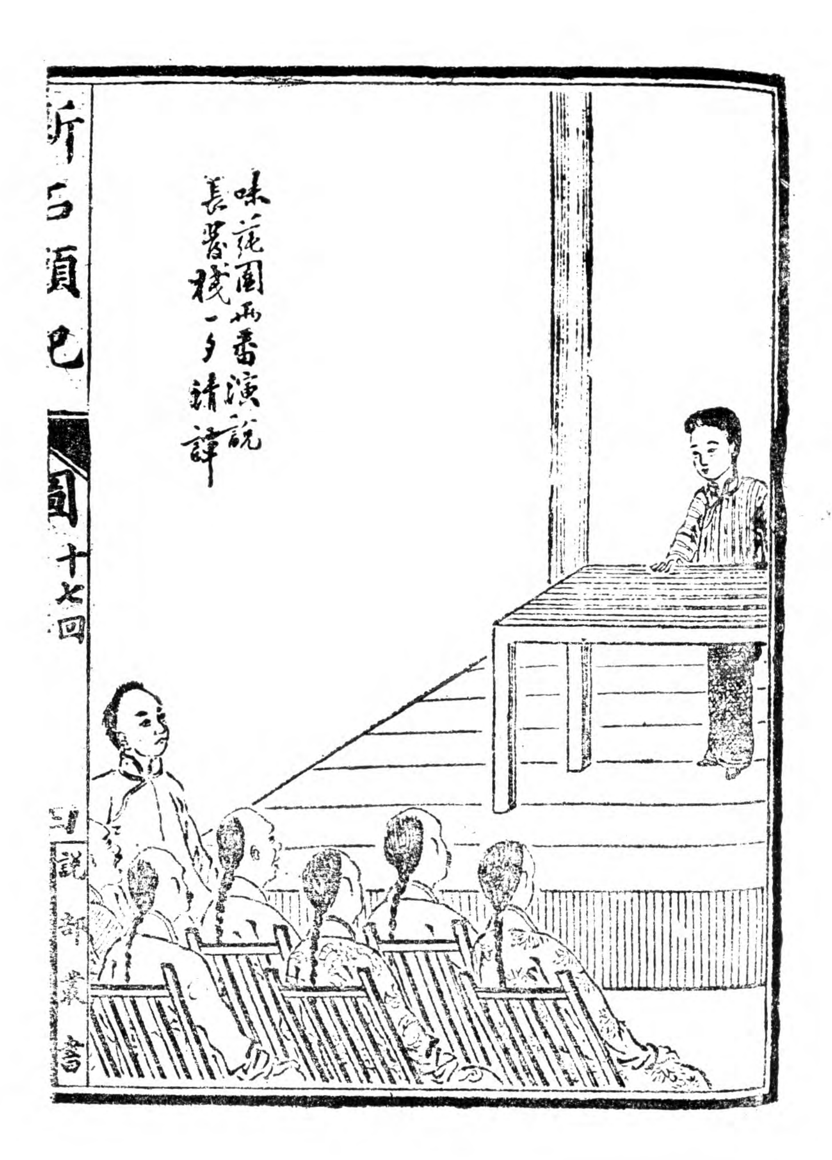

新石頭記
圖 十四回
改良小說社印行


義和團大鬧北京城
獃霸王夜走長新店
新石頭記
圖十五回
三
說部叢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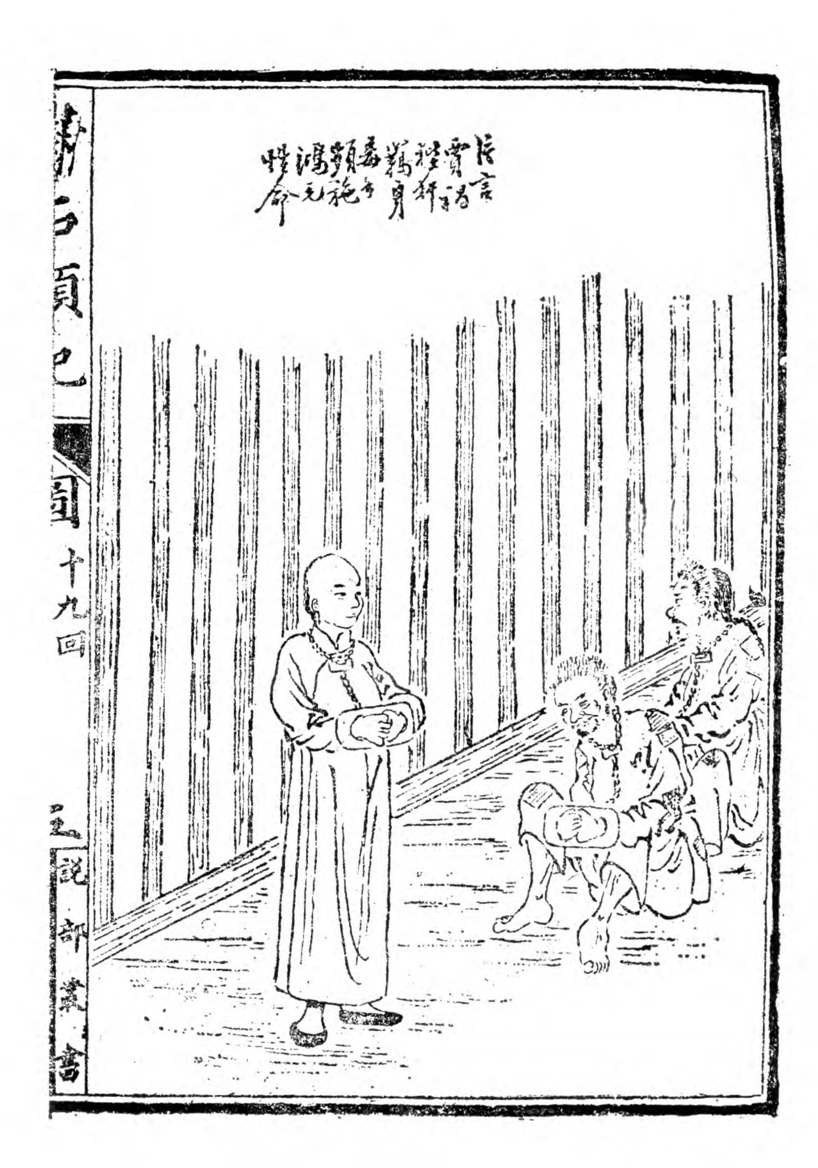
新石頭記 圖十六回

改良小說社印行



新石頭記
圖
十七回
說部叢書
味蒓園兩番演說
長發棧一夕清譚






何處有堂
前三尺法
忽地來天
外一封書
圖 二十四回
改良小說社印行


敗子嚐寶玉傳話
中途驚悟茗現原形


賈寶玉重入文明境
老少年演說有道理
文明境界
二十二回
改良小說社印



新醫道改良飲食
說部叢書


圖 二十四回
改良小說社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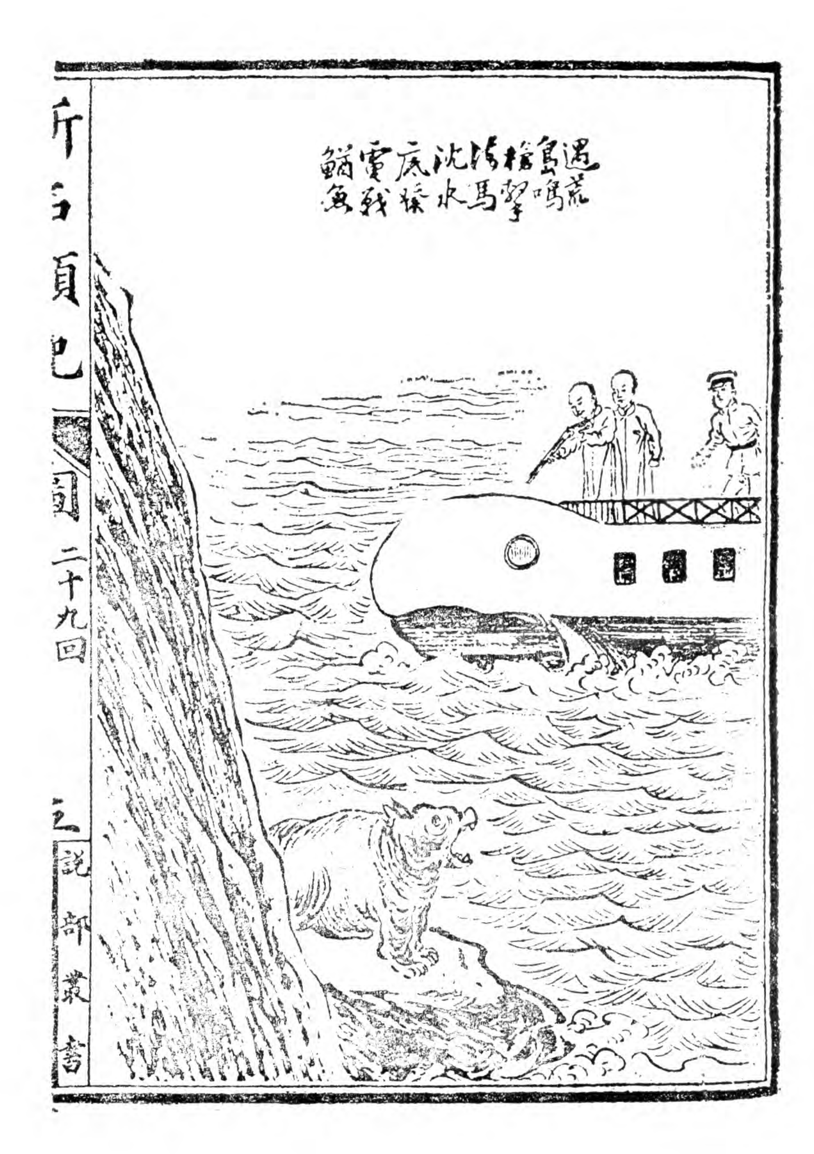

穿魚腹戰艦施猛力
試電氣海上發奇光
新石頭記
二十五回
三
說部叢書



改良小說社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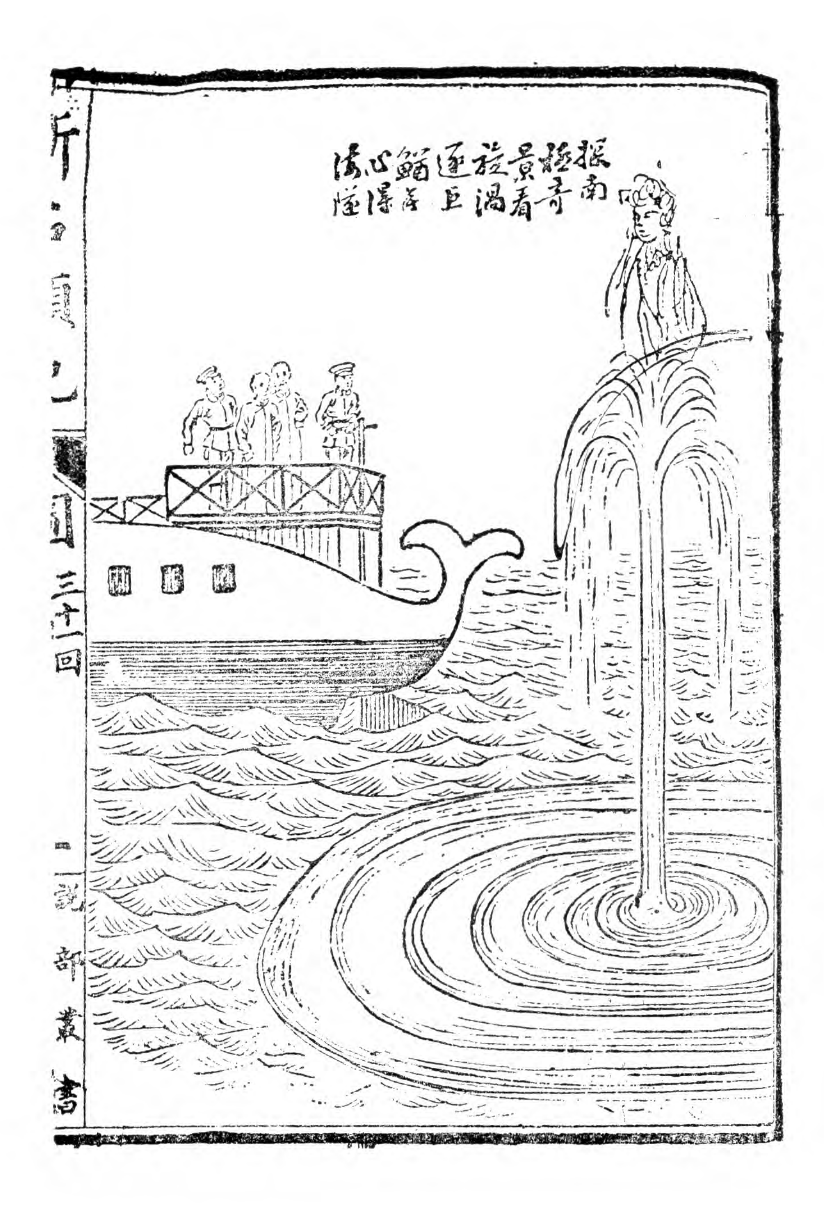

中非洲獵獲大鵬
藏書樓縱觀古籍
二十七回
說部叢書


獲大鵬同受獎牌
捕鯨魚快乘艦艇
新石頭記
圖 二十八回
改良小說社印行


遇荒島鳴槍擊海馬
沈水底探電戰鮪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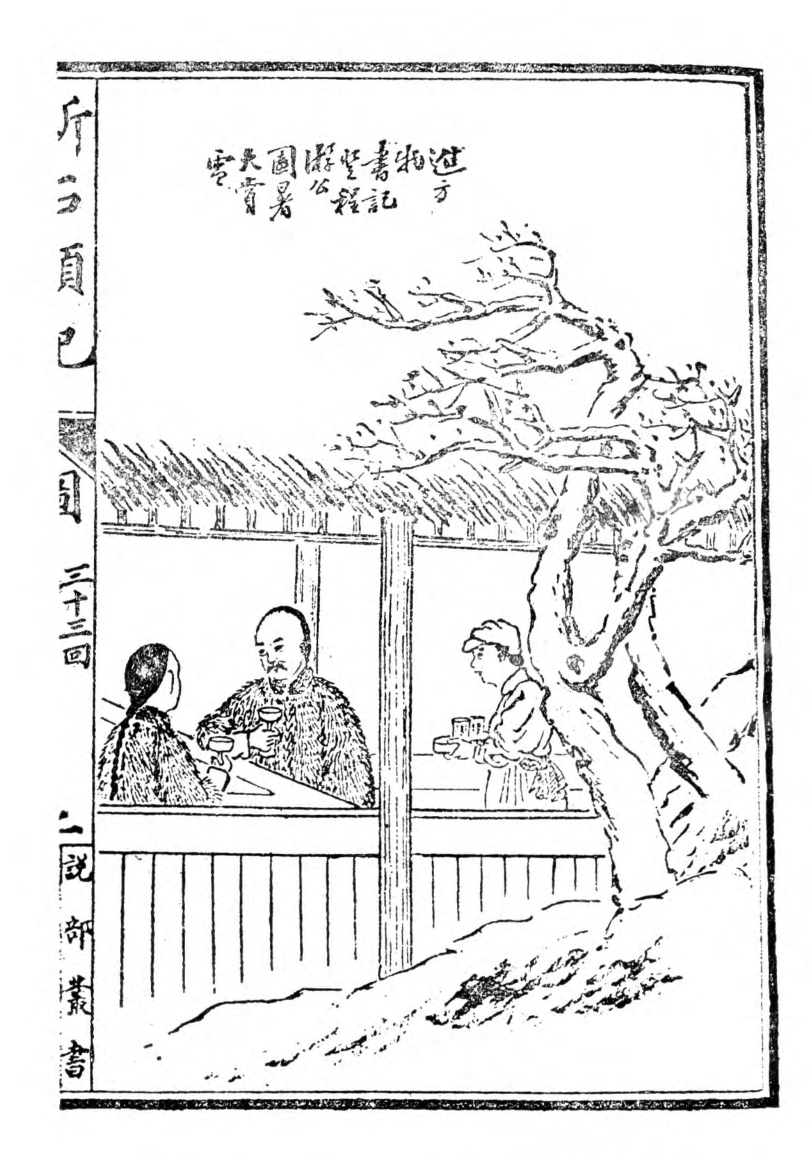


三十回
改良小說社印行



振南極奇景看旋渦逐巨鰌落心得濤隆
三十一回
說部叢書


獲青蹤頃刻變溫凉
嘗旨酒當筵論文野



三十三回
說部叢書



改良小說社印行


論競爭閒談老黨派
借囊橐引出軍操


品評風俗及倡優
行軍利器偏蒸善


三十七回
說部叢書
演飛車雲端列陣
歎奇觀電術通神

青器發明偏譚仁衛非游已偏機訪文明

改良小說社印行


故人遇合飲酒陶情
醫學昌明駐顏益壽


新石頭記
圖　四十回
改良小說社印行



《糊涂世界》初版书影

THE ALL-STORY MONTHLY,



大清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

第拾壹號

(每月一回望日發行)

上海四馬路東九和里

《月月小说》封面

庚子至癸亥中間僅得二十四年耳

兩晉大局盡此數言

歷史小說 兩晉演義 稿本 （甲部歷史小說第一種）

我佛山人撰

第一回　晉武帝平吳恣淫佚　册賈妃禍水伏宮幃

話說戰國時。孟子有言。天下之生久矣。一治一亂。此一句話。竟成爲後世歷代興亡之定例。就如三國演義。開篇第一句所說。天下大勢。分久必合。合久必分。合卽是治。分卽是亂。起伏相尋。更無寧息之日。中間許多歷史。一時也難說盡。此時且承三國演義之後。從晉朝說起。晉武帝司馬炎。降伏孫皓之後。雖說是三分歸一統。其實有晉一代。能稱一統者。中間僅得二十餘年。晉武帝受魏禪之後。直至太康元年庚子。始平定吳國。及至惠帝太安二年癸亥。李特稱成。改元建初。次年甲子。劉淵稱漢。（復改爲趙）改元元熙。愍帝建康四年丙子。劉曜破長安。次年愍帝遇害。元帝方卽位於江左。自此之後。便十六國分爭。終晉之世。干戈未息。自來號稱一統之治者。未有如晉之擾亂者也。大勢表過。再敘正文。却說晉武帝受魏禪之後。却也摹仿古人。崇尚儉德。迨及平吳之後。取吳宮中美女

《月月小说》上刊载的《两晋演义》第一回

序

章培恒

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，中国的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尽管这以后经历了种种曲折，但就总的趋势来说，仍是在五四运动所开辟的道路上向前行进。那些开倒车的企图从来没有获得真实的成功，虽然极大地延缓和阻碍了文学的发展；我们所面对的实际问题，其实只是怎样行进得更为自觉和迅速。这就要求我们准确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、我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演变的历程，从而近代文学的研究也就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。

按照习惯的、现在仍为多数人所同意的我国历史的分期法，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夕，是近代时期。在这时期里，我国一方面受着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，进行了勇敢的反抗，另一方面，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，而且逐渐滋长。为了弄清我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演变的历程，我们必须弄清楚近代文学里的这种新因素是怎么形成和演进的，其特点是什么，在整个近代文学里到底占着怎样的地位。也正因此，我们所要注意的，绝不能仅仅是近代文学里的反映了新因素的部分，还必须包括大量存在的、不反映甚或反对新因素的作品。否则就无法看到近代文学的确切样相。

可惜的是：由于种种原因，较之古代或现代文学的研究，近代文学研究显得“先天不足，后天失调”。其结果，是既不能说明现代文学的来龙，也难以探究古代文学的去脉。这也就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：近代文学研究必须大力加强。

而要做到这一点，首先就应使研究者能够较方便地得到其所需要的资料。这也就是我们编辑这套《中国近代小说大系》的原因。因为近代文学作品数量极多，且分散于各地，要集中起来实在很不容易。特别是小说，虽然在近代文学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，但由于传统观念视小说为小道，近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又无突出成就，更被人所忽视；收藏者既少，要找起来就更加困难。这给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碍。所以，我们企图通过编选这套丛书，对近代文学的研究尽一点微薄的力量。敬请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。

凡　例

一、为了保存文化遗产、积累文化史料；为了开展学术研究；也为了满足国内外读者的需要，特编辑、出版《中国近代小说大系》。

一、《中国近代小说大系》选收从1840年前后至"五四"前夕这一时期主要的、有影响的、有代表性的作品（包括各种题材、主题、不同流派的小说），特别注意选收戊戌变法前后至辛亥革命的小说。这样，既保持近代小说的完整性，又突出近代小说的主要部分。

一、《中国近代小说大系》尽量采用最初、最好的版本作底本，参照其他有关版本，进行整理、校勘、标点。整理时，尽可能保持原样，以供教育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使用。

一、凡原书有眉批、夹注、回批和总批者，悉予保留。

眉批，一律改作脚注（如，①眉批：……），用新五号宋体字排印，并在正文的相应部位标上注码。

夹注，仍放在原处，用新五号黑体字排印，以与正文的字体相区别。

回批和总批，一律放在回末和书末，用老五号正楷体字排印。

一、《中国近代小说大系》校勘时，尽量少作改动。凡有改

动，一般均有他本作依据，如底本不通，他本较善者，从之，并作简单的校勘记以脚注的形式加以说明。

一、凡属明显的错字，据文义改正之，如有可能发生歧义者，则将原错字用老五号仿宋体字保留在（ ）内。

一、凡有夺字，则相应补入，外加〔 〕。

一、凡属衍文，则删除之，可能发生歧义者，则在脚注中说明。

一、凡通假字，尽量尊重原本，一般不按今天的习惯改动。凡当年的习惯用法而与现在不同者，一般也不作改动。

一、凡异体字一律改为现在的通行字。

一、对少数作品中的糟粕作必要的删除。删除字数较少者，用□□□□代替所删的字；删除字数较多者，用“……”号，并加注说明所删除的字数。

一、《中国近代小说大系》，以现在通行的标点符号进行标点、分段，采用简体字，横排，并附插图。插图均放在每卷正文的前面，几种作品合为一卷者，各种书的插图，一并放在该卷卷首。

本卷说明

本卷收《近十年之怪现状》、《新石头记》、《糊涂世界》、《两晋演义》四种。

《近十年之怪现状》(又名《最近社会龌龊史》)，我佛山人(吴趼人)撰。原载宣统元年(1909)的《中外日报》，庚戌年(1910)九月，出版单行本，书名题《绘图最近社会龌龊史》，标“社会小说”，封面署我佛山人，版权页署南海吴趼人。分第一、二两编，各十回，共二十回，未完。此书可说是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的续篇。

《新石头记》，我佛山人(吴趼人)撰。原载光绪年间上海出版的《南方报》(第28号起连载)，标“社会小说”，署老少年撰。光绪三十四年(1908)十月，由上海改良小说社出版单行本，题名《绘图新石头记》，标“理想小说” 署我佛山人著，分四卷八册，共四十回，每回之前皆有插图。此次即以上海改良小说社刊本为底本，进行校点、排印。

《糊涂世界》，茧叟(吴趼人)撰。原载光绪三十二年(1906)上海《世界繁华报》，曾连载至十九回，同年中秋，由世界繁华报馆出版单行本，线装六册，题《糊涂世界》上卷，署茧叟，仅收十二回，有茂苑惜秋生序。此书无下卷。此次即以世界繁华报馆丙午年(1906)中秋出版的刊本为底本，进行校点、排印。

《两晋演义》，我佛山人（吴趼人）撰。原载《月月小说》第1至10号，1906年11月（光绪三十二年九月）至1907年11月（光绪三十三年十月）出版。署我佛山人撰，标“历史小说”，连载至第二十三回止，未完。据该刊附告“全书计在百回以外”，但后来未见续作。1910年（宣统二年）上海群学社曾据《月月小说》抽印出版单行本。此次即以《月月小说》上连载的本子为底本，进行校点、排印。

目　　录

目　　录

近十年之怪现状

又名：最近社会龌龊史

自　序

吾人幼而读书，长而入世，而所读之书，终不能达于用。不得已，乃思立言以自表，抑亦大可哀已。况乎所谓言者，于理学则无关于性命，于实学则无补于经济，技仅雕虫，谈恣扪虱，俯仰人前，不自颜汗。呜呼，是岂吾读书识字之初心也哉。虽然，落拓极而牢骚起，抑郁发而叱咤生，穷愁著书，宁自我始。夫呵风云，撼山岳，夺魂魄，泣鬼神，此雄夫之文也，吾病不能。至若志虫鱼，评月露，写幽恨，寄缠绵，此儿女之文也，吾又不屑。然而愤世嫉俗之念，积而愈深，即砭愚订顽之心，久而弥切，始学为嬉笑怒骂之文，窃自侪于谲谏之列，犹幸文章知己，海内有人，一纸既出，则传钞传诵者，虽经年累月，犹不以陈腐割爱，于是乎始信文字之有神也。爱我者谓另金碎玉，散置可惜，断简残编，掇拾匪易，盍为连缀之文，使见者知所宝贵，得者便于收藏，亦可藉是而多作一日之遗留乎！于是始学为章回小说，计自癸卯始业，以迄于今，垂七年矣。已脱稿者，如借译稿以衍义之《电术奇谈》（见横滨《新小说》，已有单行本）。如《恨海》（单行本），如《劫余灰》（见《月月小说》），皆写情小说也。如《九命奇冤》（见横滨《新小说》，已印单行本），如《发财秘诀》，如《上海游骖录》（均见《月月小说》），如《胡宝玉》（单行本），皆社会小说也。兼理

想科学社会政治而有之者，则为《新石头记》（前见《南方报》，近刻单行本）。其未脱稿者不与焉，短篇零拾亦不与焉。嗟夫，以二千五百余日之精神岁月，置于此詹詹小言之中，自视亦大愚已，窃幸出版以来，咸为阅者所首肯，颇不寂寞。然如是种种，皆一时兴到之作，初无容心于其间，惟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一书，部分百回，都凡五十万言，借一人为总机捩，写社会种种怪状，皆二十年前所亲见亲闻者，惨澹经营，历七年而犹未尽杀青，盖虽陆续付印，已达八十回，余二十回稿虽脱而尚待讨论也。春日初长，雨窗偶暇，检阅稿末，不结之结，二十年之事迹已终，念后乎此二十年之怪状，其甚于前二十年者，何可胜记，既有前作，胡勿赓续，此念才起，即觉魑魅魍魉，布满目前，牛鬼蛇神，纷扰脑际，入诸记载，当成大观，于是略采近十年见闻之怪剧，支配先后，分别弃取，变易笔法（前书系自记体，此易为传体），厘定显晦，日课如干字，以与喜读吾书者，再结一翰墨因缘。

第　一　编

第　一　回

妙转玄机故人念旧　　喜出望外嗣子奔丧

我佛山人提起笔来，要在所撰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之后，续出这部《近十年之怪现状》，不能不向阅者诸君先行表白一翻。前书借了九死一生、死里逃生两个别名，及一个穷汉，开头做了一篇楔子，以后全部书都作是九死一生的笔记，用一个"我"字代了姓名，直到全书告终。虽然表出那穷汉便是文述农，那九死一生到底未曾揭晓，累得看书的人猜三度四，这哑谜儿未免太恶作剧了。我如今既然要续撰，且待我先把那九死一生的姓名表白出来，抒一抒诸君的闷气。

那九死一生姓余，名嗣偁，表字有声，向来跟着吴继之做生意，长江下上，苏、杭二州，南北各省，都设有字号。这年接二连三倒了下来，闹得余有声十分狼狈。恰好文述农也走到穷途，余有声便匆匆把一部笔记交给文述农，托他代为设法行世，自己便附了轮船，回到家乡去了（家乡是何处，仍未表明，只怕还是哑谜儿）。在家乡伏处了几年，日子过得渐觉拮据；吴继之此时也是中落之家，不像从前的裕如了。有声株守得不耐烦，便禀过母亲，仍是向吴继之处商凑了盘缠，附了轮船，走到上海，打算碰碰机会，或者可以谋个馆地，以为餬口之计。此时谦益栈已经闭歇了，就在嘉记弄口泰安栈住下。真是人情冷暖，今昔迥殊；到外面看了两个旧交，都是落落寞寞

的，有声也不免暗暗惆怅。偶然想起一个人来，这个人姓伊，表字紫旒，从前曾经借过有声一百元洋银的，闻得他现在有了个文报局的差事，光景还好。此时有声旅况萧条，未免人穷思旧债，便走到文报局去打听了紫旒公馆住处，寻访前去。

紫旒听说有声到了，便连忙从楼上下来。彼此相见，照例叙过契阔。有声先说了出外谋馆的话，正要开口问他旧欠，紫旒先说道："兄弟近来运气真是坏极，从去年八月病到此刻，浑身骨节酸痛，举动诸多不便，加以连年欠负，债主日日上门，真是闹得头晕目眩。文报局里几两银子，还够不上利钱。"说着，在身边掏出一个小小皮夹子来，在皮夹子里面取出一张当了五十六千钱的当票给有声看，道："阁下请看，这是今天才当的。那些无情的债主，他来了便不肯走，无论多少，总要逼出点才去，所以兄弟近来觉得总没有生趣了。"有声见他如此，倒不便开口。稍为坐了一会，便辞了出来。一路上垂头丧气，猛然想起，我何不去找文述农呢？述农自从那年失意回来，家中又遇了一场火，此刻不知怎样了？寻见了他，好歹总有个商量。想定了主意，便坐车到了城门口，进城走到了也是园滨。一个人心绪恶劣，便有许多想不到的地方，有声直等到了也是园滨，才想起述农房子已经烧了的，从何找起呢？无奈只得在就近的店家去打听，喜得一问便问着了。

原来述农这几年里头，已经设法把房子造起两间，虽然未算得恢复旧业，却也不至于栖身无地了。听说有声访到，不胜之喜，彼此痛叙了一番别后景况，述农便约了有声，仍旧出城，到酒店里吃了两壶酒，天气已是晚将下来。述农道："你几年没到上海了，我一向也闷在家里，从不出城。我们吃过了酒，去看戏罢。上海近来开了一家髦儿戏馆，听说很有几个好脚色。"

有声到了几天，一无所遇，心中正自烦闷，也想借此排遣胸中闷气，便答应了。

两人便出了酒店，同到戏园里去。正厅前三排都已经被人定去了，述农、有声便在第四排当中坐下。此时戏已演到第二出。过了一会，只见按目（上海戏馆专司招待看客者之称）引了一群人到第三排坐下，内中一个却是伊紫旒。紫旒只管招呼朋友，却不见有声，有声却看得他十分清楚，不过心烦意闷，懒得招呼罢了。第五出戏，戏单上排的本来是《纺棉花》，忽然改了一出《卖胭脂》，有声向台上一看，见挂了一扇牌子，才知道是被别人点了的。正要和述农说话，忽听得前座的伊紫旒狂呼叫好，回眼看时，只见他还不住的手舞足蹈呢。旁边同坐的一个人，对紫旒说道："紫翁真会办差，这一身衣服实在配身得很。"又一个说道："等回来挂出那帐檐，还要光怪陆离呢。"那一个道："不知统共化了多少钱？"紫旒道："三件东西，一百六十元。"说时，又叫了两声"好"！便有一个按目走到紫旒跟前，弯着腰说了几句话，紫旒便交给他一包东西。那按目拿到戏台边往上一摔，忽听得豁拉拉一声响，原来是一包洋钱，散满戏台，大约有五六十元之谱。有声看在眼里，笑在心里。等到戏散之后，夜色已深，述农进城不便，索性到馆子里吃了点心，同到泰安栈安歇。

有声谈起紫旒的事，述农道："我只管看戏看出了神，却不曾留心。紫旒我也认得的，听说他近来阔得很呢！"有声道："现成我看见他的当票，未见得阔到那里去。"述农道："姑勿论他阔不阔，欠债还钱，总是应该的。你明日便老实向他讨去，总不能他当了东西，便可以不还债的。"有声点头称是。当下谈了一会，各自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述农盘桓了半天，仍旧进城。有声便依了述农的话，仍去访紫旒。紫旒见了有声，便眉花眼笑的说道："兄弟还没有去回候，阁下倒又屈驾了。我恰好有一件事情要和阁下商量，阁下不要见弃。我这是念旧的话，差不多的朋友，我也不多这个事。现在有个朋友，在这里办山东金矿的事，正要请一位朋友帮忙，不知阁下可肯屈就？"有声道："我这回出门，本来为的是谋事，既承推荐，感激不尽。"紫旒道："既如此，我回来就去通知敝友，再过来奉请。"有声听了这几句话，又是开口不得，坐了一会，只得别去。紫旒道："我也不敢奉留，也要去看我敝友去了。"说罢，一同出门，彼此分路。紫旒便去看他的朋友乔子迁去了。

原来这乔子迁是江苏的一个世家，祖上都在外做官。他的父亲是一个江西知府，早年已经亡故。哥哥乔子守，是个一榜，服阕之后，遇了大挑，挑在一等，仍旧指了江西省候补去了。子迁向来出继与他伯父乔木。这乔木本是山东的一个候补老州县，很署过两回大缺。五十多岁上断了弦，没有儿子，因向兄弟商通，把侄儿子迁承继过来，以后便打算不续弦不纳妾了。子迁到得山东，便是少爷，终日在外胡闹，什么鹊华桥、大明湖（济南游宴之地），没有一天没他的足迹。乔木气的了不得，便把他驱逐回南。又过了十多年，乔木年纪过高，便呜呼哀哉了。济南的同乡官看见他身边没有亲丁，一面代为买棺盛殓，一面将衣箱什物封存，一面打电报到南边来，叫子迁赶紧去。

却说子迁自从被逐回南，便终日在上海流离浪荡，结识的朋友不少，却没有几个是正经的。几年下来，闹了个一贫如洗，告贷无门，亲戚朋友都渐渐的厌恶他起来了。只有一个

人，是他莫逆之交。你道是谁？原来是北诚信鸦片烟馆的堂倌李老三。原来子迁吃上了鸦片，天天到北诚信开灯，久而久之便与这堂倌李老三相熟了。从子迁穷下来之后，人人见了他，都是远而避之的，倒是老三有时候三角、有时候两角的借给他。那几天正是山穷水尽的时候，忽然接了济南电报，说是继父死了，不觉喜出望外，连忙走到北诚信开了一只灯，和老三商量说："我这回到山东，偌大的一分家财都是我的，只是此刻怎么张罗几个盘缠去呢？"老三踌躇了半晌道："不知要多少洋钱才够呢？"子迁道："有五六十元也够了。"老三道："那里要得许多？"子迁道："别人或者不消，你知道我的一切铺盖行李都要置办起来，岂不是要多费些么？"老三又沉吟半晌道："我这里押柜洋钱是有五十元，只是起了出来，我的生意也就要歇了。"子迁不等说完，便道："不要紧，你便辞了此处，和我一起到山东去。"老三道："两个人去，盘缠又要多了。"子迁听说，便顿住了口，搓手顿足。老三道："乔先生，你且在这里等一等，我去找一个朋友商量。"说罢，径自去了。

子迁躺在烟铺上，过足了瘾，又多吃了二钱烟，还不见老三回来；直等到天色黑将下来，各堂倌都吃过晚饭，老三方才来了。说道："乔先生，我依你。跟你到山东去，不知要多少盘缠？"子迁想了一想道："至少只怕也要一百，就是不要一百，也要八九十的了。"老三道："我已经去和几个朋友商量过，统共凑了三十八元。连这里的押柜五十元，有了八十八元了，我们就准定这样办罢。"子迁道："如此好极了。但不知这里押柜的，几时可以取得出？"老三道："这个容易，一两天就有的。我们先置办东西去罢。"于是托了别个堂倌代他照应，自己却和子迁出来，到各处买了些铺盖行李等东西。当日老三

便向东家辞工，取回了押柜，当真的跟子迁到山东济南府去了。

子迁到得济南，入了继父公馆，不免对了灵柩假意的也要躄踊号叫了两声，然后对各同乡老伯辈叩过孝头，一面成服。就在苫次开灯，仍旧叫老三代他烧烟，一同躺在苫次，在旁人看见，倒像有两个孝子一般。子迁停顿过半天，便有代理后事的同乡，把封锁的箱笼等件，一一点交。子迁谢过了，便打开来逐件检点。大约乔老头子剩下的产业及现钱，不下二三万金，便连公馆房子也是自己买下的。一场丧事办过之后，子迁便留在山东，仍旧是阔天阔地的举动。又和老三置了上等衣服，待如上宾，家人们都称呼他李师爷。两个人一对儿出去，一对儿回家，闹了两年，把老人家遗产闹了一半。因为公馆房子太大，自己住不了，便分租了几间与别人。那来租的，却是一个广东人，招了股分，去招远一带开金矿的，带来的矿石样子不少，一桶一桶的都堆在院子里。被老三看见了，便计上心来，到了夜静时，便亲自动手，偷了三四桶进来。子迁笑问道："你要他这个做什么？"老三道："我看你终年在这济南府混不出什么道理来，我们不如仍回上海。"说罢，又附耳说了如此如此。子迁大喜，便即日将各种产业变了现银，就是那公馆房子也卖了。只说运柩回籍安葬，向各同乡处辞过行，带了灵柩，雇船到了烟台，附着轮船仍回上海。把棺材寄到苏州会馆，却在大马路鸿仁里租了一所三楼三底房子，置备家伙住下。在门口挂了一扇"奏办山东金矿局"招牌，又挂一扇"山东金矿招股处"招牌。把偷来的几桶矿石摆在天井里，又开桶取出几块，用玻璃匣安放在桌子上。子迁便是总办，老三便是师爷，放开手段，结交起来。紫旒说荐有声的馆地，正是这个去处。

但不知有声肯就与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二 回

五十金暂依招股处　　二百元押去府右堂

且说余有声被伊紫旒几句引为知己、不忘故旧的话，说的开口不得，回到客栈，闷闷不乐。此时旅费有限，文述农光景未见得怎样，若不早点谋着一件事，只怕这上海也不能久住的了。但不知紫旒的话是真是假？自己一个人越想越闷。直到晚上七点钟时候，茶房送进来一张条子，有声接来一看，却是紫旒请一品香吃大菜。有声答应知道了，随即锁了房门到一品香去，问了坐号，进去与紫旒相见。座上先已有了两个人，一个便是乔子迁，一个便是李老三。有声向未认得，由紫旒代彼此通过姓名。原来李老三此时已经由乔子迁代他起了个表字，叫李仲英。当下彼此寒暄已毕，紫旒便让点菜。有声在栈里是吃过晚饭的，随意点了两样。一时点齐了，便发了菜单下去，大众入席。一汤过后，紫旒便对有声道："兄弟是爽快的人，早起所说的，就是这位乔子翁。子翁在山东多年，所有那边的风土人情、物产地理，都考究的十分清楚，为人又十分精明强干。去年在招远察出一座金矿，探了矿苗，化验过，成数极高，所以禀准了山东抚台，招股开办。抚帅给了札子，到上海来设局招股。要想请一位书启老夫子，恰好足下现在清闲无事；子翁也久仰大名，就打算奉屈帮忙。"子迁接着拱手说道："一切都望指教。"

有声正要回答，忽然外面跑了一个人进来，生得面目瘦削，皮色青白，手里拿了沉甸甸的一包东西，嘴里说道："二哥，我早知道你又是吃大菜的了。"说着，又向众人弯了弯腰，把那包东西向桌上一放，便就坐下，向有声招呼。彼此问了贵姓台甫，原来这个人正是紫旒的妻舅，姓贾，表字伯绳。当下伯绳问紫旒道："奉托的事怎样了？"紫旒道："我已经竭力磋磨过了，大约七十五两库平银子是不能再少的。以我的交情说上去，他此刻应允照七十五两规平就是了。"伯绳道："大约一百元光景罢？"紫旒道："总不过一百零两三元的样子。洋钱折银价，好在是有市面的。"伯绳按一按那包东西道："这里只有一百元，明日再补足可使得？"紫旒便伸手去取那包洋钱。伯绳连忙一手按住道："照呢？"紫旒便缩回了手道："明日包办到就是了。"伯绳道："那么我们明日交易罢。"说着，拿起洋钱包子，说声失陪，便扬长的去了。紫旒不住的说："吃两样东西去。"伯绳口也不开，头也不回。李仲英问道："是什么交易？"紫旒道："是要捐一个小功名。"子迁道："既然要捐功名，何以不把上兑银子交出呢？"紫旒脸上涨了一阵绯红，道："伯绳是小孩子脾气，我不好和他计较。"回头对有声道："我们说得好好的，却被他来打了个岔，还是谈我们的正事罢。子翁那边为的是开办之始，束修不能从丰，暂时先送五十金一月；等将来开工之后，每年分红，再格外酬劳。不知阁下可肯屈就？"有声听说有了五十金一月，自己暗忖：姑勿论其丰不丰，暂时且得了一个托足之所，免了客栈的旅费，也是好的。想罢，便道："多承紫翁的盛情，乔子翁的青眼，就怕兄弟才疏学浅，不能办事。"子迁连忙道："客气，客气！有翁大才，兄弟是久仰的。"紫旒道："如此，我们一言为定，明日子翁就送关书过去罢。"子迁道："这个自然。

不知有翁几时可以搬过来？”有声道：“兄弟住在客栈里，行止是随意的。”子迁道：“如此好极了。”当下彼此又应酬了一番，吃完大菜，各自散去。

到了次日，紫旒果然亲身代子迁送了关书到有声处。有声受下了，便算清旅费，将行李搬到子迁所开的金矿局去。子迁首先请有声作一张禀帖给山东抚台，禀报开办招股情形，官衔倒是二品衔花翎山东候补道。有声是向来办惯公事的，就和他一挥而就，如式做妥，交给子迁自去发寄。自此以后，过了一个多月，没有什么事，不过写几封往来书信。金矿局里居然也有人来附股，他定的章程是每股一百两，先收一半。十股、八股、三股、五股，居然有人来的。

一天，子迁、仲英都出去了，只剩了有声在家。忽然紫旒走到，有声接着相见。寒暄已毕，紫旒便问长问短，问宾东相得否？同事处得来否？有声倒是十分感激。紫旒谈过一阵，然后凑近一步，对有声道：“兄弟今天有一件事要和阁下商量。因为要还一笔欠项，要用二百元洋钱，一时没处调动，要想向阁下通融。论理呢，我所欠尊款尚不曾清还，不便再说这个，但是‘前欠未清，免开尊口’，这句是市井上的话，阁下必不如此。所以我才仗着老脸，前来商量。并且还有一说，我还有一样东西，可以放在这里做一个信。不过两三个月，我就可以设法归还的。”有声道：“兄弟近来光景不比从前，前几天支了两个月薪水，已经寄了家用。阁下若是早来两天，虽不能如命二百元，多少总还可以应酬一点，此刻却是力不从心，无可如何了。”紫旒道：“我也明知道这一层，但不知可否暂向子迁借两个月薪水，应酬我一半？我这件信物，暂且可以存在此地。”说罢，在怀中取出一个纸包，打开来抖出一看，却是紫花印标了朱的一张双月通判的官照，

姓名、年貌、籍贯、三代，填的整整齐齐。紫旒一面抖开给有声看，一面说道："这东西别人拿去，虽然没用，却是兄弟一辈子的前程。此刻停了捐，就让化了钱也捐不回来。拿了这个作信，想来阁下总可以谅我。"有声道："委实是没有，倘是有的，也无须这个。兄弟承情荐到这里，还不满两个月，先就向乔子翁借了两个月薪水了。此刻再借，恐怕难乎为情。还是紫翁自己向他商量，只怕还好。"紫旒道："这个倒有点未便，还是费心阁下罢。"有声道："如此，这官照请先拿回去，我只管商量商量看。"紫旒道："如此就费心了，我明后日来取回信。"说罢，怀了官照，别过有声，出了鸿仁里，走到大马路，向西行去。

一路上左右盘筹，到那里去才可以借得着二百元呢？一路上低头去想，猛然想着了一处，恰好一辆东洋车走过，紫旒便叫了过来，跨上去坐了，一路指挥那车夫转弯抹角，到了四马路胡家宅梅春里停下。给了车夫几十文，走到一家门首，扣了两下门，里面问："是谁？"紫旒答应："是我。"便有一个人开了门。紫旒问道："小姐在家么？"那人道："不在家，跑马车去了，只有老太太在楼上。"紫旒便一径登楼，在楼梯上先叫道："妈妈，你近来可好？许久不见了。"上面应道："是谁？"紫旒登尽楼梯，掀开门帘进去道："是我。"那老妇人道："哎哟，原来是伊老爷！久不见了，你可好？我家妮儿（京师闺女之称）惦记着你呢！可巧他今儿跑马车去了。伊老爷你这边躺一躺，他就来的。"一面说，一面在烟榻上坐起来，手里还拿着一杆烟枪，嘴里又喊道："喜子，泡茶来。"楼下答应了一声。老妇人又对紫旒道："我家妮儿不在家，那些丫头们就都躲懒了，欺负我年纪大。"说话时，丫头喜子捧了一碗茶上来，放在烟盘里，笑道："伊老

爷，今儿是什么风把伊老爷吹来了？还是前回送衣服帐檐来过一次，以后就没见过金脸了。”紫旒笑道：“你说我罢了，好胆大的丫头！什么金啊、银啊，犯了你小姐的讳。”喜子道：“我说的金字，不过是姓，不像你送的帐檐，全幅用了绣金的，绣出来的又是什么月亮咧，梅花咧，那才犯讳呢！气得咱们小姐一回也没有用过。”那老妇人道：“伊老爷，你不要听他，是用得着的戏上回回用的，妮儿还感激你得很呢。”紫旒笑道：“妈当我是小孩子，我听他呢！当天送了来，我就去点了一出《卖胭脂》，看着用的。以后我也看着用了好儿回。”老妇人道：“你有听戏的工夫，就不来家走一趟，累得妮儿天天惦记着你。”

说话时，只听得楼梯上一阵高底声响，走了上来。喜子连忙打起门帘，只见一个打扮得花团锦簇般的女子走了进来，说道：“妈，吓煞我也！好好的坐马车，那匹马忽然疯起来了，就和溜缰的一般，也不问是路不是路的乱跑，把拉缰的马夫也掀了下来。幸得碰了两个红头巡捕，才把马拉住了，我另外雇了东洋车回来的。”紫旒听说，便走上前把右手搭在那女子背后，左手在他胸前拍了两下，叫道：“月梅！月梅。”月梅一摔手摔脱了，瞅了紫旒一眼道：“叫我做什么？”紫旒道：“怕你吓掉了魂，我在这里替你叫魂呢！”月梅道：“呸！你为什么咒我？”紫旒一笑，往后向烟榻上一躺，故意把怀里那包官照掉了出来，又故意连忙收起来，往怀里乱揣。月梅问道：“是什么？”紫旒道：“没什么。”月梅发怒道：“到底是什么？又是送谁的鬼鬼祟祟的东西？”紫旒道：“是一样正经东西。”月梅道：“拿来我看。”紫旒在怀中取出，月梅一手夺过，抖开一看，便往地下一摔，道：“我说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，原来是一张大当票。”说的紫旒嗤的一声笑了。喜子俯身拾起来，紫旒接过，自行折好。

老妇人道："伊老爷，这是一张什么东西？"紫旒道："是一张官照。"老妇人道："要他做什么？"紫旒道："凡我们做官的人，都是靠了这一张照做凭据，倘使没有这张照，你也说是官，我也说是官，有什么凭据呢？"月梅道："这是那个给你的？"紫旒笑道："这是化了一千多银子去捐，户部里给出来的。"月梅道："哦，我晓得了，所以你把他带在身边，叫人家好知道你是个官。然而你揣在怀里，人家还是看不见，不如拿来我代你糊在背上。来，喜子去拿浆糊来。"喜子果然笑嘻嘻的去了。紫旒道："此刻喜子走了，屋里只有我们娘儿三个，我不怕直说，我这东西是要拿出来押钱的。"月梅道："怎样押法呢？"紫旒道："我今天等着二百元用，一时没有凑处，要向人家暂借。人家若是肯借时，我便把这张照留在他处，做个取信的凭据。"月梅道："人家要你这个做什么？"紫旒道："人家要了，本来没用，不过我没了这东西，就不能出身做官。把这东西押在他处，是不怕我不来取赎的意思。"月梅道："那么说，我押给你。"紫旒涎着脸道："你如果肯押，我出三分利钱。"月梅道："你再拿那劳什子给我看。"紫旒果然又取出来抖开，又指给他看所填的字："这'伊金庸'，便是我的名字；这'三十五岁'，便是我捐官那年的岁数；这'身中、面白、无须'，便是说我的相貌；这一颗紫花色的，便是户部的印。"月梅折了起来，便道："妈！你去拿二百元来。"老妇人道："当真的么？"月梅道："自然是真的。"老妇人便果然转到耳房去了。这边剩了二人在那里鬼混。过了一大会，老妇人拿了一叠钞票过来，交给月梅，月梅接过来道："几时还？"紫旒道："多则两个月，少则一个月，就可以还的。"月梅便把一叠钞票交给紫旒。紫旒接过来一点，只见汇丰的、麦加利的、十元的、五元的、一元的，乱七八糟，参差不一。点了点数，

恰好是二百元，便拿来揣在怀里。月梅也把官照藏起。又鬼混了一会，紫旒便急急忙忙的别去。

不知紫旒要到那里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　三　回

移花接木三条计　　动魄惊魂一纸书

却说紫旒拿了月梅的二百元钞票，出了梅春里，恰好巷口有一辆东洋车停在那里，紫旒跨上去坐了，用手一指，那车夫便顺着所指之处，发脚飞跑。转了两个弯，到了大马路凤祥银楼。紫旒喝叫停住，跳下车子，给过车钱，走到凤祥里面，在身边掏出一张票子，交给柜上说道："这两样东西做好了么？"柜上人接来一看道："好了。"随即取来一枝银水烟筒，一个金豆蔻盒，先后都上天平秤过，取出算盘算了一阵，说道："烟筒二十八两三钱，盒子四两六钱一分七厘。除收过欠找一百三十五元六角。"紫旒取出钞票，点了一百三十六元，柜上收了，开过发票，找出四角洋钱。

此时已是入黑时候，紫旒拿了东西，仍旧坐了车子，走到三马路同安里落车，正要进去，不想迎面遇了有声。有声道："方才到公馆里奉候，不想阁下仍未回去。遇见了令亲贾伯翁，说阁下天天在同安里花锦楼家，所以我特来奉访。不料贵相好说，今天阁下不曾到过，并且约了朋友今天叉麻雀，朋友已经到了，还不见阁下到云云。我因为阁下不在，便走了出来，不期恰好相遇。"紫旒道："如此恰好，就请到里边坐坐。"有声道："不坐了。我不过受了阁下所托，方才子翁回局，我问过他，他说这两天要解一笔机器款，这几天里头不便挪移，所以

我专来回覆一声，免误了阁下正事。”紫旒道：“费心得很，迟两天看罢；倘我在别处弄不着，再来求老哥费心。此刻没事，何不请到里面坐坐呢。高兴打牌，我们再邀两个人，多开一局。”有声道：“这个我一向不懂，少陪了。”说罢，拱手别去。

徐步绕行，转到了四马路。心中暗想：紫旒急到拿官照出来押钱，何以还有心神叉麻雀？这点镇静的工夫，真是令人佩服。一路上想，一路上东张西望，不提防后面忽然有人高叫一声：“有声。”有声回头看时，却是李仲英。有声立定了，仲英道：“你到那里去了？老总要请客，四面八方的抓人，却只抓不着，连你都不见了。”有声道：“在那里？请谁？”仲英道：“请两个生客，在同安里花小葆家，你快去罢，我还要找紫旒呢。”有声道：“你莫忙，紫旒不消找得，我知道他在那里。先到了小葆那边，我包管你一抓就来。”仲英道：“如此好极了，我们同去罢。”于是二人走西荟芳，穿出了同安里，到了花小葆家。只见子迁果在那里，还有两个客。有声招呼一遍，方才知道，一个安徽人鲁薇园，一个南京人李闲士，都是要入金矿股分的。有声正待细谈，仲英道：“你且说紫旒在那里？先请了他来再说。”有声道：“紫旒今天是主人，在隔壁花锦楼家，请他只怕未必来；除非你亲身去对他说，请他来陪客，或者可以请得动。”子迁道：“奇怪，紫旒和花锦楼前几天闹断了，发过誓，永远不去的了，何以又去起来？”仲英道：“不要管他，且等我亲自去邀了他来，再问他这个。”说罢自去了。薇园问子迁道：“有翁可是也在山东同来的？”子迁道：“有翁是新近聘请的，一切事情都仰仗得很。”有声道：“岂敢，岂敢！兄弟不懂事，一切都仗子翁指教。”薇园道：“有翁一向恭喜是什么贵业？”有声道：“向来都在长江一带经商的。”薇园道：“这金矿办起来，倒也是一件大商务。兄

弟向在汉口，这回是慕名而来，打算多少做点股分。”子迁接口道：“薇翁今天到局里来，说起打算要做五百股，是一位大股东呢！”说话时，仲英已偕紫旒走到，彼此相见，通过姓名。

仲英道：“紫翁今天十分赏脸。他在花锦楼那边，是碰和的主人，本来走不开，被我说之再三，方才请人代碰。”子迁道：“屈驾得很！但是你前几天就睹神罚咒的说，永不到他家去了，怎么忽然又去碰和？”紫旒道：“这些小孩子们，何必和他认真呢？说说罢了。我听仲英说，鲁、李二公都是罕客，所以特来奉陪。”薇园道：“岂敢，岂敢！久仰得很，今日幸会。”紫旒道：“听仲英说，二位要做金矿股分，这件事很好的。”闲士道：“兄弟无此力量，薇翁是一意要做。因为初到上海，地方不熟，由兄弟引到贵局的罢了。”紫旒道：“兄弟虽不是局中人，然而一向与子翁相好，深知他这个矿办得极得法。前次已经将矿苗寄到日本，请化学师化验过，回信来说，成色极高，可以获大利的。子翁已经写信去聘这位化学师，大约下月就可到了。”闲士道：“所以一个人要讲运气。那一座矿山，放在那里，怎么偏偏被子翁找着呢？”紫旒道：“找着了，也要碰巧和这位抚帅有交情，才肯下这个札子。有了大宪提倡，招起股来，才得顺手。”薇园道：“这么大一个局面，子翁、仲翁两个人就撑持起来，足见得才干不小。”子迁道：“这边只办招股，没有什么事，山东那边人多点。”紫旒道：“这就是子翁实心办事之处。差不多的有了这个局面，那里容不下十来个人？”

说话之间，席面摆好，发出局票，相将入席。花锦楼就在隔壁，首先到了，在紫旒侧首坐下，把一个崭新的金豆蔻盒子放在面前，跟局丫头拿的银水烟筒，也是崭新的，配上一条珠链条。仲英笑道：“这两件行头，一向不曾见过，想是伊老爷新

送的？”花锦楼瞅了一眼道：“你管他。”紫旒道：“那个冤大头才化这些冤钱呢！”花锦楼又瞅了紫旒一眼道：“都像你，我们都要喝风了。你伊老爷就是化冤钱，也冤不到我们身上，只梅春里一处，就够你一冤的了。”子迁笑道：“这是一瓶上好的镇江醋，小心不要打翻。”花锦楼道：“你又何苦代你们小葆背履历呢。”紫旒道：“你们且不要说笑话，我们谈正事罢。薇翁既然答应了大股分，我看子翁的招股章程上也应该列薇翁的大名。薇翁是路过的，不能常驻局内，他应该派一个人到局办事，这是兄弟统筹全局的办法。因为有鉴于近来招股的毛病，你看什么煤矿局，什么铁矿局，起初的时候，莫不是堂哉皇哉的设局招股，弄到后来，总是无声无臭的就这么完结了。那里头有什么奥妙，我们局外人自然不得而知。然而总逃不出‘办理不善’四个字之范围以外。若要办理得善，头一着先要诸大股东和衷共济，以外的事自然就都好商量了。方才听见仲英说，薇翁打算认五百股，照兄弟愚见，乔子翁认的是一千股，莫若薇翁也认了一千股。有了这两个大股东，事情就更容易措手了，不知薇翁以为如何？”薇园道：“这倒不忙。等兄弟商量起来看，未尝不可以多认点。”闲士道：“本来招股这件事，大股东越多，零招的散股越容易。但不知山东官场肯认几股？”子迁道：“这个是官督商办的局面，官场股分却并未提及。倘使我们股分招得好，也乐得不要官款，免得事事掣肘。”说话之间，众局陆续都到了。一时管弦嘈杂，钏动钗飞，纸醉金迷，灯红酒绿，直到九点多钟，方才散席。鲁、李两个先行辞去，子迁、仲英、紫旒三个人，切切私语，有声见此情形，便也先行辞去，子迁也不相留。

紫旒见有声去后，便对子迁道：“这件事倘使徒事游移，是一定弄不好的，我劝你早定主意的好。”子迁道：“这件事都是

仲英闹出来的，此刻骑虎难下。到这里开办了三个多月，来的不满一百股，喜的都是零股，没甚要紧。此刻来了这个大主顾，吃他下去，我没有这个胆量；放了他去，实在是舍不得，总要求你代我出个主意。”紫旒道：“依我是有三件计策：山东抚帅的公子，现在上海，我与他相熟，还说得上两句话，你先放胆吃他下来，然后央求抚帅公子，我们打伙儿走山东，设法认真把他这矿务拿了过来我们办，此是上策。放胆吃了他下来，连前头弄来的，一并俵分了，各走各的路，只把有声丢下，此是中策。这两条计策都不肯行，只索推辞了薇园的股分，只吃点小买卖，此是下策。”子迁道：“紫翁的上策太难，中策太毒，下策又太平常了。我想大家从长计议，总还可以定一个善法。”仲英道：“我倒有一个善法。我们暂时只管依紫翁的上策做去，做得到便好，倘使做不到，我们将计就计，就行那个中策，岂不干净？”紫旒拍手道：“妙，妙！到底仲哥阅历多，见解不同。我们就依仲哥做去。”子迁道：“这件事最好先见了抚帅公子，打听打听那条上策办得到办不到，再作商量。”紫旒道：“这也容易。你要见抚帅公子，他就在隔壁花锦楼处碰和，说不得我到那边再摆一台酒，代你们介绍介绍，可是说话一切都要留神。”子迁道：“凡紧要的去处，我一切都让你说就是了。”

说罢，一同出了花小葆家，走到花锦楼处，登楼入房，只见和局未散。花锦楼亲自代了伊紫旒，还有陈雨堂、萧志何两个打横对坐，花锦楼对面却坐了一个本房间的丫头。紫旒先介绍了子迁、仲英，与陈、萧两个相见，然后问道：“五少大人呢？”花锦楼道：“到群仙戏园去了。说是等看过金月梅的《纺棉花》就来的。”紫旒道：“和碰了几圈了？”花锦楼道：“刚刚满了五圈。”紫旒道：“快碰完了这一圈，我还要请客呢！”花锦楼把牌一推

道："那么就不碰罢，何必一定要几圈呢！"紫旒笑道："左右五少大人未到，就何妨碰完了呢。"一面说，一面要了纸笔，点了菜，又写一张请客条子，到群仙去请五少大人。条子发了出去，又和子迁、仲英切切私语了一回。请客的回来说："五少大人不在群仙，打听得是到梅春里去了。"紫旒再写了一张条子，又代送到梅春里去，便坐到花锦楼后面看碰和。

刚刚六圈碰完，还在那里算帐，未曾散坐，五少大人带着月梅到了。紫旒正在招呼，五少大人还没有开口，月梅先冷笑道："和还没有碰完，台面还没有摆，便写什么客齐请带局来？"花锦楼连忙起来，招呼到一旁坐下。紫旒也介绍乔、李过来，相见通名，一面叫摆台面，一面把乔子迁在这里招股办矿一节，略略提起。霎时间台面摆好，紫旒起身让坐，发出局票。酒过三巡，紫旒便对五少大人道："这位乔子翁向在山东，与一个广东人合办招远金矿，闹到后来，彼此意见不合。子翁本来答应一千股，五百股的股本早已交了出去，自从去年闹翻了，子翁便独到上海来招股开办。可奈前路那个广东人，此刻还在山东。"五少大人道："那广东人是谁？"子迁道："姓李，叫李子选。"五少大人道："此刻打算怎样呢？"紫旒道："此刻打算求少大人向老帅处说句好话，或者仍旧合办，最好是独归了这一面。"五少大人笑道："怕不能这么容易罢？我今夜还有两个局，少陪，要先走一步了。"说罢，带了月梅起身自去。紫旒送到楼梯口而回。几个人草草终席，也自散去。子迁、仲英回到鸿仁里，只见有声一个人坐在那里出神，还不曾睡。原来有声从花小葆家出来，便一直回到金矿局，茶房进来说道："今天有个朋友来过，留下一封信在这里呢。"说罢，在砚台底下取出一封信来，却是封了口的。有声一看，认得是文述农笔迹，暗想留个

便条，何必封口？述农未免过于仔细了。拆开一看，只见写着道：

刻得一警信，祸机在一发之顷，急趋报，奈觅行踪不得。请于明日一早，到舍面谈，万勿迟误。知名。阅毕付丙。

有声看罢，莫名其妙，什么祸机一发之顷？所以呆呆的出神未睡。

要知到底是什么祸机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　四　回

透消息托故避干连　乘危急巧辞图攘夺

且说余有声自从得了述农留下一条之后，心中十分疑惑，通宵不寐。次日一早起来，便进城去寻述农。谁知寻到述农家时，家人说是昨日出城未回，有声闷闷不乐，只得仍旧出城。走到四牌楼地方，恰好与述农相遇。述农道:“我昨夜在你尊处留下条子之后，恐怕你今早不肯就进城，所以我在朋友家借住了一宿，一早去访你。说是你一早就出去了，我便料得你是找我来了，便赶着进来，恰好在这里相遇。”有声道：“请教有甚要事？什么祸机不祸机？我昨夜一夜不曾睡，今早特来请教。你说得那么利害，我焉有不在心之理？”述农道：“路上非说话之所，我们找个地方坐了好细说。”说着相将绕到邑庙，在鹤亭茶室泡了一碗茶坐下。述农道:“那乔子迁金矿招股的事，是个骗局，你知道了么?”有声吃惊道:“你是从那里打听来的?”述农道:“此刻山东抚台已经派了委员到上海来查办。暗查了几天，昨天又亲到局里去打听，一切底细都知道了，只怕日间就要发作。倘使发作起来，封屋拿人，岂不是连累了你?所以我急急的关照你，快点离了那局，免得无辜受累。”有声道：“委员是那个？怎么我不见有人到局来查？”述农道：“你已经同席吃过了酒，还做梦呢！那个鲁薇园可不就是？”有声吃惊道：“他说是来附股的呢！还有一个李闲士。”述农道：“还不亏了闲士，我

才得了信息。这闲士是大马路丰盛祥金子店的东家，薇园到了，便住在他店里。恰好闲士和我是认得的，我出城总到他那里坐一会。前两天我就知道有一个山东委员住在他那里，却不知是办什么事的。昨天我又出城，闲士和我谈了一会，便道：'我此刻要和薇园去串一出戏，少陪你了。'我问他串什么戏？他便告诉我，说要到鸿仁里金矿局去认股。我说：'认股是正事，怎么说是串戏？'他才逐一告诉了我。原来他们是个骗局，所以开办了几个月，从不曾登过一个招股告白，须知是个见不得人的事情。山东的招远金矿，人家在那里好好的官督商办，已是一个成局，股分早就招足了，他却冒了人家的名，在这里招股。那边办的是广东人，须知这里上海广帮人最多，又是个往来要道，通商码头。他在这里招摇，自然要被那边知道了。人家得了信，便禀了抚台，认了委员盘费夫马，请派人来澈查。我得了这个信，等他们去过半天之后，便去找你，要告诉你这件事。不料找你两次都不在家，只得留下个条子，约你进来。"有声道："我此刻怎么办呢？"述农道："薇园昨夜已经拟了一个长电禀覆。昨夜译了一夜电码，还未译完，大约今天下午这电报要发出去的，总要明后日才有回电。你此刻回去，只说家里有甚紧要事情，即日要动身回去，就先把行李搬到我家里再说。你搬了出来，凭他怎样办法，总好商量。不然，闹在一个窝儿里，岂不是费了手脚么？虽然你是受他聘的，不与同谋，事情总有分出皂白之日，然而等到事情明白，已就吃了眼前亏了。"有声道："这个办法甚好，只是打搅尊府不当。"述农道："你此刻有心肠说客气话呢！快点去罢，我在家里等你，你下午搬来就是了。"有声谢过了，两人给过茶钱，分路别去。

且说有声出得城来，就坐了车回到鸿仁里，免不得要装出

满面愁容。向子迁说诳，只说接了家中来信，说有要事，嘱令火速动身，恰好今天有船，即日要走。子迁愕然道："怎来的那么巧，兄弟日间正打算到山东走一遭，免不得要带着仲英去。可巧有翁有事，这便怎处？"有声也踌躇道："这便怎处呢？"沉吟了一会，又道："不知子翁有了行期没有？兄弟回去，倘使没有十分大不了的事，仍旧可来。大约往回的日子，也不过半个月、二十天光景罢了。"子迁道："行期是不曾定，大约也就不远。有翁一定要走，总望早点来的好。"有声答应了，便自去收拾一切。

刚刚午饭过后，电局里的信差送进来一封电报，上面写的是："济南电报，送上海鸿仁里金矿局乔。"有声接在手里，吃了一吓，暗想道：难道有那么快的回电么？莫是发作了？忽又转念道：就是发作了，回电也不到此地。一面想，一面撕下签字条，签了字，交来人带去。子迁便取了那电报自己去繙。有声便乐得自己检点行李。过了一会，子迁大约已繙过电报了，面带不豫之色，叫自己的包车夫带了车子去接伊紫旒来。

一会儿紫旒到了，和仲英、子迁三个唧唧哝哝了半天。紫旒便过来再三挽留有声，说是子迁接了济南电报，催着动身，往来也无非一个多月，有翁可否留在这里招呼一切？有声听了述农的话，已经透底明白，如何肯留？听得紫旒这话，疑是事情已经发作，巴不得一步跨出了大门，脱去自己的干系。便说道："兄弟非不肯留，实因接了家信，说是有要紧事，催着即日回去。到底有什么事，信上又不提起。此时归心似箭，是以万不能留，尚容日后补情罢。"紫旒见十分留不住，便又去和子迁唧哝去了。有声趁此，便叫人来挑了行李，向子迁等告别，径到述农家去，暂住不提。

且说子迁所接的电报，原是他一个同乡父执所发的。这个人姓田，表字仰方，是一个山东候补知府，向来与子迁的继父乔木最为交好。子迁奔丧到济南时，他也当子迁是自己子侄一般的教训。子迁与各父执之中，也只怕的是仰方一个。这仰方本是江南一个名士，在山东也很有点才名，近来奉抚宪委了本署文案。到差之后，除了办公事之外，闲暇时不免翻检旧日案牍。无意中检着了人家告子迁冒名招股的一个禀帖，那禀尾已经批了"所禀如果属实，殊于商务有碍，仰候委员前去查办。"云云。仰方见了，倒是一呆，暗恼子迁不肖，怎么这等胡闹？在几个同事当中细为打听，才知道前次奉委出差的鲁薇园，便是查办这件事的，心里又代子迁着急。万一送到官司办起来，还不是把他老子一生的清名都扫尽了？越想越代他担忧，又是恼，又是恨。然而相隔数千里，要责备他也无从责备。薇园虽是相好，本可以代他请托，怎奈又不知他到上海住在什么地方，无从通信。再取那张禀帖细看一遍，因想起一个法子：姑且照那禀帖上所开的鸿仁里地址，打一个电报去通他一个消息，然后写一封信给薇园，也寄与他转交便了。想定了主意，便一面发电，一面发信。田仰方此举，虽非正办，也算他尽了交情，较之一班人在人情在的，以及一班见面六月，背面腊月（二语京师谚，六月、腊月，喻冷热也。）的，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了。闲话少提。

且说子迁译出那电一看，只见电文是：

金矿招股事发，宪委鲁薇园查办。宜防。仰方。

子迁见了这十七个字，吓得心头小鹿乱撞，又不敢被有声知道，仲英是商量不出主意的，所以请了紫旒来商量。紫旒看了这电报，也是一吓，道："原来他什么五百股、一千股，却是来

试探的。此刻没有别法，只有将我昨天的中策借来一用，你二位只推到山东去，暂时避开，留下有声在这里，借他挡一挡锋头再说。好在他是聘请来的，想不致十分难为他。”子迁道：“有声今天早起便接了家信，说家里有什么要事，今天马上就要动身，如何留得他住？”紫旒愕然道：“难道他倒先得了信？不然，那有这等巧事？且待我留他一留看。”及至留有声不住，等有声去了，三个人又重新商量。

仲英便道：“据我看，也无须商量，只要把房子一搬。搬到新房子之后，我们就不挂那两扇牌子就完了。”紫旒暗想：这个法子本来是可以行得的，好在薇园不曾拿着他招股的凭据，只须避开了就完了。然而如此一办，未免太便宜了他两个。因说道：“只怕有些不妥。你叫人搬家，总要告诉他搬到那里，又要叫管房子的来交还他房子，他们何难打听出来？况且你两位又和他当面见过，同过席，彼此都认得的。你们这件事本来也错在当初，倘使你们指东说西的胡乱说一个什么地方的矿倒也罢了，偏要冒了人家的名，所以才有今日。难道你避了面，人家就放了手不成？”子迁道：“依紫翁要怎样才好呢？”紫旒沉吟了半天道：“实在没法。依我看，只有硬挺着等他来，事到临头再为设法罢了。”子迁道：“这个不妙。倘是可以硬挺的，我那老世伯也不打电报来了。”紫旒又取过那张电报反来覆去看了几遍，道：“这‘事发’两个字怎么讲呢？是被人家告发呢？还是上头访着呢？若是上头访着的，还可以设法贿嘱薇园，含糊禀覆；若是被人家告发的，那就是薇园肯照应，也没法想的了。电文又简略，山东又远，我又不能料事如神，除了硬挺之外，总不免要吃点小亏。”子迁道：“吃点小亏有甚要紧？只要先设出法来。”紫旒又沉吟了半晌道：“除了硬挺之外，实在无法。须知

这件事不止招摇撞骗，还是败坏商务，有关大局的。除非不发作，这一发作起来，你就是走到天边，也逃不了的。”几句话说的子迁益发慌起来，又埋怨仲英不该出这个坏主意，此刻弄来的银子不满二万，倒用了三四千了。仲英嘿嘿无言。紫旒道：“你二位胆小，何妨暂时避一避，等我来替你们硬挺一挺。倘使挺得过的，凭我的本事，不定那个矿当真归了我们办；倘使挺不过，我也有本事不吃他的大亏。”子迁大喜道：“那么好极了，就一切费神。”紫旒道：“可有一层：费神是我的事，费用可是子翁的事。”子迁道：“这个自然。但不知要多少费用？”紫旒道：“这个那里论得定？薇园要打点，衙门里要打点，还有这局子里的开销，我看至少也要三四千呢！”子迁此时巴不得脱了身，便道：“那么我就留下三千银子便了。”紫旒沉吟道：“我算了一算，恐怕不够，你何妨多留点下来，好在用不完我可以还你的。”子迁道：“那么我就留下四千罢。但是我们避到那里呢？”紫旒道：“事不宜迟，要走就走。此刻已经三点钟了，附船到苏州还来得及，你两位就到苏州走一趟罢。地方近点，通信也容易。”子迁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就马上动身。”紫旒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子迁便连忙叫人收拾细软及随身行李，留下了四千银子给紫旒，随即辞别。紫旒道：“恕我料理此地事情，不能相送了。”子迁连道不敢。带了仲英，附内河小轮船到苏州去了。

紫旒等子迁去后，便打发茶房到自己公馆，叫了两个家人过来收拾地方，把从前子迁的布置，一切都改过，这一座三楼三底的房子，登时改了观。又叫一个家人到自己公馆里，赶紧把租来的木器家伙退还了，又带三个月的房钱去交给管房子的人，把家中细软一齐搬了过来。

不知紫旒此等举动，是何作用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　五　回

奇举动盛宴贺期丧　　叙琐屑绮筵呈丑态

且说伊紫旒等子迁、仲英去后，便把自己的家搬了过来，享受他这三楼三底的现成家私。把门外的什么“金矿局”、“招股处”的牌子除了下来，劈破当柴烧了，另把自己的一扇“伊公馆”牌子挂上。又在帐箱里翻出了那些假收条、假股票、假息折、假图书等来看过，又自己填了一百股的股票，藏在身边，然后仍然归还帐箱里面，封锁停当，找一个僻静地方，收藏好了，以备将来不时之需。又把子迁原用的茶房、车夫一概开除了。一面写了条子，叫人送到丰盛祥，约鲁薇园、李闲士在花锦楼处吃酒。

且说鲁薇园自从得李闲士引导，查清了乔子迁招股情形，当夜回到丰盛祥，便起了一封电稿，把这件事详细叙出，内中又添了多少曲折，叙他那查访之功，然后请示办法。夜色已深，不及再缮电码。到了次日，起来得迟，饭后又被闲士邀了去跑马车，逛张园，等回到丰盛祥，已经五点多钟了。方才译好电码，叫人送到电局，忽然接了紫旒条子。薇园对闲士道：“这厮也是他一党。看那样子，獐头鼠目，未必是个好人。我们乐得再走一趟，不是贪嘴要吃他，或者借此可以多探点消息出来。”闲士答应了。

到了晚饭过后，紫旒的催请条子到了，二人便相约同行。

到得花锦楼处，只见主人伊紫旒之外，已有了两个人。彼此招呼通名，原来一个是秦梦莲，一个是袁伯藜，都是上海有名人物。大家无非说些久仰大名的客套话，过了一会，外场又报说客来，紫旒起身招呼，原来是任剑湖，已经吃得满面春风，走来便道："来迟，来迟，有劳久候。"紫旒道："时候正好呢！"剑湖转身招呼鲁、李二人。通过姓名，紫旒便叫摆席。一面问剑湖道："想是先已赴了一局？"剑湖道："不要说起，今日赴了一局，犯了个名教大罪。我起先是不知道的，所以去了，及至问出情由，托故要走时，又被他百般拉住。没奈何，只得借他的酒，浇我的愤懑，所以多吃了些。不知可有豆蔻，我要讨一点解解酒，回来还要吃呢！"花锦楼听说，便去抽屉里取了半颗，递给剑湖。剑湖接在手里，瞅着花锦楼道："好好的一个人，为甚要犯了无名肿毒？"花锦楼道："我好意给你豆蔻解酒，怎么你谢也不谢，倒咒我起来？"剑湖道："请教你芳名叫什么？"花锦楼道："难道你头一次见我？不知我名字叫花锦楼？"剑湖回顾紫旒道："他们不懂，倒也罢了，难道做客的也不懂，总不提醒他们？自从陆兰芬作俑，门外面只贴一张'陆寓'条子，这一班人就纷纷效尤起来，都改成'某寓'、'某寓'，以为时髦。及至叩他芳名，他就叫'某寓'，你说不是笑话么？近来不知怎样又行了什么轩啊，馆啊，甚至楼、台、亭、阁，都弄了出来。从前有一位名士沈玉笙，代谢湘娥题了一个什么'仙馆'，后来他们也纷纷效尤，都用一个某某仙馆的灯笼。然而仙馆是仙馆，问他名字，他还有个名字。就如陆兰芬，他虽用了'陆寓'门条，然而他还是叫兰芬。不像此刻的亭、台、楼、阁，你问他名字时，他就叫'什么亭'、'什么楼'、'什么台'、'什么阁'。贵相好花锦楼，明明是个楼名，不是人名。既没了名字，岂不是

和那无名肿毒一般，叫不出名字来的么？”花锦楼笑道：“呸！还要说呢！”剑湖道：“就不是无名肿毒，也应是个无名小卒。”一句话说的合座都笑了。剑湖又道：“还有写起局票来，今日在这里吃酒，叫别人到花锦楼来，还说得去，若在别处叫花锦楼去，岂不是要把一座花锦楼翻造到那边去么？上海不少文人墨士，怎么都随声附和，不通到这步田地？岂不是奇事？”伯藜笑道：“你何必在这个里头和他掂这个斤两？到底上海有得几个通人？通人又那个去管这些闲事？不过任凭那一班附庸风雅的名士去胡闹罢了。倒是你说什么赴了一局，犯了名教大罪，把这件事说一说，或者倒是我明日报纸上的材料。”剑湖道：“这件事说起来话长呢。我是吃过了，恐怕别位肚饿，且上了席再谈罢。”梦莲道：“是极，是极。我来写局票。”说罢，提起笔，问了各人，一一都写了发出去。

紫旒便起身让坐。薇园问道：“乔子翁、李仲翁今天没来么？”紫旒道：“他两位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忽然回头问伯藜道：“我托伯翁代邀贵本家袁聚鸥，怎不见到？”伯藜道：“他此刻正是忙的时候，怎么得来？”紫旒一面起身斟了一轮酒，举杯让了一遍，又敬了一轮菜。

伯藜又问剑湖今日赴席的事。剑湖道：“这个人的姓名可不必提了。他是一家什么洋布庄的小东家。那洋布庄是很发财的。七八年前，老东家死了，这小东家便应该子承父业了。谁知他老子知道儿子不成器，临终时便把一切生意交给兄弟代管。这位小东便大失所望。更兼那位叔父，管束得他比老子在时还是利害，吃的穿的家里现成，每月只限定他支五十元零用。”伯藜道：“除了吃穿之外，五十元零用就很阔的了。”剑湖道：“可奈他每天的鸦片烟，要吃到一元多；还要跑马车，吃花酒，如

何得够？所以他就拮据的了不得。他老子在时，本来给他捐了一个同知，除服之后，便想法子说要入京引见，向叔父求取盘费。他叔父答应了。他万千之喜，以为一注钱可以到手了。谁知到了临动身时，他叔父对他说：'银子是有的，可是不能交给你；我打发一个老成伙计跟了你去，专代你管钱。一切盘川、部费种种，都要伙计代交代付。你自己照旧每月五十元零用，之外不准多支一文。'他听了这个话，便气得要死，说：'我又不是犯了充军的罪，出门出路，还要用人监押着，我何苦去来？'于是就把这件事搁起。谁知他叔父信了他果然要去引见，早把一切费用汇到北京去了。遇了他使气不走，只得又去汇了回来，白白用了多少来回汇费，因此更恼他。他也恨如切骨。外面朋友送了他一个诨名叫做'失钥银箱'。他后来更使性，不住在家里，在外面姘了一个女人，另外租了房屋，八面张罗的过日子。也亏他不知怎样朦挪拐骗的过了下来。从外面看，他的举动还是很阔的。今天他忽然在聚丰园请客，我不知为了什么事，向来相识的，便去赴他的席，也不过当他寻常请几个朋友罢了。谁知他在前厅摆了八桌。我倒莫名其妙，为甚忽然大请客起来？一打听，谁知他令叔前天死了，今天盛殓的。他是一个胞侄，虽是期丧不在苫次，然而也应该动点哀戚，帮着办点丧务。谁知人家忙着写报丧条时，他却一面叫人去聚丰园定厅，一面躲在旁边写请客帖子，算是他叔父死了，他开贺呢！你说气死人不气死人？偏偏他昨日送帖子来时，我又不在家，没有看见知单。等我晚上回去，家人们只告诉我某人明日请聚丰园。我便连帖子也没有看，冒冒失失的便去了。我虽然不曾见过他那位令叔，然而吃了这一顿，未免也对他令叔不住呢！"一席话说得人人叹息，个个说岂有此理。

花锦楼忽然问道:"他开贺，你可曾送贺礼?"这一问,问得众人都笑了。秦梦莲忽然站起来，离了座位，对着房门口跪了下来叩头。众人吃了一吓，连忙看时，原来是他叫的局秦佩金到了。众人又不觉好笑。薇园笑道:"要是梦翁夫人到了，我们还可讥他是季常之惧，不然就赞他是相敬如宾，然而是个贵相好，真是令人不敢赞一词了。"紫旒道:"并且还有一说，从来同姓不婚，又岂可以姓秦的叫姓秦的局?"伯藜道:"这倒不要紧，他们从来没有真姓的，我近日才知道陆兰芬本来姓赵。"梦莲道:"就是真姓也不要紧，我和他不过是杯酒之欢，并且向来都称以好姊姊。"(吴侬，家人相称，多冠以好字，如称父曰好爹爹，称母曰好姆妈，称叔父曰好叔叔，呼子女曰好儿子之类，所以示亲热也。)佩金怒道："你总是那种痴头怪脑(四字吴谚)的，亏你做得出来。"梦莲连忙站起来，垂了手道:"是，是。"佩金怒道："说着还是那样，还不给我坐下来！"梦莲答道："遵命，遵命！"方才坐下。紫旒道："算了罢，梦莲先生，你累得合席的人都看你两个做戏，酒也不喝了。"梦莲道："如此我来代你豁一个通关。"说罢，便卷袖伸拳，说道："先敬你主人。"佩金在后面把梦莲手臂狠命一攀，咬牙切齿道："你又要闹酒了！"梦莲连忙敛手低头。紫旒道："佩金,你既不许梦莲豁拳，就应该代他豁。"佩金道："我为甚要代他？"紫旒道："你为甚不许他豁拳?"佩金道:"他闹了酒，要到我那里胡闹。"紫旒道："你怕他胡闹,就应该代了他,不然，我还是要他豁。"佩金无奈，豁了一个通关。这个时候，各人叫的局都到齐了。鲁薇园叫的是陆兰芬，坐了一坐就去了。李闲士叫的是朱小兰，又黑又丑，没甚理会。袁伯藜叫的是朱宝林，一到了坐下来，就唱了一段《目莲救母》，便起身辞去了。任剑湖叫的是朱

秀铃，唱了一段《文昭关》第四节，又代豁了一个通关才去。紫旒已有了醉意，便要各人叫二排局。剑湖便取过笔砚，问各人叫谁，一面代写。此时各人的局都已去了，只有梦莲的秦佩金还在那里兀坐不动。剑湖一一问过写好了，向来知道梦莲还有一个叫林秀英的，便不问他，代他写了，一并发出去。过了一会，陆续都到了，各人都换了人，只有剑湖仍然是朱秀铃。伯藜道："这个法子倒好，真是一客不烦二主。我们将来都要学样的。"剑湖笑道："别的好处没有，就只免了那种装乔吃醋的样子。"秀铃笑道："你只管叫别人，谁和你吃过醋来？"

薇园此时已有了醉意，说道："这里倒好，可以乱叫，济南地方要是叫了两个局，那可闹的不得了了。"紫旒道："阁下这回是从济南来？"李闲士连忙看了薇园一眼。薇园连忙道："兄弟六七年前到过济南，所以知道，此刻风气或者也变了，亦未可知。"

正说话间，蓦地里林秀英到了，默默无言，向梦莲身边坐下。忽听得拍的一声响，众人连忙看时，原来是佩金向梦莲脸上狠命的打了一掌，分明把半边面皮打红了，众人暗暗好笑。此时二排局都唱过了，轮着朱秀铃，唱了一段《祭江》，一段《卖马》。然后那林秀英自己提起胡琴唱了一支小调，起身别去，佩金还坐在那里，一手揿住了梦莲的耳朵，死命不放。梦莲低着头，只不做声，看他那神情，眼泪也要淌下来了。秀铃道："姊姊，饶了他罢，何苦来？"佩金道："像你自然好了，头排也是你，二排也是你。我好端端的坐在这里不曾动，倒又去叫了。"梦莲对剑湖道："你何苦害我？"一言未了，只听得拍的一声，佩金又向他腮边打了一巴掌，道："你向来没有的，别人可能害你？"梦莲道："好了，算了罢，我的娘！"佩金伸手又是一掌

道:“我有福气做你的娘，只怕你没福气做小乌龟呢。”此时菜已上完，薇园叫盛稀饭，秀铃也告别去了。一时散席。佩金方才扭着梦莲同去。大家见此情形，都掩口局局，笑个不了。

不知佩金扭梦莲去后，是何情形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　六　回

一夕碰和真慷慨　　两番拒贷假贫穷

却说紫旒宴客之后，诸客皆散，自己正要动身，恰好外面送来一张条子，却是五少大人的。上写着："即请到陆兰芬处，有要事面谈。"紫旒取出表一看，时候才十点多钟，俄延了半晌，便坐了车子，径到陆兰芬家。兰芬迎出房门口说："五少大人已经去了，留下说话，请伊老爷明日到公馆里去。"紫旒看那情形，知道他房里另外有客，便走了出来。正想回去，却在路上遇见了陈雨堂，一把拉着道："来得好！来得好！我方才到花锦楼处找你，说你到陆兰芬家去了，我就忙着赶了来。"紫旒道："什么事？这等忙？"雨堂道："哪，哪，哪！我有一件事和你商量。"紫旒道："什么事？"雨堂道："你可知道今年的茧子极好？"紫旒道："好便怎么？"雨堂道："我打算凑点本钱去收。此刻有了三百，打算和你借三四百，让我别处再去张罗点，做了这一笔买卖。"紫旒道："我有一句极知己的话，不知你可肯听？"雨堂道："听，听，听，你老哥的话，我是向来信服的。"紫旒附到雨堂耳边说道："你如果想借钱，拿两个来换我一个。"雨堂道："呸，呸，呸，呸，呸！你，你，你这个人真，真，真是……"紫旒道："你也不替我想想，这一向为了应酬五少大人，闹的筋疲力尽，我还想问你借呢！"雨堂道："啊，啊，啊！正是，我要问你，五少大人那里，不知可能谋一个差事，可否

同我想个法子？”紫旒道：“这个是要等机会的。像你那种冒失举动是不对的。”两个人一面说话，一面从四马路绕出大马路，向东而行，紫旒的包车在后面跟着。雨堂道：“你此刻到那里去？”紫旒道：“没有什么事，打算回去了。”雨堂道：“你又撒谎了。你住在山家园的，怎么向东走？”紫旒道：“我新近搬到了鸿仁里去。”雨堂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，好阔！鸿仁里是阔房子啊！我倒要去瞻仰瞻仰呢！”紫旒不便推托。遂相将到了鸿仁里。

入得门来，雨堂深深一揖道：“初次！初次！”紫旒连忙回揖，分宾主坐下，家人送上茶来。又送上一张片子道：“贻大人到了，说是请老爷过去谈谈。”雨堂在旁忙看了一眼道：“咦，咦，咦！这是张梅卿的片子啊，怎么又闹出个贻大人来？”紫旒道：“这是一个南京候补道，走得很红的，人也精明得很。前次到上海，我荐了张梅卿给他，他欢喜梅卿唱得好，很化了几个钱。这两天想是又来了，少不免又要应酬。”雨堂道：“从来不曾听见过姓贻的，这个姓很少。”紫旒道：“他是个旗人，叫贻参，表字敬曾。”说话时，看了看表道：“还不到十二点，可要去打他一个茶围？”雨堂是无所不可的，便答应了。

出了鸿仁里，紫旒坐了包车，雨堂也叫了一辆东洋车，到了张梅卿家。梅卿迎着道：“伊老爷来了。贻大人要碰和，正愁没人呢。”紫旒一面笑着答应，一面和雨堂走到房里，和贻敬曾相见。道过契阔，又介绍雨堂相见，代通过姓名。又道：“这个敝同乡，笔下极好，又是一个豪爽之士。”敬曾也道了久仰。紫旒便问：“几时到的？公馆打在那里？”敬曾道：“昨天才到。暂时住在长发栈。”梅卿道：“此刻有了三个人了。伊老爷，你再邀一个客，就好碰起和来。”紫旒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明天

再碰罢。”梅卿道：“贻大人高兴今天碰，你又是几时算起时候早晏来了？难道夫人太太近来管得凶么？”紫旒道：“你总是这么一大套。此刻去请客，那里去请啊？”敬曾道：“上回常在一起的萧志何，不知可在上海？”紫旒道：“方才我们同席，且去请请他看。”于是写了条子，叫人去请。一边是雨堂缠着贻大人谈天，一边是梅卿拉了紫旒去说话，悄悄的说道：“礼拜一又要跑马了，我一切行头都没有。方才向贻大人透了风，他答应了我三套衣服。他是才来的，有了这个，不好再说。此刻缺少一对珠花，求你代我想个法子，借一对来用几天，等过了跑马就还你。”紫旒道：“这个容易，我明后日就和你办到。”梅卿大喜。紫旒方才走过来和敬曾周旋。

过了一会，志何来了，彼此相见，梅卿便叫摆桌子。志何一面向敬曾叙阔，紫旒一面商量碰多少一底。梅卿道：“贻大人老规矩，是五百元一底起码，小了是不碰的。”紫旒看看敬曾，敬曾道：“随便罢，就五百底小顽顽罢。”雨堂拉了紫旒一把，悄悄道：“太大罢？我只有借来的三百元在身边，万一不够输，如何是好？”紫旒道：“不要紧，有我，你放胆碰罢。”于是颁定了座位，坐下去碰。雨堂胆小十分矜持，谁知越是矜持，越是不顺手，四圈碰过，已经输了一底半，不觉急得汗流浃背。换过坐向之后，方才慢慢的翻点转来，又和出了一回大和，点一点筹码，觉得非但不输，并且还赢了点，才觉放心。谁知临了局时，被志何和了一副四喜，接着敬曾和了两副清一色，算起帐来，雨堂恰恰输了一底，紫旒也输了一底半。恰是志何赢的一底，其余都是敬曾赢的。紫旒走到烟炕旁边，在小皮夹里取出四张五十元的汇丰钞票，悄悄的塞给雨堂。雨堂接过，背转过来一点，无奈把自己借来的一张三百元十天期的庄

票，也拿了出来，凑在一起交出去。紫旒便请志何收了。对敬曾说道："我的明日送到，想可放心。"敬曾道："笑话，笑话，这不过消遣罢了。"此时天已将亮，各人稀饭也不吃，只留下敬曾，其余都散了。

紫旒回去一睡，直到次日一点多钟才起来。梳洗已毕，吃些点心，便检点了七百五十元票子放在身边，先坐了车子去访五少大人，谁知五少大人已经出去了。紫旒想了一想，便上车到一品香去，写了几张请客票发出去。一会儿志何、雨堂、敬曾都来了，敬曾还带了梅卿同来。紫旒便请点菜，又请梅卿也一起同吃。一汤过后，紫旒取出一卷票子来，递给敬曾道："这是昨天的七百五十元，请点一点。"敬曾道："承赐，承赐。"一面说，一面接了过去。梅卿道："我托你的事情怎样了？"紫旒道："你不要性急，明天包你办到。"梅卿道："不是我性急，明天是礼拜了，你可知道？"紫旒道："准定明日给你办妥就是了。"于是一行人谈谈说说，一面吃喝。忽然敬曾的家人走了进来，回道："客栈里来打招呼，说是泰顺轮船今天晚上开天津，请老爷示，就动身不？"敬曾道："那么你就拾掇起来，招呼他们写大菜间的票子。"那家人答应去了。紫旒道："原来敬翁这回是进京，但不知何以这等急急？"敬曾道："我向来是性急的。这回是去办引见，还有多少打点，所以更要早点进去。"紫旒道："那么我今夜就在花锦楼处饯行。"敬曾道："这又何必？"说话时，紫旒已经要了笔砚，写了条子，叫自己车夫送往花锦楼处知照去了。

一会儿吃过了，各人道谢走散。紫旒走到同安里，又当面交代了花锦楼，写了几张请客票发出去，方才走到览胜楼茶馆，寻着了一个姓牛的珠宝掮客（凡代买代卖者，沪谚谓之掮

客）。这个人也不知他原名叫做什么，因为他姓牛，脾气又极爽快粗率，动辄欢喜抱不平，所以人家送他一个浑名，叫“牛性”，久而久之，把诨名叫出，他的真名反没人知道了。当下正和两个同行在那里评金品玉，忽然看见紫旋，便连忙起身招呼道：“啊唷唷！紫翁是难得请过来的啊！请坐，请坐，可是要办戒指送相好？”紫旋也不坐下，便应道：“少胡说。我来找你，是托你弄一对珠花，明天就要的。”牛性道：“是，是，是，明天拿两对送到公馆里去请拣。”紫旋道：“这是一个朋友托我的，你千万不要误事。我已经搬到鸿仁里去了，不要走错了地方。”牛性笑道：“准定明日十二点钟送到，你伊老爷几时见我误过事来？”紫旋再嘱托了两句，便走了。这一夜就在花锦楼处吃饯行酒。酒后紫旋亲送贻敬曾到船上，方才作别。不必多赘。

且说礼拜这一天，牛性果然十二点钟时候，便送了两对珠花来，紫旋拣了一对合眼的问价，牛性道：“这一对是一千五百元，伊老爷真好眼力。”紫旋道：“怎见得便好眼力呢？”牛性道：“这是人家急用贱卖的。这东西公道价钱，要值到千六七呢，还不是好眼力？”紫旋道：“就留下这一对，你过三天来取回信。可有一层，如果前路看不对，买不成，可不关我事。”牛性道：“岂有此理！难道我的东西要强卖的么？”说着，又谈了几句天，拿了拣剩的一对珠花自去了。紫旋忽然想起月梅那里，还欠着二百元，不如先去还了，取回那张官照。于是点了二百元票子，带在身边，先到梅春里去。

入得门时，谁知月梅不在家，说是到姊妹人家吃喜酒去了。只有月梅的娘，陪着五少大人在那里。紫旋道：“前日承五少大人宠召，当即遵命到兰芬处，谁知趋谒过迟，虎驾先出。

昨日到公馆叩见，又值公出。不期今日在此处相遇，不知有何明谕？”五少大人想了一想道：“是一件不相干的事，我此刻也忘了，等想起了再谈罢。”紫旒见月梅不在，五少大人又在那里，不便和他娘交涉，只得敷衍了五少大人一会，别了出来。一双脚不知不觉的走到了花锦楼处。无非是嬉皮笑脸的闹了一阵，花锦楼道：“明日就跑马了，我的马车钱还没有呢！”紫旒道：“跑马有什么好看，不过出去给人家看看罢了。”花锦楼怒道：“自然我是要出去吊膀子（吊膀子，眉目挑逗之意，津沪一带均有此谚）。你前天在张梅卿家，一场和就输了七百五，我此刻要问你借两块马车钱，还不曾开口，先就推三阻四了。”紫旒道：“奇了！又是那个耳报神报的信？”花锦楼道：“你伊老爷是个阔客，那个不知！一举一动，自然有人看见。”紫旒道：“你只管去看，我代你开销车钱便了。”花锦楼道：“我不要，你只给钱，我自己去。”紫旒无奈，取出那卷票子，点了五十元给他。花锦楼瞥见粗粗的一卷钞票，便撒娇撒痴的不依，一定要了一百元才罢。紫旒又惦记着那对珠花，便走了出来，坐了车子回去。

下了车子，恰好碰见陈雨堂从里面出来，一见了紫旒，便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，你回来了，我正要找你有要紧事呢！”紫旒道：“又是什么事，这等慌张？”雨堂道：“不，不，不，是一桩正经事。”两个一面说话，走了入门，只见书房砚台底下压着一张条子。雨堂道：“你，你，你看，我，我，我还留下条子给你呢。你看罢，省得我再说了。”紫旒看时，仍是为收茧子的事，要借五百元做本钱的话。便道：“你总是这等胡闹，我何尝有什么钱？你不要看得我很阔，我一向都是在这里移东补西，内里头的亏空，不能告诉你。”雨堂愕然道：“我总不信你是空的。”紫旒道：“你不必问

我空不空，我给你一样东西看，你便知道。”说罢，在抽屉里取出一个护书，打开给雨堂看，原来是一叠十多张当票，内中还有一张当九百文的。雨堂看得不胜诧异，搭赸着说道：“不料紫旒果然是个空架子。”紫旒还在那里一一的翻给他看，一面说道：“并且我辈读书出身，身边大小总背着一个功名，总要设法弄个把差使，为什么要学那市侩行为，与小民争利呢？”一言未了，外面家人引了萧志何进来。此时正是放满一桌子的当票，都被志何看见了，紫旒连忙用言掩饰。

不知他如何掩饰得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

巧遮饰穷人装阔绰　　硬干没恶汉遇强梁

原来伊紫旒的待人接物，处处不同，他对了陈雨堂等辈，虽是装穷，对了五少大人、贻敬曾、萧志何等，又必要阔阔。此刻无意中被志何看见他一大堆的当票，如何不惶悚？论他的当票，自然总是他未捞着乔子迁的四千以前当下来。这两天又忙着碰和吃酒，未及取赎的，自不必说。亏得他偏有许多急智，看见志何进来，一面招呼，一面向雨堂递个眼色，一面让坐，一面从容收拾那当票，仍旧叠起来压在砚台底下，笑对志何说道："我说一个人总不要去嫖，一犯了这个字，凭你飞天本事，总要变了冤大头的。你看这一叠当票，我又逃不了要冤一遭。"志何道："为什么呢？"紫旒道："方才到花锦楼处坐了一坐，他便塞给我这一大叠，说明天要去看跑马了，他的什么密行棉袄咧，珠簪子咧，珠押发咧，都在这里头，要我代他取赎，你道冤不冤？"志何笑道："只要有了这个交情，也不算什么。"

三个人谈了一回，不觉天色已晚，雨堂辞了先走，紫旒送他到门口，悄悄地说道："你说难不难？我和你是生平第一知己，所以尽情披露，却不料被他走了来，不得不撒一个谎。我的穷只可为知己者道，又岂可叫他们泛泛交情的知道呢？"雨堂是个率直人，便连连道是。紫旒送了雨堂出去，回身入内招呼志何道："天色不早，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坐坐，再到一品香吃饭

罢。”志何道:“先到那里呢?”紫旒道:“也是一桩冤事，张梅卿明天看跑马，缺少一对珠花，要我代他借一对用，你想这样东西到那里去借?又是个情不可却的事，只得拿内人的一对去给他戴两天。”说着，拿出珠花给志何看。志何道:“难得尊夫人这等贤慧。”紫旒笑道:“只骗他说朋友人家借去照样穿的，那便告诉他借给梅卿?”说着，袖了珠花，和志何一同步行到张梅卿处，张梅卿自然是笑语承迎。

紫旒取出珠花，递过去。梅卿打开匣子看过，不胜欢喜，嘴里不住的千恩万谢。恰好房里的丫头阿巧从外面走进来看见了道:“嗳呀，可是伊老爷送的?”梅卿道:“是。”阿巧又问紫旒道:“伊老爷，可是你送的?”紫旒笑道:“是借给他戴两天的。”阿巧道:“我不信，一定是伊老爷送的。”紫旒只含笑不答。梅卿道:“你管他送也罢，借也罢，我只有得戴便是了。萧大人、伊老爷只怕没吃晚饭，你去拿笔砚来，请两位点菜，就在这里便饭罢。”紫旒道:“不必了，我们到一品香去。”梅卿道:“又是谁请客?”紫旒道:“不是谁请客，我们两个去吃晚饭。”梅卿道:“这又何苦?其实那两样大菜也吃腻了，就在这里罢。”紫旒无奈，便随意点了几样菜。梅卿又交代阿巧说:“萧大人、伊老爷都是要吃外国酒的，拿折子去到一品香要一瓶顶好的金头香宾酒来。”阿巧答应去了。梅卿又追到房门口，咕哝了两句，方才回来应酬萧、伊二人。过了一会，酒菜来了，阿巧调好坐位，梅卿让二人入坐。紫旒看时，只见除了点菜之外，多了一大碗清炖鱼翅，一小碗鸡粥燕窝。紫旒道:“这未免太费了!随意吃点饭，何必弄这个?”梅卿笑道:“不成敬意的，请罢。”于是殷勤劝酒。二人饭罢，略坐一会，便一同出来。志何道:“我说张梅卿是一个张飞，何以能如此之大名鼎鼎，原来应酬工夫极好。”紫旒

道:“何以见得他是张飞呢?”志何道:“《三国演义》话说，张飞豹头环眼，声若巨雷，势如奔马。梅卿唱起来，岂不是声若巨雷?他那一派行动，说他势如奔马也不冤枉。至于他那副尊容,这‘豹头环眼’四个字,更是确切不移的了。”紫旒笑道:“这未免过于形容了。”说罢大家一笑分散。

到了次日，便是寓沪西人赛马之期，俗话就叫做“跑马”。这三天之中，那些看跑马的人，真是万人空巷，举国若狂。妓女的衣饰，个个炫异矜奇；阔少的马车，人人争强赌胜。外国人在那一边赛马，中国人在这一边赛怪现状，也无暇细表的了。

过了这三天之后，紫旒还没有起来，牛性便来取珠花的回信，坐在书房里等候。紫旒起来梳洗，牛性便问回信。紫旒道:“刚刚这两天我在这里看跑马，没工夫去问，今天下半天我去问明白了，对的拿了洋钱来，不对的拿了东西回来，你明天再来取回信罢。”牛性答应去了。紫旒捱至下午，一个人独走到张梅卿处，梅卿正在那里梳头呢。见了紫旒，便百般应酬，叫人去买点心，泡好茶，嘴里拉长拉短的，说前两天看跑马，谁的衣服新式，谁的马车讲究。直捱到梳完了头，天色已将入黑，方才起身，在衣橱里取出一个小小红木拜匣，用钥匙开了暗锁，拿出那一对珠花的盒子来。紫旒看见，以为是要还他的了，正待起身去拿，梅卿一手将拜匣仍旧锁好，叫阿巧拿去放还原处，自己却捧了那珠花盒子,笑着说道:“伊老爷,我说一句不应该的话。今天晚上，我姊妹人家有点喜事，我要去吃喜酒。这对花今天再借我戴一天，明天再还你，不知可使得?”紫旒未及回答，阿巧正在衣橱旁边放那小拜匣，听说，便插口道:“嗳呀，这对花原来不是伊老爷送的，是借的么?”梅卿忙向

紫旒丢个眼色，说道："谁说是借的？我不过因为这是值到一千多的东西，恐怕伊老爷心痛舍不得，故意和他取笑罢了。"紫旒听了这话，无可奈何，点头不语。坐了一会，只得搭赸着走了。梅卿送他到房门口，他又再三叮嘱，明日是要来取的，梅卿满口答应，紫旒走了出来。

到得次日，牛性又来了。紫旒不等开口，便说道："那对花看是看对了，只是价钱要有点上落。"牛性道："还多少呢？"紫旒道："只还得一千二。"牛性道："唔，这是什么话！快拿出还了我吧。"紫旒道："他说便这等说，东西又不肯还出来，只怕还可以望加一点。"牛性摇头道："远得很呢！"紫旒道："前路到底要多少？你不要当中赚的太凶了。"牛性道："这是什么话！这东西若是落在别人手里，那是一千七八都会讨出来的，就是我拿给别人去看，也少不免要讨个一千六七。因为你紫翁面上，我说了实价一千五，是一个不能少的。此刻我们老实再说句交情话，价钱是一个不能少的。可是卖了出去，我有个九八回佣，五二一、一二，我有三十洋钱好处。这个人情，我卖在你伊老爷面上，叫他扣了，只拿出一千四百七十元来，这是最老实的话。再要少了一丝一毫，紫翁你便代我把东西拿了回来罢。"紫旒道："那么说，我就代你达到。对就对，不对明天还你东西罢。"牛性道："就是今天下半天罢，何必又要明天？须知你这边看不对，还有别人要看呢？"紫旒道："还是明天罢，我还有别的事情，那里有工夫专代你们忙这个？"牛性作色道："咦，这是什么话？这是你伊老爷找我的，不是我捱上门来求你的，这是什么话？"紫旒连忙陪笑道："失言，失言。我这是对那边说的话，一时口快，在你面前说了。"牛性还悻悻的说道："真正岂有此理！"说着便站起来要走。紫旒再三陪笑，坚约明天，牛性方才去

了。

接着花锦楼打发人来请，紫旒便去。花锦楼嬲着要碰和，紫旒只得写条子邀了三个朋友来应酬他。才碰了四圈，已经是六点多钟了。紫旒有事在心，便叫花锦楼代碰，自己走到张梅卿处讨珠花。入得门来，梅卿正房里有客，阿巧出来招呼到旁房坐下。等了一会，梅卿过来，阿巧便去了。紫旒抬眼看时，那对珠花早又戴在头上了。喜得左右无人，便悄悄的说知要取还的意思。梅卿道："伊老爷，对不住，明天罢。我此刻已经插起来了，忽然又除下，叫那边客人看见难为情。伊老爷，你是知道我的，一生都要撑穷架子。你此刻忽然拿了去，便连你也不好看。"紫旒未及回答，阿巧又跑了来，说道："那边台面摆好了。"梅卿起身道："对不住，请坐一坐，我到那边招呼坐席去。"紫旒只得放他去了。阿巧陪着坐了一会，没甚意思，只得起身，阿巧忙招呼梅卿出来相送。紫旒又坚嘱明天不要误事，一径回到花锦楼处，闷闷不乐，草草终了和局。

次日一早，牛性又来了。紫旒还未起来，听得牛性来了，故意俄延到十一点多钟才起来，梳洗相见。牛性等得心焦已极，一见了便问："事情怎样了？"紫旒道："你莫忙，马上还你东西。"又问吃过点心不曾？一面叫买点心来吃，一面催着要吃中饭。对牛性道："你不要心急，在我这里吃过中饭之后，你只在这里等一等，我马上去代你取了回来。"牛性没奈何，只得捺着自己的牛性等他。紫旒又扯东扯西的和他谈天，足足到了一点半钟以外，方才开出中饭，还备了一壶酒，请牛性吃。等酒饭吃完，已是两点多钟。还要等车夫吃饭。直俄延到三点钟，牛性再三相催，紫旒只得坐了车到张梅卿处。只见阿巧迎出来道："已经跑马车去了。"紫旒愕然，不觉随口问道："为甚事跑马

车去？”阿巧笑道：“伊老爷真好笑，今天是礼拜六啊！”紫旒暗想：我不难也坐了马车赶到张园，但是他倘使插在头上，如何肯拔下来还我？若是未带出去，又如何肯就回来取给我呢？牛性那厮又坐在家里，这一次回去，又拿什么话去搪塞呢？一面盘筹打主意，一面退了出来。不由自主的便上了包车，仍回到鸿仁里，望着自己门口，倒有点趑趄不前之态。一脚才跨进大门，恰好跟着一个人递了一封信进来，紫旒接来一看，却是鲁薇园的。拆开看时，上写着：

　　浃旬不晤，尘俗顿增，顷拟趋教，辄恐相左，专价走探。倘驾未他出，至祈少候，即当抠衣。紫旒先生足下。

　　薇园顿首

紫旒一面看信，一面走进客堂。牛性早迎了出来，问道：“想已取回来了。”紫旒道：“你且莫忙。”一面对来人说道：“我本来要亲去拜望你们老爷，因为身子有点不爽，有甚见教，就请你们老爷过来罢。”那来人答应去了。紫旒对牛性道：“我方才代你去讨东西，谁知他们又跑马车去了，不曾遇见。你晚上再来，我总代你讨还原物就是了。此刻我有一个朋友来坐，这个人是山东下来的委员，是代山东抚台办万寿贡品的，马上要来拜我，说不定这里头你可以捞点生意。你晚上八点钟再来一次，顺便取还原物，再听这委员的信息罢。”说罢，又把那封信递给他看。牛性听说又有生意可望，便自去了。

你道鲁薇园为何忽然要来访紫旒？原来他那电报打去之后，山东抚台接着了，便交与文案委员拟覆，恰恰的落在田仰方手里。仰方有意捺了两日，才拟定覆稿，大约说是来电已悉，果如所禀，仰即相度情形办理，仍当访查明确，勿宜冒昧云云。这明明是仰方有意照应子迁，故意说这含糊说话。薇园

接了电报，便去拜谒会审委员俞笠翁，说明情节，请他出票提人。笠翁说道："他此刻煌煌然的金矿局，未便就提，只好先出个传单去传他来。但是就据阁下一面之词，兄弟也不便就传。"薇园不觉愕然问道："兄弟是奉了山东抚帅札委来查这个案的，如何不便就传呢？"笠翁道："大凡出一个传单，也得批明某人为某事被控，方才成个公事。阁下虽奉委而来，可奈兄弟却并未奉委，如何便去传人呢？"薇园不觉默然。

不知笠翁到底肯去传人与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

假复假金矿难查　揹中揹珠花不返

且说鲁薇园听了俞笠翁的话，只得请教办法。笠翁道："阁下纵不具禀单，也要先写一封信来，兄弟才好动公事啊。"薇园只得回去，备了一封信。那几天恰好遇了西人赛马，早堂会讯，因有西国领事在内，照西例停止，那中国官及一班吏胥衙役，也借此乐得消遥几日。直过完了跑马日子，那传单方才出去。差役拿了传单，走到鸿仁里，找不出一个金矿局，就去回了本官。笠翁便写了个条子照覆薇园。薇园甚为诧异，便和李闲士两个走到鸿仁里查看，只见那金矿局的牌子不知那里去了，换上一扇"伊公馆"的牌子。薇园道："莫非伊紫旒住在这里？我们何不扣门问一声？"闲士道："不好，倘使问了不是的，有甚意思？不如回去写封信来给他，是的固好，倘使不是的，也无非是送信人误送的罢了。"薇园依言，便一同回去商量，写了这封信，叫出店的送去，不料果然得了紫旒的回话。薇园道："不料果然是他。他和子迁那厮是朋友，此刻金矿局搬走了，他又住在那里，他们一定是狼狈为奸的。我们此刻且去看看他是何情形，不免在他身上追出子迁来。"闲士道："他们明明是一路的，子迁去了，只得办他。"说罢，二人一同出来，走到鸿仁里伊公馆里去。

紫旒接着，让坐寒暄已毕，薇园道："不知乔子翁的金矿局

搬到那里去了？紫翁又是几时乔迁过来？”紫旒道：“子迁前一向接了广东一个电报，说那边有人愿附大股，就匆匆的动身去了，说到那边再设局招股。曾经交代过说，倘使薇翁要交股银，可交到汇丰里去，由兄弟照过收条，写信到那边，就可以寄股票来。兄弟近来事情很忙，不曾过去知照。”薇园道：“子翁到广东，那矿局设在那里，可曾知道？”紫旒道：“这倒未曾说起，大约不能一定。等他在那边找定了地方，自然有信来。”闲士道：“阁下和子翁想是同在一起办事的，所以诸事都托了阁下。”紫旒道：“并不同在一起。兄弟和他从前并不相识，也因为到这里附股，才彼此认得。”闲士道：“不知阁下认了多少股？”紫旒道：“兄弟是有限得很，不过二百股。不知薇翁到底认五百，或是一千？商量定了没有？”薇园道：“一千也罢，五百也罢，兄弟意思总要见一见乔子翁的公事，才交股银。”紫旒故意想了一想道：“这个便是兄弟也没有见过。这招股的大事，又在这承平世界，青天白日之下，不见得有甚靠不住罢？”闲士道：“我们就是怕的这一着，所以迟迟未交股银。打算查一查清楚再来。”紫旒摇头带笑道：“不见得，倘有甚靠不住，兄弟的一万金就不翼而飞的了。”闲士拉了薇园到一边，悄悄说道：“照这样说，他也在被骗之列的了。我们何不也将实情告诉了他，等他好帮我们一臂之力？”薇园道：“这一着且慢，我看他总是一类的。”闲士道：“如此说，我们一时又不能和他破脸，倘使翻了脸下来，我们此地拿不着凭据办他，他倒通信给乔子迁，从此永不露脸，你的公事更难办了。”薇园道：“且过两天再说。”于是又回过来和紫旒谈天。紫旒此时已叫人到大马路状元楼去叫了一桌菜来预备留饭。当下便对二人说道：“二位恕我简慢，不曾备得帖子，今天请吃了便饭去。”薇园道：“这个不敢。”闲士道：“改天罢。”紫旒道：

"今日务乞赏光，兄弟已经预备下了，务望屈驾。"二人只得留下。紫旐又取了几张片子，叫家人去请客。

一会儿，袁伯藜、秦梦莲、萧志何、陈雨堂都到了，主客共是七人。紫旐早就把花锦楼叫来了，又央及各人叫局，发去局条，便让坐席。席间，紫旐还说了多少招远金矿的好处："子迁这回到广东招股，那边是个富地，不难就招足了，将来兄弟也要仰仗薇翁的福庇呢！"众人也有随声附和的，说得薇园心中没了主意，究不知他是什么葫芦卖什么药。闲谈片时，各人叫的局陆续来到。忽然牛性来了，家人未及通报，他已闯到席上。紫旐连忙起身让坐道："不嫌残席，请吃一杯。"一面叫家人添个坐位上来。牛性坐下，看看席上多是熟人，便连李闲士也是向来相识，只有薇园不曾会过，便请教过贵姓台甫。紫旐恐怕他说穿了山东委员办贡品的话，连忙叫筛酒，又亲自让菜，胡乱忙了一阵。牛性忍耐不住，便拉紫旐到一边，问他的珠花。紫旐道："你看，我此刻如何得空？等明日罢，明日准不误你事便了。"牛性发急道："你便这样从容，须知别人急的要死，在什么地方，是谁人拿去的，请你写个条子交给我，等我自己去取罢。"紫旐暗想："看梅卿的神情，分明是要干没了我的东西。我自己虽然讨得回来，也不免大费手脚，不如叫牛性自己去取，或者他难为情，就还了他也不定。"想罢，便对牛性说道："我此刻老实对你说罢，那对花本来是我一个舍亲要买，我那天拿去给舍亲看过，嫌价钱大，便交还给我。我正要拿去还你，偏偏遇了个朋友，要去打茶围，我便陪他到张梅卿那里去，被梅卿看见了，说有客人肯代他买，要我留下看看，这一留便留到今天。你若是性急等不得，你就自己去讨便了，好在梅卿你也认得的。"牛性听说，便道："怪不得呢！你屡次搪塞我，

这是你拿去的，还是你去讨回来，我不去。”紫旒道：“那么你不要性急。”牛性道：“我此刻知道了着落，倒不性急了。”紫旒道：“那么还请吃酒罢。”于是二人重新入席，与众人酬错，直到酒阑灯灺，方才各散。紫旒送去众客之后，便独自一个溜到花锦楼处不提。

且说牛性吃了几杯，有了酒意，暗想：紫旒这厮，拿我的东西去做人情，说什么亲戚要买，怕不是跑马那两天梅卿缺了插戴，他从中做这个手脚，且待我到梅卿处看看，是如何情形？想罢，便走到梅卿家来。正房里有人碰和，阿巧招呼到旁房坐下。牛性气喘吁吁的道：“你家先生呢（上海高等妓女通称先生）？”阿巧道：“在房间里。”牛性道：“请他过来，我有话说。”阿巧答应了，却不动身。牛性酒量本来不济，多吃了几杯，已有了酒意，再是从大马路走到四马路，受了点风，那酒气越发上来了，所以气喘吁吁地，说话也不成片段了。歇了一会，略觉好些。梅卿从正房里走了过来，牛性抬眼看时，那对珠花端端正正插在鬓旁，便率然问道：“你那对珠花还要不要？”梅卿笑道：“为甚不要？不要便怎样？大约你又想捐了？”牛性道：“这是我的东西。伊紫旒向我要来，说是他的亲戚要买，不料被你留下，多日不还。方才是紫旒叫我自己来讨的。”梅卿道：“牛性，今天只怕是吃醉了？在这里说乱话。”牛性道：“我不曾醉，你不还我，我便去报巡捕房，叫包打听（沪俗称侦探之名词）来向你讨。”梅卿勃然道：“牛性，你到底说的是什么话？伊紫旒，他和我有□□交情，送我这对珠花。那天送来时，我家阿巧也在旁看见的，还代我说了多少谢谢。阿巧是我家的人，不便做证，紫旒还带了萧志何萧大人一起来的，萧大人也眼看着紫旒送给我，也听着我道谢。我还怕生受了他这贵重东西不当，格

外备了燕翅请他们吃夜饭。莫说你去叫包打听，就是吃外国官司告御状，我也有理说。”一顿抢白，把牛性的酒也吓醒了，半晌无言，慢慢的问道：“可真是紫旒说送你的么？”梅卿冷笑道：“我们当娼，卖皮卖肉，不贪点东西，为着什么来？真也要真，不真也要真的了。”说罢，自回正房里去。牛性白白受了一场没趣，只得走回家梦他的黄粱去了。

且说紫旒是夜住在花锦楼家，直到次日十二点钟才起来。梳洗吃点心，徘徊一会，不觉又是两点多钟。到底心中惦记那对珠花，便走到梅卿处。阿巧迎出房门口，说是：“先生又跑马车去了，房里是昨夜碰和的客人，碰到天亮才睡，还没有起来。”又告诉他昨夜牛性来讨珠花，被我家先生如此这般的一顿抢白去了。紫旒初听得，不觉愕然，既而转念一想，又不觉大喜。别过阿巧出来，心上又想如何对付鲁薇园之策。此刻多应是得了山东回电了，不知他如何办法？昨天明明是来探我虚实，叵耐他不吐真言。左思右想，无法可施。忽然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如此如此，做弄他一番，也未为不可。想罢，便欣欣然走到三万昌茶楼上去。

原来这三万昌茶楼是上海各报馆本埠访事人聚集之所，常日多在那里吃茶，有了新闻，便互相知照。紫旒是都认得的。走到楼上，那一班访事人便纷纷前来招呼，有叫“伊紫翁”的，有叫“伊先生”的，甚至有叫“伊老爷”的。紫旒也笑着招呼，一面故意绕行了一遍。众人便争着让坐。紫旒道：“我是要看一个朋友的。”众人便道：“朋友既没有来，就何妨此地坐坐，带着等朋友。”紫旒就随意坐下，笑问道：“今天有什么好新闻？”众人道：“我们所访的，都不过是公堂案、捕房琐事，那里有什么好新闻。”紫旒道：“你们一天到晚在这里空坐，那里有什么好新

闻？"众人道："你老先生有甚好新闻，告诉我们点。"紫旒道："有一个乔某，冒充了山东金矿局总办，在这里招摇撞骗，被山东那边知道了，派了委员来查办，谁知这乔某已经先自逃避了。这不是一段绝好的新闻么？"众人问道："这委员姓什么呢？"紫旒道："这个倒不甚了了，你们到新衙门去一打听（会审公堂俗呼新衙门），自然知道了。"说罢，起身别去。众人之中，便有一个机警的，跑到新衙门，在房科里、门房里、差房里，到处去问了个备细来了。

且说紫旒种下了这个根子，便信步回到公馆里，只见牛性已坐在客堂里等。紫旒故意把脸一沉，现出怒色道："你倒又来了！"牛性诧异道："你东西没还我，我怎么不来？"紫旒作色道："东西么？没有了。"牛性道："这是什么话？"紫旒道："什么话？你自己弄坏了，还装呆呢！我昨夜叫你自己去讨时，你又不去；你如果肯去，我自然教你一个讨回的法子。及至后来，你又私自去了，并不商之于我，白去讨一场没趣，非但东西拿不回来，还被他坐煞了是我送的。你自己丢了东西，讨了没趣，这是你自作自受，与我无干，却害我背了个冤大头的名目。你看我十多年老上海，何尝有过整千整百的东西送过婊子来？"牛性道："你送过没送过，我不知道。这对珠花你拿去的，你还去拿来还我。"紫旒道："好轻松的话！我本来没有回你说拿不回来的，你自己却跑去，什么巡捕房、包打听的一阵胡闹，闹出了他那什么□□交情来，一句坐煞了，叫我怎样再去拿？你自己做坏了，却还来找我！你此刻已经知道在他那里，你便自己去讨罢，我是撒手不管的了。"牛性道："我倒不相信，就这样就可以白赖了！"紫旒把桌子一拍道："什么叫白赖？我白赖过谁来？不怪你自己弄坏了事，还要派我白赖。我就白赖了你，你又去报

巡捕房，叫包打听罢。”牛性跳起来道：“你敢赖一赖，我自然对不住，要巡捕房叫包打听的了。”两个对骂得声音很高，便走过两个家人来，做好做歹，把牛性劝走了，临走还骂个不休。紫旒迄自干笑。忽报鲁薇园到了，紫旒连忙叫：“请。”

不知薇园来有何事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　九　回

揭行藏有心行诈术　乔笑语当面撒奇谎

且说鲁薇园在紫旒处吃了酒回去，因为打听不出伊紫旒的真话，当晚和李闲士商量，要和闲士暂借二万五千银子，送入汇丰，取一个存折，作为五百股，先交了一半的股银，送给紫旒，看他收不收？他若是收了，便是子迁一党的，就去告他，在他身上要交出子迁来。闲士道："这倒使得。只是明日是礼拜，要后日办的了。"

到了次日，闲着没事，闲士又有正事到外面去了，所以薇园一个人走了来，要探紫旒口气。紫旒接着，便是天花乱坠的一片闲谈。说话中间，仍然是办金矿有如何好处，这股票将来一定要值到若干倍的，可惜兄弟力量浅，只认得一百股。薇园道："兄弟的五百股，打算先交一半，明日便送来，紫翁代收，不知可使得？"紫旒暗暗好笑，想道："他当我是三岁小孩子呢！天下那里有这般容易相信人家的道理，且等我做弄他一做弄。"想罢，道："这个且商量起来看。乔子翁虽不曾交代兄弟代收，然而暂时收了，等他信来，知道地方，汇给他也好，或者简直存在这里，等他回山东时，一起带去更好。但不知那一半几时可交？据兄弟看来，还是一起交的好，他那章程上一回交足的，另外有利益呢。"薇园道："看罢，如果来得及，我不定也一回交足了。"说罢，便辞了回来。和闲士商量，明日礼拜一，准定照

办。

且说紫旒送薇园去后，天色已晚，就走到张梅卿处，告诉他如此如此。梅卿大喜，又交代阿巧及房中粗使的老妈子、丫头，都是如此如此。梅卿又叫了菜来，留紫旒晚饭，自己对坐相陪。吃过之后，再谈了一会，方才别去。临去又叮嘱一番，说道："不是我心狠，实在他太可恶了。"说罢，便走到花锦楼处不提。

且说薇园得了紫旒肯收银的话，便信这一定是子迁一党。到了次日九点钟后，央及闲士向庄上划了二万五千银子，一同到汇丰去,用鲁薇园的名字存了。取了存折，便一径到鸿仁里寻紫旒，谁知他家人说："昨夜没有回来。"闲士道："在那里过的夜，你们可知道？"家人道："往常不回来，无非住在花锦楼那里，昨夜是不是，可不曾知道。"薇园道："那么我们在这里等他，你们打发人去请他回来。"家人答应了，果然请了回来，与薇园相见。寒暄已毕，薇园便双手递过那二万五千两的汇丰存折道："这是五百股的一半，请紫翁代收了。"紫旒连忙推住不接道："薇翁莫忙。兄弟昨天说的是笑话，天下岂有轻易代人收存二三万银子的道理？并且他临走时，那收单股单也不曾留下一张，兄弟收了下来，又拿什么出立收据呢？"薇园再三叫收，紫旒再三不肯，只得罢了。

说话之间，家人送进来三四张新闻纸，紫旒随手取过一张，略略看了几条题目，便抽出第二张来看，故意装作失惊打怪的样子道："呀！这是什么话呀，这是什么话！薇翁、闲翁，你二位看见了没有？"说罢，递了过来，指给二人看。二人举目看，是上面载了一条本埠新闻道：

乔某冒充山东金矿局总办，在大马路鸿仁里设局诓收

股分。事为山东抚帅所闻，特委鲁薇园太守来沪澈查。太守到沪后，明查暗访，尽得底蕴，昨函请俞笠翁明府提讯。讵乔先已得风，早行逃遁，原差只得照覆。不知如何了结也？

看官，难道那鲁、李二人，就不曾看过新闻纸么？偌大的丰盛祥金店，难道不看新闻纸的么？为甚他二人直到此时，被紫旒指点才看见呢？不知凡是看新闻纸的人，无非看看第一张几条专电及紧要新闻罢了。那第二张以后的各省新闻，本埠新闻，除非认真闲暇无事，才拿他当闲书小说看看；有事关心的，或者看看本埠新闻。那鲁、李二人一早起来，便忙着办这件事，又无关心的事体，如何看得着这本埠新闻呢？表白出来，免得看官们说是我著书的漏洞。至于伊紫旒，他是前一天预种下根子的，所以有心检出来看。上回书中，先已表明，不必多赘了。

且说薇园、闲士看罢了这一段新闻，不觉面面相看。薇园道："外面怎么就知道了？"闲士也不知所对。回眼看紫旒时，他却在那里装得目定口呆的样子，在那里出神。过了好一会，方才说出话来道："不料我伊紫旒一生自负精明，今日落了个骗局！薇翁，你既是来查这件事的，我们初见时为甚不说起？若是兄弟早点知道，就可以设法羁留住他了。"薇园道："就是兄弟连日也在这里懊悔。电禀已经去了，上头覆电也来了，他却逃去了，叫兄弟如何销差呢？"紫旒呆着脸道："兄弟凭空去了一万，这又如何说法？"闲士道："你二位此刻不必着急，且商量个善法看。"紫旒又呆着脸道："一万银子，别人或者不在眼内，在我可是身家性命的了。"闲士见他所问非所答，怕他是急坏了的，便拉了薇园一把，一同辞了出来。紫旒也只呆呆

看着，并不相送。等他二人出了大门，才哈哈大笑道："好奴才！好崽子！要拿当来给我上呢！且叫你试试我的手段。"说罢，正想出去，忽然牛性又来了，对着紫旒深深一揖道："伊紫翁！伊老爷！昨天算我不是，望你海涵。解铃还仗系铃人，珠花是你拿去的，求你还代我拿了回来，我好好的谢你。"紫旒也深深一揖道："牛先生！牛老爷！昨天算我不是，望你海涵。解铃还仗系铃人，那□□交情四个字，是你代我惹出来的，求你去代我洗刷了罢。我在上海十多年，年年吃花酒碰和，可是守身如玉的；一旦栽上我这个名气，实在有点难过。"牛性道："算了，是我的不是。伊紫翁！伊老爷！谢谢你，饶赦了我罢。你如果不替我设法，叫我拿什么去赔？你只当做好事罢。"紫旒道："这个那里有法可设？除非还是你的巡捕房、包打听之一法，不是如此硬讨，他那里肯拿出来？"牛性道："如此，我便去报巡捕房。"紫旒道："你怎样报法？"牛性道："自然要先请教过你。"紫旒道："这也无所用其请教，你只不要再牵涉我便了。"牛性道："不牵涉你，说那个过付给他的呢？"紫旒道："你自己是个珠宝掮客，难道不能交给他的么？"牛性想了一想，没奈何，只得自己到巡捕房去告，只说张梅卿说是要买珠花，自己把一对珠花交给他，不料被他措住不还，求派个包打听去代为讨回。原来巡捕房遇了这等事，作为拐骗案，最是注重，牛性又和捕房上下人等有点认得，大家都知道他是个珠宝掮客的，就信了他的话，派了一名中国包打听（以后省称华探），一名外国包打听（以后省称西探），一同到了张梅卿家。梅卿笑语承迎道："牛老爷，你好意思，两天不来，我正要打发阿巧请你呢。"牛性道："请我做什么？可是还我东西？"梅卿道："什么东西？"牛性道："你不要装呆，我的珠花呢？"梅卿斜飘

着眼睛，看了牛性一眼，伸手向牛性脸上轻轻的扭了一下，笑道："亏你好意思说出来！"牛性怒道："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！"指着那华探及西探道："中西包打听都在这里，你好好的拿了出来便罢。"那华探接口道："他到捕房告你干没了他的珠花，赶快拿出来了事。"梅卿听说，忽的翻转了脸皮，对牛性道："你若是舍不得，就不要做阔佬，弄出这鸭屎臭事情来（鸭屎臭，吴谚，自取其辱之意。）。"回头对那华探及西探道："他叫过我许多的局，便是我的客人，前一向才与我有了□□交情，送我一对珠花，如何说是我干没的？"说话时，阿巧与及房中一切粗使老妈子、丫头，围了一大群，在那里看新闻。梅卿说毕，都异口同声的说道："倒不曾看见过这等客人，送了东西给相好的，却去叫了包打听来讨，真正是新闻！"阿巧又道："牛老爷，你那天住夜，我记得你还出了二十元的下脚（宿娼犒婢媪之称，亦吴谚也），今天可要一起讨还？"又一个老妈子道："客人送东西给先生，其实不关我们事。那天我看见牛老爷递那珠花给先生，先生双手接过，我眼馋，走过来看一看，问牛老爷买了多少钱？牛老爷说：'有限得很，千把洋钱。'吓得我不住的念'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'，还替先生说了多少谢谢呢。"那西探本来是懂得中国话的，他们的七言八语，一一都听见了，梅卿对牛性那种狎暱情形，也都看见了，便向牛性啐了一口道："你自己不要脸，送了东西给人家，又要反悔，却拿我们来捉弄！"说着站起来，带了华探，一径走了。

牛性此时百口莫辩，坐在那里目定口呆，看见他两个走了，也只得起身跟着走，一路上还受了那华探多少埋怨。牛性无奈，只得把先是伊紫旒借去的话，如此这般说了一遍。华探顿足道："既然如此，你方才到行里（沪上公人称巡捕房为行

里），为甚不告伊紫旒？”牛性道：“先是他总怪我自己到梅卿家去讨僵了，又和他落了个□□的名气，十分怪我，不肯再和我经手去讨。我再三求他，他才叫我报捕自己去讨的，却不料闹到这个样子。此刻可否烦你和西探说一声，同到紫旒那里去一趟？”华探道：“你起先并不是告姓伊的，外国人那里肯去？况且伊紫旒这个人能言舌辩，在上海若干年，上下人等，三教九流，他没有不认得的。他有心赖你，就是我们去也不见得有用。”说罢，径和西探两个回去销差。牛性只得又去访伊紫旒，求他设法。走到伊公馆，家人回说：“已经出去了。”只得怏怏而回。

原来紫旒自从牛性去后，忽然又想起做弄薇园，便拿起笔来，变换字迹，写了一封假信，只当是子迁寄来的。上面写的是：“到粤之后，即在沙基大街租定房屋，设立招股处，鲁薇翁处之股银，祈嘱其用金矿局名字存放汇丰。初到事忙，不及多叙。”云云。写好了，便寻出所填那张一百股的股票，一同放在身边，径去寻鲁薇园。走到丰盛祥时，李闲士接着，道：“刚出去了，一时不见得便回来。晚上只怕要在兰芬那边。”紫旒只得出来，明知牛性讨珠花不着，一定要来寻自己，所以并不回去，顺着脚走到大新街，要到四马路。才走到三马路口，忽有人在后面叫道：“伊老爷！”紫旒回头看时，却是东协泰马车行的东家吴孝善。紫旒便立住了脚。孝善道：“伊老爷今天可到张园去？”紫旒正在没处消遣，听了这话，正合下怀，因问道：“还有好车子么？”孝善道：“有，有，有。有一部橡皮轮子的新皮篷，才买来了几天，没有用过几回，可要套起来？”紫旒点点头道：“我到三万昌等你。”孝善欣然去了。

紫旒走到三万昌，那一班本埠访员，不免又争着招呼。紫

旒也借此俄延了片刻，等马车放了来，便起身要行。内中一个访员拉着问道："伊老爷，你可知道那鲁薇园查办的事怎样了？"紫旒道："有甚怎样？你们到底是饭桶，告诉了你们还闹不清楚。"访员道："我们只知道访他外面的情形，至于他骨子里的事，我们怎生知道？伊老爷，你告诉我们一点。"紫旒附了他的耳朵，悄悄说道："那姓乔的那里会得信！原来就是那鲁薇园得钱卖放的。"说着，便匆匆下楼去了，跨上马车，马夫放开缰，混了一鞭，那马放开四蹄，风驰电掣般到了张园，在大洋房前下车，走将进去。只见鬓影衣香，履舄交错，游园士女，已经不少了。紫旒正要和那些妓女说笑，忽然劈头遇见了五少大人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　十　回

陡变幻人心叵测　　善支离世事难为

且说紫旒在张园遇见了五少大人，便连忙上前周旋，问："来了半天了么？今天来得早，茶泡在那里？"五少大人道："我还有一个朋友在海天胜处开灯。"说罢，信步绕了一个圈子。紫旒跟着招呼，评花品柳，不觉到了海天胜处。原来鲁薇园同在一起。见了紫旒，便起身招呼，紫旒也就相让坐下。五少大人对紫旒道："今日彼此当面见了，不妨直说。薇翁奉了札来查乔子迁的事，一向都以为你和子迁是一党的，还托我向你查问，所以我前回请你到兰芬那里去。当晚不曾见着，后来我想这件事是无从查问的，如果你是他一党，一查问起来，倒先走了消息了，所以以后就没有说起。方才薇翁来告诉我，才知道你也落了骗局。"紫旒连忙道："少大人明见。伊某虽十分糊涂，也不敢干这个荒唐事。"转身又对薇园道："方才那厮寄了一封信来，已经得了他的地址，看薇翁怎样办法？"说罢，在身边取出那封假信，递给薇园，又把那张假股票递给五少大人看道："这就是上了一万银子当的凭据，请教少大人有甚办法可以追得回来？"五少大人接在手里，在烟榻上躺下去看。薇园看完那封信，也递给他。五少大人看过道："既然有了地方，薇园就少不免要一面电禀山东，一面自己赶了去。一到得广东，也不必和他理论，通知了地方官把他拿下再说。"薇园沉吟道："可

否求少大人拜会上海道，请他打个电报去广东，把他提了来，省得跑这一次？”五少大人笑道：“你好呆气！你想，这样办去，也不必我去拜上海道。你是奉了札来的，就是你自己走一次，说明了原委，怕道台不替你办么？不过我想你这回的差使，是金矿局认了夫马盘费的，乐得借此到广东走一次顽顽。我日间也要回山东去，你且详细写一个禀帖，我来代你带去。”紫旒故意踌躇道：“薇翁如果到广东，不知可能代我带了这张股票去？就在那边追一追。”五少大人道：“你好呆！他虽到广东去，这个案子总要解到山东去办的，就是追款，也要到山东去追。再不然，也要等他回到上海才好商量。此刻莫说薇园带去没用，就是你自己亲到广东，也要等这个案子归宿到那一处，才好在那一处呈案求追呢。”说话时，薇园一面想心事，紫旒一面装愁苦，又搭赸着说了几句不相干的话，方才各各散开。

内中单表鲁薇园，回到金子店里，看不见李闲士，问起来，才知道因为苏州有一票交易，已于四点钟时附了内河小轮船去了，要后天才得回来。薇园便到自己下榻的房里坐下，细想主意。开出文具箱来，要取纸笔起个禀帖稿子。翻出护书一看，原来那二万五千两汇丰存折还夹在里面，不觉呆了一呆，暗想这个东西，何以不曾还闲士呢？仔细覆想，原来那天拿给紫旒，紫旒不收，后来我和他两个去赴了一回席，吃多了几杯，回来便各自归房，所以放在我这里，未曾还他。此刻我想到广东去，他又走了，我这东西交还那一个才妥当呢？想罢，仍旧放好。拿了纸笔出来，呆呆的出了一会神。取过新闻纸，看看出口船期，恰好明日招商局广大船出口往广东，顺眼看下去，是太古通州船同日出口到天津。忽然心中一动，便换了个

主意。等吃过了晚饭，便亲自到船局去，打听明白，然后回去，连夜起了个禀稿，又誊正封好了。到了次日，拿了汇丰手折，到汇丰银行去提了那二万五千两银子出来，到票号里转了汇单。看官！须知这二万五千银子，原是用他名字去存放的，所以一提就着，毫不为难。闲话少提。

且说薇园又去见五少大人，交托了那封禀帖，说即日就动身，五少大人倒夸赞他做事情爽快。薇园谈了几句，便辞了出来，到伊紫旒处辞行。紫旒外面和他应酬，心里却暗暗好笑：不料我闲闲一句谎话，却把他调到广东去了。应酬了一番，薇园自回丰盛祥，叫自己带来的家人拾掇行李，即夜动身。紫旒又请到花锦楼处置酒送别。到了九点钟时候，还亲自送薇园到广大船官舱里。只见薇园的家人及丰盛祥的两个伙计，已将行李送到，安置妥贴。紫旒盘桓了一会，方才别去。五少大人也差人拿片子来送行。一会儿丰盛祥的伙计也别去了。薇园故意到外面走了一次，大惊小怪的进来，问那家人道："这一只是什么船？"家人道："是'广大'。"薇园道："是到那里的？"家人道："是到广东的。"薇园大骂道："好糊涂的东西！我好端端的到广东做什么？我明明交代你是坐通州到天津的，怎么就搅错了。幸而我还留着心，早一点知道，不然等船开行了，这一遭白往来的盘缠谁认帐？"一席话骂得那家人目定口呆，不知所措。薇园又顿足骂道："还不快点收拾，搬到'通州'去？"那家人听说，方才手忙脚乱的拾掇起来，叫了小工人等搬到'通州'船上去。好在'广大'泊在招商局金利源码头，离'通州'所泊的太古码头相去不过一箭之地，不多一会，就搬妥当，薇园就此到天津去了。

只有紫旒送过薇园之后，心中迄自好笑，以为这个冤大头

被我冤到广东去了。到了次日，又写了一封信给乔子迁，在报上载了那一段新闻，一并寄去。信内说是这件事越闹越大了，此刻先要打点笠翁，一面和薇园商量，私下了结，但是薇园口气甚大，就是李闲士那里，也要点缀点缀，所留下之四千金，万不够敷衍，务希再汇若干来应用云云。这封信去后，满意子迁多少总要接济点来，谁知就如泥牛入海般永无消息。原来子迁和仲英两个商量，深恐这件事情不妥，紫旒要说出自己踪迹，依旧要到案，所以在苏州住了两天之后，便一同躲向常州去了。紫旒这边等不着回信，未免着急，暗想四千元将近完了，子迁处没得接济，岂不又要另打主意？忽然又想到金月梅处的二百元，尚未还他，不如先清了这一笔债，取回官照，方是道理。想罢，检点了二百元票子，藏在身边，走出了大马路。劈头遇见了袁聚鸥，彼此拱手相见。聚鸥道："我恰好要来看紫翁，有一件事商量，巧极了，我们吃一碗茶罢。"于是二人同到一壶春，拣个座位坐了。聚鸥道："现在有一注生意，甚合我们做的。然而我辈中人，能知道经商脉络的，却没有几个，所以我想着了你。"紫旒道："不知是一件什么生意？"聚鸥道："有一个杭州人许老十，去年在二马路开了一家书局，下本却有六七千，可惜用人不当，开不到一年，蚀了个不亦乐乎。前几天把一部顶大的机器卖了，方才过节。此刻打算招人盘受。我想紫翁你可以做得。"紫旒道："不知他要多少钱？"聚鸥道："紫翁如果有意，我便去讨一篇细帐来。"紫旒道："明天就请拿来，我们商量着看。"聚鸥答应了，两个又闲谈了一会，方才散去。

紫旒出了一壶春，走到大新街口，忽听见后面有人叫："紫旒！紫旒！"紫旒回头看时，却是秦梦莲。紫旒不免立定，梦莲

走近一步，拉了紫旒的手道：“我和你商量一件事情，不知可以不可以？”紫旒道：“什么事？”梦莲道：“请你碰和。”紫旒道：“那里？”梦莲笑道：“还在那里。就请同去罢。”说罢，招了招手，叫了两辆东洋车，一径到了六马路宝树胡同秦佩金家。原来座上先有了陈雨堂、袁伯藜两个，房里明晃晃的点了一双大蜡烛，紫旒问知是佩金生日，连笑着说拜寿。佩金也笑着周旋了一阵，便开场碰和。紫旒问起陈雨堂可知道许老十这个人？雨堂道：“他是我老朋友，怎么不晓得？”紫旒道：“他开的书局怎样了？”雨堂道：“这一向没看见他，不大清楚，只怕生意还好呢。”紫旒便不说了。八圈和过，紫旒输了二十元，恰好雨堂赢了二十元，紫旒便扣了抵他的前欠。碰过和之后，接着又吃酒，无非请来几个熟人，不必多叙。

吃酒中间，梦莲忽然离了位，拉紫旒到旁边悄悄问道：“你可有洋钱在身边？暂时借给我二十元。”紫旒道：“恰好没有带钱，所以方才输了和，还要扣雨堂的前欠。你此刻要钱作什么？”梦莲道：“这一和一酒，还有外面的打唱，都是我的。”紫旒道：“看和别位商量罢。”梦莲道：“别人只怕难，再说罢。”于是重新入席。紫旒留心看梦莲，只见他向佩金耳边唧唧哝哝了一会，佩金忽然沉下脸，变了色，一言不发。此时恰好花锦楼到了，紫旒也向花锦楼耳边唧哝了几句，花锦楼便扬声道：“五少大人在我那里等着有话说呢！”紫旒听说，便起身要走。梦莲再三留住，草草吃过几杯，依然起身，带着花锦楼走了。临走又悄悄的约了陈雨堂，随后就来，便到花锦楼家去了。无非和那些老妈子、丫头鬼混。过了一会，雨堂到了。紫旒便问：“许老十的书局如何？请你代我打听打听。”雨堂道：“那个许老十？”紫旒愕然道：“你方才说是老朋友，怎么忽然又不知道

了？”雨堂想了一会道：“哦，哦，哦，哦，我弄错了。我方才当你说的是徐大军机的兄弟徐老十呢。徐老十我是老朋友。”紫旒道：“你总喜欢胡说，我明明问你许老十的书局如何，你还答应生意还好，难道徐老十也有个书局不成？”雨堂道：“怎么不是，同文书局不是姓徐的做总办么？”紫旒啐了他一口。雨堂自觉无味，歇一会说道：“你一定要找他，我明日总和你打听来就是了。”说着吹了两口鸦片，便去了。紫旒也自回家。脱卸衣服时，摸着了一叠钞票，方才想着不曾到金月梅家去，此时要去，也未免太晚了，只得安歇。一宿无话。

次日直到十二点钟方才起来。袁聚鸥已经到了，拿了一张书局的帐交来。紫旒且不看，接过压在砚台底下，说道：“我并不要做这个生意。等我拿去问一个朋友，倘有了消息，再给信罢。”聚鸥道：“紫翁不做，就是做个中人也好，好歹也落点中佣。”紫旒也随嘴答应了他几句，他便去了。紫旒看那帐时，却是二号、三号、四号、五号铅字俱全，统共约有一万磅，其中上了架用过的约一半，还在箱子里没用过的也一半。还有一部日本机器，其余小样、架子、手盘、铅条等，一应俱全，索价要三千六百元。看过依然放在桌上。吃过午饭，方才袖了这一篇帐，走到二马路，寻到了那家书局，踱了进去，指明要寻老办。许老十出来见了，彼此通过姓名，问其来意。紫旒道：“苏州有个朋友写信来，要印一部书。久仰贵局的价廉物美，所以特来求教。”老十道：“不知要印什么书？”紫旒道：“要印一部《皇朝经世文编》。”老十道：“这是一部大书，不知印几开的？用几号字？统共印多少？”紫旒道：“大约总印一千。便是我也未曾清楚，不过先要问个价目，好拣便宜的做去。”老十道：“也要问明用几号字，做多少大，每板几行，每行几字，才好

算啊。"紫旒道："既是这样，我去问明了，再给回信罢。但不知下半天在什么地方吃茶？"老十道："我下半天四五点钟，总在怡珍居坐一会。"紫旒道："那么我下半天到怡珍看你罢。"说着，便辞了出来，摸一摸身边，昨夜的二百元钞票还在，就一径走到了金月梅家。抬头一看，不觉吃了一惊。

不知惊的什么？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　二　编

第十一回

伊通守改省到山东　　陈雨堂深宵留沪北

且说紫旒走到金月梅家，抬头看时，那房子早已贴了租帖了。不觉吃了一惊，暗想：是几时搬去的，何以不给我一个信？正在呆呆的出神，忽然一个女子手提着水铫子走过，紫旒便向他问讯。那女子道："这屋里的金月梅嫁了人了，他的娘也跟了过去。"紫旒又惊道："是嫁了那个？"那女子道："这个倒不十分仔细，听说嫁的是山东人。"旁边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子站在那里，听他两个说话。听到这里，忽然插口道："他嫁那个，我可晓得。"紫旒忙问："嫁的谁？"那小孩子道："他嫁的一个姓伊的，叫什么伊紫旒。"紫旒听了，不觉一笑，只得出了梅春里。心中满腹狐疑。想起五少大人向来与月梅踪迹极密，莫非嫁五少大人去了？一面思量着，便坐上车子，走到五少大人公馆去。谁知也是一般的高高贴着召租帖子。紫旒不觉又是一吓，难道讨了还不算，还带走了？只得仍旧坐了车子回家，思量今番这张官照怎样赎得回来？出了一会神，忽然陈雨堂急匆匆的走了来，气喘吁吁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哭丧着脸喘了半天，方才略定说道："紫旒！你，你，你，你看，梦莲还是个人么？"紫旒被他这一句话，兜头罩住，倒说不出什么来。雨堂又连连顿足道："这，这，这秦梦莲真正是狗□的忘八蛋，害死了人也！"紫旒听了这一句话，想起昨夜的事，心中倒料着有

八九分了。问道："倒底什么事？你骂煞了他，我也不明白啊。"雨堂道："今天大月底，我要开销多少帐目，并且房租欠了足足三个月了，今天打算商量先付他一个月，暂免钉门。谁知昨天碰了他，约着碰和吃酒。我满心希冀碰和里头，或者可以赢几块，谁知所赢又是你的，被你扣了去，然而还算好，不曾伤到老本。后来你走了，他却来和我商量借二十块钱，说因为出来得匆忙，把银夹子忘在家里，不曾带得出来，今天一早就可以送还我的。我昨夜身边连一元的、五元的、汇丰的、麦加利的、正金的，种种钞票，还有四块现洋钱，两块是安徽龙洋，一块是北洋机器洋钱，一块是天津通用的那一种立人儿，一股脑儿共是十七块，一齐拿出来交给他。到了今天早起，我想欠债还钱的，总没有一早送还的好人，不如自己走一遭罢。谁知到他家里一问，他家里也在那里闹饥荒，说他有半个多月没回家去了，还央求我说，倘使遇见了他，千万叫他回去。你想，这不完了！我又跑到宝树胡同，却又时候太早，秦佩金还没有起来，只有一个粗使老妈子说，还有客人呢。问他是什么客，他却又胡里胡涂弄不清楚。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想，这可恶不可恶？"紫旒道："谁叫你借给他来？既然上了他当，你此刻还不赶紧找他？"雨堂道："他家里也找他不着，叫我那里找他？今天没有别的商量，特来求你通融二十元钱，等我先料理了一个月房钱再说。不然，他带了外国人来钉门，那可就糟糕了。"紫旒道："好如意的话！你上了十七元的当，要我赔你三元的利钱。莫说我没钱，就是有在这里，我也不能借给你这种冤人。"雨堂道："算，算，算，算了罢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你只当昨天的碰和钱没有扣我的罢。"紫旒作色道："这是什么话？你不是来借钱，竟是来讨债的了！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就

还你的二十，你可也马上还我的二百来。”雨堂连忙道：“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怎么就动起真气来了？我何尝向你讨债，不过请你暂免扣债罢了。”紫旒道：“借了人家的钱，在赌债上扣还，这等天字第一号的便宜事情，你还不愿呢。”雨堂道：“怎么不愿？但是马上要钉门，这却怎处？”紫旒道：“呸！谁叫你住到租界上来？既然住到租界，就少不免要受他的气。”雨堂默然半晌，又哀求道：“到底如何？你就多不能借，先借给我十二元，等我先了却一个月房租罢。”紫旒道：“今天大家同是月底，大家同是赁房子住的，我今天也要付房钱，我的钱还不知在那里呢！”雨堂无可奈何，正起身要走，忽然一眼瞥见书桌上放着一个小小皮夹子，便走过去打开一看，里面有四元洋银。尽数倾出来一点，除了四元之外，还有十五角小银元，因抓在手里道：“就尽这个借了给我罢！”说着回身便走，犹如逃跑一般。

出了鸿仁里，一口气跑到了四马路北协诚烟馆里，开了一只灯。堂倌阿大是他熟人，送上烟枪来。雨堂便叹一口气道：“今天这个月底好难过！什么房钱咧，米店咧，柴店咧，裁缝店咧，闹的头也大了。家里头小孩子年纪小，女人们不懂事，只得守在家里等他们来开销，直守到此刻才得出来。还有一家洋货店，有几块钱不曾来，我只好对不住不等了。好在只有一家人家，不至于闹不清楚了，交代下来，才脱身到了此地。这里我欠下几个钱了？”阿大翻开帐本子看了一看道：“有限得很，只欠七角洋钱。”雨堂在身边掏出七角小银元来道：“来，来，来拿了去。咳，真正欠债不是家财。”说着躺下去吸烟。一连呼呼呼的吸了四五口。忽的一下坐起来，把烟枪一丢，叫道：“阿大，你来！你来，你来！你拿纸笔来，我给你几角钱。”阿大连忙递过，雨堂歪歪斜斜的开了两张轿饭帐（凡宴于妓家，妓

家犒客之仆从，人小洋银二枚，曰轿饭钱。客仆不皆随往，先以仆人名告之，妓家列纸记录，谓之轿饭帐。他日客以寸纸书己姓及仆名，饬仆往取，其纸亦谓之轿饭帐。此上海之通例。近二十年来，赴宴妓家者，虽无仆人，亦必妄署一名，他日随意给诸茶楼烟室之执役辈，以见好小人。亦一怪现状也)，交给阿大道："这两张都是宝树胡同秦佩金家的，一和一酒，都是秦老爷的主人。"阿大接过来说了一声谢谢，便仍旧去干他的事。雨堂道："你就去拿一拿，顺便替我打听秦老爷还在那里没有？"

阿大听说，便欣欣然的去了。过了一会回来了，说："秦老爷在那里呢！"雨堂听说，又吸了两口烟，方才坐起来说道："这盒子里还有一口烟，你代我装上了，我就来。"阿大答应了，雨堂就到柜上掏出一角小银元，兑了铜钱，出门坐了东洋车，迳到宝树胡同。下车入内，走到佩金房里问时，说是秦老爷刚刚出去。问到那里去的？回说不知。雨堂只得快快出来，仍旧坐了车子，回到北协诚，又吸了一盒烟。时候已经四下多钟了，便出了北协诚，顺脚走到棋盘街。

在怡珍居门前走过，抬头一看，只见栏杆里面坐着的正是伊紫旒，对面还坐着一个人，却看不清楚了。雨堂便走到楼上，向前招呼，紫旒不免相让坐下，又招呼泡茶。雨堂又向同坐那个人招呼，请教贵姓台甫，原来那个人正是许老十。雨堂极道素仰。紫旒道："你说与许先生是老朋友，为甚还要请教？"雨堂搭讪着道："可不是老朋友么！"许老十道："雨翁广交，我们或者会过，也说不定。"雨堂道："正是。兄弟从前也在杭州住过两年，一定是在杭州会过的。我还记得初会是在三雅园，那时候许先生还好像没有留须呢！所以我不认得了。这会谈起

来，是不错的。”许老十道：“雨翁在杭是几年分？”雨堂屈着指头计算了一会道：“光绪十五、六、七，这三年，我都在那边。”许老十道：“那么不对了。兄弟十四年分便到严州，住了七年，没回杭州去过。”雨堂道：“哦，哦，哦，不错，不错，是我弄错了。”紫旒在旁听得讨厌，便插嘴道：“你不要胡扯罢。我问你，你可知道金月梅嫁的是谁？”雨堂道：“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又来了！十多年前的事情，我自然有点忘记了，想不上来，这几天的事情，难道也忘了吗？哦，哦，哦，还有，还有，我们那几天要打公分送礼，却找不着你这个人，以为你们交情厚，或者是单送了。后来吃喜酒那天，也看不见你啊！”紫旒满腹狐疑道：“到底是那一回事？”雨堂拍手道：“你到底是真是假的？五少大人娶了金月梅，难道你认真没有知道么？”紫旒呆了一呆道：“此刻呢？”雨堂道：“此刻么，只怕到了济南府抚台衙门里，当他的少姨太太去了。”紫旒听了，默默无言，暗想：“从此侯门一入深如海，这一张官照，正不知何日可以赎回的了。”

原来紫旒写信给子迁的那几天，偶然和花锦楼有点小口角，赌气不去；恰好遇了一家私门头，内中有个苏州女子，生得有几分姿色，紫旒便在他那里迷恋了几天。正是坐对名花，足不出户，连自己公馆也不回去。他的意思，如此做作，好叫花锦楼听见了，气他一气。这是千古痴心嫖客的行径；不知那做妓女的看了，正是一点与他无干，真正是何苦！恰好他这矫情造作的这几天，正是五少大人和金月梅双星渡河的佳节。及至紫旒事过气平，回转公馆，家人把连日所接的信件及请客条子送上，这里面便带有一分五少大人的喜帖。他只看了几封信，那些请帖以为都是事过情迁的了，便没有看，因此一向不知这件

事。此时听雨堂说了，方才懊悔起来。好在他为人旷达，懊悔过一阵，也就罢了。他向来告诉人家，总说是个广东候补通判。后来这件事被人知道了，慢慢传扬出去，人家就当笑话，说是伊通守改了山东省了。这是后话，表过不题。

且说三个人当下在怡珍坐到了五点多钟，紫旒便邀许老十到一品香吃大菜，顺便问雨堂去不去，雨堂焉有不去之理？便一同出了怡珍居，走到一品香，拣了个沿马路的座位。紫旒是此间熟人，招呼格外周到。紫旒虽不再请客，却也不就点菜，只和许老十两个靠在烟榻上，唧唧哝哝的谈个不了。雨堂只在窗外栏杆边看看往来车马，直等到六点多钟，方才点菜入座。雨堂饿极了，便龙吞虎嚼般吃了几样菜，方才罢休。谁知吃饱之后，烟瘾随发。进来时没有开灯，此刻吃完了再要开起灯来，未免有点难为情了。好在这件事他常有预备的，便暗暗在身边掏出指头大半寸来长的两个烟泡，放在嘴里，故意多搀点牛奶在咖啡茶内，搀得凉了，呷了一大口，如法一咽，把两个烟泡送到肚子里去。许老十初次认得紫旒，扰了他的大菜，便要请看戏，又请了雨堂同去。一路走到丹桂戏园，在正厅第三排上坐下。紫旒问雨堂道："你不要吃烟么？"雨堂正色道："你们总当我有烟瘾，其实这东西，我虽然顽了二十多年，并不知怎么叫个瘾，说一声不吃，就可以不吃的。不过闲着没事的时候，总想摆弄他，借他做个消遣之法罢了。"说说谈谈，看完了戏之后，便大家散开。许老十回书局，紫旒到那里也不必表他。

且说雨堂本来住在法租界，一个人出了戏馆之后，便想回家。因为觉得饿了，看见路旁一家汤圆店尚未关门，便进去吃了八个。掏出一角小银元惠帐，还找回四五十文，点一点身边

的洋钱，只剩了四元六角，便出了汤圆店。心中暗想：家中不知钉了门不曾？我虽然在外面躲了一天，家里正不知闹得怎么样呢？心中正在打算时，不期一只野鸡擦肩而过（上海称流娼为野鸡），回眸把雨堂瞟了一眼。后面跟着一个老婆子，对雨堂道："到我们家去罢。"雨堂看那野鸡，好像有几分姿色，便兜搭起来，说定了一元二角的价钱，便跟他去了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

盘书局妙施巧术　　卖字画暂免钉门

按下陈雨堂跟了野鸡去后情形。且说紫旒自从与许老十当面之后，凭了自己一张三寸不烂之舌，说得天花乱坠，许老十自不觉堕其元中。吃过了一顿一品香，看过一回戏之后，又约了明天早上在三万昌相会。到了次日，许老十一早便先到了，等了半天，不见紫旒到来，不免凭阑闲眺，忽见雨堂远远走来。待他走近看时，只见他朦胧着双眼，好像才睡醒的样子，不免扬声招呼，请他登楼。雨堂便上去相见，扰了许老十两客蟹粉馒头。偶然谈到伊紫旒，雨堂便信口乱吹，说得紫旒是纵横五大洲的第一条好汉，上下四千年无二的英雄。原来陈雨堂是一个胸无城府的人，心口率直，惟有一样脾气，欢喜学人家的谈风，却又胸无材料，所以他偶然谈起一个人来，不是尽情诋毁，便是竭力揄扬。其实说到底，他的诋毁也并不是存心，他的揄扬也并不是有意，不过他要借来做谈风罢了。许老十那里知道他这等内情？只信他说的是实话。两个人谈谈说说，直等到十点半钟，紫旒才来。一见了许老十，便连忙道歉说："有劳久候。兄弟今天一早就去找朋友，也是为了书局的事。老实说一句，兄弟是一个穷光蛋，那里有闲钱办这件事？况且昨天晚上回去，接了南京一个电报，是我一个敝友准补了宿迁，要向我借点银子作部费。我正在拮据的时候，只剩了五百两银子存在庄上。

见了电报之后，想到朋友有通财之义，这是义不容辞的，所以今天早起，先去知照庄上，把这一笔款汇到南京去了。至于自己的事，只能再向朋友设法。”雨堂插口道：“这等地方，是紫旒最慷慨。”紫旒又道：“这一件事，兄弟本来独力难支，不过仗几个朋友帮点股分，凑起来顽顽罢了。偏偏两个得力朋友又没有遇着，所以耽搁到此刻才来。”老十道：“一切都费心得很。”紫旒道：“这是那里的话？我是为着自己的事。不知十哥昨夜可曾打算定了？”老十道：“二千元我到底吃亏太多。紫翁盘受了过去，生意兴隆起来，也不在乎多三四百元。”紫旒道：“多了兄弟出不起，就是招股，也怕来不及。”雨堂道：“原来紫旒要做生意了！好，好，好，这个书局生意，你弄起来一定是发财的。”三个人又谈谈说说。到了十二点钟时候，紫旒又请吃了一顿九华楼。临散时，许老十嘱咐紫旒：“诸多费心。”紫旒约他晚上花锦楼相见。

雨堂自去北协诚过他的老瘾，自有阿大接着招呼。雨堂一口气吸了两个中盒，方才在那里发烟迷。迷够多时，坐起来揉揉眼睛，问问阿大什么时候。阿大到柜上看了看自鸣钟，回报说：“已经五点钟了。”雨堂觉得肚里饿了，恰好卖粢饭糕的走过，买两块吃了，又躺下去吸了几口，方才要水来洗了手脸。出了北协诚，已是六街灯火了。向东走了几步，转入西荟芳，穿出同安里，径入花锦楼家，正好紫旒、老十同在那里商订合同。紫旒看见雨堂，便道：“来得好，我这里正缺少一个中人，就烦了你罢。请你看看这个底子妥当不妥当？”雨堂接来胡里胡涂看了一下，也不知看了一行没有，便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！妥当极了。”紫旒对老十道：“这等办法最是圆通，你老哥也不失了东家的体面。在上海如果另有高就，老兄只管去·如果暂时

没有事情可办，只管住在局里。就是这次回府出来时，仍可住在局里。局里一班人又都是老兄的旧部，说起来不过是添了新股东进来罢了。如此，老兄脸上岂不是不失丝毫光彩么？”雨堂道：“原来十兄要回府？”许老十道：“便是。今天接了家信，内人病重的了不得，因此要赶回去一次。”雨堂倒在烟榻上要吸烟，旁边一个丫头便过来代装。雨堂得了这个空，才拿过那张合同底子来看。只见写的是，所有这家书局的生财、装修、招牌，共作洋二千四百元。伊紫旒实出二千元，下余四百元作为许老十的股分。全局归紫旒接办，交易之日，先由紫旒交六百元，下余一千八百元，分六期交清，每三个月一期，每期归还三百元，十八个月之后交割清楚云云。雨堂是个率直人，看了也莫名其妙。一会儿紫旒把两张合同都写好了，放在身边，花锦楼已经摆出便饭，三人便吃过晚饭，又谈了半晌，方才散去。临别彼此叮嘱，明日早起到书局里，交易过割。

内中单表雨堂，心中依然记着昨天晚上的野鸡，仍旧寻了去，鬼混了一夜。心中又惦记着他们的事，成交以后，希冀捞两文中人钱。到了次日，天才发亮，便扒了起来，叫人开了大门，跑了出来。一口气走到书局门前看时，谁知大门还不曾开，不觉索然无味。只得顺着脚步走去，留心看那两旁店铺，除了一两家老火灶之外，竟是家家闭户的，方才想着自己太早。一时又没有地方可以住脚，只得走到一家老火灶去泡了一碗茶，要了一盆水来，胡乱洗了个脸。门外头有一个粢饭摊，便亲自出去买了八文钱粢饭，聊当点心。坐够多时，方才惠了十二文茶帐出来。时候仍然太早，不免信步行去，借此好捱点时候。不知不觉，就走到了大马路鸿仁里，便踱了进去，要访紫旒。紫旒倒已起来了，见了雨堂，便道：“你好早！”雨堂道：“答

应了代你办事，怎好不早？我还要好好的赚你点中人钱呢！”紫旒笑道：“好自在的话！我们自己交易定了，你碰了来，做个现成中人，还要中金呢！”雨堂道：“这个不是这等说，此刻我自然是个现成中人，将来如果你们有甚争执，打起官司来，我这现成中人也不免要到堂的。”紫旒劈面啐了一口道：“呸！大清早起，人家定局的头一天，要你来发这个利市。”雨堂吃吃干笑道：“不在乎此，不在乎此！我们去来，我们去来。”紫旒道：“那里去？”雨堂道：“咦，你不是约的今天早起交易么？”紫旒道：“早呢！你就是心急几个中金，也不至急到如此！况且我是老实说，没有的。”雨堂道：“我们知己朋友，不在乎此。许老十我犯不着代他白当差。”紫旒道：“你和他是老朋友啊！怎么说出这个话来？”雨堂道：“罢，罢，算了罢，你不要怄我了。”两个人说说笑笑，到了九点钟时候，方才同到二马路书局里去。

许老十接着，招呼寒暄已毕，紫旒便拿出一式两纸的合同来，请许老十签字。老十从头看了一遍，见与昨夜的草底无异，便签上了字。紫旒拿过来，也签上字。又送给雨堂，雨堂提起笔来，也在中人名下也签过了。紫旒、老十齐说费心，雨堂连称岂敢。老十便将一切帐目、图书等项交割过来，紫旒接受了，便在身边取出一张二百元庄票，及四百元的一张本局股分单，交给老十，要他出六百的收条。老十愕然道：“说过先交六百元的，为何只有二百？”紫旒笑道：“这四百元的股分也要算的。”老十道：“我以为这股分是股分的事，洋钱是洋钱的事。”紫旒道：“这也可以使得，左右是一样的，请你老兄交了四百元股银来，我便照数交六百元给你。”老十道：“这件事不妙，我怎样不曾弄一弄清楚？”紫旒道：“弄是弄得很清楚的，

不过你老哥有点不曾明白罢了。你想，若不是照此办法，下余的那里还有一千八百元之多？统共只有二千四百元，若照老兄的算法，四百股分银不交，又要拿六百元去，这不是明明先交一千了么？合同这东西是你情我愿方才订定的，何况又有中人在此！”雨堂接口道：“啊，啊，啊，啊，不错的，紫旒这个办法是很公平的，十兄你放心罢。”老十呆着脸道：“现成的都摆在这里，那个不放心？只是我今天回杭州去，钱不够用，奈何？”紫旒登时眉花眼笑起来道：“这个好商量。我们先吃点心去罢，动身要下半天呢！”说罢，一把拉了老十，又招呼了雨堂，一同走到四马路九华楼去吃茶。

坐定下来，紫旒又是一阵天花乱坠的长谈。这是他独具的天生本事。无论人家有甚心事，只要有他在座，他东拉西扯的一阵胡谈，人家便不知不觉的把心事丢开了。吃过点心之后，三个人依然同回书局里去。紫旒见雨堂钉着不走，知道他的意思，便拉了老十到旁边说道：“陈雨堂这个中金，应该要多少送他点罢？”老十道：“这是规矩上有的。但是送多少呢？”紫旒道：“他是我的朋友，我不便说多少，请你老兄分付了罢。”老十再三不肯，紫旒再三相让。老十道：“我们合送了他十元罢。”紫旒沉吟道：“二千多洋钱的交易，十元中金似乎少些。这样罢，我们各送了十元罢。”老十道：“也使得，只是我这里十分为难，一时拿不出来了。”紫旒不等说完，便抢着说道：“这不要紧，我们此刻是一家人了，只管在帐上拿便了。”说罢，便出来取了十元钞票，付给雨堂，悄悄说道：“他只肯五元，是我竭力说项的，才有此数。”雨堂点点头道：“费心，费心。”搭趄了一会自去了。紫旒等到下午，亲自送许老十上了小轮船；还买了几种送行品物，送到船上，方才珍重而别。

自此紫旒把鸿仁里房子退了，搬到书局里住。喜得乔子迁走时，留下的古玩陈色不少。搬了过来，把一间书局陈设一新。便又在局里请过几回客，无非是尽力乱吹。一面挂了这书局的旗号，乱招股分，定了七厘官息，每股百元。于是做一股的，做两股的，倒也被他招了不少，恰好一家□报馆新换东家，这新东嫌那副铅字旧了，要另买一副新的，不免着人到外面去打听价钱，问来问去，便问到紫旒的书局里。紫旒便异想天开的想了一个法子，叫□报馆把那一副旧字拿出来，换自己的新字，每磅要他贴还六分洋钱。那□报的新东默默计算了一会，若要买新字，每磅要在两角以外，这旧字卖出去，只能作废铅，值不到一角一磅的了，算着很有自家的便宜，便答应了。彼此对换了一万磅字，紫旒便干落了六百元。以后因为字样太旧，做不出生意来，那是股东晦气，与他无干的了。此是后话，表过不题。

且说陈雨堂拿了伊紫旒的十元，便欢天喜地的出来，一口气跑回家去。因为两夜未回，在外干的又不是正经事，见了老婆，未免有点惶恐。老婆见了他，不免有三分动气。雨堂先搭赸着问道："前天的房钱是怎样了的？"老婆没好气，便不答应他。雨堂又问儿子阿生道："你该知道，是怎样了的？"阿生道："亏了隔壁殷伯伯，代我们拿了两卷字画去卖了十二块钱，才付了一个月房钱，免了钉门。"雨堂大惊道："是拿我什么字画去卖了？"老婆道："门也要钉了，你又犹如溜缰马一般，溜的不知道回来了。不当不卖，拿什么应付别人？"雨堂听说，连忙打开书画箱一看，别的东西都还完全，内中只少了米南宫墨迹的一个长手卷，一轴赵文敏的八骏图。只气得三尸乱暴，七窍生烟，伸出腿来，把那十岁孩子阿生兜胸一脚，骂

道："好畜生！你索性把我的老命卖了，倒也罢了。"老婆见此情形，抢过来护住了儿子，哭着道："关他小孩子什么事？你要打打我，要骂骂我，是我拿来卖了，你便怎样？须知我卖了东西，是要保全这个叫化子窝儿，并不是卖了东西养汉子！"夫妻两个好一顿大闹。

不知闹到怎样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

十二金卖去一员督抚　　两封书送来无限生机

且说陈雨堂这个人，他祖上本是山东老州县。他曾祖及祖父，都是在山东有名的能员，便是他父亲，也是个山东候补县，署过诸城、峄县，与及梁山泊所在的恽城县，不是苦缺，便是要缺。雨堂随宦在山东，也捐了个盐大使，在山东候补，意思想得一个劳绩保举，便可过个县班。谁知他生性率直，容易得罪人。混了几年，非但不曾得着保举，并且连本有的功名也被上司奏参了。后来他父亲过了，起服之后，他仍然捐了一个二百五的双月知县，在山东当过几年差。他既在山东三四代之久，寅僚旧好总多，易于照应。那一班没有差使的黑州县，看见他未免因羡生妒，因妒生恨；因恨便生出倾轧来。思量要攻击他，说他未曾到省人员，冒当地方差使。这是官场中的生性如此，习惯如此，不足为奇的。雨堂得了这个消息，恐怕连这个二百五的功名都干掉了，便忙着跑到上海来，避一避这个锋头。

谁知一到上海之后，嫖了个不亦乐乎，把祖上挣下来的宦囊散个罄尽；便是几件衣服，也闹得典尽当光，弄到这步天地。却有一层好处，到底是书香人家出身，所有银钱、衣服、古玩等件，都看得不甚贵重，随便当当卖卖，也不甚计论价值，只有那两箱字画碑帖，却看得如性命一般。凭是怎样穷煞饿煞，

总不肯当卖。常对人说："我他日如果做了叫化子，也要搂着这几卷纸片儿求乞的。"就以这两轴赵文敏八骏图、米南宫长手卷而论，两件东西合起来，当日有人出过千金之价的；如今被老婆轻轻的卖了十二块洋钱，如何不气？气得他顿一回足，拍一回桌子，嘴里咕哝咕哝的也不知说些什么了。忽然一阵目瞪口呆的，直挺挺的坐着，那眼泪如断线珍珠般乱滚下来。老婆看见了，不觉冷笑道："从前当卖尽多少金珠，不曾听见你说过一声可惜，此刻只卖了两个纸卷儿，便那么肉麻起来。"雨堂直跳起来道："你懂得什么？那一幅八骏图不算数，单是这一个手卷，我老太爷到京引见时，带着这手卷去，因为卷上有潘文恭公的题跋，便把他送到潘大军机府上，求潘大军机也题一题。谁知潘大军机看中了，叫人示意给我老太爷说，这卷东西，如果肯送给他，他可以写信给山东抚台和河道总督，觑便在河工抢险劳绩案内开一个随折保举，从知县上一下子就可以成了道台，以后还好好的栽培他一个督抚。是我老太爷因为这东西是自己祖上传下来的，不肯送人，所以混了一辈子还是个知县。此刻被你十二块钱卖了我家一个督抚，你说伤心不伤心！"说着索性号啕大哭起来。老婆听了这一番话，不觉也直跳起来道："你不要撒赖我，我不信潘大军机是个三岁小孩子，贪你家一个破纸卷儿，便肯拿一个督抚来换。你家老太爷又不是个傻子，放着现成督抚不做，死搂着那么个纸卷儿。你既然知道这东西可以换个督抚的，你为甚不拿去换一个来做做？此刻东西卖掉了，却拿这些不相干的话来撒赖我。你不要拿督抚来吓我，我娘家也是做官人家，莫说督抚，便是候选督捕府的衔牌，我家祠堂里也有两三对呢！"雨堂听了，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被他一篇糊涂话，反闹得无言可答。含着两眶眼泪，立起

来出门去了。无精打彩的走到了北协诚，开了一只灯，喳喳喳的尽着吸烟。这一天竟是饥不知食，渴不知饮，昏昏沉沉的在烟榻上过了一天。直到天将入黑时，方才惘惘然出了北协诚。

正在伥伥然无所之的时候，忽然迎面来了一个人，一把抓住了，说道："雨堂兄，那里去？"雨堂定睛看时，原来是萧志何。志何接着说道："你可知道，陈蕙裳做了抚台了！"雨堂愕然道："这是那里来的话？他此刻不过是个臬台，怎么平空的超越起来？可知道放的是那一省？"志何道："就在山东。因为湖广总督召入军机，山东抚台（即五少大人之父也）升了湖广总督，着速赴新任，毋庸来京，却把贵州抚台调了山东。"雨堂道："闹了半天，原来与他不相干。"志何道："还有下文呢。这位新调东抚，着速来京陛见，未到任以前，着陈某人护理。你想，贵州这条路多远，还要入京，他这一护理，不一年也要半载呢！我正要来找你，可要到山东走一次？我也奉陪。"雨堂道："这话可是真的？"志何道："我方才到上海道衙门里去，亲眼看见官电，如何不真？"雨堂道："这也奇怪，现成放着藩台在那里，怎么派了臬台护院？这件事到底有点可疑。"志何道："亏你还是几代官场！大凡护院，本是两司都可以做得的，只看上头的意思罢了。此刻且不必争，明日见了报，便可见我是撒谎不是。我只问你一句，譬如是真的，你到山东去不去？"雨堂道："他是我老人家的门生，十来年间，被他由佐杂巴到了抚台，我如何不去谋一个事？其实我一向就想去找他；因为他只是个臬司，手底下没有什么好差使，只巴望他升了藩司，我就要去了，何况是个抚台？这信息如果是真的，我一定要去。"志何道："明天在那里看你呢？"雨堂道："我一两点钟总在北协诚。"志何道："如此，明天会罢！我此刻还有点事情

去。”说着，拱手别去。雨堂一个人独自沉吟道："平空遇了他来，和我捣鬼，不信陈蕙裳就会护院起来，想是他们知道我穷极了，故意造这些谣言来怄我。”一面想着，一面信步行去，不觉已经到家。想起老婆的蛮不懂理，心里懊悔回来，但是已经到了，只得推门进去。只见自己老婆和一个男子对坐着吃饭，不觉吃了一惊。连忙跨入屋里一看，原来是自己妻舅，从江阴来的。彼此相见，问起来意，方知道丈母病重，思念女儿，专打发儿子来接女儿归宁的。姊弟两个商量连夜动身，正苦等雨堂不回来，没得主意。此刻看见他回来了，便告知此意。雨堂沉吟道："你回去也好。服侍得外母好了，你也可以多住几天，因为我这两天里头也打算到山东去。等我到了山东得了差使，看定了公馆，再写信接你。”老婆道："你不要还是怄气。我不走，从没有听见过你说走，我偶然回娘家去，你也要到山东去了，天下有这等巧事？”雨堂道："忘八蛋骗你。方才萧志何告诉我的，说陈蕙裳做了山东抚台，约我同去的。但是确不确还未可定，如果是确的，我就一定要走。”老婆道："不确呢？”雨堂道："不确的，我还去做什么？只等明天早起看了报就知道了。”老婆道："你既然要去山东，我把儿子带去罢。”雨堂道："他正在读书的时候，由他在我身边的好。”老婆道："我们马上动身，盘缠也不曾有。”雨堂连忙道："此刻鬼捉住我，要我出一文钱买命也没有。”老婆照脸啐了一口，妻舅忙道："不要紧，我带着现成的。坐江轮到江阴，有限几个钱。”老婆道："我一场回去，也要买点东西给娘。”妻舅道："娘此刻是急于要见你，并不是要贪你的东西；况且动身得匆忙，就不买东西回去，娘也不怪你，别人也不笑你的。老实点罢。”当下吃完了晚饭，便打点行李，姊弟两个附了长江轮船去了。

雨堂不知陈蕙裳护院的信息真假，终夜打算，不曾合眼。一到天亮，便叫用的一个老妈子出去买一张报来看。谁知那买来的是一张《游戏报》，没有上谕的，不禁嗒然。只得自己走出去找了来看。谁知果然是真的，照着志何昨天所说，一字不差，不觉喜得他手舞足蹈起来。思量怎样弄点盘缠动身。想来想去，只有紫旒。便一口气跑到二马路书局里。紫旒方才起来，一见了雨堂，便连连作揖道："恭喜，恭喜！"雨堂愕然道："什么喜？"紫旒道："世兄弟做了抚台，怕不提挈你升官发财么？还不是喜？"雨堂道："你真是用了耳报神的，怎么就知道了？"紫旒道："我们好朋友，是事事关心的，怎么不知道？"雨堂道："我正是为了这个来和你商量呢！你知道我的，一个大〔钱〕没有，还欠了三四个月的房钱，怎么动得了身？"紫旒道："这个怕什么？我们朋友总要帮忙的。昨天萧志何已经对我说过了，他要约你同去。他和陈中丞虽然相识，然而交情没有你的深，不怕他是个知府，只怕这回到了山东，他还要仰仗你呢！"雨堂道："这也不见得。"紫旒道："这是明摆着的情形，你又何必客气？"雨堂道："这是护理的事情，我们要走马上就要走了，求你代我筹点盘缠，不知可以不可以？"紫旒道："可以，可以，我总尽力就是。"雨堂大喜，谢了又谢。紫旒又请他同到九华楼吃了点心，雨堂方才回家。

到得饭后，便走到北协诚去等萧志何。先对着阿大乱吹了一阵，到了一点多钟，只见紫旒的家人送来一封信，另外沉甸甸的一包东西，交给雨堂道："我们老爷送给陈老爷的。"雨堂接过来，捏一捏那包东西像是洋钱，连忙坐起来，拆开那封信一看，上写着：

因恐足下急用，先筹呈五十番，请即检收，然弟力亦尽

于此矣！即夕设席花锦楼，恭饯行旌，乞勿吝玉。雨堂大哥鉴，紫旒顿首。

雨堂看罢，不胜欢喜。连忙打开纸包点一点数，却是三十元洋钱，二十元钞票。便对来人道："不错了，我收到了。请你回去上复你们老爷，说谢谢。"家人道："今天晚六点钟同安里，务必请老爷到。"雨堂道："知道了。我到，我到。"那家人才去了，志何便到。一见面，便道："如何？我不撒谎罢？我打听得后天就有烟台船了，我们来得及走罢？"雨堂道："没有什么来不及，只要有钱便得。"志何道："你还差多少？"雨堂道："方才紫旒送了五十元来，再能筹得百金，便可以将就动身了。"志何道："这个容易，我等一等和你送来。但是你准定后天能走才好。"雨堂道："只要有了钱，没有来不及的事。"志何又谈了几句，便起身去了。

雨堂有事在心，赶着过足了瘾，便回家去料理一切。先拿出当票来，拣要用的衣服赎了几件。真是事忙嫌日短，不觉又是上灯时候了。便交代老妈子安顿小孩子吃饭，自己走到花锦楼处，紫旒、志何已经在那里了。志何见面之后，便塞过一卷钞票给雨堂，雨堂接过放在身边。陆续客到了，一席花酒，无非是酒肉喌嚣，不必多叙。

且说雨堂得了志何一百元之后，次日便又赎了两件行头，料理清房钱，收拾好细软，将几件木器寄在紫旒书局里。胡乱过了一天，便开发了老妈子，退了房子，带了儿子跟志何动身去了。临动身时，才写了一封信通知老婆，及告知山东收信地址。船到烟台之后，便起早兼程，赶到济南。一路上的盘费，都是志何报效的，自不必说。到得济南，志何本有公馆在那里的，便一齐搬到萧公馆里去，安息一天，便去上院。那位陈护

院，果然一见了面便极道契阔，答应了弄一个好差使，雨堂自是欢喜。因为住在志何处不便，自己另外找了房子，把从前分寄在人家的木器家伙取些回来，自立门面，专等札子。谁知等了一个月，绝无消息。每上院又必见；每见必面允给差，却只不动公事。雨堂不觉支持不住。正在无可生发的时候，忽然一天连接了两封江阴来信，知道丈母死了，不觉异想天开的生出一个筹款的法子来。

要知是何法子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

未死人忽地开丧　　妙弥缝从丰代槁

且说陈雨堂自从到了济南，守了一个多月，不曾得着差使，光景日见窘迫，又不便向人告贷，露出穷相。正在为难之际，忽然接了江阴两封信，说是丈母死了，心中越觉闷闷不乐。拿着两封信，躺在烟榻上，发了一会烟迷。朦胧之间，仿佛入梦，说是家中死了人了，及至看那死人时，正是自己老婆，不觉一惊而醒。提起烟枪吸了两口，忽然心中一动，想出一条计策来。取过纸笔，起了一个稿子，然后叫家人到外面去叫一个刻字匠来，叫他拿了这稿子去照刻。看官，你道他刻的是什么？原来是刻讣帖。然而天下事，那里有死了丈母，女婿刻讣开丧的道理？谁知他刻的不是他丈母的讣帖，却是他老婆的讣帖。只因穷极无聊，便异想天开撒这么一个大谎，只说死了老婆，遍处散出讣帖，定日受吊。他是在山东三四代的人，所有官场绅士，那一家、那一个不相识？这一散起来，却也散了二三百份出去。人家得了他的讣帖，不免便送奠礼，也有送幛的，也有送联的，也有送钱的。到了受吊那天，便居然设起孝堂来，把个十岁孩子披了粗麻，扮成孝子，胡闹了一天，倒也有好些人来叩奠的。这么一混，那位护院陈中丞，倒送了二百吊京钱的楮金，连各寅僚的，差不多收了三百吊大钱，被他挺过了一个穷关头。还拣了一轴幛子，换了几个字及上下款，

寄到江阴去挽他的丈母。恰好这件事情闹了之后，陈护院连下了两个札子，委他一个本辕文案、一个官书局督办的差使。雨堂奉札之下，不免趋辕谢委，一面拜同事，一面择日到差。

且说第四回书中所表的抚辕文案田仰方，他本是山东的一个老候补，他当日以通判到山东时，现在的护院陈蕙裳还是个知县，彼此本是相好。陈护院这回接印之后，自然照旧留差。喜得这护院是个风流倜傥人物，所有一切旧友，莫不略分言情的，所以差使格外好当，上下之情也易于通达，并无壅蔽之虞。这也是他的长处。田仰方本是个豪侠之士，最欢喜应酬，因此护院越发和他共得来。这一天看见雨堂拜片，知道又添了个同事了；并且也是老朋友，因此动了请客之念，定了日子，就在芙蓉巷本公馆里摆起宴来。一共摆了五席，所请的无非是红红儿的候补道府，内中有许多与我这书上无干的，就不去一一琐叙了。内中请的第一个客，就是陈蕙裳中丞。所以这天的客，因为有他在内，都是恐怕落在护院后的，纷纷早到。及至护院到时，一律还他僚属规矩，站班迎接。等到定席时候，护院自是当中第一位，却请了新委善后局提调萧志何及陈雨堂两个陪他，下余在两旁分排了四席。护院入座之后，先交代说："我们都是老朋友，断不可拘礼节，只管开怀畅饮。总要和十年前，我们在鹊华桥（济南冶游之地）顽笑一般才好。"众人领命，无不痛饮。上过几道热炒之后，厨子捧了活鲤鱼上来，请示做法（济南风气如此）。护院道："别人总欢喜一半醋溜，不是就红烧，一半总是清炖。我今天变个样儿，一半拿来炒片，一半做口汤喝罢。"厨子领命下去。护院对志何、雨堂道："你看他们都是静悄悄的，你两个何妨分到两面去打个通关，只当是代我的。他们谁欢喜和我豁拳，就请他们来。"志何、雨堂两个

奉命，便分头去豁拳。雨堂的拳本来不济，打了两桌十二个人的通关，倒输了八个直落五，不觉酩酊大醉。恰好家人捧上炒鱼片来，雨堂道："这，这，这是老帅点的菜，你们尝尝。"说到这里，忽然想起离座久了，老帅没有人陪坐，并且打完了通关，也要去销差。于是一趸一趸的仍走到首席上，抬头一看，不觉吃了一惊：原来那位护院陈大帅不见了。暗想：莫非也到旁席豁拳去了？回身要到那边席上去时，不料一回身，和志何撞个满怀。雨堂道："老，老，老帅呢？"志何道："没在那边？"雨堂道："那，那么，到，到，到那里去了？"志何道："人多眼乱，你仔细看看，难道飞了去不成？"雨堂又一趸一趸的走了一遍，那里有个护院的影子。一眼瞥见了仰方，便一把拉住道："你，你，你是主人，可，可，可看见老，老，老帅在那里？"仰方愕然道："没看见。那里去了？"于是四面八方一寻，花厅里、书房里，没有一处不寻到，那里有个影子？闹的大家席都不坐了，都在那里惊奇道怪。只见门上家人来说："抚院早已去了。临走交代家人，不要惊动，所以家人没敢上来回。"仰方道："好混帐！抚院交代不要惊动，你就直到此刻才来回？没叫我们把地皮翻过来，找去！"家人道："家人在外头伺候，这会才听说上头找陈抚院。"志何道："不要说这些闲话了。你可知抚院到那里去的？"家人道："听那边管家交代顶马的，是说光通书局，只怕是拜浦大人去了。"志何道："哦，是了！听说浦明理今夜也请客。他那里湖光月色，正是好的时候，所以老帅急着去了。我们赶去伺候罢。"于是主客一众，也不终席，轿马纷纷，都投光通书局而去。

且说这光通书局的总撰述姓浦，名秀，字子秀，本是个秀才，系本省文登县人，明朝浦汝器（名鋐）先生之后。真是胸

罗经史，学富五车。又操了一枝好文笔，发起议论来，无论新学旧学，都说得有条有理，因此人家送他一个绰号，叫做“浦明理”。久而久之，就把这混名叫成真名了。浦明理又从附生上捐了一个道员职衔，到省里开了这个光通书局，专门编译新书，嘉惠来学。这座书局却开在大明湖旁边，客堂背后便紧靠着湖，还有几弓余地，开了个小小花园。这天设了两席，也是专请护院吃酒。因为是七月天气，要取凉爽，把两席都摆在客堂后面的月台上。田仰方等大队人马赶到，看见门外有几名戈什，便不等通报，一直进去。走到客堂前面，已听得里面管弦嘹亮，丝竹嗷嘈，一片歌声，行云被遏。明理听得有客来，连忙到客堂招呼。仰方道了来意，众人分列坐定，仰方便到席上去看护院。谁知履舄交错，裙屐纷陈，当中也独少了个护院。仰方不免向同席各人招呼。叫来的妓女多半认识仰方的，也都一一招呼。仰方便问：“怎的不见老帅？”众人道：“方才吃的有点倦意，说是到花园散步去了。”仰方别过众人，出了客堂，从侧首转到花园里去。这花园只有一座小小亭子，两间起坐地方，那里有什么护院踪迹？好在月色甚好，顺着路绕到客堂西面一个院子里，仍是五间正屋，两道游廊，里面便是浦明理的编辑房。仰方是极熟的熟人，平日都走动惯的；看见编辑房里有灯亮，疑心护院在里面，便顺脚走到门前，掀起帘子，往里一看，不觉吃了一大惊，连忙退了出来，心中十分懊恼。低着头从回廊东面的一条长夹弄走出去，意思要仍到客堂里去坐。刚刚走到弄口，遇见了浦明理，问：“老帅在里面么？”仰方顺口答道：“没看见。”明理便向弄里走去，恰好在廊下遇见了护院。便道：“今天这鸭子烧得很好，请大帅上席。”陈蕙裳笑吟吟道：“其实我已经吃饱了。”说着，便一同出去。经过客堂，众人

一律站起来伺候。仰方是那边的主人，不免要向前道歉。护院搭赸着招呼两句，重新入席。浦明理要添席让众人，众人一定不肯，只在外面伺候抚院。陈蕙裳只吃了两片饽饽，便起身走了。众人送过他之后，也就纷纷各散，各人归去，都无事可表。

单说田仰方回去之后，一肚子没好气，也不归上房，独自一个坐在书房里发气。几个家人看见老爷颜色不好，不敢去睡，轮着班在外面伺候。原来田仰方是个南边人，虽然在外处也多年，却有一种婆婆妈妈气，永远不肯破除的。平生忌讳的事最多，大凡同寅中没有一个不知道他肚子里有一部《婆经大纂》的。今天晚上他自以为大不祥，回来第一件便要想法子祓除不祥；然而这件事又不愿意和人家商量，独自一个闷在肚里，直挺挺的坐了半夜。到了十二点多钟时候，才叫了一声："来！"家人连忙走进去。仰方却拿出一张一百吊京钱（即五十千大钱也)的票子出来道："去买鞭炮来。"家人道："现在买，是明天买？"仰方怒道："明天买我还现在使你？"家人道："买多少？"仰方拍桌子道："给你多少钱就买多少，怎么你越闹越糊涂了。"家人退了两步，又回身问道："请老爷的示，要买多少一挂的？"仰方顿足道："谁要你那多少覙琐！多的、少的、大的、小的，尽钱买就是了。"那家人才退了下去。他又叫一声："来！"家人回转来，仰方道："带买一对一斤重的蜡烛来。"家人答应去了。你想时候已经半夜了；况且又不近年，又不近节，谁家预备那许多鞭炮？幸而是在热天，人家睡得迟，那家人领了命，走到外面南货店里、广货店里，一家一家的打开了门去凑买。差不多到两点钟光景，才买了三十多吊钱的鞭炮，与及一对蜡烛。再要买也没处去买了，乐得赚了十几吊钱回去销差。谁知仰方已在

那里等得心焦，暴跳如雷的在那里骂了。一见了家人回来，便叫到上房取蜡扦来，先把蜡烛点上，然后叫家人们轮着把鞭炮一挂一挂的燃放起来，闹得砰訇之声连绵不断，把上房的太太、姨太太都闹醒了；小孩子也吓唬的哭了。丫头老妈子一个个都从睡梦中惊起，打听得是老爷动气呢，便都不敢声张。只冤了左右邻居，半夜三更被他吵醒了，不能再睡。好容易盼得他停了一会，正好朦胧睡去，他那里又是哗喇喇的一阵，又惊醒了。七月里夜还短，足足被他闹到天亮，还只满腹疑团，不知是何事故。

却说仰方闹到天亮，渐渐气也平了，人也乏了，便在书房榻上朦胧睡去。这一睡直到下午两点多钟才起来。梳洗过后，无精打彩，独自一个在那里纳闷。昨天的闷是怒，今天的闷是怯。怒是以为遇了不祥，怯是恐怕抚院见怪。在我本是无心，在他未免芥蒂。既不便自己去招赔不是，又不便托人转弯，并且要刺探他喜怒，也无从下手。一时间心乱如麻，没得主意，连茶饭也无心去吃。呆呆的想到五点钟时，方才得了主意。随便吃些点心，打点停当，径到鹊华桥去。原来济南的鹊华桥，犹如上海四马路一般，是个烟花所在。内中一家妓院有个姑娘,名叫巧铃,生得有几分姿色。再靠着点脂粉，便装点得国色无双。若论他的技艺，却是吹弹歌唱,无一不精；应酬客人,更(便)是活泼玲珑,随机应变,因人而施，因此在济南享了个第一艳名。田仰方一向在他那里化的钱不少，却是除了吃酒带局之外，别无他事。今天仰方正是去访他。他一见了仰方，便涨红双颊,叫得一声“田大人”,便低下了头。仰方反想点闲话去和他周旋。敷衍过了一会，巧铃红了双眼说道:“这碗饭真不是人吃的！什么事都闹得不由自主。碰了大人老爷们肯原谅的，就是

当姑娘们的造化；不然啊，今天翻了醋瓶，明天捣了醋缸，当姑娘的一肚子委屈，除非向阎王爷诉去。”仰方道：“你说些什么？我都不懂。这里有陈大人赏你的，你拿去罢。”说罢递将过去。

不知递的是什么东西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

破除资格特赏优差　　撇弃委员去充买办

且说田仰方递过去的不是别样东西，正是一张二百吊京钱的钱票子。巧铃接在手里道："请陈大人自己留着罢，又赏我作什么？"仰方道："你就收了罢，客气什么？"巧铃收了，仰方立起来要走。巧铃看见仰方殊无醋意，并且代送了赏钱来，便拿出从前的老面目相待。见仰方要去，便把脸一沉道："椅子还没坐暖和，就拔碇了吗（拔碇，济南谚，言舍此他适也）？给我拉个寡去（拉寡，亦济南谚，谈天也。拉个寡，犹言谈几句天）。"仰方又坐下道："拉什么寡啊？"巧铃道："你给我谢谢陈大人。"仰方道："是这么一句要紧话！我今天有事，要先走了，改天再来。"巧铃不便再留，仰方便一路走到萧志何公馆里去。恰好遇见雨堂也在座，见了仰方，便问道："正是，我正想奉访仰翁，请教一件事。从前这里派到上海去查访冒了矿局名字招股的鲁薇园，不知现在那里？"仰方道："他自从奉委去后，并没有回过山东。后来打了个禀帖回来，说是所查的乔子迁早已闻风逃遁，不知去向。又附了一个请假回籍措资的禀，就此没回来过了。雨翁可是与他相识？"雨堂道："我从前并不识他，不过在上海同过一两回席，方才接了上海朋友的信，托我查访查访。"仰方道："薇园也很奇，连我这里也没信来。"正说话时，仰方的家人找到了说："请老爷回去，院上有人送札子来了。"仰方听说，

便辞了志何、雨堂回去，一路上满腹狐疑，不知是什么札子？及至回到公馆，一脚才跨进大门，迎面一个人抢近前来，请了个安说："给田大人道喜。札子已经送到上房去了。"仰方看时，却是抚院的号房。仰方到上房取札子一看，原来委了筹防局总办。这个本是道班的差，自己忽然以知府得了，不觉心中一喜，以为是放了一夜鞭炮之功，从丰赏了札费。那号房本来知道仰方出手阔绰的，所以等在那里，得了犒赏，自欢喜去了。仰方到了明天，不免上院谢委。同寅中都来和他道喜，自不必提。

且说陈雨堂原是接了伊紫旒的信，访问鲁薇园踪迹，得了仰方的话，自写信去回覆紫旒。你道紫旒要打听薇园做什么？原来李闲士从苏州回来，知道薇园到广东去了，想起那二万五千头的存折还不曾取回；问问店里经手，又说没有留下。到汇丰一查，说是已经某日取去了。闲士这一惊，非同小可。暗想：与薇园相识十多年，不曾见他干过靠不住的事，何以一旦如此？莫非他临行已经留下，是被店里经手的取去了？然而察看神色又不像。况且这经手的又是自己至亲，想来断不为此事，总是薇园拐去的了。据店里各人说，他因为查金矿的事到广东去了，这件事伊紫旒或者知道，他到广东住在那里，不免去看紫旒探问一切，谁知紫旒也不知道。闲士又不便说出被他拐了银子一节，只在那里皱眉搓手。紫旒见他这副情形，便道："他是到广东查办事件的人，阁下如果有要紧事，要通信，只须广东有熟人，托人在各衙号房里总打听得出来。"闲士听了，只得说声领教，辞了回去。踌躇了一夜，莫说广东没有熟人，就是有熟人，打听着了，也不见得一封信就讨了回来，少不免要自家走一遭的了。想定了主意，便等到有广东船开时，

附了轮船走到广东，遍处打听，那里有个影子？可怜跑了个空，垂头丧气回到上海，只得又去找紫旒。此时紫旒久已承受了许老十的书局。打听了几天，才见着了紫旒，诉说一切。紫旒也十分疑讶，暗想莫非回山东去了？看闲士情形，十分着急，料得他一定有要紧的事，因此写了一封信给陈雨堂，打听薇园踪迹。谁知鲁薇园当日见财起意，机械心生，拐了二万五千银子，上了广大轮船，说要到广东去，等送客的都走了，他却搬到通州船上，写了天津船票。轮船到了烟台，照例停泊，起卸货物，薇园却也就此带了行李登岸，投入客栈住下。他所带的家人，本来是山东登州人，到了烟台，已是登州地面，便算清工钱，另外给了他几个盘费，打发去了。到底是初次学做坏人，事事胆小，暂把姓名改变了，叫做张佐君。看官，他既然自己改换了姓名，我作书的也只得跟着称他做张佐君了。

且说张佐君住了几天，等再有到天津的船来了，才附了船到天津去，住在佛照楼栈里。问他的原意，他本要借了闲士的一笔钱，进京去过个道班，这是他见财起意时的主意。及至到了船上，走到半路，忽然又深自懊悔起来，这二万多银子，不是小事，万一李闲士追究起来，寻着我的踪迹，控告起来，岂非身败名裂？因此失了主意，打发开家人，变了姓名，作一个暂时之计。到得天津，越想越不敢进京，住在客栈里，殊无聊赖。同寓的一个广东人，姓方，是一个贩货行商，大家叫他方老办，所住的房正与张佐君相对。住了几天，彼此出入相见，不免点头招呼，佐君从此算是得了一个朋友。他看见方老办天天忙着收什么货，发什么货，便动了心，暗想："我何不借着这笔银子也来经商？侥幸赚着了，就可以拿这一笔本钱还了闲士，免得失了交情。定了这个主意，便时常向方老办研究商务经

络。方老办是个直爽人，凡是张佐君所请教的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因此两个成为知己。

张佐君结识了一个方老办，未免跟着在外面应酬，便识了一班朋友。一天佐君正在栈里闷坐，忽然来了一个朋友看他，这个朋友叫杨荩臣，也是席面上展转相识的。见了佐君便道："佐翁，连日看不见你，原来你在家里闷着。为甚不到外面去逛逛？"佐君道："没个伴儿，就懒得出去。"荩臣道："我今天备了个小酌，特来相邀，可以出去走走了。"佐君道："怎好打搅？"荩臣道："朋友们逢场作戏，说什么打搅呢？"说着，便一定拉了同行。雇车到了侯家后一家南班子里去吃酒。同席的一个俞梅史，一个周济川，其余几个与我这书上无干的，也不必去记他了。荩臣一一介绍，代通了姓名。周济川是拿离士洋行的买办，俞梅史是新从上海来的，也是一个洋东打发他来找寻洋房，要开什么洋行，顺便要招寻买办。自此之后，他们四个人便天天在一起，混了半个多月。

忽然一天，说是俞梅史的洋东到了，这洋东名叫孩尼低，向在上海开了一家五金进口洋行，这回要到天津来开一家支行。所以先打发梅史来看房子，看定了，这洋东便亲自到了。梅史便起了忙头，霎时间置备中外木器，布置起来，还用了帐房、茶房、出店等人，即日开张。这洋行名叫加士梯。济川、荩臣、佐君等未免去和梅史道喜，梅史自然置酒相待。饮酒中间，梅史说道："今日敝东说起，这加士梯的买办，就委兄弟做了。兄弟于市面上的事情虽还略知一二，但是孩尼低这回到天津，是兼办军装的，缺少了一个军装买办，你几位可替我想一个人出来？"济川道："军装买办是和我们两路的，倒不必懂洋话，只要熟识官场门路便做得。"梅史道："熟识官场门路倒不

必，只要熟悉官场的应酬规矩，自己有了个二百五的功名就可以做得。至于门路一层，只要慢慢走起来，就会熟的。况且名片上头刻了某某洋行的字样，那官场中自然另眼相看。”济川道：“只是一时那里去找这个人？”莒臣拍手道：“现成放着的不要，你们还向那里去找？”众人愕然问是那个？莒臣道：“佐君兄左右闲着没事，不就干了？”佐君道：“兄弟却向来没干过这些事，恐怕办不妥，并且也不懂得。”梅史道：“这是一件极容易的事情，只要结识几个官场，揽着了生意，从中分你一股佣钱。平常日子不支薪水，如果揽了一票几十万的大生意，除佣钱之外，并且可把你为这票生意应酬所用的钱，开出帐来，行里一一还你。佐翁如果肯屈尊，就是这个办法。明天先去见见洋东。”佐君道：“且待兄弟打算过，明天给梅翁回话罢。”

当下酒散回去，佐君独自一个盘算了一夜，没个主意。到了天明，便去请教方老办，把一切情形都告诉了。方老办仔细想了一想道：“若是上海分过来的支行，便应该用上海的行名。我在上海年数也不少；过往的次数也多，交易往来也不少，从没有听见一个加士梯的军装洋行。这还不必深究。但不知他请你做买办，有叫你垫钱没有？”佐君道：“这倒没有。”方老办道：“据我看，这件事未必是好事。但是佐翁左右没有事办，便接了他也不妨，不过处处都要自己小心罢了。倘或有时说有一件什么事情，或是什么生意，要你垫钱，那可不要答应他。”佐君领教过后，便辞了回房。心想依了方老办的话，左右是个不用本钱的生意，做得着，我便分着佣钱；做不着，我也不担什么处分，顶多不过应酬上面白化几文罢了。想定了，便去到加士梯洋行。

梅史道：“昨天所谈的，想已定了主意？”佐君道：“承梅翁的

照应，有什么不定之理？但是兄弟初出茅庐，一切都不懂得，事事都要求指教罢了。"梅史道："大家都是在外面混的，有甚事情，彼此都好商量。佐翁既然答应了，我们可一同进去见见洋东。"佐君答应了，一同进去。所有问答，都由梅史翻译传递，谈了一会，便一同出来。梅史请佐君把行李搬来，佐君乐得依从，从此便在加士梯行里住下。梅史又教他印了些外国式小名片，上面刻着："加士梯洋行经理军装处分省补用知府张辅字佐君"。一切预备停当，梅史便约了外国人去拜客。备了三乘轿子，三个人分坐了，到什么善后局、洋务局、制造局、东局、关道、天津府、天津县等处，排日去拜会。官场中人听说外国人来了，便如迎接丹诏一般，开了中门，延请相见。又是什么香宾酒、洋点心、水果等相待。每到一处，见的虽是总办，佐君却打听了有几个委员、师爷，一一都投过一张片子，以为将来应酬地步。忙过四五天，各处客都拜过了，内中也有来回拜的。

佐君从此便在侯家后一带应酬起来。一连混了一个多月，没有丝毫生意，心中慢慢的有点悔意。忽然一天接了一封信，拆开一看，却是善后局提调伍太守请客，约定晚上七下钟在大房子秀玲家，并有"千万请到，大有机缘"的话。佐君便等到晚上，坐了车子去。伍太守接着，寒暄已毕，伍太守说道："兄弟今天并不请客，不过在这里摆个半桌（天津妓家有此风气），所请除了佐翁之外，只有一个人，却是佐翁不曾会过的，等一会兄弟介绍你们相见，或者有个交易。"佐君道："多谢费心得很，事成自当报谢。"伍太守也谦逊了两句，便去与秀玲兜搭。过了一会，外场报客到，伍太守连忙敛容迎接，一面指与佐君相见，说道："这一位是现在这里督宪的孙少大人。"又对孙少大

人道:"这是加士梯洋行军装买办张守佐君。"彼此一揖就坐。秀玲便招呼摆席。孙少大人道:"再没客了么?"伍太守道:"今日是专诚请孙少大人来奉谈几句，因为佐卿不是外人，才请来奉陪的。"孙少大人道:"天津现成有军装洋行在这里，怎么我们老头子尽着叫人到上海去买？这也无谓极了。"伍太守道:"正是为了这个，请孙少大人来商量。"

不知商量些什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

荐生意伍太守分肥　遭骗局张佐君叫苦

且说伍太守向在直隶候补，虽然不十分红，却也不是黑路里的人；道府班中，也算有数人物。前几天闻得上头要办一票军装，为数颇大，便设法营谋这个差使，上头也答应了。不知怎样被别人走了小路，把这件事捺住，其势就要改委别人了，因此心中大怒。正是一块到手的肥肉，凭空被人夺去，如何不怒？因想出一个两败俱伤的法子，弄一个大家拉倒。所以才请那孙少大人与张佐君当了面，偏要对了孙少大人再四的提及佐君是个军装买办。孙少大人随任在衙门里，虽然各样公事轮不到他多管，然而出了一个差事，总有人去钻谋。凡钻谋的人是无孔不钻的，就如这回出了买军装的事，不定有人走到他的门路，他也不免有点晓得，所以伍太守故意提出一声军装买办来，就惹起他何必委人到上海去买的话。伍太守引出他这句话来，便道："何况佐君兄，他从前在上海极著名的军装洋行当过多年买办；人又老实可靠，以后如果出了生意，求孙少大人照应了他。"张佐君接着道："能得孙少大人栽培，自然要格外报效。"孙少大人道："这个商量起来看罢。我是无所为的，只要老头子肯答应，我叫你当面去见。"佐君道："老帅那里，倒是和洋东一起禀见过的，真是一位福人。"孙少爷道："为什么事见的？"佐君道："也就是为拉拢生意起见。"孙少爷道："我

们老头子真是老糊涂了！既然见过面，提过这件事情，怎么会就忘了？”佐君道：“老人家公事忙，那里记得许多小事！”当下三个人谈谈说说，一面吃酒。

伍太守一边是在孙少爷的马后尽拍，一边是代张佐君的牛下尽吹。又谈了许多定购军装的筋络，委员舞弊的神通。孙少大人一一听入耳内，记在心头。席散之后，回到衙门，径归上房。听说制军还在内书房里，就踱进去请晚安。

制军正在那里吃杏仁茶，看见孙子进来请安，便道：“你吃过点心没有？叫他们替你拿一碗杏仁茶来，就在我这里吃了去。”孙少大人道：“孙儿才吃了东西，这会不饿。”制军道：“那么你坐一坐去。”孙少大人就在一旁坐下。制军道：“你这几天都在那里？方才晚饭时候，我吃的一碗口蘑汤很好，我只吃了两片口蘑，喝了一口汤，余下的叫人给你送去，说你没在家吃饭。”孙少大人道：“今天是一个朋友约到外头上馆子去的，倒代爷爷打听了一件事情出来。”制军道：“又打听了什么？”孙少大人道：“原来这里早开了一家军装洋行；咱们往后办军装，可以不必到上海去了。”制军道：“只怕还是上海的靠得住。”孙少大人道：“左右他那枪炮都是从外国运来的，天津、上海所开的洋行，一样的代外国的厂家经手罢了，有什么分别？”制军想了一想，点头道：“也罢，明儿交代他们就近在这里办了，不必到上海去罢。倒是省了一笔盘费。”孙少爷道：“只怕委员得了札子，早动身去了。”制军道：“这两天我事忙，札子还没下去。”孙少大人道：“采办军装是一个著名的好差使，他们不知要分到多少回佣？现成的洋人孩尼低在海大道开着加士梯洋行，买办张辅还是个分省补用知府，前回还来见过爷爷的。明日叫人传了他那买办来，爷爷当面和他定了，岂不爽

快？委员们多要他们回佣，左右是开在价钱里面；爷爷自己买定，不要这笔回佣，价钱自然便宜许多。”制军笑道：“当面买也好，不过要磋磨价钱，订立合同，要费多少话，我那里有这些精神？这么罢，那札子我也不下了，这件事就是你去办了罢。你也去多少拿他们几个回佣，好去花销，省得常常向我□琐。你去睡罢，那篇帐我明日给你。”孙少大人不胜之喜，别过祖父，自去安歇。一宿无话。

次日方才起来，门房家人便传进来一个手版，举目一看，正是张佐君。暗想：我此时看他，没甚话说；况且那篇帐也不曾拿着，见他做什么？便摇了一摇头。那家人会意，便出来挡驾。张佐君见不着孙少大人，便回轿到善后局去拜伍太守。偏偏伍太守在公馆里，不曾到局，只得自回行里去。又过了两天，伍太守打发人拿了片子来请，佐君即刻便坐车到善后局去相见。寒暄已毕，伍太守道：“此刻生意便有一票，只是上头的意思是要派委员到上海去办。孙少大人答应了，可以设法留在本地办，但是里头恐怕要打点打点，阁下的意思怎样？商量起来，我们做这一票交易。”佐君道：“不知有多少数目？又是怎样打点法？还要请教。”伍太守道：“生意大约有二十多万。至于打点之法，原无一定，只请阁下想法便了。”佐君道：“事前打点，兄弟没有这个力量；至于事成之后，前路要多少好处，无非都开在价钱上面，这是有老例的。”伍太守道：“这是上头的话。这两个经手人呢？”佐君想了一想道：“那就提一个九五回佣出来，交给太尊去开发便了。”伍太守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就好商量。”佐君道：“兄弟本打算请请孙少大人；但是初次相见，不好冒昧。请太尊代为转致一声如何？”伍太守道：“这倒不必，孙少大人不轻易赴席的。我这边说妥了，再请过来商量

罢。”佐君只得罢休。又谈了一会，便别了回去，对俞梅史说知。

梅史道：“二十来万虽是小生意，然而混了两三个月下来，总算捞着一点，从此做开了头，以后便是熟手了。”佐君道：“伍太尊那边要了一个九五，我们本行不知如何？也得先要对洋东说明白了。”梅史道：“这个自然。我们只要问洋东要了实价，由得我们加入佣钱，然后再由前路去加好处。洋东是都不管的，我们要开多少是多少。”佐君听了，自然欢喜。

又过了两天，伍太守打发人来请佐君，说是请到公馆里去。佐君连忙坐车前去，只见孙少大人已经先在那里了。相见之后，由伍太守交给佐君一篇帐，开的什么单响毛瑟枪多少，五响毛瑟枪多少，又是什么吉林炮、过山炮。佐君接了过来，看了一遍，彼此复伸前议。说妥了，佐君便先告辞回去，把这篇帐交给梅史，梅史自拿去交给孩尼低。等孩尼低逐款开出帐来，合算一算，不多不少，恰好是十六万。梅史对佐君道：“我们加四万上去，除了伍太守的九五一万，我们落个三万，你用二万，我用一万，如何？”佐君道：“未免加的太多罢？”梅史道：“你放心，我这个加得极平情的。那个伤天害理的加起来，你还没看见呢！”佐君只得听他。加好了，佐君便拿去交给伍太守。说明九五回佣，只能照这二十万的价算，若是前路加多少，那是不能算回佣的。伍太守道：“这个自然。你听信罢。”

过一天，把帐单送得去，佐君一看，谁知他们一加就是十万。十六万的原帐，登时就变了三十万了。梅史道：“如何？这才是有天没日呢！”于是把帐单拿给孩尼低看，孩尼低也没甚话说，照样另写了一张，又写了一张草合同，一并交给梅史。

梅史交给佐君，佐君送给伍太守。伍太守交给孙少大人，孙少大人拿回衙门去交给制军，扬扬得意的说道："爷爷，不是孙儿夸口，昨天孙儿在善后局查见一笔老帐，照这篇帐一样的，买了三十七万多呢！孙儿这回不是替国家省下七万多银子了？"制军欢喜道："这是你的能干，我慢慢的再赏你。"于是叫传翻译委员。委员来了，制军叫看那合同帐单，委员看了一遍道："写的都对。但是向来买洋货，所开价钱总是金磅，或是马克，或是佛郎。怎么这篇帐却开的是两数，又不注明是什么秤呢？"孙少大人在旁呆了一呆道："这个倒没弄清楚，待我去问明白了来。"于是拿了出来，到善后局问伍太守，伍太守也莫名其妙，叫人请了佐君来问；佐君也不懂，只得回去问梅史。梅史见问，忙道："只怕弄错了，我同你去问洋东来。"两个人一齐去见孩尼低。梅史用洋话和他对答了许久，回头对佐君道："照例要开金磅的。因为开了金磅，我们中国也不过伸银子给价，金磅时价涨落不定，每每中国人吃亏，洋东初次到天津来开行，为招徕生意起见，格外将就，所以预先伸了银数。至于什么秤的话，向来洋人只知道中国的关秤，其余都不知道，所以没有注上。他们既然问到，就和他注上罢。"说话时，孩尼低已在合同帐单上都添注了两个洋字，佐君便去回覆伍太守。伍太守回覆了孙少大人，孙少大人回了乃祖。又传了翻译委员来看过，说明原委，那委员自然不好再说什么了。制军在合同上画了个"行"，孙少大人拿出来交给伍太守，伍太守这回却亲自到加士梯洋行，和梅史、佐君当面见过孩尼低，请他签了字，自己也签了中人字；然后梅史、佐君都画了押。孩尼低便说明日再送正式合同过去，伍太守点头应允。

到了明日，佐君拿了正式合同去见伍太守，伍太守亲自送

给孙少大人，到了下午，孙少大人和伍太守两个亲自送银子到加士梯行里。原来向外洋定买货物，照例订定合同之日，先交全价三分之一；等外国货物上船之日，电报来了，再交三分之一；交货之日，找足全价。这是官场向洋行里定军装千篇一律的办法，所以孙少大人这天领了十万两的票子，自己先到票号里扣下三万三千两，伍太守又扣下三千三百两，换了六万三千七百两票子，亲去交定。好在彼此都是狼狈为奸的，虽彰明较著，亦不妨事。当下佐君自然招呼应酬。他从前本是官场，自然一切都从容不迫。只有俞梅史一向不曾见过大人物，只忙得他屎屁直流，叫泡茶、泡好茶，递吕宋烟，开洋酒，摆点心，如同办大差一般，却又毫无秩序。孙少大人交出票子，叫写十万两收条。佐君接了，交给梅史；梅史拿了进去，一会儿拿了收条出来，双手躬身递给孙少大人。孙少大人略坐一会，便起身要去。梅史又拉死拉活的要请吃了晚饭去，佐君在后面暗暗拉了他一把，方才罢了。

却说张佐君自从做成一票生意之后，心中十分得意，以为再来这么一票，便可以还李闲士那笔款了。所以又在侯家后应酬了两天官场，酒落欢肠，最易动兴，便在南班子里留恋了两三天。这一天回到行里，要向梅史分那三分之一的回佣，谁知梅史不在行里。问帐房先生时，那帐房先生道："前天下午出去了，便没有回来过。"佐君听说，暗想："到那里去了？"便走到拿离士洋行找周济川问讯。谁知到得拿离士时，那里正在七张八嘴乱做一堆。佐君问："济川可在家？"一个人答道："我们也找他呢！先生可知道，我们行里出了奇事，洋东买办一齐不见了。"佐君吃了一惊，暗想我们那里莫非也是如此？忙忙回到行里，找着那细崽，问他洋东可在家？细崽道："两天没回来

了。"佐君暗想不好了，一定也是那行迳了！走到梅史卧房，推一推门，是虚掩着的；进去一看，只见床帐等东西都还照旧，四五个衣箱还在那里。此时心中动了大疑，也顾不得前后，扭开了一个衣箱的锁，打开一看，只见装满了的都是破旧字纸砖头瓦石之类。不禁身子冷了半截，暗暗叫苦。呆定了一会，方才想出一个主意来。

不知是何主意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

变面貌鲁薇园割须　逞机心柏养芝铸镜

且说张佐君查见梅史的衣箱，知道落了骗局。呆了一会，瞥见他卧房的钥匙在桌上，索性拿过来代他锁了房门，然后到房里去。暗想：他们骗了官家这笔巨款，却拿我串在当中，此刻他们逃走了，却又把我丢在这里；我如果不走，这件事便都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。想到这里，又不禁自怨自艾，悔不该拐了闲士巨款，跑到这里来受这种骗局。闲士那里发作起来，我还有个交情可讲。这件事关系官款，如何担当得起？在这里又苦没个人商量，方老办虽是精明人，到底是个初交，这等事如何好叫他知道？思来想去，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。但是走虽走了，这一回的事，不比闲士，一旦发作起来，是要行文通缉的。前回不过改换姓名，这回还要改换面目才好。想定了主意，便取出表一看，见入京火车将近开车时候了，便叫人挑了两个衣箱，直到车站上去，所有帐被等件不敢带了。好在自己卧室就在楼下，楼上是洋人的写字房，帐房却设在三层楼。这便是俞梅史等的用心，早就预备下的。至于佐君也住在楼下的原故，梅史因他虽不是一党，然而终日在外应酬的时候多，还不碍事，恰好楼下一个空房，所以由他住了。此刻却便宜了佐君，在外头叫了挑夫来，等把箱子挑出了大门之外，才告诉他到车站上去，所以行里的什么出店、茶房，都不知他是到那里

的。到车站上了火车，到了北京。

佐君下车，又叫人挑了箱子，到一家京城土人开的小客店里歇下。洗了个脸，便取出两张鲁薇园的片子来，一张放在身边，一张交给店家。看官，他此刻又光复了鲁薇园的姓名了。我这个做小说的，只得又跟着称他鲁薇园了。

且说鲁薇园当下交代店家道："行李寄在你这里，我此刻到会馆里拜同乡，倘使会馆住得下，我打发长班来取，就拿这个片子做凭据，你见了这么一样的片子，就交东西给他便了。"店家答应了。薇园记了客店招牌，便走到街上一家剃头店里去剃头。剃过头之后，便叫待诏（京谚称剃发匠为待诏）把胡子剃了，待诏不肯。原来各处的剃发匠都有这条规矩，只代人家留胡子，若是留好的胡子叫他剃下来，他却不肯的。若是一定要他剃去，他必要你自己先剃下一点来，方才肯代剃的。

且说鲁薇园留得好好的胡子，又为甚忽然要剃了呢？只因他在天津受了那个骗局，恐怕发作起来，自己虽然亦在受骗之列，然而官场一边是断不肯原谅的。既然不肯原谅，一定把自己作为同党，那时如何得了？好在在天津时改了姓名，此刻只要还了旧时姓名，便是两个人了。只有面貌是生成的，无可改革；只得把胡子剃了，掩人耳目。好在从前捐官时年纪尚轻，填的年貌是身中、面白、无须，此时要捐过班，就是没有胡子也不要紧。所以定了主意，把他剃了。然而无端剃了胡子，叫人家看见，未免诧异；所以他不在天津剃，不在客店里剃，却到剃头店里去剃。他等剃了之后，再到别处去，叫人到客店去取行李，使得客店的人只知道是有胡子的客人来取行李了。他后到的地方，只知道来了个没胡子的客人。就是京里面相识的朋友，与及同乡，都是多年阔别的，这番相见，也不过

以为他没留胡子罢了。至于那待诏是个先不知姓名，后不知踪迹的，绝不妨事。

他定了这个好主意，所以叫待诏剃了。待诏道："老爷好好的胡子，为什么要剃了？我们照例是不能代人家剃胡子的。"薇园道："我这胡子不过是留着顽的，此刻留了几个月，觉得讨厌了。"待诏道："老爷要剃，请先自己剃下点来，我们才好剃。"薇园无奈，左手拿了镜子，右手拿了剃刀，要剃下去，只是不敢，恐怕割伤了皮肉。为难了半晌，还是待诏想出个法子来，递给他一把剪刀。薇园放下剃刀，接了过来，齐根剪了一撮道："这可好了。"待诏这才飕飕的一阵，把他剃下。薇园拿起镜子一照，居然变了光下巴的少年郎君，不觉心中又喜又恼，打好了辫子，便出了剃头店，走到骡马市大街广升客店里，拣了一个房，叫广升的茶房拿了片子，到那边客店里取了行李来。开了箱子，取出银子，现成置办被褥。料理妥当，然后出门去拜两个同乡。因为京师密迩天津，不敢过于耽搁，匆匆捐过了道班，办了引见，仍旧归到山东，从旱路上赶回济南。不料在半路上得了个病，病了四五个月。得他病好赶到济南时，那位护院陈蕙裳已经交卸，新抚龙中丞已经到任多时了。

鲁薇园和龙中丞是同乡世好，薇园上辕销假，并禀知捐过道班。龙中丞一见，便不胜之喜道："你来得好，我正在这里惦记你，有多少事情要找你帮忙呢！"薇园谢过了出来，不免各处去拜客。各人见他没了胡子，都很以为奇，那相好知交未免动问，薇园道："在上海遇了个相士，说我胡子留的太早了，与官运有碍的，所以我把他剃了。"这么一句话，把众人朦混过了。过了几天，龙中丞下个札子，委了他铜元局总办。有的

见他得了铜元局差使，还说那相士灵呢。

且说薇园得了铜元局差使之后，便到局中细细考査，如何作弊，如何朦混，每年可得若干好处，不觉大喜。因念龙中丞生平欢喜古董，并且欢喜得与众不同；人家欢喜的无非是钟鼎、砖瓦、碑帖、字画之类，他却必要有点灵异的才欢喜。他藏的一个小小花瓶，是在贵州抚台任上时用整万银子买来的。那花瓶又没有年号，颜色也不甚好，只有一样好处，无论梅、杏、桃、李等花，插在瓶里，开过花之后，还要结果生根，所以他就花整万银子买了。还有一座古玉屏风，天晴是干的，下雨时便湿润起来，他也视同拱璧，还说外国人的晴雨表不及他呢。薇园知道他这脾气，思量要搜罗一两件异样古董去孝敬他。这个意思一起，便未免对人说要买古董。这句说话一出去，那班古董客便络绎不绝的怀宝登门；争奈所有的夏鼎、商彝，都不过古色斓斑，别无奇异之处。

铜元局中有一个司事，姓柏，号养芝，为人极其聪明，又且见多识广，古玩字画一门，几几乎是他的专门学，凡看见一样古器，必能指出他的来历。因为生得聪明，又兼事事留心，所以经他见过的东西，他就没有不懂的。就是铜元局的机器，他也天天去考究，到底被他考出那转动的道理，就自己造起一副小机器来。诸如此类之事，不胜枚举。因此人家又送他一个诨名，叫他做“通天晓”。薇园要买古玩，也叫他来参看讨论。

一天，有个古董客送来一面古镜，镜后面古色斑剥，铭了“贵寿无极”四个篆字，镜面却磨得极光，要讨三千两价钱。薇园叫请了养芝来看过，养芝也看不出个道理来。那古董客才说道：“这面镜子与别的古镜不同，只要在太阳底下一照便知。”说罢，拿了镜子，把镜面对着太阳，镜面自然有个返影照在墙

上。那返影当中，说也奇怪，隐隐的也现出镜背的"贵寿无极"四个字来。薇园大喜，养芝心中暗暗称奇。接过镜子，再四把玩，再四寻思。那边薇园已经还了一千两的价了，古董客不肯，磋磨了半天，说道："这镜子且留在这里，鲁大人只管商量两天，我再来取信也不要紧。一千两相去太远啊。"养芝正在怀疑这面镜子的道理，巴不得他留下考究考究，便怂恿着留下，又把玩了半天，忽然心中有所觉悟，便对薇园道："司事家里本有一部《古镜图考》，可惜不曾带在身边。此刻细想起来，好像图考内说的，这种镜子是秦制。并且司事的亲戚家里藏了有两面，同这个是一样的，久已要让给别人，只可惜他此刻在福建。大人如果肯出一千两一面，有二千两交易，司事写了信去，叫他专人送来，只怕也办得到的。"薇园道："可惜路远一点。"养芝道："大人先把他这个留住。等司事打个电报去叫他把镜子带来，大人看得对的，便买了他，不对的，就买这个也不妨事。"薇园道："这也好。令亲那个如果看了不对，我多少送点盘费他回去便了。"养芝大喜，连忙推说去缮电报，一口气跑回家里，把第二个儿子叫了来。原来这柏养芝生平专门做假古董，生下四个儿子，大的叫柏清，从小读书聪明，便叫他专学好了秦汉篆隶；第二个叫柏奇，学了铜匠；第三个叫柏古，学了砖瓦陶匠；第四个叫柏怪，才十五岁，已经打发到江西景德镇去学做瓷器了。且说柏养芝叫了柏奇来，告诉他看见这么一个镜子，和他商量要做两面假古镜，叫他预备了生熟两种铜，说明做法。柏奇道："做是容易。然而总不能他的字是'贵寿无极'，我们也做了'贵寿无极'。"养芝道："这个自然。"便叫了柏清来商量。柏清道："他们大人先生总是欢喜吉祥的，就是这些古器，也都是用吉祥文字的。我们也大同小异的写两

个就是了。”养芝道：“我想不用字，用画。”柏清道：“用画却没有吉祥的意思。”养芝想了一想道：“画龙如何？”柏清道：“秦汉的时候，只怕不尚龙纹，用了龙纹，倒变成近代的东西了。”养芝又想了一会，忽然得了一个主意道：“有了。你仿着李斯小篆，写一个寅字，在当中，在寅字底下，画一只老虎，做一面；又写一个辰字在当中，画一条龙盘着，做一面就是了。”柏清依言，写好画好。柏奇照着老子所教，先把熟铜条照样盘了两个字，又把熟铜块剪成了龙虎二物，装配匀停，然后用泥做成了两个镜模子，先把熟铜做的字画放在模子当中；再把生铜溶化了，倾在模内，登时成了两面镜子。便拿出来细细打磨。此时熟铜字画在镜背后凸了起来，看得见的自不必说，就是镜面上，也是熟铜嵌在生铜当中的了。打磨了两天，便成了极光的两面镜子。拿到太阳底下一照，看那返影，居然字画毕现，养芝不觉大喜。原来养芝想到字在镜背，断无在镜面照出影子之理，除非铜内有什么讲究。因想到生铜熟铜的影子，或者颜色不同，因想到这个法子，姑妄为之，不料一铸就成，岂非喜出望外？当下又拿些盐醋之类去泡制那镜背，费了十多天工夫，制出一层铜绿；又用些灰土之类，把铜绿颜色弄旧了。配了一个旧锦匣，把一对铜镜装在里面，又过了两天，方才拿到局里给薇园看。照样试演了一遍，薇园大喜，问要什么价钱？养芝道：“司事已向亲戚那边再四磋磨过来。大人跟前，司事不敢说虚价。这两面镜子，据考据家说起来，是秦始皇造的定时镜，统共是十二面，分十二个时辰，此刻遗传在人间的，只怕不多几面了。这两面巧的是一龙一虎，暗合了龙虎会风云的意思，若是拿去送中丞，中丞一定喜欢的。”薇园道：“你说了半天考据，到底要什么价钱？”养芝道：“这是司事糊

涂。司事亲戚说是本来要孝敬大人的，实在因为家寒，才拿到这种家传的东西来变卖，也不敢多要，两面镜子只求大人赏三千两的价。”薇园道：“太贵点罢？”养芝道：“请大人吩咐。”薇园道：“一千两一面还不行么？”养芝道：“倘使不是一龙一虎，配得那么巧，就八百两一面，他也要卖了。”薇园道：“你先把他留在这里罢。”

不知交易得成与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

喜蛛儿昙花现色相　　鲁薇园投药治思劳

且说柏养芝铸了两面假古镜，还造出许多来历，骗得鲁薇园深信不疑，倒底被他索了三千两银子的价，还另外装璜了紫檀匣子，自己先上院去说明了这镜子如此这般的好处，然后着人送去。龙中丞打开匣子,在太阳底下试验,果然不错，不觉大喜，重赏来使，叫家人捧了匣子到上房去，与小姐赏玩。

原来龙中丞膝下有两个少爷，都捐了功名在外候补，不曾随任。只带了太太与两位姨太太及这位小姐在任上。这小姐生得云鬟雾鬓，惨绿怜红，年纪已交十七岁，闺讳是骊珠二字，生性十分聪明，虽未读破万卷，却也笔下通顺，风云月露，也凑得成五七言诗句的了。龙中丞视同掌上明珠。这一天拿了两面镜子进来，先叫女儿看过，又叫丫头们拿到院子里太阳底下晒着，把镜影子照到墙上，隐隐现出镜背的字画来。骊珠仔细看过，回身向中丞福了两福道："恭喜爹爹,这一定是龙虎会风云之兆,爹爹不久又要高升了。"中丞益发欢喜道："偏是你详出这个吉兆来。"骊珠道："今日有了这个吉兆，应该庆贺，待女儿设个小宴，替爹爹贺喜。"中丞道："如此我就生受了。"说罢，哈哈大笑。回头对他夫人道："我看来，像这两面镜子的东西，虽是宝贝，却总不及我的骊珠,是一颗活宝。"说罢，扬扬得意。骊珠叫人摆下一桌酒席，却又叫人先拿两个茶几到

院子里去，摆在太阳底下，用东西把两面镜子分支在两个茶几上，把那辰龙寅虎的镜影子照在堂屋当中墙上。然后上来替父母安坐，笑说道："女儿今天这一桌，虽说不成局面，却也是个风云宴会呢！"中丞乐不可支，从晌午时候直饮到日落西山，方才肯歇。有了醉意，便早早安息。

次日起来，到外面会客，巡捕官来回说："营务处的魏道没了。"中丞愕然道："他请病假还没有几天呢！怎么就没了？"巡捕官道："听说是个急病。"中丞就没话说了。照例会过几个客之后，便下个札子，把营务处总办的差委了鲁薇园。薇园深感柏养芝，把他派了铜元局的帐房。柏养芝也算交了个老运，化不到十吊的本钱，博了三千银子的利息，还得了通省最好出息的馆地。这且按下不题。

且说鲁薇园自从得了营务处之后，愈觉得受恩深重，难图报称。这一天遇了龙中丞生日，鲁薇园除送过寿屏如意等寿礼之外，再送了一本戏。这个风声传了出去，各人倒不好落后，于是阖的藩、臬、首道、首府等现任官，各人都送一本；各局的总办、提调，或数人合送一本，或一人独送一本；抚辕里面的文案委员，也合送了一本。闹的足足做了半个月戏。薇园送的戏，排在第五天，演唱做过两出吉祥戏之后，便有一个花旦，拿了戏单到龙中丞跟前请点戏。中丞看看他，却生得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，甚是可爱，因点了一出《贵妃醉酒》。那花旦便装扮登台，果然是千娇百媚，压倒群芳。此时外场只用一枝笛，越显得他清歌妙舞。中丞欢喜叫赏。那花旦下了台，卸了装之后，又亲自到中丞跟前请安谢赏。中丞细看他，果然生得韶秀可喜，与在台上时又是一般风韵，这种相貌，真是宜女宜男。因问："叫什么名字？"花旦垂手答道："小名叫喜蛛儿。"

问："几岁了？"答："十七岁了。"中丞点点头。喜蛛儿还周旋了一会，猛抬头，看见珠帘里面一个女子，对着自己目不转睛的尽看，觉得没意思，便向中丞说了个请假，走开了。原来这几天的排场，戏台是搭在花园里一座正厅的前面，正厅便做了客座，却把当中的围屏卸下，挂了一重日本帘子，以便把正厅后进做女客座，一般的看戏。那日本帘子本极稀疏，虽是隔帘，却看得极透彻，不过隔开内外，是那么一个意思罢了。所以那女子只管盯着喜蛛儿看，喜蛛儿也看得见有人看他。至于看他的女子是那一个？姓甚名谁？那又是做书的人也不知道，不便乱造谣言，只好等看官们看了下文，仔细去想罢了。闲话少题。

且说当日戏完席散，无事可表。次日又闹了一天，中丞有点倦了，不等客散，先自退归上房。不多一会，骊珠小姐也回来了。中丞道："女儿为甚也老早回来？"骊珠道："不知怎的，今天好像有点神思困倦，所以早点回来。"中丞道："本来一连闹了几天，也觉得厌烦了。"骊珠道："正是。头一两天觉着很高兴的，后来慢慢就厌了。觉得那唱的也不甚好了。"中丞道："统共听了六天戏，我看只有昨天喜蛛儿唱的《贵妃醉酒》唱的最好。"骊珠道："正是。难得他扮起来犹如真美人一般；只怕杨贵妃当日也不过如此。然而那么一个人儿，怎么取个虫儿名字？"中丞道："我儿爱听他的戏，我明日再传了他进来唱两出。"父女两个谈谈说说，不觉日落西山，外面男女宾客都散了。一宿晚景休提。

且说次日开演之后，龙中丞便叫传喜蛛儿。承差人遍问各戏班，都不知道。想起那天的戏是薇园送的，便找着薇园去问。薇园道："喜蛛儿本来是京里的相公，今年才赎了身体，要

到南边去搭班子，因为有一门亲戚在济南，所以绕道来探亲。我在京里相识他，所以叫他唱一出戏，昨天他已经动身去了。”承差人只得照这番话去回覆中丞，中丞也就罢了。有事话长，无事话短。且说唱过十天戏之后，骊珠小姐便十分厌烦，不肯出去应酬了。龙中丞以为他生性喜静，也自由他。等到半个月的戏唱完，稍为清净了点，中丞也为劳顿多日，每天见客过后，便到上房歇息，一切公事暂时都委托了几位幕府老夫子。只见骊珠近来十分清减，茶饭少进，因问道：“你莫非有病？为甚只管不茶不饭起来？”骊珠道：“这几天不过人神倦点罢了，没有什么病。”说时恰值开饭上来，骊珠只用茶泡了一口饭，还吃了一大会，才勉强吃完了。龙中丞道：“你这个样子，还说没病！可不要耽搁坏了。”饭后，便叫人请医生来。

请了个本城医生来，隔着门帘，诊过了脉，开出脉案，说是劳顿停食，照着枳实消痞丸的汤头，加减开了几味药出来，说吃两服就好的。龙中丞见说是劳顿停食，倒好像有点意思；因为接连听了几天戏，这种娇贵千金，就要说劳顿了，接连吃了几天酒席，就恐怕有停食了。就叫去撮了来吃。吃了两服下去，如泥牛入海一般，绝无消息。龙中丞急了，叫另请一个医生来，说的也和前医一般，开的汤头也是大同小异。看官！须知抚台衙门一连唱了十多天戏，天天是有酒席的，合济南府的人那个不知？此刻抚台的小姐病了，病情又是困倦无力，不思饮食，岂有不捉住这个用神之理？近世医生大抵都是如此的，也不能全怪他两个。闲话少提。

且说龙中丞看了脉案药方，便道：“前两天先有个医生，开的脉案方子和这个差不多，只怕未必对。”医生道：“病源虽是一样的看出来，用药各人不同。吃了晚生这个方子，管保就好

的。"说罢，又请将前医的方子给他看了，又批评了前医的几样药；夸说自己的药是如何用意，如何可以得效，然后辞去。这个方子又吃了两服，莫想有丝毫效验，索性闹得睡多坐少，并且多了个长吁短叹的毛病。龙中丞更是急的了不得，令人出去遍访名医，争奈总没有一个看得对的。这一病就是两个月，索性月信也停了，瘦的剩了一把骨头，面色青白，一天有两三次烧热。烧热起来，便觉得两颧上绯红，手心是终日滚烫的，夜间更多了个咳嗽。此时的医生又多半说是阴亏的了。争奈药石无灵，任你对病发药，也不中用。这两个月里面，把一个龙中丞也急了个茶饭无心，眠食俱废，甚至叫了些和尚道士们，在衙门里诵经礼忏，代小姐祈福；又叫姨太太们半夜焚香礼斗，代小姐求寿。如此又耽延了半个来月。

一天，龙中丞忽然想起鲁薇园是一把岐黄好手，不过不大肯代人诊病，所以朋友们多不知道，自己和他是同乡世好，所以深知他的学问。一向糊涂住了，总不曾想起他来，若是早想起了，只怕女儿的病早好了。想罢，便叫人去请鲁薇园。薇园以为有甚要紧公事，即刻上辕禀见。里面传出来说请到上房里会。薇园一向听得骊珠小姐有病，只因是个小姐，不便过问，及至此时请到上房去会，便明知是请自家诊治的了。提一提精神，进去与中丞相见。常礼已毕，中丞道："小女一病数月，势极恹恹，诸医束手。可笑我一向公私交迫，闹的神乱智昏，把我们老朋友忘记了。今天才想起来。请代小女诊一诊脉，看到底是个什么病源？订个好方子治好他。我们老朋友，不说谢了。"薇园道："怕职道的学殖浅薄，未必足担此任。"中丞道："在官言官。我们既是私宅相见，何妨脱略些，何必客气！"说着，让过一道茶，才亲自陪了薇园到骊珠绣房外面。丫头们早

已把房门帘放下，门外摆了一张茶儿，上面摆两本书做脉枕，茶儿旁边摆了一把椅子，预备隔帘诊脉。中丞道："这是老世伯来诊他，何必多这个事？"叫快撤去了，索性请薇园到房里去坐。

骊珠小姐早已起来，坐在床沿上了。只见他春山锁恨，秋水凝愁，别具一种可怜之色。立起来向薇园福了一福，丫头扶近桌边坐下。薇园宁心静气，低头诊过了脉，看过舌头，方才和中丞一起出了绣房，仍到内书房坐下。说道："小姐这个病，起初是思虑过度，忧郁伤肝所致。那时候如果投以顺气疏肝之品，不难痊愈的；此时病根已深，肝木侵脾，不思饮食；阴火烁金，夜见咳嗽，神志不定，时见潮热，虚损之象已见，恐成思劳。"中丞道："你背诵医书，我却不懂，请教什么叫个思劳？"薇园道："劳伤之症，有五劳七伤。那五劳是：志劳、思劳、心劳、忧劳、痰劳，这思劳是由思想抑郁所致。在职道愚见，姑且开一个方在这里，若是就这么煎服，恐怕也不见大效，应得要找点赏心乐事，引得病人开个笑口，然后服药，似乎好些。"中丞皱眉道："有什么赏心乐事呢？"薇园道："闺阁小姐，每每因为困在深闺里面，以致郁成肝病；若在外头散玩一两天，再选一两个会笑会说的人，在旁边伺候，他自然有开心欢笑的时候。据职道看，最好是送小姐出去逛逛千佛山，或者大明湖，一则散心，二则得点山水清气，再选两个伶俐丫头，在旁伺候。只要小姐心开，肯说肯笑，把心事丢开，这个病就可以不药而愈了。若是只管郁郁不乐，就是变了药店里的蛀虫也是没用。"说罢，开了一剂疏郁舒肝宁神顺气的汤头，方才辞去。

龙中丞便把姨太太、丫头们乱骂说："好好的小姐住家里，你

们容他不得！是要怄他生出病来，你们才得快活！你们怄得他病，自然怄得他好。我此刻也没有话说，只在你们身上医好他便了。"说得众人面面相觑。当下二姨太太便道："方才那先生和老爷说话，我们在窗口外面都听得了。其实我们怎敢怄小姐？那先生说要小姐到外面去逛逛、散散心，不知老爷可答应？若是可行，我们便去劝来，等小姐早点好。"龙中丞听说，点点头。于是二姨太太引了一群姨太太、大丫头，到骊珠小姐香房里去。

不知小姐肯出去逛否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阅者诸君，想已知骊珠小姐之病源矣。世间尚有此以礼自持之小姐，吾不觉增无限感慨。且于无文字中，亦可见龙中丞家政尚严，始有此好小姐。阅者勿以吾言为不伦也，观于自由自由之辈，吾于骊珠，且欲尊之为贞淑女子；无端拉之入《怪现状》中，吾且引为罪过。因记此以自忏。

第十九回

历下亭龙骊珠品泉　红雨轩鲁夫人论药

且说骊珠小姐一病恹恹三个月，阖家大小还不知他的病源。被鲁薇园看出了是忧思成病，务必要散心才得好。龙中丞爱女情切，说不得要稍越礼教，叫家人们备了一只游船，泊在大明湖边，叫二姨太太率领了三四两个姨太太，与及素琴、锦瑟两个大丫头，陪了小姐到湖上去游玩。又拨了一名粗使仆妇、两名家人在船头伺候。时值八月新凉时节，那船上敞了两面船窗，放下鲛绡帘子，陈设了小巧玲珑的紫檀小桌椅。一群人簇拥着骊珠小姐，轿马纷纷，来到湖边。上了船，船户便要开船，忽然岸上来了一个人，头带大帽，家人打扮，手中拿着手版，跳上船来说道："敝上是奉了营务处鲁大人之命，在这里伺候小姐的，特差家人过来禀安。"家人接了手版，交给仆妇送到舱里去，然后自己在外舱垂手照样回了话。骊珠看那手版时，写的是某营某哨弁尽先拔补守备某某等字样。不觉一笑道："我们出来，怎好惊动他们？说挡驾不敢当罢。"仆妇仍旧把手版传了出去，家人拿去还了来人，说过挡驾。来人又道："敝上带了一哨人，分坐了四号船，靠在这左近护卫。"说着又指给那家人看道："那东边的两号，这西边的两号，都是的。"说毕辞去。

忽又一个老妈走上船来，手里提了一个食盒，径到舱里，

替骊珠磕头请安，又向姨太太们请过安，然后在怀中取出一张片子，递给骊珠道："敝上给小姐请安，并送上几样粗点粗果，请小姐点饥解渴。"骊珠看是鲁薇园的衔片，欠欠身道："承你们大人赏，我不敢当。"老妈道："敝上专豫备了一号火食船在这里。船上有燕窝粥、鲜莲汤、鲜芡实汤。小姐要吃粥饭，那边一切都预备在那里，小姐要时，只要管家们叫一声就送到。"骊珠道："那么更不敢当了。我们不过出来闲逛一会儿，怎么你们大人这么费心起来？回去千万替我道谢。"老妈道："这是便当的事情，小姐倒是太客气了！"说时在食盒内取出四盘点心：一样是牛奶酪酥白糊糕，一样是松子枣泥茯苓糕，还有两样是西洋式的饼。又在食盒下层取出四盘水果：一样是切薄的本湖鲜莲藕，一样是剥净的本湖鲜莲子，一样是上海带来的金山苹果，一样是牛奶白葡萄。又说道："敝上说小姐的病不要忌嘴，吃了什么可口就吃点，只要吃开了胃口，病自好的。"骊珠道："贵上大人实在太费心了，你回去代我说，等我好了，亲自到公馆里去叩谢。"老妈道："这个敝上不敢当。"骊珠叫赏了他四吊大钱，老妈方叩谢去了。

这边便叫开船，荡到烟波深处。薇园备的火食船，紧随在后面。那四号兵船，或先或后，相去总在十丈之外。游船在湖上荡了一转，在历下亭前泊定。二姨太太说说笑笑的，说得骊珠肯到亭上去游玩。那兵船上早已派了四名兵丁，先到亭上去驱散游人，方是一群姬妾簇拥了骊珠小姐到亭上来。果然湖光山色，令人赏心悦目。骊珠道："果然真山水有趣。我们衙门里的花园也算好的了，怎及得这个敞亮？"二姨太太道："这个自然。可惜我们不能常常到这里逛。今天是靠了小姐的福，才得开些眼界。"骊珠笑道："那里是靠我的福，靠我的病罢了。"三姨

太太道："但愿小姐逛了这一回，把病都送到湖里去了，精神复旧，我们就可以常常来逛了。"四姨太太道："小姐病好了，老爷又要什么'内言不出'起来，那里还有得出来逛？"三姨太太道："痴丫头，只要小姐肯撒个谎，说是三五天必要逛一遍湖，不然就要生病的，管保你老爷一定相信。"一句话说的骊珠笑了。

正说笑间，薇园的老妈早又送上一个食盒，在盒里一样样端出来，却是滚得透烂的燕窝粥，还有四盘精细小菜。二姨太太代说过谢谢，便请骊珠吃粥。骊珠早被湖光山色一洗胸中郁闷，觉得精神陡发，便吃了一小碗粥，觉得还香。吃过粥后，又到亭外去看趵突泉(趵读如泡)。这趵突泉就在大明湖当中，说大明湖的湖水就是趵突泉水也可以，说趵突泉水就是湖水也可以。不过那趵突泉是在湖心涌起，终年终日涌个不住，犹如锅里烧的开水一般。骊珠凭栏望了半晌说道："济南名泉七十二，趵突为最。我们既然来到此地，岂可不品泉？"二姨太太听说，便叫人放个瓜皮小艇，到泉涌处提了一桶来。骊珠亲自洗净一个茶碗，舀了一碗要喝。二姨太太连忙止住道："喝不得，小姐要喝，烧开了再喝。"骊珠道："烧开了，就没了真味了。"说罢，喝了一口。二姨太太着急道："小姐千金贵体，好的时候还不叫吃生冷东西；这带病的身子怎么喝起凉水来？叫老爷知道了不怨小姐，却怨我们伺候得不好。"骊珠笑道："喝一口水却遭了姨娘的一大篇话。你不知道，我喝下去觉得清沁心脾，耳目都清爽了，只怕比吃药还好呢！"三姨太太道："我不信这趵突泉有这么的好处，等我也喝一口看。"说罢，舀了一碗，咕都咕都的一口气喝了下去。舐舐嘴，看着骊珠道："怎么我喝不出他的好处？"骊珠看见，笑个不了道："大凡品泉、

品茶，都要喝小小的一口，慢慢的尝了滋味，才轻轻的咽下去。谁叫你这样的牛饮来？”二姨太太道：“惟其牛饮，所以才和牛嚼牡丹一般，不懂得味道。”说得骊珠又笑了。此时二姨娘早叫人在船上煎起药来，一面说道：“小姐说的这么好，我也尝尝看。”于是一群人你一碗，我一碗，都舀来喝。骊珠笑道：“此刻不是牛嚼牡丹，却是渴骥奔泉了。”三姨太太道：“我就依了小姐，喝到嘴里，细细尝他，到底还是淡水，有甚滋味？真是不懂！”四姨太太道：“是些微有点甜甜儿的，比别的水不同，咽下去那股清凉，也是很好过的。”三姨太太道：“不信你们的嘴辨得出滋味，我偏辨不出来。”说着，又舀了一碗，喝了一口，咂嘴舐舌，闭着眼睛，不住的摇头。惹得骊珠笑个不住。二姨太太道：“算了罢，不要喝的破了肚子，白天闹脏了裤子，晚上闹脏了床铺。”说罢，叫人把一桶泉水倾入湖里。三姨太太道：“我到底喝不出个味道来。”四姨太太道：“天生这种东西，本来是叫文人雅士品评的，你这种粗人如何懂得？”三姨太太用手羞着脸道：“小姐文雅罢了，你也配文雅呢！算是尝出什么一点甜甜儿来。”骊珠道：“不关什么文雅粗俗，其实是粗心细心之别。”二姨太太道：“也有点心理在里面。向来仰慕这趵突泉，以为是了不得的，忽然得尝着了一口，自然觉得是好的。”骊珠点头道：“这也是有的。”众人又说笑了一会便仍到船上去，在各处荡了一回。骊珠吃过了药，直到日落西山，方才回去。上岸后仍旧一行轿马，回衙。薇园派来的兵排了队，护送到衙门，方才散去。

骊珠自从逛过一次大明湖之后，精神略觉清爽，仍旧每日请薇园诊脉。薇园又劝搬到花园里去住。好了几天，又复困倦起来，慢慢的依旧水米不沾牙，并且厌闻人声。问他什么难过，

他却又说不出来。医得薇园没法，只得告知龙中丞，请他多延几位医生商量。龙中丞急的没法，打电报到上海请了一位名医来，诊了几次脉，都说是思虑过度，忧郁成病。龙中丞听了，无非又是拿姨太太们出气。薇园暗暗思量：这一位小姐，父亲看得如掌珠一般，合家人自然奉如祖宗的了，更有什么不如意事，竟致忧郁成病？此中一定有甚跷蹊。这句话又不便向龙中丞说，因定了主意，打发自己太太到衙门里去问病，觑便对龙夫人说知。鲁太太奉了丈夫之命，坐了轿子，到抚院内宅里去。他们同乡世好，向有来往的。龙夫人听说鲁太太来了，便迎接进去款待，自有一番寒暄。鲁太太问起小姐的病，龙夫人叹道："不要说起，这小妮儿累得人也够了！你们鲁大人说他是忧郁成病，就是上海请来的医生也这么说，这个我就真不懂了。我们虽不是什么上等人家，然而比中等人家总比得上了。父亲疼得他就如掌上明珠一般，要什么是什么，姨娘丫头们那一个敢给他气受？他还有甚不如意的事，何至于忧郁呢？他父亲为了他，天天晚上念《金刚经》，念《观音经》，求他病好。昨天又电汇了五百两银子到上海，助陕西赈捐，也是求他快点好的。做父母的心总算尽了，他还是那样。"鲁太太道："便是小姐实在生得好不过，又聪明，又贤德，我们见了，也不由自主的爱上心来；何况自己人，那个还给他气受呢！这两天病情怎样了？不知可吃饭？薇园也在那里心焦，所以要妾亲来看看小姐，不知卧房在那里？"龙夫人道："天天劳鲁大人的驾来诊病，此刻又劳动鲁太太看他，真不敢当了。"鲁太太道："我们都是一家，还有甚客气？"于是龙夫人领了鲁太太同到花园里去。除了二姨太太在花园照应小姐外，三四两姨太太也跟了去。

原来骊珠此时住在花园里一座绿云红雨轩中。这绿云红雨

轩，共是三间。当中一间，两面开门，一面向南，一面向北，当中摆一架十景橱，隔成两面，叫做鸳鸯厅，厅外种了数十本芭蕉，十多树桃花、红梅之类，所以题做绿云红雨。家人们又省称做红雨轩。东西两间，向日不过随意陈设，此时收拾了东首一间做骊珠绣房，西首一间给陪伴丫头们居住。

且说龙夫人领得鲁太太到了，二姨太太连忙迎出来。龙夫人先在中厅让坐献茶，鲁太太略坐一坐，就到里间去看骊珠。丫头打起帘子，龙夫人陪着进去。鲁太太举目看时，只见骊珠拥了一床蛋青色熟罗秋被，背靠着一个平金红缎大靠枕，斜欹着身子，靠在床上。面色青中带黄，十分消瘦。看见鲁太太进来，便勉强撑持着坐正了，欠欠身道："又劳鲁伯母的驾了！恕我不能起来行礼。"鲁太太忙道："小姐请仍旧躺下，我是顺路来看看的。近来这几天觉得好点罢？我听薇园说，脉象总是如此。小姐，你自己要保重点，勉强也吃口粥饭，就容易好了。"骊珠道："我也知道，可奈咽不下去。"二姨太太接口道："方才盛了碗燕窝粥，只喝了一口儿汤，就不要吃了。我们这位小姐，不要说是有病，就是没病，饿也要饿坏了。"鲁太太道："快不要如此，总要吃点东西，这病才容易好呢！"又和龙夫人谈论了几句，要了一向的药方来一一看过。原来鲁太太也精通医理的。看过方子之后，便走到床前，伸手把骊珠的脉诊了一会，再把各药方看了一遍，向二姨太太问道："只怕还有点喘呢！"二姨太太道："这两天天快亮时，是有点喘的。"鲁太太问龙夫人道："这上海医生开的方，不知可曾吃过？"龙夫人道："吃过两服了，也不过如此。"鲁太太道："据妾的愚见，不吃也罢了。就病论病，这个病要好，第一先要把心事丢开，是不药自愈的。若论用药，此时是疏肝散郁理气为主。这江南医生，每每不问什么

病，总用上了石斛、蒺藜两样，最容易引病入阴分。"龙夫人道："入阴分便怎样呢？"鲁太太道："这个不好说了。听说小姐月事也停住了，倘使病入阴分，怕的是成痨。"龙夫人道："这还了得！明天快不要他看了！"鲁太太道："也不知他们是什么用意？宗的是那一家？就算他们江苏人只知道有个叶天士、费伯雄，《叶天士全书》也不说如此用药，费伯雄虽然没有多著述，就看他那部《医醇剩义》所订的方，也不是如此。这真是近来江苏时医的新法了。"说罢，又谈了一会，方才出来。龙夫人仍让到上房去款待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（论药一节，愿阅者勿作小说看）。

第二十回

老官医粗心投补品　　娇小姐噩梦惊（警）芳魂

却说鲁太太看过了骊珠之后，仍由龙夫人陪到上房里去，又复说起骊珠病情。鲁太太道："论理，小姐这般一个知礼达义的人，生在这样人家，父母又那么钟爱，何至于生出这种病来？妾有一句冒昧的话，不知可说得？"龙夫人忙道："不知有甚见教？我们既是一家亲，就请鲁太太说了罢。"鲁太太道："小姐是曾经读过书，知礼守礼的。小姐年纪说小也不小了，不知向来可曾提过亲？"一句话说得龙夫人恍然大悟道："这倒向来不曾提起过。"鲁太太道："此刻何不和他提一提，冲个喜呢？薇园也是这个意思，不过这句话不便对中丞说得，所以叫妾来告诉夫人。"龙夫人道："这真是医者父母心！我们当真做父母的倒不曾想到这一层，真是费心了。"鲁太太谦抑了几句，龙夫人待过点心，鲁太太便告辞回去不提。

且说龙夫人送过鲁太太之后，便打发人到内书房里请龙中丞。中丞正在那里焚香，正襟念大悲咒，求小姐病好呢。听说夫人有请，只点了点头，把一首大悲咒念完了，方才到上房里去。夫人接着，把鲁太太的话说一一告知。中丞听了，不觉愕然道："我倒向来没有想到这着。然而他是个不出闺门的女子，何至于如此？"龙夫人道："人大了，知识开了。又是个识字的人，不定看了些什么混帐书，也不定这一班妖姬恣口无忌的说

了些什么混帐话，被他听了，都是论不定的。”龙中丞道：“薇园既然虑到这一层，我们就姑且依他说试试看，左右年纪大了，终久是要提的。”说罢，叹了一口气，立起来，踱到花园里去看骊珠的病。

走到绿云红雨轩前面，只见一个老妈在院子里桃花树下洗手巾，里面静悄悄地。中丞轻轻步入鸳鸯厅，掀起帘子，只见二姨太太和素琴、锦瑟两个大丫头，默默对坐，骊珠却在床上睡着了。便轻轻跨了进去。二姨太太等连忙站起来，中丞摇摇手。走近床前一看，只见骊珠半闭着眼，仰卧在床，气息恹恹，面如金纸，又不觉叹了一口气。二姨太太轻轻道：“老爷且到外间去说一句话。”中丞听说，又轻轻踱到外面。二姨太太跟了出来，递过一个细瓷小痰盂道：“小姐的病，不知怎样？老爷请看看这个。”中丞接过一看，只见里面都是白痰，痰当中却带着三四条鲜红的血丝儿。不觉吃了一惊道：“是几时起的？”二姨太太道：“是今天才见的。早就想回，又怕冒冒失失的惊了老爷、太太。方才鲁太太来替小姐诊脉，正想说出这个，又怕被小姐听见了。”中丞道：“小姐自己不知道么？”二姨太太道：“不知道的。”中丞点点头道：“拿去洗了罢。不要叫他自己知道。”说罢，匆匆出了花园，仍到上房去，对着夫人跺脚道：“这是那里说起？闹的吐出红的来了！可恨这济南，枉说是个省城，要找一个好医生都找不出来。”夫人听说，也吃了一惊道：“这话怎讲？”中丞道：“我也不知。你去问伺候的人去。”夫人听说，也不再问，三步两步到花园里去了。中丞也自到签押房里去，叫人请薇园。

薇园到来，中丞告知原故，薇园道：“小姐不知何故，那一点肝火总不得下去。肝火灼金，乃见咳嗽。此时是肺经受伤的

很了，所以带出点血丝来。职道实在学识浅陋，诊治不好。大帅何不叫人打听，这济南城里，想来未必没个名医。”中丞道：“我也这么想。但恐怕靠不住。”薇园道：“也不妨多请几个人参酌参酌，职道一个人的见识到底有限。”中丞道：“那么请那个呢？”薇园道：“大帅只要吩咐出来，倘不是好手，他们也不敢引荐得来。”中丞此时心焦如焚，听了薇园的话，便叫人到历城县去，交代打听几名好医生来。

历城县听见了这个命令，便先叫本县官医上院去伺候。这官医已经七十多岁的了，奉了县主之命，便衣冠上院禀见。龙中丞此时尚和薇园在签押房谈天，闻报，便叫薇园先到花厅里去陪，他顺便考察考察他的医理，自己却到上房去打听骊珠的病情。只见龙夫人已从花园里回来，两只眼睛哭得犹如核桃一般，说：“女儿只怕是不中用的了。”丫头锦瑟又把小痰盂送出来，说方才又吐了一口。龙中丞便叫拿出去给那官医看。那官医在外面细细的对薇园问过了小姐的病情，薇园一一的都告诉了。那官医闭目宁神，听了半天道：“别的都不怕，就怕耽误的太久了。”说话时，历城县又送来了两个医生，一一与薇园见过。恰好里面送出小痰盂来，三个医生轮流看了，彼此又议论了一番，只见家人来说：“请。”薇园便陪了三个医生到花园里去。到得鸳鸯厅时，龙中丞已在那里了。薇园指点见过，行了常礼，便到里面诊脉。三个医生轮流诊过，龙中丞亲自陪到花厅坐下。那官医先说道：“据晚生的愚见，小姐贵脉，六部皆见细弱，乃是气血皆虚之象。此时急进大补之剂，只怕还可得手。”后来的两个医生同声说道：“晚生等也同此意。”龙中丞道：“既如此，就请三位公议一个方罢！”薇园听了，只是皱眉，又不好多说。只见他三个相让到书桌旁边，由那官医秉笔，三个人唧唧哝哝了一

会，开了一个十全大补汤来，内中却又加些红花、桃仁、寄奴草之类，双手递给中丞道："晚生们订了这个方子，求大帅鉴定。"中丞接过一看，只见打头第一样便是吉林人参三钱，便道："可以吃得参么？"官医道："早就该吃的了。小姐贵体本是禀赋虚弱，加以久病，气血两亏，人参大补元气，用以培元。本方还有一钱交趾肉桂。晚生看得小姐的咳嗽，是虚火烁金所致，肉桂大补命门，有引火归源之功，命门真火一生，虚火自灭，可以止住咳嗽。这本是四君四物合成的十全大补汤。至于红花、桃仁、寄奴草，乃为停瘀太久而设，然而深恐体弱之人担不住，所以每样只用几分。"龙中丞于脉理医道一节向不讲求，听了他一番议论，觉得甚似有理，便把药方递给薇园道："我们再谈谈。"说时便举起茶杯送客。

三个医生走了，中丞又问薇园："这方子可用得？"薇园道："据职道的见识，此时似乎不宜骤补。然而各人见解不同，职道不敢断定吃得吃不得。"龙中丞道："你只说据你的主意，是吃得吃不得。"薇园道："据职道看去，似乎不宜吃，还请老帅斟酌。"中丞只得送过薇园，进去与夫人商量。龙夫人道："既然他们三个人公议的，就何妨吃他一剂试试看。"好在参、桂是自己家里有的，便在方子上圈去了那两样，撮了药来，配了参、桂，煎给骊珠吃了。

且说薇园回到公馆里，天色已断黑，乏的了不得。家人们知道未吃晚饭，便伺候开上饭来。薇园一面吃饭，一面将一切情形，向太太说知。鲁太太惊道："这个毛病，如何吃得十全大补？老爷，你如何不止住他？"薇园道："我已说过吃不得的了。然而这个病是终不会好的了，早点送断了，也省得人受累。"鲁太太道："亏你这还是医家之言呢！"薇园道："这一服

药也未见得就送得断。你看我天天投的疏肝理气的药，他吃了下去，那脏腑全不理会，但愿这服药也是如此，那就不至于死了。”说话间吃过了晚饭，略坐一坐，便去睡了。

一觉醒来，听得房门外面似乎有人说话，侧耳再听时，却有人在那里叩房门，说是院上打发人来请。薇园吃了一惊，连忙披衣坐起，取出表来，在灯光之下仔细一看，已是两下半钟。便推醒了太太，自己穿衣下地。亲自开了房门。只见一个家人回道：“院上打发人来请，说小姐有点不好呢！”薇园道：“快预备轿子！”家人道：“早预备了。”薇园匆匆要水嗽了口，也来不及洗脸，穿上衣服要走。忽然又想起一事，取出一条小手巾，又向抽屉里取出一瓶广东薄荷油，尽情倾洒在手巾上，揣在怀里，方才出来上轿，向抚院衙门而去。入到辕门，便不等通报，早有家人伺候着，打了灯笼，引到花园里去。进得花园时，只见四下里灯烛通明，真是银花火树，赛似元宵。一径来到鸳鸯厅，只见中丞穿着短打，泪人儿一般哭了出来，一把拉住薇园道：“薇园兄，你今日要救我的老命了！”薇园道：“大帅且不要忙，小姐怎样了？”说时丫头早通报进去，龙夫人及一切姨太太都回避过了。薇园到得里间，亲自拿起洋烛向床上一照，只见骊珠仰卧在床上，脸色转红，上下唇焦黑，闭着眼睛，有出气没进气的乱喘。便叫声：“小姐。”龙中丞带哭道：“我儿，你看这是谁来救你了？”骊珠也不答应。薇园放下烛台，诊了一会脉。龙中丞把薇园让到鸳鸯厅西边的倚云阁里去坐。那里先有了五六个医生，都在那里商量定方。薇园对龙中丞道：“大帅且不要伤心，小姐是误服参、桂之过，暂时还不碍事。可叫人快取生萝卜、生葱捣了汁来灌下去，立刻就好的。”旁边伺候的家人不等中丞吩咐，就如飞的去了。不一会取了来，中丞亲自送到

那边，龙夫人接过，亲自灌下去。说也奇怪，不到顿饭时，果然不喘了，脸色也不红了，说了一声："好渴啊！"中丞便叫人问薇园，该喝什么？薇园道："喝点西洋参汤罢。如果没有预备，就燕窝汤也好。"里边就依言进了一小杯西洋参。骊珠自从吃了十全大补汤之后，被三钱人参鼓荡了气，一钱肉桂煽起了火，喘得一个死去活来。幸得薇园来用萝卜解了人参，生葱破了肉桂，方才平复了，又喝了点西洋参，觉得神气略清。微睁两眼，见众人都在床前，不觉又生厌恶，闭了眼不看。朦胧之间，听得三姨太太叫道："小姐，花园里又做戏了，我们去看来。"骊珠忽觉身体轻松，便随了三姨太太到花园里去。只见戏台就搭在鸳鸯厅前面，除了自己和三姨太太之外，并没有第三个人。戏台上正在那里唱《贵妃醉酒》呢！那扮杨贵妃的，正是喜蛛儿。不觉定睛细看，觉得他十分娇媚，真是比那初见时庞儿越整。正在看得出神之际，忽然那戏台不见了，耳边还听得笙歌箫管的声音。自己看看身上，却穿戴的是凤冠蟒帔，原来身在花轿之中。不觉暗暗惊讶道："我一向不曾提亲，怎么便嫁了呢？"一会儿便有人扶着自己出了花轿，傧相赞礼拜堂，送入洞房。新郎过来，揭去红巾。骊珠微飘凤眼一看，那新郎不是别人，正是喜蛛儿。心中暗暗欢喜道："惭愧，也有盼着的一日也！"忽然转眼看见搀扶自己的人，是一个青面獠牙的奇鬼，不觉吓得魂不附体，大叫一声"吓煞我也！"急急张目再看，原来还是躺在床上。龙夫人听得骊珠梦中叫醒，连忙过来用手拊拍着肩头，连叫："我儿休慌！"骊珠回想方才的事，原来是梦，不觉长叹一声，眼中滴下泪来，身上的汗却出个不住。

不知有无性命之虞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篇校点者：王继权　责任编委：周榕芳）

新 石 头 记

目　录

---

①“启”原作“透”，今从正文回目改之。
②“呈”原作“萌”，今从正文回目改之。
③“逼人”原作“薰天”，今从正文回目改之。
④“昌明”原作“发明”，今从正文回目改之。
⑤“阅”原作“睹”，今从正文回目改之。

第 一 回

逢旧仆往事怪迷离　睹新闻关心惊岁月

大凡一个人，无论创事业，撰文章，那出色当行的，必能独树一帜。倘若是傍人门户，便落了近日的一句新名词，叫做："倚赖性质"，并且无好事干出来的了。别的大事且不论，就是小说一端，亦是如此。不信，但看一部《西厢》，到了《惊梦》为止，后人续了四出，便被金圣叹骂了个不亦乐乎。有了一部《水浒传》，后来那些续《水浒》、《荡寇志》，便落了后人批评。有了一部《西游记》，后来那一部《后西游》，差不多竟没有人知道。如此看来，何苦狗尾续貂，贻人笑话呢？此时，我又凭空撰出这部《新石头记》，不又成了画蛇添足么？按《石头记》是《红楼梦》的原名，自曹雪芹先生撰的《红楼梦》出版以来，后人又撰了多少《续红楼梦》、《红楼后梦》、《红楼补梦》、《绮楼重梦》……种种荒诞不经之言，不胜枚举。看的人没有一个说好的。我这《新石头记》，岂不又犯了这个毛病吗？然而，据我想来，一个人提笔作文，总先有了一番意思。下笔的时候，他本来不是一定要人家赞赏的，不过自己随意所如，写写自家的怀抱罢了。至于后人的褒贬，本来与我无干。所以我也存了这个念头，就不避嫌疑，撰起这部《新石头记》来。看官们说他好也罢，丑也罢，左右我是听不见的。闲话少提，言归正传。

且说续撰《红楼梦》的人，每每托言林黛玉复生，写不尽的

儿女私情。我何如只言贾宝玉不死，干了一番正经事业呢。虽然说得荒唐，未尝不可引人一笑。看官们，且听我诌上一个引子来：

定国安邦，好少年，雄心何壮，弹丸大的乾坤！怎当得风云莽撞；三尺长的龙泉，却吐出万丈光芒。大好的日光、月光，只可惜隔着了二三百层魔和障，害得人热念如狂！害得人热念如狂！好头颅，没处商量安放，只剩得热泪千行，热血一腔，洒到东洋大海，翻作惊涛骇浪。猛回头，前事尽荒唐！甚的是，文场、战场，名场、利场，算将来，不过是五千年的一本糊涂帐。

且说那年贾宝玉带了贾兰去下场，等到三场完毕，出场时候，那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，早在场外候着，要带他去归真返璞，所以贾兰一回头，便不见了他。须知他已经悟彻前因，一朝摆脱，所以任凭家中人等，闹到马仰人翻，都是弃而不顾的了。大士、真人先引着他赶到毗陵驿，叫他别过了父亲贾政，然后把他送到大荒山青埂峰下，结了一个茅庵，叫他苦修起来。

从此又不知过了几世，历了几劫，总是心如槁木死灰，视千百年如一日。也是合当有事，这一天，贾宝玉忽然想起，当日女娲氏炼出五色石来，本是备作补天之用，那三万六千五百块都用了，单单遗下我未用。后来虽然通了灵，却只和那些女孩子鬼混了几年，未曾酬我这补天之愿。怎能够完了这个志向，我就化灰化烟，也是无怨的了。如此凡心一动，不觉心血来潮，慢慢的就热念如焚起来，把那前因后果尽都忘了，只想回家走一趟，以了此愿。却又自己想着已经做了和尚，薙了头发，这个尴尬样儿，如何去得？非但父亲见了要动怒，就是姊

妹们看了，也嫌我腌臜。不如耐过几时，蓄了头发再去罢。立定主意，就一天一天的养起头发来。

说也奇怪，从前他苦修时，不知历了几世几劫，就如过了一日似的。如今要养起头发来，却一日比一年还难过。天天只盼头发长，那头发偏偏不肯长的快，恨得他每日在家长吁短叹。好容易捱了一年多，养得了尺把来长，将就可以辫起来了，心中十分欢喜，胡乱辫了。打开包裹，看见那回穿进场的一套半新不旧俗家衣裳还在那里，就取来换了。又带上那块宝玉。无意中在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来，取来一看，却是那年向紫鹃讨的那一面小镜子，就拿来一照，觉得自家模样儿，依然如旧。于是，整顿衣裳，出了茅庵，不辨东西南北行去。

心中只盼遇见了人，可以问路。谁知尽着行去，偏偏一人不见。看看已经日落西山，也不知走了多少路，喜得脚力尚不见乏，回头看时，连青埂峰的影子也不见了。此处又不知是何所在。正在彷徨之际，猛抬头看见头上一块乌云，愈散愈大，不一会便洒下雨来。急得宝玉跺脚道："今番坑了我也！这里四面都没有人家，往那里躲一会儿呢？"没了主意，只得发脚乱跑。跑到前面，见着一个树林子，便急急的转入林子里去。他心中本望林子里，或者有了个人家，可以躲避躲避。到得林子里时，抬头一望，虽然没有人家，却喜有一座破庙。宝玉此时如获至宝，连忙跑了进去，只见这庙山门已倒，门下势难避雨的了，只得跑到殿上去。

此时已是薄暮天气。这庙的四面，又围了好些参天老树，把那殿上遮得黑魆魆的。宝玉来得匆忙，才跑至廊下时，便踢了一件东西，绊了一交。正要起来，忽的一声，脚下先站起一个人来。骂道："是那一个忘八羔子没生眼睛的，踢你爷一脚！"

宝玉正要向那人陪小心，忽听得他的声音，十分耳熟，不觉定眼仔细看了一看。那人也细细的打量宝玉一会，忽的走近一步，搂着宝玉道："哎呀！我的祖宗小爷，你也有出现的一日了！奴才该死！"原来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跟随宝玉的焙茗。

宝玉大喜道："你为甚走到这里来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"焙茗道："爷走了多少时，怎么还是这么着？自己走的什么地方，还不知道？"一面说着，往外望了一望。在这半光半黑之中，瞥见那东倒西歪的山门，不觉大惊道："不好了！我睡糊涂了，怎么叫人家弄到这个所在来。二爷，此刻是什么时候了呢？"宝玉道："好糊涂小子！怎么连时候都睡忘了，此刻不是黄昏时分了么？"焙茗道："不好了，我昨夜睡的狠早，怎么把今儿一天都睡过去了？眼见得这是个破庙，没有人的了，怎么弄个火来才好。"想了想，喜得火镰包还在身边，掏了出来，拿起火石乱打，迸了许多火星，只是那火绒燃不着。心中焦躁，不免四下里去摸索，摸到东边，得了一扇小门。推门进去，原来里面另是一个院落，还有两间小屋，屋里射出灯光来。焙茗喜道："有了人了。"便跨进屋里去。只见一个老道士，蹲在地下烧火。抬起头来，看见焙茗，吓得"呀"的一声，躲到角子里去，口中不住的叫菩萨。焙茗诧道："我好好的人，怎么叫起菩萨来？"那道士道："你不是倒在廊下的仙童像么？"焙茗没做理会。忽闻得那锅里透出一股粥香，骤觉得饥火中烧，巴不得拿来就吃。忽想起宝玉此时想也饿了，不如请了进来，同那道士要一碗吃，胡乱混过今夜再说。想罢出来，请了宝玉，一同进去。

刚走到小门时，忽见一个人从里面出来，擦身而过，一溜烟如飞的往外就跑。宝玉吃了一惊，也不知是什么缘故。跟了

焙茗到了那屋里，焙茗看时，那道士已不见了。走到里间一看，也是无人。宝玉此时有了灯光，看了焙茗一眼，吓了一跳道："你这小子，怎么闹的这个腌臜样儿？"焙茗道："腌臜么？"宝玉取出那小镜子，叫他去照。焙茗照了，只见脸上的尘垢积了有一分多厚，自己也觉得吃惊好笑。连忙放下镜子，四面去找脸盆、手巾，又去找着了水缸，也不管冷热，洗刷了一回。觉得身上也都是尘土，只得脱下衣裳去抖，一面骂着："是那个忘八羔子作弄我的！"抖过了穿上，方找出碗箸来洗过，盛了一碗粥，伏侍宝玉吃。

宝玉吃了一碗，便不吃了。又问："这粥是那里来的？"焙茗道："爷别管，吃了再说。"宝玉又问："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"焙茗此时饿的了不得，一面盛粥吃，一面说道："自从爷不见了，家里的人，闹了个鸡飞狗走。上头呢，自太太起，没有一个不是哭的。我们底下的人，是天天在外头混找。后来放了榜，爷中了第七名举人。"说到这里，忽道："是呀，还没给爷道喜呢。"说着，连忙磕了一个头。起来又说道："那时候闹的皇帝也知道了，下了旨意，叫各衙门一起访寻，仍然没有音信。又到后来，老爷回来了，说在毗陵驿遇见爷，已经出家了。太太起先信了，后来想想又不信，说是老爷遇见这和尚时，并没有当面说着话，恐怕是眼花了，认错了人。于是又叫找寻起来，京里是找遍了，近京一带也找遍了。又派人分头到南边来找，我派到金陵。因为恐怕爷一时高兴，回南边府第住几时，故叫我来了。我入了金陵境内，天色已晚，离城还有十多里，恐怕赶不上城门，所以到了一个什么玉霄宫投宿。那玉霄宫金碧辉煌，十分显焕，有一百多道士。他们就留我在厢房住宿。不知怎么一睡，就睡到这个时候，又怎么睡到这

里来。那我可糊涂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吃完了粥。宝玉也是怔怔的莫名其妙，问道：“这个粥又是谁的，怎么这里没一个人？”焙茗道：“爷且别问这个。这里面有床铺，且进去胡乱睡一宿，明日好进城，回自己府第里去。”宝玉依言，焙茗便拿了灯进来。

宝玉来到里间，只见窗下放着一个方桌，桌上横七竖八摆了几本书，就坐在旁边，顺手取过一本书来，要想坐着看书解闷。翻开来一看，是一本《封神榜》，放过不看。又取过一本，却是《绿野仙踪》，这些书都没有看头。又见那边用字纸包着几本书，取过打开一看，却是些经卷。觉得包书的字纸，甚是古怪，摊开一看，上面横列着“新闻”两个字。闻字旁边破了一个窟窿，似乎还有一个字，却不知他应该是个什么字了。底下却是些小字，细细看去，是一篇论说。看到后面，又列着许多新闻时事，不觉暗暗纳闷。拿了这张纸，翻来覆去的看了又看，也有可解的，也有不可解的。再翻回来，猛看见第一行上，是：大清光绪二十六年□月□日，即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□月□日，礼拜日。不觉吃了一大惊。

要知惊的是什么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　二　回

入尘寰初进石头城　　怀往事闷看《红楼梦》

且说宝玉拿了那张字纸儿，只管发怔，暗想道：我离了家到底有多少日子了呢？据这张字纸儿看来，一定是同那"京报"一般的东西。不过他不是专载阁抄，把外头的时事也载上的，自然也是按天出一张的了。看他这年月，竟然是自我离家之后，国号也改了。只恨我在那里混修之时，糊里糊涂，不曾记着日子。看他那年月底下，还有什么一千九百零一年，这更不可解了。正在这里想着，只见焙茗笑嘻嘻进来道："爷请看！这是个什么顽意儿。"说罢，递过一个小小匣儿。宝玉接来一看，是个黄纸糊的小匣子，上面横写着"燮昌"两个字，反面是画的细细致致的一幅小画儿。要待打开他看时，却是没有盖子的。四面翻转看了一遍，原来是个套匣。便把他推开一看，里面装着好些小枝儿，一头还有一点红红儿的东西。便还了焙茗道："这不过是小孩子顽的罢了。"焙茗接过来，取出一根细细的去看，口内自言自语道："怎么个顽法呢？"说罢，拿起来，把那红点子对着灯头上去烧。谁知才对到火上去，便豁的一声着了，倒把二人吓了一跳。宝玉道："别弄了！管是个惹火的。"焙茗那里肯听，便道："这一点点的小头儿，燃着了，那火就那么大。我们把他一根根的都取下来，凑在一处，拿到院子里，放个火球儿顽。"一面说，一面找了个钉儿，蹲在地

下，把那小枝都倒了出来，去刮那红点子。刮下了两个，再刮第三个时，不知怎的，拍的一声，那红点子自己着了。焙茗又惊又喜，宝玉也歪在旁边看见，说道："快别弄，拿来我看！"焙茗把小枝儿递上。宝玉道："匣子呢？"焙茗递了来。宝玉再看了一遍，对焙茗道："你看这套匣边上，这一面粗得狠，像是沙子做的。那上面有几路红印子，不定这东西在这上面一擦就有火了。你试擦一根看。"焙茗果然拿起一根，擦了一擦，却把枝儿擦断了。宝玉道："蠢才，轻点子呢！"焙茗再拿了一根，往上轻轻的划。划了两下，没有动静，再划重时，又怕断了。宝玉道："太轻了。"焙茗又划了一下，果然拍的一声着了。焙茗大喜道："二爷真是圣明，叫奴才一辈子也不知道这么一来，就会着了呢。"宝玉道："快收起来罢，这是取火的东西。可轻着点，别碰了他。你看刚才把钉子刮了他，也刮出火来呢！"焙茗一面收拾，一面道："这个取火，比着火镰包儿，灵便多了。这回有了这个，不要那个了。"宝玉拾起一根着过的，仔细看了一看，只见那红点子烧成了炭，取起那套匣来，划了一下，便断了。想道："一根只能取一回火，能多取几回，就更好了。"只见焙茗收拾起来，便道："二爷请睡罢。明儿家去，我还要赶回京去报喜信呢。"宝玉道："我就在这床上胡乱睡了。你呢？"焙茗道："爷别费心，我有睡的地方。"宝玉便和衣躺下。焙茗道："好歹脱了睡，小心着冷呀。"宝玉道："此刻我不比前头，不拘什么，都可以将就得。身体也好，不至于着凉的。"焙茗将门闭上，取了几把椅子，拼摆在门口，便躺下去。宝玉道："怎么这等睡法？"焙茗道："怕爷再跑了，奴才可担不起呢！"宝玉笑道："你放心，我再不跑了。"一宿无话。

次日黎明，宝玉醒了，叫起焙茗，到外间炉子上去烧了点热水，胡乱洗过脸，主仆两个，便出门上路，仍从小门出去。外面原来是三间正殿，却是剥落不堪。两廊多已倒了，两旁神像，也是七歪八倒。出得山门，回头看时，那敕建玉霄宫的匾，还歪歪的在上面未掉下来。焙茗此时只觉得心神恍惚，想着：我投宿的玉霄宫，明明是一所雕梁画栋的，怎么一觉睡醒，却换了这个模样。一路上疑惑不定。宝玉是因为看了那张字纸儿的年月，心下也十分疑惑，又不知此处是什么地方，只得信步行去。

走了四五里路，走到一个小小村庄，见一个老儿，正携了农具行来。焙茗便向前问道："请教老丈，我们到金陵城里去，从那里走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"那老儿道："这里叫做'无为村'，也是金陵管辖。你们要进城，只往东去，不上十里，就到了。"焙茗谢过老儿，同着宝玉向东而去。慢慢的有了人家起来。一时进了城，宝玉道："城是进了，那里是咱们家呢？"焙茗道："爷放心，咱们家是赫赫侯门，一问就知道了。"说罢，便拉着一个走路的人，问他："荣国府在那里？"那人回说："不知道。"焙茗又向别人去问，一连问了五六个人，没有一个知道的。宝玉道："这些走路的人，那里知道。你倒是到店铺里去问问罢。"焙茗依言，问了几家店铺，也是不知道。宝玉不觉纳闷，暗想道：这里莫非不是金陵，是我们走错了路么？焙茗道："走了半天也乏了，爷看见那茶馆么？多少人在那里吃茶呢。爷何不也进去喝碗茶，歇歇再走。"宝玉点头应允。

拣了一家洁净茶馆进去，拣了个座，焙茗另在一边也拣个座儿坐了。茶博士泡上茶来，宝玉慢慢的品茶。因想：焙茗问了半天，没有一个人知道，总是他口齿不伶俐之故。自己在

街上，又不好逢人去问，此时正好借吃茶为名，得便时，亲自问人。坐了一会，只见隔座上又来了一位茶客，举止斯文，暗想：这个人，或者可以知道，不妨试问一声。因立起来，对那人拱拱手，问道："失路之人，请问一声，不知老兄可肯指教？"那人也连忙起来招呼，一面说道："这问路的事，是知道的，无有不说，何消多礼。"宝玉道："我要到荣国府，不知从那条街上去？"那人听说，把宝玉上下打量一番，说道："老兄想是从来未曾出过门，这句话问的似乎错了些。"宝玉道："此话怎讲？"那人道："我只知有一个宁国府，却不知有甚荣国府。"宝玉喜道："这就好了，你只要告诉我宁国府，我自然可以找到荣国府。"那人又道："这更奇了，怎么到了宁国府，就可以找到荣国府呢？"宝玉道："老兄不知道，我们本是一家，找到他家，自然就可以知道我家了。"那人听得不耐烦道："你要到宁国府，先趁了轮船到芜湖，然后或雇民船，或雇牲口，自然可以走到。怎么在这里南京地方，就问起来呢？须知道宁国府是安徽所属的呀！"宝玉听了，怔怔的说道："我不是问那个宁国府，我问的是宁国公，荣国公的府第。"那人摇头道："不知道，不知道。"宝玉还未答言，焙茗在旁插嘴道："爷别理他。咱们贾家的门第，南京、北京，那个不知道的？他既然不知道，一定是个村汉子，再问也没用。"那人听了，也不做理会。焙茗又自言自语的道："像刘老老，他还是个女人，也会找到咱们家去。咱们南边的府第，自然也不输给别人，就没有人知道，可也是一桩怪事。"那人听了，怔怔的看了宝玉一眼，又看看焙茗，回头向宝玉道："你们说些什么？"宝玉道："没甚什么说，你老兄既然不知道，便罢了，我回来问别人。"那人道："刚才听你们说的，莫不是要问那《红楼梦》上贾宝玉他家么？"

宝玉欢喜道："正是，正是！但是什么《红楼梦》，我可不懂。"那人道："你可是看小说看呆了。"又笑道："你要问他家，还是要看贾宝玉呢？还是要看林黛玉呢？"宝玉道："只我便是贾宝玉。"焙茗在旁插嘴道："我们二爷现在当面，你为甚提名叫姓的起来，好没道理！"那人怔了一怔，指着焙茗问宝玉道："他又是谁？"宝玉道："他是我身边的小厮焙茗。"那人抬头看了看天，又揉了揉眼睛，道："不好了！我今日不是见了鬼，便是遇了疯子了。"正说着，那边又来了一个少年，那人见了，便招呼入座，说道："我常说你们年轻人，不要只管看小说，果然有看小说看出笑话来的了。前头我看见一部什么笔记上面载着一条，说是有看了《西厢记》思慕双文颜色，致成相思病的。我还当他不过设言劝世的罢了，谁知……"说到这里，用手指着宝玉道："这个人，竟自称是贾宝玉起来，口口声声，只问什么荣国府、宁国府，你道不是看《红楼梦》看疯了的么？"那人只管高谈阔论，引的旁边吃茶的人，一个个都围过来，对着宝玉观看。看得宝玉没意思，赸赸的起来，叫焙茗开了茶钱，走出了茶馆。

因对焙茗说道："我本来就有点恍惚，听了那人的话，越发恍惚的加了一倍。看来，我们家是一时找不着的了。不如先找个下处，再商量罢。"说着，二人找了一家客寓，拣了个洁净房间住下，还要张罗置备行李。焙茗先到里间，铺设好了宝玉的卧榻，然后自家把外面半间收拾起来。宝玉叫焙茗出去买点纸、笔、墨之类，回来应用，焙茗答应了出去。

一会儿买了些文房四宝回来，又顺带买了些茗碗茶铛之属。宝玉在家时，享尽了膏粱文绣、粉腻脂香之福，出家时，非但与木石居，与鹿豕游，并且是耳无闻、目无见的。不知过了几世，历了

几劫。此时看见外面粗使的东西，却也小巧玲珑，不觉把玩了一番。忽又想起在茶馆里，遇见那人，说什么“红楼梦”，想是一部小说。他又说我看《红楼梦》看疯了，所以自称贾宝玉。我明明是贾宝玉，我何尝知道什么《红楼梦》！想当年，我和甄宝玉同了名字，同了相貌，已是奇事，难道那《红楼梦》上，竟有和我同姓、同名的么？倒不可不看看他内中是个什么情形。想罢，便提笔写了“红楼梦”三个字，叫焙茗到书坊里去买。不多一会，买了回来。宝玉见有一尺来高的一部书，也不及细看全文，先取了第一本，要看个回目。谁知却是一本图画。见了那些人名，先就暗暗称奇。胡乱翻了一遍，翻到末后，才是回目。便逐回的细看，心中又是惊疑，又是纳闷。逐回看过了，才看正文。一心只想看贾宝玉的事，那不相干的闲文，便胡乱看过，只拣要紧的去看。越看越是心神不定。看了书上的事迹，回想起来，有如隔世。拿着书上的事迹，印证我今日的境遇，还似做梦。不觉越看越想，越想越看，那心神越觉惝恍。忽见焙茗笑嘻嘻的进来道：“爷请猜这东西值得多少钱呢？”

不知焙茗拿来的是什么东西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　三　回

听芳名惊心增惝恍　　尝西菜满腹诧离奇

却说宝玉正在徬徨仿佛，忽见焙茗走进来，手里拿着在庙里看见这黄纸匣儿，笑着要宝玉猜值多少钱。宝玉并不理他，只管出神。出了一会神，又去看书。焙茗不敢多说话，站了一会，即退出去。宝玉还是一面出神，一面看书，巴不得一时之间，把全书看完才好。所以看得废寝忘餐，犹如赶工课一般。比从前赶工课应付他父亲时还利害。看了两个半天，一个全夜，把全部看完了，还在那里呆着脸出神，不茶不饭。吓得焙茗没了主意，只道他从前那个呆性发作，不然就是犯了那回失了宝玉的毛病了。此时姑娘们没有一个在他身边，这便如何是好？一连几天都是如此，心中益发没了主意。只得忙着到外头去打听荣国府。差不多把一个南京城里都找遍了，却那里有个影子？

一日，便来回宝玉说道："咱们住在这里，终久不是个事，不如且回京里去。老爷太太也盼望狠了，奴才的初意，本想找到这南边府里，多派几个人送爷进京。此刻既然找不着，只得就是奴才一个人伏侍爷的了。"宝玉道："我心中恍惚得狠，就像没了主的一般，只怕进京也见不着众人的了。"焙茗道："爷为甚说这不吉利的话？爷这回进京，老爷太太不知欢喜得怎样才好呢。奴才在二门上，听得里面老婆子说，爷出门的时候，

二奶奶已经有了喜了。这回不定早已生下小爷了，爷这回进京，还要准备着当老子呢！”宝玉啐了他一口，道：“少嚼你的舌根。你到帐房里，叫他们代雇个牲口，或雇个船，进京罢。”焙茗答应着去了。

不一会，带了客寓帐房的人来，焙茗先回道：“回爷的话，他们说进京去，用不着牲口、船只呢！”只见帐房的人道：“老爷们想是从内地里来，不知道这沿江沿海的风气。此时进京用不着按站走的了，只要趁了轮船，先到上海，由上海再趁轮船到天津。由天津进京，是有火车的。跨上车子，不一刻儿就到了京了。方才贵管家来说要雇牲口，或雇船只，这不是舍逸就劳，舍易就难了么？”宝玉道：“不知这轮船有多大，坐多少人？”帐房的人道：“我也说不出他有多大，每回的搭客，大约总有好几百人。”焙茗连忙说道：“罢，罢，快别说了！凭他多大的船，坐了几百人，不要挤死了么？我们爷挤不惯。”帐房的人道：“管家有所不知，要是坐统舱呢，那是说不定要挤的，坐了房舱，就好得多了。倘是坐了官舱，那是比在家里还舒服。一样的有客堂起坐的地方，饭菜也好，船上买办也来招呼，闲人是不能进去的。倘是爱清净的，那就坐了大菜间，吃的是外国大菜，一路上有细崽招呼。只怕在家里，也没有这等舒服呢。”宝玉又问：“轮船是几时造出来的，什么叫做买办？什么叫做细崽？”帐房的人暗想：纵然没有见过，也该听人说过了，这两个人莫非都是呆子？只得把轮船的来历，及买办、细崽的职役，略略告诉一遍。焙茗道：“我却不信！那么大的船，只怕撑篙打桨的人，也要用好几百名呢。”帐房的人道：“他是用机器驶的。要用人撑篙打桨，也不叫轮船了。”宝玉暗想：从前我怡红院中，有一个小小的西洋自行船，不过是个陈设的顽意

罢了，并且虽有自行之名，却不能行动。此刻怎么闹出那么大的来了？不要管他，且坐他一回，左右长长见识也好。想定了，便对帐房的人道："那么说，我们就坐轮船罢。但不知可有一直到天津的轮船没有？要是有就更好了。"帐房的人道："没有的，总得要先到上海。但不知你还是要坐房舱，还是要坐官舱？"宝玉道："你说的什么大菜间最好，我们就坐那个。"帐房的人答应了，问几时走。宝玉道："那轮船可是天天赶来回吗？"帐房的人道："那里能够！不过，天天总有船就是了。随便那天，都可以走得。"宝玉道："那么，就明天走罢。"帐房的人，又问了到上海住什么地方，有人招呼没有？"又说："我们同上海长发栈是通的，如果要住时，这里有人招呼。"又应酬了几句，方才别去。

闲话少表，且说到了明天，宝玉准备起身。焙茗收拾过行李，吃过早饭，雇了一匹牲口，宝玉骑了，焙茗跟着，又雇人挑着行李，一行人出城，来至江边。这天恰好是招商局的下水船，就先到招商局趸船上歇下，开了个房间，坐着等候。客寓里派有伙友来招呼。一会儿听见外面人说："到了，到了！"宝玉走出房门，倚在栏杆上眺望。只见远远的一缕浓烟，烟下是一只船，缓缓而来。不多一刻，就走近了。宝玉向那客寓伙友道："我们就坐这个船么？"伙友道："正是。"说着，那船更走的近了。船边现出"江宽"两个大字来。宝玉道："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"伙友道："这就是这个船的名儿。"宝玉暗想：船也有个名字，真是闻所未闻了。一面想着，只见那船一直过去，并不像是要靠拢来的样子。暗想：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谁知那船走下了好些路，方才绕一个大圈，回过头来，渐行渐近，一会就靠到趸船傍边来了。登时人声嘈杂起来，伙友招呼了行

李，带了宝玉、焙茗，跟着在人丛中挤了过去，上了一层楼梯，进了大菜间，点交了行李，便匆匆的去了。一会又带了一个人来道："这是我们寓里的伙计，专在船上招呼客人的。到了上海时，只要把行李交给他，没有误事的。"宝玉便问那人贵姓，那人道："我敝姓包。因为招呼得客人，颇为妥当，多承客人们送我一个绰号，叫做'包妥当'。有事时，只叫人到统舱里去叫我就是了。"说着，送来的伙友便辞了去。一会儿，船开行了。

宝玉走出舱面，要望江景，只见船上所有之物，都是生平未曾经见的。那包妥当在旁边扯七扯八的，和宝玉谈天。宝玉便指着那不曾见过的东西去问他，如舢板、太平水桶、救命圈、转舵机器之类，一一都问了。又到机器舱的窗上望了半天。觉得乏了，便回房歇息。因为一个人闷得狠，便拉了包妥当来谈，问问上海风景。包妥当见宝玉翩翩年少，打量是个风流人物，便把上海的繁华富丽，有的没的，说了一大套。慢慢的又说到风月场中去，说上海的姑娘，最有名气的是"四大金刚"。宝玉笑道："不过几个粉头，怎么叫起他金刚来呢？"包妥当道："我也不懂，不过大家都是这么叫，我也这么叫罢了。这'四大金刚'之中，头一个是林黛玉。"宝玉猛然听了这话，犹如天雷击顶一般，觉得耳边轰的一声，登时出了一身冷汗，呆呆的坐在那里出神。包妥当还在那里滔滔而谈。后来见宝玉出神，以为他冷淡了，便搭赸着辞了出来。这里宝玉被他一句话，只闹得神魂无定，心中不知要怎样才好。又是气忿，又是疑心。气忿的是林黛玉冰清玉洁的一个人，为甚忽然做起这个勾当来？疑心的是记得林黛玉明明死了的，何以还在世上？莫非那年他们弄个空棺材来骗我，说是死了，却暗暗的送他回南边去了不成？心里左想也不是，右想也不是，不禁烦躁起来。

烦躁了一会，方欲出去望望，只见一个小子捧一个方盘子来，在盘子里拿出几样东西，摆在桌上，说是请吃饭。宝玉走至桌边，坐下一看，只见摆着一个白瓷盘子，盛了半盘汤，一把银白铜匙，还有两片松糕似的东西。前面一个白铜架子，放着几个玻璃瓶儿。宝玉只管看着他出神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呆了一会，拿起铜匙来，喝了两口汤，觉得味儿还好，便一口一口的喝下去。一面喝着，暗想：这个只怕就是什么外国大菜了。然而为什么却拿盘子来盛汤？真是千古奇闻的事。想来他们的酱小菜，倒要用碗盛的了。不知不觉喝了一半，放下铜匙，那小子便过来收了去。宝玉又觉得奇怪，饭还没有拿来，为甚倒把汤拿去了呢？并且没有第二样菜，真是奇绝。正这么想着，那小子又拿一个盘来放下，又放下一把小刀，一把铜叉。这铜叉的形象，也是说不出来的古怪。再看那盘里时，却是一块鱼浇上些似汤非汤、似汁非汁的东西，颜色倒是雪白。又没个筷儿，正不知如何吃法，难道把这叉子叉着，往嘴里送么？旁边那细崽见他发怔，便走近一步，指着玻璃瓶道："这是辣酱油，这是鱼油。"宝玉道："你给我舀上些。"那细崽果然代他舀上些。宝玉便拿起叉来，叉了一块吃了。觉得还便当，便只管叉着吃，吃完了又换上一盘。宝玉此时却明白了，一刀一叉的运用起来。吃过七八样，细崽收了，送上一杯茶，却用一个小瓷盘托着，还有一把小茶匙。瓷盘里有两块雪白的东西，方方儿的，比骰子大好些，看了也不懂。拿起茶来呷了一口，皱眉道："太酽了，涩了。"细崽又递过一个小瓷瓶儿，问道："吃牛奶么？"宝玉点点头。又问："要糖么？"宝玉也点点头。只见那细崽把那两块白方的东西丢在茶里，拿茶匙调了几下，便都化了。宝玉才知道那个是糖。细崽调罢了，又搀上牛奶。宝玉再呷一

口，便觉不涩了，慢慢的呷完，细崽收了去，又来收拾桌子。宝玉暗想道：吃大菜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，但是吃了半天，却一颗饭也没有。那两块松糕似的，不知是什么东西？我却没有动他。此时吃饱了，不免到外面去走动走动。只见包妥当笑嘻嘻的走来问道："你老人家用过晚饭了么？"宝玉道："吃过了。你呢？"包妥当道："偏过了。"宝玉道："你们统舱里吃的什么饭？"包妥当道："不瞒你老人家说，我承这里帐房几位先生照应，是在帐房吃的饭，还算好。在统舱里吃饭，实不像样呢。茶房们扛了一木桶饭来，众人便过来抢吃，也有拿脸盆盛饭的，也有拿筐子盛饭的，又没有菜，要吃菜时，要自家随身带来。你老人家出门的日子少，见的也少。我们常来常往，是见惯的了。你老人家吃的大菜好么？这里的外国大司务，是宁波人，做得好菜。管事的姓李，招呼狠好的。你老人家见过他么？"这包妥当只管滔滔不断的信口开合，猛不提防，头上"呜呜"的一声怪响，倒把宝玉吓了一跳。

要知是什么声响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　四　回

慧神瑛下问启新知　呆霸王酣酒呈故态

却说宝玉正和包妥当说的高兴，猛听得头上“呜呜”的一声怪响，吓了一跳。包妥当道：“到了镇江了。”宝玉正要问时，又听得“呜呜”的响了两下。宝玉道：“这是什么东西在那里叫唤？”包妥当笑道：“这是放的汽筒，因为到了码头，招呼前面小船让路，以免碰撞之意。”宝玉这才明白。包妥当又指给他看，这边是焦山，那里是金山。此时已经入黑天气，远望镇江万家灯火。一会儿靠了趸船，就听得下面人声鼎沸起来。宝玉回头忽见自己住房亮了，说道：“没看见人进去，这个灯是谁点的？”包妥当笑道：“这是电气灯，不用人点，自亮自灭的。外国人真是巧心思，这都是他们做出来的。”宝玉道：“正是。我要问你，刚才我看见两个人，那打扮得异样的，不必说了；那副面目也狠奇怪，黄头发，黄胡子，绿眼珠子的，可是外国人？”包妥当道：“正是。”宝玉道：“我从前看见那瓷做的西洋小孩子，就是这个样儿，却是身上多了两个翅膀。我就想，人断没有长出翅膀的道理。此刻我见那两个，想来也是西洋人了。他们到底有翅膀么？”包妥当道：“那里人会长出翅膀来呢！不过他们画的画儿，多有画出翅膀的，听说那个还是他们的菩萨呢。”宝玉笑了笑，又道：“那两个外国人在船上做什么？”包妥当道：“这是驶船的。还不止两个呢！总共有五六个。”宝玉道：“这个船是外国人的么？”包妥当

道:“这是招商局的船,是中国的。还有那‘怡和’、‘太古’两家,便是外国的了。”宝玉道:“既是中国的船,为甚要用外国人驶?”包妥当道:“中国人不会驶呢。”宝玉摇头道:“没有的话!外国人也不多两个眼睛,也不多两条膀子,有什么不会的?不学罢了。”包妥当道:“只怕心眼儿不及他呢。”宝玉道:“但凡是个人,心眼儿总是一样的。不过有一种人被一种嗜好迷住,不得开罢了。还有孔子说的:‘人一能之,己百之;人十能之,己千之。’那里有学不会的学问呢?咱们不赶早学会了,万一他们和咱们不对起来,撒手不干了,那就怎么好呢?这么大的船,不成了废物了么?”

正说着时,只见焙茗笑嘻嘻的走过来,递一个小匣给宝玉道:“这又是一个样儿的,比咱们头回看见那个大些。头回那个,三个钱一匣,这个要化四文。我才在底下买的,给爷瞧。”包妥当一看,原来是一匣猴牌洋火。便笑对焙茗道:“这是洋火呀!你没见过么?”焙茗道:“我头回看见的匣子,比这个小,那小棍上,是粘着红点子的。”宝玉道:“你擦一枝瞧。”焙茗擦了一枝。宝玉道:“这个擦起来不响,着得比那个快。”又问包妥当道:“这东西也是外国人做的么?”包妥当道:“从前是外国来的,这个是日本来的。听说还是中国人在那边创造起来的。此刻算他最好,销路也大。有人说,他一个礼拜,要造一万箱,每箱可以赚一元银呢。”宝玉道:“一箱有多少呢?”包妥当道:“这可考住我了,多少我不得而知,那箱子大约有半个八仙桌子大罢咧。”宝玉道:“那个小匣子的呢?”包妥当道:“那是上海做的。有‘燮昌’、‘华昌’、‘烈昌’好几个牌子呢。”宝玉道:“是中国人做的,还是外国人做的呢?”包妥当道:“是中国人做的。此刻汉口、湖南,也有人做了。”宝玉拍手道:“是不是呢!我说没有学不会

的事情。这么个小巧东西也学会了，那驶船那里有学不会的？房里去坐罢！这会有点冷了。”此时船已开行，两个同到房里，又谈了一会，包妥当别去。一宿无话。

次日清早起来，洗过脸，细崽送过一杯茶，又是两片松糕似的东西，旁边抹上一块黄澄澄的像是猪油；又是一个盘子，放着两片火腿，两个半生熟的鸡蛋。宝玉不像昨天那样忐忑了，拿起刀叉吃了，又喝了茶。又出来闲望一回。包妥当又走了来，说道：“你老人家起来的好早！这回船走的快，上十点钟就好到上海了。”又闲谈了一会。又带着宝玉到下层房舱、统舱各处看了一遍，仍复上来。

不一会，已到吴淞口。包妥当按着旗式，指给宝玉瞧：“这是英国兵船，这是法国兵船。”宝玉吃惊道：“这么大的兵船，怎么打仗呢？”包妥当道：“利害着呢！我没见过。听见说，那种大炮放起来，打好几十里呢。”宝玉道：“他们的兵船，为甚放到咱们家来，难道给咱们打仗么？”包妥当道：“上海是通商码头，各国商人都有，这是他们放来保护商人的。”宝玉道：“咱们自己有兵船么？”包妥当又指着两个道：“这是‘海筹’，这是‘海容’，都是中国的。”宝玉道：“那兵船也同这个一样用机器驶的么？”包妥当道：“是。”宝玉道：“那管驶船的，也是外国人么？”包妥当道：“不，那是中国人。”宝玉道：“是不是呢？你昨儿说中国人心眼不及外国人，学不了这个。怎么兵船又是中国人驶的呢？但是这个船怎么要用外国人驶，我可不懂了。”包妥当道：“是，是。你老人家明见。”

宝玉沿路眺望，包妥当一一指点道：“那里是纱厂，那里是布局，那里是自来水厂。”正说着，只见一缕浓烟，远远的如飞过去。包妥当道：“那是火车。”宝玉道：“也是用机器驶的么？”包

妥当道："是。"宝玉拍手笑道："果然。我到了船上来，就想着水上有了这种船，陆上也应该有这种车才对呢。"

谈谈说说，船已傍了码头。包妥当代招呼着行李，雇了东洋车，送宝玉主仆两个到了长发栈。拣了个洁净房间，焙茗铺设好了，自在外半间安息。一会茶房开上饭来吃过。包妥当进来道："你老人家要多住一两天了，这两天没有天津船开。有一只'保定'，要到大后天才开呢。"宝玉道："怎么把个地名做了船名？这倒别致。"包妥当道："'太古'的船，都是取的地名。"宝玉道："你昨天不说'太古'是外国人的么？"包妥当道："是。"宝玉道："招商局有船到天津吗？"包妥当道："有。"宝玉道："但不知几时才开？我但坐中国的船。"包妥当道："好，好，那么你老人家就等'新裕'罢。'新裕'这个船，是天字第一号的好船。现任两广总督李鸿章李中堂还赞他呢。你老人家索性等他罢。在这里上海多顽两天也好。对不住，我还有点小事，少陪了。"说着，告辞去了。

剩了宝玉一人，独在内房，甚是寂寞，要想出去逛逛，又苦于不识路。无可解闷，只得又拿起《红楼梦》来看。把头回不甚经意的地方，都补看了。但是，不看犹可，一看了，便心神仿佛，犹如做梦一般，自家也说不出那个情景来，闷闷昏昏的过了一天。

吃过晚饭，掌上灯，躺了一会。只听得街上仍是车马纷驰，闹的睡不着。正在无聊之时，忽听得隔壁房内一阵跺脚、拍桌子的声音，又听得有人大骂："忘八羔子！瞎了你娘的眼睛，洒了你爷一脚的开水。"听得这声口好熟，好像是个熟人。然而仔细想想，生平却没有这么一个撒村的朋友。忽又听得一阵大骂，一阵脚步声响。连忙起来，走到外间，只见焙茗已在门口观看。

宝玉看时，那跑的人已经跑过了。却是一个茶房在头里跑，一个赶着要打。焙茗道："这赶的人十分面善，不知是那一位爷，却想不起来了。"宝玉道："就是我也听得声音狠熟，只是一时想不起来。赶出来看时，他又跑出去了。"焙茗想了一想道："哦，是了！是薛大爷。"宝玉听见，便往外去看。走到楼梯旁边，只见一个人，按着一个茶房乱打。仔细一看，正是薛蟠。因叫道："不要打了！有故人奉访。"

薛蟠抬头一看，怔了一怔，道："咦，宝兄弟，你也跑上海来了？好，好，咱们违教好久了。"一面说，一面过来拉手。宝玉觉得他满面醉容，说起话来酒气扑人，知他又喝醉了，拉着他到自己房里。焙茗迎面请了个安。薛蟠笑嘻嘻的道："好，好小子，还跟着你二爷呢。"走到里间，抬头一看，又怔了一怔道："宝兄弟，几年不见，你怎么寒素起来了？这屋里一点儿陈设都没有，怎么住得下！我可不坐了。来，来，你到我那边瞧瞧去。"不由分说，拉了宝玉就走。

走到隔壁房里，只见满眼红光。原来四壁用大红底金花的花纸糊了。墙上挂着穿衣镜、自鸣钟；桌子上横七竖八摆了许多不大认识的东西。薛蟠让宝玉在床上坐下。宝玉看那床时，又是不曾经见的，用细圆竿儿支起来，那帐子也另是一个样子。宝玉坐下，因问道："好多日子不见了，是几时来的？"薛蟠道："我还没问你呢。你老子都说你做了和尚了，怎么又跑到这里来？你到底做了几年和尚，几时还的俗？"宝玉道："我何尝做几年和尚！不过打了一会儿的坐，就想着家，要回去。偏偏辫子没了，所以养了一年多头发才出来。偏又走错了路，走到南京去，亏得在那里碰见了焙茗。昨天动身，今天到的。这个就是我的经历了。"薛蟠道："好奇怪！我自从闹事之后，

就没见着你了。后来遇赦回来，没有过得几天，就和我妈拌了嘴，是我赌了气，约了几个朋友，带了酒菜，到锦秋墩去逛陶然亭。谁知吃醉了，就在那里睡着。也不知睡了多少时候，及至醒来，却是倾盆大雨。那些朋友都不见了，却另有一伙人在那里避雨。那雨又下个不止，慢慢的就同那一伙人说起话来。谁知他们都是到南边办货的。我回头一想，我和妈赌气出门时，便打算不回家去，所以把几十两金子，百把颗珠子，带在身边。此时正合我意，就和那行人打伙儿出京。好奇怪的事，我只睡了一觉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做出了那个什么火车儿，机灵得狠，跨上去坐了，吱溜的一下儿，就到了天津卫。还坐了什么火轮船，三天就到了上海。这个地方好得狠，我这一住，就住了两年。宝兄弟，你来了，也陪我住几时。我这两年，贩些货，狠赚钱。只有前回贩些书，折了本。此刻的书，还没销完呢。”宝玉听到这里，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道：“我拿一样东西给你看，你等一等。”说着，去了。

不知宝玉要拿什么东西给薛蟠看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　五　回

求知识拟借新书　　瞎忧愁纵谈洋货

却说薛蟠见宝玉匆匆去了，只当他拿什么好东西去；等了一会，只见宝玉来了，焙茗跟着，捧了一函书放下。宝玉抽出一本道："你看这部书奇怪么？"薛蟠接过，只看了一看，便往桌上一撂，道："这个怄人的东西，你也拿来怄我了；只怕你也不见得好看。"宝玉道："我看了他，就要精神仿佛起来。想着又像是隔世的事；再想想，又像昨天的事；再看看他，就犹如我自己的日记一般。并且有许多我不知道的事，也被他载了上去。到底不知这曹雪芹是什么人？"薛蟠道："你还问他呢！提起他来，我就恨透了。多早晚我见了他，给他一顿好打。"宝玉道："你又恨他做什么？"薛蟠道："我无意中把'唐寅'念了个'庚黄'，他也给我载上了，叫人家怪臊的。怎的不恨他！"说罢，抬头看了看自鸣钟，道："只得九点钟，宝兄弟，我同你外头逛逛去。"宝玉道："别胡闹了，时候不早了，咱们许久不见，也该痛快的谈谈。你既然比我先到两年上海，这上海的风土人情，想来也熟悉了，何妨告诉告诉我呢。"薛蟠道："这个叫我从那里说起呢？"宝玉道："你只拣要紧的，略为说点也好。"薛蟠拍手道："我说出来，你可别不信。"宝玉道："这是我央及你的，如何不信？"薛蟠又拍手道："我老实告诉你：这里上海与别处不同，除却跑马车、逛花园、听戏、逛窑子，没有第五件事。纵使有，也

不过是附庸在这四件事上头的了。"宝玉笑道:"我问的是上海的风土人情，你却说的是你自家的行径。"薛蟠跳起来道:"你不信，我从明天起，和你痛痛的逛他两个月，你看是这样不是!"宝玉并不答言，叫焙茗把《红楼梦》依旧拿回去。薛蟠道:"几年不看见,怎么你就变了一个人,居然把书当宝贝起来。这种混帐书,有什么看头呢?"宝玉道:"我看了狠以为奇怪,所以拿来给你瞧，谁知你倒先看过了。"薛蟠道:"奇怪的书多着呢!我起先贩书的时候，向行家取了许多书样，以便定货。后来没用，我就把他钉了四大箱。明儿我一总拿来送给你。"宝玉欢喜道:"我正要看书呢!但不知你的是什么书?要是周秦诸子同那经史等书，是我都看过了的，那个我就不要了。我只要晚近的书才好。"薛蟠道:"我也不知道什么晚近、早近，你明儿拿去看了，就知道了。拣要看的留下，不要看的撂下就是，左右我是没用的了。"宝玉喜之不尽。再谈了几句，便自回房。一宿无话。

次日，宝玉一早起来，梳洗过了，便去寻薛蟠要书。走到他房门首看时，却是锁了。暗想：为甚大清早起，就出去了呢?只得独自回房，闷闷的坐着。等到九点钟时候，只听得一阵嘻嘻哈哈，薛蟠闯了进来，嘴里嚷道:"宝兄弟，我惦记着你，今儿早点回来。"宝玉道:"你一早往那里去了?"薛蟠道:"我何尝一早出去，是你昨儿晚上走了，我一个人闷得慌，就到外头去逛了一宿。来,来!还是到我那儿去。"说着,拉了就走。茶房已经代开了门。二人进内坐下。宝玉便向要书。薛蟠道:"你何必性急，回来总有得给你就是了。你先看看这个东西。"一面说，一面搬过一个匣子来。揭去了盖，只见里面装着一段光溜溜的圆铁，旁边又装着两个小小球儿。正不知是什么东西，有甚用处，又见薛蟠取出一个纸筒儿，在里面倒出一个黄澄澄

的筒子，套在那圆铁上面；又取出一个喇叭似的东西，也装在上头；然后按上一个把儿，用手扳了几扳，忽见那两个小球儿，飞也似的转起来，那圆铁也慢慢的转动，忽然那喇叭口放出一种怪声音出来。薛蟠道："你听，你听。"宝玉侧着耳朵去听，一会锣鼓，一会丝竹，一会儿又像唱曲子，忽的一会住了。薛蟠笑道："可听出来这是什么曲子？"宝玉摇头道："不知道。"薛蟠笑道："你见的巧东西不少了，可见过这个？"宝玉道："没见过。"薛蟠道："这叫留声机器。把曲子唱一回到里头去，就可以一回一回的放出来。那怕放一千回、一万回，也不错一点的。你说这东西巧不巧？"宝玉道："这东西有什么用处？"薛蟠道："有什么用处，不过听听曲子罢了。"说着，又要去弄那机器。宝玉道："你且别弄，我听得他不像人声，又不像畜声，怪讨厌的。化了钱买这个顽，真是无味。"薛蟠道："单这机器要六十多两银子，还要另外配蜡筒呢。"宝玉道："这是那里买来的？"薛蟠道："这是洋货铺子里买来的，是西洋货。"宝玉拿起一个蜡筒，端详了一会道："拿这样没用的东西来卖钱，居然也有人买，也是一桩奇事。"薛蟠道："你说他没用，外国人是拿他说遗嘱的，或者有甚要做凭据的说话，也说在里面。"宝玉道："原来如此。人家好好有用的东西，你们却拿来这样顽法，也算得暴殄天物了。"薛蟠道："你怎么忽然变了个迂人！我又不曾病的要死，说什么遗嘱？至于要做凭据的话，就立了契约了，又何必用他呢？不过要听个把曲子顽顽罢了。明儿再到北边去，我还要多带两个，去给他们解闷呢。"宝玉正要答话时，只见一个人，拿了一张纸进来，在靠房门口的椅子上一撂，就走了。

薛蟠赶着过去，拿在手里观看。稍为过一过目，就递给宝玉道："这是今天的报纸，你瞧！"宝玉接在手里一看，就是头回在那

破庙里看见的东西。忙去看他那头一行时,是刻的“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”。心中暗暗想道:惭愧!我今天才知道了日子了。再看底下时,却也是“一千九百零一年”,未免又是不解。只得请教薛蟠。薛蟠道:“亏得我和洋行里打过交道,不然倒叫你问住了。这是外国耶稣纪元的历法,他们的耶稣降生到今年,是一千九百零一年。”宝玉道:“他们是几天算一年呢?何以我看见一张光绪二十六年的也是一千九百零一年呢?”薛蟠道:“他们也是十二个月一年,不过我们冬月,是他的正月。你看见的,只怕是去年冬月以后的日子罢了。”正说话时,茶房进来问开饭。薛蟠看了钟道:“只得十点半钟,早着呢!并且也不要开了,咱们外头吃去。”宝玉又问他要书。薛蟠道:“你好性急!来,来!我给你要书去。”说罢,拉了宝玉出了房门,回身上了锁,走过宝玉的房门,又对焙茗道:“开了饭来,你只管吃,我给你二爷外头吃去。”焙茗答应了,走近宝玉一步道:“太太在京给我的几两银子盘费,在南京的时候,拿出来使用,谁知都发了黑了,折耗了许多。一路做盘费来,此刻没的用的了。请爷早打主意。”薛蟠道:“呸,好小子!没了钱,什么大事,有我呢。”说着就走。焙茗嚷道:“薛大爷,小心点!别又把咱们爷挤丢了。”薛蟠也不做理会,拉了宝玉下楼。走到帐房,交代道:“我头回寄在底下的货箱,内中有四个不列号的,叫人给我搬到楼上去。送到(指着宝玉道)这位爷房里。”说完,也不等帐房回话,拉了宝玉往外就走。宝玉道:“你且慢着,到那里去呢?”薛蟠道:“走着再说。”出了栈门,靠着河沿上往西走去。

那宝玉是生平未经过这样的地方,举目所见,多是生平目所未睹之物,未免一一的指问。薛蟠道:“这些什么出奇。你欢喜这些东西,我带你去看个饱。”说着,一径走到棋盘街,到西

间洋货铺去看。薛蟠办过两年货物，因此洋货铺多是认得的，不免烟茶招呼。听说宝玉要看东西，只当是办货客人到了，于是八音琴、留声机器、钟儿、表儿都摆了上来。开了机器。甚至于小孩子的耍货也取来，罗列满前。宝玉也逐一看了。

看过两家之后，薛蟠便嚷："饿了！咱们先去吃。"恰好门首有两辆东洋车，薛蟠跨上去就坐，叫宝玉也坐了那一辆。两个车夫，飞也似的跑起来。谁知只得一盏茶时，才转了一个湾，薛蟠便喝叫："住了。"随手开发了车钱，拉了宝玉走进一家去。一面上楼，一面说道："这是'一家春'大菜馆，著名的老字号。我请你尝尝。"说着，上去拣了座位，便要过请客票来，央宝玉道："我怕写字，你代我写写罢。"宝玉道："写什么？"薛蟠道："梅开洋行，请柏耀廉，你只填上就是了。"宝玉见那请客票是刻现成的，就填上了几个字，又写了薛蟠名字。薛蟠便叫去请。宝玉道："这柏耀廉是什么人？"薛蟠道："就是这梅开洋行的买办。"宝玉道："是了。我在轮船上，也听见有个什么买办，说是狠有体面的。后来我想起咱们家里用的，也有买办，不过上头要用什么东西，发了钱，叫他去买，还是个二等奴才。"薛蟠不等说完，便抢着道："不，不，不！这轮船洋行的买办，和咱们家的大两样，体面得狠，靠这个发财的多着呢。今年一个洋人，叫做环梅来，要办这梅开洋行，邀他去做买办，专办进口货。我要托他带点洋货，所以相识了。"宝玉道："你说起洋货，我又要发烦了。我今天看了那些东西，不知怎的就忧愁气恼，一齐都看到心上来了。"薛蟠道："这个为什么？"宝玉道："我在街上走了一趟，看见十家铺子当中，倒有九家卖洋货的。我们中国生意，竟是没有了。"薛蟠诧异道："奇了，奇了！怎么你也谈起生意经来了。"宝玉道："我不是忽然要谈这个。我想外国人尽着拿东西

来卖给中国人，一年一年的，不把中国的钱都换到外国去了么？"薛蟠道："我说你又呆性发作了。此刻万国通商，怎么讲得这种话呢！"宝玉道："通商互市，古来就有的，不是此刻才有。但是通商一层，是以我所有，易我所无，才叫做交易。请问，有了这许多洋货铺子，可有什么土货铺子做外国人买卖的么？"薛蟠怔了一怔道："这倒没有。"宝玉拍手道："是不是呢，你想可怕不可怕？"薛蟠忽然拍案道："有了，咱们中国的丝、茶两宗，行销到外国去的不少呢！"宝玉道："只怕他们没有这样东西，这就是以有易无的道理了。但虽然是交易而退，也应该运些有用的来。比如刚才所见的什么八音琴咧，留声机器咧，那都是毫无用处的东西，不过是个顽意罢了。他拿了来，还要卖大价钱。这又不是少不了的，你又何苦去买一套呢。"薛蟠道："你不知道，此刻这东西，销流大得狠呢。看见了不喜欢的，只有你一个。"宝玉想了一想道："既如此，咱们为甚不学着自己做。"正说到这里，细崽来报说："客到了。"只见外面踱进一人来。

未知此人是谁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　六　回

翻册籍自讶过来人　　避喧嚣偏逢醉酒汉

却说当下的来客，正是柏耀廉，彼此招呼过了，薛蟠便让点菜。耀廉点了，薛蟠又让宝玉，宝玉道："我不懂，你代我点了就是。"薛蟠代他点了，交给细崽。

耀廉穿的一件海虎绒马褂，宝玉看着不识货，又不便当面去问，只在肚子里纳闷。耀廉又在腰里掏出两枝吕宋烟来，递与薛蟠、宝玉。薛蟠接过便取火去吸，宝玉只放在旁边，听他两个谈些定货的话，又谈些嫖界上的新闻。宝玉半懂半不懂的，只是默然不作一语。

少顷，送上汤来。宝玉在船上已经吃过一次的了，此时看着他二人的样吃起来，也不至十分外行。忽见薛蟠拿起那松糕似的东西，涂上一块紫黑色的酱便吃。宝玉忍不住问道："你吃的这块是什么？"薛蟠道："其实是馒头，切开来烤过的。他们上海人译着外国话叫他做'拖士'。所以我说这些大菜馆，只好你们念书人来吃的，我们做买卖的人不配来，因为他也不要我们来呀！"宝玉问："何故？"薛蟠笑道："他只'拖士'，却不'拖商'，我们来了，岂不讨人嫌么？"宝玉道："菜单上没看见这个名目。"薛蟠道："这是照例有的，不消点得。"耀廉道："令亲只怕是初到上海的？"薛蟠道："是。"耀廉对宝玉道："只要在上海顽上两天，熟了就好了。上海比别处都热闹呢！"宝玉待理不理的，只在鼻子

里答应了半声。不一会吃完了，耀廉说有事，先辞了去。

这里薛蟠、宝玉慢慢的步了出来。薛蟠嘴里还吸着吕宋烟，宝玉道："你吸了这个，我闻了那气味，也怪难受的。吸他作什么？"薛蟠道："你没有吸惯罢了，香得狠呢。"宝玉道："我往常看见琏二嫂子吸的兰花烟，那才是喷香的。这个我闻着，非但不香，简直是臭的。"薛蟠笑着，把那一段烟往旁一扔道："罢，罢！我也不吸了，回来臭味薰了你。你可知道兰花烟虽然香，总没有这个便当，躺着可以吃，走着路也可以吃。"宝玉道："拿个小旱烟袋儿不一样么？"薛蟠道："究竟不方便。"宝玉道："那么把兰花烟设个法儿，也把他做成卷子就完了。"薛蟠拍手道："好主意！我多早晚到京城里，就办起兰花烟来，作烟卷子。"宝玉道："你是做大买卖的，怎么贩起这个来？"薛蟠道："好大口气！到底是公子家气派。你知道外国来的纸卷香烟，一年进口货有多少？"宝玉摇头道："不知。"薛蟠道："近来这两年，海关上调查出来，每年进口，足足四百万两银子。"宝玉叹道："现放着自己家里的烟不吃，你想想看，单这一宗，就每年送掉四百万了。"薛蟠竖起了大拇指头道："所以我说咱们中国人阔，一年工夫，只烧着顽儿的，也烧了四百万。"宝玉只是叹气。

薛蟠带了他到四马路一带游玩，茶楼、烟馆也上去逛逛。宝玉看见了吸鸦片烟的，又大以为奇。站着看了一会，忽然一阵烟被顺风吹了过来，薰得宝玉头痛，连忙走开。便说道："有点乏了，咱们回去歇歇罢。"薛蟠道："要歇怕没有地方？"宝玉道："到那里？"薛蟠取出表一看，道："两下钟了，咱们逛窑子去，这时候恰好看他们梳头。"宝玉道："你还是那个老脾气，总不肯改。"薛蟠道："我这个是江山易改，情性难移，不像你倒变得与从前简直是两个人了。"一面说着，便雇了东洋车回栈。

宝玉急要看书时，谁知还没有送上来。薛蟠又催逼茶房，要马上翻腾出来。又让宝玉到自己房里坐。宝玉因听得薛蟠方才逛窑子的话，忽然想起包妥当说的“四大金刚”，因拉了薛蟠悄悄问他的缘故。薛蟠笑道：“这件事狠奇怪。近来上海那些婊子，多要取了你们大观园各姊妹的名字，岂但林妹妹，连我两个妹妹的名字，也被他们取了。我也曾写过信寄给我妈，通知你们府上。我意思好叫姨夫得知，好多写信托了此地地方官，叫他禁止。谁知一连去了两封信，连一个回字也没有，我气极了，这会音信也不通了。你放心罢，林妹妹早就死了，那里会闹到这儿来。”此时宝玉心中又明白了一件事。

只见焙茗来说：“书箱来了。”宝玉便跑了过来，叫茶房帮着焙茗开箱。一时开了，宝玉便一部一部取出来看，却都是些《大题文府》、《小题三万选》之类，便撂过不看。又看那一箱时，却是大板子的书，便叫连箱子抬到里间去。再看那两箱，仍然有一箱全是时文，只有一箱不是。又叫把这箱不是的抬了进去。自己亲自检出来，摊放在空床上。好得房里有三个床，自家只睡了一个，便尽往那两个空床上去摆。他一心只要查看年代，翻了一箱出来，见总没有好查的。只见薛蟠走过来，便指着道：“这是前年我从京里带出来，卖不掉的。京里的书，管你都看过了。”宝玉不答，只是翻出来。薛蟠道：“柏耀廉送了信来，邀我吃花酒，今儿六下钟托我邀你同去。”宝玉道：“心领罢，我不去。”薛蟠道：“你何苦道学到这步田地？”宝玉道：“我不是道学。那个人，我看见他满脸的腌臜市井气，讨厌得狠。”说得薛蟠索然无味，佯长的去了。宝玉这里只管低头检书，也没做理会。忽然检着一部《历代名人年谱》，翻了一翻，却是编年纪月，便拿到案头，从第一本翻起，却是汉朝的年月。于是一

本一本翻去，翻到末一本，见是国朝的，便逐年翻起来。翻到道光二十七年就没了，暗想：只怕这部书就编到这年为止的了，以后便怎样查呢？猛想起，只要看近人的年谱，总可以查出来了。又检出了一部《曾文正公大事记》，就犹如得了至宝一般。也无暇去看事迹，先逐年的查起来。自己屈着指头一算，不觉暗暗吃惊，原来我是若干年前的人，重新出世的。如何我自己只觉着打了一会的坐，留了年多的头发，就过了若干年代了？怪不得有了《红楼》那部书，此刻世人是拿我作故事谈的了。又想：怪不得在南京问路时，那人说我看小说看疯了。我这名字说出去，世人一定作为怪诞，不如改了罢。左右我在家里没有取号，于是自己拟定“仲瑛”两个字。又想起焙茗、薛蟠是那里来的？难道他们也有历劫不磨的工夫么？想到这里，自己反疑心是做梦。且不要管他，我既做了现在的时人，不能不知些时事，因翻了几种晚近记载的书出来观看。不觉天色渐晚，茶房开饭进来，焙茗过来侍候吃饭。

宝玉道：“你当日到底怎样睡到那破庙里，出了京有几时，你记得么？”焙茗道：“我早就和爷说了，出京之后，一直就到金陵。在路上并没有耽阁几天，只在玉霄宫睡了一觉。”宝玉道：“以后这些话，别告诉别人，而且在外头万不要提我的名字。”焙茗道：“又没有人问我，我告诉谁呢？至于爷的名字，除了园里姑娘姊妹们，奴才们那个敢提！”宝玉吃过了饭，还是看书。

一会掌上灯来，薛蟠又来，要拉去赴柏耀廉的约。宝玉那里肯去。正在争执时，只见焙茗拿一张片子进来，回道：“一个人送来，说要请薛大爷和爷的。”宝玉看那片子是“柏建仁”三个字，便道：“既然请客，字也不写上两个，知他请到那里呢？”薛蟠道：“我知道，我陪你去。你别怪他，他是不会写字的。此刻

只怕没有朋友在那里，所以不曾写得。”宝玉讶道：“穿长衣服的人，怎么连字也不会写起来，你别是骗我罢！顶多不过像你罢了。”薛蟠道：“我不过写的不好，下笔慢罢了。他是简直的不会写，并且除了眼前常见的几个字，还不认得呢。”宝玉道：“这种人，你去结识他！”薛蟠道：“他的洋话、洋字倒狠好，你不要看不起他。”宝玉笑道：“这才是舍己芸人呢。”薛蟠道：“你别管他云人雨人，上海单是这一等不识字的人，单会发财呢。细崽咧，马夫咧，发财的多着呢，倒是你们读书人，不是我说句得罪的话，倒没有听见发财的呢！”宝玉道：“也罢，这才不愧为读书人呢！”薛蟠道：“这又奇了，怎么读书人是应该穷的么？”宝玉道：“并非应该穷，大约暴发的财，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你叫他在天理上、廉耻上问问心，只怕有点过不去。读书的人明了理，就要保全天理，顾全廉耻，所以就不能发这个财了。”薛蟠道：“那么说，你们家的钱是那里来的？”宝玉道：“那是祖宗时建了功勋，做了官，受了俸，慢慢积攒下来的，又当别论。”薛蟠道：“不要论不论了，咱们走罢！”宝玉执意不去。薛蟠道：“他请你，你不去，我请你呢？”宝玉道：“到你请时，却又再说。”薛蟠无奈，只得独自去了。

宝玉仍旧看书。他本来有一目十行的聪明，此时又急于要知道时事，看的格外快。慢慢的人声静了，便叫焙茗关上门去睡，自己也把套间门关了，仍旧看书。约莫到了半夜时候，忽听得外面打门声，焙茗开门声，忽又听得套间门一阵乱响。问是那个，回说：“是我。”宝玉听得是薛蟠声音，暗想：这魔王又吃醉了，且别理他。因回说道：“睡了，明儿见罢。”外面薛蟠哈哈大笑道：“我在这门缝里瞅着你看书，你要骗谁？”宝玉道：“委实困得狠，要睡了。”薛蟠道：“你只开一开门，我给你说一句

话。"宝玉被他蹶不过，开了门。薛蟠一步跨了进来，一把拉了宝玉，嘴里说道："我请你。"只说得三个字，便拉着要走。宝玉道："什么事，说明白了走。这是什么时候了，还到那里去？"薛蟠掏出表来一看道："才一下钟，早得狠呢！"宝玉道："到那里去？"薛蟠道："我请你。"宝玉道："请我做什么？"薛蟠一屁股坐下道："请你吃花酒。"宝玉道："这时候还吃什么酒呢？"薛蟠道："你不懂，这里上海是没有晚上的。今天是花朝，《游戏报》出了花选，是选上的几个，只怕都要闹到天亮呢。"宝玉道："你已经吃醉了，还吃什么？也吃不下呀！"薛蟠道："我有偏你，已经吃了两台了。上海吃花酒，往往一夜四五台。到后来那两台，那里是吃，不过同上供一般，拿上来摆着，看看罢了。"宝玉扑嗤一声笑了。薛蟠道："笑什么？"宝玉道："我笑还没有绑上法场，怎么先就活祭起来了。"薛蟠道："左右你没醉，你是吃得下的，并不活祭你。去罢！"宝玉还不肯去。薛蟠怒道："人家请你，你嫌人家腌臜市井气，你敢嫌我么？"宝玉被他逼得没法，只得顺着他道："你请我，我本来是一定要领情的，只是太晚了，我也乏了，你也醉了，改天再领情罢。"薛蟠不由分说，拉了就走。一面招呼焙茗锁了门，跟着来。

不知此去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　七　回

一言不合怒绝狂徒　满口忠言正规大舅

却说薛蟠拉了宝玉出来，早有一辆轿式马车，在那里候着。原来是薛蟠坐来的。薛蟠拉了宝玉上车，便对焙茗说道："在北边是跨车檐，这里的车没有檐，是站车屁股的。这车子后头有一块铁板，你站上去，上头有两根皮带儿，你两个手抓紧了，别掉了下来。"焙茗如言站好，马夫放缰，加上一鞭，飞也似的去了。

不一会，车子停住，薛蟠和宝玉下了车，便对马夫道："今天不要了。明天三点钟，放到栈房里去罢。"马夫答应一声，放缰自去。焙茗也跟了过来。薛蟠带了宝玉，走到一个胡同里转了个湾，便进一家门口，叫焙茗就在底下坐着等，却带了宝玉上楼。才走到楼梯脚下时，宝玉猛听得外面的人一声怪叫，也听不出他叫什么，狠以为奇。上了楼，就有两个女子招呼到房里；早有两个人先在那里，却都不认得的。薛蟠先嚷道："他呢？"只见一个回道："家兄公阳里还有一局，就来的。"薛蟠道："那里等得，写条子请他去。"说着，叫宝玉写条子。宝玉道："我却不曾写过，不知怎的写法。"薛蟠央及道："好兄弟，你文章也会做，举人也中了，怎么一个请客条子，也不会写起来？你别给我刁难罢！"正在争执时，忽又听得楼下一声怪叫，房里的女人忙赶了出去。一会，只听得有人嚷道："来迟了，来

迟了！”那女人把帘子打起，叫道：“薛爷，客人来了。”宝玉看时，却正是柏耀廉。薛蟠拍手道：“好了，来了，不用写了。”宝玉方才归坐。那两个人又过来互相请问姓名，原来一个是柏耀廉的兄弟柏耀明，一个叫吴伯惠。耀廉见了宝玉，便道：“今日不赏脸，想是兄弟不诚心之过，改天竭诚再请。”宝玉只得同他略旋略周两句。因见伯惠英姿勃勃，神采飞扬，想来不是耀廉一流人，便彼此交谈起来。才知道他从前是在泰顺轮船上做帐房的，因薛蟠趁船相识，刻下赋闲无事。宝玉便问：“泰顺是谁家的船？”伯惠道：“是招商的。”宝玉又问：“驾驶是洋人不是？”伯惠道：“是。”宝玉道：“我总不懂，为甚必要外国人驶船，难道中国人不会么？”伯惠道：“怎么不会，此中有个缘故。”

两人说话时，薛蟠早一叠连声叫摆台面。此时又过来问：“叫那个？”宝玉道：“叫什么？我不懂。”薛蟠道：“咱们说的是叫条子，这儿的土话说叫局。”宝玉道：“我没有相识的，你还不知道么？”薛蟠道：“不管你有相识的没有，不叫不行，不然我代你叫两个罢。你欢喜什么样儿的？胖的，瘦的，圆脸的，长脸的，大的，小的，快说来！我代你叫。”宝玉道：“尽你混罢，我都不管。”此时，伯惠早被耀廉拉去写条子了。一时写好，薛蟠便嚷坐席。

客栈的饭早，宝玉此时本有点饿了，也就随和着吃些。又问起伯惠方才的话。伯惠道：“中国人何尝不会驶船，不过用了中国人，那保险行不肯保险，有这个难处。”宝玉不懂得保险的话，伯惠一一的告诉了一遍。宝玉道：“那保险行都是外国人开的么？”伯惠道：“中国只有一家。”宝玉道：“难道咱们自家也这样作难么？”伯惠道：“自家虽不作难，但是，一家行家，担不起这满船货物；况且货物之外，还有一只船；更何况

许多船呢。”耀廉插口道：“非但担不起，并且中国人的事情，都是靠不住的。”宝玉道：“何以就见得中国的事情靠不住呢？”耀廉道：“中国的人，先没有一个靠得住的。”宝玉不等说完，先冷笑道：“今日合席都是中国人，大约咱们都是靠不住的了。说我靠不住也罢了，难道连你自己都骂在里头？”耀廉道：“我虽是中国人，却有点外国脾气。”宝玉大怒道：“外国人的屎也是香的？只可惜我们没福气，不曾做了外国狗，吃他不着。”回头对薛蟠道：“我本说不来，不来，你偏拉我来，听这种腌臜话。你明天预备水〔给〕我洗耳朵！”回头又拉了伯惠的手，问了他的住处，说：“明天过来请安，我先少陪了。”

此时已到了几个局，薛蟠正在那里毛手毛脚的闹不清楚。忽然听得宝玉向伯惠告辞，回头看时，宝玉已出了房门。薛蟠赶上拉住道：“你不要走，你不认得路，回来我送你回去。”宝玉一言不发，直下楼梯，叫了焙茗，出门而去。薛蟠只得跟着出到胡同口，代他叫了两辆车子，说明送到长发栈门口。看着上车去了，方才回身进来。对伯惠道：“我没留神，怎么他忽然一会闹翻了？”耀廉道：“你这位令亲，脾气狠古怪，我说了我有点外国脾气，他就恼了。其实我自己的脾气，要怎样就怎样，是我的自主之权，他那里好管我呢？”薛蟠也没有听完，便又回过身去，和妓女说笑去了。再坐一会，伯惠也告辞了。剩了三人，胡闹一阵，也只得散去。

薛蟠心惦着宝玉，赶回栈房时，已三下多钟。走到楼上，只见宝玉的房门开着，焙茗不知那里去了。宝玉仍旧在那里看书。薛蟠走进去，便深深的作了一个揖，道：“好兄弟，别动气，任谁得罪了你，你只看我的薄脸罢。”宝玉见他醉了，不便说话，只道：“没谁得罪我，我也没动气，不过惦着看书，先走一步罢

了。”薛蟠正要答话，焙茗走来回宝玉道：“厨房里茶炉子灭了，水是冰凉的。”薛蟠道：“可是要开水？”宝玉道：“喝了点酒，觉着渴，没有也罢了。”薛蟠道：“这会那儿还有开水，我来给你弄点罢。”说着，叫焙茗跟着过去，取一套家伙来。原来是前几年新出，不用灯心点洋油的炉子。薛蟠如法点着，叫焙茗拿铫子取水炖上。不一会水开了，泡起茶来。薛蟠道：“你看了洋货，总说他们拿没用的东西来换咱们的钱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？”宝玉道：“我原说过，通商是以有易无，像这种灵巧的东西，如何不令人可爱。但是一层，像这炉子，到底不是天生的，他也是人工做出来的。他能做，咱们为什么不能做？大不了买他一两个来，拆开他看看，照样做起来，岂不好么？”说话时，看看薛蟠，只见他张口闭目的，在那里前仰后合。宝玉道：“请去睡罢，明日再谈。”薛蟠要了口茶喝了，说了声：“明儿见！”东歪西倒的去了。

这里宝玉仍旧看书。原来他回来之后，在书堆里检出一部全份的《时务报》，还有许多《知新报》，翻开来看，觉得十分合意。并有一层奇处，看了他的议论，就像这些话我也想这么说的，只是不曾说得出来，不知怎样却叫他说了去。至于所载的时事，本不能尽懂，慢慢的看到后头，也渐渐的懂起来了，所以越看越觉得精神焕发。等薛蟠去了，依旧看起来，竟自忘倦。直到天亮以后，焙茗起来走到里间，见宝玉兀自坐着。不觉吃惊道：“爷竟没睡么？”说了一句话，看宝玉也不动也不答应，暗暗着急道：别又呆性发了。却又不敢过于惊动，只在旁边站着，却见宝玉翻了一页书，歇了一会，又翻了一页，料定是看书看出神了。悄悄的退了出来，叫茶房舀了水，自己拿了过来，轻轻的回道：“请爷洗脸。”宝玉方才答应了。洗过了脸，却又到

书堆里去翻。忽然翻出一个纸包来，上面题着四个字，是："此是禁书。"包的甚是严紧，连忙打开要看，谁知开了一层又是一层，心中暗想：这个不定是"推背图"，不然就是"烧饼歌"。一面想，一面拆，拆了不知若干层。原来里面只有三本书，却是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的三册《清议报》。便拿过来看，觉得精华又较《时务报》胜些，心中愈加欢喜，不知不觉把三册都看过了，还恨没有第四册以后的，仍到书堆里去翻，翻了半天没个影儿。早已是吃饭时候，吃过了饭，仍是翻来覆去的看那三种报。

又看了半天，只见薛蟠披了灰鼠袍子，还没扣钮子，睡眼朦胧的走来道："宝兄弟，你好精神，这么早就起来。"宝玉道："什么时候了，还说早。"薛蟠道："才两下钟呢！你们吃了饭没有？"宝玉笑道："晚饭还早呢。"薛蟠搭趔着走了。一会儿梳洗过了，又来道："宝兄弟，你饿了没有？咱们外头吃点心去。"宝玉道："你静扮点！家里坐坐罢。又没什么正经事，只管往外头瞎逛些什么？要吃点心，叫他们买了家来吃，还不是一样的。"薛蟠道："其实我的嘴里难过得狠，并不想吃什么，你不愿意出去就罢了，咱们就谈谈。我昨儿晚上酒也多了，把所做的事，全都忘了。"宝玉把书一推道："吃醉呢，是你的常事，也不必说了。但是那种柏耀廉，你何苦去结识他。大凡交结朋友，也要结交个道理出来。你结交他，有甚道理？若说是定洋货，须知除了洋货之外，赚钱的买卖还多着呢！你只知做了洋货赚钱，须知外国人赚的钱比你还多，你不过代他转运罢了。虽然办土货，也是代人家转运，然而所转运的，还是自己家里的货。咱们何苦代外国人做奴才呢？至于姓柏的这个人，简直的不是人类，怎么一个屁放了出来，便一网打尽的说中国人都靠不住。

我问他可也是靠不住的？他倒说他是外国脾气。这种人，不知生的是什么心肝！照他这等说来，我们古圣人以文、行、忠、信立教的，这'行'字、'忠'字、'信'字，都是没有的了。这种混帐东西，我要是有了杀人的权，我就先杀了他。"薛蟠笑道："这又何至于如此！"宝玉道："照他这样说来，凡无信行的都是外国脾气。幸而中国人依他说的都靠不住，万一都学的靠得住了，岂不把一个中国都变成外国么？总而言之，他懂了点外国的语言文字，便什么都是外国的好，巴不得把外国人认做了老子娘。我昨儿晚上，看了一晚上的书，知道外国人最重的是爱国。只怕那爱国的外国人，还不要这种不肖的子孙呢！"薛蟠道："你何苦这样毒骂他。"宝玉道："他一句话骂尽了中国人，还不毒么？总而言之，我劝你一句话：这种人是最下流轻贱的东西，以后总要远着他些。我并不恭维你，像你这种人，纯乎是天真，只要走了正路，不难就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起来，何必同这些人胡闹呢！"一席话说的薛蟠不知所对，搭赸着问道："你看那些书，还用得着么？"宝玉道："狠有些好书。但是那《清议报》只有三册，不知可还有以后的么？"薛蟠道："有的。你要，我明日给你办来。"正说话时，忽见焙茗来说，有客来拜。宝玉连忙迎出去看，原来不是别人，正是吴伯惠，宝玉大喜。

不知伯惠来有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八 回

闲品茗纵谈天足　　论禁猎惊及地皮

却说宝玉迎了伯惠进来，与薛蟠相见，各各归坐。彼此寒暄已毕，薛蟠说起昨日酒醉之后，把所做的事，全都忘了。宝玉道："你结识柏耀廉时，须不曾醉。"薛蟠道："好兄弟，算了罢，我以后远着他点便是了。你说的我也够了。"伯惠道："其实这崇拜外人的人，上海遍地都是。这个还好，还有许多仗着外人的势力，欺压自己中国人的呢！"薛蟠对宝玉拍手道："是不是呢？这个还算好的。你要怄气，只怕怄不了许多呢！"宝玉道："那么，你就跟着他们学！"薛蟠道："虽不必跟他们学，也犯不着和他们怄气。"宝玉正要答话，只见焙茗带了一人进来。原来是薛蟠昨夜交代的马夫，说是车子已经来了。薛蟠道："好呀！今儿是礼拜六，咱们跑马车去逛张园。"伯惠道："早知你有了马车，我就不雇了。我也是马车来的。因为你前回托我找房子，今日打听得跑马场外，有一所洋房，特地约你去看看，可合式不合式。"薛蟠要拉宝玉同去，伯惠也说到外头散散闷的好。于是三人一起出门，薛蟠和宝玉坐了一辆车，伯惠也上了车。马夫加上一鞭，转出大马路，向泥城桥而去。

不一会到了，伯惠先找着管房子的人，要了钥匙开门。三人同进去看了一遍，原来是两间洋房，院子里是一片青草地。薛蟠便问宝玉："这房子可好？你如果合式，咱们一起搬了来，住

他几时。”宝玉道：“你要住的房子，如何问起我来，我可不要住这个。我就要动身的，搬来搬去，做什么呢？”薛蟠道：“你只说房子好不好？”宝玉道：“干净是干净的，也还轩敞。只是我看去总有些不妥当，我可又说不出他之所以然之故。”伯惠道：“住惯中国房子的人，看了外国房子格式不同，自然总有点不惯的样子。”薛蟠忽然嚷道：“不好了，饿了。奇怪，怎么一饿就饿的这么不得了，咱们找东西吃去。”伯惠道：“想是午饭吃的过早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他今日早饭还没吃呢。你来的时候，他才起来。”说话时，薛蟠已拉了宝玉，让了伯惠出来。上了车，便叫到张园。

不一会到了，在大洋房门口停车。三人下车入门，拣了坐位，薛蟠便嚷着要点心。什么炒面、水饺子，龙吞虎嚼的大吃起来。吃罢，伸了伸腰，说道：“这才有点意思了。才刚饿的腿也软了，真是奇事。”宝玉、伯惠相视而笑。薛蟠便站起来，逛了开去。

这才宝玉和伯惠谈天。慢慢的说到方才看的房子，宝玉道：“确是奇怪，那房子看着狠好，然而我却觉着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，又说他不出来，真是怪事。”伯惠道：“这不过因为他格式不同罢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是呀！他进门就见楼梯，这个位置的先不对。”伯惠道：“洋房不都是这个样子，这个不过是就地方起造的罢了。然而依我看来，总还是洋房的好。别的不说，这一层平顶先好。中国房子抬起头来，看见梁子、椽子，多不养眼。”宝玉道：“他的平顶是怎么做的？”伯惠道：“说出来毫无道理，不过钉上些碎板片，涂上些纸筋灰罢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还是咱们北边的好。咱们北边也有这个，不过是用高粱秆子做成格子，钉在上头，再糊上纸罢了。糊的是

银花白纸，一年一换，就年年都是簇新的了。”伯惠道：“只怕没有这个牢靠。”宝玉道：“要他牢靠做什么？还有一层呢，像北边的做法，房子要漏了，什么地方漏，就知道了，可以就收拾什么地方。照洋房的做法，房子倘是漏了，所漏的雨水，在那平顶上流开，不知流到什么地方才渗出来。你就要收拾，还不知漏的在什么地方呢！”伯惠点头笑道：“亏你想到这一层。”

一面说着话时，外面来的人也逐渐多了。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笑语杂沓。忽听得后面一阵笑声，宝玉回头看时，却见薛蟠一手搀了一个妓女，说笑而来，对宝玉道：“这是你咋儿的相好。你赌气先走了，害我代你招呼。今儿还了你，我可不管了。”宝玉红了脸不作声。薛蟠便和那两个妓女，在旁边一个桌子上坐下，泡上了茶。一个小丫头便来和宝玉装烟，宝玉摇头说不吃，那小丫头自去了。

不一会，那两个妓女呼姨唤妹的撇下薛蟠自去。薛蟠过来问宝玉道：“这两个你看谁好？”宝玉道：“好不好且别管，为甚他们都裹了小脚，看着怪恶心的，亏你怎么亲近得了他。”薛蟠未及答话，伯惠先笑道：“又是一位讲天足的。”宝玉道：“怎么叫做天足？”伯惠道：“前三四年，有一班志士，在上海创立一个不缠足会，劝女子不要缠足。后来因为戊戌政变，穷治党人，这会就散了。后来又来了一位外国女士，创了一个‘天足会’，也是劝人不缠足的。取不缠足是天然之意，所以叫做天足。”薛蟠道：“据我看来，那裹脚的叫天足才对。”伯惠讶问：“何故？”薛蟠道：“我记得一句什么书，叫做什么天步艰难。你想天足不是裹了的，何至于步履艰难呢？”宝玉道：“真奇怪得狠，怎么你说出这么一句雅谑来？”薛蟠道：“这有什么稀奇！你知道‘洞房花烛朝慵起’，也是我说的酒令呢。”宝玉对

伯惠道："我这两天狠看了些书，今儿早起，还看见一篇不缠足会的章程，还有好几篇序论。说的话本来不错，然而据我看来，还是单面文章，并且陈义太高，似乎还不是时候。他指说缠足是残忍，自然不错，但只就女子一面劝导，未尝议及男子，这就未免说得一面。而且开口便说什么女子为国民之母，非男子之玩具；又说什么男女平权，女子宜求自立。这些话我都不敢说他错，只是说的太早了。这个裹脚的恶习，也不知相沿了几千年，以女子为玩具，已成中国男子的天性，那女子也久安于为玩具的了。如今要免去这残忍恶习，何不于劝女子之外，兼劝男子呢？"伯惠道："缠足是女子的事，如何劝起男子来。"宝玉道："只从玩具两个字着想，自有劝法。你想我们大脚的人，尚且要天天洗，或者事情忙了，三两天不洗，那脚上就会生出些坏气味。何况把他裹小了，紧紧的裹上了几十层布，外面看着，虽是纤纤的，那里面不知臭的怎么似的呢！既然弄了个玩具来，却是徒有其表，里面是臭的，有什么玩头呢？这句话要说穿了，只怕大家也可以恍然大悟。譬如顽的一个翡翠鼻烟壶，壶里面自然装的是鼻烟，不然就是个空壶儿了，也还可以把玩。倘使里面装的是粪秽东西，别说是把玩，只怕看也没人要看的了。千娇百媚的女子，底下却裹着一双臭脚，与这个有甚分别。何况那裹脚的非止是臭，裹的那个样儿，一定是难看不堪的。就是他装饰起来，穿了尖尖的鞋子，我看得就同盘屈古树一般，全无天趣。把这一番话去劝导男子，等男子信了，自然厌恶裹脚。他去求玩具时，自然又换了一副眼睛。那些女子裹脚，不过是甘为玩具，取悦男子。今见男子不要了，他自然也就不裹了。此说出去，那残忍行为可望慢慢的豁免起来。然后一面兴办女学，等那些女子有了学问，自然不教

他，他也要图自立的了。此刻那残忍之事，还没有除去，忽然先就教他平权自立起来，譬如一个人病倒床上，还不曾扶得他起来，却先教他跑，怎么办得到呢？天下事，最怕是不办，又怕是办的太骤。”伯惠点头道：“尊论极是。我看见近日办事的人，也觉得太过躐等，倒反好像没了头绪，往往误事，未尝不在此。”宝玉道：“这不叫误事，竟是偾事。”薛蟠蓦地里拍手大笑道：“从前人家多读两句书，你就说人家‘禄蠹’。你此刻居然谈起这些经济来，是禄什么呢？还是什么蠹呢？”宝玉道：“彼一时，此一时也。”伯惠道：“这才是士三日不见，当刮目相待呢！”

说话时，那大洋房内，已是游人如织。宝玉有点厌烦，便催着要走。薛蟠惠过了茶钞，一同起身，在廊外绕了一遍，便上车，薛蟠叫放到愚园。三人同进去逛了一逛，也不曾泡茶，便上车回去，仍旧是宝玉和薛蟠同车。在马路上绕了两遍，宝玉道：“这赶车的不要是迷了路，怎么跑来跑去，只在这两条道上？”薛蟠道：“这叫做兜圈子，上海的风气是这样。”宝玉道：“这也无谓极了。”薛蟠道：“依你这么说起来，上海无谓的事多得狠呢。此刻客栈里的饭，早开过了，咱们还是吃大菜去罢。”宝玉道：“这又何苦尽着闹呢，回去罢。”薛蟠不由分说，叫马夫放到“一家春”去。

三人下车登楼，此时早是上灯时候。薛蟠一面叫点菜，一面又要叫局。宝玉道：“这个使不得！你要是这样，我可先走了。”薛蟠道：“这又何苦，我真不懂，你为什么就变成一个老古板脾气。”宝玉道：“不是我古板，因为才刚在那茶馆里说起裹脚来，我看见了那一双纤纤的小脚，不由的就要想到他那几十层布里面的脏劲来，你叫了这些人来是害我恶心。”薛蟠道：“你

不叫，我叫。”宝玉道：“你叫了，我也要看见的。算了罢！明日你再来，别约我，凭你叫去。”薛蟠笑道：“你要在上海久了，只怕要给娘姨大姐轧姘头的。”宝玉不懂这句话，没做理会。只看着伯惠点菜。

伯惠恰好写了一样竹鸡，旁边站着的细崽回道：“竹鸡没有了，禁了猎了。”伯惠道：“我记得二十外才交春分，怎么就禁了猎呢？并且新闻纸上也没有看见过告白。”细崽道：“不晓得。实在是禁了猎不是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过这两天送野味的没有送得来，我这么猜度罢了。”伯惠就改写了一样，写毕交他拿去。宝玉问道：“怎么猎也禁起来？岂不奇怪。”伯惠道：“这是外国人的规矩，春分以后，秋分以前，禁止打猎。因为这个时候，正当孳生，恐怕打了其母，连子也没了的意思。倒是长久之计。”宝玉道：“洋场上还有猎场么？”伯惠道：“没有，打猎的都到内地乡里去。”宝玉道：“然则咱们内地也为他禁令所及么？”伯惠道：“禁令是不及，他不过在洋场上禁卖野味，自然人家不猎了。因为这些野味，都是外国人吃的多，他禁了卖，没有人吃，自然人家不禁自禁了。”薛蟠道：“你不要说内地里头外国人禁令所不及，我看来要及快了。前天我看见了洋务局的李委员，他和我说，有五六百亩地，统共有十来张方单，都是宝山县川沙厅的地皮，都卖给了外国人，要转道契呢！”宝玉闻言，不觉吃了一惊。

不知他惊的什么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　九　回

一家春慧神瑛品酒　　制造局呆霸王买书

却说宝玉听说外国人买了内地的地皮，不觉吃惊道："租界、租界，我只当是租给他的，怎么卖起来！更让他买到租界以外呢？"薛蟠道："我头回贩书的时候，到手的书，也胡乱翻两张看。看见一部什么书，内中说的中国地方，足足有二万万方里，那里就买得完。"宝玉道："二万万方里的地方，是有了一定数目的，再也不会生出三万万方里来。然而望后来的岁月是没有穷尽的，今年许他买，明年也许他买，终有卖完之一日。"薛蟠大笑道："你真是瞎耽心！等到卖完了的时候，就和你先前说的话，我们都化灰化烟许久了，那里忧到那千百年后的事？照你这样耽心，只怕不到两年，头发先白了呢。"说时恰好细崽送上汤来。薛蟠道："吃罢，别耽心了。再这么着，只怕吃也吃不下呢！"一面又叫拿酒来，"皮酒、波得、拔兰地、威士忌、香饼。宝兄弟，你吃什么？"宝玉道："我不懂。"薛蟠又问伯惠。伯惠道："随便罢，我酒量有限。"薛蟠叫开香饼，细崽便去取了一瓶来。用酒钻开了。宝玉注目看着，只见瓶塞拔去时，瓶里喷出许多白沫。细崽连忙用手按住，却过来先给宝玉舀了一杯，然后逐一舀去。薛蟠便举杯让酒，伯惠呷了一口，宝玉却只不动。薛蟠道："你为什么不尝尝？"宝玉道："怪腌脏的。"薛蟠诧道："这才开出来的，怎么就腌臜？"

宝玉道："那酒喷出来，他拿手去按住，知道他的手干净不干净。"一句话，说得那细崽涨红了脸，说道："我们的手，都是狠干净的。"一面递起手，自己先看了一看，又递给宝玉看。宝玉又道："他偏又先舀给我，不是把那脏劲儿都冲到我这里了么？"薛蟠道："我看你别的都变了，比前头简直的是两个人！怎么这一份爱干净、怕腌臜的怪脾气，还没有改动？"宝玉道："干净是天生的，人人都是这个脾气，不信你看。"才说到这里，薛蟠连忙挡住道："罢了，别发议论了，给你换一杯罢。"细崽听见，连忙又取过一个香饼杯来，用白布擦了又擦，拿到灯亮处照过一回，方才放下。薛蟠代他舀上一杯，宝玉呷了一口，皱眉道："这那里是酒，简直是醋。不然，就是走了气，坏了。"伯惠道："他做成的这个味道，吃惯了，就觉得好吃。"薛蟠道："你不喝这个，叫他再开一瓶波得罢。"细崽听见，连忙去开了一瓶舀上。宝玉道："这黑色的倒像是一碗药，堆起了那许多沫子，怎么喝呢？"薛蟠道："你连沫喝下去，就是那沫好呢。"宝玉轻轻的呷了一口，只咽了一半，那一半连忙吐了道："我又不生病，你怎么给药我吃。"说的薛蟠大笑起来。宝玉道："又涩又苦，怎么不是药？"薛蟠道："酸了你说是醋，苦的又是药！罢，罢！再开几样来，叫你评评。"于是又开一瓶皮酒，宝玉喝了一口道："这也是又涩又苦的。"薛蟠又叫开拔兰地。伯惠道："不必，罢了，开了不吃，全糟蹋了。叫他拿了一杯来，也是一样。"薛蟠道，"也好。"于是叫把拔兰地、威士忌每样拿一杯来。不一会，细崽用白磁盘托了小小的两杯酒来。宝玉每样呷了一点，皱眉道："这个喝下去，就像拿小刀子往嗓子里戳的一般，太狠了。"薛蟠还叫拿酒。宝玉道："算了罢，我不喝了。"薛蟠也就罢了。

一会吃完了。薛蟠又要去打茶围，宝玉执意不去，硬拉着上车，同回客栈。伯惠也跟了去坐坐。因见宝玉摆着好些书，便道："好用功。"宝玉道："也不是用功，不过闲着看看解闷罢了。"说着又拿出两本书来道："我看了这个，一点也不懂，正要请教。"伯惠看时，却是一本《电报新编》，笑道："这是打电报的码子。"因把电报的情形，逐一告诉了一遍。再看那一本时，却是一本不完全的《无师自通英语录》，说道："这上头的序文都没了，怪不得你不懂。"又把这部书的用处，告诉了他。宝玉道："学了这个有甚用处？"伯惠道："自然有用处，懂了他的话，同他们谈起来，也便当些。等而上之，把文字学精了，还可以繙译他们那有用之书。"宝玉道："市上有译好的卖么？"伯惠道："有呢。"因见桌上摆着有《时务报》，取过来翻出一页，指道："这不是注着译《泰晤士报》么？这《泰晤士报》便是外国极大的一家报馆。你要买译本，不知要什么书，也要指出个书名，才好买呢！"宝玉道："我那里知道什么呢？只要有一家专卖译书的，便好去拣着买。"伯惠道："格致书室，便是专卖译书的，他那里多半是制造局译的书，要买一两部，可以去买得。若是买多了，不如到制造局去买。"薛蟠道："制造局的书，好像配全了不过五六百吊钱，我曾经配过两回的。你要，我明儿一早就同你去配一套来。"伯惠道："你不要性急，明日是礼拜。"薛蟠道："那么就后儿去。但是他那里可恶得狠，书价不打折扣也罢了，又不肯挂帐，又不用庄票，说是路远，难得照票去，必得要现钱。你想就是折了洋钱，也好几百块，怪重的，怎么拿法呢？还有一层呢，他还不肯送。这倒罢了！他那里现成的木工厂，情愿花钱，叫他钉一个木箱子都不肯。你想买了这一大堆子的书，怎么拿法？"伯惠道："叫一辆小车，就推了来了，

这倒不难。”薛蟠道：“可是呢！我头一回去买，就是用小车子推的。挂坏了两本，交不出去，只得又到格致书室去配了。其实格致书室，也贵不了多少。不过恐怕他不全罢了。”说着走到自己房里去。一会过来，交一张票子给伯惠道：“费你心，明儿给我搜罗几百块钞票罢，不然洋钱怪重的，认真怎么拿法？”伯惠接过一看，是一张八百两的庄票。伯惠道：“怕没有那许多呢！”薛蟠道：“你在庄上有便当的最好，不然就往熟朋友地方商量。”伯惠答应了。又谈了几句，就别去。

薛蟠拿出一个金表，在旁边扳了一下，放到耳边去听。宝玉也听见丁当丁当的响了好几声。薛蟠道：“不觉到了十点三刻钟了。”说完，才打开来看。宝玉问：“是怎的？”薛蟠道：“这是打璜表。我这个买了二百块钱，还算便宜的。”说罢，递给他看。又扳动机关，打给他听。宝玉笑道：“这是女人用的东西。”薛蟠道：“想来男子又是个俗物，不配用了。”宝玉道：“不是这么说，岂不闻‘作为奇技淫巧以悦妇人’？可见得惟有妇人方悦奇技淫巧。这个表，不是奇技淫巧之类么？所以说是女人用的。”薛蟠道：“那么说凡是巧的东西，都是女人用的了。”宝玉道：“这有个分别，巧而有用的，便不叫淫巧；巧的无用，徒然取悦耳目的，才叫淫巧呢。比方钟表，何尝不巧，然而钟摆在家里，一家都可以知道时候；表带在身上，出门、走路也可以知道时候，这就是巧的有用了。至于这个打璜表……”薛蟠抢着道：“他偏不知道时候。”宝玉道：“不这么说，他就是不打璜，也可以知道时候，何必要打呢？若说听得远，只怕一丈以外，就听不见了。要知道时候呢，打开一看，就知道了，何必要听。而且有听着数的工夫早也看完了，何况还有错数的时候呢。”薛蟠道：“晚上没灯亮的时候听听，不是用处

么？”宝玉道：“到了晚上，没有灯亮的时候，不是睡觉了么？还问时候做甚？”薛蟠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明儿还了他，不买这捞什子了，省得又落你的批评。”宝玉道：“我不批评你，只批评那东西。只如街上那些电灯、煤气灯，照得同白昼一般，那个做法岂不是极巧？然而又极有用，就不能算淫巧。那天我在那洋货铺子里，看见一个电灯，像一个筒儿似的，用手一扳，就放出白豆大的一点光来，试问有甚用处？要说晚上走路用，他不及灯笼的亮，在家里有甚用处呢？这都是奇技淫巧一类，不过哄着娘儿们顽罢了。”薛蟠拍手道：“有用呢！晚上搁在床上，臭虫咬时，拿他一照，就照着了。不然等擦洋火点灯，臭虫早跑的不知去向了呢。”宝玉不觉笑了道：“用得起这么大的本钱拿臭虫的人家，也该拾掇得干干净净，不至有臭虫的了。”薛蟠站起来说道：“罢，罢！说你不过，不说了。明儿会罢！”说着走了。

这里宝玉仍旧看书。又到书堆翻出几部时事书来看了，心里愈觉得明白。忽听得薛蟠房里一阵声音，却是留声机器，唱了一套，又是一套。宝玉听得不耐烦，便起身要过去止住他。走到房门口，推了推门，却是关着的。退了回来，听他又唱了许久，更耐不住，便走了过去，扣了两下门。薛蟠问：“是谁？”宝玉道：“是我。”薛蟠开了门，道：“还没睡么？”宝玉道：“叫你这东西闹的怎么睡得着？”薛蟠道：“我也是睡不着，所以才拿这个来顽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让宝玉进来坐下。宝玉便伸手去按那留声机器。薛蟠忙道：“快别动，别动！我来收了。”说着把机关一拨，马上住了。宝玉抬头看钟时，已是一点半。因说道：“这时候，隔壁屋里的人，早都睡了，你却开了这东西，吵得人家睡不着。人家虽不说话，心里恨的不知怎样呢！”薛蟠笑

道："哈哈，奇极了，你又谈起世故来了。"宝玉也笑道："我这并不是世故，不过是'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'的意思。譬如你正在这里睡觉，隔壁的人，也开了这个，吱吱喳喳的闹个不了，你恨不恨呢？"薛蟠道："我岂但不恨，还要感激他呢，正好听着顽。"宝玉道："这个只怕只有你是这种脾气。"薛蟠道："别说了，我渴得狠！前儿把洋油炉子送到你屋里去，你叫焙茗拿了过来罢！"宝玉道："什么时候，他早睡了。有叫醒他的工夫，自己早拿过来了。"薛蟠道："罢，罢！又讲究体恤下情了。"一面说，一面过去拿了来，自己炖开水。

宝玉也不等喝茶，别了过来，略睡一睡，早天亮了。披衣起来，梳洗过了。却不见薛蟠起来，只听得有人叩薛蟠房门，外面茶房答应道："还没起来呢，放在这里罢！"宝玉以为是伯惠，出来看时，却是送报的。宝玉叫住了，看他手中所拿的报，每样拣了一张，交代他天天照样送来。送报的答应去了。宝玉便逐张细看。直等吃过午饭一点多钟，薛蟠才起来，匆匆的便出去了。这一天竟没有回来。宝玉也不理会，只是惦记着明日买书的事。

这一夜也不见薛蟠消息，直过了一夜，次日天明后，方见薛蟠跑了来，道："伯惠来了没有？"宝玉道："没有。"薛蟠取表一看，道："才七点钟，他就要来了。"说声未绝，只见伯惠走来。薛蟠道："好，走罢！"拉了宝玉就走。

不知他要拉宝玉到那里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

论文野旁及园林　　考工艺遍游局厂

却说宝玉被薛蟠拉了就走，宝玉道："到那里去？也说明白了好走。"薛蟠道："你不说要买书么？"宝玉道："何必这么匆匆呢？时候又早。"薛蟠道："昨日伯惠和我说起你来，说你诸事留心，他佩服你得狠。今儿横竖要买书，制造局里他有熟人，他陪你去逛一趟，看看机器。那个道儿远，所以要早点去。"宝玉听了大喜，即同二人出门，又带了焙茗，仍是二辆马车。

上车走不多时，便停住了。薛蟠拉了宝玉下来，伯惠也下了车，走进一家铺子里去。进得门来，只觉着一股油烟气，又黑暗得了不得。步上楼梯时，更是一股热气，烘到身上来，好不难受！到了楼上，拣一个座位坐下。宝玉站着问道："这就是制造局了么？"薛蟠笑起来道："那有这种样儿的制造局，这是扬州馆子'久花楼'。咱们吃点点心，再到制造局去。"宝玉道："你二位请便。我早起吃了东西，这会吃不下。"伯惠道："多少吃点，这是有名的扬州馆子，上海只有他一家。"宝玉道："委实吃不下去，别客气。"说着，便走到栏杆边去看马路上的景致。三人说话时，堂倌早泡上茶来。薛蟠道："你不吃东西，就喝口茶罢。"宝玉道："也不渴。"二人无奈，只得叫了两碗面，匆匆吃了，下楼惠帐。起先来的时候，伯惠要同宝玉一车，却

被薛蟠拉了过来。此刻宝玉却先拉了薛蟠同上一车，马夫放缰便行。

宝玉连连吐了几口唾沫，对薛蟠道："那个地方，亏你们去得，还要吃他的东西。那个脏劲儿，简直的比狗窠还利害。狗窠不过臭点罢咧！他那里又是煤烟味儿，又是油锅味儿；那些桌椅板凳，没有一处不是一层油，所以我坐也不敢坐。瞅着你们在那里吃喝，实在代你们恶心。要吐个唾沫出口恶气，也不敢吐。"薛蟠道："奇了！怎么不敢吐呢？"宝玉道："把唾沫吐在他那里，不把我的唾沫弄脏了么？"薛蟠掩耳道："别说了！你今日只怕又发了呆性了。人家上好的馆子，多少体面人都赞他，你却说的这么着。"宝玉道："你说我呆，我就是呆！你乖得狠，你不呆！可是往后你别带我到些那地方去。昨儿我住的那屋里的对过，有几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，说什么文明、野蛮；还分出什么物质文明、服饰文明；又说中国地方，要算上海最文明的了。我跟你上过一回茶馆，吃过两回大菜。想起来，确是比北边馆子干净。我在南京，也上过一回茶馆，那茶馆也万不及这里的敞亮开豁。以为上海果然文明的了不得，谁知也有这么个脏地方。说什么野蛮，我看认真野蛮到了穴居野处的世界，倒还有点清气，不至受那个恶味儿呢。"薛蟠道："你且慢点说，我多早晚和你上了一回茶馆？"宝玉道："前儿坐马车看房子之后，不是上一回茶馆么？"薛蟠哈哈大笑道："你好大眼睛，那是张氏味莼园，是一所花园。你怎么把他看成茶馆了？"宝玉怔了一怔道："我不信那是人家花园。要是花园时，无论如何，总要有点亭台楼阁，曲径回阑，也要有些山石树木，分出丘壑。他那里一点没有曲折，一片大空场，当中造了一所高大房子。这个可以算花园，我又何妨找一片荒野之

地，造起一座房子，也算花园呢。”薛蟠道：“这是外国式子，花园必要一片空场，取其通畅。他那园子里面，也还有个亭，有两块山石，不过那天咱们没有走到罢了。你不见他门口钉着‘味莼园’三个大字么？”宝玉道：“他那房子里，一行一行的摆了多少桌子，明明是为卖茶而设，花园那里有这么个样儿？任你怎么说，若说那‘味莼园’三个字是那茶馆的招牌，则可以；要说那个是花园，我一定要争的。”薛蟠道：“这又奇怪，何必你争呢，又不干你事。”宝玉道：“也不说那经营缔造山林丘壑的花园了，算他那个本是花园，他卖了茶，就要算茶馆。你知道‘花园’两个字，多少名贵，禁得起这种糟蹋么？”薛蟠道：“你今天发的都是呆议论，我听不入耳。伯惠他佩服你，你回来说给他听去。”

歇了好一会，宝玉指着车外道：“这是一所花园。”薛蟠抬头一看道：“呀！到快了。这是高昌庙，不是花园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一片空场上面盖了这个房子，不算花园么？”薛蟠道：“这个，你和外国人辩去，我不懂得。”宝玉道：“可惜我不懂外国话，要学起来，又没有人教。”薛蟠道：“这里教英文的多着呢，不过一两块钱一个月。”宝玉道：“不知要学几个月才会？”薛蟠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你回来问伯惠。伯惠他的洋话、洋文都好得狠。但不知他学了几时。”宝玉喜道：“我明儿就请教他。”

说话时，马车已进门。只见左壁厢一所房子，门口挂着“炮弹厂”三个字的牌子。马车仍旧前进，进了一座牌楼，转了个湾，方才停住。三人下了车，焙茗也跳下来。伯惠带的仆人黄福，也过来伺候。伯惠道：“还是先买书呢，还是先逛厂？”薛蟠道：“配全套书，狠要些时候。咱们先去交代了要一套书，

叫他先配起来，咱们逛咱们的厂。逛完了，他的书也配好了，岂不是好？”宝玉、伯惠都道：“好！”

于是，薛蟠先走，宝玉等跟着进了一个栅子。只见迎面高处装着一个黑面大钟，正是八点一刻。转了个湾，在一座飞楼下走过，薛蟠道：“这是公务厅总办办事的地方。”又走了几步，路旁又是一排绿栅子，薛蟠道：“这是文案房，卖书的就在这里。”他嘴里说着，却不走文案房，另到右首一所房子里去。那房子是两扇绿色大门关着。在大门上又开了一个小门，大门外挂着“画图房”三个字的牌子。宝玉不觉纳闷道：“卖书的所在，怎么叫做画图房呢？”只见薛蟠推开小门进去，宝玉等人一起也跟了进去。只见当中摆着一个阔大长桌子，这里卖书的人叫做朱坤。薛蟠先说知买书，朱坤问：“买什么书？”薛蟠道：“配全套的。我来配过两回，你总认得我了。”朱坤道：“认得，我就配起来就是。”薛蟠道：“我们先到各厂去逛逛，回头来点了书算帐。”朱坤答应了。薛蟠要走时，却不见了宝玉。原来那长桌子靠里面一头，放着一个玻璃匣子，里面摆着一个小轮船样子。宝玉见了，想起怡红院的西洋自行船，与这个大同小异，不觉出神。回过脸来，又见里间摆着几张白板桌子，靠边上坐着一人，似是教书先生模样，旁边围了七长八短的几个孩子，在那里念书。却是叽哩咕噜的一个字也听不出来，正在那里发怔呢。薛蟠拉他一把，道：“走罢！”宝玉方才回过头来。伯惠道：“我这里虽然有熟人，却认不得地方，先问一声才好。”朱坤正在开了书橱取书，便问：“到那里？”伯惠道：“锅炉厂。”朱坤道：“出了栅子，望江边走去，走到船坞旁边，往西就是了。”

伯惠等依言走去。到了锅炉厂，伯惠便拉着一个小工，问

道："帐房在那里？"那小工道："你走错了。帐房在公务厅楼上。"伯惠怔了一怔道："我只问锅炉厂的冯老爷。"小工指着一间房子，道："就在这里面。"伯惠带着宝玉、薛蟠进去。只见那冯委员正带着眼镜，在那里写字。见了伯惠，连忙放下笔，除下眼镜，迎了起来。大家招呼了，又请教了贾、薛二人的贵姓台甫，宝玉只说是别字仲瑛。一会泡上茶来，伯惠道："我们不客气。今日我这两位敝友，约着来看厂，贵厂是不用说要看的了。其余那些厂，我没有熟人，也要费心设法进去看看。"冯委员道："好，好！就请从敝厂看起。"伯惠便立起来同去。冯委员也陪着。到了厂里，便一一的指点：这里是人工做的，那里是用机器的。这个是康邦汽炉，是近年的新样，占的地方少些。又带到机器那边去，指点这是钻眼的，这是刨光的，这是切铁的。又叫一个小工，拿一块碎铁来切给他们看。那小工便拿了一块一寸来厚的碎铁，放到刀口上去，一会切成两段。宝玉吐出了舌头，道："这还了得！"又叫那小工再切一遍。宝玉弯下腰，低下头去看着切了。立起来笑道："我当是飞快的刀，原来是没有刀刃儿的，有一寸来厚的刀口。他也不是切，是硬压断的。然而那个劲儿也可以了。"

冯委员又带到旁边水雷厂里去看。这里的机器都是细巧的，与那边又自不同。又拿出水雷针来看，是铜做的。里面装上白金丝通电。说是装到水雷上，只要四两重的劲儿碰上，就炸了。宝玉听说白金丝，又是闻所未闻的。要看时，却是看不(不看)见。冯委员又另外叫拿白金丝出来看，原来比蜘蛛丝儿还细，宝玉见了不觉暗暗称奇。看了一会，方才出来。冯委员便道："我此刻还有些未了的公事，不能奉陪了。我叫个小工，带着各处去看看罢。放工时，到我这里吃饭。"伯惠道："好极，

好极。”因叫黄福、焙茗都在这里等着。冯委员一面叫一名小工领着去。

于是一行人出了锅炉厂，仍走到那大钟底下，原来是机器厂。那小工便到里面回道：“华老爷，我们冯老爷有几位朋友来看厂，请华老爷的示。”那华老爷道：“好，好！请便。我这里有公事，不能奉陪呢！”于是小工带了三人，逐处看了一遍。又到楼上去看过，才到后头看总机器。那管机器的，见是体面人，便一一告诉：这是汽甑、这是冷汽管、这是热汽管的一一说了一遍。

小工又带了三人，从后门走出，不多数武，便是熟铁厂。只站在门口看看，因为里面全是一个个的煤炉，烧得那铁通红；工匠们拿着锤，打得火星四射，没有看头。只有靠门口的一个大锤，却不用人力，自己能提上去打下来的。宝玉便问：“这叫什么？”小工道：“这是汽锤。”

说罢，便带到洋枪厂去看。进门便摆着好些洋枪。小工先进去回了，便有一个姓万的司事，出来招呼。先看了各种机器，都同机器厂的差不多。后来拿起一枝枪管，放在眼边，望亮处一照，觉得里面隔着一层厚玻璃。用口吹时，却又是通的。薛蟠便叫奇怪，宝玉道：“这个我倒明白，他这里面钻得光滑极了，对了亮处一照，他那四面的回光，映成这影子的，是不是呢？”万司事道：“只怕是这个道理。”旁边一个工匠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说着，引到楼上，看了一遍，方才出来。走到门口时，宝玉站住了脚，对那洋枪看，万司事便走过来，拿起一枝。宝玉以为他要放枪，便退开了一步。

未知是否放洋枪给宝玉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

看造枪炮转疑教授　　退打璜表论及赌徒

话说万司事拿起一枝枪来，递给宝玉看道："这是从前刘总办出的新样造出来的，一分钟工夫，可以放得三十五响。"宝玉道："能打多远呢？"万司事顿住了口，一会道："这却没有考究过。"宝玉又问那些枪名，万司事指道："这是'十三响毛瑟'，这是'五响毛瑟'，这是'林明敦'，这是'马蹄'，这是'哈吃开士'。"宝玉又问："那刘总办造的叫甚名字？"万司事道："当年造成了这个枪，还没有名字，解到北洋，给李中堂看，李中堂当场试验了，题了名字，叫做'连珠快利枪'。"说罢，三人辞了出来。

小工指着西面道："那边是生铁厂，没有看头，不去罢。"宝玉道："已经到了这里了，管他有看头没有看头，也去看看。"于是往西而去。走到时，却见门口的牌子，是"铸铁厂"三个字。小工进去回了，只听得里面说道："我们这里没看头，请看罢。"于是三人到厂门外一看，原来是直敞着的。里面做工的人，都是蓬首垢面的，脸上铺着一层黄尘。宝玉猛想起初遇焙茗时的模样，不觉又怔了。薛蟠道："你是怕脏的，怎么见了这些脏劲儿，倒看出神了？"宝玉道："看怎么脏法，这个是不得已之脏。他们为了做活，闹成这个样儿，他们又肯这个样儿去自食其力。我见了他们，既觉得可怜，又觉得可敬呢！"一面说着，便回身出来。仍循旧路，走到洋枪厂旁边。

薛蟠忽然叫道："老大的太阳，怎么下雨起来？"小工道："这是枪厂里面汽管喷出来的汽水，不是雨。"宝玉、伯惠也觉着头上洒下一阵水花。到了转去处，薛蟠踢了脚，几乎栽个跟斗，原来是踢了铁轨。伯惠道："这里也有火车么？"小工道："从前没有，后来刘总办造了一辆，不过拖炮时用用。这个铁路，是推货车用的。"

一路行来，仍走过机器厂门首，到木工厂看了一遍。这厂里只有两架锯木机器、车木机器之类。略略看了一遍，就出来。看看大钟，已经十一点了。小工道："先到我们厂里憩憩罢，快要放工了。"三人依言，仍到锅炉厂来。

此时冯委员公事已毕，便招呼谈天。薛蟠湾下腰去，摸着鞋头说脚趾痛，冯委员便问何故。伯惠道："想还是踢了铁轨的缘故。"宝玉笑了笑。正说话间，只听得外面隆隆之声，宝玉立起来，往窗外一望，正是一车铁条儿，用两人推着，在铁轨上经过。宝玉道："这倒省了许多人力。"伯惠、薛蟠听说，也立起来看。伯惠道："局里不走火车，单为这个用法，也筑起铁路，未免大才小用了。"冯委员道："这是光绪初年，外国人造了一条吴淞铁路，上海道向他买了回来。拆毁了的铁轨，没有用处，才装到这里的。"宝玉道："是外国人造的，买了过来，固是应该，为甚又拆了呢？"伯惠道："那时恐怕一旦中外失和，外国兵船到了吴淞，就从这条路上来，所以拆了。"宝玉道："此刻不又有了淞沪铁路了么？只怕此时中外不至失和的了。"冯委员道："这是一时一时的见识。其实他既到了吴淞，就没有铁路，怕他还进不了来么？"

正说话时，只听得"呜呜"的一声响，早放工了。冯委员便走出门口站着，三人也出来看看。只见一众工匠，都鱼贯而

出，走到门口，就交下一根筹来，方才出去。一会散尽。开上饭来，冯委员让坐。吃过，宝玉便要去看那书配全了没有。冯委员道："买书么？此刻还没开门。等开了工再去罢。"于是分坐谈天，又问了些制造局的历史。直等开过工，冯委员仍派了小工跟着，要去看厂。薛蟠道："咱们拿了书就走罢，再看什么呢？"宝玉便问："还有几厂？"冯委员道："还有大炮厂、炮弹厂、炼钢厂，可以看看；其余工程处、轮船厂，没有机器，可以不必看了。"宝玉还要去看那三厂，薛蟠执意不肯，宝玉无奈，只得辞了冯委员，带了焙茗，伯惠也带了黄福，一同到画图房去。

朱坤早把书配齐了。拿了一本书目，请宝玉自点。原来内中还有《四书》、《易经》等书。宝玉诧道："这也算译本么？"急翻出来看。那里是译本？还是中国旧书，不过板子刻好了。因说道："不管他，也放在一起，以备一格。"点过了，薛蟠算过了帐，交付清楚。伯惠叫黄福去叫小车。朱坤一面取出厚纸，把书一部一部的包起来。一会黄福叫了一辆小车来，看看装不下，只得又去叫了一辆。伯惠又叫黄福招呼装车，便押了到长发栈去。宝玉也把焙茗留下。三人出了栅子，坐上马车，风驰电掣的先回去了。

到了客栈，开了房门，茶房早送一张条子给薛蟠。原来是柏耀明的条子，写着"无论何时回栈，望立即到舍一谈，有要事奉商"云云。茶房又道："早上是自己来过一次，后来送来这张条子。以后又打发人来问过两次了。"薛蟠道："有什么事，这么要紧，我要歇歇呢！"茶房退了出去。只见外面走进一人，正是柏耀明。回栈的时候，本是大家同到薛蟠房里，宝玉见耀明来了，便拉了伯惠到自己房里来坐。说起今日在制造局所看

的机器，自然都是外国买来的了，不知中国自己会做不会。伯惠道：“会只怕是会的，就怕的是器具不齐，做不起来。然而不会做也难说，今日虽未看见，我知道局里面还有好几名洋匠呢。”宝玉道：“我也为这个纳闷，这些法子，都是外国的，他却肯来教咱们？什么做枪咧，做炮咧，咱们做起枪炮来还打谁？有一天同他失了和，还不是拿来打他们么？这个，我刚才想了好几句话，可以叫做‘请君入瓮’；又可以叫做‘即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’；又可以叫做‘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’，难道他望咱们中国人都是庾公之斯么？这我可真不解了。”伯惠道：“那有这话。他们的制造层出不穷，今年造的东西比去年精，明年造的东西又比今年精了。譬如造洋枪，我们要造，请他教，造起的洋枪，能打一里远，他家里造的，已经可以打一里半了。等你学会造打一里半的枪时，他家里造的又可以打二里了。他就教会你怕什么？”宝玉点头道：“原来有这个道理。我们何不也考究考究，赶上他们呢？天下事，怕的是不曾入门，现在咱们总算入门了。就从这条路上精益求精起来，想也不难。”伯惠道：“可不是么！只恨我们中国的习气，总是死守成法。听见说有个新法，不是诧为荒唐，便是斥为多事。等到人家的新法有了实验，被他亲眼看见，他才信服了。等学起来时，已是迟了。便是今日所买那些书，多半是一二十年前所译的。人家已经旧的了不得，我们还拿他作枕中秘宝呢！”宝玉道：“这么说，这书是没用的了。”伯惠道：“也不尽然。他这里头都是讲科学的书多，要按着他的书去实验呢，那都是些陈腐旧法了。然而我们此时连一点也不懂，借此觇觇他的门径，未尝不可以看得。”宝玉道：“要懂他们新法的，有什么书？”伯惠道：“我看这东西，不是看书可以看会的。他们那科学有专门

学堂，由小学升中学，入大学，由普通入专门，每学一样要十多年才能毕业；若是胡乱看两部书，可以看会的，他们也不必设什么学堂了。”一席话说得宝玉嗒然若丧道：“你若早说了，我也不叫他化这冤钱去买这无谓之物了。”伯惠道：“这又不然，你要考究这些学问，也要先从这里下手，方才知道他的根底。若突然去看那新法新书，倒是茫无头绪。”宝玉道：“说是这么说，不知我看了这个之后，要找那新译的，还有没有？”伯惠道：“这个要打听去，且等看了这个再说。”正在彼此说话时，黄福、焙茗押书来了。那两个小车夫帮着，一包一包的送上来。宝玉便把那没用的，都叫焙茗收拾到外间去，仍旧放到书箱里面。把新买来的。罗列起来。伯惠叫黄福也帮着收拾。忙了好半天，方才妥当。

只见薛蟠气忿忿的走过来道：“真是岂有此理！”宝玉、伯惠都问何故？薛蟠对宝玉道：“就是为的那个打璜表，被你批评上两句，我就想不买他了。这东西原是柏耀明的，他说是一个朋友之物，因为等用，要卖二百块钱。我不过一时高兴，拿过来看看，打算叫人估估价，值得再买。谁知价还没有去估，你倒先说什么奇技淫巧，是女人所用的。所以我昨日就还了他。”又回头对伯惠道：“你道他方才来做什么？他倒要撒赖我起来了。说我已经答应了他，不能退还，一定要栽给我。你想，我是受得了那种气的么？被我着实的骂了他两句。他见我不对，又改了面目，说是要卖的人，十分不得了，一定要求我买了，只当做好事。本来说的我心软了，打算胡乱买了他，不过嘴里还没有答应。他忽然又说：‘这表本来值得三百多银子，此刻只卖二百块，要便宜一半价钱。’我不觉恼了。我初意不过是拿二百块钱，买了他，只当是济人之急罢了。谁知他倒说出这句话来，好像

是我贪他的便宜了。所以我一口回绝了他，他倒向我翻起脸来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”伯惠道：“就是我昨天看见你还他那个表么？”薛蟠道：“可不是么。”伯惠笑道：“那链条那里去了？”薛蟠道：“他交给我就没有链条的。”伯惠又笑道：“他再要罗唆你时，你只说莫道川已经同我当面说定了，他就再不言语了。”薛蟠道：“这是什么讲究，倒要问个明白。”伯惠道：“你道耀明兄弟都是好人么？他两个都是赌棍，专门设骗那外路人入局赌博。他们却用什么‘翻天印’、‘倒脱靴’的法子来骗你的钱。这个打璜表是他的同类中一个叫做莫道川赢来的。这表连链条只怕也值到三四百，是一个路过上海客人的东西，也是上了他们的当，赌输的了不得，就把这表押了八十块钱，又输完了。那客人再要多押几元，他们也不肯。后来他们分赃，莫道川照八十元的价分了这表。近日闻得姓莫的手边也狠拮据，情愿照原价卖出来。柏耀明乘他艰窘的时候，只给了他六十元，欠着二十，说慢慢还他。他可拿来要赚你的钱。”薛蟠道：“那链条是什么的？”伯惠道：“是外国金的。那外国金顶不好，买来时价钱狠大，要卖出去，却吃亏不少。”薛蟠跳起来道：“他统共八十元的东西，还拿起一根金链条，还要卖我二百，这个贪心还了得么！”正说话时，伯惠家里打发人来寻。伯惠便起身辞去。

不知伯惠去后，还有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

气焰逼人王威儿受屈　　冤家狭路杨势子遭殃

却说作小说的体裁，有事话长，无事话短。宝玉自从到了上海，会了吴伯惠，一见如故，事事都请教他；又请他教英文。伯惠叫他买《士啤令卜》来读，说这个是启蒙的书。宝玉买来看了，伯惠教了一遍，宝玉说："这个不行，这就和咱们的《三字经》、《神童诗》一般，从小念书的人才用得他着。我们此刻这么学起来，要费多少时候！必得有一部有汉文注解的才便当捷速，最好是能有同字典一般可以查字的。我看那个《无师自通英语录》便好。"伯惠道："那个不好。"于是又教他买《英字入门》、《华英字典》。宝玉买了，求伯惠教起来。每日自家分开工课：上半天看买来的译本书，下半天读英文。他本是绝世聪明的人，一经指点，便心领神会起来。又恃着有一部字典在旁边，随便遇了一张残废的外国字纸，也要逐字去查考，因此学的飞快。他自己也把进京的心事阁起，一心只在这个上头。

不知不觉，住到了三月中旬。这一天忽见薛蟠匆匆的走了来，道："宝兄弟，你一到了上海，就说要进京，此刻怎么不提起了？"宝玉道："提起便怎么？"薛蟠道："我方才接了一封京信，叫我即刻进京。你要去时，明日和我一起动身。"宝玉道："你有什么要事，忽然这样匆忙起来？"薛蟠道："我这一进京去，便好好的干一个大功名出来。你要去时，也可以干点事业去。"宝

玉笑道："这就恭喜了！只可惜，我一则无志功名，二则学的英文还要求伯惠指教。我虽想进京，一时只怕不能动身。"薛蟠道："我又走了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做甚？"宝玉道："奇怪，我来时本也不打算遇见你呀！"薛蟠想了一想，道："我前回送给你的二百块钱，用了多少了？"宝玉道："一个没动。你要做盘缠，只管拿了去。"薛蟠道："我并不是要盘缠，我这回走的匆忙，要托你代我办点事呢。"宝玉问："甚事？"薛蟠道："一来是我的行李不能全带，要存在你这里；二来我还有二万银子存在汇丰，你要是进京时，代我汇了去，但不知你多早晚才走。"宝玉道："存行李只管可以，汇银子可没有汇过，你还是托别人罢。"薛蟠道："除你之外，还托谁？你不懂得，问伯惠总知道。我回来就把存折送给你。"此时宝玉正在潜心学英文，也无暇和薛蟠多说，便胡乱答应了。

薛蟠便去，到了晚上，就送过一本洋式手折来，又开了一纸行李单，都交给宝玉。宝玉道："你当真的要走了么？"薛蟠道："自然。"宝玉道："到底为什么事，这般要紧？"薛蟠道："此刻不便说给你，不知你几时进京？你到得京里，自然知道。"宝玉道："我也想着要走，只是一时舍不得丢下那洋书，须得再学几时。只要学得差不多，可以自己用功，不必人教，我也就走了。"薛蟠道："我也不懂你，你本来最恨的是洋货，近来为甚忽然念起洋书来？而且是下死劲的用功，难道洋书就不是洋货了？"宝玉道："我本来给你说过，用洋货也要分个有用没用，有益无益。这洋书本是个有用的东西，自然要念念他了。"薛蟠道："我也不管你这个，你到底多早晚进京？"宝玉道："说不定，快的不过一个、半个月。迟的或者一年、半年。看着罢咧。"薛蟠道："随你迟也罢，早也罢，我的东西都托付你

了。这手折子你收好，这一张行李单上的东西，都存在帐房里的。明儿早起，我和你当面交代了帐房就是。此刻我要先睡了，明日清早怕有事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到底为的什么事，来的这等慌张。”薛蟠道：“此刻万不能告诉你，你如果进了京，我再和你说。包管这个顽意儿，你也对劲。”宝玉也不再问，薛蟠也就去了。一宿无话。

次日早上，薛蟠过来，叫焙茗到帐房里招呼了人来。交代他所存行李都托付了宝玉的话。又说道：“他动身时，交他代我带去。”帐房答应去了。薛蟠又拿一把钥匙交给宝玉，又叫宝玉搬到他那房里去住。宝玉道：“你那屋里糊得红光耀眼的，我住不惯。”薛蟠道：“你住不惯，也要把那边的零碎东西搬了过来。”宝玉道：“你叫茶房搬来就是了。”于是薛蟠回过去，把零碎东西，归入箱子里；那不能放在箱里的，也叫茶房一一搬了过来。另外还有两个箱子，搬过来寄放。乱哄哄的忙了一天。恰好这天开天津的“安平”轮船，在四点钟时，趁晚潮出口。所以薛蟠忙着，两点多钟时就下船去了。宝玉也不远送，只送到客栈门首，就回来。从此宝玉乐得清静不表。

且说薛蟠坐了“安平”轮船，犹如热锅上蚂蚁一般，一刻不得安宁，巴不得立刻就到了。偏生又遇了风，那路上多走了一天。等得到塘沽时，又值天晚，只急得薛蟠暴跳如雷，眼巴巴熬了一夜。次日破天亮时，便叫了小船，拢岸到火车站。上了车，开到丰台，即刻雇了骡车，赶进城去，找他的朋友。

你道他的朋友是谁？原来是姓王的，名字叫做威儿。本是北京城里的一个著名光棍，平日吃着嫖赌无所不为。因为一天他有事，到宣化县去探亲，他那亲戚就留他住几天，未免置酒相待。他吃醉了，便到街上去逛。无意中又遇了一个醉汉，两下相

撞，以醉遇醉，大家便闹起来。路旁过往的人，都站着观看，不赞一词，两下便打成一堆。大家未免都受有微伤。后来人丛中出来一个老者，把他两个劝开。又对王威儿道："你这位哥，只怕是初来此地。古语说的好，'入国问俗，入境问禁'，你也不打听这位杨大爷是咱们宣化城里头等的好汉，任是官府乡绅也让他三分。你仗什么腰子，敢和他对打起来，还不快过来赔个不是！"王威儿大怒道："我不认得什么羊呀牛的。我王大爷生长在城里，除了皇上王爷，那怕贝子、贝勒见了我，也要低个头儿。他是个什么东西！别说他一个，就是这宣化城，也阁不住我三拳两脚，打个稀烂。"说罢又扑过去，两人复又扭做一团。正在难解难分之际，忽听得"镗、镗、镗"，锣声响处，那看热闹的人，一哄让开。前面开道的人，一声喝断，便把二人擒下。原来是本县太爷到了。差役看见有人打架，叱喝不开，便上前捉住，拉到轿前，回了本官。那县太爷在轿里问道："你们不安分守己的做人，却在外头打架生事。见本县来了，还不知避让，着实可恶！"喝叫每人打他二十小板子。差役正待行刑，只见那姓杨的跪上一步道："禀上太爷，小的是本城的教民，姓杨名唤势子。"一句话还未说完，那县太爷就大怒起来。叫拉王威儿过来问道："你这杂种王八羔子，是那里来的，在本县治下撒野？"王威儿道："小的王威儿，宛平县人，到这里探亲。遇见这姓杨的……"这句话以后还未说出来，那县太爷又大喝道："着实可恶！给我带回去问他，杨势子无干省释。"杨势子谢了自去。这里差役便拿链条把王威儿套住，带回衙门里去。

县太爷坐了二堂，喝叫："拿上来！"不问青红皂白，先叫痛痛的打了一百板子。王威儿大叫："冤枉！"县太爷道："我把

你这不知起倒的畜生杂种，我活活的惩治死你！你那里不好去闯祸，却走到本县治下来得罪教民！我问你有几个脑袋？你的狗命不要紧，须知本县的前程，不是给你作顽意儿的。你还敢叫冤枉，我把你的狗嘴也打歪了，狗牙也给你打掉了，看你还叫！”左右差役听说，连忙上前，劈劈拍拍的打了五十嘴巴。打得王威儿两腮红肿，牙血迸流。又喝叫：“用头号大枷枷起来，发往犯事地方示众；一个月后，再责二百板驱逐出境。”王威儿受了这场恶气，真是有冤无路诉，只有自认晦气。还亏得他那亲戚，到处挪借，同他打点，方才不至十分受苦。一月之后，又打了二百，就有两个差役，押着出境。连亲戚那里也不能去道个歉。捱着棒疮，一步一拐的走去。那两个差役，只押出了宣化境，便撂下他去了。可怜他一路上行乞，回到京城。

看官，你想受了这种恶气，这种冤枉，如何不恨？起先是恨那知县官，后来想想又恨那杨势子。只是手无寸柄，徒然恨着，也是无用。一连过了三四年，这件事慢慢的淡了。他又到宣化去探亲，住了几时，方才回京。就借他亲戚的驴，骑了出门。行得不远，劈头遇见杨势子。正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明。杨势子却并不在意。只因他仗着那知县怕的是教民，所以他打官司，打一次赢一次。那日同王威儿打架，不过是无意相遇的，过后就忘了，那里还放在心上？所以并不在意。不比王威儿是受了恶气的人，无论吃着饭，睡着觉，总是想着仇人。这三四年里头，那里有一时半刻是放过的？所以看见时分外眼明。因细细打量他，只见他骑的一匹黑驴子，驴子上还搭着马包，头上带着草帽，像是个出远门的样子。不觉自己也拨转辔头，远远的跟着他走。他打尖，自己也打尖，他落店，自己也落店。看看走到怀来县境内，恰好走到一处四无人烟的所在。

王威儿故意赶上杨势子，两驴相并，王威儿猛不提防，举起手中鞭杆，照准杨势子额上尽力打去。不偏不倚，恰打在太阳穴旁边，不觉一个头晕，倒栽葱的掉下驴来。王威儿也连忙下来，一手按住，跨在他身上，不问情由，没头没脸的乱打。杨势子乱嚷道："你是谁，打我作什么？我没得罪你，好好儿的大家走路。你要打，说明白了打！"王威儿咬牙切齿的道："你这个瞎了眼睛的王八羔子，你不认得老爷，老爷却认得你！你是什么羊势子，可知道你老爷却是牛势子。今儿叫我跟你到了这里，可知道你的羊犄角，也有及不来我的牛犄角的时候，也叫你受点罪。"说着，接连又是几拳，打得杨势子眼中火光迸裂，大叫："饶命！"又道："你到底为了什么事打我，也说明白。我自问没有得罪过你呀！"王威儿又是一个巴掌，笑道："打的我手也痛了。"说着攒了他的辫子，提起他的脑袋，往地上乱磕。起先杨势子还竭力挣扎，后来慢慢的没了气力，气也喘不过来了。王威儿磕了一阵，看看他不动了。撒了手站起来一看，只见他直挺挺的躺在地下，两只眼睛也定了。在路边拾了一堆驴马粪，塞了他一口。然后跨上驴子回头就走。走了一箭多路，猛可的想起，今日惹了这场大祸，须回去不得，不如且往别处避他几时。想定了主意，拨转辔头，加上一鞭，向北飞驰而去。

不知此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

赠盘缠薛蟠仗义　试邪术王命舞刀

却说王威儿带转辔头，仍旧往北而走，走到杨势子身旁，看看他，早是有九分不中用的了。暗想：仇是报了，只是这祸闯的不小，此刻且到那里去躲一躲呢？一面走着，一面想着，忽见路旁一匹黑驴，在那里嘶叫，原来就是杨势子骑的驴。当杨势子跌下来时，他早就吓的溜了。走到这里，被路旁枣树绊住了缰绳，因此走不动，在那里嘶叫。王威儿下来，在那马包里掏了一掏，却掏出一吊大钱，并几块零碎银子，又有四五扣手折。打开看时，原来都是杨势子重利放债的帐折。想他今番不定是到那里收利钱的，可巧遇见了我，便宜了那些债户。他今天果然死了，也是他重利盘剥、仗势欺人的结局报应，也怨不得我了。想罢，便把那手折撕的粉碎，在身边掏出洋火来，擦个火烧了，道："凭你不死，也得要遭殃破财。"说罢，取了银钱，束在身上。那马包里的衣服、铺盖，却不敢拿，上驴而去。

这一夜就在怀来驿落店。只因心中没有一定去处，耽阁了两三天，不曾动身。这天忽然喧传境内出了命案，死者是一个过路客商，被人殴毙，遗下黑驴一头，马包一个。由地保报县相验，验得委系因伤毙命。刻下正比差严缉凶手云云。王威儿听了，吓得魂不附体。即刻算清了客店钱，跨身上驴，亡命的

奔逃。出了怀来县境，方才略略放心。一径奔出张家口外去。在路又把那驴子卖了几吊钱做盘缠，在口外流离浪荡了几个月。入了山西境内，又由山西折到山东。一路上做了些小负贩，倒也还可以将就餬口。

一日，到了登州境内，遇见一个贩枣子的客人，要招一个伙伴送枣子到烟台去。王威儿就投了他，一路上代他招呼车辆货物。那客人也姓王，单名一个本字。与王威儿谈得投机，不觉自述来历。原来王本是个武举出身，山东恽城县人氏。前几年和人家打官司，那人家不知用什么神通求了一封外国信给那县官。因此王本非但输了官司，并且连一个武举也送在这一案上。恨得他撇了家乡，出来改了行，做贩货客人。王威儿听了正与自家同病相怜，也就把自家的履历告诉他一遍。王本大喜道："你投了我，恰是着了道。也不瞒你说，我们现在正要办一件大事，你如果肯入伙，包你立取功名富贵，岂但报仇罢了。"王威儿也欢喜问是何事？王本对他耳边唧唧哝哝的说了半天，把一个王威儿乐得手舞足蹈。从此就跟定了王本学些拳棒。到了烟台，耽阁下半个月，把枣卖给一个南边客人，贩到上海的一切交易都妥了。

这一天，发货上轮船，那客人忽然走来说少了十包枣。王本便叫王威儿同他到轮船上去点货。王威儿恰才多喝了几杯，勉强支持着到船上去。谁知到得船上，那客人的伙计，已经点明并不短少。王威儿赌气便和那客人争了几句，又因酒后走到海边，受了那海风，愈觉得支持不住，便到船头上找一个没人的所在，倒下来便睡。及至一觉醒来，那船已经开行多时了。王威儿急的乱跳，船上水手打杂人等，见了这个情形，先说他是贼，不由分说，先把他绑了起来；然后再回买办。亏得那买

办人甚慈善，听见这话，便亲自问他的缘由。王威儿又把酒醉点货情由说了一遍。买办便分付好生看着他，到了上海时，再作道理，因此王威儿并不曾受苦。及至船到上海，船上各人都忙着各司其事，谁还照顾着他，他却乘人不备，溜了上岸。

果然，上海的繁华与众不同，不觉看得他目眩神迷，左顾右盼。也不问东西南北，只拣热闹的地方走去。忽然觉着内急，就解了小衣，当路小便。一个巡捕上前喝阻，无奈他已尿了出来，收止不住。那巡捕抓了他便走，王威儿乱嚷道："你抓我作什么？有话好说呀！"说着，还要挣扎。那巡捕举起手，拍的就是一个嘴巴。此时围上来看的人不少。王威儿又嚷道："好打！好打！宣化县之后，又着了这么一下。"说着举起手来要回敬那巡捕一掌。忽然人丛中走出一个人来，挡住道："你这汉子不懂事，想是初到这里的。"王威儿听得有人招呼，抬头一看；只见这人是个上等人的装扮，又是说的北京口音。以为有了帮手了，便道："我是从烟台来的，才上岸，不过尿了一泡尿，他便抓我。"那人道："这是此地的规矩，当街撒尿，不过拉去罚三角小洋钱罢了。你若和他打起来，这事就闹大了，快别动手。"王威儿道："我腰里半个也没有，拿什么给他罚？"那人道："这不要紧，我给你。"说着在身边掏出三角小洋钱，交给他，指道："那里就是巡捕房，你快跟他进去交了罚钱出来，我在这里等你。"王威儿答应着，跟那巡捕去了。

看官，你道此人是谁？原来不是别人，正是呆霸王薛蟠。他虽是生得呆头呆脑，一时义侠起来，却又十分疏财仗义。他虽是南京人，却在北京多年，和北京的一班子弟混惯了。到了上海之后，所听的说话，都是南腔北调的，认真北京口音，难得入耳。今日忽听得王威儿说的满嘴京话，不觉心动起来，招

呼了他这一下，表过不提。

且说王威儿交了罚款之后，出来果见薛蟠站在左近地方等候，便过来招呼。薛蟠道："你说才上岸，你的行李呢？"王威儿道："我没有行李。"因把吃醉酒在船上睡着的话说了一遍。薛蟠又动了怜悯之心，带了他回栈，问了姓名，因对他说道："你今日幸而遇了我，不然受苦不浅。你不知道这上海的规矩，一切都是洋人办事。今儿抓你的，叫做巡捕。你要是打了他，那办起来没有一定的。不瞒你说，我也干了那么一回。讲究要打，他本来打我不过。谁知他身边有一个铜管子，吹起来怪响。他打你不过，便吹起来，别处的巡捕听见了，都赶了来，凭你多大的本领，也走不了。这一拿去先押起来，过了一宿，还要解公堂。我那回差一点儿叫他办了个监禁三个月，幸而外边认得人多，都肯做保，才罚了几十块钱完事。你要犯了这个，还了得么？"因又招呼帐房里代他写一张烟台船票，要送他回烟台。王威儿道："王本他同我说过，他发完了枣子，也要进京走走。你若有心照顾我，不如给我一张天津船票罢。"薛蟠答应了。只是当日没有船，要歇一两天才有，薛蟠就留他在栈耽阁住。王威儿也把自己的遭逢对薛蟠说知，并不隐讳。因此两人竟有成为知己之势。过了两天，有了船了，薛蟠除了船票之外，又给他几元钱、几件衣服、一份铺盖。王威儿千恩万谢的去了。自此两下都无消息。

事情已经隔了一年，直到那天薛蟠对宝玉说，接了京信，要立刻进京，方是王威儿的信。因此薛蟠到京之后，就先去找他。当下两人相见，各道契阔。王威儿道谢了前情；一面打扫房屋，接待薛蟠十分殷勤，忙着宰鸡，宰鸭，买鱼，买肉。他的妻子巴氏也出来相见。忙的代薛蟠开铺陈，整行李，便留薛

蟠在家住下。一会儿开上饭来，王威儿恭恭敬敬的，给薛蟠筛上一杯酒，开言说道："我在上海多承大爷的恩典，就是粉身碎骨，也报不来。我自从回到京城之后，前头的事，早已冷淡了，因此放心住下。王本也到了京里，我招接了他几天。因他的拳棒好，从前我跟他学过两天，索性拜他做师傅。我写信请大爷来京的路子，就是他的。"薛蟠道："何妨请他来见见。"王威儿道："他此刻封了师傅，天天在坛上，不轻易见人。我请大爷的话，先已同他说过，他答应了，才敢写信。咱们今儿痛痛的喝他一天，从明天起斋戒三天去拜坛，好歹先弄个前程再说。"薛蟠道："要吃斋岂不费事？我吃他不惯。"王威儿道："咱们当真吃斋么？只管肥鱼大肉的吃，不过别吃葱蒜，他那里就知道。"薛蟠道："这件事的始末，我一点也不晓得。我本来也是要进京来的，接了你信，我就早动身几天。你且把这个缘委告诉了我，究竟怎么能干功名？"王威儿道："现在山东、直隶一带地方，出了一位老祖师，法术通天，立下一个教，叫做'义和团'，到处传授与人，能调遣天兵天将，立愿要'扶清灭洋'。他手下有三千六百个徒弟，都封了师傅之职。这王本也是三千六百个之中的一个。做了师傅的，便出来设坛招人入伙，传授法术。若要入伙的，先斋戒三天，到坛上去拜过，拜准了便封做大师兄；学了他的法术，将来便可带兵。"薛蟠讶道："我不大懂事，然而我听见结盟拜会是犯法的，官府知道了捉了去，轻的打屁股，重的砍脑袋，这件事如何好干得？"王威儿道："你说呢！此刻不比往常，这件事早通了天了。王爷、中堂早已知道，非但不禁，而且十分欢喜。上月东街上王爷府里还请了两位大师兄去教法术呢！"薛蟠道："什么法术？我想那剪纸作马，撒豆成兵，都是小说上的话，不见得是真的。"

王威儿道:“你说呢？南街上那位铁帽子王爷，他管的是一根打叫化子的棒。这根棒，是从周朝姜太公封神的时候传下来的，经了几千年，受尽天地日月精华，通了灵了。上月我们师傅看过，说是一件法宝。祭起来，一根变十，十根变百，百根变千，千根变万，有无穷的用处呢！此刻用符封了，在王府里供着听用。”一席话说的薛蟠半疑半信。

一时饭罢，王威儿便去找王本。薛蟠也到街上去闲逛，觉得景物全非，也不禁心神恍惚。逛了一会，无精打彩的回来。只见王威儿已经回来了，身边立着一个小子，年纪约有十一二岁。王威儿推他见薛蟠道：“这是小儿，近来在坛上学法术。我才去见师傅，顺便带他回来见你。”薛蟠问：“叫甚名字？怎么这点年纪也学起法术来？”王威儿道：“越是小孩子，学的越容易。他名字就叫王命。”说着便对薛蟠道：“我叫他使法给你看。”一面在墙上解下一把腰刀来，一面口中念念有词。只见王命慢慢的脸色变了，两个眼睛也定了。忽的一声，拿起腰刀，走到院子里飞舞起来，舞得果有门路。并且那腰刀又长又重，断非十一二岁小孩子舞得动的，不禁看的呆了。忽见他放下腰刀，又把一个六七十斤重的碌碡，两手举起来。吓的薛蟠呀的一声道：“小心，别闪了骨头拧了筋。”

未知果然有拧了筋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

受愚蒙薛蟠拜神坛　　信邪教中堂攻使馆

却说薛蟠看见王命一个小小孩子，居然能舞动大刀，举起碌碡，不觉心中信服起来。便问道："这是什么神法？"王威儿道："我们受那毛子的气，受得够了。还有那一起二毛子、三毛子，甘心去做汉奸。是我师傅立下洪誓大愿，要'扶清灭洋'，将来立了功劳，少不得要封侯拜相。我们也就出了一生的恶气。"薛蟠道："怎么叫'毛子'，又是'二毛子'、'三毛子'？"王威儿道："那些洋鬼子，咱们不当他是人，单叫他毛子。咱们中国人，倘附了毛子的党，就叫'二毛子'，那随和着'二毛子'的，就是'三毛子'。"薛蟠道："这件事大得狠，到底怎么个办法？"王威儿道："此刻天兵天将还没有调齐，天兵天将一齐了，就要动手。此刻多少王爷、中堂，也在那里预备呢。一声齐全了，上头便发下号令来，咱们就动手。"薛蟠道："外国人的枪炮，利害得狠呢，有什么法子去抵当他？"王威儿哈哈大笑道："要怕了他的枪炮，咱们也不干了。只要到坛上拜过了祖师，拜过了师傅，凭他什么枪炮，只打咱们不动。"两个人谈话时，那王命还是两手举着碌碡，直挺的站着不动。薛蟠道："够了，放下来罢。"王威儿道："我还没有解法，他怎么放得下。"说罢，对着王命念念有词的鬼混了一阵。王命才把碌碡放下，走了进来，气也不喘一喘。薛蟠愈觉得神奇，便巴

不得就到坛上去看看。

捱过了三天，一早便催王威儿同去。王威儿道："早呢，此刻师傅还没有起来。起来了，还要吃福寿膏。"薛蟠道："什么福寿膏？"王威儿道："福寿膏就同鸦片烟一般，不过鸦片烟是毛子带来的，吃不得。'福寿膏'是咱们自己做的，吃了可以添福添寿，所以得了这个名儿。"薛蟠只得耐着，直等到吃过午饭，王威儿拿了一个包裹，拉了薛蟠同去。到得坛上时，只见那香和蜡烛烧的烟雾腾天，当中挂着一幅黄幔帐，里面黑洞洞的，不知供着什么菩萨。两旁列着许多军器。王威儿就在地下打开了包裹，拿出一条红布，给薛蟠包在头上，又拿出一条，给他束了腰。自己也包了头，却多穿了一件红坎肩儿，将一条红带子束在背肩儿外面。薛蟠看他时，却是当中缝了一个白布圆补，就同那营兵的号衣一般。圆补上面，写着"孙悟空"三个黑字。薛蟠讶问道："这是什么意思？"王威儿悄悄摇手道："回来再说，这会且别问。"说罢，带了薛蟠径到拜垫前面，自己先朝上行了三跪九叩首的礼，回头叫薛蟠照样拜了。王威儿便转到幔帐里面，一会儿又出来，向上作了一个揖，又打了个扦，高声唱道："有请师傅。"声未绝响，只见黄幔开处，步出一个人来。你看他青青黄黄的脸儿，乜乜斜斜的眼儿，打扮得虽同常人一般，却是头上多了一幅红巾，腰上多了一条红带。身上穿的虽是长袍，脚下登的却是一双草履。青黄脸上隐隐透出杀气，乜斜眼中明明露出凶光。王威儿便叫薛蟠拜师傅。薛蟠此时已被那邪气所惑，便向着那师傅膜拜。他却只略略打了个问讯。薛蟠拜罢起来，王威儿便说道："这是徒弟招来入伙的薛蟠，斋戒三日，特来参拜祖师与及师傅，望师傅收留。"那师傅把薛蟠打量了一番，便道："你这个人敢是诚心入

伙的么？须知我这个教里，是专门讲究‘扶清灭洋’的，不准和毛子打交道，和毛子打了交道时，便是二毛子。”薛蟠道：“这个我都知道。”那师傅道：“你既然知道，就可以收留得。但是我也作不得主，须要拜表请祖师的圣旨，看你的造化罢了。”说罢，便走近香案前，上了一把香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又鬼混着做鬼脸。做了许久，方才跪下，俯伏在地，王威儿连忙推薛蟠也跪下，俯伏良久，方才起来。那师傅取一张黄纸在蜡烛上化了，捧着那纸灰，鬼混着看了一看道：“好，祖师封你做大师兄，快点谢恩。”王威儿又推薛蟠到拜垫上叩头。那师傅道：“你从此天天要到坛上当差，不可有误。等当差有了功时，我代你开上保举，那时再请一个封号。”薛蟠喏喏连声的答应了，方才同王威儿出来。〔王威儿〕走到门口，便把红巾、红带去了，又把坎肩儿脱了。叫薛蟠也去了巾带，都打在包裹里，一同回去。

薛蟠问道：“方才师傅说请什么封号？不知怎的叫封号？”王威儿道：“就是我穿的坎肩儿，写的就是封号。”薛蟠道：“怎么闹个‘孙悟空’呢？”王威儿道：“封的多是古人名字，内中就是‘齐天大圣’最多。因为他有分身法，只管可以分得出来呢。其实要靠在当差上面，求个封号，至少也得要当三个月差。倘是用几两银子使费，在师傅那里打点打点，几天工夫就请着了。”薛蟠道：“要这封号有甚用处？”王威儿道：“这个也同做官一般，有了这个，身份大些，而且体面得多呢！”薛蟠道：“不知要多少使费？”王威儿道：“没有一定的，不过几两银子罢了。有了十两银子，便更快些。”薛蟠便在行李内取了十两重的一锭银子，叫王威儿去斡旋。王威儿去了一会，欢欢喜喜的拿了一件坎肩儿回来，道：“难得今儿那么巧，一去就得了。”

薛蟠抖开一看，也同王威儿的一般，那圆补上却写的是“薛仁贵”三个字。王威儿道：“恭喜大爷，有了九牛二虎之力了。这个是有《征东传》为据的，不是我凭空杜撰出来。”薛蟠道：“那么说，你还有七十二般变化呢。”王威儿正色道：“这个只要学起来，没有做不到的。”从此，薛蟠天天同了王威儿到坛上去鬼混，又学习那鬼混的符咒。

不知不觉又过了一个多月了，忽然一天，喧传说红灯照在大沽口外，用神法烧沉了几十号毛子兵船。王威儿好不兴头，便带了薛蟠奔到坛上去。只见密密层层的，早已挤满一坛的大师兄。人声嘈杂，那师傅正在那里发号施令呢。叫这个烧教堂，叫那个攻使馆。一眼瞥见了薛蟠，便叫他同王威儿两个去烧铁路。二人领命，便带了一群人，跑到车站上去放火。房子便烧了两间，只是那铁路怎生烧得他着。二人商量，要想个什么法子才好呢！薛蟠踌躇半晌，道：“有了。”便带了众人，抢入洋广货铺子里去。只说焚烧洋货，却暗暗分付众人，见了洋油，抬了就跑。一连抢了几十箱洋油，都抬到铁路上。薛蟠喝叫逐箱打开了，都泼在铁路上，安排停当，才放上一把火。登时烈烈轰轰，那铁路的枕木一齐都着了，众人拍手欢呼。于是这一群人，当堂就造起谣言来，都道：“到底薛大师兄法力高强，只念了几句咒语，那铁路便自己发出火来烧了。”薛蟠听了，也自扬扬得意。

王威儿同了薛蟠到坛上去请功，走到坛前，只见人山人海的拥挤不堪。问人时，方才知道：前几天有一个大师兄，杀了一个东洋毛子，又有一个大师兄，杀了一个西洋毛子，被一个什么王爷知道了，拣了今天的吉日，亲到坛上来叩谢祖师，方才散去，众人是跟着来看热闹的。二人挤了进去，说明了烧了

铁路的缘由，却瞒过洋油一层，只说念咒烧的。坛上众人又是一场欢笑。

二人正要再讨差使时，只见一个大师兄擒了一个小厮来，说捉着一个二毛子。薛蟠一见大惊，道："这个不是二毛子，交给我保了去。"那大师兄问道："你认得他么？"薛蟠道："如何不认得，他是我舍亲用的一个小厮。"那小厮被捉进来时，已是吓的昏不知人，满头冷汗，及听了薛蟠这话，才敢开眼观看。定睛的把薛蟠打量了，一会才道："咦，薛大爷也在这里。薛大爷救命呀！"薛蟠道："焙茗，你为甚跑到这里来？你家二爷来了不曾？"焙茗道："二爷不来，小的怎样来呢？到京已经许久了，天天叫我出来打听大爷，却只打听不着。不想在这里遇见了。"薛蟠便对一众大师兄、二师兄说过："这厮且交给我，让我带了他去，顺便去看看舍亲，招他来入伙。"说罢带了焙茗，招了王威儿同去。走到半路，王威儿说有事，先要回家，薛蟠也不相强。便问焙茗："宝玉现住那里？"焙茗道："初来时是住在'广升'客栈。住得没有两天，外面风声紧了，广升的东家，也说要关门了，所有住客也纷纷的搬走了。二爷便搬到'江宁会馆'里去，此刻还在那里呢。"一面说着，走到了江宁会馆。宝玉一见薛蟠那个装束，不觉大诧起来，也不及叙寒温、道契阔，便先说道："你怎么干了这行事来？你在上海匆匆的要进京，难道就为的这个么？"薛蟠道："这个便怎么！"宝玉歇了半日没言语。半晌说道："你知道你干的这个是什么东西？"薛蟠道："我们这个是'义和团'，人所共知的。"宝玉道："哼！你还做梦呢！外头人家都叫你们是'拳匪'。你怎么干出这糊涂事情来！你看看有一天闹的外国人打进来了，看你们再往那里跑。"薛蟠道："我们有神拳的法术，又不怕枪炮，毛子怎么打得进来！我们

还要打他出去呢！你看，今天不是又在那里攻打使馆么？”焙茗在旁插嘴道：“便是今天小的也听得有一位什么‘坛’中堂带领‘义和团’去打使馆，所以赶上去看看，就被他们说我是二毛子，捉去了。”宝玉道：“你怎么被他们捉去了，怎么又得回来？”焙茗道：“他们不晓得怎么，要说我是二毛子，捉了去刚要杀，幸得薛大爷在那里，才救了出来。”宝玉又想一想道：“现在的中堂，没有姓谭的，莫非又是拳匪的僭号。”薛蟠道：“我们都是师兄，没有叫中堂的，今天是刚中堂出来。”焙茗笑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我听的是‘缸’中堂，是他们把我吓昏了，搅错了，闹了个‘坛’中堂。”说的宝玉、薛蟠一笑。薛蟠道：“你一见了我，也不问个青红皂白，先就埋怨我起来，说我糊涂，眼见得你是明白的了。然而现在的王爷、中堂，都是信服他的，难道王爷、中堂的见识，还不及你么？现在还有一位李大帅，他就要进京了。他要到了京，只怕京里毛子的毛，也要没有了呢。”宝玉道：“你既然信了这个，我也不必同你多辩，只看日后罢了。”薛蟠道：“你既然辩得，我倒要请你辩明白了。你果然说的有理，我就依了你不干。”宝玉道：“这个有什么辩头，眼看着是同儿戏一般的，如何成得了大事。单是不怕枪炮的话，就是荒唐！”说着，在行李里面取出一杆六响手枪，道：“我在上海托人买了这么一个，你既然不怕，可肯让我打一枪？”薛蟠道：“这个，我倒不曾经验过。不过听他们说的，都是凿凿有据，难道个个都是撒谎的么？”宝玉正要回答，只听得门外一阵人声乱嚷，内中还有焙茗的声音。宝玉站起来，要出去看。

未知嚷的是什么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

义和团大闹北京城　　呆霸王夜走长新店

却说薛蟠见宝玉要出外去看，也就抢着出去，宝玉见他去时，便缩住了脚。这个明明是嫌他那样装扮，耻与为伍的意思。歇了一会，只见薛蟠带着焙茗进来，后头还跟着一个人，挑了一担西瓜，放下便走。宝玉便问："为甚吵闹？"焙茗道："前两天爷说要吃西瓜，小的到外面找，谁知四面张罗的，没找出一个来。刚才门口外面，来了两大车子，小的要和他买两个，他不肯也罢了，倒说这是什么中堂买的，你是个什么小子，敢来强买！"宝玉道："是人家买定了的东西，不问是中堂不中堂，也不能向人家硬买。这是你的不是。"焙茗道："我又不知他是买定了的，所以才问他一声。既是买定的，不卖也就罢了，何苦拿中堂来吓杀人。他既是那么凶，为什么薛大爷出去了，他连钱也不敢要，还代送了进来呢？"薛蟠道："这个本来是那位中堂买来送给使馆的，所以那些押送的人不敢卖。"宝玉道："你怎么又买了来？"薛蟠道："凡是我们当大师兄的，说一声要这样东西，谁敢不送了来，还要化钱么！莫说是中堂的，就让是皇帝的，说要也要得来！"宝玉道："才说攻打使馆的是一位中堂，此刻又说送西瓜给使馆的也是一位中堂，这是什么意思？"薛蟠道："你那里懂得，何尝是要送他，不过借此要药死他们罢了。"宝玉道："好奇怪，这西瓜那里药得死人？"薛蟠道："西瓜是药不死人，

下了毒药进去，自然要药死了。”宝玉道：“送他西瓜，自然是送整个的，毒药怎么下得进去？”薛蟠道：“用了法术，自然下进去了。”宝玉叹一口气道：“你为甚执迷到这步田地？我也没工夫和你谈了，你请便罢！”薛蟠道：“咱们不谈这个，请你把如何到这里的话，和我谈谈如何？”宝玉道：“我只看见你那个装扮，就不耐烦。”薛蟠道：“你不耐烦，我就脱了下来。”说着，便把头巾去了，坎肩儿也脱了，带子也解了，一面说道：“你看不得这个样子，可知道这个样子，此刻阔得狠呢！走到外头去，谁不让咱们三分。王爷、中堂，不过行一个平礼。其余的尚侍、京堂，在路上遇见我们，还要下车、下马呢。我就狠不懂你的脾气。在上海时，见了洋货也要恨，此刻我们和毛子作对，你又说不好。难道我们把毛子打干净了，没了洋货，还不偿了你的心愿么？”宝玉道：“你何以就糊涂到这样！我恨洋货，不过是恨他做了那没用的东西来，换我们有用的钱！也恨我们中国人，何以不肯上心，自己学着做！至于洋人，我又何必恨他呢？据我看来，他们那一班人，是有所激而成，你又何苦去入伙。你须知什么剪纸为马，撒豆成兵，都是那不相干的小说附会出来的话，那里有这等事！这些话只好骗妇人女子，谁想你这么个人，也会相信起来。你想想看，从古英雄豪杰创立事业，那里有仗什么邪术的？……”薛蟠不等说完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亏你还是读书人，连一部《封神榜》也不曾看过。难道姜太公辅佐武王打平天下，不是仗着诸天菩萨的法力么？”说的宝玉“扑嗤”的一声笑了出来，又叹道：“罢、罢！你去干你的罢！我也劝得没有话好和你再说了。还有一句正经话问你：你的那一笔款，我来的时候，本要和你汇了来，听吴伯惠说有两家汇划庄，因为北边信息不好，已经停了汇兑；有两家不曾

停的，又不知靠得住靠不住，所以没有汇来。伯惠说过，倘使这里平静无事，等用时，只要一封信去，他可以代为设法。你看怎么？"薛蟠道："我此刻也不要用，没有汇来也罢，不然你就拿去用了，也不要紧。"

宝玉正要答话时，忽听得门外一片声喧嚷。一路进来，比方才那个卖西瓜的嚷得利害。宝玉正在吃惊，早见外面拥进了一群人，一般的都是红巾红带，手执单刀。当先一个穿着"孙悟空"圆补坎肩儿的，正是王威儿。一见了薛蟠，就嚷道："叫我好找，那一处没有搜到，你却躲在这里。快去，快去！坛上有事呢。"说着拉了就走。薛蟠也不及和宝玉作别，只捞了卸下的巾、带、坎肩儿，被众人拥着，一哄的去了。

这里宝玉只是点头叹息。原来宝玉从上海动身时，上海早就风声鹤唳。伯惠屡次劝他不要走，争奈他急于要看看京师近日光景，亟亟要行，伯惠拦阻不住。他便把薛蟠所存下的粗笨东西，及那已经看过的书，都寄存在伯惠那里，带了焙茗便走。到得天津，风声愈紧。据客栈人说：京津火车，日间恐怕要停驶了。因此在天津不敢耽阁，赶着进京。投到广升客栈，此时客栈里只有出去的人，那里还有进去的人。本来有投到的，也不招接了。因为宝玉是上海长发栈招呼了来的，只得接待。住得两天，客栈的人都跑空了，东家也要关门避难去了，这才搬到会馆里去。

初搬进去时，还有几个同寓，不上几天，也都走个一空。自此之后，夜间每每听到外面呼啸之声，有时房顶上也有人行走。宝玉本来也想另外搬个地方，或者仍旧出京。过得几天，有人来说，凡是搬走的，多半在半路上耽阁着，不能前进，又不能退后，更有两起在半路上遇了歹人杀死的。宝玉就想一动不如一静，

只索在这里住着再说。无奈一个人住了偌大一个会馆，未免寂寞，〔算〕计不如去打听薛蟠住处，把他邀了来同住。虽然他没有谈头，也还强似形影相对。又想偌大一座京师，从何处去找这个人呢？薛蟠临行，虽然交下了一个住址，此时却又翻检不出来。想起他在上海，欢喜贩洋货的，此地的洋货铺子，少不得总有和他往来的人家，因叫焙茗挨家去打听。

焙茗奉命，打听了许久，那里打听得出来？这天在前门外走过，看见一家大洋货铺子，却是关上大门，静悄悄的。焙茗暗想：我走过了好几遍，却不曾留心这一家。此刻门虽关了，里面有人也未可知，我何妨去叩门问讯。想罢，便上前叩门，不想恰好来了一伙拳匪，见他叩了洋货铺门，便说他是个二毛子，不由分说，提了就走。幸得遇见薛蟠，救了性命。此是前话，表过不提。

却说自这天之后，那些拳匪，更是毫无忌惮，成群结队的，在街上横冲直撞，遇见了衣服穿得窄小点的，就指说是二毛子，吓得焙茗不敢出门，就是会馆的长班，也走个一空，只剩得一个姓(性)张的老头子，还在门房里住着听差。一到了晚上，那拳匪便传出了那无奇不有的口号。更有那稀奇古怪的号令，也是出人意外的，天天花样不同。忽然一天传令不准吃荤，忽然一天传令晚上不许睡觉，忽然一天又传令不许洗澡，又不许晒晾妇女衣服，说是恐怕秽气冲犯了他红灯照的神法。天天或早或晚总有两三处火起，望着红光烛天，着实可怕。然而此时身在重围之中，只可宁心耐性的等着。喜得那拳匪不来搔扰，也就得过且过，只有焙茗耽惊受怕。

一天，那长班张老头，到里面打扫院子，宝玉正在阶沿上站着闲看。因看见张老头须发如银，顺口问道："老头今年多大

年纪了？”张老头儿道：“老汉今年八十五岁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好硬朗。”张老头道：“这两年不行了，前几年我上八十岁的时候，一天还可以跑百十来里地呢。”宝玉又问他近来这两天外头的消息。张老头叹道：“有什么消息呢？还不是在那里瞎闹！多咱一天外国兵到了，还不是咸丰十年圆明园的局面么。那时候老汉才四十五岁。算起来，足足四十年了。他们太平得不耐烦，又要招两个洋兵来糟蹋地方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咸丰十年，怎么样个局面？我虽然书上看了点，总不及你眼见的清楚。何妨谈点听听呢。”张老头道：“事情隔了多年，我也有点恍惚了，不过那时候最大的事，是咸丰皇帝往热河跑了。怪可怜的！就那么一去，就没回京里来了。洋人他打进京，原为的是和皇帝讲什么约章，谁知打了一个空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要叫咱们中国人，打破了人家的京城，皇帝都跑了，现成的金銮殿，还不往上头一坐么？谁知他们外国人，并不想做皇帝，只把圆明园放了一把火，烧个干净，就那么走了。”宝玉笑了一笑，道：“这就是你亲眼看见的了。”张老头儿道：“是。”宝玉也不和他理论，只问他近日外头消息。张老头儿道：“消息便有一点，只是不能乱讲。”宝玉道：“这又是什么道理？”张老头儿道：“这个消息被义和团听见了，又说咱们是二毛子，造他的谣言呢。前天我一个朋友从天津跑了回来，说起天津，此刻闹的兵荒马乱，大沽炮台失守了，天津城也破了。有一个洋将官带了多少洋兵，要打进京来，走到杨村，不得前进，退了回去，说商量了善法再来。此刻不定又来了。一天他们到了，还不是咸丰十年的老样子么？”宝玉道：“你倒也明白，又是本京里的人，为甚不劝劝他们呢？”张老头儿道：“那里劝得听！就是我自己的孙子、重孙子都在那里当义和团，我还禁压他不住，何况劝

别人呢。他们懂得什么？便是我老汉，从前也是糊里糊涂的，那里懂得什么叫个外国。因为郭大人做钦差的时候，我跟郭大人走了一趟英国，又跟着到过法国；回来之后，又跟张大人到过美国，这肚里才明白了。不然还只当咱们中国是一国，他们外国也是一国罢了。那里知道有许多的国度呢！”宝玉道：“怪道你说话狠明白，原来是狠见过世面的。”

说话时，又隐隐听见外面一阵枪声。宝玉道：“这近来天天听见枪声，总说是攻使馆。这区区一个使馆，攻了这些时候，还攻打不下，那法力也就可想了。”张老头儿笑道：“就是这个话呢！他们老说不怕枪炮，那攻打使馆，被洋枪打死的，也不知多少。好笑他们自己骗自己，拿着一杆来福枪，对着同伙的打去，果然打不倒，人家就信以为真了。谁知他那枪弹子，是倒放进去的，弹子打不出来，放的就同空枪一般。旁人被他骗了，倒也罢了，久而久之，他们自己也以为果然不怕枪炮了。最可笑的，使馆里被他们攻打，自然也要回敬。无奈使馆里面，没有许多枪弹子，便设法到外头来买。他们却拿了毛瑟枪子去卖给洋人，只说他拿了去，也打不死我们的，乐得赚他的钱。你说笨的可怜不可怜！”宝玉道：“既然要同他作对，还要和他交易，也不是个道理。”张老头儿道：“岂但这个，天天往使馆里供应伙食、煤、水的，不都是这班人么！”说声未绝，只见薛蟠慌慌张张的走来，一把拉了宝玉，便到房里去。

不知为着甚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

义和团丑态毕呈　王威儿凶心忽露

却说薛蟠慌慌张张的走来，宝玉倒吃了一惊，撇下张老头儿，跟他到房里。薛蟠喘息了一回，才道："宝兄弟，你知我的来意么？"宝玉道："你来的这等慌张，亏你还有工夫叫人猜你来意。快说罢！"薛蟠道："洋兵要打进来了，我打算要走，特地来告诉你一声。"宝玉道："你们的法术呢？"薛蟠道："据师父说，现在天兵、天将还不曾调齐，等调齐了，就可以一鼓而擒。前回被你说了那一番话，思来想去，也恐怕他们的说话靠不住，不由的害怕起来，思量不如早点走开了的好。"宝玉道："这洋兵打进来的话，你是那里听来的？"薛蟠道："一言难尽！这城里一家洋货铺的掌柜，也是南边人。自从我贩运洋货以来，他就和我有来往。去年他回家去，路过上海，我和他盘桓了几天，因此相识了。此时他也在这里，他们联成了一帮，专门雇了多少人，到外面去打听，消息甚是灵通，是他告诉我的。他还告诉我，这里长新店过去点，有一个地方，叫做'安乐窝'，地方甚好，可以避难。那里永远没有水火盗贼的警耗。他本来要去的，因为丢不下那一行买卖，所以没有去。他叫我到那里去呢。所以我打算先到长新店住下，听这里的消息。是好的，我再回来；是不好的，我就往'安乐窝'去。我想约了你一同去走走。"宝玉笑道："我在这里受了多少惊怕，要走早就走了，

还等到这会么？你请便罢！只是你到了什么地方，总要给我个信。”薛蟠道：“你老住在这里么？”宝玉道：“也不见得。我一心要来看看京城近日的光景，不想来了，就遇了这件事，寸步不能出门。只等事情平静了，我到外头逛几天，也就走了。”薛蟠道：“走到那里呢？”宝玉道：“无非仍到上海。”薛蟠道：“还到上海作什么？”宝玉道：“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不过那里消息灵通点，可以知点事情罢了。”

当下二人谈谈说说，将近黄昏时分，薛蟠便起身作别道：“我这一去，是瞒着众人的。那一回，我到这里来时，有一个人来找我，那人名叫王威儿。我走之后，不定他来找我，请你只说我从没来过就是了。”说罢，握手分别，赶出城外，径投长新店而去，不提。

这里宝玉自从送薛蟠去后，外面的拳匪依然如故。王威儿果然来过两次，要找薛蟠，宝玉只推不知。看看又是半月光景，忽然一天那张老头儿张皇失措的来报说：“洋兵到了，即刻就要进城！”宝玉道：“他进城就进城了，你慌什么？”张老头儿道：“要准备着逃走呀！”宝玉道：“洋兵进城，还杀人么？”张老头儿道：“这个论不定。”宝玉道：“你出过洋的人，还懂得外国话么？”张老头儿道：“英国话可以说得上来。”宝玉道：“你懂得说话，就好办。依我看不必走，洋兵也不见得胡乱杀人。”正说话间，果然外面炮火连天，人声鼎沸起来。张老头儿往外就跑，宝玉不免也走到门首去看看。只见街上扶男带女之人，不绝于路，寻子觅爷之声不绝于耳。真是目不忍睹，耳不忍闻。此时张老头儿也站在门首。忽然来了一个人，跑过来一把拉住他道：“两宫都出走了，你为甚还不走？”张老头儿道：“两宫又不曾叫我保驾，我跟着走作什么？”那人道：“不是这么

说，不过叫你避开点罢了。你还够得上保驾呢！”宝玉道：“两宫出走的话，是真的么？”那人道：“千真万真。我才遇见了荣中堂、刚中堂，还有许多中堂大人们，都陆续的赶着去了。那才是保驾呢！你们不走，我去了。”说着，便一溜烟挤入人丛中去了。张老头儿便把大门关上。

过了三四天之后，街上人声才慢慢的静下来。张老头儿来说：“好了，此刻各国洋兵，陆续到的不少，约定了分段治理，街上可以走得了。只是不懂洋话的，总还怕要吃洋兵的亏。”宝玉听说，便往外面去走走，多时不曾出门，到了街上只觉得天地异色。一路信步走去，只见家家门首，都插着些“大英顺民”、“大德顺民”等小旗子。沿路巡察的洋兵不少，偶然站定了看看东西，那洋兵便要来盘问。喜得宝玉从伯惠读了两个月洋书，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，又极肯用心，虽然住在这里，却没有一天不是翻着字典自己用功，所以对答如流，绝无强涩。走到一处，只见几十个洋兵排队而来，路旁另有十来个人，在地下跪着，衣领背后都插着一面小旗子，也有写“大英顺民”的，也有写“大法顺民”的。“大美”、“大德”、“大日本”都有，底下无非缀着顺民两个字。各人手里也有捧着一盘馒头的，也有捧着热腾腾肥鸡、肥肉的。内中一个却明明认得是王威儿，宝玉不觉笑了一笑。那押队的洋兵，便站住了，问宝玉：“笑什么？”宝玉打着英话道：“我也不知贵兵队是那一国的，却见那跪着接你们的人，插着旗子，英、德、法、美、日的乱写，不觉好笑。”说的那洋兵也笑了，道：“我们是英国的。”又指着那些旗子，问：“那一面写的是‘英’字？”宝玉一看，王威儿身上的恰是个“大英顺民”，便顺手拔了下来，指给他看。那洋兵看了，又看看王威儿，只见他俯伏在地，便走过去，用手托了他的下颏，

叫他抬头。谁知他已是吓的面如土色的了。那洋兵笑了笑，和宝玉握了握手，便督队去了。

宝玉往前走着，约莫走了一箭多地，忽听得后面一叠连声的叫老爷，宝玉回过头来一看，却是王威儿，汗流满面的走来。宝玉觉得诧异，便站住了脚。王威儿走近身边一咕噜跪下来，便咯嘣、咯嘣的磕响头，嘴里嚷着："老爷饶命！"宝玉诧道："这是什么话？我不懂呀！"王威儿大哭道："老爷不饶我，我就在这里先撞死了罢！"说罢，又在那里碰响头，只碰得破皮流血。宝玉道："奇极了，你就是要求饶命，也要好好的说出原故来呀！况且，我又没有说要你的命，叫我从何饶起呢？"王威儿哭着道："小的虽然到过老爷处两三次，却幸得不曾冒犯着老爷。小的实在不知老爷是洋大人的朋友，望老爷开恩。"宝玉道："你这越说我越不懂了，究竟是什么来由，你好好的说。"王威儿道："老爷方才不是叫洋大人杀我么？"宝玉道："这又奇了，什么杨大人，我不认得呀！"王威儿越是哭个不了，索性膝行走近一步，抱着宝玉的大腿，嚎啕大哭起来，宝玉倒被他闹得呆了。此时旁边有几个过往的人，也都站住了观看。宝玉没了主意，跺着脚道："这是那里来的话，又不肯好好的说，你到底也说个清楚，我好办呀！"王威儿看见人多了，越是不肯说。宝玉怒道："你快撒手，我没有工夫和你闹。"王威儿连忙撒手叩头道："老爷，可怜小的，一个儿子已经死了，饶了我罢。"宝玉始终不解其意，顺口答道："我饶你就是了，起去罢！"王威儿大喜，收泪叩头道："谢过老爷，就请老爷到我家里去献茶。"宝玉道："我没有工夫，饶了你，你就走罢。"王威儿那里肯放，一把拉住道："我家不远，就在前面，请老爷是必赏光。"说罢，拉了要走。

宝玉无奈，只得同行。果然不远就到了。王威儿推门，让宝玉进去。到了屋里，又端了一把椅子，放在当中，请宝玉坐下，重新又叩起头来，又叫他妻子也出来叩头，倒把个宝玉弄得犹如做梦一般。看王威儿献茶献水的忙定了，方才问道："你到底为什么事，叫我饶命，我始终不懂。你到底说个明白，我好照办呀！"王威儿惊道："老爷到底不肯饶我么？"说着，又要跪下。那妇人在旁边也百般的求饶，说道："老爷可怜了小妇人罢。"又指着王威儿道："天杀的，不知从那里认得了一班强盗，说什么有法术，不怕枪炮，要杀尽毛子。还叫小妇人学做红灯照。到了晚上，提着个灯笼，扒到屋顶上去，教着念什么咒语，说是可以腾云驾雾，驾起云，便可以把灯笼里的神火去烧毛子。谁知混了许久，一点不灵，他不怪自己受了人家的欺骗，还怪小妇人不诚心去学。又带了儿子小王儿去学法，可怜那天攻打使馆，被洋枪打死了。他不怪强盗的法术不灵，倒又说是这天小妇人双手污秽和小王儿打了辫子，破了法术了。前几天洋兵打进来了，一众强盗才知道利害，赶忙丢了红巾、红带前去投降。从此天天有洋兵从门口走过，便出去跪班献酒献肉的中说自家并不是拳匪。可奈不懂说话，任从你说破了嘴唇，那洋兵只当没有听见。方才跪班回来，吓的三魂失了两魂，七魄丢了六魄。说是有一位老爷和洋大人是朋友，在那里和洋大人说话，不定要说出我的根底。小妇人问那老爷怎么会知你根底呢？天杀的才说出老爷和薛大爷是朋友，住在江宁会馆。他因为找薛大爷，到过会馆两次，老爷是认得他的。所以要求老爷饶命，在洋大人前好歹方便方便，莫说出他的根底来，这便是老爷的恩典了。"宝玉听了一席话，方才明白。便道："你们和我一样的，都是中国人，我何苦叫外国人难为你呢？你放

心罢，我不说就是了。况且我并不是那外国人的朋友，不过他问我的话，我随便答应两句罢了。”王威儿连忙叩头拜谢，妇人早又送上茶来。宝玉立起来要走，王威儿那里肯放，道：“方才不是老爷超生，小的十个脑袋，也不够洋大人杀的。小的这里预备一杯水酒，聊表敬意，务乞老爷赏个光，将来倚靠老爷的时候多着呢。”宝玉再三要走，怎禁得他夫妻两个拦住苦留，只得坐下，看着他们忙忙碌碌的，调开桌椅，摆上一桌子的鸡鹅鱼肉。夫妻两个，轮流敬酒。宝玉心中暗暗好笑，不想我今日得了这么个奇遇。可笑前日要杀毛子的也是他们，今日惧怕洋大人的也是他们。今日，我和那洋人答了两句话，他们便这样恭敬起来，要在前儿天头里，就是二毛子了。

正在这里想着，忽然听得门外有人喊道：“王威儿，快来，快来，洋大人到了。”王威儿往外就跑，这里只剩了宝玉和那妇人两个。那妇人又斟上酒来，亲手递到宝玉唇边，斜溜着一双眼睛说道：“老爷请干了这一杯。”宝玉暗想道：罢了，怎么闹出这个样子来，不要和从前晴雯的嫂子一般，就不成话了。一面想着接过杯来，呷了半杯，便推说醉了，伏在桌子上假寐。那妇人取过那半杯残酒喝了，推宝玉道：“老爷醒来，怎么就醉了？”宝玉不答，只装睡着。那妇人弯下腰，把宝玉的脸儿端详了半天，道：“老爷要睡，小妇人伏伺到炕上去睡罢。”宝玉只是不答。一会儿，王威儿进来了，见宝玉伏在桌上，便道：“怎样了？”妇人道：“醉了。”王威儿过来摇了两下，宝玉仍是不动。王威儿便招手叫妇人过去，悄悄的说道：“留下他总是个祸根，不如趁他醉了，结果了他罢！”妇女连忙摇手。

不知宝玉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

味莼园两番演说　　长发栈一夕清谈

却说王威儿到底是狼子野心，看见宝玉醉了，便和妻子商量，要结果了宝玉性命。妇人连忙摇手道："人家才饶过了你，你便不饶人家，这个如何使得。"王威儿道："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他此刻虽是答应了不和洋鬼子说出我的根底，知道他出去之后又怎么？并且他此刻认得了我的门口了，还怕他要带了来呢。"妇人听说，便不言语。谁知宝玉是装醉的，他们说的话，虽是低声，却早听见了一大半，暗想：这种人真是野性难驯，一转眼间，便生了个杀人恶念。我幸而是假醉，倘使真醉了，岂不要遭他毒手。想罢故意欠伸起来，打了个咳嗽，吐了口痰，说道："好渴呀！"妇人听见，忙过来送上一杯茶，宝玉漱了口，王威儿又过来陪小心。宝玉道："多谢得狠，酒太多了，不觉失礼。我想起还有一件正经事没有办，此刻当真要去了。"王威儿还苦苦挽留，宝玉执意要走，遂辞了出来，寻路回去。

一路上暗想：王威儿这种人真是刁恶奸险，丧良无耻，无一不全。看来那班拳匪，个个如此的了。只是那执政之人，怎么居然会信他用他，闹到这步田地，真是令人不解。此刻虽听说调了两广总督李鸿章来京议和，却又只不见到。这场祸事，正不知何时方了。又想起王威儿的女人，实在无耻可笑。一路

上胡思乱想，回到会馆里，闷闷不乐。到了闷极时，便随意到外面去闲逛。但是每一出去，便看见那些百姓，奴颜婢膝的跪着迎接洋兵，大有"箪食壶浆以迎王师"之概。遇了洋兵欢喜的时候，便一直走过了，不去理会他；碰了他们生气时，反嫌他跪着碍路，不是一拳，就是一脚，那被打的倒反笑脸相迎。暗想：这班贱骨头，从前不消说的，也是要杀二毛子的拳匪了，看着实在怄气。又见各国的旗帜，分插在城头上面，越是觉得不乐，心中倒甚悔走这一次，寻思不如还是出京的妙。

回到会馆，便叫了张老头儿来商量。张老头儿道："此刻城里，算是太平了，外面还是兵荒马乱的。昨天我还听见说，两宫要到山西去，路上走得也狠不太平呢。幸得到了怀来县，那知县官出来接驾，办得好差，这才受用了。此刻那县官凭空的就升了道台，跟着老太后和皇上一起往山西去。人家都替那知县欢喜，依我看来，倒是不升这个官也罢了。"宝玉讶道："你这是什么话？"张老头儿道："他官便升了，只是现成的知县没了。跟了皇上到山西，听听是好的，须知跟去的多少王爷、中堂大人们，那里看得见他？倒是在知县任上，没事的时候，拿百姓来打两下屁股，铲两片地皮的快活。"说的宝玉笑了道："依你说，此刻是走不得的了。"张老头儿道："走是何尝走不得，不过恐怕路上不太平罢了。"焙茗在旁边用手搔着脑梢子道："你今天早起和我说的，不是说有一个姓有犄角的要来救咱们么？"宝玉道："什么姓有犄角的，你又来胡闹了。"焙茗道："是他说的，却又不是姓牛姓羊，他说是说过了，只是我想不起来。"张老头儿笑道："是有的！上海此刻开了一个救济会，捐了钱，雇了轮船，到天津救那一班避难的人，回南边去。此刻躲在京里不能回去的南边老爷们，都盼着他呢。但不知

他来不来。这个人听说也是个道台，姓陆。”焙茗道：“是不是呢！鹿可是有犄角的，我说我总不会记错了的。”张老头儿道：“前回闹得乱七八糟的，大家都慌了要逃走，老爷那样从容，已经住到此刻了，何必又急着要走呢？再过些时，等外面都太平了再走不好么？”宝玉道：“只是住在这里闷得慌，外头去逛逛，又没有好逛的地方，没奈何也只得等着罢了。”从此，宝玉只在会馆里住着。又没有个报纸，外面的消息一点不知，镇日就如昏昏做梦一般。幸喜他在上海带来的书不少，每日就只看书遣闷。

真是光阴易过，不觉秋残冬至。没有几时，又是腊尽春回。此时外面已略为平静，宝玉便料理出都。一路上只见颓垣断瓦，人迹荒凉，所过麦田，多半废弃。及到了天津，更觉得与来时又是一般光景，不胜嗟叹。到得上海，仍旧住在长发栈。安置行李已毕，即去访吴伯惠，各道契阔。宝玉又告诉他薛蟠的举动，大家嗟叹一番。伯惠道：“你来得正好！今日两点钟张园议事，我们可以同去看看。”宝玉道：“议什么事？”伯惠道：“听说中国和俄罗斯订了个密约，有割弃东三省的意思。大家就议这个事。时候已经差不多了，我们去罢。”

于是，同上马车，径奔张园。只见为时尚早，两人就在老洋房廊下泡茶。坐了有一点多钟时候，只见议事的人，陆续到了。约莫也有二三十人，聚在一间屋子里；当中摆着一张大菜桌子，先有一个人站到当中去。宝玉定睛看他时，只见他生得双眉紧皱，两目无神，脸上似黑非黑，似青非青，身上说肥不肥，说瘦不瘦，天生成的愁眉苦目，又装出那丧气垂头。只听他说道：“今日难得诸公到此，具见一片热心。近来听说政府和俄国订立密约，这密约不必说总是大有关系的了。诸公到此，

务望商量一个办法，怎生阻止得住才好。"说罢，退了几步。众人又你推我让的，让了半天，才又是一个人站到当中去。这个人却是生得黄黄的脸儿，年纪不过二十来岁，头上的头发，却长的狠长，就和在热丧里似的，站定了说道："政府和俄国立了密约，这是国家大事。像我这种人，还上来演说吗？算什么呢？不过依我想来，大家同是中国人，凡是中国的事，都与我们有关系的。这回的约，既是密约，可见这约内的话，政府是不肯叫我们知道的了。但是拳匪之后，庆王和李中堂在京议和，俄国却要把去年寿山在黑龙江启衅的事另外提议，可见这密约是一定关系东三省的了。诸公，去年俄人在黑龙江虐待华人，把数千华人都赶到黑龙江边，逼着他跳下水去，一时华人死尸塞江而下。诸公莫以为东三省的事，与我们无涉呢！我们只管醉生梦死的过去，黑龙江便是扬子江的前车。"说到这里，有几个人连连拍手。那人便退下去了。众人又是你推我让的一番，还是头回那愁眉苦目的人，站上来说道："我们今日务要商量一个办法，或者拟定几个电稿，打给政府和各省督抚，竭力阻止。诸公以为如何？"说罢，又有几个人拍手。那人又道："今日人少，我们约定了后天再大会一次，再行决定办法罢。"于是众人纷纷散去，伯惠和宝玉也上车而回。

宝玉又约定伯惠，后天再去看看。到了后天再去看时，那局面大不相同了。移到了大洋房里面，靠里当中，拼了两个方桌子，上面又加上了一个桌子，旁边设了个签名处，下面一排一排的列着百多张椅子。陆续到的人也多了。头回那个愁眉苦目的人，这回不演说了，只在地下踱来踱去，长吁短叹，搓手顿足。起先一个人站到方桌子上面，说了一番开会宗旨，以后又一个人上去演说。可奈今番人多，声音嘈杂，听不清楚。这个

人说过之后，来的人更多了。

看官，须知这张园是宴游之地，人人可来。所以有许多冶游浪子与及马夫、妓女，都跑了进来，有些人还当是讲耶稣呢。笑言杂沓，那里还听得出来。只见一个扮外国装的，忽的一声，跳上台去，扬着手中的木杆儿，大声说道："今日在这里是议事，不是谈笑！奉劝你们静点，不要在这个文明会场上，做出那野蛮举动出来。"说罢，忽的一声，又跳了下去。宝玉细认这个人时，却就是前回那黄黄脸儿的后生。见了他今天的装扮，方才知道他头回并非是在热丧里，是要留长了短头发，好剪那长头发的意思。以后又陆续有人上去说，可奈总听不清楚。宝玉不耐烦，正想走开，忽然听得一阵拍掌之声，连忙抬头看时，只见台上站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。宝玉吃了一惊，暗想：近来居然有这种女子，真是难得。因侧着耳朵去听，只听他说道："一个人，生在一个国里面，就同头发生在头上一般。一个人要办起一国的大事来，自然办不到。就如拿着一根头发，要提起一个人来，那里提得起呢？要是整把头发拿在手里，自然就可以把一个人提起来了。所以要办一国的大事，也必得要合了全国四百兆人同心办去，那里有办不来的事！"众人听了，一齐拍手。以后人声更加嘈杂，竟然听不出了。说了一会下去，忽然又走上一个和尚来。宝玉暗想：这个和尚一定有点妙谛，要说的天花乱坠的了。留心要听时，无奈那些人见上去了一个和尚，都在那里惊奇道怪，甚至有捧腹狂笑的，那里还听得出一个字来。那和尚说完了，合十打了个问讯，便下去了。以后忽然上去一人，吼声如雷的大喊起来。看他满脸怒容，一面说一面拍桌子，就和骂人一般。把桌上的一个茶碗，也拍翻了，几乎把那桌子也拍了下来。旁边走过两个人，

一人一面把桌子扶住了。他益发拍的利害。这个人的声音大，应该听的清楚了，谁知他声音大时，底下吵的声音也跟着他大了，仍是听不出来。这个人喊嚷过了，便有一个人上去，举起一只手道:“演说已毕。”于是众人纷纷散去，也有许多围在那签名处的。宝玉和伯惠过去看时，原来他们在那里纠资做电报费。也有助十元八元的，也有助一二元的。旁边一个高丽人，也签了名，助了几元。因为言语不通，取了纸笔写道:“见诸公会议，热心可敬，言语不通，不能侍谈，谨助电费”云云。宝玉见了，不胜感叹。忽听得背后有人说道:“你何不也签个名呢!”宝玉回头看时，又见一个人答道:“叫我出两个钱，倒可以使得；签名，我不干!”宝玉不觉嗟了一口气。伯惠对宝玉笑了一笑，相将出了大洋房，上车径回长发栈。

时候已经不早，宝玉便留伯惠晚饭，说:“我离了上海若干时候，住在京里，因为乱事起了，又没有个报纸，就同聋聩一般。你没有事，可请在这里作一夕长谈，把别后的事，说点给我听。”伯惠向与宝玉谈得来，就便留下。饭罢，宝玉谈起京里拳匪的事，因说道:“那一班愚民无知，也不必说。怎么一班王公大臣，也轻易信了这个。真是出人意外。”伯惠笑道:“莫说京城里那个顽固蔽塞的地方，上海算是开通的了，去年还有人说端王自有端王经济呢!”说话之间，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来。

不知想着甚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

引证古今好学生词穷夜遁　横施缧绁慧神瑛平地遭殃

却说伯惠随意和宝玉谈天，忽然想起一事，因对宝玉说道："去年北边闹了那么大的事，多少人往南边乱跑，却都是受尽了千辛万苦，才跑了回来，还有许多不得回来，在半路上断送了的。你却安安稳稳的住在里面，已是一件奇事。这里南边各督抚，都和外人订定了约，照旧保护；又得山东抚台，在那边镇压住了。拳匪不能到南边来，这南边应该太平了！这上海的人，却也搬了个空，只说拳匪要来了。这也罢了，内地的人，却又纷纷的搬到上海来，想着也令人可笑。谁知南边果然也闹出一件事来，几乎闹的不太平。湖南一个廪生，听见北边闹的不像样，要在湖北起义勤王，被地方官查着了，就把这位廪生捉去杀了。"宝玉惊道："勤王是好事，怎么杀了？"伯惠道："地方官只说他反叛，所以杀了。内中株连的士类不少。这件事直到此刻不曾明白。官场中都说这班人是匪类，然而舆论却都说他们是志士。我们此刻也不能定论这里面的是非曲直，只好等将来操史笔的了。"宝玉道："公道自在人心，只怕将来的史笔，也逃不出今日的……"

一句话没有说完，只见伯惠的家人黄福，匆匆走来递过一封电报。伯惠接来一看，却是武昌来的，连忙取《电报新编》繙了出来，便叹道："才说的这件事，便是这件事找我来了。"宝

玉道:“什么事?”伯惠道:“我要到汉口走一次，最好是即刻动身。”一面说，一面顺手把电报放在衣袋里，取出表一看道:“已经十二点钟了，要走还来得及，只是收拾一切，怎样呢?”宝玉道:“什么事这般要紧?”伯惠道:“就是为的才说去年湖北那案子，我一个朋友无端的被他们牵连及了，提到了衙门里去。此刻打电报来叫我去代他设法，这也是义不容辞的。然而电报到得太迟，只好明日再走的了。”说着便叫黄福先去，交代家里预备行李，明日我要动身。黄福答应去了。

宝玉道:“怎么去年的案子，此刻还在那里闹?”伯惠道:“官场的事情，有什么凭据!他要和你作对时，便一千年也可以闹不了，左右凭他一面之词罢了。他此刻不和我作对，要是一定和我作对时，我又是个安分守己的，他无可设法，不难凭空的说我是吴三桂子孙，要谋为不轨，也可以使得。”宝玉笑道:“这样说，做百姓的险得狠呢!”伯惠道:“可不是险得狠么。此刻有了个新旧党界，格外利害!官场最恨的是新党，只要你带着点新气，他便要想你的法子。”宝玉道:“以时势而论，这维新也是不可再缓的了。难道官场中人，是一点也见不到?”伯惠道:“你不知道，维新本是一件好事，但是维新两个字之下，加上一个党字，这里头的人类就狠不齐，所以官场旧党，就藉为口实了。戊戌四月之后，那一个不说要进京去伏阙上书，那一个不说拟就条陈呈请督抚代奏。及至政变了，这一班人吓的连名字都改了，翻过脸来，极力的骂新党。推他前后的用心，那一回不是为的升官发财!这个里头的奇形怪状，一时也说他不尽呢。内中我说一个人给你听，这个人叫章柏绳，自己也有了个四品的功名，向在上海一个什么局里当差，去年湖北那案子也有他的。你想以草莽英雄要建议勤王，这也可算新

极了罢！他附在里面，自然也是个新人了。事发之后，被他躲过了。旁人看着那维新党都是盖世英雄，正人君子。你道他的行止是什么样子？他在那局里有了几年，局里的弊病也略知一二了；看见那总办出脱了一票废料，把那废料价上了腰，他便要去分赃。总办不肯，两个人抬了杠子。他便打了一个禀帖，把这件事禀到两江去。总办知道了，便慌了手脚，要同他说和，分给他多少银子。无奈他的禀帖已经出去了，两江已经要委员查办。你道他得了银子，又怎么个办法？他重新又打一个禀帖上去，说前头那个禀帖不是他上的，不知何人架名冒禀，倒要请两江查办这架名的人。这种人的品行，怎么叫人看得起呢？”宝玉默默寻思了半晌道：“只怕维新党里，不见得个个如此罢！”伯惠道：“自然不能一概而论，然而内中有了这种人，也就难了。”说罢，便要辞去，道：“本来要再陪作一夕清谈，因为明日有事要动身，必要回去打点打点。”宝玉也不便强留，只送到楼梯口上，伯惠便别去。走到门口，正在等那看门的开门，宝玉却赶了出来，问道：“你明日还来不来？”伯惠道：“你有事么？我得便就来。”宝玉道：“不是这样说，我明日打算同你一起到湖北去逛一回，所以约你。”伯惠道：“如此，我明日便来。”说罢各散。

到了次日午后，伯惠果然来了，只见宝玉已收拾过行李，因笑道：“你好性急，要到晚上下船呢。”宝玉道：“早点收拾好了，也是一样。”伯惠道：“我这回去，不定要耽搁多少日子，你没有事么？”宝玉道：“我没有事，任凭你耽搁多少日子，都可以使得。”两人商量停当，晚上下船。一路无话。

不日到了汉口，泊了码头。要依了伯惠，便即刻叫了划子到武昌去，因为有宝玉主仆两个，恐怕招呼不便，因此先上了

岸。到鸿安栈歇下，安顿好了他两个，然后带了黄福，渡江而去。这一夜竟没有回来，次夜仍旧不回。宝玉闷着到外面逛了一遍。这天下午，伯惠回来了，宝玉道："正事想已办妥了。"伯惠道："妥还没有妥，只是查出了门路了。明日便放手办去，只怕还可以无事。你没有到外面去走走么？"宝玉道："罢，罢！我素仰的汉口是天下四大镇之一，所以巴巴的来走一走。上半天，外头去望了一望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！那个肮脏劲儿，我看倒可以算得天下第一。我几乎没叫那毛厕熏死了。"伯惠笑道："本来'臭汉口'是有名的。我来和你商量，我办的事，是在武昌，住在这边不便；丢你在这边，也寂寞得狠，不如搬到武昌去，闲了时，我们同出来访访古迹。这里不比上海，狠有点名胜呢！"宝玉道："我本是个无可无不可的，就到武昌也是一样。"

于是歇了一宿，次日一早便叫了划子船，搬过武昌去。划了斗级营一家"连升栈"住下。伯惠又出去干事去了。过了一大会，方才回来。说事情已经有了眉目，只等回信了。于是带了宝玉去逛"黄鹤楼"、"卓刀泉"；又到汉阳去登"晴川阁"，游"伯牙台"，吊祢衡、鲁肃墓。一连逛几天，伯惠又有事去了。

宝玉一个人闷着，便在那公众客堂上闲坐。恰好有一个同寓的人，是学生打扮，走过来扳谈。宝玉不免问了些武昌学务事情，那学生也略略说了点。又道："今日下午，学堂监督演说，各学堂学生都去听呢。"宝玉道："这监督的学问，自然好的了，所以才引动了各学堂的学生。"那学生道："那还消说得！这武昌城里的督抚司道，那一个不佩服他！就是阖省的学生，都是他教出来的。所以我们都称他为先生，也有称他老师的。"宝玉道："我们不是学生，不知可去听得？"那学生道："只要

穿上一套学生衣服，也可以混着去。”宝玉道：“这衣服我可没有，不知外头可有得卖？”那学生道：“你只暂时穿一穿，我可以借给你。”宝玉大喜。等吃过午饭，伯惠仍不见回来。宝玉便换了衣服，和那学生一起出去。

到得学堂时，只见到的人已经不少了。讲堂上，当中设了讲台，底下密密层层都是椅子。两人挨着坐下。歇了一会，那监督到了，众人一律起立相迎。监督到了台上，向众人呵了呵腰，众人仍旧坐下。宝玉细看他时，倒也生得轩昂，冰盘大的胖脸儿，挂了两腮的黑胡子，没缝的眼睛上，带了个茶碗口大的眼镜；穿的袍子，总有九寸多宽的衣袖；头上戴了一个簇新的暗蓝顶子。站在当中伸了伸腰，便大声念了一句“大学之道”，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单是这‘大学之道’四个字，我们讲一辈子也讲他不完。我且就一个极粗浅易明的，说给诸生听。这‘大学，外之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内之可以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。”宝玉听到这里，忍不住几乎要笑了出来。以后便不把耳朵去听他。心中暗自懊悔：多此一来！我以为他有多大经济学问，原来同村学究讲书一般。我小时候，也听得不要听了。只管胡思乱想。那监督又咕哝了多半天，宝玉只管低下头，想要磕睡。猛听得一声拍桌子的声响，吓的抬头一望，只见那监督又说道：“近来一班后生小子，拾了日本人的唾余，动辄自命维新，指斥人家守旧。我们中国向来那里有这种字眼！都是那一班人，跟着日本人学出来的，久而久之，就牢不可破的有了这两个名目了。我却立定了一个主意，也不维新，也不守旧，只拣最中最正的道理做去。你们诸生也要如此。此时用功读书，将来出身做官，办起事来，也要拣中正的做去。什么维新、守旧，都要抹倒他的，那才是名教功臣呢！”说罢，昂然下台而去。这

一班听的人，也都纷纷散了。

宝玉同那学生回到连升栈。伯惠早回来了，见宝玉改了装扮，便问何故。宝玉说道："去听演说呢。谁知演说不曾听着，倒听了好些笑话。"那学生诧道："听了什么笑话？"宝玉一面叫焙茗取了自己衣服出来，在客堂里换。伯惠也问："是甚笑话？"宝玉道："只他所演说的都是笑话！是一位监督演说，我当是讲什么大经济、大学问，谁知和坐冷板凳的讲书一般。讲了一句'大学之道'，还要说一辈子也讲不完呢。到了后来，更发出奇议论来了：说什么'维新'、'守旧'的字眼，都是日本来的，为我们中国向来所无。他竟是不曾读过书的，你说奇怪不奇怪。这不是笑话么？"那学生道："依你说，这'维新'、'守旧'两个名目，不是日本的，倒是中国的？"宝玉道："除非我们中国的经史，都是日本来的，就可以说这句话。"那学生道："不必多辩！我只问你这维新、守旧出于何经何典？"宝玉道："《尚书》的'旧染汙俗，咸与维新'；《诗经》的'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'，难道也是日本来的么？其余历代诏书上引用的'维新'二字，也不知多少，一时只怕还数不完呢。"那学生涨红了脸道："守旧难道也有出处么？"宝玉低头想了一想道："'因陋守旧，论卑气弱'，是出在《欧阳修传》的，只怕《宋史》也是日本来的了。"那学生哑口无言，怏怏的回房而去。

宝玉叫焙茗把那一套学生衣服，送还给他，便和伯惠到房里来，问道："你的事情了结么？"伯惠道："差不多了，三五天里面，就可以出来了。"闲谈一会，天色已夜，一宿无话。

次日起来，那同寓的学生已经搬去了，宝玉也不在心上。伯惠仍去干他的事。过了两天，这一天晚上，正在那里挑灯对谈，伯惠说起事情已经完了，打点了上千金之谱，大约明天就

可以放人了。话言未毕，只见闯进来了两个公人，问："那一个姓贾的？"宝玉道："我便姓贾。有什么事？"那公人取出一张票子来，在灯底照了一照，也不曾看出是那一个衙门的，更不曾看出为什么事提人。那公人便沉下了脸，恶狠狠的拉了宝玉便走。

正不知为着甚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

片言贾祸狴犴羁身　毒手频施鸿毛性命

却说宝玉正和伯惠挑灯夜话，忽然来了两个公人，问了姓名，不由分说，拉了便走，跑得飞也似的。宝玉脚跟不着地的，被他横拖竖拽，又在黑夜里，一点也看不见。走到一所衙门里面，转了几个湾，到得一处廊檐底下，一个看住了宝玉，一个便走到里面去回话。一会儿出来说道："不问话，先押下。"说罢，二人拉了又走。走到一处，像是监里，交给禁卒，二人径自去了。

那禁卒便把宝玉推到一个栅栏里去。才跨了进去，便拥上好些人，把他围住，要搜身。宝玉定睛一看，原来都是些蓬头垢面的囚犯。暗想：囚犯何以搜起人来？喜得身边除了几个零钱之外，一点零碎东西都没有带。众囚只把几个零钱搜去，便各走开。

宝玉向里一望，却是漆黑的，各囚徒都是席地而卧。要再找一处有草席的地方坐下，却不可得。一言不发，只在那里出神。那心中就同做梦一般。暗想：我今天为了甚事，平白地被他们捉了来？我又不曾犯法，是谁在这里告我？这里又是什么衙门？一时不得主意，要想问人时，却没有一个可问的。一时又想到：吴伯惠此次到湖北，本是为的要救一个朋友；方才听说他的朋友可以有望了，日间就可以出去，不期又闹了我进

来，想他又要为我着忙了。想到这里，忽然又想起伯惠的话：官场中要和百姓作对，随便可以栽上一个罪名的。莫非此地官场要和我作对么？然而我和他们无怨无仇，又何苦害我呢？并且我到此地，也不曾认识一个人，他们又从何知道我？真是奇事！左思右想，只想不出个道理来。

那旁边的囚徒，看见他站在那里，半天不动，都以为他吓的慌了，也有议论他的，也有讥笑他的。宝玉却只不听见，顺着脚步往里走去，要觅个隙地，可以蹲坐的。越到里面越黑了，忽然一股恶气，扑鼻而来，原来那里放着一个大粪桶，连忙缩住了脚。然而那粪桶旁边也有几个囚徒躺着，还开了灯在那里吸鸦片烟呢。宝玉便回步出来，望见栅栏外面，墙上挂了个油碗，点了个灯，这栅栏里面是没有灯的。若不是有几个囚犯吸鸦片烟，这里面连个火影儿也没有的。宝玉见没有坐处，便只管踱来踱去。踱到夜深时，各囚徒都七横八竖的睡熟了，也有鼾声如雷的，也有谵语模糊的，也有从睡梦中哭泣的。宝玉猛然想起伯惠的朋友，说还没有放出去，不知可在这里？于是从那半明半暗之中，去认那囚徒的面目。暗想：我虽不认得他，然而既是伯惠的朋友，伯惠又这般同他出力，那相貌自与寻常囚犯不同。一面这么呆想着，逐一认去，那里认得出来？心中不免又是胡思乱想。却倒亏他并不气急，要是旁人遇了这件事，胆小的吓也吓坏了；暴躁的不知要暴跳到怎样呢。他却还是从容自在，犹如平日一般，只不过多了一团疑惑就是了。只这一点疑惑，就勾起了无限的胡思乱想，闹了个通宵不寐。到了人静时，万籁俱寂，只有囚犯的鼾声与外面梆声相应。宝玉听了，转觉得天君泰然。

忽然外面的梆声一阵紧似一阵，不久就听见一声炮响，

抬头一看，天已亮了。过了一会，渐渐有人起来，外面已是大亮，里面仍是黑暗无比。那些囚犯，也有有人送东西来吃的；也有拿出钱央人代买点心的。身边没有带表，苦于不知时候，只有呆呆的守着。忽见那禁卒在栅栏外面，向自己招呼。宝玉走近栅栏时，只见伯惠站在外面，后头跟着焙茗。宝玉道："又要劳动你来看我。只是我犯的是什么事，我始终不曾知道。"伯惠道："便是我也不懂。我昨夜连夜的惊动了几个朋友，今天又忙了一个早起，总寻不出一个头绪来。第一件奇事，是没有原告的。"那禁卒在旁边冷笑道："是官府访拿的，自然没有原告。只怕案情还不小呢！"伯惠忙问道："是什么案情，你可知道？何妨告诉我，重重的谢你。"禁卒又冷笑道："你们自己干下了什么事，只要问自己就是了。我只管看守犯人，那里代你们一个一个的查问案情去。"宝玉对伯惠道："别的都不要紧，只有这里脏的难受。"伯惠道："你暂时且耐一耐，回来再设法罢。我不过先来看你一看，顺便带焙茗认识了地方，有事好给你送信，我还要去干正经事呢。倘使提审起来，你说话要小心点。"宝玉道："我用不着什么粗心小心，我没有犯事，怕什么？"伯惠道："此刻不便说话，再谈罢。"说着去了。

宝玉听说是没有原告的，心中益加疑惑：据那禁卒说是官府访拿的，我却没有什么劣迹；并且到了此地，没有几天。他偏偏今天又不审问，要是问了一堂，就可以有点头绪了。过了一会，又见那禁卒开了栅门，带着焙茗进来；焙茗提着铺盖。禁卒便叫一个犯人另外搬一个所在，腾出这个地方来。焙茗此时悄悄的递给宝玉一个条子，宝玉会意，便揣在怀里。焙茗方才把铺盖打开，那禁卒早催着焙茗走了。宝玉这才有了个坐卧之地，就便坐下。喜得伯惠办事周到，铺盖里面，还夹了几

本书。宝玉便躺下看书，顺便把那条子取出来，夹在书上去看。只见上写着："公自以语言贾祸，致有此厄；今晨又探得此时仇公者正盛怒，进言不易。当缓图也。狱中语言宜慎，举步皆荆棘，可畏之至。"宝玉看罢，便撕了个粉碎，只是心中越是觉得闷闷。自想：我从来不肯多言，是多早说了什么话，以致语言贾祸？这个仇我的又是谁？他力量能叫地方官捉我，想来一定是个显要的了。我却从那里去得罪一位显要，真是怪事！兜底把从前的说话都搬到心上来想过，也想不出个原故来，不觉躺在铺盖上睡着了。

不知睡到什么时候，却被禁卒把他叫醒，带了他出来。早有两个差役在那里等着，宝玉以为要审问了，便随了他去。谁知转了两个湾，便走到一个所在，有人接应了进去，两个差役去了。这里的人，便把他拉到一所屋子里去。屋子里面，却没有一个人，也没有桌、椅、板凳、床铺之类，就是空空洞洞的一间空房。那人把宝玉推进去之后，便反手把门锁了。那房门却也是个栅门，宝玉此时，更是莫名其妙，要问那人时，他早已走的远了。

将近黄昏时候，只见伯惠带了焙茗，提了铺盖，方才那个人开了门；焙茗提了铺盖进去，伯惠也走进去，和宝玉说话。宝玉道："起先送来的条子，说的狠不明白，我何尝以言语贾祸来？"伯惠道："这些话且慢谈。此刻这件事越紧急了，你昨夜进去的是班房，不知怎么又寄到外监来了；我先要代你去设法，你切不可心急。"宝玉道："我并不心急，只是糊涂得太利害，也要叫我知道一点儿呀！"伯惠并不答话，走到门口和那开门的人说话去了。说了一回话，才回头对宝玉道："你在这里的事，我都托了他了；他就是管外监的禁子头儿，要茶要

水，只管和他要去。"宝玉道："我急着问你什么语言贾祸，你却说这些作什么！"伯惠道："就是你那天去听什么演说，听出来的祸事。"宝玉道："奇了，我去听演说，始终没有开口，那里就得罪了人？"伯惠道："你回到栈里，发的那一番议论，便是祸根。"宝玉道："我就在栈里，也不曾说什么得罪人的话呀！"伯惠道："你不和那学生驳论什么维新守旧么？"宝玉道："这个话怎么就会得罪人呢？"伯惠道："我也打听了许多人，才打听出来：那个学生，便是这位监督的得意门生；这位监督最欢喜的是奉承他，最恨的是驳他的议论。他也不问人家驳的是不是，但是驳他的，他就以为是诽谤他。所以他这一位得意门生，听了你驳他的话，便不知又加上些什么油盐酱醋去对他说了，才有这件事情。"宝玉诧道："原来这里的法律又是一样。"伯惠道："怎么又是一样呢？"宝玉道："发两句议论，也要烦官府拿人监押的，不又是一样么？别处那里有这种法律？"伯惠道："发两句议论那里便可以监押；他这内中不知栽上你一个什么罪名呢！"宝玉道："要栽我罪名，也要有个凭据。"伯惠道："你又迂了！官场中的事情，还不是由他去说的，要什么凭据呢？"宝玉道："然则，他栽我个什么罪名呢？"伯惠道："这个我还没有打听出来。"宝玉道："你打算怎样设法呢？"伯惠道："总逃不了'解铃还是系铃人'七个字的诀窍。"说话时，那禁卒已经指挥了两个粗使的人，搬了一张木板桌子，两个杌子进来，又代架起床来。焙茗把铺盖开好，那禁卒又送了一把红泥茶壶来。宝玉笑道："这倒也同客栈差不多，就这样住几天也无妨。"伯惠也笑道："亏你这样从容镇静，要是别人早急死了。此刻只怕我比你还急呢！"宝玉道："一个人只要把死生祸福看得透了，就没有着急的时候了。"当下伯惠带了焙茗辞去。

从此宝玉倒还觉得清净，不过门是反锁着的，不能出外罢了。每日的三餐，也是焙茗送来，这是伯惠在禁卒那里打点了的，自不消说。宝玉没事，只是看书静坐；上海寄了报纸到来，伯惠又叫焙茗送去看，因此日子倒不是难过。

看看又过了三天，还没问过一堂。正在纳闷，伯惠走来，对宝玉道："事情真是无奇不有，你道栽上你一个是什么罪名？他说你是'拳匪'余党呢。"宝玉道："这更奇了，影子也没有的事，亏他怎么想得出来！"伯惠道："真是亏他们想。你道他从那里想起？他因你说得一口京腔，说'拳匪'都是北边人。你从那里去诉冤呢？"

正说话时，只见那禁卒走来，对伯惠道："你老人家既然代他老人家设法，还应该早点想个法子。我受了你老人家的赏赐，不知照一声，是我的不是。才刚上头分付下来，叫我明天把他老人家'报病'呢。"伯惠吃了一惊道："真的么？"禁卒道："我哄你家作么事呢。"伯惠听说，也不辞别宝玉，匆匆起身便去了。宝玉不解其意，便问那禁卒道："把我'报病'是什么意思呢？"禁卒道："这个不好对你家说得。"宝玉道："不要紧，你只管说。"禁卒仍不肯说，怎奈宝玉再三盘问，又许他说了给他赏钱，禁卒方才道："说了你家不要害怕！报了病，就是要了命了。"宝玉道："这话怎讲？"禁卒道："你家狠聪明的，怎么这句话也不懂？当初秦桧要害岳老爷，也是这个法子。你家自己想去罢。"说罢出外，反锁了门去了。

宝玉把禁卒的话，仔细一想：这明明是要我的命了。发了两句议论，便罹了个杀身之祸。这个未免死得轻于鸿毛了。但不知他怎样弄死我，伯惠如果设不了法，我倒尝尝这个滋味，便是做鬼，也多长一个见识。好在我是个过来人，一无挂虑

的。想到这里，倒也坦然。

次日，伯惠又来，宝玉便把禁卒的话对他说了。伯惠道："这个也不见得，我已经竭力设法去了。万一设不了法，这是我对你不住。"宝玉道："这是我自作自受的，与人何干？你这两天的奔走，我已经感激的了不得了！"伯惠听了，转觉得伤心，看看宝玉，却还是颜色自若的，只得别了出来。

不觉又过了五日，这天晚上宝玉正睡着了，睡梦中觉得有人将自己抬动，正要睁眼看时，忽然一件狠重的东西，在脸上压将下来，偏偏又是仰面睡着，被他压的喘气不得。连忙要推开时，双手又被压住了，要挣脚翻身时，脚也被压了。心想：是了，这是致死我的法子了。于是，宁心耐性的等死，只是喘不出气的辛苦，慢慢的觉得肚内的气，直涌上来，便觉得眼睛如同爆裂一般。

不知宝玉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

何处有堂前三尺法　　忽地来天外一封书

却说宝玉被压的闷绝了，昏不知人，只觉得身子像是轻飘飘的，飞将起来；只苦得不闻不见，到底不知自己是死了不是。正在恍恍惚惚的时候，忽听得远远的有人提着自己的名字来叫，嘴里要答应问是谁，却又如同哑了一般，喊不出来，慢慢的那叫声愈叫愈近，只是自己答应不出的苦。忽然一阵觉得喉咙里一股热气，直透到肚子里。猛又听得耳边一声叫，睁眼看时，只见伯惠伏在自己身边，那禁卒也在旁边，还有两三个人，都忙在一处，也不知他们忙些什么。四面一望，见自己睡的是床。暗想：他方才明明把我抬到地下，怎么又抬了上床？他明明是要压死我，怎么又是这种情形？伯惠何以又得信，连夜的赶来？此刻想是救活我了。心中胡思乱想，嘴里仍旧说不出话来。伯惠又灌了两口参汤，宝玉才慢慢的回过气来，微微的对伯惠说道："劳你驾了。"伯惠道："好了，你此刻觉着怎么样了？"宝玉道："没有什么，不过喘息难点罢了。"

伯惠方要答话，只见外面闯进一人来，问道："回过来了么？"伯惠道："回过来了。"那人道："那么我先回话去。"说着，匆匆去了。宝玉看那人时，十分面善。不觉默默的寻思，忽然想起正是那同寓的学生，十分疑惑，不解何故。要想问时，嘴里又懒得说话。伯惠又安慰了几句话，又送上参

汤，呷了两口。一会儿，焙茗打着灯笼来了，伯惠便道："此刻已经一下多钟，我先回去，留下焙茗伺候你。到天明之后，便可以出去了，你将息点罢。"宝玉点头答应，伯惠去了。

宝玉又歇了好一会，慢慢的坐起来，此时人都散尽了，只有焙茗在旁边。宝玉走了两步，觉得神虚气喘，周身骨节甚是酸痛，又觉得脚下踩着许多砂子。重复坐下，叫焙茗看看地下是什么，焙茗拿烛一照，道："咦，那里来的许多米呢？"宝玉在自己身上一看，见衣服上都染上一层白尘，方才明白那禁子拿来压我的，正是几袋米。但是既然要致死我，何以又救回来？并且那方才同寓的学生，何以也到这里来？真是令人不解。因问焙茗道："这几天吴老爷在外面忙些什么，同些什么人往来，你可知道？"焙茗道："吴老爷天天出去，小的每天不是往这里给爷送饭，便在寓里守着，都不知道。只有前回同寓的那个穿短衣，戴草帽的人，昨天来过一次，和吴老爷说了好些什么凉大人，热大人，又是什么拜门口拜窗户的，小的都不懂。"宝玉听了越觉糊涂，身上又觉得难受，便和衣躺下。心中辘轳似的，想着那刚才之事，只是想不明白，直到天色微明，方才睡着。睡梦之中，仍觉得身子轻飘飘的，随风飘荡。正在梦魂颠倒之际，忽耳边听得有人说话，不觉惊醒。睁眼看时，只见伯惠站在旁边，宝玉连忙起来。伯惠道："恭喜！事情完了，出去罢。"一面指挥焙茗，收拾铺盖，又赏了禁卒酒钱，便同宝玉一同出来。门口早有两乘轿子伺候着，两人各各上轿，回到栈里。

宝玉一路上看着天上的日光，觉得身心一畅，大有天地异色光景。到了栈里，便沐浴更衣。伯惠便同他置酒压惊。宝玉道："说着这件事，真是可笑！差不多闹上了半个月，我犹如

做梦一般，直到此刻还不明白。只知一向都是劳你的驾，费你的心罢了。”伯惠叹道：“说起来真是荆天棘地。你这回的性命，真是间不容发。倘迟了两三分钟，我此刻只怕要安排和你买棺材盛殓的了。你那得罪的原由，我已略为告诉过你，不必再赘了。我自从打听得他们栽上你一个义和团余党的罪名，便十分着急，真是无缝不钻的了。那天，那禁卒又说是已经交代把你报病，益发慌了。你知道此中弊病，凡是上头叫报病的，这个人就不长久了。无论几天，便叫禁卒下手结果了，就报个病故。你想还到那里去伸冤？我忙忙的托人介绍，找着那学生去斡旋，说了三天，方才妥当。说得好好的，是昨天行事的；昨天我去看他三四次，都不在家。后来再三打听，知道他前夜过江，到汉口去吃花酒，还没有回来。我又赶过江去，找着了他，硬拉了回来，已经二鼓时候了，叫他连夜去干事，我还跟着他到了那监督的公馆里。他进去说话，我在外面等他。一会儿，他匆匆的出来说：‘恐怕来不及了，因前几天交代的，是今夜要人，今天一天又未见有人去关说，此刻不知怎样。’便同他匆匆到监里去，只吓了我一个半死。那禁卒千不肯万不肯的，不肯让我们去看你，情知是凶多吉少的了。那学生拉了那禁卒，到旁边说了几句话，又亲身到本官那里讨了主意，方才放我们进去。你已是直挺挺的睡在地下，气已经闭了。七手八脚的好容易救了过来。今天一早我就具了保状，托此地的铺家盖了图书，重重的花了几两银子，马上递进去，批准了，才得和你出来。”

宝玉道：“说了半天，这位监督的手段，这里官场的奇横，我是略知一二的了。然而这番斡旋是用的什么法子，你也要告诉我，好让我知道。”伯惠笑道：“这件事可有屈你了。你知

道这位监督最恨的是人家讽刺他。大凡恶人讽刺的，一定喜人奉承。他还有一个脾气，最欢喜人家拜他的门。我辗转见了那学生之后，许了他的酬谢，托他去关说。只说你起先的话，是一时卤莽，过后深悔失言；又听说监督的学问，如何渊博，如何纯正，便欲列在门墙。把他说转了，却要先见了贽见及门生帖子，才肯放人。昨夜连夜办的便是送贽见、帖子。你此刻出来了，还得去拜见他呢！"宝玉呆了一呆道："这个如何使得！这种人，我为什么要拜他的门？"伯惠笑道："为的是救命！难道认真去拜他做先生么？"宝玉道："既然送了贽见、帖子就算了，何必要我亲自去拜呢！总要想个法子，免了才好。"伯惠道："你认真不愿意去，就是我替你去罢。好在他没有当面认识过你，也没有见过我，我就冒了你的名，去见见他也不妨。"宝玉道："你也犯不着去见他！并且他虽不认得我们，那学生是总认得的。"伯惠道："你何必如此固执，须知道古人的话：'在他檐下过，不敢不低头。'你十多天牢狱之灾都受了，何在乎一见呢？"宝玉道："你本来到这里是代你的朋友设法的，此刻那朋友出来了没有？"伯惠道："早出来了，并且动身到日本留学去了。"宝玉道："那么你此刻在这里没事了？"伯惠道："没事了。"宝玉道："那么还不好办！我们马上就渡过江去，跑上轮船，往上海一溜，就完了。还怕他赶到上海去找我们么？"伯惠道："这个不妥当，还是去见他一见的好。"宝玉执意不去，道："就这么一溜，你说不好，还有个法子，只要写个信给他，只说困了几天，病了，一时不能来见；约他缓几天，我们再设法避他。然而这个信，是要你代劳的。这个'夫子大人函丈'我写不来。"伯惠笑道："这也是一法。"于是取过笔砚，代宝玉写了一封信，交代黄福送去。一面两人对坐饮酒，又谈

谈人情险诈，入世艰难的话。

吃饭过后，黄福回来，呈上回信，并两部书。宝玉并不拆看，还是伯惠看了。那信上写了好些老气横秋的话。看那两部书时，却是一部什么《丛编》、一部《诗文稿》，都是这位监督的大著作，送给新收门生的。伯惠翻了两页，递给宝玉。宝玉撂过一边，在那里出神。你道他忽然出什么神？原来他想起自己在大荒山青埂峰下，清净了若干年，无端的要偿我那补天志愿，因此走了出来。却不道走到京里，遭了拳匪；走到这里，遇了这件事。怪不得说是野蛮之国，又怪不得说是黑暗世界。想我这个志愿，只怕始终难酬的了。要待仍回青埂峰去，又羞见那些木石鹿豕；要待不回青梗峰，却从那里去酬我的志愿？想到这里，不觉六神无主，心中一阵糊涂了。耳无闻目无见的呆呆的出神。

恰好焙茗泡了茶，送上一碗茶来，一连叫了两声，宝玉只不答应。焙茗道："好好的，又怎么着呀！想是老病又发作了。"伯惠本没有留心，忽听得焙茗说话，连忙看宝玉时，果见他目定口呆那般光景。只当他昨夜吃了亏，病了，因劝他睡下。宝玉听得伯惠说话，忽然神魂返舍，说道："我没有事，不过在这里胡思乱想，想出了神罢了。"伯惠道："又想什么呢？"宝玉道："我想到底不如速回上海。好在有信去了，他明知我一两天内不能去见他，趁今天走了，他其奈我何？"伯惠道："其实也可以使得，不过匆忙了些。"宝玉道："我们行李又不多，说走就走，有什么匆忙呢？"伯惠道："你好好的憩一天罢，明天走也不迟。"商量定了。次日便算清了房饭帐，到了黄昏时分，雇人挑了行李，出了汉阳门，雇个划子，划到轮船旁边，拣定了房位，又复乘风破浪的到上海去了。至于那位监督，受了宝

玉的贽见及门生帖子，却把两部大作算做还礼，终久不曾见宝玉一面。以后他还追求与否，我这书中，也不及表了。

且说伯惠到了上海，便约宝玉不必再住客栈，搬到自己家里去住，宝玉依允了。等轮船靠定了码头，二人舍舟登陆，便到伯惠家去。船上行李，自有黄福、焙茗招呼。伯惠和宝玉到得家时，不免略息风尘。家人们送上好几封信，都是伯惠去后接到的。伯惠一一看了。内中却有一封是托转交宝玉的，便顺手递了过去。宝玉接来看时，却是薛蟠的手笔，拆开一看，上面半文半俚的写着道：

宝兄弟大人阁下：

自从北京一别，我们走到长新店等候，天天还望天兵打胜谁知后来，果然应了贤弟之话。有人来告诉我，皇帝老子也跑了，于是知道贤弟之话不错。恐怕此地安身不得，欲到自由村，又不识路途，在此问人，人人都不知。幸喜遇见一位朋友，叫刘学笙，别字茂明；他认识路途，我就与他同行。刻下已经到了自由村，住在刘学笙家。

此处地方甚好，真是自由自在。比较上海有天渊之隔，好上好几倍。贤弟不妨来游一次，方知吾言之不谬也。如果贤弟要来，我之款祈代带来。不然贤弟用了，亦不妨事也。云云。

宝玉看了，交给伯惠看，伯惠道："这自由村是什么地方，倒不晓得，想是一个极偏僻的地方了。"宝玉道："就是这话。但不知怎么比上海好几倍。我在这里也是闲住，我打算认真去走一次看呢。"

不知宝玉到底去与不去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

放手枪宝玉缚强盗　　中冷箭焙茗现原形

却说宝玉接了薛蟠的信，便想到自由村一行。伯惠道："又没有事，何苦又往北边跑呢？"宝玉道："正是为的没有事，可以到处逛逛，也是游历的意思。"伯惠道："我只听见人到外国去游历，却不曾听见到村庄上游历的。"宝玉道："我正为了这个狠不舒服。我听见他们动不动说到外国游历，不知游历了有什么益处！最奇的是每一个人游历，便有一部游历的日记；无论他游历的那一国，日记的第一篇，一定是画上一张平圆地球图。其中所记的，于人家的政治、风土、人情、物产都没有，内中纵有一二，也是说的模棱得狠，何尝有一句是有用的说话。所记的不过某日走了多少路，某日见某人，谈某话，某日游某厂，看制造某物。又复一味的夸张外国如何繁华，如何美丽！看了他的日记，恰是毫无用处。他有画地球的工夫，何以不画了一国的山川险要来？有走路的工夫，何以不稽查了他的风土物产来？有见人谈话的工夫，何以不访求了他的政治人情来？有游厂的工夫，何以不考求了他那制造之法来，游了这么一遍，费了盘缠，费了时日，费了精神，到底有什么益处！而且他既游历了外国，自然应该我们自己中国的情形要熟悉了，试问那一班游历的，自己中国地方，他到过几处，通了几省的言语？所以我说游历中国比游历外国要紧。只要派上几个学生，叫他

自己认定了，愿意游历那一省，就派他那一省。游历之法，要遍历各府、厅、州、县，细细的考察各处风土人情、民间疾苦、地方利弊、农矿出产，一一都要写了日记，并准他附记条陈办法。今年派这个去，明年派那个去。几个人去过之后，把他的日记互相比较，是那个考查得最清楚的，条陈得最好的，就派他去做那个地方的官。你看官民还有隔膜的么？如此一来，地方还有不治的么？”

伯惠道：“你的高论自是不错！然而你此刻又不是想做官，又不是要遍历各府、厅、州、县，不过要到什么自由村。北边去年闹了那一个大乱子。杀人遍地。那些秽恶之气郁住了，今年必多瘟疫；而且往后天气慢慢的要热了，到了热天，那疫气更是利害。不是有要紧事，何苦去碰他呢？”宝玉道：“那瘟疫怕他什么？你看那瘟疫死的人，大半是穷人，不然就是那起居无节，饮食不时的干净人。谨慎起居的人甚少得疫症的。”伯惠道：“既如此说，你是一定要去的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我本来各处都要去逛逛，不过先到那里去一走，顺便也把他那款子带了去。请你代他转了汇票罢，此刻汇划总通了。”伯惠道：“通可是通了，然而那个什么自由村，从来也不曾听见过的，从那里汇去？”宝玉听说，呆了一呆，大家就此放下不提了。

过了几天，宝玉对伯惠道：“我想薛舍亲的款，一定要同他汇去。既然汇兑不通，我想了一个法子。如果取了现银，未免太笨重累赘了，不如同他换了金子，同他带了去罢。好在金子到处都可以换成银子的。”伯惠道：“你还当真要去么？”宝玉道：“他在别处呢，我可以不去；他在自由村，我可不能不去。因为我近来听人家说的那自由有多少好处，要去看看那自由村的自由。我不过要逛一遍，仍旧要到南边来的。我并且要到广

东、福建一带去逛呢。"伯惠道："那么几时动身？"宝玉道："这几天就打算走。因为此刻正是穿夹袍的时候，行李不必多带，只要带几件单夹及夏衣就够了；并且连衣箱也不必用，只要买一个外国的大皮匣就是。我顶多一两个月就回来。"伯惠知道留他不住，就同他把薛蟠的款子，都换了金条，一一点交明白。宝玉便买了皮匣，收拾好行李，预备动身。恰好"泰顺"轮船要开行。这个船，吴伯惠从前在那里当过帐房的，船上还有两个旧同事，便送了宝玉上船，嘱托招呼一切，方才别去。

"泰顺"船开行了两天，到了烟台下碇，起卸的货甚多，耽搁了许久，还不得开行。宝玉忽然动心，想道：这里是山东地方，我何不上岸逛一逛，就此从陆路进京，也是无妨。不然，住他几天，等有别个船来了，再附了到天津也好。想罢，忙叫焙茗收拾好行李，别过船上的人，叫了舢舨，一径登岸去了。在客栈里住了几天，因想我既到了山东，何不去登泰山呢？想定了主意，便托了客栈代雇了长行车，主仆二人，登车向西进发。在路上行了八九天，到得泰安，便到泰山上去游览了一遍。无非是摩挲大夫松，玩索表泰碑，谒青帝祠，游碧霞宫，秦观望长安，越观望会稽。在山上住了两夜，方才下来。

又雇了两匹牲口到曲阜，先下了店，去逛孔林，瞻仰古楷，趋步杏坛，又游了一天多。宝玉心中是无往不适的，便想从此进京去，取道济南，顺便要逛历山。因和客店里商量，要雇两匹长行牲口，或者是雇个车也好，店主道："今日来不及上路了，明日大早走罢！"宝玉答应了。店家又跟到房里来道："这屋子不好，我给爷另搬一个罢。"宝玉道："住一夜的事情，胡乱将就点就过了，还搬什么呢！"店家道："爷们从南边来，是舒服惯了的人，搬一个罢。"殷殷勤勤的，代宝玉提了皮匣，取

了铺盖，另走到一个屋子里来。这屋子果然比起先那个干净，又是新糊的银花白纸，店家交代好了，方才出去。

宝玉看那房子，陈设得虽是不离那乡村俗态，却四壁都悬有字画；角子上，还挂了一幅中堂，画的是五色牡丹。心中暗笑道："村也不应该村到这个样子，怎么把个中堂挂到角子上去呢？"闲坐了一会，便吃晚饭。饭后方才掌灯，焙茗便把铺盖开好了。宝玉瞥眼看见角子那画上，爬着一个蝎子。便叫焙茗道："好好的打了他，别叫他咬一口。"焙茗不敢动手，拾了一块小瓦片，对准那蝎子一摔。摔准了，可摔他不死，也不伤，豁剌一下跑了。一时找他不着，也就算了。宝玉是个细心人，他想：明明摔准了，何以不死，又不伤呢？这片碎瓦摔到那画上，劲也不小了，但是听他打上去的声音，却一点劲都没有，那画的后头就同空的一般，这是什么原故呢？想罢，揭开那画来看，原来画的后面不是墙，却是一个门口；有一扇木门，是从那边关过来的。门上有一条小小的板缝，凑近去一张，只见里面隐隐约约的有灯光，却看不清楚有些什么东西。放下那画，十分疑惑。画前面本来放着一张方桌子，往桌子底下一看，却是好好的墙。又暗想：这个莫非是个窗户，再揭开那画看时，那窗户自上至下，足有五六尺高，那里有这么高的窗户呢？常时听说北边有一种黑店，专门埋藏盗贼，劫夺客商财物。我今番一定是碰上了，这个怎生是好呢？低头默默寻思，忽然想着在上海所买的六响手枪，带了多时，在京的时候，在会馆里虽然拿他放过几枪，操演手法眼法，却不曾拿他打过人，今番不免要借重他了。因悄悄关照焙茗，叫他今天晚上不要睡，留着心。一面取出枪，装好了弹子，放在枕头旁边。暗想：他若是一两个人还好，倘使人多，可不得了。然而，无可奈何，也要仗着

他背城借一的了。不然，时候已经夜了，往那里走呢？叫焙茗关上门，剔亮了灯。坐了一会；已是二更时候，便到床上去和衣假寐，焙茗也蹑手蹑脚的躺下。

到得三更过后，四面人声俱寂，微微的听见那画有点响动。宝玉偷眼看时，只见一个少年后生，从那画后钻了出来，手上提着明晃晃的一口大刀，慢慢的踏到了桌子上面。宝玉躺在床上看得亲切，拿起手枪，挥过来一扳，机簧动处，浓烟忽起，砉的一声，鸡心大的一颗铅弹，早着在强徒的大腿上，立脚不住，从桌上翻将下来；手中的刀，也撂在地下。焙茗哗的一声贼起来，宝玉也忙坐起来，喝叫捉下了。那强徒扒起来要走，却被焙茗下死劲的一推，后又跌下来。宝玉便亲自来按住他，叫焙茗拿铺盖绳来把他绑了。

此时门外已经有人擂鼓般打门，一叠连声叫饶命。宝玉只不理，叫绑了再说。焙茗一个人绑不动，宝玉帮着把他绑了个四蹄攒。外面打门之声，仍是擂鼓似的。宝玉握枪在手，叫焙茗开门。门开处，只见店家踉踉跄跄的跑进来，见了宝玉便跪下叩头，口称："饶命。"宝玉道："你开的好店，窝藏了强盗，打劫人家财物！此刻被我打倒了，你便叫饶命；可知我被你们打倒了又怎么？"店家叩头道："老爷，可怜小的只有这个儿子，饶了他罢。我保佑你公侯万代。"焙茗噗嗤一声笑了道："你还会保佑人呢！既会保佑人，为甚不先保佑你自己的儿子，别被我爷的掌心雷打着。"店家进来的时候，来得慌张，并不曾看见宝玉手上的枪，听了焙茗这句话，便信以为真，吓的又连忙叩头道："我的天爷爷，你要是放了掌心雷，我的儿子的性命是死定了。爷爷饶命罢！"宝玉暗想：这种愚民真是愚得可笑，天下那里有什么掌心雷。正想藏过洋枪，乘势借这个去吓他，忽

听得已经被绑着的那个强徒儿子说道："是洋枪打的，不是掌心雷。"宝玉便道："我若用了掌心雷，你这房子早震倒了。"此时早惊动了合店的人，店家妈妈也起来了，也来跪着求饶；那店家又忙着跑出跑进，叫伙计们弄茶弄水，做点心。宝玉此时不敢再睡，乐得和他们胡缠。因问他："为甚要起意作弄我？"店家道："我们这店，本来是拣行李多的才下手。因为爷来时，我接应那皮包，觉得两头轻重不同，知道包里的银子不少，因此起了意。若是大伙客人，便多约几个伙伴。见爷们只有两个人，所以我的儿子便不约人了，要一个人独得，谁知倒被爷打倒了。"

说话之间，已经将近天亮。外面有人打门，店家出去看了，回来说："牲口来了，今天头一站是长站，要赶早上路 请爷就动身。"宝玉叫焙茗收拾好了，先把铺盖拿去，驮在马上，焙茗背了皮匣，然后放了那强徒，出门上马而去。

走了四五里路，还不见天亮。两旁树木丛杂。焙茗在前，宝玉在后。正行之间，忽听得飕的一声响，一枝冷箭，正中在宝玉的马腿上，那马负痛把宝玉掀下地来，便溜缰去了。宝玉跌下来，便忙在怀里去取洋枪。原来，宝玉因为夜来之事，便加意防备，把那手枪揣在怀里。果然出门不远，便要用着。方才拿枪在手，只见前面焙茗也跌下马来，那马也溜跑去了。马夫不消说，是追他自己的马去了。焙茗却直挺挺的站在那里不动。宝玉不知强盗多少，索性不声张，躺在地下看动静。只见两边一时起了四五个火把，直奔焙茗，焙茗却还是直挺的站着不动。忽听得内中一个强盗失声叫道："呀！怎么射了菩萨。"宝玉心中猛然省悟，当日在玉霄宫遇见焙茗，原像是个鬼一般，此时莫非有了什么变动？放眼望去，火光中只见焙茗肩上

插了一箭，四五个强盗，都站在那里目定口呆，还有一个跪在地下，对着焙茗叩头。暗想：这班人都是迷信鬼神的，还可以借这个去吓他。因一跃起来，跑了过去。众强盗看的呆了，不曾提防，倒吓了一跳。宝玉喝道："好狗才，你射伤了我的家人，还看什么？"一面看焙茗时，那里是什么焙茗，竟是一尊木塑的仙童偶像，面目都剥落不堪的了。心中也自诧怪，不过对了众强盗，不好现于颜色。因对着偶像叹道："我说你道行不深，果然遭了这劫。"众强盗吓的不知所云，只道宝玉是神仙，便都对他磕头。宝玉只管不理，向木偶身上解下皮匣，自己背了，对众强盗道："你们怎么说？"强盗只管叩头道："求神仙老爷饶命。"宝玉道："想你们也不值得一杀，我这仙童被你们射坏了。须知他暂时避开，过后还要来的。你们好好的抬了回去，香花灯烛供养。从此改邪归正，我便都饶了你。"众强盗连忙答应，叩谢了，抬了偶像就走。

此时天色已经微明。宝玉见强盗去了，暗暗好笑。然而好好的一个焙茗，改变了个偶像，心中十分疑惑：自己从来不信那妖狐鬼怪的，此时却被我亲见这等怪事。一面想着，信步行去，也不知走了多少路，忽然，抬头看见日出，不觉惊道："往济南是向北走的，我怎么向东走起来？"再细看时，只见远远的祥光万道，瑞气千条。那祥光瑞气之中，隐隐现出一座牌坊来。

不知那牌坊是何所在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

贾宝玉初入文明境　　老少年演说再造天

却说上回书中，说到焙茗中了一箭，忽然变了个木偶，当此文明开化时代，我做书的忽然说了这么一句荒唐话，岂不是自甘野蛮，被看官们唾骂么！不知此中原有个道理，是我做书人的隐意，故意留下这一段话，令看官们下个心思去想想。谁知我这书还没有脱稿，就有一位“镜我先生”见了，把作书人这个隐意，一语道破。他还说等我这部书脱稿之后，同我加批呢。看官们如果想不出这个隐意，且等着看镜我先生的批罢。

闲话少提。且说宝玉既失了马匹，又没了焙茗，虽然吓走了那一班强盗，只得自己背了皮匣，信步而行。远远望见一座牌坊，牌坊上发出了好些祥光瑞气，便只管向前行去。走到那牌坊底下，天已大亮多时，向上一望，只见上面写着“文明境界”四个大字。不觉暗想道：怪道近来的口头禅，动不动说什么“文明”、“野蛮”，原来有个“文明境界”的。但不知这境界里面文明得是什么样子，我侥幸到了这里，倒要进去看看呢！想罢，便步了进去，回头望那牌坊里面的额，却是“孔道”两个大字，暗想：这“孔道”两个字，大约就是“大路”的意思了。想犹未了，只见旁边来了一个人，生得方面大耳，神采飞扬，八字黑须，英姿爽飒，迎着宝玉一揖道：“贵客远来不易。”宝玉连忙

还礼道："失路之人，偶然到此。不知贵境里面，可容瞻仰？"那人道："敝境甚是宽大，但能遵守文明规制的，来者不拒。贵客既来此，就请先到敝馆小歇。"说罢，就引宝玉前行。

不多几步，走到一所大房子门前，门楣上挂着一个横额，上头写着"入境第一旅馆"。那人便让宝玉到里面客座里去。宝玉放下皮匣，分宾坐下。彼此展问姓氏，方知那人姓老，表字少年。童子送上茶来。宝玉接杯在手看时，却是一杯白水，放到唇边呷了一口，觉得茶香馥郁，心中暗暗称奇，举目看那客座，只见收拾得异常清洁。一杯茶罢，老少年又让宝玉另到一间房里去坐。这房里与客座又不相同，虽然四壁粉垩洁净，却是一无陈设，只在当中摆了几把椅子。坐了一会，忽然旁边一扇小门开处，走出一个人来，却是个苍髯老者，对老少年道："这位贵客性质晶莹，不过肠胃间有点不净。这是饮食上未加考求之过，住上几天就好了。"老少年大喜，便让宝玉仍到客座里去。

宝玉便问："这位老者何人？"老少年道："此是敝境的医生。方才所坐的房，是验性质房。凡境外初来之人，皆由我招接到这里，陪到验性质房，医生在隔房用测验性质镜验过。倘是性质文明的，便招留在此；若验得性质带点野蛮，便要送他到改良性质所去，等医生把他性质改良了，再行招待。内中也有野蛮透顶，不能改良的，便仍送他到境外去。方才医生验得阁下性质晶莹，此是外来之客，万中难得一个的。足见阁下是文明队中人，向来在外面总是'铁中铮铮，庸中佼佼'的了。"

宝玉道："弟愚昧无知，有何文明之足道？但向来闻得性质是无形之物，要考验性质，当在平日居心行事中留心体察，何以能用镜测验？并且性质又何以能改良？改良性质又有何妙

法？贵境既有此法，何不到各处代世人都改良呢？”老少年叹道：“谈何容易！此时世人性质，多半是野蛮透顶，不能改良的，虽有善法，亦无如之何，只有待其自死。至于性质尚能改良之人，即不必我去同他改，他自己也会到此求改的。所以我们也无烦多事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性质是无形之物，如何可以测验？还求指教。”老少年道：“科学昌（发）明之后，何事何物不可测验！即如空气之中，细细测验起来，中藏万有。野蛮半开通之流，动辄以空气二字，一总包括在内，如何使得？倘谓无形，不能测验，何以欧美声学家，尚能测出声浪来？不过声学家虽然测出声浪，但所绘声浪图，都是以意为之。敝境科学博士，每测验一物，必设法使眼能看见。即以测验性质而论，系用一镜，此镜经高等医学博士，用化学制成玻璃，再用药水几番制炼，隔着此镜，窥测人身，则血肉筋骨一切不见，独见其性质。性质是文明的，便晶莹如冰雪；是野蛮的，便浑浊如烟雾。视其烟雾之浓淡，以别其野蛮之深浅。其有浓黑如墨的，便是不能改良的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此镜真是奇制，非独见所未见，亦且闻所未闻。”老少年道：“这也是先由理想发出来。古人小说多半是载神鬼之类，每每谈及善恶，谓善人顶上有红光数尺，恶人顶上有黑气围绕。又说人有旺气，有衰气，人不能见，惟鬼神可见。当日著书之人，又不曾亲身做过鬼神，如何知道？不过是个理想而已。既有此理想，便能见诸实行。所以敝境医学博士，瘁尽心力，制成此镜。”宝玉不觉点头叹服。正在说话时，忽听得有人高声说道：“辰正一刻。”宝玉抬头看时，只见墙角上站着一个人，穿的是古代衣冠，双手捧着一个牌子，牌子上面写着“辰正一刻”四个大字。那双眼睛望着自己，似笑非笑。宝玉不觉吃了一惊，暗想：刚才倒不曾留神看见他。要待

起身招呼时，又见他要动不动的样子，不觉望着他出神。不一会，只见那“辰正一刻”四个大字底下，又现出“一分”两个小字来，不觉又是暗暗称奇。老少年已经觉得，笑对宝玉道：“这是‘司时器’，就同那欧美钟表一般，按时报出来的。”宝玉道：“钟表已是巧制，这个更巧不可阶了。”老少年道：“钟表虽是巧制，无奈他的记号不同。我们本是从子至亥的十二个时辰为一昼夜，他却以二十四点钟为一昼夜。那钟面记号又只有十二点，要记起时候来，必要分个上午、下午，岂不费事？譬如此刻是辰正一刻，要照钟表说起来，是八点一刻。当面问时候，还可以闹得清楚，要是记事，必要加‘上午’两个字，不然弄差了，就要错到戌正一刻去。非但麻烦，我们又何必舍己从人呢？”说罢，在身边取出一个表来，递给宝玉看。宝玉接在手里，见只有铜钱般大，当中现出一个“辰”字，左边是“正一刻”三个字，右边是“三分”两个字。宝玉再看那司时器时，却也变了“三分”两个字了。看罢，交还老少年，叹赏不置。

童子过来请用早点，老少年便让宝玉。宝玉此时正在肚中饥饿，也不推让，一同到了膳房。童子送上一杯茶，宝玉看时，仍是同清水一般，不过稍为稠了点。看见老少年吃，也就呷了一口，觉得那味道在酸咸苦辣之外，另有一种和甘之味，不觉一口一口的呷完了。说也奇怪，只吃了这一杯东西，那肚子也就不饿了。

童子来请示新到客人的住房，老少年道：“就住在第一号房罢。”童子听说去了。老少年引宝玉到第一号房去。只见自己的皮匣，已经送进来了。陈设精雅，没有丝毫富贵气象，也没有半点朴陋气象。现成的床帐被褥，书桌上文房四宝，件件俱全；旁边还有一架书，书架之旁，摆着一把醉翁椅，那一边便是一排椅子。角子上也有一个司时器，却是一个童子，雪白

肥团的，笑容可掬，双手捧了个卷书式的牌子，顶在头上。恰是辰正二刻，那童子便报了出来，犹如人说话一般。宝玉道："这个声音，想同那留声机器一样做法的。"老少年摇头道："不是，不是。留声机器，那里有这种清楚字音，他那个是相磨成声的，这个是按着人肺管的呼吸，用软皮做成放在里面，另装一副扇风机器，到了时候，机捩一开，扇风扇动皮管翕张成声的。如果晚上睡时，嫌他报的讨厌，这左耳里面有个机关，拨转了他，自然不报。明日要他报，便依旧拨过来就是了。"说罢，拨给宝玉看。宝玉道："这真是巧夺天工了。"

说话时，忽然一阵清香扑鼻。宝玉回过头来一看，只见当中一张小圆桌子上面，放着一盆绿萼梅花，宝玉不觉大诧道："此刻正是五月里，那里来的梅花呢？"老少年道："这个不奇。敝境内有四个公园，分着春夏秋冬四季。那公园除供人游玩之外，并准人买花。所以四时花木，随时可以赏玩。"宝玉道："天气不对，何以能得花开呢？"老少年道："敝境化学博士，能制造天气。譬如此刻是初夏，那春秋冬三个公园的天气，都是制成的。等过夏天，交到秋天，这夏公园又制造起来。"宝玉叹道："不说这制造天气是个奇技了，只是未曾制造之前，如可发此奇想，也就亏他。"老少年道："这还是百年前的遗制。只因一百多年之前，敝境科学才萌芽，境内百姓大半穷苦，遇了一年棉花失收，偏是到了冬天，异常寒冷，虽有善堂善士，筹备冬赈，争奈棉花没有买处，也是枉然。那时一位化学博士，姓华名兴，字必振，便倡议说：'与其人人而济之，不如设法使天气不寒，岂不更妙？'当时人人都嗤他谬妄。谁知他一言既出，便欲实行。使人驾起数十百个气球，分向空中，施放硝磺之类，驱除寒气；又用数十百座大炉，蒸出暖气，散布四方，居然酝

酿得同春深天气一般，草木也萌动起来。一时穷民大喜。虽然不能遍及境内，然而纵横三百里之内，竟然不知道这一年有冬天。这位华必振办了这一回事，可是把他的一份绝大家财，也散尽在里面了。后来政府里知道他有这个绝技，便由政府出费，叫他再为精研。他慢慢的便研究出这制造四时天气的法子来，并且费也减轻了。到了此时，敝境内是民殷国富，本来用不着这个法子了，因为不忍埋没了他的功劳，所以用他的遗法，每一区地方，按着四时，做了四个公园，公园之中，就立了他的石像。几时高兴，我可以奉陪去逛逛。"宝玉道："这真可谓与天地争功了。"老少年道："本来当时的人，就送了这位华先生一个雅号，叫做'再造天'。"此刻游园士女，瞻礼遗像，都不肯提名道姓的，都称说是'再造天遗像'。"宝玉道："这三个字，华先生也当之无愧了。我本要到自由村去，不意起了个登泰山瞻孔林之念。就无意中碰到这里来，大开眼界，真是三生有幸。但不知贵境地面有多大？倒不可不各处去见识见识的。"老少年道："敝境共是二百万区，每区一百方里，分东西南北中五大部。每部统辖四十万区，每区用一个字作符识。从一至十万，编成号数。那作符号的字，中央是'礼、乐、文、章'四个字；东方是'仁、义、礼、智'四个字；南方是'友、慈、恭、信'四个字；西方是'刚、强、勇、毅'四个字；北方是'忠、孝、廉、节'四个字。现在这里，便是强字第一百区，我们省称，只叫'强一百'。就是阁下说要到自由村，这自由村也是这里的一个村名。"宝玉道："我舍亲到自由村时，说自由村离北京长新店不远，怎么却在这里？"老少年惊道："除了这里，那里还有个自由村呢？"宝玉在皮匣里取出薛蟠的信，给老少年看。老少年看了大惊。

不知他惊的什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

研医道改良饮食　　制奇器科学昌明

却说老少年看了薛蟠给宝玉的信，不觉惊道："这个地方，幸得阁下不曾去。别的且不要说，单是刘学笙就到过敝境三次。头一次到时，经医生验得他(也)性质污浊，送了他出境。过了几时，又来了，我以为他改换了性质，所以要到此地。谁知医生验过，说他污浊得比前更利害了。第三次来时，更是不消验得，那一种野蛮气象，居然是'睟(粹)然见于面，盎于背'了。这种人引进的地方，如何去得？"

宝玉道："或者姓名偶然相同，也说不定。"老少年道："他表字茂明，我明明记得的。那里有名号都同之理？这自由村不消说是野蛮自由的了。"宝玉道："自由也分别文明、野蛮么?"老少年道："这里头分别得狠呢！大抵越是文明自由，越是秩序整饬；越是野蛮自由，越是破坏秩序。界乎文野之间的人，以为一经得了自由，便如登天堂。不知真正能自由的国民，必要人人能有了自治的能力，能守社会上的规则，能明法律上的界线，才可以说得自由。那野蛮自由，动不动说家庭革命，首先把伦常捐弃个干净，更把先贤先哲的遗训，叱为野蛮。这等人，我们敝境人是绝不敢瞻仰的。他所住的什么自由村，如何去得？"

宝玉道："贵境的自由村，是什么情形呢？"老少年道："敝境的小地方，都是随意命名的，没有什么意思，只有这自由村，是我们东方先生的出身地方。东方先生壮年时，曾经反复辩论，

发明这自由村的道理，所以这村就叫做自由村。”宝玉道：“这东方先生又是什么人？”老少年道：“先生复姓东方，名强，表字文明。所生三子、一女，长子东方英，次子东方德，三子东方法，女名东方美。父子五人，俱有经天纬地之才，定国安邦之志。敝境日就太平繁盛，皆是此父子五人之功。后来这位女公子又招了一位女婿，就是那再造天之后，名叫华自立。他本来是科学世家，东方氏得了这位女婿相助为理，敝境越是日有进步。大家不忘了东方先生的大功，所以才拿他的表字做了地名，以示永远不忘的意思。此刻东方先生上了年纪，退隐在东部仁字第一区。他三子一女一婿，还在外面办事。”宝玉道：“贵境真是名称其实，我狠想到各处去游历一遍，只惜没有一个向导。”老少年道：“要游历是易事，我也可以奉陪。”宝玉道：“阁下要接待外人，如何好走得开？”老少年道：“接待外人，不是我一人之事，还有同事的。只要请了个假，不妨出去游玩几时。此刻我还有点小事，先要失陪了。书桌上有叫人钟，倘是要茶要水，按钟便是。”说罢辞了出去。

宝玉一人独自赏玩了一回梅花，又看了一回司时器。那童子做得竟同活人一般，心中不住的称奇道怪。坐到书桌上，随意在架上抽了两本书来看。看了一会，觉得无聊，又把桌上的文房四宝随意把玩。无意中把叫人钟按了一下，并没有声响。拿起来看时，又看不出钟里面有什么。正在纳闷，便有一个童子进来问：“什么事？”宝玉没得好说，只道要吃茶。童子翻身出去，拿了一杯茶来。宝玉看时，仍是清水一般的。喝到嘴里，又是茶味浓厚。因问道：“你们这里用的是什么茶叶？怎么没有颜色？”童子道：“就是平常的茶，不过用汽水泡的，所以没有颜色。”喝罢，童子取了茶杯自去。

宝玉把旁边的窗推开一看，原来窗外是一所花园。这窗正对着一个亭子，亭外一株石榴，正在开花，十分红艳。宝玉便凭窗闲眺。司时器报了午正，童子便来请吃饭。到了膳房，仍是同老少年两个同吃。桌上却没有碗箸之类，童子送上一个杯来，杯内盛的也是清水，喝到嘴里却又甘香芳冽。喝完了，又换上一杯。如此递换了六七杯，也有同冲藕粉一般的，也有同杏仁茶一般的，每杯的味道不同。宝玉忍不住，便问："吃的是什么东西？"老少年道："不过都是鸡、鹅、鱼、鸭、牛、羊之类。这是敝境的大医学家东方德发明的饮食改良。他考得米麦、肉食之类，虽能养人，然而那个渣滓入到肠胃里，有时不化，亦足以致病，所以行了一个新法，把各种食品都用化学提出精液来，所吃的都是精液，自然不致于不化了。又考得用火煮食之物，内中都含有火毒。中国人吃的东西还好，还有些蒸熟的不十分近火，至于欧美人所吃的，非煎即烤，火毒尤为利害。不懂他们是什么意思，总不肯改良。并且他们未尝不知道煎烤的东西有火毒，所以才做出那种皮酒。皮酒是用槐花做成的，性子极凉；他的意思，要借皮酒的凉，去解散那火毒。殊不知已经吃了热的下去，又吃些凉的去解，直头是把自己的肚肠去做了凉热两品的战场，亏他们还自以为医学昌明呢！还有那种学西医的，也不知他学了多少，便先要把我们自己原有的中医，说得个一文不值，还要说中国的医学，将来要绝的。你道可笑不可笑呢？依他们所说，中国人的医道不堪，几千年来，中国人就早该死完了，何以尚有今日？他说的西医那么好，西人就应该处处比中国强了，何以人类孳生倒是中国人快？寿命长短，西人也不能比中国人长呢。我们东方德先生，幼年专攻中国医学，学成之后，方才考究西医。两面的都舍短取长，所以卓然

自成一家。又参以化学，所以无穷不通，首先就改良食品。他常说，能治病的不算是医生，只能算是病人的仆役。是真医生，务要医得通国人都没有病，才算是医国好手。他这改良食品，也是要医得通国人没有病的意思。”

宝玉道：“改良食品的意思，已经领教了。但是不用火煮熟，怎么能熟呢？”老少年道：“何尝不用火？不过煮水成汽，借这热汽蒸熟食品罢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如此说，居家也大难了，平常只要用一个厨子，一份锅灶，照这样弄起来，厨房里非但要设汽炉，并且还要请一位化学师呢。”老少年笑道：“敝境人家，从来没有厨房。每一区地方，有一个总厨，四面分布送食管，按时由管送到，丰俭随人。这送食管就同那自来水管一般。非独是吃饭，便是喝的茶，也是由总厨里供应的。”说话时，童子送上小小的一个小盅儿。老少年道：“今天菜单上的水果是苹果呀。”宝玉看时，仍是一盅清水，闻着却是一股苹果香，不觉一吸而尽，吸罢散座。

老少年便引宝玉到花园里去游玩。果然奇花异草，点缀得宜，楼阁亭台，结构精巧。老少年道：“中国的客栈草率，自不必说。那欧美的客栈，只不过一味的装璜富丽，纯是甜俗之气。较之这里如何？”宝玉点头叹美，又问：“听说外国楼房，动辄有十多层的，这里不知可有？”老少年道：“那是他们岛国，地小人多，才有这个高楼。可笑一班鼠目寸光之辈，或是眼见的，或是耳闻的，不问来由，只说他是文明的建筑，真是令人作呕。其实我们地大足以容人，何必要楼房呢？”一面说，一面曲曲折折的游遍了。转出园外来，又指着一个门道：“这里就算厨房了，可要看看。”宝玉进去看时，只见四面墙上，都列着一排水制，不下二三百个。那水制都是用玻璃做的。宝玉道：

这个俗名叫做龙头，向来所见，都是铜做的。怎么这个都是玻璃所造？”老少年道：“铜铁之类未免不洁，所以用玻璃。非但这水制，便是一路接来的，都是玻璃管子。只有洗物的自来水，与及地火灯管，是用铁管。”一面说着，便同了宝玉出来，同到客座里。童子又送上茶，宝玉问道：“这里茶怎么都没有颜色，不要这颜色又有甚意思呢？”老少年道：“茶不过取一点香味，可以醒胃消食。那颜色非但没用，而且有碍。试看泡了浓茶在碗里，放的时候久了，便有了痕迹。可知吃到肚子里，也有痕迹的了。虽然脾胃可以化他，然而何苦叫脾胃用了那有用的消化力，去化那无用的痕迹呢？所以这里的茶，是用茶叶蒸成汽水，便只存香味，一点颜色都没有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方才说地火灯，不知地火又从何处得来？”老少年道：“地火不足为奇。四川煮盐的，就是用的地火，我们不过推广其法。钻地取火之后，就分布铁管，散置开来，作晚上灯火之用。就是总厨里的炉灶，与及制造厂里，都是用地火。”宝玉道：“那么说，这里用不着煤，并没有煤矿的了？”老少年道：“煤矿多得狠呢！开采出来都运到外国去卖，本境人是不用的，所以此地十分干净。不比那野蛮国，无论通都大邑，家家都有开火炉的烟囱，还有那制造厂的大烟囱杂在里面，闹了个烟雾腾天的世界，他还自己夸说文明，还有人崇拜他的文明呢！”

宝玉道：“这里科学如此发达，制造厂想必多了。”老少年道：“制造厂都在东部智字区里，智字十万区，差不多全是制造厂。明天游历时，可以去看看。”宝玉道：“这里一个厂都没有么？”老少年道：“有的也不过小厂，不甚大观。此地逼近海疆，倒有个水师学堂，是个大观。那讲堂里面，足足可以容得五万人。”宝玉皱眉道：“这讲堂大的倒不奇怪，只是那离得远

的，怎么听得见讲呢？”老少年道：“那位科学世家华自立，发明了一样新器，叫做‘助聪筒’，用一种金类，做成一个小小筒子，不过半寸来长，拿来塞在耳朵里，任凭隔了多远，只要当中没有阻隔，极细的声音，都可以听得见的。”宝玉道：“这又是一件奇器，不知可得一见？”老少年道：“明日同到学堂里，一则看看学堂，二则就可以见这样东西。”宝玉大喜。老少年便写了个条子，叫童子送到水师学堂里，约定明日去看学堂。

宝玉便自回房里去，忽然见桌上的梅花没了，却换上一盆白菊花。宝玉不觉叹道：“常见小说上说的什么仙人地方，四时有不谢之花，八节有长春之草。又说什么术士，能颠倒四时花木。不图我今日亲见其事，亲到其地。”一面推开窗户，窗外的一株鲜红石溜，与窗内的白菊，正是相映成趣。赏玩了一番，仍旧看书消遣。

夜饭后，回到房里。到了入黑时，看见所挂的灯，忽然发起光来，那光的比电灯还利害。想道：地火原来甚亮，那做电灯的见了他，又未免瞠乎在后了。只见老少年走来说道：“我已经请准了假，明日一准奉陪游历。”宝玉道谢。老少年看看那灯，又指墙边一个表道：“这是明暗表。如果嫌太亮，可以往下推；嫌太暗，可以往上推。”宝玉看时，那表如同寒暑表一般，当中却不是玻璃管，是一根铜条，上面画着分数，写着有字，外面横着一根银针。试把那银针往下推了一分，那灯果然暗点，再往上一推，又复原了。心中十分快活，道：“这又比电灯灵动多了。”老少年辞去。宝玉坐了一会，把灯推的像油灯一般，便睡了，准备着明日往外游历。

不知游历了文明境界，见些什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

验病所痛陈医理　　乘飞车快阅水师

却说宝玉安歇了一宵，次日盥洗过后，用过早点，老少年便来约了一同去看水师学堂。老少年道："此刻时候尚早，昨日写信去约学堂总办，是约在未初。我们此刻何不先到医院里面去看看呢？"宝玉道："好极，我正要考察这里发明的医学呢！"于是一同出门前去。

一路上，都是垂杨夹道。那官道有十丈来宽，坦平如掌，两人缓步行去。忽见头上一件东西飞过。宝玉道："那里来的这一只大鸟？"老少年笑道："这是飞车。敝境近年发明了飞车之后，官道上就不准行车，以免行人碰撞。当日发出这个号令，不过为保护行人起见。不料，自从不行车之后，一年之中省下的修路费，倒是一笔巨款。"宝玉道："这车能飞多高呢？"老少年道："高低是随意的。行远的车，飞得高些，大约离地一百尺。这是市上往来的车，离地不过五十尺罢了。不过远行的车，取准了直线，随便那里都可以横空而过。至于市上行走的车，虽然飞起，仍旧循着官道行走。因为在人家屋上飞过，恐怕车多的时候，不住的车影闪烁，有坏居人眼光。"宝玉道："这车不见得有多少，我们走了许久，只看见一辆。"老少年道："此处是幽僻地方，所以少些，到了闹市上面就多了。"

说话之间，早远远望见一所高大房子，上面飘飘扬扬的竖

着一面旗子。那旗子是用黑白相间做成花碌碌的，骤看不甚清楚，及仔细看去，却是白底子里面满镶了一个大医字。宝玉道："这面旗子的地方，想是医院了。"老少年道："正是。"宝玉道："那旗子倒想得甚好。"老少年道："这也是华自立想出来的。敝境除了黄龙国旗不改，外交所用各旗不改之外，是本境自用之旗，一切都独出心裁，做成新样。可恨那一班媚外之辈，没有一件事不仿着外人去做。就犹如这旗色红是危险，黄是病，红十字是医，这都是欧美的通例。他们看了，便要拿来当世界的通例，记在心上，死也不肯忘记。我们初做这个旗的时候，还有两个境外来的看见了，极力诋谤，说是不通，医院一定要用红十字的呢！华自立生性率直，听见了把他痛痛的教训了一顿。他觉得惭惶无地，便逃到境外去了。"

说着到了医院门首。老少年取出名片，交与司阍人，司阍人拿了进去。一会出来，说："请。"老少年同宝玉进去。早见一位苍髯老者，迎了出来。老少年便介绍宝玉相见，说："这是敝区医学长秦君超和。"也代宝玉通了姓名。超和便问宝玉道："想是新从境外来的？"宝玉道："是。"老少年道："敝旅舍医生黄越缓验过性质，说是晶莹如镜，境外所来之人，向来没有的呢。"超和道："一望气宇便知，何消验得。"宝玉道："初到贵境，闻得先生医学精明，特来拜谒。顺便瞻仰贵医院。"超和道："尽请游玩。幸得近年来人民都知道卫生，患病的极少，所以敝院也极闲暇，病房里人也少。"老少年道："去年病人只怕比前年少了。"超和道："少得多了。去年一年只看了三十号病。"宝玉道："这医院管多少地方呢？"老少年道："敝境每区只有一个医院。本院所管的就是纵横一百里的地方。"宝玉暗想：纵横一百里之内，一年只有三十个病人，真是闻所未闻

的。不觉叹道："国手之称，于此方见。"超和谦逊不迭。

童子献茶毕，超和便引二人同去看。出了客座，走到一处，门外挂着一匾，写着"验病所"三个字。到得屋里，只见异常轩敞，三面俱是玻璃窗。窗外花草树木，布置齐整，犹如花园一般。超和叫童子取过"验骨镜"来。童子便捧过一个匣子，犹如照相镜一般，也用三脚架架起，上面却有一张白绸罩着，超和亲手揭去白绸，叫童子站到那边去，便请宝玉看。宝玉往镜子里一看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忙退了一步，抬头又看看那童子。超和笑道："不必惊怕，这是专验骨节上毛病的，请再看罢。"原来宝玉初次一看，只见和那童子般长般大的，那里是个人，竟是雪白的一具骷髅，所以吓的倒退了一步。听了超和的话，又去再看，果然清清楚楚的一身骨头，连那对缝合节的地方，都看得十分明显。看罢，超和又取了一片玻璃镜，加在上面道："这是验髓的。"宝玉再看时，那一付白骨不见了，却按着那白骨的部位，现出了半红半白的骨髓来，看着那骨髓，狠有条理的，如丝如发的在那里运行上下。看完了，超和叫换一个镜来，童子过来换了。超和道："这是验血的。"再叫童子去站着。宝玉再看时，只见那童子变了个鲜红的血人，那血运行上下，动得比骨髓快。看完了，超和也在镜子里一望，便问童子道："你又在什么地方去胡闹来，把右膝跌伤了。"宝玉听说，忙向镜子里看，果然见那右膝盖上，有茶碗口大的一块血，隐隐的变了淡紫色，四面的血，都在那里运行，到了那紫血上，便运行得慢了。只听那童子说道："我昨天晚上，打园子里回来，跌了一交，并没有胡闹。"超和叫再换一个，童子又来换了。超和道："这是验筋的。"宝玉看时，果然是通体筋络全现，有条不紊。粗的、细的，都在那里一涨一缩，犹如有呼吸

一般。暗想：他那右膝的血伤了，不知筋怎么样。留心去看，只见他右膝的一段筋，比左膝的大了点。便对超和道："他这右膝的筋，不知可是受伤了？"超和过来看道："如何不是？"于是又换了一个验脏腑镜，只见五脏六腑历历分明：红的是心，白的是肠，淡黄的是胃，紫的是肝，青的是胆，淡红浅白的是肺；又见那心的涨缩，肺的翕张。一时看罢，宝玉叹道："这可谓神奇之极，与造物争功了。"

当时随意坐下，童子再献茶来。超和道："可笑世人鼠目寸光，见了西医便称奇道怪，又复见异思迁。不知西医的呆笨，还不及中国古医。此种新发明，他更是不曾梦见。中国向来没有解剖的，而十二经络分别得多少明白。西人必要解剖看过，便诩诩然，自以为实事求是。不知一个人死了之后，血也凝了，气也绝了，纵使解剖了验视，不过得了他的部位罢了。莫说不能见他的运动，就连他的颜色也变了，如何考验得出来？莫说是解剖死人，就捉一个活人来杀了去验，也须知他一面断气，一面机关都停了，又从那里去考验呢？西医每每笑中国人徒然靠诊脉定方，以为靠不住，然而他那听脉筒，又何尝靠得住呢？这些镜子都是东方德和华自立两位竭瘁精力，创造出来的。此刻还在那里研究两种新器：一种是'验气镜'，专察验通身呼吸之气的；一种是量聪明尺与及灌入聪明的法子。将来这个新法出现了，就可望合境没有笨人了。"

宝玉道："这真是奇幻绝伦的思想，令人佩服得说不出来。有了这种镜，看起病来，自然是一目了然的了。但不知用的药，还是中药，还是西药？"超和道："中药居多，不过用法是全然改了。西药间中也会用着，然而用的甚少，用法也不同。"宝玉道："请教怎样用法。"超和道："凡人的肠胃，最是娇嫩。自

从东方德改良饮食之后，凡境内之人，除了血肉米谷的精华与及清水之外，杂物一概不准到肚里，所以治病的药是不吃的。病人只要到受药室里去，病轻的坐着，病重的睡着。这受药（病）室纵横上下，只有六尺，病人进去之后，关上了门，这边另有制药房，便对症发药。把应用的药，都蒸成汽，由汽管直灌至受药室。病人呼吸之间，受了药汽，病就好了。所以病人并不要服药。除非是肠胃内层的病，偶然服点罢了。”

宝玉道：“外症伤科，又怎样治法呢？”超和道：“外症不外是洗濯敷药。至于治伤科，我们中国本有接筋续骨定痛的古方妙药，近来更加改良了。不像那野蛮残忍之人，看见人家断了一手或一脚，他没有本事治得好，便索性把那手脚锯截下来。人家已经受了一番痛苦，他还要叫人家受第二番，却依然不得好，反成了个残废之人。此等残忍不仁之辈，居然也自命是个医生，真是千古奇闻！还有人佩服他文明，这不是奇之又奇么？并且伤科更是变幻不常，必要器具富足，手法敏捷，又要心思灵巧，随机应变，方才可以做得伤科。岂是拿了区区一纸卒业文凭，就可以做得的么？”

宝玉道：“西医每每注重脑，不知贵院可有验脑镜？”超和道：“方才看的是总部镜，是验全体的，还有分部镜。岂但验脑，便是耳、目、鼻、舌，五脏六腑，都各有各的察验镜，是另在一室的。因为验分部时，或要病人坐，或要病人睡，同这个放在一起，不大便当。可以请到那边去看看。”宝玉便欲同行。老少年道：“我们已经耽搁了半天了，那个看起来，更是耽搁时候，我们还要到水师学堂去呢，过天再看罢。倒是顺路到药圃里逛逛，我欢喜闻闻那药香。”超和也不挽留，便道：“改天再来看也好。”

于是引二人出了验病所，绕到后面，出了一个月洞门，那门上就写着“药圃”两个字。进得圃时，只见奇花异草，种植满地。也有参天的老树，也有依篱的小草，也有交枝，也有缠藤，五色缤纷，目不暇给。走过一个铁栅栏，老少年指给宝玉道：“这里面养的是预备入药的兽类。”又过了数武，有一个极大的铁丝网搭就的鸟笼。养的是预备入药的禽类。笼边一口大池，养的是预备入药的水族。宝玉叹道：“这真是无所不备了，但不知草木一部，已种全备否？”超和道：“有那天时不对的，由四个公园代种。这里开的多是鲜药，取新鲜的，气味格外浓厚之意。”宝玉道：“西医用药，讲究用质，不用气味，这是何意？”超和道：“这也是他们固执之过，他既不用气味，何以又懂得酸可以开胃呢？”

说着话时，已由圃里绕到前面，二人别过超和，出了医院。老少年道：“已经午正了，我们吃了饭去。”说着走到一家饭馆，拣个座坐了。便有童子来伺应。老少年道：“第一旅馆的两客饭。”童子答应去了。不一会便一样一样的送上来。吃完了，净过脸，老少年付了二百文钱就走。宝玉道：“这里饮食改得如此精良，怎么又如此价廉？”老少年道：“我们吃的本是自家的东西，不过在此地吃，烦他用电话传去，叫总厨里往这里送罢了。给他二百文，是他伺应的辛苦钱。”宝玉方才明白道：“那么说，是他开了这馆子。专赚几文辛苦钱的了。”老少年道：“这馆子就是总厨里分设的，每三五里地方，便设一个，以就食客之便。”宝玉道：“这真是便当极了。”老少年便要雇车，宝玉道：“还是走走的好，可以看看景致。”老少年笑道：“这里是本区之西，水师学堂在海边上，是本区之东，相去一百里呢，怎么走得到？”宝玉惊道：“那么说，车也来不及呀！”老少年

道："此刻才午正二刻，来得及得狠。"说着走到车行里，雇了一辆飞车，二人坐上。司机捩的人，开动了机关，那车便拿空而起，喜得宝玉快不可言。

未知走了几时方到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

穿鱼腹战船施猛力　　试电气海上发奇光

却说那飞车本来取象于鸟，并不用车轮。起先是在两旁装成两翼，车内安置机轮，用电气转动，两翼便迎风而起，进退自如。后来因为两翼展开，过于阔大，恐怕碰撞误事，经科学名家改良了，免去两翼，在车顶上装了一个升降机，车后装了一个进退机，车的四面都装上机簧，纵然两车相碰，也不过相擦而过，绝无碰撞之虞，人坐在上面，十分稳当。

当下飞车拿空而起，宝玉又惊又喜道："当日看了一部小说，叫做什么《镜花缘》，说什么周饶国能做飞车，以为不过是个理想，能说不能行的。谁知到了今日，果然实有其事。但不知可同火车一样，也有个公司，有一定开行的时刻没有？"老少年道："这里没有这种野蛮办法。人家出门是没有一定时刻的，说声走，就要走，他的车却限定了时刻，人家不出门的时候他开了；或者人家忽然有事要出门，他却不是已经去了，便是还有半天才开呢！你想，这样办法，行人如何能方便？所以此地的飞车，随时可以雇用，大小亦随人拣用。"宝玉道："不知一天能走多少路？"老少年道："快车一个时辰能走一千二百里。现在坐的是慢车，一个时辰走八百里。我们到水师学堂一百里，大约一刻时候可以到了。"

说话时，那车已在空中向前飞驶。宝玉隔着玻璃窗往外观

看，只见往来的飞车在空中来往，大小不一，大有天空任鸟飞之概。不觉乐得手舞足蹈，说道："真是空前绝后的创造！"老少年道："空前是可以说得，绝后是不敢说，此刻还在那里研究改良精进呢。我们今天看过水师学堂之后，明日到别处去游历，可以坐一辆猎车，顺便在空中打猎顽。"宝玉惊道："空中还可以打猎么？"老少年道："此处甚少禽鸟，到了勇字、毅字两区，鹰隼之类多。"宝玉道："食品已经改良了，还猎禽鸟做什么？"老少年道："何必一定要吃，我们打空中猎，不过是顽意儿罢了。猎得禽鸟，拣可以入药的，送到医院里去；可以做食品的，送到总厨里去。我们自己又要他作什么呢？"

说话之间，那飞车慢慢的落将下去，不一会，便已到地。那到地的时候，一点也不震动，大有贴地无声之致。二人下了车，已在水师学堂门首，峻宇雕墙，十分壮丽。老少年便进去交名片与司阍人。司阍人见是来会总办的，便先引二人到了总办会客所坐下，方才拿片子进去。坐了一会，总办出来相会。那总办姓吴，表字述起。老少年又介绍宝玉相见。寒暄已毕，老少年便请述起带着，到里面去瞻仰。

述起便在前引路，走过了学生斋舍，穿过膳堂，才到讲堂。讲堂外面便是操场。那操场竟是一望无垠的。宝玉游了一番，果然异常宽大，心中叹羡不置。述起又引到教习会客所，与总教习孙绳武相见。绳武知是专诚来看学堂的，甚是欢喜，道："地方都看过了么？"老少年道："都看过了。"绳武道："未正才上讲堂。讲堂里面，本来设了来宾旁听席的，回来可以屈尊去坐坐。"老少年道："旁听席离讲席太近，回来我们倒要坐的远点。我们不但来听讲，还要请教助聪筒呢。"绳武道："这个容易。"说着把叫人钟一按，不一会便来了一个人。绳武对他说道："你去

叫值讲堂的，把旁听席调到门口，把原来的旁听席改做末班学生席。"那人答应着去了。

老少年道："何必又费一番调动呢？"绳武道："讲堂上的坐位，有一定的。本堂五万学生，便只有五万把椅子，不调一调，难道奉屈两位站着么？"又谈了一会，听得外面哨、哨、哨的钟声响。响了好一会，方才停了。绳武便取了两个助聪筒，递给二人道："学生都上堂了，请罢。"老少年又教了宝玉用法，于是一行四人，同走到讲堂里去。执事人报了三声云板，众学生一齐起立。绳武说声少陪，便一直上讲席去了。

这里述起陪二人在靠门口的一排椅子上坐下。这讲堂果然阔大深邃，黑压压的坐满了一屋子人，却是鸦雀无声的。宝玉先把助聪筒如法插在耳朵里，绳武便开讲起来。宝玉听得果然就在耳边说话一般，不觉十分诧异。听绳武讲的水师攻守之法，虽然不懂，然而他讲专门学之中，又带了好些保全国粹，合群爱国的议论，也觉得奋起精神。从未正讲到申初，方才下了讲堂，便到宝玉前道歉。那学生便一齐站起来，排了班，退了出去。绳武道："此刻还到海边去操，可去看看。"宝玉喜道："好极，难得碰了这个机会。但不知海边离这里有多少路？"绳武道："就在强字百一区，不过五十里路，飞车一会就到了。"说罢，让到操场上。

只见无数的飞车，排列在那里，众学生正纷纷上车呢。绳武让二人也上车，跟着绳武、述起也到车上来。这个车子比雇的又自不同，是没有顶的，四面都是栏干，当中竖了一个升降机，就同轮船上的车叶一般。旁边又有一枝桅，四面都是栏干。当中足可容得二三十人。宝玉道："这个车，下雨天怎样呢？"老少年道："下雨自然有篷帐。"绳武望着众学生都上了

车了，便叫发令。便有一个人在桅竿上扯起一面令字青牙旗；又见那升降机如风的转动起来，无数的飞车一齐的腾空而起，起到空中，那升降机便停了，一大队飞车向东进发。

宝玉看着前面那一队学生车，虽然飞在空中，却也排了队伍，十分整齐。走到栏杆边，望底下一看，只见脚底的山川树木，如流水一般的往后退，宝玉笑道："那小说上说的腾云驾雾，想来也不过如此。"述起道："本来创造这车的时候，也是因为古人有了那理想，才想到这个实验的法子。可笑那欧美的人，造了个气球，又累赘又危险，还在那里夸张的了不得，怎及得这个稳当如意呢？小说上说的腾云驾雾，不过是一个人的事，顶说得神奇的不过挟带一两个人就了不得，怎及得这个能与众共之呢。"

说话时，那升降机又转动起来，慢慢的车子就到了地。举目一看，已在海边山上，众学生却在山下平阳地上下车。这山上有一座演武厅，四人相让进去。原来这演武厅是盖造在一个悬崖陡壁的顶上。厅前凿出一片空地，三面铁栏杆，两旁安放着两尊号炮，当中竖着旗杆。厅当中设着公座，吴孙二人告罪上坐，宝玉和老少年都到厅前空地上站着观看。只见海面上波平如镜，一望无涯。岸边众学生，已纷纷上了舢舨，预备号令下来。忽听得一声炮响，旗杆上竖起一面令旗。那学生坐在舢舨上，却只不动。宝玉心中暗想道：他们怎么不听号令呢？谁知一转眼间，那海面上浮起无数的船来。老少年指给宝玉道："这都是本区守口的战船。"宝玉道："这是从那里来的，怎么一时就齐集起来，共有多少呢？"老少年道："共是一千艘。平常都是伏在海底的。"宝玉道："他又没有一个管通到水面，船上那里有空气可以存活呢？"老少年道："没有了空气，岂但人

不能存活，那船也不能浮起来了。船上有电机，可以一面制造空气，一面收吸炭气。"宝玉道："空气也可以制造出来，真是无奇不有了。但不知这些船，都有多大？"老少年道："他们那些野蛮人，造兵船，动不动都讲大，这里的绝不大，一律都是五十尺长，却纯是一块铁造成的。除了舱口窗门之外，没有一条接缝。"宝玉看那些船时，却犹如橄榄一般，连桅杆也没有，烟囱也没有。只见那些学生纷纷的放了舢舨，都到船上去了。此时旗杆上早换了令旗，一大队船，便向前开行去了。

绳武、述起也离座走了出来，递了两个眼镜给宝玉和老少年。宝玉道："这是什么镜？"绳武道："人家都叫他什么千里镜、测远镜。这是东方美小姐创造的，叫做助明镜。"宝玉看时，那镜靠里一面，那玻璃只有指顶大，靠外一面，却有铜钱大，明明是两片玻璃，却又只得二分多厚。便把他戴上，果然看见海上战船，如在目前。原来前面一个荒岛，头一队十艘战船，开到将近那荒岛，十艘船便摆成折叠扇式，都把船头对着那岛。只见各船头上，都放出了雪亮的一颗东西，射到那岛上去，船便都沉了下去。第二队上去，亦复如此。绳武道："这放的是无声电炮，今日操的是打靶。"宝玉道："船上又不看见一个炮，是从那里放出来的？"绳武道："这个船与欧美的不同，一艘船只有两尊炮，头尾各一尊。可是就借船身做了炮身，那船头尾尖的地方，就是炮口，所以这件东西，叫他船也可以，叫他炮也未尝不可。"宝玉道："这么说，是在船里面放的了。但是怎样取准线呢？"绳武道："船上备有透金类的镜，在镜里望出来，一点都没有阻隔。"

说话时，左右在栏杆边上装了一个架子，架着一个三尺来长的单筒测远镜。绳武叫多装上两个来，左右答应，便按着人数

装了四个。绳武道："这是透水镜。从这里望去，可以望见水底。"宝玉叹道："说什么神仙鬼怪！贵境的科学，只怕神仙鬼怪，也望而生畏呢！"绳武道："这个镜可惜还不曾改良，倘能做得同助明镜一般，可以戴在眼睛上就好了。"宝玉除下了助明镜，去看那透水镜。老少年道："你何妨戴着看，又可以望远，又可以透水呢。"宝玉依言，戴上了去。果然，见那海底如在脚下一般。细看那海底都是些巉岩乱石，有许多蚌蛤、螺蛳之类，附丽在上面。那头一排的战船，已经回来停下了。宝玉只管呆呆的看，那船一队一队的回来，已经到了六队。忽然看见一条大鲸鱼横海而来，这鱼的身子，比战船还大了一倍。恰好第七队船来了，这鱼横截住了来路。内中一艘船，便直撞到鱼肚上去。那边一艘在鱼头的前面过来了，这边一艘，从鱼尾后面过来了。宝玉心中甚代当中那一艘危险。谁知鲸鱼被撞，便大摆拨起来。那战船只做不知，只管顶着鱼肚走，那鱼也被这艘船横送了过来。海面上已是翻波涌浪，海底的船，却安稳如故，宝玉心中甚为纳罕。忽然见鱼肚这边突出船头来，已是被这船钻穿了。走不上多少路，已是全船在鱼肚里钻了过来。那鱼腾跃了一番，便浮了上来。宝玉大以为奇。老少年笑道："不知又是那一个猎船，得了这便宜货了。"

此时打靶已完，船已回来了，天已晚了。述起、绳武便留在演武厅吃饭，道："索性看操了电光去。"于是传令开饭。四人同坐，吃罢散坐。不一会，一轮明月东升，宝玉道："有月亮怎样试电火呢？"绳武道："正惟要有月亮的时候试放，才见得电光的利害。"于是等到亥初时候，一连放了三响响号炮，山鸣谷应的声音还未绝，忽见海面上，放出了豪光万道，照得如同白昼一般。往下看时，只见管舢舨的人，也须眉毕现。宝玉

忙向透水镜里看时，只见那些战船全船发亮，犹如一团白火一般。抬头看那月亮，已被这白光衬的变了红色，不觉摇头叹绝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

闲挑灯主宾谈政体　　驾猎车人类战飞禽

却说宝玉从透水镜内，看见全队战船，都见全体发光的，海面的白光，竟把月亮衬成红色。正在诧叹，忽然一转眼，只见满海白光，都变成红色，霞彩万道，光艳夺人。惊奇的正要致问，忽然又变了绿色，把满海的水，照得同太湖一般。忽然又变了黄色，忽然又变了金光万道，忽然又五色杂现，闪烁变化，双眼也看得眩了。忽然又见五色的光，分成五队，往来进退。此时，看那月亮竟是黯无颜色了。盘旋往来了许久，忽地一下，众光齐灭，眼前就同漆黑一般。停了好一会，方才觉得有月色。

当下又放了一响炮，水底战船，便一齐浮起。船上又都有电灯装在两旁及船头等处。左右拿了两盏电灯，向上晃了晃，众舢舨便一齐开到战船旁边，众学生纷纷的在战船上出来，登上舢舨，放到岸边登岸。

绳武约了众人上车，桅杆上的电灯，早大放光明。一时升降机转动，升在空中停住，望着众学生的车，一时齐起，方才向前飞驶。看着众车的电灯，犹如万点繁星。宝玉叹道："今日可谓极人世之大观矣！但不知战船上放出五色电光，作何用处？"绳武道："白光是探海的，五色是作号令的。"宝玉道："日里的号令呢？"绳武道："海底黑暗，仍然是用电光。至于

浮上水面时，临时能竖起一枝铁桅，用的是旗号。通信有无线电话。”宝玉道：“只听说有无线电报，不料也能做电话。但我闻得无线电报，电机发动，无论何处，只要电力能相感得到的，电机都动起来，所以无线电报必用暗码，以防泄漏。这用无线电话，不怕泄漏么？”绳武笑道：“那是制造未精之故。我们造精了，要到那里便到那里。就是那‘叫人钟’，也是无线电铃。”宝玉听了，方才明白那叫人钟按他不响，能叫到人的原故。

说话之间，飞车已经回到了水师学堂，仍在操场落下。为时已经子正三刻了。述起便留二人住下，另拨一所闲房安歇。夏天铺陈简便，宝玉恐怕述起有事，便约了老少年同到房里去。

宝玉问道：“飞车可称迅速神奇之极，但只是一层，倘使做贼的也坐了飞车，从空而下，偷了东西，也腾空飞去，便怎样踩缉呢？想来此处的捕役，一定又是另有什么不可思议的神奇手段的了。”老少年道：“敝境的捕役，非但没有神奇的手段，便连捕役也没有一个。不是足下提起，我竟忘了这个名目了。”宝玉道：“这又是什么原故呢？”老少年道：“敝境近五十年来，民康物阜，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。早就裁免了两件事：一件是取文明字典，把‘盗贼’、‘奸宄’、‘偷窃’等字删去；一件是从京中刑部衙门起，及各区的刑政官、警察官，一齐删除了，衙门都改了仓库。你想衙门都没有了，那里还有捕役呢？”宝玉叹道：“讼庭草满已是佳话，今更删除刑政衙门，真是千古盛治了。但不知是用什么政体治成的。”老少年道：“世界上行的三个政体，是专制、立宪、共和。此刻纷纷争论，有主张立宪的，有主张共和的，那专制是没有人赞成的了，敝境却偏是用

了个专制政体。现在我们的意思，倒看着共和是最野蛮的办法。其中分了无限的党派，互相冲突。那政府是无主鬼一般，只看那党派盛的，便附和着他的意思去办事。有一天那党派衰了，政府的方针也跟着改了。就同荡妇再醮一般，岂不可笑？就是立宪政体，也不免有党派。虽然立了上、下议院，然而那选举权、被选举权的限制，隐隐的把一个贵族政体，改了富家政体。那百姓便闹得富者愈富，贫者愈贫。所以又搅出一个均贫富党出来，又是什么社会主义，终非长久太平之局。不信，你放长眼睛去看，他们总有那分崩离析的一天。我们从前也以为专制政体不好，改了立宪政体。那时敝境出了一位英雄，姓万名虑，表字周详，定了个强迫教育的法令。举国一切政治，他只偏重了教育一门；教育之中，却又偏重了德育。"宝玉拍手道："所以夜不闭户，道不拾遗，就是这个来头了。"老少年道："万先生经营了五十多年的教育，方才死了，他临终说了八个字，是'德育普及，宪政可废'。他死后不多几年，就听见外国有那均贫富党风潮，国人就开了两回大会，研究此事，都道是富家为政的祸根。于是各议员都把政权纳还皇帝，仍旧是复了专制政体。"

宝玉道："何以专制政体倒好？这可真真不懂了。"老少年道："看着像难懂，其实易懂得狠，不过那做官的和做皇帝的，实行得两句《大学》就够了。"宝玉道："《大学》虽系治平之书，那里有两句就可以包括净尽的，倒要请教是那两句？"老少年道："民之所好，好之，民之所恶，恶之。"宝玉想了一想，笑道："果然只有两句，却一切都在内了。然而那做皇帝、做官的，果能体贴这两句，实行这两句才好呢。"老少年道："所以要讲德育普及呀！那一个官不是百姓做的？他做百姓的时候，已经

饱受了德育，做了官，那里有不好之理。百姓们有了这个好政府，也就乐得安居乐业，各人自去研究他的专门学问了，何苦又时时忙着要上议院议事呢！”

宝玉道：“原来专制政体，也有这样好处。”老少年道：“这又不能一概而论。那没有德育的国度，暴官污吏，布满国中，却非争立宪不可。”宝玉叹道：“没有德育就难说了，就是立了宪，还够不上富家政体，不过是个恶绅政体罢了。有多少靠着一点功名，便居然搢绅恶霸一方。包揽词讼是他的专门学，鱼肉乡民是他的研究资料，倘使立宪起来，这种人被选做了议员，只怕比那野蛮专制还利害呢。”老少年道：“这更是深一层思虑了。但是未曾达到文明的时候，似乎还是立宪较专制好些。地方虽有恶绅，却未必个个都是恶绅。议员又不是一个人，还可以望利害参半，逐渐改良。至于专制，只有一个政府，高高在上，重重压下，各处地方官，虽要做好官，也不能做了，所以野蛮专制，有百害没有一利；文明专制，有百利没有一害。这种话你和那半开通的人说死了，他也不信呢！”

宝玉道：“方才听孙教习说的，那战船船身便是炮身，船的头尾，便是炮口。请教，那船沉下时，炮口不要灌水进去么？”老少年道：“这种电机炮，甚是灵捷，放了一弹出去，接着就是一弹装到腔里，送到炮口上，就借这个炮弹堵住炮口。”宝玉道：“难道在水底，还能放炮么？”老少年道：“自然能放，不然，躲在水底做什么呢？”宝玉道：“水战的器具，是看见了，可惜未看看炮台。”老少年道：“此地没有炮台。那炮台是一件最笨最无用的东西！人家以为是守口利器，我们境内虽三尺童子说起炮台来，也要笑的。你看这些战船，不强似炮台么？”宝玉道：“不知陆师学堂又在那里？”老少年道：“东部、

北部都有。”宝玉道：“贵境既然分了五大部，何以只有东、北两部设陆师学堂，难道不偏枯了一边么？”老少年道：“敝境只有近海的海防用水师，近边陲的陆防用陆师，至于国境之内，是不设一兵的。”宝玉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老少年道：“国内设兵难道防自家人么？须知练兵以防家贼的那一句话，是野蛮中的畜类说的。稍有人性的都不肯说，何况敝境连小窃也没有一个，那里还要防什么强盗反贼呢？”

此时五月的天气，夜景甚短，两人对谈谈，不觉就天亮了。便有人来伺候栉沐盥洗。述起也起来了，邀孙绳武同用早点，老少年便要辞去，述起问：“到那里？”老少年道：“没有一定的去处，打算陪贾君到各处一逛，顺便雇一辆猎车，到空中打猎顽。”绳武道：“猎车何必要雇，我这里有一辆最新式的，是上月东方美小姐所送。我一向公事忙，未曾顽得。这个车，连司机人都不用，坐了上去，自己可以运动。他那开闭机关，都在人坐的地方。每个机上，都注明了用处与及方法。一切猎具，都齐备在上面，可以奉借一用。”老少年大喜，称谢。

绳武便引二人到操场上，只见那猎车同前两次所坐的，又自不同：下层犹如桌子一般，有四条桌腿。那升降进退机，都安放在桌子底下；中层后半，安放电机，前半是预备放禽鸟的。前面一个小圆门，内有机关，禽鸟进去，是能进不能出的。上层四面栏杆，才是坐人的地方。前半是空敞的，后半是一个房间，所有一切机关，都在里面。桌椅板凳，都位置整齐，壁上架着电机枪四枝，抽屉里安放着枪弹、助明镜等，应用之物，莫不齐备。前面栏杆上放着一卷明亮亮的东西，却连老少年也不认得。绳武道：“这是华自立新创造的障形软玻璃。

把他扯开来，外面便看不见里面，里面看外面却是清清楚楚的。”宝玉大以为奇。绳武便叫仆人把玻璃扯开。车上本做有现成的架子，用绳一扯，那玻璃早搭到架子上面，还有一半，便在前面垂了下来。宝玉见隔着玻璃，望外面甚清楚，连忙下车，走到前面一看，果然全车都不见了。但见碧澄澄的一片，同天色一般，只有进禽鸟的小圆门还看得见，是做玻璃的时候，预先留下一个洞，以备放进禽鸟的。绳武道："这玻璃还能变颜色呢！此刻天好，他是碧的，天不好，他就变成阴晦之色，总随着天色变换。上月美小姐送了这车来，便问了战船的尺寸去，听说要做成障兵船的，呈请政府验买呢！”说罢，送二人上车。

二人坐在车上，拱手作别。老少年到房里开了升降机，升向空中，看了定南针，仍飞驶到旅馆门前落下，叫童子去买了许多罐头食物，又向当事的借了两个年长的童子同去。上了车，对宝玉道："我已购备了半个多月的粮食，我们就到空中过日子去也。”说罢，把车升起来，向东飞驶。叫童子开了罐头，就在车上午饭。

一时到了勇字区，老少年便拣一处林木茂盛的地方，把车降下。离地只有四五丈光景，忽然一阵小鸟乱叫的声音，从车里发出来。宝玉大以为奇，连忙看时，只见老少年开了一个机关，那机关上錾着"引禽自至机"五个字。老少年道："我也莫名其妙，见他錾着这几个字，姑且开了试试看的，不料发出这种声音来。这声音究从那里出来的呢？”两个人便四下去寻。寻到外面，忽听得中层有颠扑的声音，抬头看时，已是有十多个鹰，在猎车的左右回旋飞舞，飞到旁边没有玻璃的地方，见有了人，便避开去。两人正要回房拿枪，忽听得两个童子在车头

上说道："又一个了。"两人忙去看时，只见一个鹰飞在车前，忽的一下飞近车来，望着中层一撞，就不见了。这才明白，这小鸟声是从那小圆门出来，引那飞鹰自己撞进去的。宝玉道："这种打猎真是舒服，又何必再用枪呢？"

正说话时，一大童子指道："那边又一个鹰来了。"老少年抬头一看，只见极目天际，有一个同鹰一般大的鸟飞来，便道："隔了那么远，还那么大，那里是鹰？"连忙同宝玉取了助明镜一看，是一个其大无比的大鸟，自北而南。老少年道："我们打了他，带回去。你看他自北而南，我们横截过去罢。"说罢，拨转车头，向西飞去。赶到晚饭过后，月亮上来了，看看赶到。此时看见那鸟实在大的怕人。坐的猎车，已经有二丈四尺长、一丈宽的了，只要那鸟的一个翅膀，怕就有四个车大。老少年忙叫取枪，于是四个人一齐取了枪，对准大鸟打去。谁知枪子打到他身上，他只做不知。宝玉道："他的羽毛厚，只怕打不进去，我们打他的脚罢，最好是打他的眼睛。"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宝玉早一枪中了他的脚爪。那大鸟嗷然怪叫了一声，便回翅过来。这里四枪齐发，还是挡他不住。看看被他飞近了，那翅膀把月亮遮住了，登时黑暗起来。还幸得车上有两个电灯，可以看见他。忽然一阵那车乱颠起来，原来被他用脚爪抓住了车的上架。看他那脚爪比人的大腿还粗。他却低下头来看那车子，张开大口，又是一声怪叫。他那口一张时，上喙与下喙相去几乎一丈以外。宝玉忙叫："打口，打口！"那电机枪本来一排弹子是一百颗的，此时新换上弹子，四枝枪便雨点般向大鸟口中打去。

不知是人胜，是鸟胜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

中非洲猎获大鹏　　藏书楼纵观古籍

却说猎车被那大鸟抓住，张开大嘴，要啄下来，四人慌忙对准了嘴中放枪。正在危急之间，却被一个童子，一枪打在那鸟的眼睛上，复又怪叫一声，把脚爪一松展翅飞去。

那猎车登时荡漾不定，老少年连忙去把住了舵，虽然定了，却是全车欹侧。走到前面看那平准机，原来方才被鸟抓住时，震动的歪了，连忙设法扶正，方才复平。宝玉道："受了这个大惊吓，费了七八百枪弹，仍旧被他逃了，未免太不值得，我们还得赶上他。"老少年看看定南针时，车已向了北了。因说道："被他抓的方向也改了，好利害呀。幸得一切机轮都在下层，未曾损坏。"抬头看那鸟时，仍是向南飞去，于是拨转车头，向前直追。那鸟愈飞愈高，这里车也升高了去追。相离四五里，追了一夜，直至天亮，却还未曾追及。太阳出了多时，看看司时器，只得丑正二刻，宝玉道："可见得升高了。"这时候已经见了太阳，老少年去看看高低表时，已在三千八百尺之上了。两个童子已睡去。两人略为吃了些点心，仍旧出来观望。

宝玉忽然想起一事道："我们虽然打倒了他，这个车子也装他不下，我们不要白费了事。"老少年道："打着了他再说，总有法子好想的。"说罢，把车开快了，往前赶去。赶到辰初

时候，看看近了，此时两个童子已经起来，众人又复拿枪在手。宝玉道："这回我们不要白费了枪弹。他的羽毛丰满，而且又厚又滑，打到他毛上是不中用的。只拣他的指爪打去，才对呢。"老少年道："此话有理，我们只打他的指爪罢。"说罢，放了一枪，接着宝玉及两个童子也各人放了一枪，都打着了。那大鸟负痛奋翼，飞的又远了。宝玉戴了助明镜去看，只见那大鸟的脚爪，果然流出血来。老少年又开足了速机，又赶了一个时辰，看看赶上，宝玉道："这回要另外设法才好，不要又白打着了。"说罢，到房里去翻检，翻了一会，翻出一个小小匣子来，匣外铸着"猎网"两个字。打开一看，只见白光耀目；匣盖里面，贴了一张白纸，上写着："此白金丝猎网，纵横一百尺。"看那网时，那白金丝细才如发，便递给老少年看，老少年笑道："有了，我们打倒了那鸟，就把这网载了他，挂在车上，又不占地方，岂不是好？"宝玉道："我倒是要翻检，看有什么能制这大鸟的东西，不料翻出这个来。"说罢，又去翻检，只听得老少年说道："有了，有了。"宝玉忙看时，是一个小小玻璃瓶，上面贴了一张纸，写着"不仁"两个字，一面另有一张纸，写着："凡遇恶怪难制之物，以此不仁，药敷枪弹尖上。发弹既中，物即中毒死；不中，宜觅回此弹，免害他人"三十八个小字。宝玉笑道："说不得不仁，也要做一次的了。但是他注明白，打不中要寻回这弹。万一当真不中，岂不又要费事。"老少年道："不要紧，我们赶近了再打，并且只打他的脚胫，不要打他的爪，又易打得多了。"说罢，取出弹子四个，都敷上了药，又切嘱两个童子，小心在意。当下赶的越近了，相隔不过十余丈。各人擎枪，觑了准头，一齐放去，喜得都打着了。只可惜这一打着，那大鸟怪叫了两声，飞的愈快，向前飞窜。老少年看的目

定口呆道："可惜敷药的弹少了，不然连发几枪，只怕好些。"

此时已是午正，大家吃了饭，又出来看那鸟时，他初着弹的时候，飞得快些，此时却又如常了。只觉得天气骤热起来。看看赶到晚上，仍然赶不到。老少年便同宝玉约定，两个人轮着睡觉，必要追及这个畜生，方才罢手。宝玉依言。

赶到次日，天气更是热的了不得，只穿了一层单衣，还是热的汗出如雨。到了晚上，越热的气也喘不出来。赶到了第三天酉牌时分，只见那大鸟在前面慢慢的低下去了，这里也把车按低了赶去。看看至近，只见他忽的一下，敛了双翅，翻了一个跟头，倒栽葱的直跌下去。老少年大喜，忙把车子按下。及至到地一看，却是茫茫的一片沙漠，四面无涯，吃惊道："到了什么地方了？"抬头看那大鸟，却落在一里之外，还在那里扑腾，把那沙土扇的漫天撒地。宝玉道："想是毒发了。我们且等他死了，再过去收拾他罢。"于是，解衣乘凉。直到了子刻，那大鸟方才腾扑定了。老少年在房里检出了一本世界地图，抬头看看星斗，又对了指南针，定了那月亮出来的方位，不觉吃惊道："我们跑到非洲来了。这是世界著名的大沙漠，倒要小心野人。"宝玉道："我们枪上都装的现成弹子，这倒不必虑他。只是这个大家伙，怎样处置呢？"老少年道："这个只得等到天亮再商量的了。"

当夜大家都不敢睡觉，直等到天明。老少年忙着取出那白金丝网，四人一同抖开。网口上有小指粗的一根统长白金丝绳拴着。四人分头把网都摊在沙面，然后去移那大鸟。闹了个满头大汗，方才移到网上。拿了统绳，把网口收了，先绑了口，又把那丝绳分挂在车上的四面栏杆头上。安挂停当，然后登车，

把升降机开到了升高一千尺的度数。才升了三四丈高，却升不起了，原来被那大鸟在地下坠住了，升不起来。又开到了二千尺的度数，依然不动；开到了三千尺的度数，还是不动。宝玉道："这却为之奈何？"老少年道："我们终不能舍弃了他，好歹要带他回去，送在博物院里。"于是，又把升降机开了又开，直开到了八千尺的度数，才觉着有点上升了，然而还觉着迟笨。直开足了一万尺的机，才觉着灵动起来。便看了定南针，取道往向东北飞驶。再看那高低表时，离地不过三百尺。飞了三昼夜，方才到了"文明境界"，便向中部文字第一区驶去。

老少年戴了助明镜，拣了一座空山，方才落下。看着那大鸟，已经到地，老少年道："我们总不能落在那大鸟身上，这山又是坡斜得狠，且把他解下，我们另找一处平阳，方可落地。"说罢，四人分到四个栏杆头上，一齐把白金丝绳解下。谁知不解犹可，这一解脱，那车便没命的往上飞升，原来猎车先是坠重了，所以开到了一万尺的升降机，才升高了三百尺。此时落下，大鸟方才到地，那升降机仍在升高七千多尺的度数上，所以一经脱了累坠，便向上飞升，更兼向来升高是逐渐而来，将机关一旋，便升高五十尺；再旋，又升五十尺，共一百尺；又再旋，再是升高五十尺。如此，慢慢而来的。此刻是开足了七千多尺的度数，所以那车便没命的飞升起来。老少年吃了一惊，忙去收那机关，那一旋只收得五十尺，赶忙的不住手收，才收了一千尺。那边宝玉看那高低表已经升到了六千五百尺了。伏在栏杆上往下一看，只见白茫茫的一片，绝不看见东西，犹如天在脚下一般。

老少年仍旧不住手的收那机关，直收剩了五十尺，方才戴了助明镜，找寻方才放下大鸟的空山。幸相去未远，便飞到左近落下。找了近地土人，问了小地名，方知这里是礼让庄，那

空山没有山名，因为他在礼让庄的前面，土人都叫他做前山。老少年问得明白，便仍旧上车升起，驶到文字第一区博物院前落下，投了名片，求见掌院。

博物院掌院，姓多，名闻，表字见士。听说有远客到了，连忙请来相见。老少年述明送鸟来意，又道："此鸟现在礼让庄前山上，请多先生派人去取。"见士大喜道："有了这一件奇物，足为博物院生色了。但是那么大的东西，怎么扛抬得来？还求老先生劳驾一次，仍旧用猎车由空中带了来罢。本院有一片大空场，尽可以安放。我再派几个人去帮着便是。"老少年连忙答应。多见士便派了八名院丁，跟着同去。

一行十二人，上了车，不一会就到了。老少年在车上左右察看，那山上并没有可以驻车之处。要落在平地上，叫人把他拉下来，又怕拉坏了那白金丝网，踌躇没法。宝玉道："何不把车降的离山一二尺，叫他们跳下去，把绳子递上来呢？"老少年依言，把车按下，八个院丁便都跳下山去。却又苦于那绳子递不上来。商量分一个人，到礼让庄人家里去借了一根竹竿，挑着了才递了上去。八个人只能跳下来，却没有本事跳上去了，只得走路回院。

此时，早惊动了礼让庄的人，听说猎了一个大鸟，都来观看。老少年又开足了升降机，把鸟提起，飞向博物院来。这里礼让庄人，仰面观看，直至不见了，方才散去。

老少年来到博物院空场上，把鸟放下。这回却留心了，虽然放下了鸟，却不敢解绳放索，把升降机收足，只剩了五十尺，方才解放下来。然后把车驶到旁边落下。

多见士早出来让到了客座献茶，一面叫人解下白金丝网，代为收拾停当。老少年又叫取出中层的猎来那鹰鹞之类一看，

都是平常之物，既不能吃，又不能用，就叫都把他放了。见士又细问了猎取大鸟情形，老少年一一告知。又道："虽然猎了来，却还不知他叫什么鸟。"多见士道："这就是庄子说的鹏了。是鲲鱼所化，不信，但见他脚爪上，还带着鳞甲呢。我这里飞禽部里，就少了这个，难得二位冒险猎来，真是令人感佩。适间我已经叫人缮了电报码子，要报知政府。一面写信给报馆，把这件事登报。

正说话时，那本院书记，已经缮好电码，送来掌院过目。见士又问了两个童子的名字，叫书记添了上去，即刻便发。又道："二位历数万里的辛苦回来，且请在这里盘桓几天，等了政府的回信去。"宝玉道："这又是什么大事，要等政府的回信呢？"老少年道："承掌院的情，申报了政府，只怕还可以望奖呢。"宝玉道："奖赏不敢望，只是在这里看看各种东西，开开眼界，长长见识就好了。"

于是见士引了二人去看各种物件。原来这个博物院所贮的物件，都分门别类的。先到了藏书楼，进去一看，只见图书四壁，当中十间，是本国的古今书籍；两旁各五间，是五洲万国的书籍。宝玉道："世人说的'一部廿四史，不知从何看起'。到了这里才是不知从何看起呢！"

见士指着一个玻璃匣道："要先从这个看起。"宝玉看时，只见楼当中摆着一张雕镂极精的紫檀桌子，上面铺着五色锦毡，放着一个紫檀匣子，四面用玻璃镶成，匣子当中放着一根绳子。因问："这一根是什么绳？"见士道："这是上古结绳而治的绳。因为他是字的始祖，所以供在藏书楼里面。"宝玉赏玩了一番。见士又指着一龛，叫宝玉看。那龛上挂着一幅黄幔幛，揭开看时，却是几个楠木玻璃匣，装着几部书。见士一一

指点道："这是孔子删订的《诗经》，这是孔子删订的《尚书》，那是孔子所定的《礼经》、《乐经》。这一个装的是《春秋》原稿，传说不是孔子亲笔，是子游、子夏两位弟子分钞的。"看罢了，又指旁边一架极残旧的书道："这是秦始皇焚未透的书。相传是萧何微时，从灰堆里扒出来的。这都是极古之物。"宝玉道："极古的见过了，不知可有极新的？"见士引到一处，指着两部书道："这就是最新的了。"

不知最新何书，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

获大鹏同受奖牌　捕鲲鱼快乘猎艇

却说宝玉看过了两部最古的旧籍，又要看最新的新书。随着见士所指看去，只见一部是《文明律例》，一部是《科学发明》。见士道："《文明律例》是近来修改定了，昨天出版；《科学发明》是华自立近日的著作，是今天出版，才送来的。这是最新的了。"宝玉翻了一翻，来不及细看。又到两旁去看了一遍，便出了藏书楼。另到一处，门额是"宝藏"两个字。进了"宝藏"，迎面便是一座"珍珠仓"。宝玉讶道："有多少珍珠，却上了仓？"见士引着进去，只见两旁大箱小匣，盛的都是珍珠。大的如广东香橙，小的也像圆眼大小，宝光耀眼。因问道："聚了这许多珠子，颇不容易。"见士道："这些天生之物，本来没甚奇怪，可笑世人，拿他做宝贝，买一颗，动不动要千金之价。其实这些东西，靠天地自然生成，丝毫不用人力，有甚价值？所难得者，就是聚在一起。所以敝境人家，有了珍珠，都送到这里来。等他聚在一起，又可以借此分辨他的出处。"说罢，在珠匣里，取出一片小小牌子来。上面写着"合浦"两个字，道："这就是合浦所产的珠了。"宝玉逐箱逐匣看去，都有牌子注着地名。

转出了"珍珠仓"，便是"珊瑚林"。在露天地下，种了一丛珊瑚，高的何止十丈，矮的也有五六尺。除了红白两种常见之

外，还有黄的、蓝的、绿的，五色灿烂，映着日光，真是宝气亘天。宝玉道："珊瑚具了五色，也是大观。"见士道："海底下无奇不有，这都是他们打海底猎取回来的。因看着他没有用处，就送到这里来，给大众长长见识。"

度过"珊瑚林"，迎面是一所光怪陆离的房子，宝玉看的眼睛也炫了。老少年道："我从前来，也不曾见这房子。是几时盖造的？怎么没有看见布告。"见士道："还没有完工呢。从前他们送来的宝石，本来是摆列在屋里，供人观看。后来送来的太多了，几几乎有实不能容之势，所以想了个法子，把他都琢成方块，拿他代砖石，盖了房子。拟定了名字，叫做'聚宝堂'。昨天才盖好了，今天扫除一天，还要陈设，一两天内，便可以布告了。"一面说着，转到了房子的正面。只见门额上"聚宝堂"三个字，也是用宝石砌成的，见士引二人进去道："这所房子，狠费了些斟酌。这四面墙壁，虽然都用宝石砌成，却都按着方向的。东部出产的，砌东墙；西部出产的，砌西墙；盖瓦的是中部所产，铺地的，都是外洋所来的。这原算不了什么事，只是多少配置里面，狠费了些时日。"宝玉一面听说，一面瞻仰，只觉得五光十色，宝气逼人。

出了"聚宝堂"，又游别处。无非是火齐、木难之类，这书上也不能尽载。游过宝藏，又到工艺院去。当中陈设的都是本境所造，两旁的都是外国货。宝玉只到当中去看，多半是新发明的东西，全是未曾经见的，要问也问不了许多。内中有东方文明当日创造的开山斧凿、治河锄锸，一般都是用机器运动的。此时，平治功成，都送到博物院来安放。浏览了一遍，童子来请吃饭，见士便邀二人到膳房里去。

饭后，接了政府的回电，说："老少年等四人，冒险猎得

大鹏，以广国人见识，勇敢可嘉，每人赠给‘头等勇士’奖牌一份。制就即由飞车颁送前来”云云。见士说给二人知道，老少年自是欢喜，宝玉却淡然漠然。那两个童子，一样得了奖牌，那欢喜更不消说了。

从此宝玉等就在博物院住下，耽搁了三天。游遍了飞潜动植各院，看遍了各种金类、非金的矿质，又有东方文明从前各种探险的奇器，一一看遍。大鹏早已用药水制了，支放在飞禽院当中。经司事用工部营造尺量过，从头至尾长五十二尺，最阔处横径三十尺。眼眶对径三尺，胫径一尺二寸，爪径八寸。都写在一块牌子上。又注上老少年等名字及猎得送到的时日，挂在旁边。到了此时，宝玉回头一想，方才想着猎鸟时的危险。因对老少年道：“那天倘使我们敌不过他，四个人还不够他一顿呢。”老少年笑道：“我们区区四个人，只怕还可以做他的一顿点心。”说笑着，忽报政府差人送到了奖牌。见士便带了老少年、宝玉及两个童子与来官相见，拜领奖牌。来官又去看了那大鹏，不觉啧啧称羡。周旋了一番，方才别去。

次日，多见士便把聚宝堂落成，及大鹏安放停当的话，由各报纸上布告出去。一时便哄动了多少人，都来观看。看了大鹏，还要请看猎大鹏的人。宝玉厌烦了，便要辞去。多见士便请老少年、宝玉和两个童子，合照一个像留下。于是引四人到了聚光室里，架起镜子，老少年和宝玉对坐了，两个童子侍立旁边，照像人开了镜子。那镜子旁边有一个把儿，照像人把把摇了三四摇，便收了镜子。打开来取出那照片，一共是一式的二十张，就用纸片照出的，非但神情毕肖，并且衣服面目的颜色都照出来。宝玉道：“从前照像，照不出颜色，并且是照在玻璃上，再晒在纸上的，狠费事。这个又是新法了。”多见

士微笑道："那个笨做法，我们十年前早废了。"说罢，每人送了一张，余下的就留在院里张挂。

当下四人辞了见士，上了猎车，径驶回旅店。老少年便叫童子驾了猎车，送还孙绳武去了。老少年闲着便带了宝玉到闹市上去游玩。只见熙来攘往的，都是彼此让路而行，真正是文明景象。且喜得有事的都是坐飞车，路上并没有车马碰撞之虞。那路上一平如镜，并无纤尘。

游玩了两天，宝玉问道："在市上游了两天，无非是收拾的洁净，气象文明，与及行人往来，都讲理让，这都瞻仰过了。内中单有三样东西，不曾看见。"老少年问："那三样？"宝玉道："第一样，没有庙宇；第二样，没有教堂；第三样，没有叫化子。"老少年笑道："一切迷信都破除了，还有什么庙宇？我们大开门户，听凭外人来传教。他们来了，立了教堂。任他把那《新约》、《旧〔约〕》说的天花乱坠，只是没有人去听他。他只能一个人站着自己说给自己听，只得去了。从此他自然不来了。至于叫化子一层，更不必说。从前还有个孤贫院，收养贫民，近十年间，连孤贫院都空了，改做了学堂。大约境内的人民，无论男女都能自食其力的了。说起来，恐怕足下不肯相信，敝境内连'善堂'都没有一个，就有了也用不着。"宝玉道："这是民殷国富的缘故，且不必说。但既没有庙宇，又没教堂，不知可有个文庙？"老少年道："孔子遗像，倒是各学堂都有的，却没有文庙。"宝玉道："文庙都没有，不知贵境奉的是什么教？天下岂有无教之国么？"老少年大笑道："足下这一句话，要加上两个字，说'天下岂有无教之野蛮国'？在〔下〕便答一句'天下岂有有教之文明国'？要知道这个教字，是专教那无知愚民的。人民都明了大义，还用什么教！要问敝境奉的是什么教，那只得说是奉孔

子教了。敝境的人，从小时家庭教育，做娘的就教他那伦常日用的道理；入了学堂，第一课，先课的是修身。所以无论贵贱老少，没有一个不是循理的人，那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，人人烂熟胸中。这才敢把'文明'两个字，做了地名。你不看见那牌坊上'孔道'两个字么？那就是文明境界之内，都是孔子之道的意思。至于近日外面所说的'文明'，恰好是文明的正反对，他却互相夸说是'文明之国'。他要欺天下无人，不知已被我们笑大了口。我请教你，譬如有两个人，在路上行走。一个是赳赳武夫，一个是生痨病的。那赳赳武夫对这生痨病的百般威吓，甚至拳脚交下把他打个半死。你说这赳赳武夫有理么？是文明人的举动么？只怕刑政衙门还要捉他去问罪呢。然而他却自己说是'我这样办法文明得狠呢'。你服不服？此刻动不动讲文明的国，那一国不如此？看着人家的国度弱点，便任意欺凌，甚至割人土地，侵人政权，还说是保护他呢。说起来，真正令人怒也不是，笑也不是。照这样说起来，强盗是人类中最文明的了。何以他们国里一样有办强盗的法律呢？倘使天下万国，公共立了一个万国裁判衙门，两国有了交涉，便到那里去打官司，只怕那些文明国都要判成了强盗罪名呢！"宝玉道："正惟没有这个衙门，他们才横行无忌。"老少年道："那么说老虎是天下第一最文明的了。他任意吃兽，吃人，王法也治他不到，那不是最文明的么？"宝玉笑道："有一天，叫猎户把老虎杀了，那猎户又文明了。"老少年道："可不是这样。这个竟是强横，那里是文明？因为他强横惯了，国内的人，只怕没有一个不是强横成性的。他又想只能对别国强横，若是自己国人也互相强横起来，就要成了乱事了。所以才设法立出个教来，鬼混般说什么天堂、地狱，到处劝人进教，他们还动不动说开民智呢。我看这个劝人进

教，直头是导民愚。你想，一派荒唐无稽之言，我们这里三岁小孩子，也知道是不足信的，他却劝的人家信了。这信了的人，不是智出小孩子下么？然而那强横的人，倘使不是信了这个，可是要闹的无法无天了。至于文明国的人，又何必要他呢？所以我说，天下无无教的野蛮国，天下无有教的文明国。”宝玉道：“然则中国也不能算文明的了？”老少年道：“中国何尝不文明？中国向来也只有一个孔子，没什么教。孔子也不曾自命为教主。只惜后人传受孔子的道德未能普及，所以未能就算文明罢了。至于张道陵，不过是后世的一个方术家，并不是什么教。后人以讹传讹，就说他是道教。佛教是由印度流入去的，中国本来没有。一班游惰之民，希图不耕而食，不织而衣，便做了和尚罢了，也不能算是教。就算他是教，可不曾有什么道士劝人做道士，和尚劝人做和尚。所以传教两个字，是中国没有的。所以中国要做到文明国还容易。其余的，我就不敢说了。”

正说话间，童子拿了一张片子进来，说有客到。老少年接来一看，原来是吴述起，便忙叫请。述起进来，彼此相见毕，便说道：“今日是休息日，得了个空，一来是来谢步，二来贺喜。”老少年道：“何喜可贺？”述起道：“得了头等奖牌，还不喜么？”老少年和宝玉都谦逊不遑。述起道：“三来还来送一个机会。”老少年问：“是什么机会？”述起道：“二位在空中猎了大鹏，已经名传阖境。昨日东方法先生，送与本学堂一艘海底猎艇。本来要在学生们当中，拣几名下去练胆。因为没几天就要歇夏，内中有一个多月的暑假。早上和绳武商量，二位有猎鹏的本事，何不更请二位去海里猎一个鲲鱼回来呢？因此特来告知。愿把这猎艇借用，不知二位可有兴致？”老少年未及答

话，宝玉先大喜道："我正因为看见水底战船，未曾到船上去看看情形。有此机会，无论鲲鱼猎得着猎不着，先长了海底行船的见识了。"老少年也欣然答应。于是，同坐飞车，先到水师学堂来。与绳武相见过后，便带了透水镜，同坐上飞车，到海边来。

不知果然猎着鲲鱼与否，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

遇荒岛鸣枪击海马　　沉水底发电战鳅鱼

却说四人同坐了飞车，到了海边。叫左右架起透水镜，同看猎艇形式。只见那猎艇做的纯然是一个鲸鱼款式，鬣翅鳞甲俱全，两个眼睛内射出光来，却是两盏电灯。比较那守口战船，何止大了四五倍。绳武道："这船上司机、把舵、水手、杂役人等，一切全备，都是本学堂派下去的。二位到船上去，随意指挥便是了，不必客气。"说罢，在怀中取出无线电话筒，先摇了一摇。听得筒里一阵铃响，便对着筒，叫把船浮起来。不一会，果见那船冉冉的浮在水面，露出鲸鱼半身。四人下了舢舨，驶到猎船旁边。宝玉留心看那舢舨，并不打桨，一样是用电机行驶的。当下那猎船上人，开了一片鱼鳞，便是一个现成的舱口，四人一同进去，只见船边是一条甬道，四面绕转。当中分设着电机房、司舵房、客堂、膳房、卧室，件件俱全。游览了一遍，从楼梯下去，到了下层，却是当中一条甬道，从头至尾，一直贯通。两旁房间，编列着字号，分贮各种猎具，并一切应用家伙。再下去一层，却是空空洞洞的。船头上有一个小门，就部位而论，这小门恰是鱼的嗓子。从这门出去，便是鱼头里面。人要入海时，便开了小门，先到鱼头里，穿了入水衣，再把小门关上，开了鱼口的门，灌水进来，便从鱼口出海。那小门关了，水是不能再到里面的。回来时，进了鱼口，把鱼口门关上，

按动电铃，司机人便开了抽水机，把水抽干，再开小门进内。后面一段却蓄着海水，预备猎了活鱼，养在里面的。游览了一遍，方才复到上层。述起又请了司机、司舵的人来，介绍相见。司机的是谭瀛、海导、江隐、涉津四人；司舵的是汪作楫、利济、游龙、方指南四人。各相见已毕，述起、绳武二人即别去，仍乘了舢舨回学堂不提。

且说老少年和宝玉送了二人去后，便和司机、司舵的八人，商量到那里去猎。海导道："我们只拣鱼多的地方去就好。"老少年道："近处海里的鱼，都见过的。我们最好走远些，把那未曾经见的鱼，猎几个回去，活的送到活物院里，死的送到博物院里去。"宝玉笑道："你一个奖牌还不够，打算要弄第二个么？"老少年笑了一笑。宝玉问道："不知这船的速率如何？"汪作楫道："开足了电机，一个时辰，可以走一千里有零。一昼夜可以走到一万二千里以外。"宝玉道："既如此，我们何不在海底绕地球一周呢？先从太平洋出去，从大西洋回来，岂不是好！"商量已定，他们便去各司其事。先叫水手把舱门关好，把船沉了下去，向东驶行。

宝玉细察船上，只见四壁都是装的电灯。客堂上，位置得异常雅洁。还有一间书房，皮架了四壁图书，书桌上备就文房四宝。走到甬道外面，原来两旁列着无数的玻璃窗，窗外的海景，历历在目。宝玉喜道："原来海底也有亮光，然则我们船上，何必要用电灯呢？这窗户里不透亮进来么？"老少年道："这是海底用的透水玻璃，是里面看见外面，外面看不见里面的。若是用平常的玻璃嵌上，漆黑的一点也看不见。"宝玉又走到电机房里，去看那行驶机、燃灯机、造氧气机、收炭气机、发亮机，各种都有字錾在上面。宝玉看了道："已经有了燃灯

机，何以又用发亮机呢？”谭瀛道：“这发亮机是预备夜猎，全船发亮，以便照海的。”宝玉道：“发亮自然是电火了。请教全船外面，都发了电火，船内的人不要紧么？”谭瀛道：“这船的内层钢板上，都涂了一层软瓷隔电。所以船内的人，绝不相碍的。”宝玉道：“瓷就罢了，何以要软的呢？”谭瀛道：“恐怕有点碰撞，平常的瓷要震破了，所以用软的。”宝玉道：“那么说外面的钢，也是软的么？”老少年在旁笑道：“刘越石诗：‘何意百炼钢，化作绕指柔’。古人已有的，这个更不足为奇了。”

宝玉又到司舵房里去，只见当中摆着定南针，正是利济在那里值班。宝玉见当面挂着一面大圆玻璃镜，便往镜里一看，只见白茫茫一片汪洋，不觉吃了一惊道：“这里又不是船边，怎么也可以见外面呢？”利济道：“这是一面透金镜，海底行路，全仗着他。不然只管乱碰，还了得么？”

宝玉看了一会，便回到书房里去。在抽屉里得了一本册子，上面载着下层各房，某房储某物，及某物的用法，开列得十分清楚。便同老少年两个，逐篇检看了一回。侍者来请吃饭。饭后涉津来问道：“这船上没有昼夜，照战船上的规则，是按着司时器做昼夜。到了夜时，便把燃灯机关闭了，到该亮时才开放。二位看是怎样？”宝玉看司时器，已是戌初了。老少年道：“我们到了亥正熄灯罢。”涉津答应着去了。

二人又把那册子翻阅了一回，把船上一切的布置，及一切运动猎鱼的法子，都看熟了。又到外面窗上望望，已见船身发出电光，把海底照得通明，真是游鱼可数。那藻荇之类，青葱可爱。海底无数小岛。这船或在岛上经过，或在岛边经过，岛上附着好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都是目所未睹的。到了亥正，各回卧房，熄灯安歇。那八位司机、司舵的，自然轮班执事，不必细

表。

一宿无话。到了次日，便到了太平洋当中。海导正当着班，把船浮起，请老少年、宝玉二人上了一层楼梯。只见豁然开朗，原来是鱼的正脊，是个顶盖。揭开了，当中一段便同船面一般，四面都有阑干，上面安放着天文镜。海导测望了一会，道："已经走到东经一百五十八度九分，北纬第五度四分底下，再一会就到西半球去了。"

说话之间，忽然远远的露出一个荒岛。大家带了助明镜观看，只是光光的一个岛，没有什么东西。岛边蹲着一个野兽，仿佛像是老虎。老少年忙叫拿枪来，又叫侍者下去，请司舵的向海岛驶去。看看至近，老少年笑道："天下事真是令人想不到。本来打算猎鱼，谁知倒是猎兽。"说罢，对准那兽放了一枪。谁知这枝枪不是无声枪，是有声的。未曾打着他，倒唬了他一大跳，大吼一声，窜到海里去了。

老少年猛然省悟道："这是海马，最为凶恶的，水陆可活。"忙叫关了顶盖，仍旧下去，叫把船沉下，去寻那海马。从那窗外望去，谁知漆黑的一片，犹如陆地上遇了浓烟一般，取出一付小小的透金镜望去，也是如此。忙叫海导开了发亮机，登时海底透亮。只见那海马按着一个极大的乌贼鱼，在那里吃，张开了血盆大口。看见猎艇走近，疑是鲸鱼，也有点惧怕，拖了乌贼鱼，往前乱窜。那浓烟似的东西，便是那乌贼鱼吐出来自障的黑水。

此时宝玉也戴了透金镜，同老少年两个各按一个电机炮，觑得亲切，双炮并发，都打着了。那海马着了炮弹，舍了乌贼鱼，往上一窜。宝玉只当他窜出海面去了，正要叫浮起来追赶，忽见他飘飘荡荡的又沉了下来，四脚朝天的已是死了。那乌贼鱼

已经被海马咬死了。此时那乌贼吐的黑水，早已随波逐浪散去。

老少年按着册子上的号数，叫开了中层房门，取出两套入水衣，交代两名水手穿上，去取海马乌贼。宝玉看时，原来那衣上都装着小机器，连头带脚，一齐蒙住。眼睛上是两片海底透水镜；两肋底下有两扇薄铜做成的翅桨；左乳部上，一付小小电机，是管双桨的；右乳部上也有一付电机，开动了便在内层扇出空气，足供呼吸。全衣是用软皮制成，穿上了只露出双手，袖口紧紧扣住。两名水手装束停当，取了绳索，走到下层，开了当中小门，到了船头里面，自有人关好。两水手便开了鱼口上的门出去。宝玉在舱里，从窗口望去，只见两人在水里鼓动了肋下双桨，行动自如。走到海马身边缚了，又缚了乌贼，便拖了回来，如法进了小门，才把东西放下了。卸去入水的衣。老少年又指挥取过药水来，先把那海马制了，免致腐败。那乌贼已经被海马吃的残缺了，说道："这个其实可以不要他了，等再开门时，仍旧抛到海里去罢。"宝玉道："这东西就有二丈多长，虽然可以不要他的肉，那一片骨头不可不要，带回去有一个妙用。"老少年问："甚妙用？"宝玉道："好好把他剖开了，把当中挖空了，岂不是两个舢舨。"

正说话间，忽然一个侍者，匆匆走来道："舵房汪先生请二位有要紧事。"二人听说，连忙上去。只是海导、江隐、涉津及司舵的四人，都在舵房里，只有谭瀛正在值班，未曾来。众人都在透金镜上观看，二人也随着众人看去，只见一条东西夭夭矫矫的迎面而来，也不知他有多长多大。众人也有说是蛟的，也有说是龙的。老少年戴上了助明镜一看，道："只怕也不是蛟，也不是龙，是个海鳅鱼。《水经》说的：'海鳅鱼长数千

里，穴居海底，入穴则海水为潮，出穴则潮退。'大约《水经》说的未尝不利害些，然而这个东西，也不小了。虽没有数千里长，看去也有五六十丈，比我们的船大了一倍有多，倒要好好的预备他呢。"宝玉细细看时，只见这海鳅犹如鳝鱼一般，身带黄黑色，好像没有鳞甲的，巴斗大的两个眼睛，看着本船蜒蜿而来。于是各人都带了透金镜，各踞一门电机炮，预备迎敌，不使令他近前。看他走到炮弹能及的地方，便众炮齐发。谁知他的身体是圆的，弹子打到身上，都斜滑了去。他着了几个弹子，越发大怒，翻波挟浪的扑将过来，任你众炮齐发，他只当不知。走到切近，忽的把身子一翻，便把猎艇拦腰缠住，撼的全船震动，众水手都面无人色。宝玉踞的炮位，那炮口恰好被他缠住，宝玉便摇动电机，一连放了四五炮，须知离远打去，他的圆身子，可把弹子滑了；此时贴着炮口，无地可滑，可是弹弹着肉，并且透皮透骨的了。海鳅负痛，才一翻腾，把猎艇放了。

这里便向前逃走，海鳅不舍，在后紧紧追来。众人戴了透金镜看去，只见海水里面带有血色，知道他已受伤，可奈他愈是追的利害。宝玉到司机房，同谭瀛商量道："我们何不把船外的电火放起，把电火烧死了他呢。"谭瀛道："船外有一层软玻璃护着的，不然着了空气怎能发亮呢？"宝玉呆了一呆道："这便怎处？"谭瀛道："此时船已浮在水面，别的不打紧，恐怕被他弄坏了车叶，就费事了。"宝玉道："没奈何，且把那软玻璃打破了，权救目前再说罢！"谭瀛道："不知可有揭去的法子？等我查一查。"说罢取出一本册子，检阅了一遍，喜道："我初掌这个船，竟有许多法子不曾知道。这玻璃是揭得去的。"说罢，便叫海导来代管了机器，又把册子交给他道："你

且看了，听见铃响，便照册上载明的法子开机。”说罢，带了水手，同到最上层去。宝玉向窗外一望，见那海鳅相离还有二三里路，便也到最上层去，看见当中的顶盖已经揭开了，众水手七手八脚在舱口边上去解玻璃的钮扣。一时解完了，谭瀛按了电铃，海导如法开了电机，果然见那玻璃慢慢的都卷到船底去了。宝玉道：“到了船底不都丢了么？”谭瀛道：“到了底下，自然有个机关，把他扣住。”说罢，忙忙下来，关了顶盖。

只听得舵房里汪如楫道：“这个比那个还大，这便怎处？”原来顶盖关了，船又沉下，汪如楫在透金镜里看见南面又来了一个海鳅，看看至近，不觉失声一叫。

不知到底能战胜海鳅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

勇水手入海战人鱼　　慧神瑛戴冰获貂鼠

且说当下众人见又有一条海鳅到来，看看至近，那个受伤的又紧紧追来。宝玉道："此时没法，只得回头先打了这受伤的再说了。并且回转头来，把头向着他，纵使他缠过来，也可望伤不着车叶。尽他在后面追来，他一碰便是车叶了。"汪如楫听说得有理，便转过舵来。才转了身，那受伤海鳅，已经相离不过一里多路。猎艇对他驶去，他对猎艇扑来，一转瞬间，便两下相撞，海鳅尽力把尾巴翻起，仍旧把船缠住。谭瀛忙把发亮机开了，船外铁壳，电气一时都遍，登时把海鳅震的骨软皮酥。过了一会，把发亮机关住，他方才滑了下来，飘飘荡荡的直沉到底。那从南边赶来的一条，看见这条死了，回头便仍向南窜去，料来是惧怕之意。这里众人便不追赶，停了轮，商量处置这海鳅之法。把船直沉到底，依前叫两名水手，穿了入水衣，缚了来。忽又想起这东西太大，这船内实不能容，而且两个人恐怕缚不过来。老少年便出了主意，派了十名水手，都穿了入水衣，带了刀枪器具，并白金练、白金锁，交代锁住了，便把一头锁在本船鱼尾上。众水手领命而去。

走到海鳅身边要锁，谁知他浑身滑腻，竟无下手之处。后来一个水手想了法子，拿一根枪，把他口撑开了，又把刀撬开鱼鳃，也撑住了，使一个人拿了白金练，从鱼鳃进去，从鱼口

出来，方才锁了。共拉到船后锁好，方才回来。

这船又向东驶发。将近黄昏时，谭瀛想起船外软玻璃要蒙起来，晚上方能发亮。便把船浮起，揭开顶盖，如法要蒙起玻璃。谁知再也蒙不上来，怕是机关坏了，细细察看，却又丝毫不坏。用透金镜周围一看，都只蒙上了一半，只有船尾那边，上下都用木板隔了几间水手房，透金镜透不过去，看不见有无阻碍。宝玉忽然想起道："是了，那鳅鱼锁在后头，那根白金练岂无阻碍？"谭瀛猛然省悟，便仍旧关了顶盖，把船沉下。叫两名水手，穿了入水衣，交代各人拿一枝电机枪自卫。因为解下鳅鱼，船要浮起，蒙上玻璃，才能沉下，再接二人，所以不能不带了军器，以防不测。两名水手领命入水，去把鳅鱼解下，船便浮起来。此时天色已经昏暗，赶着把玻璃蒙起，盖好顶盖，重复沉下，开了发亮机。这回好生奇怪，那亮光竟发不出来了。谭瀛好不纳闷，只得又查那册子。只见上面载着一条道："软玻璃卸过复蒙之后，内中不免有空气障阻，电火不燃。须按图将抽气机开动，抽尽空气，始燃。"云云。谭瀛便按图寻出那抽气机的机关，将来开了。一面抽气，一面听着船头叫抽水的电铃，却只不见响。暗想：莫非暗了，看不见回来？然而两旁窗上，也应该透出灯光呀！心中甚是着忙。开足了抽气机，抽了好一会，方才抽尽。再把发亮机开了，果然大放光明。忙用透金镜，四面一看，只见那鳅鱼掠在半边，两个水手竟不见了。不觉心中懊恼道："无端的糟蹋了两条人命，岂不失了文明的体面么？"登时传令众水手，四面观看。老少年也十分着急，戴了助明镜，向远处探望。忽看见西北方面有一大群人，在那里厮打。忙到舵房里叫拨转船头，在透金镜里观看，原来是一大群人鱼，在那里按着两个水手吃，不觉大惊失色。

此时方指南值班，便把定了舵，直向人鱼驶去。忽见那人鱼撇下水手，四散逃窜。两个水手，依然站起来，迎着本船而来。看看至近，遂停了车，两个水手却不上船，仍望东去。方指南一时想不起，不知何故，只得又拨转向东，慢慢的跟着水手去。原来他二人仍去扯了鳅鱼，锁到船尾之后，方才到船头，如法进舱，卸去入水衣。众人忙问："何故？"水手道："我们奉命下去，解下鳅鱼。本船浮上水面，忽然来了一群人鱼，便要抢我们的海鳅。我们想各位先生冒了大险，费了大事，方才猎了来的。带回去送到博物院里，我们也有体面，如何肯舍？便同他争，幸得带有电机枪，当时打倒了两个，他便逃了。我们守着鳅鱼，他又来了，我们只得放枪迎敌，他又逃窜。我们一路赶去，一面放枪。谁知这两枝枪不知多偕用过了的，不足一百弹子，大约放了三十多枪，就没有枪子了。他看见我们不放枪，又扑过来，我两个便拿着枪和他对敌。到底众寡悬殊，被他按倒，他便开口来咬。幸得入水衣甚是坚牢，当中又满贮空气，并不着肉，所以任咬不痛，入水衣也并不受伤，只要设法自己护住两手。正在筋疲力尽的时候，幸得本船来了，那一群人鱼见了，方才四散逃窜。"老少年奖慰了几句，叫去安歇。此时已闹到亥正了，大家谈了一会，方才安歇。

次日，便改了方向，向南行驶。沿路观看海底景致，说不尽那许多奇珍异宝。却又都在博物院曾经见过的，所以都不在意。看见过几种奇怪的鱼，宝玉要猎，老少年又说是动物院里都有的，只得罢休。

走了两天，老少年在舵房里，看见远远的一队鱼来，戴起助明镜，仔细一看，不觉大喜道："今番遇了这样东西，万不可错过了。"忙叫把船浮高了四五丈，便和宝玉到中层，穿了

入水衣。宝玉道："那一群是什么鱼，我还看不清楚。怎么要亲自入水呢？"老少年道："并不下海，我们到外层门上去撒网。"宝玉道："到底是什么鱼？"老少年道："《山海经》载：'带山彭水，西流至芘湖，其中多儵鱼。其状如鸡，赤尾，三尾、六足、四目，其音如鹊。'我一向也疑《山海经》的说话，恐怕靠不住的，此刻来的一群鱼，正是这个。只没有听见他叫。我们未曾试过下水衣，此刻乐得在船上试一试。歇两天或者遇见海里有什么稀奇东西，自己也好下去动手。"一面说，一面穿好了衣，取了白金丝网，开了小门过去，等里面把门关好了，才开了前面的门。那海水便一泻而入，两人未曾准备，几乎仰面跌个跟斗，幸喜还支持得住。忙忙把网撒开，早见那一群儵鱼来了，直游到本船底下去。不一会觉得网网牵动，两人便合力收起。关了前门，按动电铃，约莫五分时，水便干了。里面的人开了小门，二人一齐入内，卸下水衣。只听得一阵叽叽喳喳的乱叫，正是那儵鱼在网里叫唤呢。老少年大喜，便叫放到蓄水舱内养着。又叫人知照厨房，把提过精液的米麦肉食渣滓，送到蓄水舱去喂鱼，便同宝玉仍到上层。

大众知道猎了儵鱼，都下去观看。人人道怪，个个称奇。老少年道："我最恨的一班自命通达时务的人，动不动说什么五洲万国。说的天文地理无所不知，却没有一点是亲身经历的。不过从两部译本书上看了下来，却偏要把自己祖国古籍记载，一概抹煞，只说是荒诞不经之谈。我今日猎得儵鱼，正好和《山海经》伸冤，堵堵那通达时务的嘴。"宝玉道："只是《山海经》说的什么，带山彭水、芘湖，此地是什么地方呢？"方指南道："此刻已到了南太平洋半天了。"老少年道："何必问他是什么地方，难道那鱼不会迁徙的么？而且古今地名不同的也多

呢！”

说话时，江隐使人来说，船已浮起，请各位换了冬衣，到上面去看太平洋景。宝玉道：“怎么要换冬衣起来？”老少年道：“南半球天气和北半球相反，此刻我们北半球的六月，正是南半球的腊月呢！”宝玉道：“我的冬衣却不曾带得。”老少年道：“便是我也何尝带来！”方指南道：“不要紧，我们都有，先拿去穿就是了。”于是大家换了冬衣，走到了上层，顶盖已经开了，果然寒威凛冽，正值隆冬。忽然一阵寒风，扑面吹来。一个水手道：“好生奇怪。这么大冷，怎么又是南风？”老少年道：“我们北半球的北风，是从北冰洋吹来的，所以冷。这里是南冰洋来的冷风呢！”一句话触动了宝玉，便问道：“此刻往那里去呢？”方指南道：“此刻向东南去，过去便是南美洲，再往东去，便是大西洋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我们何不取了正南的线，向南冰洋去逛一趟呢！”老少年道：“那边都是冰，如何走得？”宝玉道：“我以理测度他，未必能冰到底。方才我们撒网，猎那鳝鱼的时候，在水里并不觉冷，这上面就冷到如此，可见水底是暖的。我们或者探得这一条路，岂不是好？万一他果是连底冻的，我们就回头走。好在这船走的快，也不十分耽搁。”于是大家都赞成，重新下去，关上顶盖，沉到水底。移过方针，向正南而去。谁知方才开了顶盖，灌进了寒气，登时全船觉冷，非但方才上去的，此时卸不下冬衣，便是方才不曾上去的，此时也觉寒冷，添了衣服。谭瀛把暖气管门开了，放出暖气，好一会儿，方才复旧。众人此时无心观玩海景，一心只望到南冰洋去。司机的也格外开足了气机，昼夜飞驶。

忽然一天，到了晚上，本船放了电光。到了应该天亮的时候，便把电火收了。谁知收了电光，便是漆黑，天还没亮呢！

只得又开了发亮机，那天却从此不亮了。宝玉道："莫非是已经到了南极罢，倒要留心体察呢！"便在船旁窗上看去。只见旁边有好些小岛，那岛上的石头，一律是白色的。宝玉留心去看，忽见一个岛上，长出了一丛五色珊瑚，却是十分晶莹透彻，就和五色玻璃做成的一般。因指给老少年道："博物院的珊瑚林，也是五色俱备，却没有这个晶莹透彻的。我们不可不取几株回去。"老少年道："是。"就叫驶近岛边，直沉到底。叫四名水手，穿了入水衣，开了小门出去。这边恰才关上小门，上层忽听得叫抽水的电铃乱响。忙忙开了抽水机，抽干了，又按电铃下来，叫开小门。门开处，只见四个水手踉跄进来，卸下入水衣，说道："了不得，冷死了，好利害！"一面说着，还打寒噤。老少年问："是怎么样了？"水手道："我们开了外门，那海水灌进来，同冰一般，登时寒气由两手透到身上，好不利害。"老少年道："不要紧，有法子的。"于是又开了中层房门，取出手套，叫他们先戴上了，再穿入水衣。又用一根皮管，一头接到暖气管上，一头接在入水衣前襟，把暖气灌满了。宝玉道："这样寒冷，一定是到南极了。我们也不可不下去看看。"老少年道："去看看也好，并且多带些人去，遇了什么稀奇东西，好搬运回来。"宝玉道："还要带枪去，这回可要验明枪子了，不要临时误事。"老少年道："这个冰冷的地方，怕没有动物了。"宝玉道："带着防备也好。"老少年道："有心带枪，便连网也带了去，准备猎几个回来。"说罢，便派了二十六名水手，连前派定的四名，共是三十名。一齐给束停当，灌了暖气，出了小门，里面关上，一行三十二人，便开门下海。

宝玉鼓动双翅向岛上来，觉得走路甚是轻便。一时同到岛上，那三十名水手当中，有二十名是拿了锹锄之类的，十名是

拿枪的。那拿锹锄的，便去伐珊瑚树。那拿枪的、便跟着二人到岛后去寻觅巡察。忽见一个小小焦黄的东西，在宝玉脚下跳来跳去。宝玉定睛一看，却是个貂鼠，并不怕人。宝玉见他不怕人，便把他捉住了。

不知捉了这貂鼠，还有何事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

探南极异景看旋涡　逐巨鳅无心得海隧

却说宝玉拿了貂鼠，便递给老少年。只因穿了水衣，不能说话，纵说了话，这声音也透不出来，对面的人，不能听见，只好相视会意。老少年接貂在手，不觉四下张望，忽见前面岛下，一大群貂鼠，约有二三百头。便指挥十个水手一齐赶去。十二人一齐鼓动双翅，赶将上来。一个水手放了一枪，打了一个，那一群貂鼠便一齐往水面上窜去。众人鼓动双翅，也往上赶来。谁知赶到一百尺以上，便见许多岩巉下垂的水晶挡住不能上去，用手去扪摸，他却是个滑不留手的。宝玉举枪去敲了一下，敲下了一块，却不沉下，反向上去了。至此，自信果然到了南冰洋底下。这南极是冰不到底的，此刻我们在冰底旅行了。那一群貂鼠都向冰岩里窜去，此时一个也看不见了。

那冰岩下垂的是纵横斜直的三棱四刃，犹如刀剑一般，人不敢近。老少年放了一枪打去，却打下了好几块，于是宝玉和众人，一齐乱打。忽见那貂鼠钻出岩穴来，又往海底窜去。众人紧紧跟随，追到海底时，他却又往上窜去了。众人又跟着追到上面，追到将要近冰时，老少年忽然停了双翅。招手众人，叫一齐停住；在身上解下网袋，取出网来，分给五个水手；做手势，叫他四人四面张开，一个人司了总纲，止住他们，叫不要动。便同宝玉带了那五个人直窜冰岩外面，七枪齐发，向冰

岩乱打。果然那一群貂鼠又窜出来，直向海底去，谁知这回半当中张了一面大网拦住。群貂到网时，四面的人，一齐放手，那司总纲的便连忙收起口来，不曾走了一个。老少年大喜，便挥手叫他先送到船上去，那水手会意去了。

宝玉忽觉得有物碰在脚上，低头一看，原来是一株合抱大的珊瑚，往上浮起。宝玉连忙一手抓住，跨在干上。那珊瑚仍然是浮动，忙鼓动双翅，竭力压下。到得岛边，只见众水手各人按着一株珊瑚，面面相觑，看见宝玉跨着，便都大喜，学着跨上，一齐到船头上来。一共二十一株珊瑚，却只进去了两枝，其余都不是太长，便是丫杈太阔，不能进去。宝玉便招手叫一个水手来，代自己跨了。进了前门，把门关上；按了电铃，不一会水干了。小门开处，便进去取了两捆白金丝绳，仍复到海里来，交一捆给众水手，做手势叫他们都拴到船尾上。又复指着那珊瑚岛，叫他们拴了再来的意思。便挟了一捆白金丝绳仍到岛上来。只见老少年等十一人，正在那里伐珊瑚。宝玉便取出几根绳子，叫他们拴了，又指着船尾示意。又亲自动手拔了好些小珊瑚，打了几捆，牵到船上，如法进门，把珊瑚却堆到空舱里面。方欲再出来，恰好开了前门，老少年及众人都回来了，也带了好几捆小珊瑚，于是一同进来。忙忙的卸下入水衣，各人都觉得打了个寒噤。大家都道：“奇怪，在海里不冷，怎么回到船上倒冷了？”船上的人也说此刻是忽然起了一阵寒气。说话时，越觉得冷了，众人都忙忙到上层去添衣服。老少年和宝玉也向方指南借衣服穿了。

宝玉道：“今日所获的都是奇物，从来只听见有海马、海虎、海獭、海龙，却不曾听见说过有海貂，今日那个不能不算他是海貂了。透亮的珊瑚，已是未曾经见，却又是浮水的。宋

儒凡目所未见的，都以为乌有，不知今日攻宋学的人，听见了这个，又怎样呢！”老少年道：“这个貂向来不曾出现的。他在冰岩里做巢穴，可以叫他做冰貂。这珊瑚便是浮珊瑚，把这个带了回去，那南海浮石又不算什么了！”

此时，谭瀛已经开了暖气管，却还是觉得冷。忽然游龙使人来报，说：“请到舵房里看奇景。”二人听说，忙到舵房里，对着透金镜看去。只见海当中另有一条水，从海底起一直竖上去，笔直的一条，四面的水回环流转。当下个个称奇，宝玉道：“停下船，就看见么？”游龙道：“不，此刻船又开行许久了，才望见的。”宝玉寻思了一会，又细细的看了那条水一会，忽然省悟道：“是了，那条水一定是南极的中心点。地球往东转的，你看那条水四边回旋的溜，却往西转，这是地球转的快了。这水在地球本体上，不得不西溜。本体往东转的越快，这往西溜的水也越快，溜急了，成了个旋涡。这正是旋涡底呢。”老少年点头道：“正合吾意。”大家也说这个议论极是。不一会走过了，舵房便看不见那条水。此时格外冷了，大家都不解是何故，都以为到了南极冷极了，这船的外壳障不住外面的冷气所致，并不在意。

老少年想起那冰貂，便往下层去看。只见那冰貂在蓄水舱内，游泳自如。内中却有三四十个死了的，便问看守的人，怎么死了。看守人道：“上船来不久，就陆续死了，便是这未死的，也都呆的了不得。此刻冷了，他又精神了。你看这水面已经结了一层冰呢。”老少年仔细一看，果然结了一层冰。便叫打开了冰，把那死的捞了上来。看守人依言捞起，老少年取过一看，那身上的毛，离水即干，心中想道：拿他做皮衣，一定是好的。此时只觉得寒威砭骨，片刻不能耐。走到前面要看那珊

瑚，谁知那冷气竟是从那珊瑚发出来的。走近前去，只冷得气也喘不出来，连忙回步。到了上层，叫人把养貂、养鳝鱼的食料上足了，免了看守。下层的人一律上到中层，把舱板严密盖好。又过了半天，那上中两层才慢慢的暖和了。

又走了两天，仍在冰洋底下，老少年道："我们只怕要从这里穿过印度洋的了。但是为甚走了这几天，还不出冰洋呢？"汪作楫道："冰洋底下，水溜得狠，船又走慢了好些，大约明天总可以出去了。"

众人正在舵房谈天，忽又见前面来了一座插天高的葱翠大山。宝玉道："这么冷的地方，还有水藻么？"及至戴了助明镜一看，却是生就的绿色山石，并非水藻。宝玉喜道："这些山石不可不取些回去。你们请看，都生得玲珑剔透得狠呢。"老少年道："这回去取，先要准备好了。前回带了几枝珊瑚，便闹得满船人几乎冷煞。这石头不要也是如此，那可了不得了。我们都带了绳子，取得的都拴在船后头罢。"宝玉道："绳子不行！这些石头岩巉得狠，绳子拴不了几块，还用网罢！"商量妥当，便也同前回一般，叫了四十名水手，结束停当，灌了暖气，连那到下层司启闭小门的水手，也叫他穿了下水衣，灌了暖气下去。一行人到得水里，那时船已驶近山前，停住了。众人走到山前，宝玉争先拣了一块，却俯拾即是，并不烦掘挖。宝玉怕他同珊瑚一样要浮了去，轻轻放下把手离开一看，却是不动的，方才放心往网里送。众人七手八脚的搬了一大网，方才合力把他牵到船后拴住了。回到船上，解卸衣服，那船又开行去了。

走了一天，果然出了冰洋底下，众人都喜欢的了不得。天也有了昼夜了，不过昼短夜长罢了。虽然船内仍是无论昼夜，

都点电灯，然而船外的可免了白昼发亮了。从窗外望出去，也不藉电光可以见物了。

到了午牌时分，正想浮出海面，查察到了什么地方。正欲升起时，忽然迎面来了一条海鳅，蜓蜿作势，便欲扑过来。海导道："不好了，船尾拴了那许多东西，必要解下来才能卷玻璃，这便怎生办法呢？"大众正在踌躇对付鳅鱼之法，忽又看见那鳅鱼回首狂奔。老少年拍手道："他既走了，我们乐得追他。"于是开放汽机，尽力赶去。那鳅鱼却也行驶极速，赶了一昼夜，看看赶上，此时又要提防他回头反噬，人人用尽了十二分精神，所有上下人等的视线，莫不集在鳅鱼身上。看着他窜到一座极大的高山边去。这一座山，仓卒之间，也测量不出他有多大，几几乎似是大陆岸边一样。众人都想这东西走到岸边，没处好走，少不了要做困兽犹斗的了，大家越是小心提防。看看到了山脚下，那鳅鱼忽地一个翻身不见了。众人都吃了一惊，留心细看，原来山下有一个极大极大的洞，鳅鱼往洞里钻进去了。老少年叫开了发亮机，往洞里探照。照了一回，也莫测深浅。老少年、宝玉同声道："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！他既是逃避我们，总有怕我们的道理，岂可以放过他，索性追进去罢。"宝玉又道："说不定是前回看着我们弄死一条的那个，所以他见了我们就怕了。"老少年道："不错呀！前回那个是向南走，我们此刻是从南极回转来向北走，所以在里面遇着了。赶呀！"于是把船驶到洞口，发足了电火，往内驶去。

这洞里面，也有许多岔道，这里只望着宽大的走去。前面那鳅鱼早不见了，那洞可是愈走愈窄，老少年还只管催着前进。看看追了两个时辰，忽然出到洞口之外，那鳅鱼早已踪影全无。众人莫不称奇，连忙收了电光，把船浮起。开了顶盖，四

面一望，好奇呀，原来已到了澳大利亚洲的北面了。老少年回头一想：方才那个洞，竟然是澳大利亚洲底下的一条水隧道。因为追海鳅，无意中倒寻出这一个海道来。眺望了一回，依然关了顶盖沉下，向北而去。行不多时，忽然看见一艘船，也沉在水里行驶，然而沉的甚高，并不沉到底下。老少年指给宝玉道："你看，这就是现今号称文明国的海底战舰了。"宝玉看那船身上有许多螺蛳蚌蛤之类扒在上面，又生了好些水藻青苔。宝玉道："怎么我们船上没有这个。"老少年道："我们的软玻璃是用药水制过的，不惹这些东西。你看他的船虽然沉下，还有烟囱汽管露出水面呢。你看我吓他一吓顽。"说罢，叫谭瀛开了发亮机。一会又收了。收了一会，又开了一开。只见那艘水底战船，便浮出水面。宝玉道："这是什么道理？"老少年道："他那船上又没有透水镜，又没有透金镜，望出来是白茫茫的一片，纵使看见一点影子，也是模糊得狠。我这里忽然放了两下光，他却只能见光了两下，又不见我们的真像，少不得要起了疑心，所以把船浮了起来。你看他这番回国去，还要报告政府，哄动了多少格致专门家、博士、学士，来研究这海底发亮的原理呢。"谭瀛见老少年说的高兴，不觉笑了一笑，把船浮到水面，放了两下电光，又连忙沉下向北飞驶而去。因说道："我知道他这番回去报告了他们的格致专门家、博士、学士，又考得澳洲之北，洋面上出了一条极大的电鱼了。"说得众人大笑。宝玉道："这么一来，他竟要当我们是个动物了。"谭瀛道："我们怎么是动物，这船才是动物，我们还是动物肚子里的东西呢！"

说话间，忽听得一声炮响，忙向窗外看时，一颗弹子落在海里，直沉下去。那炮弹落下的地方，正是方才本船浮起发电光

的方面，原来那战船还赶来呢。老少年道：“那种船一个时辰，走不到我们一半的路，也要赶来，真是可怜可笑。”谭瀛道：“我们何苦累他瞎赶呢！”说罢，又把发亮机开了一会。歇了一刻时候，又开一会，道：“好叫他知道我们走的快，自然不赶来了。”

不知那战船还追与不追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

获奇珍顷刻变温凉　　尝旨酒当筵论文野

却说谭瀛放了两回电光之后，那战船果然不来追赶了。宝玉道："他还算知难而退呢！"老少年道："虽是知难而退，然而也有得他猜疑了。"大家谈笑一会，然后散开，各到船边探望海境。

不多几时，便驶到赤道底下。宝玉道："我们极冷的地方到过了，可惜只在冰窖底下行走，未曾露得天。此刻到了极热的地方，可要到上面见见天气了。"海导见说，便把船浮起，揭去顶盖，众人都到最上层去眺望，果然炎热非常。老少年忽然想起，放在下层的珊瑚，会放出寒气的。何妨取一枝上来，看在这大热地上，是怎么个情形。想罢，便叫水手下去取一枝珊瑚上来。水手去了一会，取了上来，道："好奇怪，这上层是六月，到了下层去便是腊月了。"说罢，放下珊瑚，众人顿觉一阵清凉，十分爽快，同称奇异。宝玉问道："你怎样知道他有这用处呢？"老少年把那天到下层的情形详细告诉了。宝玉道："原来如此。这东西倒是夏天的宝贝呢。"又眺望了多时，方才下去，盖了顶盖。此时舱里面早灌满了热气，海导要开冷气管，老少年道："且不要开，验验这珊瑚看。"果然不一会，便清凉起来。老少年便叫仍把珊瑚送下去，宝玉也要下去看看。水手道："先生们要下去，先要穿了冬衣，底下冷得狠呢！"

众人听说，都带了冬衣下去，果然异常寒冷。宝玉道："怎么就这种冷法？"老少年道："你想那烈日之下，只一枝珊瑚，便清凉起来。这里聚了百十来枝又没有透出去的地方，如何不冷！"众人围着那珊瑚看了一会，便都手脚僵冷起来。宝玉顾见一堆死貂鼠，便问怎么死了？老少年把看守人的话，述了一遍。宝玉便拿起一个死貂鼠观看，见他毛色光润滑泽，十分可爱，便不住手的摩挲。一时之间，觉得两手和暖。顿时想起这东西生长在极冷的地方，自然具了极热的皮毛，方能御得了寒。这死的一定是进舱之后热死的了。再看看蓄水池，已经结了二三尺厚的冰，那貂鼠、鳐鱼都在冰底下游泳。又想道：幸得取了珊瑚进来，放出了这些寒气，才把他养活了。想罢，便把这思意告诉了老少年。老少年取过死貂摩弄一会，果然双手就暖和了，点头道："果然不错！"大众看了一会，都回到上层，仍旧盖好了舱板。此时上层又灌满了寒气，海导把暖气管开了好一会，方才复元。

原来这船舱里面用的是人力制成的空气，与外面天气隔绝，又有冷暖二气管，所以那气候也是随意制成，便制了个不寒不热最温和的气候。除非开了顶盖及舱口，才有外面的四时气候。

闲话少提，且说水底猎艇走了不多两天，便回到了文明境界强字第二区的海口。把船浮起，揭去顶盖，大开四面舱口窗门。方指南取过无线电话筒，报知吴述起。不一会，述起坐了飞车来到海边，乘了舢舨，过来相见。老少年、宝玉把沿路经历的略略述了一遍。述起大喜道："得了许多异物回来，我国人又增长了许多见识了。二位路上辛苦，且先请到本学堂去歇歇罢。"老少年道："先要设法处置了取来的东西。那海鳅非常

之大，大约总有四五百尺长，怎么起上岸去呢？”述起道：“越过南极，都带回来了，怕没有法子拿他上来么？且请上了岸，慢慢再商量罢。”二人听说，便别过船上众人，乘杉舨登岸，上了飞车，回到水师学堂。分宾〔主〕坐定，童子献茶。述起道：“这回二位冒了大险，不特获了那些稀世之物，并且发明了南极是个旋涡。这场大功，着实可贺。”二人谦逊不遑。宝玉道：“还是请先设法安置了那大鳅，不然此刻夏天天气炎热，不要腐败了么！”述起道：“我们且发个电信给多见士，告诉了他，问他如何处置。”老少年道：“好，好！还有那个冰貂，是离冰就死的，也请发个电信，给动物院设法。但不知掌院是谁？”述起道：“就是见士的令兄多知，表字能士。”宝玉道：“这昆仲两位的名字，真取得好，并且又掌了这两个职司，真是名称其实了。”述起道：“他还有一位令弟，叫做多才，表字艺士。他的科学更了不得！现在东部智字第一区，和东方法两个合开了一个极大的工厂。这一区的地方，竟然没有别家人家，全区都是他的工厂。”宝玉道：“这更了不得了。”老少年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何妨发了电信再闲谈呢。”述起便叫书记发了两处电信。老少年又道：“海鳅及那冰貂，是要他们来了设法的，其余何不叫人先起到这里来呢？”述起问：“其余还有多少东西？”老少年说了个大概，述起便派了四十名杂役，驾了五辆飞车，到船上去取。三人又复闲谈。

宝玉问起绳武如何不见。述起道：“近日放了暑假，所有本堂教习，都出外避暑去了。”宝玉道：“不知贵学堂有几位教员？”述起道：“分教共是五百员，总教只有绳武一位。”宝玉道：“贵学堂学生有五万人之多，不知如何教法？以五百教习教五万学生，本不算多，但是怎么调排得开呢？”述起道：“那

天阁下去听绳武讲学的，是总讲堂。另外还有五十处分讲堂，每堂可容一千学生听讲。”说罢，便带宝玉去看了两处分讲堂。原来那分讲堂，都分设在学生斋舍的附近。看过两处之后，绕出操场，只见一班学生，约有一千多人，在那里练习体操。宝玉道：“怎么这班学生不放假呢？”述起道：“这是放了假不愿出去，在这里自修的。”那学生见总办带了客来，都鞠躬为礼，述起也还礼，老少年和宝玉也鞠躬相还。

忽然一阵凉风吹来，只见五辆飞车，从空落下。那大株珊瑚和那石头都拴在车下，小珊瑚和海马、死貂，分载车上带来了。四十名杂役冷的发抖，都道：“今年天气奇怪，只怕真要下六月雪了。”老少年顿足道：“这怪我不好，一时失于检点，不曾交代穿了冬衣去。你们快走离了此地罢！到别处去就不冷了。”四十名杂役，便纷纷散去。

此时已是合操场都有了凉意，像是深秋光景了。述起另外叫人把海马和死貂先送到客座里去。老少年又叫取了一枝小珊瑚、一块石，都送到客座里，便赠与述起。又每样取一件留着赠与绳武，说道：“照例取了这些东西来，不应该私赠与人，是要都送到博物院去的，这个是聊以报借船之德。”述起道谢受了，同回到客座。设了这两件东西，就觉得满座清凉。老少年叫把珊瑚移到别室，单留下那石头，试验如何。验得也是放出清凉的，不胜之喜。述起道：“这是不知几万年的寒气，凝结而成的，自然应该如此，真算得希世之宝了。”老少年道：“这东西向来未曾发见过，不知叫什么名字，只好就叫他宝石。”述起道：“本来东西那里自己有名字，都是任凭人叫出来的。他能发出寒气来，这寒字要加的，叫他寒宝石罢。”宝玉道：“这是我们自己取得的，岂可以自夸为是宝，他葱翠的十分可爱，不

如叫他'寒翠石'罢。"述起道："好个'寒翠石'。这'寒翠'两个字典雅得狠呢。"

正说话间，忽见孙绳武来了，后面跟着的便是多见士，还有两个童子，都背负着皮囊一个。三人连忙起立相迎，述起道："怎么会得这般巧？"绳武道："我恰好去看他二位猎的大鹏，这里电信到了，见士怕鳅鱼坏了，我听说又获了什么奇珍异宝，也急于见识见识，所以附了见士的飞车来了。"述起道："如何来得这样快？"绳武道："若是平常快车，那里有这么快？喜得他令弟艺士，新做了这一辆加快车，一个时辰能走到二千五百里，所以来得快了。"一面说话，一面相让坐下。见士先向老、贾二人道了乏，又问了鳅鱼的尺寸大小。老少年道："我们还没有量过呢。"见士道："先量了，好设法载他去。"述起道："他二位正愁没法运动他呢。"见士道："这个容易，依他尺寸，做个皮袋盛了他，由隧车运去就是了。"述起便用无线电话筒叫船上派人下水去量尺寸。一会儿，由电话筒里回报说："从头至尾，五百五十尺长，腰腹最粗处，围圆一百八十尺，最细处，围圆八十尺。最粗处距头一百尺，距尾三百五十尺。"见士听了，即照此尺寸，发了电信给多才，叫他赶速照尺寸做一个皮袋来，并问几天可以做好。不一会，多能士也到了，也是坐了加速飞车来的。相见聚话已毕，在车上取下一个大箱子下来。问老少年道："这个箱子大小，可以容下那貂鼠了么？"老少年道："只怕差得远呢。"能士愕然道："猎了多少来？"老少年道："是用网猎的，只知道一大群，却没有点个数，大约不下五六百个。"能士道："每个的大小呢？"老少年取一个死的给他看，能士看了笑道："若是六百个，只怕还装得下。只是还有鳁鱼，这东西是冷热都能受的，随便拿个什么东西装了去就是。"当下

述起、绳武便叫置酒，代老少年、宝玉二人接风，并请二多。又打发飞车，请了猎艇上八人来。设了两席，分宾主坐定，童子进上酒来。宝玉到此，并未喝过酒，也未曾提过酒。暗想：他们事事改良，正不知酒是怎样的改良法，倒要试试看。童子送到面前，便觉得芳香扑鼻。每人一杯酒之外，另有一杯果液。述起举杯相让，宝玉喝了一口，觉得酒味浓醇；又用茶匙吃了一口果液，觉得是橘子香味。因问老少年道："贵境饮食改良，自是因为卫生起见。但闻得酒是无益之品，不知是怎么改良法？"老少年道："不过把酒的烈性除尽，加入养生之品；又把酒味制的极浓极醇，使人乐于饮酒罢了。这都不足为奇，最妙的制法，是吃了不醉。无论何人，吃到大醉时候，也不过性情陶然，觉得心中另有乐境，就同人遇了意外喜事一般罢了。莫说吃醉了闹事撒酒疯的没有，便是那醺醺然的酒气，也没有的。"述起道："本来吃酒不过是借此谈谈，拿吃酒做个题目罢了。必要弄那个狂药来吃了发狂，做什么呢？"绳武道："我倒不这样说。古人酒以观德，凡人醉后，必露出本性，所以酒能观德。若是像我们这个酒，又怎能观德呢？我曾经见那野蛮国的人，平时傲然岸然，以文明自命；及至吃醉了酒，便穷凶极恶的胡乱闹事：不是坐了车不给车费；便是胡乱闯入人家；甚至沿路抢东西；闹到后来，便随意在街上睡倒。这不是露尽了野蛮的本相么？"宝玉道："正是。我在上海住了几时，看见那报纸上载的公堂案，中国人酒醉闹事的案子，是绝无仅有的。倒是捕房案，常有酒醉闹事的，并且是第一等文明国人。这才奇怪呢。"老少年道："这里有个道理，中国开化得极早，从三皇五帝时，已经开了文化；到了文、武时，礼、乐已经大备。独可惜他守成不化，所以进化极迟。近今自称文明国的，却是开化的

极迟，而又进化的极快。中国开化早，所以中国人从未曾出胎的先天时，先就有了知规矩，守礼法的神经。进化虽迟，他本来自有的性质是不消灭的，所以醉后不乱。内中或者有一两个乱的，然而同醉的人，总有不乱的去扶持他。所以就不至于乱了。那开化迟的人，他满身的性质，还是野蛮底子。虽然进化的快，不过是硬把'道德'两个字范围着他，他勉强服从了这个范围，已是通身不得舒服。一旦吃醉了，焉有不露出本来性质之理呢？所以他们是一人醉，一人乱，百人醉，百人乱，有一天他们全国都醉了，还要全国乱呢。"众人听说，一齐笑了。

不知还有甚议论发出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

进方物书记登程　　游公园暑天赏雪

却说老少年一番议论之后，忽然杂了一句"全国醉全国乱"的笑话，引得众人一笑。老少年道："这个不全是笑话，我记得他们有一个记念日，每年到了这天，全国学生、工匠、兵丁、水手，以及一切办公的人，一律放假。全国停办公事。没有一个不吃酒，就没有一个不醉。醉了之后，在街上横冲直撞，无所不为；犯了事，法律衙门也不问，就同没了王法一般。"绳武道："可是呢！倘叫他吃了我们的文明酒，那里还能看得见他那野蛮的真相！不要被他那文明的假面具，瞒了阖地球的人么？"述起笑道："在他们固然少不得靠这样东西，表暴他的真相，至于酒以观德，不过是古人的呆笨做法。我们这里有了考验性质镜，一望而知，何必要那个酒呢？"

说话之间，酒过三巡。每换一巡酒，便换一回果液，式式不同。那甘香芳洌，沁透齿牙，和那酒香灌到顶门上去。果然越吃越见精神，并无醉意。各人又谈谈海外的事情，彼此互相夸奖，十分款洽。酒饭已罢，各人散坐。一会船上八人辞去，其余都在学堂安歇。一宿无话。

次日，能士带了铁箱，约了众人，同到猎艇去取冰貂。当下由飞车送到海边，由舢舨渡到船上。到了下层，只见蓄水舱内所结的冰，已将化尽。能士道："幸而早一步，倘使那冰化完了，就都要死了。"说罢，取出一具小小电箱，把来复两线放到

冰面，按动了电机。转眼之间，只见那游泳活泼的貂鼠、鰧鱼，一时都僵了。能士一面叫四名水手穿了隔电入水衣，带上隔电手套，到舱里去把貂鼠一一取上来；一面开了铁箱，把取上来的貂鼠，都放在箱子里，宝玉走近箱子看时，只见浅浅的半箱子清水，里面透出一股冷气。那貂鼠到了箱子里，便又活泼起来，不过箱子小了，容不得他游泳罢了。一会儿都放完了，点着数，只有四百五十个，箱子还不十分满。能士又叫取水来注满了箱。那貂鼠在箱子里面，挤的仅能转动。能士盖上箱子，箱子外面装的有一个小把儿，能士把把儿摇动了一会。宝玉问道："这是个什么机关？"能士道："这箱子夹层里面装着制冰机，这稍为摇动几下，里面便有一半冰，还留一半水供他呼吸，他就可以存活了。"说罢，又取过两个软皮囊，把鰧鱼盛了，注满了水，缚住囊口。叫水手抬到杉舨上，别了众人，先渡到岸上，上飞车回动物院去了。

见士便叫水手下水，把鳅鱼解下，把绳端送到岸上，然后众人乘舢舨登岸，转盘、起重架一齐运动，把一条极大鳅鱼起上岸来。审验一番，实在大得可怕。能士皱眉道："这个往那里去制炼呢？并且带来的机器太小，药料太少，这回可难住了。"述起道："制炼的地方尽有，本学堂的操场尽可用得，只是机器、药料，难以设法。"见士道："且不管他，运到了操场再讲。只是怎么运法呢？"宝玉道："我们前回猎着大鹏，就拴在车底带来的，何不也用此法？"老少年道："这个太大了，只怕要多用几辆车才行呢。"述起便取出电话筒，叫学堂里放十辆飞车来。不一会到了，便指挥杂役人等，把鳅鱼拴起，逐段分拴在各车上。收拾了半天，方才妥当。宝玉又把前回解放大鹏鸟，飞车向上升窜的原故，告诉了众人，切嘱降尽了，才可解

放。众人一一领会。于是登车，开了升降机，合力把巨鳅移到操场里去放下。宝玉见太阳蒸晒，恐怕腐败，又叫人把浮珊瑚、寒翠石，分布在巨鳅身上。把白金丝绳网等，都着人送还船上。见士看着不能设法，坐了飞车，去寻他兄弟艺士去了。

老少年同述起商量，因试验过那貂鼠可以御寒，要叫了硝皮匠来，剥了皮，上了硝，缀成一件貂裘。并取小珊瑚十枝，寒翠石十块，进献给皇帝去。说："这个总算难得之物，皇帝春秋已高，冬夏得了这两件东西，也是卫生之一助。"述起听说，就极力赞成。绳武、宝玉自无异议。当下就叫了硝皮匠来，叫他算够了一件貂裘料子，拿了貂鼠去上硝。又拣了十枝珊瑚，十块寒翠石，叫巧匠来配了紫檀架子。

却说见士去了一天多，便同了他的兄弟艺士来了。彼此相见毕，艺士便叫在车上取了各种机器下来，搬到操场里去。安置停当，先开了收水机，把鳅鱼身上的水质收干净了，再用机器把药料灌了进去。弄了两天，方才妥帖，艺士作别去了。

再过一天，便由飞车把皮袋送来。又叫木匠做了许多木箱，把珊瑚、寒翠石及用不完的貂鼠和那海马，都装了起来。宝玉道："这里到文字区狠远，怎么运去呢？"述起道："这种笨重东西，只好由隧车装去。"宝玉问："什么叫隧车？"述起道："在地下开了隧道，行驶电车，所以省称叫隧车。"宝玉道："地底火车，曾听说外国有的，却没有见过。"述起笑道："那是安设轨道，限定时刻往来的，最是误人事。敝境这个不用轨道。那隧道开足五十丈宽，四通八达，一律平铺铁板，不用轨道。隧道两旁，都开设了车行，任客随时雇用。"宝玉道："不用轨道，不怕碰撞么？"述起道："隧车全用铁板做成，铁板上都过足了电气，拒离力极大。两车到了五尺之内，便互相拒住

不得相近，那里还会碰撞呢？”当下便差一名杂役，到隧车行里，叫个行伙来看了东西，议定了运价，便叫人把各箱子抬去。只有那鳅鱼不能运动，仍是用飞车带起，送到隧车行里。然后由行中人，设法运到隧道底下上车。见士也起身作别，自上飞车回去了。

述起等督着匠人，把貂皮硝好了，座子做好了，便叫书记拟定了一个进呈的启。宝玉道：“给皇上的，怎么用启？”述起道：“凡奏报公事的才用奏，条陈政事用疏。这种进呈的，只用启。”宝玉道：“为甚不用表呢？”述起道：“表是颂扬体，我们从崇实黜华以来，久不用了。”于是书记用了述起、绳武、宝玉、老少年四人名字，起了个启稿。给四人看过，方才誊正。一切工都完了，述起就差书记，赍了东西，坐了飞车，到中部礼字区去进呈。

此时宝玉早同老少年回到旅馆，商量又要出游。老少年问要到那里，宝玉道：“随便到那里都可以，我只想坐一回隧车。”老少年道：“坐隧车是极容易的事，只要有个方向才好去呀！不然，难道坐了车子混跑么？”宝玉道：“这两天燥热得狠，找个凉快点的地方去就好。”老少年道：“怕热容易得狠，就近到冬景公园里逛逛就是。”宝玉道：“冬景公园在那里，有多远呢？”老少年道：“这里去不过十里路，跨上飞车就到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天气热得狠，飞车飞高了更热。”老少年道：“一会儿的热，随便怎样也熬过了。我们且到公园一逛，顺便商量定了去处，就由那边雇隧车如何？那边就近有一家雇车行狠大的。”宝玉道：“如此去便了。”

商量已定，叫童子去雇了一辆小飞车，二人上得车来，司机人便把机轮展动。果然那车飞的不高，循着官道路径而行，一会儿就到了。老少年下车，却不到公园里去，带了宝玉先到

公园对门一家衣服铺子里，拣了两件羊裘。店伙道："今天园里酿雪呢，二位想未知道。羊裘只怕不够呀！"老少年道："那么换了貂裘罢！"店伙依言取出，拿包裹包好。老少年拿了，和宝玉同到园里来。宝玉一到园里，便觉得凉风习习，暑气全消。再前行数十步，便有深秋光景。树木丛杂，曲径纡回，绕过了一处松林，便觉得朔风扑面，不觉打了个寒噤，忙把貂裘穿上转出松林，只见怪石峨嵯，叠成山景。从山洞里踱了过去，便是万树梅花，冷香幽峭。宝玉摇头叹道："竟能造出世界外之世界。古人说'巧夺天工'，不图我今日身历其境。"一面叹息，信步行去。沿路上游人杂沓，都是为避暑而来。二人游了几处楼台，穿过几间亭阁，便觉得扑簌簌飞下几颗雪珠儿。抬头看时，已是彤云密布，满天雪意了。宝玉指着一个亭子道："我们且到那里去歇歇。"老少年道："前面竹林里挑着一幅酒帘，我们何妨去沽饮，就便赏雪，你看那雪已经下下来了。"宝玉便依言，穿到竹林那边去。只见林外三间茅屋，那酒帘就在茅屋门口竖出来。进了茅屋，转入后座，却并不是厅堂等屋。前面一湾流水，依着那流水盖了一道宽大长廊，屈屈曲曲的沿廊安了栏杆，布置得十分幽雅。

二人相对坐下，酒家便送上两杯温酒来，又送上两盏果液。宝玉道："此刻满天浓云，怎么我们方才在园外看他不见？难道才起了云，就下雪么？"老少年道："凡云不过是从地上升起的一股濛气，天然的云升的高，所以见的远。这里酿雪的云，其高不过百尺，外面被日光射住，所以看不见。"宝玉道："雪也能酿，真是奇事。"老少年道："还能酿雨呢！每酿一次雨，可以及到纵横五百里地方。所以敝境绝没有潦旱之灾。"宝玉道："既没有潦旱之灾，自然还能酿晴了？"老少年道："晴不能

酿，却能放。倘遇淫雨下的久了，便用飞车飞到空中，施放硝磺火药，把濛气炸开，天就晴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才进来时，在那松树林里，觉得一阵北风，甚是利害。想来风也能做了。”老少年道：“那不是风，不过是一股冷气。我们从热地上走来，陡然遇了冷气，所以觉得像风。其实风不必做，那风是随气候变化的，最没有一定。从雪地里吹过来的风，是冷的，从大炉上吹过来的风，是热的。无论什么风，他吹到了这里来，总是冷的了。”宝玉道：“遇了亢旱酿雨，淫潦放晴，这一笔款想也非轻，谁认出呢？”老少年道：“各区从前本来都设有善堂，专办振济。后来慢慢的百姓都富足起来，这善堂也用不着了。然而各善堂里都有存款产业，各区总汇起来也不少，都没有用处。要送给政府，政府以为取之无名，且国用充足，辞不肯受；要拿来办地方上公益之事，却又都被政府里办得千妥万当，无丝毫缺憾的了；要将来摊还从前捐助之人，各人又都以为这是已出之物，万无取回之理，所以一向空存着。这个款项，便愈积愈大。偶然一年要酿雨，众人商议报了政府，请政府筹款。后来想起这一项，就免了惊动政府，拨来应用，以后竟成了定例了。”宝玉叹道：“这样的政府，这样的百姓，那得不文明呢！”

老少年道：“我们酒已吃过三杯了，还是到那里去呢？商议定了，好去雇隧车。”宝玉道：“我们去看看工厂如何？”老少年道：“就先看工厂罢。艺士开的那工厂，我还没有见过。据说他和东方法两个，竭尽心力，改良的不少呢。”两人谈谈说说，外面的雪下大了，登时平地上积起了三寸多厚。宝玉猛然想起一处地方来。因说道：“我们且慢着看工艺，先到一个地方去。”老少年便问先到那里。

不知宝玉说出那里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

走隧道纵游奇境　　阅工厂快得大观

却说宝玉因为游了冬景公园，看见了雪，猛然想起那浮珊瑚、寒翠石聚在一处房子里，出了那些冷气，更不知冷成什么样子了。在船上不过几捆珊瑚，便冷的蓄水舱冻了冰；在操场上露天摆着，那操场上也变了隆冬一般；若把房子围住了，收蓄住那一股寒气，正不知怎样呢！我们何妨先去看看。想罢，便对老少年说知此意。老少年道："我们去看看也好，然而此刻不必去。且先到旁边去逛了，看见报纸上有了布告，再去不迟。"两人说定了，便离坐给了酒资，觅路出园。

宝玉道："这园子甚有邱壑，结构得极好。可笑我在上海看见一处什么味莼园，一片草地，上盖了一所房子，就要算是花园了。"老少年笑道："那还是文明国的式子呢，你敢笑他么？"说着又走到了松林里，再走了数十步，便觉热了。老少年引宝玉到一个亭子里去坐下，解开貂裘，坐了一会，又往外走。相离数十步，又有个亭子，二人又到里面去，卸下貂裘，徘徊了半晌，觉得像秋天新凉的天气。又出了亭子，慢慢往外走去。老少年道："这两个亭子，专预备游客出去时歇息换气候的。不然游冬园的时候，总是夏天，从这大冷的地方，一口气跑到了暑地上去，怕要受病呢！"说着，出了园门，便仍是赤日丽天，炎歊可畏。老少年走到衣服铺子里，还了貂裘，算了贳钱。宝玉

道："幸得这家铺子，不然怎样进去呢？"老少年道："要没有这铺子，只得望而却步的了，不然，就要从家里带了衣服来。"

当下二人走到一家隧车行里，说明要雇车到智字第一区。行伙问道："今天赶不到了，二位还是在车上住宿，晚上换人司车呢，还是在站上歇宿呢？"老少年道："我们没有要紧事，晚上住站罢。"说定了车价，付了钱，行伙便写了一张票纸，交给老少年，开了一个房门道："二位请罢。"二人便到房里去。原来这隧车行的规矩，接应客人的行，是开在地面上，说定了价，付过了钱，便到隧道里去。隧道里另外有店铺，有伙伴招待一切。

当下二人进得房门，便有人接着，请到里面，端了两把椅子，放在当中，请二人坐下，这人便去开动机器。二人便觉得有点微微震动，一会儿竟慢慢的落将下去，原来这个正是隧道口，开动的是个上落机。二人落了下去。宝玉但觉得四面漆黑，抬起头来，只见那隧门方方的一块亮光在顶上。约莫落下了五六丈光景，忽然间地火光明，照耀如同白日，已落在一间房子里。落到贴地时，便又有一个行伙来招呼，照了票子，配了一辆两人电车。老少年和宝玉出门登车，管机人也到了车上，开了电机，展动四轮，向前进发。

宝玉举目看时，那里像是个隧道，就和六街三市的夜景一般，灯火齐明。两旁一样是房屋，多半是车站、货仓，也有贩卖零物的店铺。地底纯是铁板铺成，两旁安设栏杆，栏杆之内，备人行走。十字路口矗起飞桥，乃是预备往来车多时，行路之人，即从飞桥上过渡，以免碰撞。抬头看顶上，一般的都是铁梁、铁架。约离半里光景，便有一个大洞，乃是通到地面，砌成烟囱一般，以为输出炭气，纳入养气之用的。往来的

车，风驰电掣般飞行如织，多半是载运货物的。宝玉道："怪道几次行经闹市上，只见有空手的行人，原来货物都在底下转运。真是一个世界，做成两个世界了。"老少年道："地面上的大行栈，多半在隧道之上，以便开了隧口，就在底下起造货仓，为往来堆积转运之用。"宝玉道："开了这么深的隧道，又是纵横如织，同地面官道一般，那阴沟又开在那里呢？"老少年道："阴沟有两处，地面上用的，在这隧道之上；隧道里用的，还在底下。"两人在车上谈谈说说，不觉到了戌初，车就停住了。管机人先下来，招呼二人到车站里去吃晚饭安歇。宝玉入到车站，见一般的高堂大厦，遂拣定了住房，吃过晚饭，二人同到外面散步。这车站的后面，也有个小小花园，虽不十分宽大，然而回廊曲径，位置整齐。园中树木旁边，都点了地火灯，灿烂得犹如火树银花一般。赏玩了一回，方才安歇。一宿无话。

次日早晨，用过早点，又上车起行。午牌时分，到了智字第一区，二人就在车站午饭，饭后方才坐了上落机，升到地面。出了车站，雇了一辆小飞车，到工厂里去。先投了名片，多艺士便请相见。二人说明要瞻仰贵厂的话，艺士谦逊道："弟深愧不能发明科学，一切都是东方法先生指点的。二位要看机器，弟当先介绍相见。"于是命人请东方法出来相见。礼毕，宝玉便道倾慕，东方法也自谦逊。寒暄已毕，便领路请二人同去看厂，艺士也相陪同去。

出了客座，便登飞车，约莫走了四五里，方才落下。路旁一座极大厂房，门额上大书"制衣厂"三个字。四人同步进去，宝玉留心看时，只见十分空旷，也说不出他有多大，只见纵横罗列的都是机器。东方法指着一面道："这边墙内便是棉花仓，墙上有一个大铁筒，仓里面另装机器，把棉花由筒口送出

来。"宝玉看时，果见棉花从筒口汩汩而出。旁边便是松花机，随出随松，松了又推到别副机上，并不用人力。到了那副机上，便分送到各纺纱机上去。每一个机上，用一个童子看着，便纺成纱。一面成了纱，便有机送到染机上去。各染机的颜色不同，青、黄、赤、绿、黑，各色俱备。染成了便由机器送到烘机上去，只在机上一过，那纱就干了。经过了烘机，便到织机上来。这织机并不是织布，却是织成衣服的。织成了衣服，便送到机上一个竹片架子上。那架子一翻，又翻到折叠机上，一件衣服便折好了。又另翻到一架机上，便有纸包好，往旁边一送，便有个纸匣接着，旁边一个人便取起纸匣。那机上又推出个纸匣来，第二件衣恰好包完送到，便又装在匣里。宝玉看着那棉花从仓里出来，直到织成衣服，包好装好，竟不曾经人动手，直到装好之后，才用人拿下来放到箱子里。各架机的大小、长短尺寸不同，那纸匣上都印定了尺寸字码，不能装乱的。宝玉心中十分叹羡，猛然想起，向老少年身上的衣服一看，果然也是天衣无缝的。因说道："贵境有了制衣厂，竟是可以不用缝工的了。"东方法道："现在还不能，只因那皮衣还没有想出法子用机器做，现在正研究这个法子呢！"又指着斜刺里一行机器道："这都是造纸的。先用竹头、木屑、破烂棉花之类，入药水缸融化，第二机漂净，第三机成纸，第四机烘干，第五机剪裁及上胶水，第六机成匣。这是第七机印字及送到槽内的。"又指着包衣那机道："这是从造纸第二机分过来的。第三机成薄纸，第四机研光，第五机剪裁，第六机照尺寸叠成纹路，这是第七机包衣，并送到装匣机内的。一路过来，也不用人力。这一路是做布衣的。"又带到那一边去看，却是做绸衣。无论长袍、短褥，莫不齐备。非但长短、大小尺寸每机不同，并且分

着厚薄。那薄如蝉翼的，便是夏衣；冬衣是厚及二分，又在衣底梳出丝绒。东方法道："这个能代棉衣，只可惜及不来皮衣的暖和。这边的机就同那做布衣一般，不过纺纱机改了缫丝罢了。"

看罢了出门，又坐飞车，到制枪厂去看。这个厂比制衣厂大上十倍都不止，那机器纵横安置，何止万千。宝玉不觉叹道："真正大观。"东方法道："自从舍亲华自立发明了电机无声枪炮之后，政府验过，便把全国应用枪炮，却委与舍亲办理。舍亲是终日研究新法，一经发明之后，都交与我仿造，所以又转委与我。这个厂是要供给全国枪枝枪弹的，所以大些。一切机器都没有什么奥妙，不过这里是本厂自炼钢、铁、铜、铅，送了矿石进来，便成了枪弹出去，较别国的厂家略胜一筹罢了。"

宝玉游览一遍，见所有机件，都是灵巧异常，又逐一请教。东方法有问必答，宝玉十分欢喜。看过了，又到一间小小厂房。东方法让到里面帐房里坐下。先自巡看了一遍，和众工匠问了好些话。艺士对宝玉道："这是考验厂。一切未曾十分发明的，都到这里试做。做的有了实验，然后另建厂房。"宝玉道："此刻试做的〔是〕什么呢？"艺士道："试造的许多种。这几天有一种水靴，只怕可以成功试验了。"

宝玉正要问什么水靴，东方法已巡毕回来，道："这件东西实在难，只怕这回做的还不能用。"宝玉道："请教是什么东西？"东方法道："家兄忽然发了一个奇想：他是医学专门，要研究一个制造聪明的法子，画了图来，叫做一副小机器。已经造了五个去了，都不合用。此刻又做第六个，只恐还不能用呢！"宝玉道："在外面也听说贵境大医家要制造聪明，不知这聪明怎能制造？"东方法笑道："这是家兄的狡狯，故意这么说，以动人

听闻的。这聪明是一件无影无踪的东西，如何制造得出来？大抵人的智愚，关乎脑筋的多少。他研究得了脑筋的原质，就把这原质合起来，研了细末，加入药料与及轻清之气，叫人拿来，当闻鼻烟般去闻。鼻窍通脑，这药通到脑上，借着脑中的热气，便成了脑筋，添补在上面，自然思想就富足了。"宝玉道："这真是奇想天开了。但不知可曾试验过？"东方法道："就因为他先造了些少，叫一个童子闻，用验脑镜测验，果然见那原质到了筋上，成了一丝脑筋。他才起了劲，要大做起来。"说罢，引宝玉等去看那小机器。原来只有二尺来方的一架，中间除了机轮之外，还嵌着许多玻璃器具、瓶管杯匣之类，不一而足。东方法指着道："这个匣是盛药料的，这个瓶是贮原质的，这个管是纳入清气的，那个管是输出浊气的。这边机轮动是调药，那边机轮动是把清气化入原质里面的。"宝玉只是啧啧称奇。

艺士又指旁边一处道："这就是做水靴的。"宝玉道："我方才要请教，这水靴有甚用处？"艺士道："穿了这靴，可在水面行走，并且行的甚快。"宝玉看时，那里是靴，却是两艘平底小船。七寸来宽，二尺来长，用白金做的船壳，里面无数的小机轮，中间有一个空处，恰是一只脚位大小。上面装上皮靴统子。艺士道："穿了下水，两脚入水不过一尺，这靴统长可及膝，扣紧了上面，水自不能灌进里面。机轮鼓动，在水面上，不烦举步，自能前进。前回做好试验过，因为转弯回头不大灵动，所以重新改良的。"

宝玉看见旁边一辆飞车，在那里装配，因问道："飞车久已有验的了，不知为甚还在这里安配？"东方法道："这是新近试做的，飞行极速。打算飞升起来，便赶着太阳走。譬如今天正午飞起，便往西依着太阳轨道去，一路赶着太阳都是正午，到明

天正午仍回到此地。”宝玉吐舌道:“竟是一昼夜环绕地球一周了。”老少年笑道:“这个车落成之后,我赠一个佳名。”东方法道:“请教什么佳名?”老少年不慌不忙，说出个名字来。

要知说的何名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

论竞争闲谈党派　借农桑引出军操

却说东方法问老少年送个什么名字，老少年道："《山海经》'夸父与日逐走'，这个车既是要赶着太阳走，倒可以叫做'夸父车'。"东方法道："这是断章取义。这一句的下文，那夸父并逐不到日的。我这个却要逐得到，如何好叫'夸父车'呢？"老少年道："李峤诗：'苍龙遥逐日，紫燕回追风。'就叫'苍龙'车也好。"东方法道："这是咏马诗，如何扯到车上来呢？"宝玉道："张文成《释迦像碑》：'骥从东道，方申逐日之功。鹏举北溟，皆戢摩霄之翼。'不如叫个'东骥'罢。"东方法笑道："猎了一个鹏还不够，还想猎第二个么？"一面说笑议论，正要再到别厂去看，忽听得半空中吼了三声钟，已交酉初放工了。众工匠鱼贯而出。东方法便让宝玉等上车，仍旧驶回客座，便留夜饭，开了客房留宿，以便明日再看各厂。从此宝玉在工厂耽搁了两三天，纵观各种鬼斧神工的制造，不住的啧啧称羡，深幸开了许多见识，不负此游。

忽然一天，多艺士拿了一张报纸，笑嘻嘻的走来道："原来你们打了海底猎，回来还进贡呢。"老少年道："怎么报上有了么？"艺士递了报纸过来。老少年和宝玉一同观看，只见上面一条，标题是"记君德"三个字。底下刻着：

某月日，内阁抄奉上谕：本日览某某等启，并进呈冰貂裘

一裘，浮珊瑚十枝，寒翠石十座。据称得自南极，冰貂虽于冰地御之亦温，瑚石溽暑置之而凉。朕验之瑚石良然。惟是卿等冒万险而获此，除分置博物、动物两院外，不自置用，而以归之于朕，朕受之亦复何安？使卿等获亿兆京垓之貂，缀为裘以衣被天下，朕亦何妨受此！今天下皆无而使朕独有，岂吾民皆不畏寒而朕独畏寒乎？朕倘受而衣之，更何颜以对诸臣民？瑚石亦然。然竟拒而不纳，未免有负卿当相爱之盛心，爰命玉人，截取翠石一角，留朕案头，以为卿等大功之纪念。余均交来使赍还，卿等其仍以分置博物院中，俾与我国民同增闻见。朕亦与有荣幸焉，钦此。

宝玉看了，不觉心中暗暗嗟叹道：有这样的皇帝，怪不得他们情愿专制了。而且那上谕的措词，何等谦抑！除了一个朕字，几几乎看不出是上谕来，足见这里是君民一德的盛治了。据此看来，果然立宪、共和也及不到他。

宝玉正呆呆的想着出神，忽听得老少年道："珊瑚、翠石都安置好了，我们可以去看了。"宝玉看那报纸时，果然刊了布告出来。便问老少年道："我们几时去呢？"老少年道："这里都看遍了，就可以去得。"宝玉道："那么说，今天就走罢。"艺士道："不知可还是坐飞车去？"宝玉道："天气热得狠，还是隧车风凉些。"艺士道："隧车今天赶不到了，路上又要耽搁一宿，不如明天走罢。明天早上动身，恰去赶到那里。"老少年、宝玉一齐称是。当日又看了几种小巧玲珑的机器。

夜来无事，便在园里散坐乘凉。宝玉夸说各种机器，艺士道："我们日夕研究，不过略有所得。只恐怕被别人争了先着，每年必派人到外国去，查考他们各种器械，幸而还不曾落后。"宝玉道："外国便不曾到过，然而他们输入中国的，也曾略为见

过一二，何尝及到这个来？”老少年道：“说来也好笑，去年一个朋友到美洲去，回来带了一张照片。照的是他们那里的空中飞艇。那照片，照的是一片黑影。分不出颜色，倒也罢了，那飞艇的款式更是可笑！艇的上面装上一个胆式的轻气球，卧放在艇上，艇的两旁装了四个翅式的帆篷。看他那样子，全靠气球上升，飞驶也要仗风力。听说他们还拿到会场上赛会呢！”艺士叹道：“这也难怪，他们的智识程度只有这点。譬如我们百年前头要想腾空，还不是仗气球么？就是我们五十年前的飞车，虽不仗气球，然而还是取象于鸟。不是那回碰坏了一辆，闹了事，只怕到今日我们也还不知改良呢！”宝玉道：“常听人说，没有党派，就没有竞争；没有竞争，就没有进步。贵境上下一心，自然没有党派了，何以进步又如此之速呢？”东方法道：“那是不相干的人不要好的话。处处要有人和他比较，才肯用心。没有人和他比较，就不肯用心。所以要靠着竞争，才有进步。不知就是没有竞争，只要时时存了个不自足的心，何尝没有进步呢！并且，我们何尝没有党派，不过党派不在自己家里罢了。”宝玉诧道：“不在自己家里，却在那里呢？”东方法道：“我们自己本国人联成了一党，那不同党派的，自然是外国了。若要竞争，便和外国人竞争，何尝没有竞争呢？可笑近来的人，开口便说同胞，闭口也说同胞，却在同胞当中分出多少党派，互相攻击，甚至互相诟骂。遇了知道自重的，不和他较量；他看见人家不理他，更是攻及人家私德，讦及人家隐事，自鸣得意。这种真是小人之尤，狗彘不若的东西。靠了这种党派，要求竞争进步，不过多两个小人罢了！有什么进步呢？我们自家合了全国，联了一党，和外国人竞争，那党派不更大？竞争不更烈？进步不更速么？至于本国的人，何尝没有意见不对的？但

是遇了意见不对的地方，彼此都互相讨论，大家剖心见腹的商量，务求归于一致，方才罢手。从来没有看见别人的宗旨和自家不对，便恣行攻击那种野蛮暴戾的举动。”

宝玉叹道:“所以能够上下一心，臻此盛治，未尝不自和气中来。”又问道:“昨天看见贵厂的总机器，那炉子烧的是地火。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还要请教。那飞车和水底船，与及舢舨之类，又不见烧煤，是烧什么的呢？”东方法道：“那种机器，只第一次用时，要烧一回火，蒸来气出，运动了机器，生出了电火，从此就借电火蒸气。蒸出气来，仍是运动机器，机器仍能发出电火。所以就周而复始，生生不已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了。此刻我们厂里，也打算改良，要用电火了。”宝玉道:“炉子里用的地火不亮，何以点灯的又那么亮呢？”东方法道：“那是灯头上配置好了化学药料的；没有药料，一样的不亮。”谈谈说说，夜色已深，方才安歇。一宿无话。

次日早起，老少年和宝玉别过东方法、多艺士，雇了隧车，到中部文字区而去。傍晚时候到了，出了隧道，到了博物院，见士接着相见。寒暄已毕，见士道:“二位从那里来？可曾回去过？”老少年道:“在智字区看了几天工厂。昨天看见贵院的布告，知道珊瑚等都安置好了，特地来看大才的布置。还没有回去过呢！”见士道:“二位冒了万险取来，区区的布置又何足道？前天述起有信来，问二位的踪迹。说政府里又赠了头等奖牌，请二位去领受呢。”宝玉道:“赍奖牌的使者，不知可是等着？要是等着，我们倒不可耽搁，要快点回去，免累得人家老等。”见士道:“述起已代领下了，慢慢的不要紧。二位要看珊瑚，请去看看，再来请用晚饭罢。”

说罢起身，引二人出了客座，到了宝藏。只见珊瑚林旁

边，已盖了一间大厂房，把那五色缤纷透明的合抱大珊瑚，都种在厂房里面。未曾走近，已觉得寒气森森。那海鳅就架在珊瑚树上，或高或低，盘旋曲折的装起来，大有夭矫欲动之势。宝玉道："这个布置，倒是合而为一，却也别致。只是这鳅鱼不合放在宝藏里面。"见士道："因为这鳅鱼，所以才盖了厂房挡雨。这个还是暂时草创，还要起造围墙，另标名字。因为这珊瑚冷得利害，我带了回来，便把那小的解下一块，锉成一寸见方，放在太阳地下试验，已经一丈广阔没有热气了，积聚了那些还了得么？此刻走近前去，多站一会，都熬不住。每天打扫的人，都穿了冬衣来动手，若到了冬天，还了得么？所以要用围墙围住了，墙上用不透气的木板护着，免得他寒气侵出来。"

三人速速的看了一会，方才回到客座。见士又道："敝院把那大珊瑚都留下了，寒翠石只留下一块，其余和那小珊瑚都分送到各处博物院去了。貂鼠也只留下一个，其余也都分开了。只有进呈颁回来的貂裘，和那二十座瑚石，都留在敝院，海马也在这里。今天晚了，等明天都看看罢。"宝玉道："不过因为那鳅鱼及珊瑚太大，看看布置罢了。那些还看什么呢？"当时晚饭既毕，二人就在博物院安歇一宵。

次日，即别了见士，仍坐了隧车回到强字区，到水师学堂里，见了述起。述起拿出书记赍回来的上谕，给二人看过。又拿出奖牌来。宝玉接过奖牌，只见比前回的又自不同。前回是圆的，这回是定胜式的，有一寸来长，七八分宽。当中用碎宝石镶了姓名，上面镶了"头等冒险勇士"六个字，底下也镶了好些宝石。却是细如蛛丝，看不清楚是花是字。只见老少年也拿了他自己的在那里细细观看，又向述起借显微镜。述起拿了出来，老少年对着镜子看了一会，递给宝玉。宝玉也拿自己的对着镜子

看，原来是一篇叙述海底游猎的记，夹叙夹议的，夸奖的了不得。对着镜子看，见那字有绿豆般大，再看看姓名三个字，却有碗口般大。便问述起道："这镜子有几倍呢？"述起道："这是我们平常用的，不过一万倍罢了。"宝玉吃惊道："那不是平常用的要几倍呢？"述起道："也有二三万倍的，也有五六万倍的，说不定。只是我总没有看见过十万倍的。听见说东方法那里有一个，不知确不确。"宝玉顿足道："可惜这句话听见得迟了，不然在那里时，倒可以问问。倘是有的，也多开一点眼界。"当下略谈数语，便辞了述起出来，雇了飞车，仍回旅馆。

此时宝玉熟了，没事时，便到闹市上去逛。忽然想起，我只管看这个市景，却没有看见过这里的野景，何不问问老少年呢？想罢，便寻着老少年，问要看看野景，当到那里去看？老少年道："看什么野景呢？"宝玉道："不过要看看农桑罢了。"老少年道："农桑各处都有，南部慈字区、东部仁字区最盛。那没有什么看头，同别处的都是一样，不过这里没有阡陌。"宝玉道："没有阡陌，怎样分得开谁的田土呢？"老少年道："有田之家，彼此都合了公司，同种同收。到稻熟时，按地亩多少均分就是了。"宝玉道："又何必如此呢？"老少年道："这里一切耕耨、播种、刈获都用机器，倘使用阡陌分开了，那就应了一句话：'地小不足以回旋'了。"说得宝玉一笑。老少年道："那野景没有什么看头，今天报纸上刊了陆军的布告，说后天大操，我们倒是去看陆军大操罢。"宝玉大喜道："如此更好，但不知在那里操？"老少年道："在北部中字区。那里是边防最要紧的地方，所以设了重镇。"宝玉道："人人都可以看得么？"老少年道："到了操时，还专派了职员，接待来宾呢。我们要看，不必

惊动他的职员。那一位陆军都督，复姓西门，名篯，表字子掌，是我的相熟朋友。我们只到他那里看，不更看得清楚么？”宝玉喜道：“如此更妙了。我们明天动身，不知多少时候可到？”老少年道：“坐了飞车，早起去，中上就可以到了。”于是，宝玉安排看操。

不知果去看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

品评风俗及娼优　　行军利品偏慈善

却说次日宝玉、老少年坐了飞车驶到忠字区来。到了大营，老少年投了名片，子掌便叫请，于是二人一同进去相见。老少年和宝玉介绍了，彼此礼毕。宝玉看子掌时，只见他生得燕颔鸢肩，仪状端正，却又温恭蕴藉，和气迎人。老少年叙明来意，又道："忝在相好，所以不惊动贵职员，专到麾下拜谒，乞恕冒昧。"子掌道："看操狠可以，只是将台上不便设客座，奈何？"老少年道："不便设客座，我们就扮两名小卒，在旁边站着看。"子掌道："岂有此理！不然，请二位穿了参谋的冠服，也可以看得，怎奈这是一年一次的大典，怎好儿戏从事呢？"老少年道："贵接待职员的地方，实在来宾太多。"子掌道："我另有一法，我本有一位私聘的书记，他明日没有事，我请他陪着二位看就是了。"老少年道："如此好极了。"

说话间，营中掌号司时器报午正，子掌便让二人同上飞车，到自己寓所吃午饭，便和那位私聘书记相见。那书记姓高，名攀，表字于天。彼此相见，通过姓名。饭后，子掌道："你二位且在这里请坐，于天陪着谈谈，我营里还要处分公事，晚上再谈罢。"老少年道："有事请便。"

子掌便别了出去，高于天便带二人到后面园子里一个水阁内坐下乘凉。宝玉道："此地人家差不多都有个园子，连隧道里

都有园子，真是难得。"老少年道："园子是人家万不可少的，全靠着他怡养性情，岂可以少得。除非认真穷苦人家，或者免了。"高于天道："也少了，今年的新调查，据说从今年正月起，没有园子的人家，比去年所调查的少了三分之二，再过两年，只怕可以举国一致了，不过园子的大小不能一律罢了。"宝玉道："怎么调查到园子上来呢？"老少年道："花草树木最有关于卫生的，所以政府也留心到此。"宝玉道："虽如此说，也足见贵境的地大了。"高于天道："这西北两边，近来开扩的地不少，都是荒凉无人的，政府里首先在这荒凉的地方，开了个大会场。于是，各国的人都来赛会，本国百姓自不消说来的不少了，登时就热闹起来。政府又把所有官地贱价卖给本国百姓，又开通了隧道，所以人人多有搬到这个地方来的，那人数就摊匀了。"宝玉道："那么说，此地的人，没有一处多一处少的了。"高于天道："那又不能说，南部慈字区，东部仁字区，两处都是农务极盛的，田土种的多，人未尝不少些。"老少年道："信字区全是互市场，人何尝不多些呢？只怕可以扯直了。"

说话间，童子送上解暑西瓜液。宝玉道："我到了好几处地方，看见用的都是童子，这又是何意？"老少年道："这都是贫家小孩子，读不起全日的书，只到半日学堂里去读，所以出来代人执役。也有上半天执役下半天读书的，也有下半天执役上半天读书的。"宝玉叹道："可谓好学也矣。"老少年道："敝境的风俗，不识字，不明公理，不修私德，都是人生第一耻辱的事。如何有了子弟不叫他读书呢！"宝玉道："可有个义塾呢？"老少年道："从前有的，近来没有了。当日会议这件事时狠费了些事，因为两种人两种意见，一种人说是义塾与别的慈善事业不同，关系教育，必要仍旧设立，以便贫民的；一种人说是义塾虽是慈

善事业，然而贫家子弟不费一文便可以入塾读书。一个人最怕的是有了倚赖性质，如设了义塾，便是从小就教他倚赖了，如何还能养出独立精神呢？这两种人细细的讨论，总讨论不出个真理、真是非来，只得启奏皇上，请皇上宸断。皇上召了百官，在御前会议，也议不出个道理来。后来有人上个条陈，说是义塾为贫民而设，在朝百官都不是贫民，纵勉强议定了，到底合贫民之意不合，还未可知。不如行文各区，叫一众贫民，各抒己见，到底应设应废，仍叫他们出主意。政府看赞成的多寡以定从违，方是道理。政府议准了这个条陈，便行文到各区去，叫现有子弟读书的贫民，各抒己见，写成说帖，各交与本区区长，汇送政府定夺。及至汇齐时，查阅一遍，却是主张废去的居了一大半。不过他主张废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自出学费读书，所费有限，政府立了义塾，教众人读书，其费必大，不如政府省了此费，仍由各人自备学费读书的利便。政府得了这个，恐怕贫民错会了意，又把两种人的意见写了出来，再行文出去，叫众贫民看了再议。谁知这回议了回来，竟全数是主张废的了，所以就依了众人之意，废了。政府省了这笔，经费无所用之，就拨做了各小学堂每年考试的奖赏。

宝玉道："可见得贵境的人，都是独立精神充足的了，实在可敬。但不知可有女学堂？"高于天笑道："没有女学堂，那女子到那里读书呢？"老少年道："天下生人，有男的，就有女的，总是男女各半。所以有一处男学堂，就有一处女学堂，那里好偏枯一边呢！"宝玉道："这里男女的界限严不严呢？"高于天道："什么叫男女界限？"老少年笑道："你生在长在这边，所以不曾知道。我是常常招接境外人的，他们常常谈及，所以我略知道些。"又对宝玉道："这里没有男女界限，固然没有那拉

手、搂抱、接吻的恶习，也没有那一定回避男子的形迹。男女相见，亦犹如男与男相见，女与女相见一般。”宝玉道：“既那么着，又何必要男女学堂分设呢？”老少年道：“那另有个道理。我们重的是德育，就德育而论，只有公德是男女一样的。至于私德，女子与男子就有点不同了。所以读的书，男女都不同，何况将来的专门学，又与男子迥别的呢？”宝玉道：“请教女子专门学些什么？”老少年道：“门类多得狠！女红之外，大约轻巧的工艺，都是女子学得多。近来，医学之中，也拨了儿科、妇科两种，归入女学专门。”宝玉道：“据这男女没有界限说来，那《礼经》上‘七年男女不同席’，与及男女‘不亲授’的礼法，都可以废了？”老少年道：“这里面，另是一个道理，大约文明未进化之时，淫乱之风，在所不免。所以圣人定礼以为防闲。不信，但看《国风》那淫奔之诗，十居七八，这就可想了。至于文明进化的时候，人人都有‘道德’两个字充满了心腹，那里还用得着这些呢？可笑那食古不化崇拜古人的，动不动就说唐虞三代之风不可及，他不过因为当日有了个尧舜文武罢了。须知尧只一个尧，舜只一个舜，文王也是一个，武王也是一个，未必当时百姓个个都是尧舜文武呀。莫说是淫风，譬如百姓，个个都是击壤老人，有了这些无识无知的百姓，有甚好处呢？当今之世，百姓都是如此，只怕这一国就要亡了。依我看还是唐虞以上的人，可以崇拜。”宝玉道：“这又是什么意思？”老少年道：“那时候制衣服、制宫室、制文字、尝百草、教稼穑、钻燧取火、作甲子、定岁时，都是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，还不可崇拜么？太古的人一切都做好了，到了尧舜就垂拱而天下平。须知他那个天下平，是古人同他平好了的。何以要崇拜唐虞三代，倒把太古的人忘了呢？”宝玉道：“我一向只恨那崇拜

外人的，却不道古人也不能崇拜。”老少年道：“这又不能一概而论，古人有可以崇拜的地方，何尝不要崇拜？不过总不要太腻了，动不动要说古人不可及罢了。”

宝玉道：“古人的事，且不要谈他。我们且讲今人，贵境人人都能自立，家给人足，至于境内没有乞丐。但不知还有妓家没有？”老少年摇头道：“谁肯去当这个！不要说是没有这种人，没有这种事，就是字典上‘娼、妓、嫖’三个字都是没有的。你可知道世界上有一个自命文明的国，国内有一所妓院，四面装的都是大镜，嫖客到时，先化上几文，那老鸨便按一下电铃，那妓女听见铃响，便推开了镜子做的门，来了二、三十个，个个都是一丝不挂的赤身露体，都滚在地下，互相搂抱，做出那百般的恶形怪状，叫什么看图样。嫖客看中意了，便和他到房里去。如是云云。那个床，都放在房当中，四面墙壁都开有小小的窟窿，外面任人观看，要看的又每人收若干钱。你想，这种国还自号文明，自从有‘文明’二字以来，只怕也不曾经过这种糟蹋。”

宝玉道：“妓家没有了，不知可有戏馆？”老少年笑道：“我们字典上也没有个‘伶’字，谁肯厚着脸皮去扮这个！有的是几套词曲，不过借此纪念古人。几位词曲家高兴时，便会同唱唱，也不过是陶情适性的意思，从没有拿这个卖钱的。”高于天问老少年道：“你两位谈些什么？我一点也不懂。”老少年笑对宝玉道：“如何！这位高先生竟然连我们谈的也不懂，可见得我不撒谎了。”又对高于天说明白了娼优的行径。高于天面红耳热的说道：“我常看见古人的记载，有这等事，以为是个讽世的寓言。又看见古人诗集里有什么‘赠歌者’、‘赠妓者’的题目，又以为古来有这等事，此刻总没有了。谁知世界上还有这些无耻之

人，真是咄咄怪事。”宝玉听了他的话，不觉暗暗称奇，想道：“我以为我的见识不广，谁知他的见识更狭呢！”

一席话，不觉谈到红日西斜，高于天又让二人仍到书房里去坐。酉正时候，子掌回来吃晚饭，饭后又去了，直到亥正方才回来。老少年迎着道：“可谓军事旁午了。”子掌笑道：“此刻亥正，快要交子了。这‘旁午’两个字，如果照字面解去，我还是旁子呢！”说罢大家一笑。子掌又道：“因为明日要操了，不能不预备些，所以觉着忙点，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事，空闲得狠。我空闲的时候，你总不来谈谈。”老少年道：“你空的时候，我何尝有空？这几天请了假，近日假期也差不多满了，恰好你这里操，我就顺便带了这位敝友来看看。”子掌道：“你们商量好看的地方没有？”高于天道：“没有呢。”老少年道：“我们坐了飞车，在空中慢慢的往来观看不好么？”子掌道：“明天不行。明天先操游击队，枪向上打，不要叫他们误打了一枪，不是顽的。我已经叫人在将台东边，高阜上面，搭了一个篷，桌椅都安置好了，明日到那里去看罢。”老少年道：“今年操几天？”子掌道：“一样的操三天，可是今年把阵法炮操并做了一天。第三天却操新练就的飞车队。”老少年道：“飞车，外人还没有，我们何必先要练这个队？还怕外人用飞车来犯境么？”子掌道：“何必要他有了我才练呢？并且外人也许他会做起来的，等他做成了，我才练，不怕迟了么？并且练就了，预备他们无理取闹时，也好放这个队，去兴师问罪。后天并且要试验东方德新发明的一种药水，倘使推测的准，这药水比那野蛮的绿气炮还利害，却又比绿气炮慈善，真是行军利品。”老少年道：“什么药水，又是利害，又是慈善，令人不解呀！”子掌道：“说出来好像难解，其实不过是蒙汗药。东方德他最恨的是医生动刀

针，因此兼恨他那蒙汗药，取来考验他究竟伤人不伤人。谁知考验出来，虽是伤人，却可以改良的，就把他改良了。只是没有用处，才想到拿来做行军利器。所以加重了力量，送来试验。等试验出来，你们就知道了。”老少年还要追问时，子掌已告辞进内安歇去了。

要知究是何药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

演飞车云端列阵　　制奇炮电术通神

却说子掌因为次日有事，夜色已深，所以不及久谈，先进去睡了。次日清晨，高于天陪了老少年、宝玉吃过早点，便带了童子，到操场上去。果然将台东首，高阜之上，搭了一个布篷，篷里面安排桌椅，虽然是个暂局，却也十分整齐。宝玉看时，只见将台上高树帅旗，西门篚身被戎服，早已高坐堂皇。两旁的参谋官、指挥官，与及一切副参游守，一律的甲胄鲜明，身佩刀剑。营里兵卒，排了队伍，按着次序，都到了操场上面。将台两旁的军队，齐奏军乐。排列已定，指挥官手执令旗，迎风招展。传下号令，便有几名杂役抬出一个倚枪的栏杆，放在操场当中，又抬出两大箩石子。督队官唱声口号，军队当中便步出了一排五名兵士，走到栏杆旁边，把枪倚在栏杆上，各人在大箩里面拾了一块碎石，向空抛去。抛起石子之后，才拿起枪来向石子打去。飕的一声，都打着了。这排兵士便依然擎枪绕到本队之后。前队又上来一排，照前操演。宝玉只看的目定口呆。此时早有十多辆飞车，高挂回避旗，飞向四面阻挡往来车辆，以免误伤。宝玉道："这种准头，是怎样练就的？真是令人佩服。"老少年道："这个准(直)头，讲手法，以手为眼的了。要拿眼睛看准头，那里来得及。"高于天道："这个自然就同抛东西一般。试拿一样东西往上抛起，再拿手去接，那双

眼睛再不要看手，只要看那东西落下，那一只手自然而然会接着的。我们终身由之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。这个准头，就是推广这个抛物接物的道理，神而明之，练出来的。”宝玉只是呆呆的看着那些军士一排一排的操过来，竟是没有一个失手打不中的，嘴里不住的叫“奇怪”！高于天道：“这操的固然是纯熟，可知都督看操的本事更大呢！一排五个人之中，虽然站在一处，你看他抛上去的石子，都是参差不齐，高低不定的。打出去的枪子，自然跟着石子。我们的眼睛不过看着那石子有枪子打着没有，知道他中不中罢了。那双眼睛那里还有工夫去看他放枪，那里分得开那一颗子是谁放的？都督却分得十分清楚，一经有打不中的，他马上就指出那兵士来。”宝玉听说，试把眼睛看那兵士，等到他放出枪子来，那眼睛连忙跟着看上去，那里来得及？一连看了十多排，都是如此。不觉笑道：“果然是难看得出来。”操到午牌时分，便传令暂行停操归队。有两个童子提了篮送饭来吃，三人对坐吃罢。宝玉抬头，看见赤日丽天，异常炎热，因说道：“何以拣了这种热天才操呢？”高于天道：每年都是冬夏两操，正要这些兵士历练寒暑，以备将来有出境的战事，不怕走到寒带、热带底下，都无所碍。”宝玉看那兵士虽然停了操，却还是列着队伍，一个个都拿了一根小皮管，在那里吸，因问道：“他们吸什么呢？”高于天道：“他们吃饭呢。身上带的皮袋便是粮食，这根皮管是那皮袋上的。”宝玉道：“那一皮袋能盛多少粮食？”高于天道：“这一袋便是五天粮食。”老少年道：“看了这个，那古人的行兵营里面还要用灶，未免太笨了！”宝玉道：“岂但是笨，看那小说上说的，埋锅造饭，营里打了灶，出起队来，还要带着锅走呢！”说话之际，已经交了未初，军乐齐奏，指挥官传下号令，仍旧开操。一到了酉正，

方才停止。

三人回到子掌寓所。宝玉道:“今日说是操游击队,我看倒像是操猎户。”高于天道:“这个本来是由猎户教出来的。当日初讲整军经武时,便有人上了条陈,说猎户的放鸟枪,不讲眼法,只讲手法,准头极好,可以招了各猎户,编了营伍,作为游击队。当时还有人笑这上条陈的荒唐。我们这位都督的尊公,名镇,表字静伯,那时正当练兵大臣,看了条陈,深以为然。怎奈猎户不多,编不了几营,因变通了这个法子,只招他们来当教习。此刻逐渐推广,教成了三万人,分布到各边防地方。遇了战事,大营兵士是上阵对垒,这一班却是三个人一队,五个人一队,分散各处。探缉敌兵,得隙即攻的,所以叫做游击队。”宝玉道:“今天所操的,共有多少人?”高于天道:“各路的一齐都调到了,今天所操便是三万人。此刻操完了,又各归防次去了。”三人晚饭之后,又乘了一回凉,方才安歇。这一夜子掌并没有回寓。

次日操阵法及炮操,高于天又陪着二人看了一天。第三天是操飞车队。宝玉绝早就起来,约了老少年、高于天去看。高于天道:“此刻还未到卯正,未免太早。”宝玉道:“我要看那些兵士上车呢。”高于天道:“那里看得见?车队都不在这里,要等号令才来呢。我们吃了点心去罢。”便叫童子拿点心来吃了,三人一同到操场上去。将台上静悄悄的,还没有人。坐了一会,忽听得一声军乐,乐声响处,帅字旗早已扯起,迎风招展。子掌率领数十员参谋指挥,及大小武员,同登将台。军乐停止,将台上交下两个花炮,两名传令兵士接在手里,取火一齐把药线燃着。轰的一声,两个花炮齐窜到空中去了。又听得訇的一声,花炮炸开,飞出两面旗子来。一面是飞龙青牙旗,一面是白底绣彪旗。宝玉心中暗想:这是日本花炮,我在上海

看见过的。好好的操兵，怎么顽起这个来。想犹未了，忽见四面空中，旌旗招展的来了一队飞车，东面也来了一队，彼此都是列成阵势。宝玉方才省悟，那花炮是个号令。再看那两队飞车，离地约有五十尺高低，一字儿对面排开。车的前面，都用钢板装成垛般的护身板，两面对放起枪来。宝玉吃惊道："怎么认真放起枪来，不怕伤人么？"高于天道："那枪炮弹都是用橡树胶做的，打不伤人。弹上涂了白粉，打着的便有一点白痕。倘使打着了要害，在人便算死了，在车便算坏了，不能再上阵，以此定个输赢。"宝玉听说，抬头再看，果见那车上的护身板有几处着了白点。两队车在空中左右盘旋，忽高忽下，枪炮齐发，如临大敌。每一队车约有五十辆，战的五花八门，各有阵势。西面的车，忽然排成一字往后飞退，东面车队便排作人字形向前追赶。看看赶上，西面车队突然回旗反鼓，两面围将过来。东面车队正在向前飞驶，一时收止不住，被他四面围住了，一时枪炮齐施。东面车队抵敌不住，一齐落下，停在操场上，西面车队便在空中耀武扬威。忽然半空中的枪炮弹雨点般下来，西面车队措手不及，被打的个个受伤，只得一齐落下。原来，东面车队里有五辆飞车，到了围急的时候，四面挂了障形玻璃，直向上面飞驶，俯视一切。见自家车队败绩，便降下来，在西面车队上，一齐往下放枪。登高临下，枪无虚发，因此转败为胜。既胜之后，也落在操场上。领队官到将台上缴令，子掌分付仍旧各归防次。两员领队官鞠躬辞退，仍驾飞车，各督本队分头去了。将台上又发下两个花炮，放起了，飞出红黑二旗。一会儿，南北两面各有一队飞车到了。两阵对圆，枪炮并举。左旋右转，酣战了半天，彼此都不肯认败。子掌便传令停战，落下来，由指挥官查点。北车受弹较多，南车

受弹少，而南军受弹又比北军多，算了个平战。两员领队官，也各督本队去下。

时已午正，子掌率领各员吃饭休息，宝玉等也吃过饭，在那里议论飞车队的事。宝玉道："那些无稽的小说，往往说神说怪，说什么云端大战，不图今日我亲眼见了这实事。"老少年道："云端大战是见了实事了，还欠一样斗法宝，什么飞刀、捆仙索之类，我看将来也要据了这个理想，见诸实验呢。"高于天道："那都是冥幻想象的，怎么能实验？"老少年道："那腾空驾雾，不是冥幻想象么？怎么做出飞车来，居然实行呢？"宝玉道："那回我们在礼让庄放下大鹏鸟时，那车子没命的飞升，足足到了六千五百尺，方才停住，只怕云端里也不过这么高低罢？"高于天道："可惜未曾留一个人在底下看着，到底还看得见不？"宝玉道："据说上头没有空气，我们多咱带了制造空气的机器，到上头去看看。侥幸到得一个星球上，也可以考究考究，到底那里有世界没有，不然，总是个理想，徒托空言，没有实据。"老少年道："早就有人想到了，不然办了。因为到了没有空气的地方，便是真空，电气到了真空的地方便要发火，制造空气，只能把窗门关紧了，人在里面自制自吸，断不能放到外面来。那车的机轮，一切都是用电的，岂不要全车发火？因此不敢轻举妄动，不然，早就有人上去了。"宝玉道："总要设法能上去便好，不然，总是个闷葫芦。"

高于天道："不要说了，看操罢！"忽听得一阵军乐声音，将台上下却不见一人。远望大营里面，平地里起了五个花炮，旗分五色，跟着便起了一大队飞车。当中一辆车，头挂了飞龙黄旗，中间桅上飘着帅字旗，驶到操场上面，宝玉便知子掌也上了飞车了。一转瞬间，东、南、西、北四面的车队都到了。帅

车上，升起令旗，各归队伍，列成阵势，操了一回枪炮。宝玉道："电机枪炮没有声音的真妙。不然，这枪炮的声音，耳也要震聋了。"老少年道："岂但没有声音的好，也亏得没有烟焰，倘是有烟的，几炮一放，就烟雾漫天的，那里还看得见车！"宝玉道："那才认真是腾云驾雾呢！"

正说话间，忽然帅车上飘下一阵极细的水花下来，顺着南风，飘到大营里去。车队里飞出一辆车来，上面插着医字旗，直驶到大营落下。这边车队便往上飞升。宝玉等三人抬着头看，只见他愈上愈高，愈高愈小，仍然是排着阵势。忽的一下，高的看不见了，围着操场看的百姓，一齐拍掌，声如雷动。许久仍不见下来。看看那上去的有两个多时辰了，宝玉道："莫不都到了空气之外了？"高于天道："倘到了真空界上便齑粉了。"老少年呆呆的望着西面，指道："这个时候有雁？"宝玉照着所指看去，果然见有两行雁。定睛看了一会，是向这边飞来的。高于天道："那里是雁，就是那飞车队回来。"说话时，果然愈来愈近，一会都到了。帅车上把令旗高扯，各车队一时分头散去，子掌所领的车队，也落下操场。子掌率领众官，下车登台，正要发令，忽然东南角上，有两辆飞车风驰电掣而来，到了操场落下。车上走下一个人，走到将台旁边，怀中取出一封信，递与传令兵士，兵士送到台上，呈与子掌。子掌拆开看了，面有喜色，传令叫了那人上台问话。问答了几句，便下来了。宝玉看得纳闷，暗想：操得好好的，这个人不知来打什么岔。只见那人下台时，便走到车旁边，招呼车上人，把一个木箱子取下来。那辆车上取下一箱，来人便七手八脚把箱开了，取出好些零碎机件，就在将台底下安配。安配好了，又在那箱子里取出一尊炮来，看看那炮，非但宝玉呆了，老少年称奇道

怪，便是高于天常跟着陆军都督的，军火自然见得多，他见了这个炮，也是莫名其妙。

不知到底是一尊什么炮，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

奇器发明偏谈仁术　　壮游已遍拟访文明

原来这尊炮，是东方法和多艺士、华自立三个人萃精会神，费尽脑力，研究出来的一尊神奇电炮。除了各种发电机轮系用钢铁金类做的，那一个炮身，却非金非石，用极纯净玻璃做成。你想，他们没有见过的人，怎么不要大惊小怪呢？

且说这尊炮做成之后，他三位博士便联名写了一封信，送与陆军都督西门笎。信内述明用法，且说明这等炮非但无烟无声，并且无炮弹。那及远的力量，只要没有阻挡，地平线上都可以打到的。派了一名工师送炮来，顺便赍了信来投递，就叫那工师当场装配试验。知道这三天之内陆军大操，因此赶着今天送到。子掌接了信，自是欢喜，忙叫装配起来。一面传令车队，先驶回大营；一面传令在操场尽处，竖立一枝高竿，两旁插了回避旗。那看操的人，见了旗，自然都走开了。当下装配完备，子掌又传令缚一个猪来，用绳扯足挂在高竿头上，子掌亲自下座观看试炮。只见那工师看准了准线，炮口对着那猪，用手拿着那机器上的把儿，摇了一转，却是无声无臭的，既无所闻，又无所见。工师叫人把挂的猪放下时，早已着电死了。看的众人一齐愕然。内中也有几个不大信的，以为这猪是被绑死的罢了，那里有变把戏般，便可以弄死他的？子掌心中也有点诧异，又叫缚一个牛来，也拉到竿上，叫工师再打。工师取

了准线，那个牛被吊在上面，在那里一面嘶吼，一面挣扎。这边工师把机器一摇，登时立刻就僵了。同看的人这才信服了，拍掌之声，雷动起来。工师又在箱里取出一枝棍来，说道："这是避电棍。"子掌接棍在手看时，就同古人用的枪一般，是木头做成的，外面蒙了一层软瓷，棍头上装了一根一尺来长的铁条，共约有一丈来长，便问怎么用法。工师叫再取一个牛来，先把这棍横缚在牛身上，然后缚了四蹄，叫人把牛竖吊在高竿上面，对子掌道："这便任打，打那牛不着了。"子掌不信，亲自取了准线，摇动机器，果然打不着，便命放下。工师道："这根棍尖的铁，是吸铁做的，这种电气放出去，跟着他的吸力走，那准线便斜了，电都被吸去了。这是防备别国人仿了这个炮的法子去，便好做这个来避他。"子掌道："这个炮到底能打多远，考察过么？"工师道："也曾算过，却算不出来，只怕是无远弗届的。"说罢，把转盘摇动，将炮口提起，取了六十度的斜线，再摇动电机。大众抬头注目，往上观看，忽见空中起了一道火光，犹如闪电一般，工师道："这是电气射到空气之外，所以发出火光。"华先生说："春夏天的闪电，也是电气在真空界上发火。"说罢，又摇了几摇，只见空中电光闪铄，犹如万道金蛇。子掌大喜，便率领众官，带着工师，到大营里，给了回信，工师自去。

高于天也同老少年、宝玉回寓。此时，三人都不曾知道那炮的妙用，只有互相猜议。直到晚上，交了子初，子掌回寓，三人迎着，争先问讯，子掌便把炮的功用，详细说了。三人莫不啧啧称奇。宝玉道："这个那里是炮，简直是一个射电筒。"子掌道："这东西好便好，只是未免太不仁了。陆战还好，若是水战，那战船无非钢铁之类，都是传电之物，一经打着了，满船发电，不知船上的人是

什么情形呢？”宝玉道：“到了开战时候，还要讲仁心、仁术，那就难了。”子掌道：“不然，虽然两国失和，便是仇敌，然而总是人类对人类。若只管贪功取胜，恣意杀戮，在临阵时，自然便忘了同类相残的，忍心暴动。试问一作局外人想，眼见得因一时之气，伤残同类，岂不是不仁之甚么？”宝玉道：“敌忾同仇的时候，要施行仁术，到底是个难题。”子掌道：“一定要施行仁术呢！是我们这位东方德先生新发明的。然而未曾发明之先，也应该要堂堂正正的见仗。纵使有杀戮，也是堂堂正正杀的。近来那些残忍之国，用尽了那种刻毒心思，做成了一种氯气炮，把氯气藏在炮弹里，一弹放出去，炸开来不知要死多少人。可笑他做成之后，又装出那假惺惺的面目，说是禁用的，等到见仗时，他不能取胜，又拿来用了，偏又有多少解说，什么权时用一次罢了。做了这种残忍之事，他还要说文明呢！”宝玉道：“新发明的仁术是什么东西呢？”子掌道：“就是那天未曾说完的那一种蒙汗药水，我今天才试演了。洒了一点到大营里，果然众兵一齐蒙住了。医生跟着下去，用了解药方才苏醒。将来行军，单用这一品，就可以把敌人全数生擒活捉过来，不伤一命，岂不是个仁术么？然而这东西极难用，必要测得准风力，才能施用。自然，没有风的时候，可以醍醐灌顶的浇下去。遇了有风时候，必要在上风头洒落。然而风有大小，飞车升的有高低，路的相去有远近，必要把风力设法测得准了，方才妥当。我此刻在五十尺以上，测算起来，还有点把握，再高就测不准了。”宝玉叹道：“不料科学发明，有如此神用，简直可以不加一矢，以定天下的了。”子掌道：“其实我们政府要发下个号令来吞并各国，不是我说句大话，不消几时，都可以平定了。政府也未尝无此意，只有东方文明老先生不肯。他

当了五十年政权，去年告退隐林下。他生平的大愿，是组织成一个真文明国，专和那假文明国反对，等他们看了自愧，跟着我们学那真文明，那就可以不动刀兵，教成一个文明世界了。”宝玉道：“这位老先生愿以身为世界师，真了不得。怎得见他一面便好。”老少年道：“你要见容易。他为人和蔼非常，最喜欢见客，谈锋又好。此刻操也看完了，明日我们便去看他。”子掌道：“你二位盘桓几天去。头两天我公事忙，不曾好好的谈得。此刻我公事完了，连奏报大操的折子、申报政府的文书都发了。我何必那么忙呢？不过为的办妥了，我们可以痛快谈两天，你们又何苦急急要走呢？今天我要早点歇歇，明日再谈罢。”说着辞了要进去，忽然又站住，在衣袋里取出一样东西，放在桌子上道：“你几位试猜猜，是个什么？”放下便进去了。

三人齐来看时，却是用线扎着一小束干草，那草同木贼草差不多，不过木贼草是空心的，他是实心的，看了都不懂得是什么，便不做理会，各去安歇了。一宿无话。

次日，宝玉要行，子掌苦苦留住。是日，只到营里料理了几件日行公事，便回寓和老少年、宝玉谈天，无非是谈些韬钤方略。傍晚时候，那赍奏使者已经回来了，带回上谕一道。因为子掌又督练了飞车队，加了个飞将军的名号。老少年道：“这飞将军的头衔，是特创的。”子掌道：“我虽然督练好了，却不便兼充这个，明日还是辞了，请政府另派一个都督才对。”宝玉道：“只一天一夜工夫，就回来了。有了这种飞车，连缩地法都用不着了。”子掌道：“这个算什么！我们昨天操飞车队，你们知道到那里走了一趟？”高于天道：“来回约莫三个时辰，这一去是个半时辰的工夫，走得到那里！”子掌道：“我昨夜留下的那束草呢？”高于天在抽屉里取了出来道：“正是，我们都

不懂是什么呢。"子掌道："我恐怕你们不信，所以取了这个来做个凭据。这是阿刺伯人擦牙的草。"宝玉伸出舌头来道："昨天到了阿刺伯了？"子掌道："算定正西去，是要到土耳其的。半路上偶然偏了一偏南，便跑到阿刺伯去。我把车落下，恰好一班土人在那里卖这个，见我从空而下，都当我是天神，一齐罗拜。我想拿点信据回来，给了他们两罐军中粮食，拿了他一扎草。"宝玉道："从空而下的，也无怪他们惊为天神。"子掌道："野蛮未开，他的人遇了不曾经见的，总是天神。从前西班牙伐墨西哥的时候，只用了十来匹马队，那墨西哥向来不出马的，那些土人见了，不知他是人骑马，只当他是生成的半人半畜，就惊为天神。及至闻他们放炮，又以为是天神驱使雷部。这才可笑呢！"说罢，便叫人去请了大营书记来，叫他起折稿，辞飞将军之职，另简飞车队都督。宝玉等留了两天，便辞了子掌而去。

宝玉闻得南部信字区，是互市场，便央老少年同到那边去游览，老少年应允了。同坐飞车，径向南去。那车正飞驶时，老少年忽叫停下。司机人依言，慢慢降了下去，在一片空场停住。宝玉在车上一望，只见黄云遍地，正是麦熟。老少年道："前两天你说要看野景，所以下来看看。这里正是慈字区南部树艺最盛的地方。"宝玉放眼四望，极目无际的全是麦田，问道："麦子四月已经收了，此刻何以又有麦？"老少年道："敝境地质改良了，无论稻麦，都是一季一熟，一年四熟。"看了一回，方把车升起，离地约二十来尺，缓缓飞驶，经过好些树林。宝玉留心看时，也有各种果木，也有桑林，也有柳林，也有橡林。因问道："桑林自然是养蚕了，橡树或者取胶，那柳树种来作什么呢？"老少年道："也是养蚕的。"宝玉讶道："蚕还吃

柳、橡么？”老少年道：“柳有柳蚕，橡有橡蚕，世人不知，都叫他做野蚕。喜事的人拿了野茧来缫丝，缫出来粗的了不得，就说他没用。不知他自生自长，在树上没有人去整理，结茧的时候，只附在树叶上结，自然粗了。我们设法取了种，也和养桑蚕一般养起来，还不是一样么？不过丝光差点罢了。世人都弃了这一种大利，真是可惜。”宝玉道：“橡蚕我不知道。柳蚕成了蛾之后，不是狠大的翅膀，会飞的么？”老少年道：“世人不肯养柳蚕，只怕也是为的这个，恐怕蛾飞跑了，留不下种。不知养柳蚕要设一个蛾房，四壁糊上纸，蚕茧就放在房里。他破茧而出，也飞不到房外去，下种就都下在纸上了。”一面说话，一面也看的够了，便叫把车升高，开了快车，直驶到信字区落下。

这个互市场的总理是东方英，所有一切进出口的货物，都要到他那里注册。他逐年比较盈亏，手底下用了一百员考察员，分派到各国去考察各处的人情嗜好，随时报告。东方英得了报告，便分告各家工厂。因此公事十分忙碌，除了休息日，不肯会客。老少年、宝玉不便去访他，只在六街三市上游玩。真是琛赆梯航，万商云集。市上一间商品陈列所，二人进去看时，当中陈设的是本境土造物，两旁的是洋货。宝玉逐一看去，说也奇怪，他当日在上海时，到了洋货店里，便觉得光怪陆离，如入山阴道上，目不暇给。到了这里，见那土造的东西，没有一件不是清静雅洁的。看了那光怪陆离的洋货，倒觉得俗不可耐了。看了一番，仍到街上去逛了两遍，便到隧车行里，雇了隧车，要去访东方文明。

不知访了东方文明又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九回

故人遇合饮酒陶情　　医学昌明驻颜益寿

却说宝玉自从到了文明境界以来，一处处都游历遍了。一切生平闻所未闻的，都闻了；见所未见的，都见了。因为久仰东方文明的大名，便约了老少年同坐了隧车，到东部仁字第一区去探访。及至车到时，时候已经晚了。宝玉因为他是个退老的大臣，又是年高有德的，便兼是头一次拜访，时在昏暮，未免不敬，因在车站上借住了一宿。

次日清晨，便和老少年两个一同到他寓所，投了名片。东方文明忙叫快请，二人便走到客座。宝玉正要拱揖，东方文明早抢步过来，执着手道："世兄别来无恙？"宝玉愕然道："久仰老先生大名，专诚拜谒，自以为初仰丰采，却不知从何处曾侍教过来？"文明执着手让坐毕，始说道："暌隔多年，或者世兄一时忘了，过后自会想起。"宝玉满腹狐疑，自念生平再没有老头子的朋友。细看他生得须发如银，眉长目细，唇红齿白，无异少年。反复思寻，再也想他不起。文明又道："故人远来不易，恰好今日是休息日，儿婿辈都回来定省，当令其陪侍痛饮一天，以叙别情。"宝玉更是弄得无言可对。老少年道："贾君因为慕老先生大名，特来拜谒，不期倒是旧识。"宝玉道："近日访西门都督，说起老先生愿自立真文明之法则，俾假文明之国有所取法，将以身里世界祭酒，所以特来瞻仰，快聆高

论。实想不起从何处曾侍大教。”文明叹道：“谈何容易。老夫执掌政柄，当国五十年，经营缔造以有今日。尚有多少未酬之愿，正不知望谁可继志。儿辈又都资力科学，无暇及此。现在执政诸公，我虽同他们说过，又大都恐怕因此开了兵衅迟疑未发。倘老夫此愿得酬之后，或者世界可有文明之望。”老少年道：“不知老先生有何大愿？”文明道：“世界上凡是戴发含齿，圆颅方趾的，莫非是人类，不过偶有一二处教化未开，所以智愚不等。自上天至仁之心视之，何一种人非天所赋？此时红、黑、棕各种人，久沉于水火之中，受尽虐待，行将灭种。老夫每一念及，行坐为之不安。同是人类，彼族何以独遭不幸！每想设法出之于水火，登之于衽席，无奈事体既远且大，总未曾筹得一个善法。”老少年道：“一干涉到此事，恐怕不能免战祸了。”宝玉道：“闻说美洲释放黑奴之后，那班黑人无以觅食，转徙流离，饿殍相望，倒不如为奴时的饱暖。生就了至愚的性质，只怕也不容易提挈得起来。”文明道：“老夫所以说此事既远且大，正是为此。出之于水火之后，还要代他筹一个衽席，方能了事。若徒出之于水火，待他自寻衽席，他便寻衽席不得，必至于再落水火而后已。不然，只要挟了兵力，脱离他的羁绊，何尝不可？无奈同他脱了羁绊之后，还要设法教育他，开他的智识，教得他具了自立的资格，方算大功告成呢。”宝玉道：“这般说更难了。”文明道：“拿眼睛看人，最要辨别真假。倘使不是这里的真文明发达了，那些假文明之国，到此时还拿那文明面具欺人呢。就美洲释放黑奴而论，单看表面，岂不是文明举动、慈善事业？岂知那发起人却别具深心。他一心只望做总统，无奈举他的人少，他才异想天开，提倡释放黑奴。以为此辈一经释放，得立于平等、自由地位，必定感

我释放之恩，且又有了选举权，将来举总统时，一定要举我的了。谁知那黑人蠢如鹿豕，释放之后，无以为生，反不如从前当奴才的好。岂但不感他，还要恨他呢。”

说话之间，东方英等弟兄三个，陆续都来家定省，华自立也带了妻子东方美来省丈人。文明道：“今日有远客在此，你们都来相见。我近来颇厌寂寞，难得故人过我，你们都陪着痛饮一天。”子婿辈都一一答应。文明又叫子女等都叫宝玉“世叔”，宝玉益发局促不安，暗想：这个老头子真是奇怪，我何尝见过他来，一定要说我是旧识。他儿子的胡子也狠长了，何必要叫我世叔呢？问他，他又不肯说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又想道：我且不管他，谅来断不是恶意。一面想，一面看他弟兄三个，除东方法是见过的，其余那两个，一样的都是生得一表堂堂，英姿飒爽。东方美温厚和平，自然庄重。只有华自立生就的一张焦黄脸儿，却不是病容。那焦黄当中，还是容光可鉴，浓眉大目，气象凛然。当下东方英等一面色笑承欢，一面应酬宾客，东方美也是落落大方，固然没有那轻浮样子，却也毫不羞缩，一样的应酬、说话。非但他自己不像以女子自居，就是同他对坐的人，也忘了他是个女子。老少年、宝玉和东方英谈谈商务，和东方法、华自立谈谈各种技艺，和东方德谈谈医理，又问问有什么新发明。东方德道：“医学新发明的，只有制造聪明散，已经告成。此刻我要研究两个法子，但不知做得到做不到，只可以尽了我的才力做去。倘使我毕生研究不出来，只可以待后起的了。”宝玉问研究什么，东方德道：“我想人生最不幸的是死，然而人人都逃不了一死。打算研究出一个不死之法来。人生最受累的是食，无论何等大事，非吃饱了不能办。这吃饭又狠耽搁时候，每吃一顿饭，总要一刻时候。一天只算吃

两顿，一年积算起来，单是吃饭的工夫，就占了九十个时辰，要耽搁了多少事？所以又打算研究一个不食之法。”宝玉道：“不食不死，岂非成了仙么？”东方德道：“我就因为相传那个道家服气长生之法，起初以为是个理想、寓言，及看看古人载籍，又似不尽诞妄，所以才发念研究。但是古人纵有此法，也不过是一人心得，秘不肯传。我是打算研究得了，普及众人的。”老少年道：“只管不死，不要有人满之患么？”东方德道：“只怕能得着了不死之法之后，便不生子了。不信，你但看古来所有讲仙讲道的书，何尝载有仙道生子的？古人虽未必想得到这一层，然而也可见得是个天然理想。”宝玉道：“果能如此，不是仙，倒是佛呢。”老少年道：“怎么是佛？”宝玉笑道：“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，不是出在佛经的么？”又问道：“方才老先生说，打算把那红、黑、棕各种人，都拯于水火，登诸衽席，但是苦于那些人愚蠢，怕难施教育。既有了制造聪明的法子，何不就拿来医他们呢？”东方德道：“这可不行。我这个制造聪明散，是当鼻烟闻了，可以滋长脑筋。脑筋多了，自然思想富足。其功用不过是助人思想，总要先有了思想的人，用了方能见功。他们那种全无思想之人，虽用了，也不见效。所以这东西，文明人用了，可以助长文明，野蛮人用了，又可以助长野蛮。那红、黑等人的思想，无非是一个懒字，若用了这个，他越发要想法子去懒了。”说的众人一笑。文明叹道：“我这要救红、黑人的思想，也是舍近图远，舍己从人，其实我们同种的堕入野蛮水火之中的不少呢。老夫当日未曾筹及此事，是一个极大的憾事。偏偏儿辈又都趋入科学一门，于政治上都不留心，此愿只能望小孙辈代偿的了。”

谈说之间问起，才知道东方文明已是孙曾绕膝。孙子东

方文、东方武、东方韬、东方钤，外孙华务本等，都在政府受有专职。曾孙东方新、东方盛、东方振、东方兴、东方锐、东方勇、东方猛、东方威，与及外曾孙华日进、华日新等，都已普通毕业，各就专门大学堂读书。元孙东方大同、东方大治，外元孙华抚夷等，都在幼稚园里受教育。至于各女眷，都在各女学堂里当教习。此时暑假，本要回家侍奉文明，文明因为他们终年辛苦，才得这一月来的休息，便叫他们都出去避暑，各图适意，免在家中拘束，并且年老之人也乐于清静。内中有几房媳妇，要略尽孝思，文明也再三摧他们去避暑，说："你们若不依我，便负了我爱惜你们的盛心。"各媳妇只得都去了，三五天才回来省视一次。几个曾孙在学堂里，虽是暑假，却还在学堂自修，并未回家表过不提。

且说当下已饮过了十多杯酒，喜得这里的酒吃了不醉，不过越吃心里越觉得快活，大有心痒难爬光景。更兼过酒的都是果液，纵使多吃，也不觉饱胀。文明因问起宝玉从何处来，宝玉就把要到自由村寻薛蟠，和山东路上遇了强盗的话说了一遍。文明道："薛文起肯住的地方，又由刘学笙引进，他又夸美了，这个去处，如何去得？至于将入敝境时，要先历一番劫运，也是天演的定例。"宝玉道："老先生也认得薛舍亲么？"文明道："会便没有会过，久闻大名了。"宝玉心中又是纳闷，暗想：这位老头子语言闪铄，今日可要闷死我了。正在纳闷时，忽然一阵酒气涌上心来，登时觉得十分快活，把闷气全都忘了。文明又道："世兄一定要到自由村，这里东去二十里，有一个村，也叫自由村，是老夫昔年钓游之地，明日可以到那边逛逛，只怕比文起住的地方总好些。"说罢，又殷勤劝酒。这天足足的饮了一天。到薄暮时，东方英等陆续都辞去了。文明

道："老夫习静惯了，难得今天闹了一天。倘不是故人远来，儿辈回家省视，不过略谈些家常，我便打发他们走了。"宝玉道："醉酒饱德，感何可言。但是曾从何处侍教过，委实茫然不觉，还望老先生明示。"文明笑道："世兄今夕且在此下榻，细细的想一想，果然想不起来，明日再当奉告。"又叫童子收拾客房，以备二位安歇。才及上灯时分，文明便道："老夫年耄，习惯早睡，恕失陪了。二位请谈谈再安置罢。"说着，便告辞进内去了。

宝玉道："我因为久仰这位老先生大名，特来晋谒，要快聆大教，以开茅塞。不料，反多了两个疑团。"老少年问那两个疑团，宝玉道："第一件，他如何认得我？我何以总想不起来。"老少年道："或者你忘记了，一时想不起来，也未可定。"宝玉道："别的可以不记得，我生平不曾结识过有胡子的朋友，这总记得的。"老少年拈髭微笑道："我呢？"宝玉也笑道："你便是头一个。"老少年道："还有一个什么疑团？"宝玉道："他的三位少君，看着不过像四十岁的人，那位小姐，更是未曾满三十，怎么都有了曾孙了？这是几岁上生子的？"老少年道："驻颜之法，世上还传有许多药方，这又何足为奇？"宝玉道："这不过是欺人之说罢了。"老少年道："你现成见的怎么是欺人？不过古人驻颜之方是用药，这里都是普及的。所以平常饮食之品都有驻颜之功。初行的时候，我们境内的老者，没有一个不返老还童呢。不信，你试验自己。你到了敝境有几天，身体觉得怎样了？"宝玉细细一想，果然近日走路轻健的了不得，身上也长了好些气力。猎大鹏那回，还觉着有点乏，海底猎那回，竟是气力愈用愈多了，因说道："身体不错是好些，然而面目何以都会不老起来？这个有点不足信。"老少年道："你看我有

几岁？"宝玉道："顶多不过四十内外罢了。"老少年大笑起来，说出一句话，害宝玉吃了一大惊。

不知他说出什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回

入梦境文明先兆　　新石头演义告成

却说宝玉只看老少年年纪在四十内外，老少年大笑道："恰好猜了个畸零也。"宝玉吃了一大惊，便问："怎么讲？"老少年道："贱齿今年虚度一百四十岁了。"宝玉摇头不信，老少年笑道："我又不捐官考试，何必瞒年纪呢？"宝玉也笑道："捐官考试，只有少报几岁，没有多报几岁的。"老少年道："其实并不稀奇，将来别国学了我们的医学，也一样可以驻颜益寿的。一个人，不过靠着精神、血气以生，只要能设法调理得血气不枯竭，精神常充足就是了。须知人的寿命长短，正是医学精粗的凭据。像那种自己本国人的寿命和人家一样，就先要夸说自己的医学如何精微，人家的如何粗糙，那才可笑呢！"宝玉听了这一百多岁不足为奇的话，越觉得心神彷佛起来。

老少年道："我的假期明日要满了，先要回去销假。你到那里呢？"宝玉道："我要到自由村，去瞻仰文明老先生的老宅。"老少年道："那么明日要暂别了。早点安歇罢，明日好早点起来。"于是各人就榻安歇。

宝玉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起来坐了一回，重复睡下。正要朦胧睡着，只见童子拿了一封信来，说道："来人立等回信。"宝玉看那封面时，写得清清楚楚的：送文明境界，东部仁字第一区，东方寓内，交贾某云云，却是吴伯惠的笔迹。

暗想：他何以知道我在这里呢？拆开看时，内中却是要请宝玉即刻回上海，有要紧事的话。宝玉问童子道："来人呢？"童子道："在外面。"宝玉起身到外面去，却是黄福。黄福见了宝玉，便走前两步，请了个安，道："敝上请老爷就到上海一转，有要紧事。"宝玉道："你等我雇了个飞车去。"黄福道："不必飞车，已备马在这里了。"宝玉看时，果然有两匹马在那里，便跨上了马，黄福也上马相随。撒开辔头，那马便追风逐电而去。过了几处高山，历尽许多荆棘，走到一处海边，看见泊着一艘轮船。宝玉勒住马，要想上轮船去，谁知黄福那匹马收勒不住，径蹿到海里。宝玉大惊，正要呼救，忽见黄福回头招手，原来那匹马入到海里，却在海面上翻波踏浪的向前驰骤。宝玉大喜，也纵辔跟去，果然这匹马也是一样在海面上走。心中暗暗想道：从前听见人说，千里马渡水、登山如履平地，我只不信，原来是真正有的。

两匹马跑了许久，便到了上海。吴伯惠欢喜迎接，说了好些别后的话，宝玉便问有什么紧要事，伯惠笑道："并没有要紧事，不过许久不见了，请你来会会谈谈，并且同你去各处游历。"宝玉道："我自从到了文明境界，一切都叹观止了，再游历什么呢？"伯惠道："你原来不知道，自从你走了之后，出了好些新闻。两宫回銮之后，次第举行新政，一切都同戊戌那年差不多。不过戊戌那年是雷厉风行，这回是慢腾腾的举动，所以不甚见效。忽然为了美国人禁止华工入境的约，到了改约之期，中国商界、学界的人，因为他名是禁工，实系要禁绝中国人，所以商量了一个抵制之法，相戒不用美货。由上海倡起，各省各埠一齐响应，没有一处不开会、演说。一连几个月内，没有一天不是函电交驰的。这事传到了北京，政府里听见这个消息，便知道中国民气

可用。适值又有人上了条陈，说照这样模糊影响的行新政，是不能见效的。必要立宪，方才有用。不然，但看日俄交战，日本国小而胜，俄国国大而败。日本人并不曾有什么以小敌大的本领，不过是一个立宪，一个专制。这回战事不算以小胜大，只算以立宪胜专制罢了。这个条陈上去，朝廷也感悟了，思量要立宪，只是没个下手处。于是就派了五位大臣，出洋考察宪政。五位大臣分头出洋，去了多时，把各国一切窍要，都查考明白了。在京里设了个宪政局，五位大臣每日到局，各把考来的宪法互相比较。这条英国的好，便用英国的；那条日本的好，便用日本的。还有不合中国用的，便删了去。各国还没有，中国不能少的，就添出来。斟酌尽善了，便布了宪政。果然立宪的功效，非常神速，不到几时，中国就全国改观了。此刻的上海，你道还是从前的上海么？大不相同了。治外法权也收回来了，上海城也拆了，城里及南市都开了商场，一直通到制造局旁边。吴淞的商场也热闹起来了，浦东开了会场，此刻正在那里开万国博览大会。我请你来，第一件是为这个。这万国博览大会，是极难遇着的，不可不看看。第二件是看万国和平会。此刻和平会被各国公议到中国来办，举中国皇帝做会长。北京永定门外，已经盖了一所极大极大的会场。这里博览会开过之后，便是和平会第一次开会。我们看过博览会，便到北京去走一次。”宝玉恍恍惚惚的道：“中国也有今日么？”伯惠道：“我们看博览会罢。”说着，拉了宝玉出去。一出门外便是会场，各国分了地址，盖了房屋，陈列各种货物。中国自己各省也分别盖了会场，十分热闹，稀奇古怪的制造品，也说不尽多少。宝玉正在那里看中国官书局新出版的书，忽见东方文明在前面。宝玉撂下了书，要去和他说话，谁知就不见了。俯仰之间，觉

得身子在轮船上，那轮船走的十分快捷。看看两岸，全是高大房屋，烟囱如林，不觉自言自语道："这是那里呢？向来没有到过。"忽听得伯惠在背后道："这里是扬子江呀！"宝玉回头问道："长江两面，那里有许多房屋？"伯惠道："你还不知道呢？此刻从吴淞起，一直到汉口，两岸全是中国厂家，接连不断的了。"一转眼间，船已到了汉口。不知怎样，那身子却又在火车上面。那火车走的风驰电掣一般，两旁桑林、茶林、稻田、麦田都好像往后飞驶。众人纷纷下车，宝玉也下了车。抬头一看，路旁一所极大的房子，房子前面一片空场。空场上竖了一枝插天高的旗杆，挂着一面飞龙黄旗，迎风招展。另外有一根长绳，从旗杆顶直连到房顶上，沿绳挂着五洲万国的国旗。看那房子门口时，凿了"万国和平会"五个字，都用飞金铺了，映着日光，十分耀目。宝玉便踱了进去，只见里面设了一个大会场，中国、外国的人坐满场上，也不知有多少人。坐了半天，还是寂寂无声。忽听得一阵铃响，耳边有人悄悄的说道："主席的上台了，这便是中国皇帝。"宝玉回头一看，正是伯惠和他说话。正要答时，忽听得一阵鼓掌之声如雷震耳。忙向台上看时，讲席上站着的却是东方文明，演说道："今日万国和平会开会之第一日，蒙各国公举朕为会长。各国或皇帝亲临或派大员代表，都在此莅会。朕忝为会长，当先宣布宗旨，待各国君长、大员共商办法。此会既名和平会，当就以和平为宗旨。然而开此和平会，求何等之和平，不得不言布明白。和平会不仅求万国国家和平而已，单求国家和平，是国际上问题，范围未免太小，达于极点，不过免兵衅而已。此和平会当为全球人类求和平，而各国政府，当担负其保护和平之责任。如红色种、黑色种、棕色种，各种人均当平等相待，不得凌虐其政府及其国民。此为人

类自为保护，永免苛虐。如彼族程度或有不及，凡我文明各国，无论个人、社会：对于此等无知识之人，均有诱掖教育之责任。”宝玉听到此处，不觉鼓掌，合场的人也掌声雷动。主席的又道：“不得以彼为异族、异种，恃我强盛，任意欺凌！故自此次开会之后，当消灭强权主义，实行和平主义。”合场上下一齐鼓掌。宝玉鼓掌不已，又要顿足。谁知一顿足，却脚踏了空，一落千丈，两眼登时昏黑，吓的一身冷汗。勉强睁开双眼看时，原来还睡在东方文明家里客房里面的床上，竟是一场大梦。

看看司时器，已是寅正一刻，天还没十分大亮。觉得燥热，便起来到外面乘凉。走到外面，谁知东方文明已经起来了，在院子里看荷花。宝玉道：“老先生好早。”文明道：“老夫自习静以来，一向早睡早起。世兄何以也如此之早？”宝玉道：“偶然醒了，便起来。像老先生这等早起，也难得呢。”两人就在院子里瓷凳上坐着对谈。文明道：“世兄夜来可想得着何处与老夫会过？”宝玉道：“委实想不起，还祈明示。”文明叹道：“那一年令祖母史太君仙逝之后，在热丧里面，世兄可曾会过什么客来？”宝玉回头一想道：“没有会什么客。”文明道：“再想想可有什么亲友投到府上？”宝玉再四的想了一回道：“只有金陵甄家投到。”文明道：“那就是了。那时世翁在苫次，藉草坐地。我们相会，不便高坐。世翁还体谅卑幼，回避出去，让我们谈天呢。怎么就忘了？”宝玉大惊道：“那是甄世兄呀！怎么就是老先生，又复姓东方？”文明道：“东方是老夫本姓。初因甄氏无嗣，承祧过去。后来甄氏自生了儿子，我便归了家。那一年相见时，老夫说了几句经济话，世兄便面有不满之色。那时老夫便知世兄不是同调。不期一别若干年，又得相会。然而世兄是无忧无虑，

从不识不知处过来，所以任凭历了几世几劫，仍是本来面目。老夫经营缔造了一生，到此时便苍颜鹤发，所以相见就不认得了。”宝玉听了如梦初醒，暗想：他不提起，我把前事尽都忘了。我本来要酬我这补天之愿，方才出来，不料功名事业，一切都被他全占了，我又成了虚愿了。此刻不如且到自由村去，托在他庇荫之下罢。正这么想着，老少年也起来了。栉沐盥洗过后，老少年要回去销假，宝玉也要到自由村，遂一同别过东方文明出来，各雇一辆飞车。宝玉握着老少年的手道："萍水相逢，多承提挈，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日再见。弟有一物，谨以持赠，虽非至宝，倒也罕有的，非玉、非石，乃弟受生时含于口内带来的。足下或留以自玩，或送至博物院，任听尊便。”说罢，把"通灵宝玉"递过去，老少年接了，再三称奇道谢。原来，贾宝玉因为补天之愿已被甄宝玉占了头筹，留下此物，非徒无用，而且不免睹物伤情，不如不见的好，所以慷慨赠了老少年，自上飞车向自由村去了。

老少年受了那"通灵宝玉"，不胜惊怪。上了飞车，沿路把玩。只因天气炎热，便开了车窗，将身凭在窗口纳凉，手中仍旧把玩那通灵宝玉。不料偶一失手，那通灵宝玉直跌下去。老少年忙叫降下去，一面把眼睁着看那玉，只见他越跌下去越大，直跌到一个山凹里去，分明看得清楚。飞车到山脚下停住了，老少年认得这座山，系在东部仁字第十万区内，山名灵台方寸山。走到山凹里看时，现出一个山洞，洞口上凿了"斜月三星洞"五个字，也是老少年常到之地。寻那通灵宝玉时，那里寻得着，便连影子也没了。只见洞口竖着一块峨嵯怪石，生得玲珑剔透，窍窍相通，石面是一抹平的，平面上凿了许多字。老少年看时，却是一篇绝世奇文，约有十二三万言光景。暗想，

这等一篇奇文却藏之深山，无人可见，未免可惜了。我何不抄了下来，公之于世呢？无奈身边没有纸笔，便忙忙的坐了飞车，到市上去买了来。再看石面时，那一篇奇文后面，又添出一首歌来，歌曰：

方寸之间兮有台曰灵，方寸之形兮斜月三星。中有物兮通灵，通灵兮蕴日月之精英。戴发兮含齿，蒿目时艰兮触发其热诚。悲复悲兮世事，哀复哀兮后生。补天乏术兮岁不我与，群鼠满目兮恣其纵横。吾欲吾耳之无闻兮，吾耳其能听！吾欲吾目之无睹兮，吾目其不瞑！气郁郁而不得抒兮吾宁暗以死，付稗史兮以鸣其不平。

老少年一并抄了下来，带了回去。要想付之梨枣行世，又恐怕那篇奇文深奥，人家不能全懂。被那一孔之儒见了，又要以意臆度，字训句诂，胡说乱道，反失了真。于是除了日间办公事之外，夜静时便取那篇奇文过来，照他的意思，改成演义体裁，纯用白话，以冀雅俗共赏，取名就叫《新石头记》。从此，女娲氏用剩的那一块石就从大荒山青埂峰下，搬到文明境界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去了。看官如果不信，且请亲到那里去一看，便知在下的并非说谎。然而，必要热心血诚，爱种爱国之君子，萃精会神，保全国粹之丈夫，方能走得到，看得见。若是吃粪媚外的人，纵使让他走到了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，也全然看不见那篇奇文。你道为何？原来那篇奇文是预备丈夫读，不预备奴隶读；预备君子读，不预备小人读。所以，那吃粪媚外的奴隶、小人，到了那里，那石面上便幻出几行蟹行斜上的字，写的是：

All Foreigners thou shalt worship;

Be always in sincere friendship.

This the way to get bread to eat and money to sp end.
And upon this thy family's living will depend;
There's one thing nobody can guess:
Thy countrymen thou canst oppress.①

(本篇校点者：苏　越　责任编委：周榕芳)

①译文的意思是：
你崇拜所有的洋人，
老会显出诚挚的神情。
这是获得面包与金钱的妙法，
且一家人靠此为生。
只是一件事没能想到：
你的同胞无法容忍。

糊涂世界

目　录

序

“举世皆浊，何不掘其泥而扬其波？众人皆醉，何不铺其糟而啜其醨？”是以糊涂教人者；“不知许事，且食蛤蜊”，是以糊涂教己者。古之君子，唯恐人之不糊涂，与己之不糊涂，而发为诗歌，见于谈论，佩如弦韦，勒若箴铭，洵知几之达人，保身之明哲哉！叔季以降，唐宋而还，本浑噩之遗，继混沌之后，君于人者曰：“天下饥，食肉糜。”臣于人者曰：“不识字，更快活。”驯至今日，则更麻木达于脏腑，冥顽中其膏肓，可惊，可诧，可笑，可叹。守株待兔之举，视若不二法门；覆蕉寻鹿之徒，尊为无上妙品。行之既久，靡然从风。名山大川之间，赤县神州之外，无远勿届，不期而然。上者为朝，则所谓贤士大夫，皆专其心于饮食男女之中，肆其志于肥甘轻暖之内，舍此二者，一物不知。若后乘之载刍灵，若当场之弄木偶。下者为野，不为鹿豕，即为豚鱼。与谈兴废，犹考钟鼓以享爰居；与论治乱，犹取仁义以教禽兽。欢于其上如彼，观于其下如此，谓之为老大之国，野蛮之乡，自是定评，实非过论。善哉！茧叟本之著书，其情事则相喻于微，其议论则能见其大。昔者大禹铸鼎，遂穷九幽；温峤然犀，因烛百怪，对勘互较，殆出一辙。夫东坡说鬼，遂兴无稽之谈；干宝搜神，乃张异端之焰。是书不落科臼，独辟畦町，游神于非想、非非想之天，析理无名、

第　一　回

移孝作忠伦常大变　　量材器使皇路飞腾

话说湖南官场，同时有三位出色人员，都是抚台跟前顶红的人。抚台姓黄，江西人。三个红人，一唤任承仁，一唤俞洪宝，一唤李才雄，三个人都是候补知县。任承仁新近从那里交卸回来，抚台极赏识他，曾经保过送部引见。俞、李二位是一直跟着抚台，办过几年文案；李才雄现又兼当土药局的差使。

有天，任承仁穿了衣帽来拜俞洪宝，却好李才雄也在那里。任承仁进来，看见李才雄皱着眉头坐在那里，呆呆的样子。任承仁心里有点奇怪，也不便问他，先同俞洪宝谈了几句心，慢慢的说到家务。任承仁就题起，他有个过继的娘，因为在家里没有人养活，大远的奔了来找我，既然来了，安分守己的吃碗现成饭罢了。脾气又不好，时常在家里闹脾气。再照这样闹下去，我可有点受不住了、不是我让他，就是他让我。俞洪保道："这算什么大事？他因为没有儿子养活，所以才承继到你。你公馆里亦不少这一碗饭。你让他些，过几年死了，送他一口薄皮棺材也就是了。你要现在一定撵他出去，他情急了，或是告你一状，就算辨得清，倒要耽误了你正经(紧)事，那可不犯着，你又何必同这个孤寡老太婆呕什么气呢？"任承仁想了一想，到也不错。

他们说了一回话，看看这位李才雄是坐立不安，不住的唉

声叹气。任承仁熬不住了，便问俞洪宝道："李老哥为何这样没精打采的？"俞洪宝道："你不知道，李老哥丁了忧了。但是他老哥的家道，你是晓得的，如果再把差使丢了，叫他怎样过呢？他这个总办土药局的事虽然不好，在他也还将就敷衍，要再没有这个差使，更不得了，所以在这里难受。"任承仁道："论理这土药局的事，又不是地方官，就是丁忧的，连下去打什么紧？"俞洪宝道："却是没有这个道理。"任承仁道："什么道理不道理，这叫做恩出自上罢哩！我倒有一个法子想。"俞洪宝、李才雄就异口同声的问道："请教大才，有什么法子？"任承仁道："里头有位史巡捕，是抚台极红的人，说的话是捷于影响的，可就是爱两个钱。我们去走一趟，探探他的口气，就托他去想法子去。如果有点意思，拼得送他几百银子，把这个差使留下。李老哥固然是不无小补，就是我们，在省里也多个地方走走，岂不甚妙？"俞洪宝道："好，好！"任承仁道："既你们也以为好，他丁忧多日了，亦不便耽搁，我们要赶紧才好。"说完，就招呼李才雄在家里等他，又拉着俞洪宝道："我们去碰碰再说。"李才雄当时说了一句费心。

当时，俞洪宝同着任承仁，一直来到史巡捕房里。史巡捕让他们坐下，说了一回闲话，才提起李才雄的事来；说到要想法子求连差的话。史巡捕此时嘴里正含着一口茶，手里捧着水烟袋，睁着一双眼睛呆呆的一回，才把这口茶咽下去，腾出嘴来说道："这个不容易。"任承仁道："并不是弟等多事，实因为李哥的家道太寒，要是就这样阁三年，那直捷要他的命了！"史巡捕道："他家道虽寒，省城里比他家道寒的还多着哩！"任承仁又道："李哥一向亏累，现在又出了丧事，用钱多，要有这个差事，还可以拉拢拉拢，就是外面张罗，也还容易。要就是这

样下来，直截便是一条死路。老哥热肠古道，我们是一向钦佩的。他这桩事，只要老哥高抬贵手，他就过去了。我也晓得你老哥是没有不可怜他的，你说的话都是呕着人玩耍。不然，老哥一定不肯帮他的忙，可不就毁了他吗？”一面说着，便走到史巡捕耳朵边，低低的说了几句。史巡捕道：“不是这么说，我们既是一向有交情，没有不帮忙的。不过这件事，我还得找我里头一个朋友出一把力。但我同他有交情，我的朋友同他没有交情，况且也不晓得他这个人。这个当中，兄弟固然是格外出力，老弟你是晓得的，明人不说暗话。况且他又是个违例的事，那个肯轻轻的放过去呢？”任承仁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都包在我身上就是。”就把手指在史巡捕袖子里一比道：“这个数目可好？”史巡捕笑了一笑道：“论起来也不算少，但我可是没有权的，事情我去办，碰他的运气罢。这件事不是我不够朋友，但是，这里头转了一个湾子，就狠不容易了，难道我还来想好处、赚扣头不成？”任承仁、俞洪宝连忙陪笑道：“笑话！老哥太多疑了！”史巡捕道：“我去办办看，晚上叫任老弟来听回信罢！”俞洪宝道：“我也同来。”史巡捕道：“玩不得！我这里只有一个任老弟来惯了的，没有人查问，要是别人夜里来，风声就闹出去了。反正都是为朋友，一样的赤心。你千万不必来，不但没有好处，恐怕还要惹是非。”俞洪宝答应着，当时同了任承仁出来，一径回寓告知李才雄。李才雄晓得是有点意思了，但也还不晓得史巡捕要多少钱的话。

一直等到第二天晚上，任承仁来了，摇摇头道：“好利害！好利害！”俞洪宝、李才雄忙问：“怎么样了？”任承仁道：“他是大张狮口，说你的差使一年有两千多银子，他问你要一半。此外，还要你在要紧的地方，找个人对抚台说一下子，这算是挂

挂帘子的事。”李才雄听了，呆呆的一言不发。倒是俞洪宝道：“论起这个差使来，一连就是三年，化上一二千银子，也没有什么不值得。但是李哥一时拿不出来奈何？”任承仁道：“李老哥去凑凑，〔看〕凑到多少。要是少些的时候，我们大家能帮一帮忙最好，等李哥慢慢的腾出来还罢。”俞洪宝道：“看来也只好如此。但是这个事已经两天了，也该报出去了。”任承仁道：“不妨。李老哥赶紧找人去挂帘子去，要紧等把帘子挂好，再报出去不迟。”李才雄道：“抚台头一个红人就算是首府，我平常也狠应酬他。但是个嘴馋的人，要求他事，总要请他吃饭。我是已在衰经之中，不便请客，如何是好？”任承仁道：“你不要拘〔泥〕，正经事要紧。你今天就发帖，请他明天晚上，我同俞哥做陪客，也好相帮你说几句。你只管办理，那个人来说你？”当时李才雄便写了请帖，夹着手本，打发人送过去。又叫厨子备办顶好的酒席，明晚请首府，只要菜办得好，钱是不论多少。厨子听见不计较钱的生意，自然欢喜，连忙就去备办。任承仁又到李才雄家去，重新叫他把字画挂起来，把素的依旧换掉。忙忙碌碌，收拾了一回。

正在那里点缀，送请单的却回来了，说是大人有病，请了三天假，明天不能来，叫把原帖带回。李才雄听了，把一团高兴冰冷的了，叹口气道：“我就如此倒楣！”任承仁道：“还有一个法子，你去写好一封夹单递进去，他看见了，亦就明白。等他上院去，没有不替你设法的。况且你请他，他也晓得的了。”李才雄道：“也不晓得是什么病？”回来的人道：“听说招了凉，伤风咳嗽，并没有什么大病，过两天就要消假的。”任承仁道：“事不宜迟，你依着我去做。老史那里，先要把钱交过去；要是不能如数，六成是要先给的。下余我去对他说，问我们两人要就

是了。等老哥把差使混下去，慢慢的去给他，难道老哥还会叫兄弟为难么？”李才雄道：“只要缓口气，少却是万不会少的。非但不会少，老大哥替我出了这一番力，再要叫老大哥为难，那还能算是人么？但是首府这个夹单，还要老大哥费神斟酌一下。”任承仁道：“我是于文墨一道，大大的外行，你，你还是找老俞罢！”又说了一回闲话，任承仁便立起身来道：“老史的数目，我就去答应他分两期，一期先付，一期事成之后两个月再付。万一他要利钱，为数有限，也就答应他了。”李才雄道：“自然，自然，你看着办罢。我心里没有主见，你怎么说怎么好。你这番回护我的心，我难道还不晓得？你直截看着办，不必同我商议了。总而言之，只要事情成功，我是无不恪遵台命的。”说着，作了一个揖道：“费心！费心！”任承仁晓得他不会变卦的了，就装出一番大义凛然的样子来，说了几句义可干云的话，就出来上轿回家去了。李才雄去找俞洪宝，托他做一张夹单底子。俞洪宝照着他的口气做好了，又添了几句哀戚的话，交给李才雄。李才雄便去找人誊清了，送到首府里去。

却说这位首府，是一位满洲人，名叫伊昌。当日看了他这个夹单，暗道：“这个事却是有点不在理。既然说是里面已说通了，要我做面子，我亦何乐不为？但是这话不晓得靠得住靠不住？且待我见了抚台，见景生情罢。况且，打去年起到如今，我也吃过他六七十顿了。要一定回覆他，未免有点不好意思。但是要我十二分替他硬求，我也不干，我犯不着为着他去碰钉子。”主意打定，次日起来销假上院。李才雄先就打发人在首府衙门口打听，听见传伺候了，便用一个素手本，叫跟班到各衙门挂号，禀知丁忧的话。恰恰伊大人上院，抚台就同他讲起这土药局收数甚好的话。伊大人便接口道：“李令办事向来是最

可靠的，不过是他运气太坏。”抚台便问:“他运气怎样坏法？”伊大人道:“听说他丁了忧了。但这个事办到现在这样地步，也不容易，总要有个精明强干的人去接手才好。但是这些候补的人员，卑府是晓得的，除掉现居要差的，便也没有什么大才具的了。况且，在省候补赋闲的日子多，终是前缺后空，要他顾得住公事便不容易了。所以古人说的，凡要办大事的，总要量才器使，不可骤易新手，为的是恐怕前功尽弃。”抚台道:“他是丁了忧，要回籍守制的人。”伊大人道:“这个恩出自上，卑府不敢妄参末议，只要大人吩咐就是了。况且卑府听说李令光景也不大宽裕，自从丁了忧之后，屡次寻死。昨天还有李令的同乡几个人，求卑府转求大人的恩典，能够叫他连下去，真是公私两美。卑府是已经拒绝了他们，但恐怕马上更动，李令真要寻了死，同寅面上狠不好看。‘狗急跳墙，人急悬梁’，这也不能一定保得住的。”抚台摇头道:“丁忧的连差，这是从来没有的事。”伊大人道:“好在土药局不比现在任地方官，况且别省也是有过的了。只要大人肯给恩典，这也没有例与不例的。”抚台道:“我恐怕别的候补人员不服。”伊大人道:“量材器使，他们怎敢不服？”抚台沉吟了一回道:“我们就这(怎)么办。现在暂且不用更换，等我选到了人再改委罢。”伊大人道:“这正是大人天高地厚的恩典了。”这个时候，抚台同伊大人心上都是明白的，不过借着这个题目鬼画符而已。伊大人下来，叫人去招呼了李才雄，李才雄感激得狠。当晚算是在寓里成服，也就不回去奔丧。过了七天，就依旧的请客宴会，不过换了件把洋缎的衣裳。任承仁当时问李才雄要了六百两银子，谢了史巡捕，说明三个月之后再付四百两，交任承仁转交。任承仁却只交了史巡捕四百两银子、那六百两便落了下来。李才雄见了面，还

是千恩万谢的不了。

但是这个端一开，有些丁忧回去的都来了。内中有一个候补通判伍琼芳，家道本好，本来在家里当工房的，因为有钱，就动了官兴，捐了通判。到省不到三天，接到家信，丁了外艰，就忙忙的回去守制。现在听得李才雄做了个夺情总办(知县)，不由的心里乱跳，艳羡的狠，就赶紧的回了省来，租了几间房子，去拜了李才雄，问了来踪去迹。便用重价雇了两个上等的厨子，非但菜做得好，并且还会做各样的点心。请李才雄、俞洪宝、任承仁吃了几顿，又送了任承仁好些东西。熟识后，就托任承仁把他去引见过史巡捕，又去拜伊大人。伊大人不见他，他隔上四五天必来请安一次，又不时送些东西，吃的、用的、生的、熟的、看的、玩的不住的搬进来。又重重的门包，那家人更是格外替他求着伊大人收。满洲人的门权向来是重的，只要门口巴结好了，里头是不会不好的。日子一久，伊大人狠觉得有些过意不去，就也请他吃饭，拉拢起来。他又托任承仁去说要拜老师，伊大人不肯，当不住任承仁的这张嘴会说，也就答应了。当时送了一千两银子的贽见，又有几件古玩玉器，伊大人一律全收。从此单见便是门生帖子了。

歇了一个多月，就提起要伊大人替他求个差使的话。伊大人道："论起我们交情，断无不尽力的。但是上头的事，你也要安排安排才好。"伍琼芳道："门生已切实托过史巡捕了。"伊大人点了点头，也不再说。从此以后，仍旧是五日一大宴，三日一小宴，请伊大人吃，又不时送些时新果品、菜蔬。伍琼芳回省转眼已是四个多月，前后化的钱也狠不少了。家里的钱入不敷出，接济不上，他也晓得不便问人家借钱，到没有钱用的时候，便把些衣服、古玩去当了钱来请客应酬。要是伊大人欢喜的

朋友问他借两个用用，他也是如数奉上，决不推辞。因此，同寅中除了几个有骨气的不同他来往，那班狐群狗党，便是越来越多了。不多几日，听见任承仁委了浏阳县，俞洪宝委了清泉县，就连忙过去道喜。见了俞洪宝，俞洪宝便告诉他："昨天听见说，我的遗差要委你办，你可有点风声？"伍琼芳道："这件事怕派不到我。"俞洪宝道："那有一定的？一个抚台委个把差使，难道还要去查例么？我昨天听见说是已传进稿去，大约一两天就可揭晓了。"伍琼芳虽然不敢决定不假，心上却也欢喜，赶紧就到史巡捕那里去走走，为的是好探探实在消息。偏偏史巡捕生了外症，睡在床上"嗳呀，嗳呀"的叫唤不住。伍琼芳就没坐下，仍旧回到寓里。却是坐立不安，只得又出去拜首府，刚刚首府又到院上去了。伍琼芳只得坐在官厅里老等，等了多时，才晓得首府在洋务局里陪着洋人吃饭，回来还早。伍琼芳肚里亦饿的慌了，只得回家去吃饭。吃过之后，仍到首府这边来。这位伊大人虽然回来，却是吃醉了，家人不敢上去回。伍琼芳也没得法子，只急得他抓耳搔腮的样子，只得又去拜俞洪宝，问他个的实，心上还放心不下。过了一天，果然委札到了。说是"牙厘局银库兼收支俞洪宝，已委署清泉县，所遗两差，亟应遴员接充。查有丁忧通判伍琼芳，才具优长，堪以充当"等语。

伍琼芳看了一遍，心中大乐。当时开发了脚钱，先去拜谢伊大人，正逢着伊大人又出去了。伍琼芳就叫跟班的拿一张片子，说是拜王大爷的。伊大人的门口叫做王福，是北京人氏，跟着伊大人多年，却是言无不听的。当时听见伍琼芳拜他，就把他请进来，坐在烟铺上。王福送过茶，便先开口道："恭喜大老爷，这就好了。"伍琼芳道："这都是大人的栽培。"王福道：

"大老爷是去年到省的罢？"伍琼芳道："是去年冬月十二日到省，十四就接到家信，丁了外艰，也就赶紧回去了。今年四月才来的。"王福道："这个差使听说有三千金有余，薪水虽然不多，却是一千七百的银价，那就差不多加六了。又有各厘卡的年节规，要是放活动点，还有加敬。再要能虚吓诈(许)骗，那也没有底的。"伍琼芳道："那却还不晓得。"王福道："到底做官好，真是有本有利。"伍琼芳道："这个说不定的，我看还是你们这跟大人最好，大人高升了，你们到也是无本有利了。况且像大爷你呀，是的，只要敷衍一个大人，我们就尽是上司。什么抚、藩、臬、道、府不要说了，还有那些候补道也要摆架子，不应酬他又不能，应酬他那还得了吗？要是一个不小心，得罪了那一个，将来还要吃他的亏。比起大爷你这个行业，就差远了。就算是钱的话，像大爷在省城里，这一年各处的孝敬，还不够大爷化的么？"王福道："多像大老爷这样体恤，当家人的自然好了。但是混帐的多，平常时也看见他来，到了节下，塞上一张片子，还要替他上号，莫说是钱，还要赔功夫呢！还有一种同通直隶州，更觉不是东西。他也不下轿，不落官厅，就坐在轿子里打着扦，叫个人送帖子进来，还要叫人出去挡架。上回有一个，我也不记得他的名姓了，他叫人进来说是拜会，我就回覆他不见。他的跟人说是要出去挡驾，我也不理他。他的跟人去说了，这位什么老爷就下了轿，一直走了进来，坐在厅上拍桌子打板凳骂开了。我正要上去打他两个嘴巴子，到是伙计们拉住了，又有一位伙计出去招赔了，他才走的。你说这样的东西混帐不混帐？芝麻前程，也要出来摆架子，难道二太爷还怕你不成？这可不是发昏了？我想起来了，就是住在县门口朝东房子里那一位候补同知支墉。我后来就去回了大人，大人也狠有气，

正打算着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外边喊道:“大人回来！”王福便赶紧戴上帽子，出去站班。

等伊大人进去，就拿着伍琼芳的手本进去，不多一刻，里面喊“请”。伍琼芳跟了手本进去。国朝的规矩，同知通判见知府是用晚生帖子，不用手本。这伊大人是抚台最欢喜的人，所以一班同知通判就一齐改用了手本。起初也还推过一二次，嗣后就安之若素了。所以，这回伍琼芳上手本是入时的仪注，并非做书人漏出马脚来。况且，伍琼芳久已拜了伊大人老师，这个门生手本是久已拿过的了。闲话丢开，言归正传。当时伊大人把伍琼芳请进去，就先说了一句“恭喜”。伍琼芳道:“这都是老师的栽培。”伊大人又道:“这个差使听说还不坏，三年之后还有一个劳绩。现在算起来，差不多服满也就可以署事了。”伍琼芳道:“门生以丁忧人员在省得差，俾守制日期无害资格，都是老师一力成全，门生举家感戴！”谈了一回，伍琼芳见伊大人只管呵欠，估道必是烟瘾来了，不便久坐，况且还要到别处去，就辞了出来。又到门房里坐了一回，并告诉王福，以后伊大人衙门里，不拘什么人的寿日，或是添了小孙子，及各样的事都要招呼。王福满口答应。伍琼芳出来上了轿，还打算上衙门去谢委，看看天也不早，只得回家。刚刚到了二门口，只见多少人围着一个人在那里吵，又看那个人却是满头的血，不觉心上毕拍一跳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　二　回

假孝子割股要名　　丑新人回头失媚

却说伍琼芳看见那个人满头是血靠在墙上，在那里骂人，看的人拥挤不开，忙打发人去问是什么事？只见那个人看见伍琼芳的的轿子到了，便把人往两边一分，走上来拦着轿子，跪下喊道："大老〔爷〕申冤！小的姓邹，山东邹村人，探亲不认，反被毒打。"说着又连忙磕头道："请大老爷伸冤。"伍琼芳道："你去找地方官，这不干我事的。"姓邹的道："你是本省的官，怎么管不得本省的事？我到县里要花钱，老爷要是一定不管，就请拿张片子把我送到县里去。"伍琼芳道："我是丁忧的官，不管闲事的。"姓邹的道："不对，丁忧的官就该回家去穿孝守制，怎么还在这里坐着大轿，撑着红伞呢？老爷不要哄人，俺山东人是见过世(什)面的。"伍琼芳道："抚台委了差使，自然就要摆出一个官派来。你不见我没有戴顶子，而且穿的衣裳都是素的？"姓邹的道："老爷既然是个官，就说不得了。大老爷，好大老爷，求求你大老爷，总要替小人伸冤！"伍琼芳被他弄急了，只得喊了地保过来，叫拉开他，才把轿子回到公馆里去。

太太接着，换过马褂，太太便问道："什么人在门口胡搅，耽阁了怎么许久？"伍琼芳道："真是奇谈。"就把姓邹的说的话，一五一十对太太说了一遍。这位太太姓柏，到是个知书达礼的。呆了一呆便道："这事本来不好，倒给人家拿住话柄了。"伍

琼芳听了心里狠不自在，勉强道："这又不是我兴出来的规矩，李才雄的土药局是久已开端的了。"太太道："不知道别省也有过么？"伍琼芳道："多着哩！你是在家不晓得。"太太道："照这样说，那回籍守制的话，不是白说了么？"伍琼芳道："皇上家原有这样规矩，叫做夺情。从前曾文正，后来李中堂，都是夺过情的。"太太道："我晓得。我听见曾文正同后来的李中堂，都是皇上家一时不可少的人，要是等他穿服满了三年，那各样的事情就等不及了，所以才有这个旷典。像李老爷同老爷，不过是个候补的人，李老爷是第一次办土药局，老爷还没有当过差事，怎么丁了忧就显出是好来呢？又难道省城里这许多人，就没有好的，必定要待丁了忧才晓得这有才具无才具呢？况且既然是够不到说皇上家不可少的人，就说是本省里不可少的人，只怕也轮不到。"伍琼芳听了，不觉颜色改变，呆着脸道："那我就不晓得了，他要委我有什么法子呢？"太太道："你要在家里守制，他如何能委到你？你打四月里起，天天请客，又张罗着送东西，撒开手的应酬，这个光景就像你去求他，并不是他要委你。要论才具资格，省里人多着哩，难道没有一个及得上你的么？"伍琼芳听见把他纸老虎戳破，心上大不高兴，嘴里还说："我委了差使，有钱赚，大家该应喜欢，怎么你就如此唠叨起来？现在世界是如此，就是你一个孝子也没有用。"太太道："什么叫有用无用，也不过行乎心之所安而已。"伍琼芳也觉得有点理屈辞穷，分辨不来，就起身出来，到书房里来坐下生气。不想，太太却又跟了出来说道："我想起一桩事来。从前来的时候，我就本打算伺候了婆婆一齐来的。是你说这里苦，没有进项，不能接他老人家来受苦。现在这个差使，你前天说有三千多银子一年，老太太在家无人伏侍，况且眼睛也有点毛病，倘或再出了

点岔子就更不好了，不如去接了来，一处过，你说好不好？”伍琼芳呆着脸道：“好是好，但是没有钱怎么样？”太太道：“只要拿银子换，难道不是钱么？况且，听见你说后天要请首府，那桌菜是三十几两银子，连开发下脚，总得四十两银子的光景。把这注钱腾出来，去接老太太尽够的了。”伍琼芳道：“女人家真不懂事！这请客是场面上的事，不是省了两个钱的事。要想省钱，就不如关着大门做皇帝了。”太太道：“请客自然是场面上的事，晚几天亦不害事；接老太太来住，也是场面上的事，并且还是根本上的事。你要一定不肯，推说钱弄不出来，我还有几件时新衣裳，现在穿服用不着，就拿出去当几十两银子。我就同着两个家人回去走一趟，把老太太接了来，省得他在家里气闷，也省得人看着不像句话。你道如何？”伍琼芳满肚皮不愿意，却拗不过他，只得答应了。当时就派了两个家人，一个是赵仁，一个是钱义，跟太太接老太太去。一连三天，伍琼芳也不拿出钱来，太太也就不问他要了。就开了自己的箱子，拿出十二件时新衣服，送到当店里当了三十六两银子，就于第二日起身到湖北去了。伍琼芳只当不知。过了多时，老太太到了，伍琼芳把面子上的事敷衍过去，仍旧是到外边去应酬。

那晓得这位老太太有了年纪的人，经不起劳碌，渐渐的病起痰喘来。伍琼芳毫不介意，后来还是太太催着请医生，不晓得在那里找了一个医生来，开了方子，吃了药下去，并不见好。那一天呕了点气，更是顽痰涌塞，越发的不像样了。伍琼芳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拿了几个钱，叫跟班的去买了一块猪肉、一只鸡、一尾鱼，买齐了，都摆在自己书房里。却暗暗的把猪肉用小刀子割了一条下来，包好了另外放着。等到晚上，叫人把院子打扫干净，点上香烛，供上三牲。他却翻身进去对太太说：

"老太太的病不好了，怕有不测。药是草根、树皮，没有用的。我现在要去割股，我听说是最有灵验的。我同你要一块帕子，预备下好扎割伤的地方。"太太听说他要割股，心中到觉得十分凄惨，忙去找了一块帕子，又把香灰包了一包，统交给伍琼芳。伍琼芳拿了出来，一齐摆在供桌上。等到二更时分，便把跟班打发出去，自己却在院子里，把门掩上，并不上闩，为的是留着一道缝，可以等他们看了，可以宣扬出去的意思。伍琼芳把先前藏下的那一条猪肉放在袖子里，自己拿了一把裁纸小刀，走到供桌前，脸朝里跪着。嘴里咕噜了一回，就掳起袖子来，把那把裁纸小刀在桌子上抹一抹，故意的望袖子里一插，又装着嘴里"嗳呀"一声，就顺手把这条猪肉拉了出来。手里就去抓香灰往袖子里塞，又装出疼极了的样子，就倒在垫子上。耽阁了一回，然后坐起来，又一回才站起来。拿着这条猪肉在香上绕了几绕，嘴里又咕噜一回，方才回过头来往上房里走。见了他的太太便问："药罐子在那里？"就把这条猪肉放在里头去。却又故意的哼哼道："我实在受不住了，老太太这里我是不能服侍了。"太太道："老爷请去安歇罢，这里各样的事有我照应呢！"伍琼芳便故意一溜，歪斜着往前面书房里去。摊开了铺，放倒了头便睡，却忘记了花厅园子里还摆着东西。他的跟班听说老爷睡了，便推开二门进来，只见地下还有些香灰，香灰里有一把裁纸刀，却并没有一点血渍。就有人说："这割股的事第一要心诚，心诚就不觉得痛，且没有血，看来老爷算是心诚的了。"不提跟班们纷纷议论，且说太太送老爷出去，便走到罐子跟前，揭了盖子看了一看，只见盘着极长的一条肉，心里好不难受，想道：老爷今天真正吃了疼苦了，经的起这样长的一块？又定睛一看，怎么有点像猪肉的样子？就用筷子去夹出来一看，可

不是一条猪肉！连忙叫跟班的进来问道："老爷睡了没有？"回道："睡了。"太太道："老爷割股，你们看见没有？"回道："看见的。"太太终究不放心，就亲自来问老爷，说是："你方才割股，肉没有拿错么？"伍琼芳哼哼着答道："只有这一条肉，从那里拿错？"太太道："既是如此，我就快点去煎了。"伍琼芳道："要多加水浓煎，把肉都化了才有用呢。"太太答应了"是"，便去了。回到上房里，把猪肉依旧放下去，又把炉子上加了炭，不多时都融化了，成了油水。太太斟在碗里，请老太太吃了下去。这位老太太痰涌了多日，再下去这一碗浓厚的猪肉汤，真正是催命符到了，不到半夜，竟是气涌而死。太太放声大哭，伍琼芳亦被人喊醒，赶进来跟着号了几声。又自言自语道："办事要紧。"一面叫人出去备办棺木，一面又写了一个夹单，给伊大人，说是续丁的话。并且说：这个差使本是丁忧后委的，现在就是续丁，谅亦无改委之理。但是谋夫孔多，还要求在抚台面前保举点的话。伊大人回信也答应了。伍琼芳催着把诸事办妥，即日入殓，拣了三七出殡。太太不肯，为这事，夫妻反目了几次，好容易等断了七出殡，停在大士庵里。伍琼芳又到各处去谢客，不论见了什么人，总说："古人说话是靠不住的，割股可以治得父母的病，那知道全是假的，毫无灵验。"又兼他的家人亦在外边说，人家都晓得伍老爷是割股事亲的，都说他是个孝子。有两个知己的朋友就要看他的疤，他却是一定不肯，人家也就罢了。倒是他的太太满心奇怪，也不晓得他弄的什么鬼？却再不疑心他是弄了一条猪肉来混充的，心上颇有些看不起他。伍琼芳却一点不在意，就是在重服里，依旧是朝宴暮会，吃酒碰和，全没有一点穿孝的样子。

那知道天算不由人算，又道是"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"。伍

琼芳官运虽好，家运却坏。他这位贤德太太，不知怎样得了一个蛊胀病，却是血蛊。起先吃药也还有点灵验，后来便一天加重一天，不到半年，已是奄奄一息了。伍琼芳自娶了这位太太，不满十年，倒生了三个儿子；一个七岁，一个五岁，一个三岁；还有一个女儿八岁。太太病到利害时候，就把伍琼芳请到床前头，交待了一回后事。又道："我死过之后，这几个小孩子务必要好好的看待。但是，现在正在两重服里，又不能续弦，你怎么好？"伍琼芳也觉惨然，随便应酬了几句。太太又道："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我还有一句话求你，倒也并不是一定为我自己。我的棺材自然是同老太太的停在一处了，我们婆媳活的时候，本来好得狠，死了又在一处，还有什么话说。但是这里离家乡不远，一水可通，务必要早早把灵柩送回去，入土为安。就算是你的公事忙，你尽管专派个家人去，亦是可以的。不然，要等你服满补缺署事，那就没有工夫，况且叫人看着要说闲话的。你依着我，我就死在九泉之下也瞑目的了。"伍琼芳听着唠叨不完，心里还想张人驹家请吃中饭，又要碰和，已经是时候了，急于要走。但是他的话说不完，看他病的重，又不便站起来就走，只急得他抓耳挠腮，太太说一句，他答应一句，其实太太力疾说了半天，他却是一句没有听见，一心都在张人驹家的鱼翅、燕菜饭后中发白上。猛然看见太太住了嘴在那里喘气，他便站起来道："不要忙，我已经去请医生去了。吃上几副重点的药，自然就好了。"正打算往外头走，只见他的太太上气不接下气的道："你不要走，我要坐起来坐坐。"伍琼芳道："还是睡着罢，坐起坐倒怕招了风。"太太又把他的三男一女叫到床前头，一个个看了一看，止不住泪下如雨，叹口气道："看你们的命罢，我是顾不得你们了。"这一句话却已分做三、四段才说

完的。刚刚说完，就望后一靠，两眼往上一翻，早已气绝身亡了。伍琼芳忙着喊了一回，却喊不回来，只得同着一家大小哭了一回。少不得买棺盛殓，照例的事不必细说。

刚刚过了三天，就有人来做媒，说是黎大人的女儿要许给他。相貌怎样好，赔嫁怎样好，黎大人势力又大，说了个天花乱坠。伍琼芳高兴得狠，忙接口道："承黎大人不弃，是顶好的了。但我尚在服中，要等服满再娶，黎大人的小姐已大，恐怕不能久等，如何好呢？"媒人道："黎大人已放了四川的盐茶道，急于动身，所以要把这位小姐早点嫁了，省得带来带去的费事。要是耽阁下来，那只可作为罢论了。"伍琼芳惟恐怕这个事不成，一定要求媒人想法子，媒人急了，只得给他点当上上，说道："我听见江浙那边有一个拖亲的俗例，是拣一个好日子，把新人抬了回来，拜堂成亲，一切都是吉礼。等到过了三朝，就脱了吉服，重新成服，换了素衣。这是从权办理的法子，不知好不好？"伍琼芳道："好倒也好，不晓得黎大人那边肯不肯？"媒人道："我去说起来看，要肯了就狠好，不肯亦就不必提了。"伍琼芳道："诸事拜托。要是肯了，你就给我一个信，我好料理出殡。要是不肯，也望你从长计议。但是不可回绝了他。"媒人笑着点了点头去了。临去的时候，伍琼芳还是千叮万嘱了一回。

伍琼芳送了媒人回来，就想着要出殡，越想越要紧，连夜就去喊了土工来对他说了。他的门口用人又去同了刻字店里的人来，说要刻讣文的话。伍琼芳道："不必了，各处寅好概不惊动。"到了次日，便预备了一班鼓手，十六个土工，把太太的棺材抬出去，依旧是寄放大士庵，就在老太太灵柩的下首。伍琼芳送了殡回来，立刻唤了阴阳生来净宅，又叫了泥水匠赶紧收

拾墙壁，裱糊匠裱糊房子，又连忙喊裁缝赶办几件衣服。等了两天，不见媒人的回报，连忙去问，正碰着媒人在家里生病。伍琼芳一定要到上房里去看他，媒人也晓得他的意思，便打发人出来说："黎大人那边还没有说，大约明后天是一定要去说的了，请伍大老爷少等两天。"伍琼芳觉得没趣，也就回来了。又歇了三天，媒人来拜，伍琼芳就赶紧叫"请"，连忙披了一件马褂，迎将出来。刚刚走到二门口，那门槛下有一个铁搭，扎在伍琼芳的鞋子上。赶着伍琼芳走的急了，收束不住，一只脚扎住了，一只脚又跨出去，只听见咕咚的一声，伍琼芳竟从门里跌到门外来。家人赶紧来扶，伍琼芳坐在地下揉了一回，露出腿来一看，膝盖上跌去了一大块皮，两只手臂上都跌青了，鞋口也拉破了，脚面上也有一大条血缝。伍琼芳没趣得狠，只得叫跟班的扶着，一步一步的踱了出来。媒人一见便道："恭喜！恭喜！"又拿眼睛不住的把他看。伍琼芳晓得是黎大人答应了，心下倒也十分喜欢，又被这媒人看的他不好意思起来，只得说了一句："费心，费心。"略停了一停便道："前天我去看你老哥，你老哥病了。你老哥今天来光顾我，我也病了，你说奇不奇？"媒人道："什么贵恙，为何走路都要人扶？"伍琼芳道："兄弟素来有个宿恙，心里一不好受，就要发晕。这几天心绪不宁，弄得六神无主，昨天晚上又吐了一夜。今天勉强起来，觉得头晕眼花，所以要他们扶着，怕的是一点不小心栽了觔斗。"媒人道："这样说，到是我来吵闹了。"伍琼芳道："那里话，像你老哥是求都求不来的。我们不必尽说闲话，那桩事到底怎么样了？"媒人道："一概说妥。黎大人起先还说是怕人家说话，兄弟说这更不要紧，要有闲话，自然有老伍承当；况且老伍又是抚台的红人儿，谁去多事，同他过不去？要论这个省分，又是天高皇帝

远的地方，怕什么呢？黎大人听了，他就答应了。可是嘱咐过的，不要请客，不要十分热闹。虽然不怕什么，到底掩避点才好。黎大人定于下月二十八动身，现在还有四十多天，赶紧办还来得及。”伍琼芳听他说完，不觉大悦，千恩万谢，就像那受恩深重的样子。伍琼芳等到媒人走后，赶紧去买珠翠，打金器，凡早前那位太太的一概不用，并不是有所不忍，是因为不吉利的意思。

过了半个月，已是色色俱全，便检了初三迎娶。请了一位候补同知盛涛，并一位试用知县张春午做大宾，择了午时发了轿，大吹大擂，竟到黎大人那边去。黎府上毫无需索，轿子一直抬进上房，把轿夫撵了出来，另外有喜娘把新人扶出来上轿，头上盖着红巾，却并没人看见。放了轿帘，一面招呼外面放鞭炮，一面招呼轿夫进来抬了起身。开锣喝道，径到伍公馆里来。一路上看的人也不少，也有说伍琼芳服还未满，怎么娶亲的；也有说黎大人过于欺人的；也有说这个媒人真是嘴上要生疔疮的；也有说伍琼芳活该倒霉的，议论纷纷。不多一回，早到了伍家门口。伍琼芳早已预备了一挂十万头的喜鞭，在门口放个不了。约摸放完了，才开了门，请了轿子进去，又细吹细打的扶了新人出来。伍琼芳是蓝顶子、大花翎、朝珠、补褂、蟒袍、粉底皂靴，先站在上首，早有喜娘把新人扶到下首来。拜天地、拜花烛、参堂拜灶，闹了一回，才送入洞房。伍琼芳又出来张罗那一班道喜的人，接着摆桌子开席，猜拳行令，闹了个昏天黑地，却没有题起新人。有一位新到省的知州，是伍琼芳的同乡，他却一定要去闹新房，别的客也拦他不住，只得跟了进去。还未到新房门口，喜娘早已走了出来，拦住了门口，手里拿着黎大人的名片说：“我们大人交代的，挡诸位大老

爷的驾，要是挡不住，要责备我们当喜娘的。请诸位大老爷原谅些。”这些人是乘兴而来，倒碰了一鼻子灰。有几个晓得的，就做好做歹的说了几句，一齐同了出来，各自上轿回去。不到二更天，竟都一哄而散了。伍琼芳亦惟愿他们早点散去，耳根清净。

送了客回来，便到新房里来。新人已下了装，伍琼芳略略的看了一看，相貌亦还下得去，就搭讪着先同老妈们说了几句闲话。猛一抬头，觉得新人向阴面那一边脸上有点奇怪，伍琼芳便站起来，凑着要去看，新人却躲闪得灵便。伍琼芳发急，只得来问喜娘，喜娘说不晓得，就走过来，对着新人的耳朵说了几句，新人也就不躲避了。伍琼芳仔细一看，大吃一惊。原来这位新人，自小儿这右嘴角上生疮，请了一个外科医生来治。这个外科是极有名的，又因为是黎大人的小姐，想格外巴结点，好等黎大人替他传传名，或是上块匾，所以尽用的是些贵重药，不上几天，就结痂了。黎大人先就晓得这个症候不轻，别的医生来看过，要先借药本四百块洋钱，将来医好，再听凭黎大人酬谢。惟有这一位外科先生，没有要先支钱，只说等到好了一并酬谢。黎大人看了看这疮，是十分已有九分好了，只少落了痂，便算收了全功了。怕的这外科先生要钱，就借着几句话翻了脸，一定要送他到县里去打板子。那外科先生四处托人求情，并情愿把医治小姐的药费一概报效，算做赎罪。黎大人听见他不要谢仪，心上不过是不肯拿钱出去，既是他不要，就是了，还要装腔做势，勒令他三天要把小姐医得全好。外科先生是恨透了，用了歹心，拈了一粒烂药，替这位小姐上好，他便回家溜到别处去了。这位小姐的疮从新烂起来，再去找他，却找不到。他没有法子，又请别人，别人都说是比

前更重，总要先支药费五百块配药，才能下手。黎大人舍不得钱，这些外科先生又恐怕也学了前头那一位先生，不但没有钱，还要打屁股，就都不肯来。只害了五个月，这位小姐的嘴，直从嘴角直烂到耳根底下，烂了一大长条。后来又换了一个医生，才慢慢的收功。所以养在家里，也没有给他提亲。后来黎大人要到四川去，带着这奇形的女儿有点不便，又知道伍琼芳家世也过的去，便叫人去提亲，谅来伍琼芳娶了过去，也不敢怎么样。他就说是有话说，将来不过准他娶一两个妾罢了。这是以往从前的话。当下伍琼芳晓得上了当，连忙走出来要找媒人，轿夫已喝醉了，外边轿夫又喊不到，没有法子，忍着一肚子闷气，也不到新房里去。要知是夜伍琼芳同黎小姐成亲与否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　三　回

虐孤儿晚娘施毒手　　招游妓俗吏写闲情

却说伍琼芳不到新房里去，只见喜娘一回一回的来请，伍琼芳只不言不语。请到第四遍，喜娘便发话道："我们大人吩咐过的，若是姑爷有什么话说，只管到大人那里去说。这个是明媒正娶的，姑爷嫌不好，该早就打听打听。现在自己没有见识，娶了过来，是生米已煮成了熟饭，便没得说了。况且姑爷服中娶妻，本是有干例禁的，我们姑娘那样不好，开罪了姑爷，姑爷去告诉我们大人，我们大人自会责罚他。大人还说的，娶妻重德不重色，若是姑爷欢喜那骚狐狸似的，就应该到堂子里去找，不应该屡次托人到我们大人那里去求亲。要论姑爷这样的官阶，这样的家私，我们大人还真真是不稀罕呢！不过碍着媒人的面子罢了。大人说，请姑爷放明白些，娶了回来，若是犯了什么不好的事，姑爷就理直。若为着相貌不好，还是能够退回去不成？姑爷也晓得，黎府上并不是好惹的。要是姑爷一定不肯进房去，喜娘也没得法子，只有回去对大人直说就是了。我们当喜娘的，不过是为了几个钱，姑爷亦不犯着拿我们来煞气。"说完了，就走了进去。一回又出来道："请姑爷的示下，到底还是进去不进去？要不，就打发我到黎大人家去罢。"伍琼芳没有法子，只得装作痴呆的样子道："不要吵，我是一时头晕，等我消停会子就进来的。"喜娘冷笑了两声，就进去

了。伍琼芳怕他再来纠缠，也就跟了进来。喜娘照例收拾了一回，各自退出。

过了一夜，伍琼芳满肚子不愿意，也不曾开口。天明就出来了，到书房里又躺了片刻，就去拜媒人。见了媒人，便着实的怪他。媒人是一味的认错，陪不是，说是实在不晓得。伍琼芳便另去找朋友打牌去，也不往黎大人那边谢亲。黎大人生了气，叫人把媒人请了来，狠狠的吵了一回。媒人劝了一回，亦陪了多少小心，请了多少安，才出来找伍琼芳。好容易找到了，媒人便对他说了，叫他赶紧预备去回门。又说笑道："人家说的，'新人上了床，媒人丢过墙'，我这个媒人真真是不走时，弄得两头不落好，西瓜、火腿不知赔了多少，还搭看忍饥挨饿，赔饭贴工夫，真不上算。"伍琼芳也不言语，只因心里不高兴，打牌①是无精打采的，刚刚一场，便输了二百多两，也就不高兴往下再打，只得回家。请回门的帖子早已到了。伍琼芳便招呼伺候，同着新人两乘轿子，依然是吉服到黎大人家来。黎大人接他进去，见了礼，让他在花厅上坐着，又着实挖苦了他几句，伍琼芳也只得低头默受，一语不发。席散回家，次日又到各寅好各处谢步。有见的，有不见的，不过取笑几句。伍琼芳越发难受，真是笑不得，哭不得，当真不得，心中十分不快。

过了三天，仍然改了素衣。黎小姐却不肯改，说道："我有爷娘，我怕不吉利。"伍琼芳拿他没有法子，只得由他。那晓得这位黎小姐相貌虽丑，性情却是极其凶悍。看着伍琼芳这四个小孩子，真是眼中钉，肉中刺。他也不管伍琼芳怎样爱怜他〔们〕，他便摆出做晚娘的架子来了，不是打，就是骂，所以

① "牌"字下，原衍"但"字。

这班小孩子见了他，骇得同老虎一样，不敢亲近他，他便越发生气。有一天，伍琼芳出去拜客，黎小姐就把这个大男孩子叫过来，说要叫他认字。教了两遍，便要他认出来。恰恰忘记了一个，黎小姐便一个巴掌，把小孩子打到墙上去，一碰就碰出血来，晕了过去。黎小姐望着嘻嘻的笑，还是他的乳母过来抱了去，揉了一回，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等到伍琼芳回来，乳妈便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。伍琼芳连忙看看小孩子，头上还在那里出血。伍琼芳心里气极了，便问黎小姐为什么打他？黎小姐也就变了脸道："小孩子是总要管的。我教他认字，并不是坏意。教了他几遍，他只是不理我。我说他两句，他还骂我。我是到你家里做你们小孩子的娘，并不是来做他的奴才。他既然骂我，我就轻轻的打了他一下他；倒会撒赖，便跑到墙角上碰了碰头来讹我，说我打坏了他。看不得他年纪虽小，却是狠会使坏。"伍琼芳道："这恐怕未必。我告诉你，做晚娘的总要慈爱小孩子，小孩子觉得亲热，自然就孝顺你了。要是铁匠的办法，动不动的打个半死，万一当真失手打死了，便怎么好呢？"黎小姐笑道："你不要我管，我也落得清闲，到是极容易的，我以后便百事不管，你的儿子就让他封王罢。"伍琼芳见他话不投机，也就不敢再说。自己把小孩子带到外边去买些果子哄他玩。

黎小姐便打这天起，各事不问，有来请示他，他便大骂一顿。每日睡到下午三点钟起来。这些小孩子的衣裳鞋袜，都是拖一片挂一片的。老妈子去问他，他都不开口。老妈子没得法，只得来问老爷要点针线布拿去做。不上两个月，就把伍琼芳烦闷死了，又重新下着气，陪着笑脸，去央告黎小姐，要他帮着料理。黎小姐一定不肯。伍琼芳说过多次，又求了几回，黎小姐方才答应。伍琼芳还不放心，又伺察了几天，看他待小

孩子甚好，心里也觉得欢喜。伍琼芳本打算腾出身子来，好到外边应酬。看见黎小姐能够这样，便出去依旧的三朋四友，不夜无归。过了半个月，就觉得黎小姐渐渐的故态复萌了。他却只为置应酬寅僚，不能终日在家，便一只眼睁着，一只眼闭着，由他去罢。伍琼芳的小儿子才两岁零几个月，抱在手里，狠讨人欢喜的。那天睡在床上，奶妈出去晒衣裳，刚刚小孩子醒了。黎小姐便过来抱了一抱，那个小孩子便大哭起来，奶妈赶来接了过去，整整的哭了一天，不睡不吃奶。伍琼芳回家听见，就请了小儿科的医生来看，说是没有病，不到晚上死了。伍琼芳心上十分纳闷，亦问不出什么道理来，也只得罢了。他的第二个儿子，已是满地会跑的了。不知道怎样碰翻了一撞书箱，压死在书箱底下。伍琼芳更是纳闷，走到书箱旁边看了又看，不懂这个书箱怎样会倒的？书箱的架子并没有坏，地板也没有坏，怎样好好的一个书箱，就会平空倒下来？而且不偏不正，刚刚碰在小孩子的身上？看了几遍，觉得这事有点蹊跷。便请了几天假，在家里仔细划算，晓得是这位续弦的太太不妥。要是再住在一块，这两个大的怕也没有命了。但是，晓得黎小姐心灵手辣，若是告诉他把儿子送到别处去，恐怕他不答应。只得想出一个法子来，说要送老太太同前头太太的棺材回家去安葬，并须带了孝子前去。黎小姐听了，也要同去。伍琼芳道："我这里若干的东西，你要再一走，那就不得了，莫如还是你在家管着，我去上十几天就可回来的。"黎小姐道："你不要我去，我就不去。但是两个小孩子都去了，我觉得冷清，莫如留一个给我罢。"伍琼芳道："太太疼他们，是最好的事，但是我们家乡的规矩，下葬的时候，无论有几个儿女，一概要去捧土堆坟的。要是不到，及到长大成人，人家要说他是个孽种。

所以我一定要同去的道理，就是为此。不然长途劳顿，我带着两个孩子，真还嫌累赘呢。”黎小姐也没得话说，心里忖度着：早晚我都送你上道，怕你飞上天去！且留他多活个把月罢。

当时，伍琼芳同黎小姐说明白了，次日就同两个孩子下了船，又雇了人去把两个灵柩下了船，一直到湖北省城。靠了船，先去找了人把灵柩抬到坟地上，用砖厝好。又去找了一个亲戚，叫做徐子景，广有资财，开着一个大药店。当时伍琼芳对他说明了，把儿子女儿寄在他家里。又托他请了一个先生，教他儿子念书。所有儿女的饭食、衣履，以及先生的束脩供应，均是徐子景去办，每月由伍琼芳寄还他。伍琼芳在湖北住了个把月，诸事办妥，又叮嘱了徐子景一番，方才自己回来。到了家里，黎小姐不见两个孩子跟进来，大为诧异，便问伍琼芳道：“你把两个孩子弄到那里去了？”伍琼芳道：“我送他们到上海学堂里去念书了。”黎小姐冷笑了几声，也不再说。心里暗暗的懊悔道：“错了，错了！从前缓了一步，留这两个祸根在外。但愿得天从人愿，叫他两个早早的死了罢。”黎小姐呆了一回，又对伍琼芳道：“我看这两个孩子怪可怜的，你要是真送到上海去，一切衣服饮食那个去照应他？”伍琼芳道：“不要紧，上海学堂里有老妈子可以招呼的。”黎小姐道：“我晓得的，你也不要瞒我，那是送到学堂里去，不晓得你寄在那个私窠子里。也好，也好，但愿得他们这辈子不回来就顶好。要是回来，我可是大棍子往外打，就是打死了他，谅来也不至于抵命。”伍琼芳只不作声，黎小姐咒骂了半天，也就歇了。

忽见跟班上送进一个帖子来，说是清泉县俞洪宝，俞大老爷来拜。伍琼芳晓得他已经交卸了，又是他的好朋友，就忙忙的出去见了面，诉说了许多的阔别话，又谈到自己家里事，一

面说，一面就止不住的叹气。俞洪宝道："且慢，且慢，我听见说是抚台被参了。"伍琼芳道："什么事？"俞洪宝道："有几十条哩，顶重的是带着姨太太出去阅边，其中牵牵连连的实在不少。"伍琼芳道："那个参的？"俞洪宝道："上谕上只说是有人奏，也还不晓得是那个。"伍琼芳道："上谕怎么说？"俞洪宝道："听说是两湖查办。"伍琼芳道："听说他俩颇有交情，那是一定替他洗刷的了。"俞洪宝道："他是不要紧，大约总是官小的晦气，着实的要出脱两个哩。"又道："只恐怕任承仁亦脱不了干系，还怕要出岔哩！"正说着，家人进来说："伊大人请老爷过去，说是有要紧话面谈。就请过去，伊大人在衙门里等。"伍琼芳道："你对来人说：晓得了，即刻就到。"家人答应了出去，俞洪宝道："我也要去走走，我们同去罢。"伍琼芳道："好到也好，但是不晓得是什么事？你我同去，莫如你先在外边，别上手本，等我下来，再叫人去回。要是不相干的事，我就替你说，说是你在官厅里，大人自然一定也要喊你进去的了。"两个人商议已定，一同出来上轿，同到府衙门来。

先下了官厅，伍琼芳便招呼先上手本。手本刚送上去，只见前天那个门丁王福走了出来，一眼看见俞洪宝也在这里，就说："俞老爷也来了，狠凑巧，刚才打发人去请，大人现在正出恭哩。二位是晓得的，大人痔疮狠利害，这个恭至快也得三点钟的工夫。莫如二位到咱房里去歇歇，抽口烟，宽宽衣，散淡散淡，到时候再穿起来也不迟。"伍琼芳同着俞洪宝道："狠好，狠好，我们就到里面去坐罢。"王福道："我来领路。"一面说，回头就走。伍琼芳同俞洪宝跟在后头，一齐走到王福房门口，早有三小子在那里打起帘子。伍琼芳同俞洪宝走进去，

俞洪宝又站定了对着王福道："初次登堂。"一面说着，就湾了腰，作揖下去。王福道："岂敢，岂敢。"连忙还礼，便让俞洪宝坐了首位。俞洪宝要让伍琼芳，伍琼芳不肯，还是王福道："伍老爷是常来的，俞老爷还是第一次赏光，请俞老爷坐罢。"俞洪宝晓得拗不过，只得坐了。心里又想着王福的话，明明怪着我不来找他的意思，便抢着说道："早知大爷这样谦和，我是应该早过来请安了。所有不周的地方，诸望包涵点。"王福道："笑话，笑话，俞老爷别挖苦人。一朝生，二朝熟。俞老爷看得起我，以后要是单见的时候，只管请到这里坐。也不用招呼，直截的走进来就是了。"说罢，便招呼泡茶来。及至泡了茶来，又招呼把烟灯点起来。等到点了烟灯，又招呼叫厨房里预备两分点心，记我的帐。伍琼芳、俞洪宝都抢着说道："不要费事。"王福道："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，不过一点意思罢了。"王福便让俞洪宝烧烟，又道："我这个烟是真正广土，毫无一点料子在内，俞老爷尝一口试试。"俞洪宝谦了一句，就在下首睡下了。伍琼芳便走下来，拉着王福，在窗户口叽叽喳喳说了一回。俞洪宝烟瘾甚大，只顾吸烟，也不问他说的什么。一会儿点心来了，王福便让他们吃点心。伍琼芳、俞洪宝坐在炕上吃完了，三小子打了手巾，擦过了脸，王福又去抓了些瓜子来，送到他们面前。俞洪宝只见伍琼芳是心上像有心事的样子，正打算要问，王福却又说起别的话，把这件事打断。

等到五点钟工夫，三小子进来说："大人下来了。"王福就拿着手本进去。伍琼芳赶紧同俞洪宝两个人穿扮起来，只听见里面喊"请"，伍琼芳、俞洪宝便跟了进去。请过安坐下，伊大人是懒怠的样子，低声说道："你们晓得抚台的事么？"伍琼芳

抢着说："有点传闻，却还不知真假。"伊大人道："一点不假。"俞洪宝道："听说是叫两湖查复。"伊大人道："是呀，后来又有一个御史参了一本，更狠，你我均在其内。"说着就叫："来啊"，跟班的进来，伊大人便叫去到签押房第二个抽屉里，把那个红纸包取了来。跟班的答应着，取来送上。伊大人看了一看，就递给伍琼芳，嘴里还连说："这是那里说起，真是无妄之灾呢。"伍琼芳接过来看了一看，正是参抚台的。又有一个折子，是牵连着许多人：首府伊昌、候补通判伍琼芳、候补知县李才雄、俞洪宝都在其内，此外也都是相好的人。伍琼芳看过了，交还伊大人。伊大人又递与俞洪宝看了一遍，大家都是目瞪口呆。伍琼芳定了一定神，挣了一句话出来道："这是门生辜负老师的栽培。"伊昌道："要紧是不要紧，两湖是一定要洗刷清的。但是京城里也要安顿一下子，不然，要再起什么风波，那可就不易措手了。"伍琼芳连连答应道："是。"又说："京城里写信去是没有用的，总得自己去一去才好。门生现在服内，谅来省城也没事，可以走得开。门生打算去办这个事，一切听凭老师吩咐。要是靠老师的福没有事，门生也可以在京城里起了服出来。"伊昌道："也好，我连夜写几封信你带了去。但是无盐不解淡，总还得带些银子去。抚台的是我垫了，此外，也要叫他们解一解悭囊才好。要真是丢了功名，就是开复出来，也是毫无意味。况且钱也化的多，又耽误差缺，叫他们自己忖度罢了。你回去收拾收拾，明后天就可以动身。两湖的折子，大约还要一个多月才能复奏出去，我们就赶紧下先着罢。"说完了，就送了伍琼芳、俞洪宝出来。他两个站在大堂上，又咕唧了一回，方才各自回去。

到了第二天下午，伍琼芳又到首府里来拿信，伊大人又交

代了好些话，又带了一张五千两的汇票。伍琼芳辞了出来，又去找那些被参的人，告诉了办法。大家都肯化钱，便又凑了三千两银子，一并交给伍琼芳。伍琼芳赶到票号里开了票子。忙忙碌碌，早又是第三天了。伍琼芳便下了船，开到汉口，搭了长江轮船，一直到上海。只因心中有要紧的事，也无暇游览景致，不肯耽阁，便又忙忙的搭上海宴轮船，包了一间房舱。等到半夜里，轮船候潮开出吴淞口，幸得一路风平浪静，不上四天工夫已到了天津，轮船已靠了紫竹林，有紫竹林的中和栈房来起了行李什物去。那个时候还没有铁路火车，只得托中和栈替雇了两挂骡车，往京城里去。

头一天住的杨村，刚卸下行李，店小二忙着打洗脸水泡茶，早有一班串店的走了进来，琵琶、弦子闹个不了。伍琼芳本来是花柳场中的老手，前日在上海，只因为急于要动身，错过了那一期，这天津船还要五六天哩，故此不能耽阁。这个杨村，离京不过一站多路了，心上觉得放心的狠，又是这店里冷清清的，心中狠打算留几个唱唱。但是大略看了一看，两边站的、坐的都是奇形怪状，葱蒜之气扑鼻欲呕。再看了一看穿的衣裳，都是龌龊不堪的，便把他一团兴致都冷下去了。数了一数两边的人，拿了一串钱，叫店小二分给他们，叫他们去罢。店小二是久惯江湖的，早已看出来了，赶紧的开发了他们，上来说道："这都是一班粗货，不合老爷的意思。老爷要是高兴，咱这里有一个盖码头，是再好不过的，等老爷吃过了饭，我去叫他去。要是唱的好，老爷就多赏他几个钱，就是留着伺候过宿，也不过再加个吊把钱，老爷你说好不好？"伍琼芳点了点头，也不言语。那店小二便抹桌子、点蜡烛、烫烧刀、摆筷子。开出饭来，是四个菜：一样是韭菜，一样是豆腐，一样是

鱼，一样是肉。那韭菜连根都在上边，并未拔去；豆腐是铁硬的；鱼是不知那一天的了，臭气扑鼻；那碗肉是更妙了，上边的猪毛一根一根都在。另有一块大锅饼。伍琼芳看了，吃不下去，只得叫店小二来道："还有别的菜么？"店小二道："还有摊黄菜。"伍琼芳却是生性不吃鸡蛋，当时又不肯问他摊黄菜是什么东西？就叫他添一样摊黄菜来。一会端了进来，乃是一样炒鸡蛋，心中晓得是误会了。只得问他还有什么菜吗？店小二道："还有桂花肉丝。"伍琼芳道："最好，赶紧添来。"店小二看见满桌摆的菜都不吃，不一时，柜上杓子一响，说得了，店小二赶紧送了进来，摆在桌上。伍琼芳一看，原来是鸡蛋炒肉丝。心中狠不高兴，要说店小二几句，又恐怕人家笑话，只得硬着头皮道："有什么汤？"店小二道："有木樨汤。"伍琼芳暗道："这一样总不会再是鸡蛋罢？"便装起老在行来道："你何不早说，我是最爱喝木樨汤，你去添了来。"店小二答应出去，伍琼芳把桌上的菜并炒鸡蛋、鸡蛋肉丝都交给底下人吃去，桌上只留一块锅饼，为的是可以泡木樨汤吃。正在那里沉吟，那木樨汤已送了进来。伍琼芳一看，乃是一碗鸡蛋汤，不由得心中有气，叹了一声气。店小二吃了一惊，说是："柜上忙，请老爷宽恕他们点罢。"伍琼芳道："不妨事，我是不要这个黄的。"小二道："是了，是了，老爷要什么，我去招呼，这碗木樨汤就算了小人的罢。"伍琼芳道："这是我没有对你说，不关你事，你尽管开帐。你这里还有什么菜？再者这个饼，我没有牙，吃不动。要点软软的东西做些来，明天多给你酒钱就是了。"店小二呆了一回说道："菜是没有什么了。老爷要吃软的，有赶现成的面条子，再做上一碗芙蓉汤，要不够的时候，就做上两个煨白果罢。"伍琼芳道："最好，最好。"店小

二连忙跑了出去，约摸有点把钟工夫，就端进来了。却是一碗白水面条子，一碗鸡蛋清蒸的汤，一碗水荷包蛋。伍琼芳倒也弄的没有法子，等他放下，便叫他出去。要不吃罢，肚子又饿了；要吃罢，白面条子怎样的吃？至于那两个白果，还是鸡蛋，平常从不吃的。停了一回，只得端起面碗来看了一看，面条子是有指头粗，还有几根头发似的拔了出来。勉强吃了一筷子，便放下了，又恐怕饿，只得又吃了点，剩下的便叫跟人拿去吃了。

伍琼芳便走了出来，想去找个地方小解，一眼就望见南墙下一个拐角，大家都是在那里解手，便也走过去解了手。左手是个秫秸篱笆，里头有人说话的声音。伍琼芳站住了脚，侧着一个眼睛偷往里看，看见一个胖大女人在那里揉面。揉了一回，忽然把面放了，拿手去擦夹肢窝里的汗，一回又露出又黑又肥的腿，拿手去搔痒痒。伍琼芳不看则已，看见了这样光景，觉得心上恶心，赶紧走到自己房里来。一面走着，一面想道："怪不道我吃的面里有几根像头发似的东西在内。"越想越难受，刚刚走到房门口，不由得哇的一声都吐了出来了，心上还是一阵的往上冲。只听见店小二说道："这是怎么样？"伍琼芳道："不要紧，想是起了痧。"店小二道："我们这里有挑痧的。"伍琼芳道："不要紧，停一回就好了。"店小二出去了一回，又进来，呆呆的站在那里，想要说话的样子。伍琼芳问道："做什么？"他说："盖码头已经到了，你老还是怎样？吩咐一句罢。"伍琼芳道："我心上难受得狠，既是来了，只得给他几个钱就是了。"说着门口早走进一个人来，伍琼芳抬头一看，不禁骇然。欲知走进来的是个什么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　四　回

吕祖阁半仙占祸福　　广和居市侩显神通

却说伍琼芳看见进来一个女人，头大如斗，年纪约有四十岁不到的光景，头上有几根黄毛，鼻子歪在一边，三角眼，高颧骨，大扁嘴，两条扫帚眉毛，满面碎麻子。摇摇摆摆的到里间来，便到床上一屁股坐下。店小二忙着招呼道："就是这位老爷叫的。"那女人便嘻着嘴道："老爷好。"声如破锣。伍琼芳躺在床上，心上暗暗的诧异道："刚才那些虽说不好，比他还要好些，他怎么配叫盖码头呢？这正是应了从前的一句话，叫做小丑则小好之，大丑则大好之了。"又看了看这女人，再看看自己，正是渺乎小矣。弄得伍琼芳沉吟不语。店小二道："怎么样？人来了，你老又病了，这怎么好？"伍琼芳道："真不凑巧，我今天动也不能动，一动就头晕，心上又怕烦。我既是请了他来，也没得话说，我照往常的数目开消罢。"一面喊他的跟班付了两串京钱交给店小二，店小二又交给那个女人，那个女人是一言不发，下狠的瞅了伍琼芳几眼，站起来便往外走，店小二也跟了出去。伍琼芳听他脚底下的声音是刚到门口，便骂道："真他妈的丧气！"又听见店小二嗤的笑了一声，又听见女的骂道："你别笑，照你这样，你下次就是拿八轿抬我，我也不来了。"店小二急了道："大奶奶别生气，不关我事，这位客人好好的，吃饭后忽然发了痧，他也不是愿意的。大奶

奶你包含点罢。”女的又叽哩咕噜的一路走了出去，路也远了，也就听不清了。伍琼芳重新坐了起来，叫周升摊好了铺盖，人倒也没有什么不好，就是饿的难受。好容易等了一个卖花生的来，买了半斤花生，将就压了压饿火，便上床睡了。到了四更多天，伍琼芳起来，洗过脸，便上车开车。

晓行夜宿，又是两天过了。等到第三天，又赶了个大早，一直到了东便门，稍稍耽搁了一回，化了几百个钱，就进去了。伍琼芳招呼把车子一直赶到西河沿来，就住了泰来客店。房屋也还清洁，歇息了一日，便把伊昌传授他的法子，并伊昌的信，自头至尾一样一样的去做。伊昌是三封信，一封信一千两，是送到松树胡同傅老爷的；一封信八百两，是送到化石桥江老爷的；一封信一千二百两，是送到东城根毓老爷的，信面上都写着守候回信的话。伍琼芳便一分一分去送，又有些零碎的，也有一百两的，也有二百两的，总共不下二十余封。伍琼芳顺着路去送，又约了三日后来取回信的话。

回到寓里，天已不早，吃过中饭，想到街上去走走。走到店门口一站，听见店里人说："这课真灵，连时辰都不差的，这可真要替他上块匾。"伍琼芳满肚的心事，正想找个人决断决断，连忙捱过去问道："是那里占的课，有这样灵？"那人道："在琉璃厂西门吕祖阁里面，有一位瞎子先生，叫做张心斋，他本是得过异人传授的。前月，我们店里少东西，客人朝我们闹。后来我们就去找他，他占了一课，说是东西并没有失落。但是他安放的地方不好，是放在元武的方位上，刚刚那天又是什么星宿值日，就是摆在面前也看不见的。必定要等到某月某日某时，那东西自然出现，也不用找，并且一点没有损坏。当时也只当他是这么一句话，那晓得恰恰这日这时就找到了，原

来这位客人挂在床后头。这位客人是南方人，欢喜挂帐子，被帐子遮住了，也没有疑心到帐子后面去。昨天，挂帐子的钉子掉了下来，所以就看见了。你说灵不灵？”伍琼芳道：“这样说，那不成了活神仙了吗？”那人道：“本来他的外号，叫做张半仙。”伍琼芳心中一动，当时说完各散。

次日一早，伍琼芳起来，拿了几张钱票，也不带人，便一步一步走到琉璃厂。也无心观看景致，一直投奔厂西门来。到了厂西门，果然有一个吕祖阁，伍琼芳便踱了进去。一路上贴的些条子，都写的是“张心斋卜课寓内。”到了大殿旁边，却是一个圆门，门里面是朝南的三间房子，两间通的，一间是隔断的，院子里也摆了几盆花。伍琼芳看时，静悄悄没有一个人，就站在廊下喊道：“有人么？”稍停了一停，只听见里间有人接腔道：“那一位？”伍琼芳接口道：“是我，要找张心斋先生。”只见里间走出一个人来，穿着毛蓝布小夹袄，手里把帘子一打说道：“请坐罢，你老贵姓？”伍琼芳道：“姓伍。”那人便道：“原来是伍老爷。伍老爷来的早，先生还没有来。”伍琼芳道：“先生不住在这里么？”那人道：“先生天天回家去住。”又看了一看长条几上摆的钟，便道：“也快了，伍老爷请坐罢。”说完便走了出去。伍琼芳又看他房内，东首这个角上是一张炕，蓝布底炕枕垫，炕几上放着一个铜瓶，瓶里插了一枝假花，一面是一只保险洋灯。靠东墙是一张方桌，两把单靠。靠窗户是一张书桌，桌上也摆着文房四宝。外面这一间当中是一张条几，上面供着一位吕祖。一边挂了一付对子，是墨搨的。桌上香炉、蜡扦、课筒。靠西便是茶几单靠。书桌旁边还有一个书架子，书架子上还有几部书。伍琼芳只当是卜课的书，也不去看他。后来坐的工夫长久了，没有事做，便踱到书架边来看看是些什

么书，原来是一部《大清律例刑案汇览》及些《六部处分则例》，还有一部大板《新缙绅》及那历科的题名录，却并没有一本课书。伍琼芳暗暗奇怪说："这位瞎先生还要这些书做什么呢？"正在那里出神，只听见院子里履声橐橐的走了来。先前那个穿短打的也出来招呼，并说道："一位伍老爷找你老卜课，来了多时了。"伍琼芳晓得是先生来了，便连忙到门口来，恰恰张心斋已跨进门来。伍琼芳把手拱了一拱道："张先生，我久仰盛名，今天初次识荆，实在钦佩得狠。"张心斋道："岂敢，岂敢。伍老爷，我今天刚刚家里有事，到晚了，要你老人家久候，对不住得狠。"伍琼芳道："说那里话。先生请歇一歇，我还要请教你的灵课呢。"张心斋道："伍老爷请坐。伍老爷贵处是那省？"伍琼芳道："湖北汉阳府。"张心斋又道："伍老爷恭喜在哪里？"伍琼芳道："在湖南。"张心斋道："几时到京里来的？"伍琼芳道："三、四天了。"张心斋道："敢是保举了，来引见的么？"伍琼芳道："不关事的，我另外有事来的。"张心斋道："我听见有几个御史联名参了湖南的官场，可是有这个事？"伍琼芳道："有的。"张心斋道："伍老爷想是解饷来的？"伍琼芳道："也没有，我还在服里呢。"张心斋道："伍老爷到京有何贵干？"伍琼芳道："有点小事。"张心斋也不再问，便喊了一声："老五阿。"先前那个穿短打的走了过来，张心斋吩咐他装香，点蜡烛，打水洗手。老五去整治好了，又点了三炷香，却不插在炉里，横担在香炉上，便过来招呼。伍琼芳过去，朝上打了三拱，自己默祷一遍下来。张心斋便走上去，也是打了三拱，用手摸着那三根香举起来，举了一举便插到炉里去。又用手摸着课筒，便摇起来。一面摇着，一面嘴里念道："天何言哉，叩之则应；神之灵兮，有感斯通。今有湖北汉阳府弟子伍某，为占疑

难事，吉则告吉，凶则告凶，但求神应，莫顺人情，伏希明示。”念完，便倒了出来，用手摸了一摸，又放到筒里去。连摇了三次，又把课筒在香头上转了一转，念道：“内象已成，吉凶未判，再求外象三爻，合成一卦。”念完，又倒了一次，便把课筒放在原处，袖着手走了过来坐下，自己咕噜了一回说道：“这卦是兑为泽变雷水解，问什么事？”伍琼芳道：“闻听湖南友人被参，问可保得住？”张心斋道：“这件事要拿第五爻作用神，为什么要第五爻作用神呢？凡占卦总是世爻为用神，要是重大的事，或是替大人先生占卦，或是占大人先生，总以第五爻为用神。生旺则吉，克制则凶。此卦内象是巳卯丑，外卦是亥酉未，五爻酉金化申金，是谓退神不旺，巳官的官爻发动，克制酉金。虽说金长生在巳，但现已交午月，今天又是丙午的日子，重重克制，变出来的又不好。大象是个六冲变六冲，初爻朱雀，二爻句陈，三爻腾蛇，四爻白虎，五爻玄武，六爻青龙。五爻又临玄武，这件事恐怕是没有解释的了。”伍琼芳听了，毛骨悚然，说道：“听说这件事已是化了好些钱，托了无数的人，但不知有用无用？”张心斋道：“神兆机于动，动必有因。寅木财爻发动为申金，兄弟克去，且兼寅卯旬空两重，财爻均已落空，这个钱化的恐怕不能得力。”伍琼芳道：“我听说世爻关本人，你看这世爻如何？”张心斋道：“世爻倒不妨事。世爻未土，今天是午月午日，午与未合，又临青龙，定有解救，但是解救之人权力甚大。”伍琼芳看见又有人进来占课，也不再问卜了，付了卦钱，说了一声费心，就走出来。张心斋却是不迎不送的。

伍琼芳出来，心里万分懊闷，又想着到前天送信去的地方去收回信，心里头正是七上八下的时候。只见迎面来了一辆大

鞍车，鞍鞯鲜明，飞风的走了过来。车夫在那里喊道："边上，边上。"伍琼芳就赶紧让开。只看见那个坐车的是戴着眼镜，忽地招呼车夫把牲口拉住，自己跳下车来，对着伍琼芳，除了眼镜，拱了一拱手道："伍兄何来？"伍琼芳定睛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他们同当工房的一位曹来苏。他们两个是极熟的人，当时寒暄几句，曹来苏便邀伍琼芳到自己寓里去。当时就让伍琼芳坐在车里，曹来苏跨了辕，一径到香炉营二条胡同。来到了门口，下了车，曹来苏让伍琼芳厅上坐下，便进去了。伍琼芳看了看这个小厅，收拾的甚为雅致。炕床摆了许多的古玩，就是墙上那些字画，也有一大半都是真迹。正在那里呆看，曹来苏走了出来，重新让坐，送上茶来，便问伍琼芳宦途一向可还顺利？伍琼芳道："一言难尽。自从那年到省，刚刚三天，便丁了忧回籍。后来听见本省破格用人，说是丁忧的人也可以当差，故此复行回省。等了好几个月，果然委了一个差使，偏偏又是接丁了。不多几日，贱内又下世了。余下三男一女，后来没得法子，照着下江的俗例，娶了位黎观察的令爱，那知非常悍泼。现在还存两个孩子，寄放在湖北舍亲处读书，这是我以往从前的事。"曹来苏道："此次来京，是何公干？"伍琼芳道："只因本省大吏听说被人参了几款，所以小弟来京探听探听，实在不实在。"曹来苏道："听说那边的吏治坏到不堪，到底是怎么样？"伍琼芳道："那也不见得。不过在省的，有一种得意的，便有一种不得意的。那不得意的不怪自己不会，偏要有嘴说别人，一传二，二传三，越说就越不好听。其实一十八省，哪一处不是如此呢？"曹来苏道："这样说，你老哥到京里来，必是来想法子的了。"伍琼芳道："不瞒老哥说，我是我们首府，打发我到京里来想法子的。但是信也投了，到如今也

并没有下文，还不知道有用无用？今天找张心斋占了一卦，卦象却不见好。”曹来苏道：“那些话不要管他，但是老哥若肯早点赐教，不论什么样的事，兄弟都可以办到。”伍琼芳道：“老哥有什么法子？”曹来苏道：“错过你我多年弟兄，不能对你说。现在打磨厂开亿利金号的东家，是个太监，却是大有权力。要是想走人情，到他那里想法子，包可以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事。譬如你这一件事，大约也不过化上八千两银子，就可以风平浪静了。”伍琼芳道：“我来的时候，却带了五千两银子。但是，如今就如石沉大海的一样。要是别开生面，我是拿不出来。就是打电报去要，恐怕他们也不肯相信赶紧汇了进来。这可不是真正要急死人吗？”曹来苏道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事已如此，没有别的话说，只有自己跳了出来罢。至于他们的事，也只可由他们去了。”伍琼芳道：“我不过带到一笔，看来也得化销若干？”曹来苏道：“有限，大约一折也是不能少的。”伍琼芳道：“现在到底不晓得我们首府托的那几个怎样说法，我还要赶了去等个回信。”曹来苏道：“不妥当。你只管去打听去，我听见说，还有好几位御史要参他哩。并且说是两湖如果过于含糊复奏，还要连两湖参在里头。”伍琼芳听了，大大的吃了一惊，暗暗的叫苦。停了一停又道：“他们也享用够了，我才真正冤大头呢。”曹来苏道：“伍兄依着小弟的主意，自己顾自己罢。若是走这一条路，包你万无一失。”又伸出指头，一五一十的算了一回道：“至少也得八百两银子，包你一点事也没有。”伍琼芳道：“莫说八百，就是一千也值。但是从那里去借呢？”曹来苏道：“朋友知己的地方去凑凑看，有多少是多少。要是差个一、二百银子，我还可以替你想个法子，不过利息是每月二分五。”琼芳道：“利息是小事，不去管他，只要大事无害。但是，一

折子参的人，怎么就会单单的把我提开？这里头是怎么个讲究呢？”曹来苏道：“要没有这局拿手，人家还来托他吗？”两人言来语去，说的甚是投机，里边已是端了酒菜出来。伍琼芳道：“初次登堂，老哥竟如此费心。”曹来苏道：“现成的东西，并不费心。”说着，就让伍琼芳坐了首席，自己对面相陪。伍琼芳又问起曹来苏在京贵干？曹来苏笑了一笑道：“没有事。”伍琼芳道：“京城里米珠薪桂，居大不易，曹兄住在这里，必有所图，断断不会在这里赋闲。”曹来苏道：“我实对你说罢，那亿利钱庄的生意，就是我做水客，在外面招呼。我是九五扣的分红，也就勉强可以敷衍了。现在，承东家的情，又在河工上替我要了一个保举，已核准了，我是年里也要到省的了。”伍琼芳如梦初醒，才晓得他是拉生意的意思，就切切的拜托了他。又说：“我明天便去张罗起来，若是能够如数顶好，万一不能，还要求告老哥成全其事。”曹来苏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”一回吃了饭，伍琼芳便辞了出来，叫了车回到泰来店。

先打听了亿利钱庄，果然是个太监开的。又问了管事的名姓，明日一早，便拿张片子去拜曹来苏。到亿利钱庄门口，便叫人进去投片说拜会。不一会，出来回道说：“曹老爷住在家里，不住在店里，他的家在香炉营二条胡同。”伍琼芳听见，晓得曹来苏说的不是假话。又到前天送银子的人家去收回信，有的给了一封回信，原银条附还，有的给了一张收条。伍琼芳求着要见里，边传话出来说，不必见，请他早些回去，所委的事无不尽力，但是只可以见事办事的了等语。一连几处，都是大同小异。伍琼芳晓得事情不妙，便把人家交还的银条取了回来，又去找曹来苏，对他说个明白。曹来苏道：“他们的事不要管他，我们办我们自己的事要紧。你张罗的怎么样了？”伍琼

芳道："我跑了一天，又典当了些东西，才只凑了六百两银子不到的数，这事怎么好？"曹来苏道："有了六百银子，不够的你出张票子罢。但为日已不少，事不宜迟，你赶紧去开张票子交给我，我好去办，但是你也离起服不远了，莫如就住在京城，起了服出去妥当。"伍琼芳道："不错，不错。我明天一早就把银条送了过来，诸事费心。至于这起服，也还差几个月哩！"曹来苏道："你明天写一个禀帖到湖南去，就把你们首府所托的人那些情形说话叙明白了，省得以后有别的话说。至于他们的回信，你可誊一张寄去，原信要留下，等到后日面交为是。"伍琼芳道："不错，不错，到底老哥见多识广。"当日各散。次日，伍琼芳便把人家退回来的银票划了六百两的一张来，交给曹来苏。又当面写了一张欠票，是公砝平足银二百两，言明按月二分起息的话。曹来苏点过收了说道："这事我已同东家说了，东家已招呼人打了一个电报出去，知会两湖，将来复奏里，决不会波及于你。但是你可不好即刻回去，现在回电也还没有回来，大约今晚可到。我有要紧事要出去，不能在家奉陪，我们明天再会罢。"伍琼芳道："我们明天在广和居会面罢。"曹来苏道："也好，也好。"伍琼芳便走了出来，心里想道："要是我自己一个人上了岸，这位张心斋先生的课可真灵了。今天莫如再去找他占一占，看看怎样？"一头想，一头走，已到了吕祖阁。只见大门关着，伍琼芳敲了几下，也没有人答应。又看了一看二门上，是贴了一张小条子，条子上写的是"有病停卜"的话。伍琼芳只得出来，在琉璃厂逛了一会，一径回到泰来店去。过了一夜，次日早上就到广和居定了菜，看了坐。不多一会，走堂的进来说："曹老爷来了。"伍琼芳就迎了出来。只见曹来苏手里拿着一个手巾包，笑嘻嘻的道："来迟，来迟。"走

进房门，便作了一个揖又道："恭喜，恭喜。"便把手巾包打开，取出一张电报纸来，送到伍琼芳手里道："幸不辱命。"伍琼芳接过一看，乃是"示悉遵办"四个字，下边还有两个电码未译，想必是他们的暗号了。伍琼芳看了欢喜得狠，又是十分的感激，便连连的作揖道谢。曹来苏却也稀松平常的。谈谈说说，早已吃了几个菜。曹来苏便忙着要走，说是还约了人在万福居等他哩，便喊了走堂的，叫他招呼套车。曹来苏一面穿了马褂，又作了一个揖，说了一句"盛扰"，便出门上车去了。伍琼芳算还了帐，此时心中甚是有兴。一回想到伊知府待我狠好，但现在我是有力无处使，未免对他不起。就是那些至好朋友，也觉得十分抱歉。既而又转一念道：呸！呸！他们那里认得我。不过认得我的应酬罢了，那里认得我的人呢！我恭维他，也不过恭维点权力，那里是恭维他们呢！各人自扫门前雪，不管他家瓦上霜，那里顾得了许多呢。吃过饭，呆想了一回，便一齐丢开，回到前门外各处游玩了一回。心里想，久居在此无味，还是早早回省去罢。过了两、三天，买了些东西，便定了车，又去拜曹来苏。这一天共走三次，都没有看见，伍琼芳只得留信告别。次日，便上了车，一径出京，由通州起早到天津去搭轮船回省。究竟此次参案怎样复奏的，及伍琼芳是否摘释，当时不久就见，做书的也不缕述了。如今且把此事按下，要知还有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　五　回

暗挑逗歌曲寄相思　　真莽撞贪杯失巨款

却说曹来苏，本来是亿利金号的副管事，东家因为他认得的人多，所以叫他在外边拉生意，他才搬到香炉营二条胡同住下。弄到了钱，是九五扣，曹来苏也就狠去得过。后来，就靠着这个走动人情，在山东河工保了一个从九，每一处合龙，必有他的名字。一保再保，已是保到知县了。其实，他并没有到过河工，也不晓得这个黄河是东西的南北的。自保了知县，核准了，他也不想再往上爬，就赶着要引见出来。为的是知县这个官不比别的，一来是有生杀之权，二来是可以发财的。他本是云南的原籍，自幼在浙江一年，在湖北也住过几年，认的人确也不少，他却没有打听外边的情形。听说贵州的人少，容易补缺，便指省了贵州。又要了东家一封信，给贵州当道的，是托他照应，把顶好的事给他的话。但是这个贵州十分瘠苦，处万山之中，又是晴少雨多，吃的、用的、穿的无一样能够称心如意。所以，从前的人有几句歌，单说贵州的地方是“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尺平，人无三两银”。虽是不无过分，然亦可想而知了。曹来苏到省一个多月，略略晓得了底细，心中甚是懊闷，又想改省。因为东家的信没有发作，所以耽阁几天。后来，又找了一个旧日相知李子和李道台去求抚台，抚台说是晓得的，极想给他一个事，但现在并没有好的，叫他暂且耐心等几天

罢。李道台回复了曹来苏，曹来苏也无法想，只得权时住了下来。

贵州地方虽然穷苦，却是有钱也没处用的。又过了些时候，抚台传见，委他到湖北看纺纱织布等局的做法并利弊。又叫他于江浙一带，要是有好蚕子并桑秧，教他办些回来。即刻就发了一千二百两银子。曹来苏谢了委，歇了三天，就料理起身，打算到了湖北再说别的。早有县中派来的轿子、牲口不少，曹来苏把银子装在箱子里，又匀了几十两碎的放在腰里，预备路上零用，就上了路。一站一站往湖南走，这个贵州路是不好走的。有一种高山，在这个山头上站着，可以同那个山头上的人说话，要想走过去，必须下了这座山，再往那座山上来。要是会走的，走的快，一天也可以到了。倘若是年纪大的人，或是小孩子，一天还是走不到呢。

曹来苏走了好几天，走到了三义镇，捡了一座大大的客店住下来。虽是八月里天气，却还热得狠，曹来苏就招呼把桌子移在院子里去，披襟当风，甚是快乐。忽然，天上起了一块乌云，慢慢的越摊越大，不到一刻，风声怒号，满天是浓云密布。曹来苏赶紧吩咐跟班，把桌子上的东西往房里搬，尚未搬完，已是大雨倾盆的来了。这一场雨足足下了一天一夜，街上的水已是拥淤住了。那雨还是停一刻下一阵，一连三天，真是路绝行人。曹来苏是起早走的，只因这场雨太大，发了山水阻住了路，不能前进。闷坐在客店里，毫无聊赖，气闷得狠，曹来苏只是搓手顿脚，没有法子。猛听见隔壁店里琵琶的声音，觉得一声声都到心坎儿上来，并听着有个细声细气的女子在那里唱。曹来苏便喊了店里来问是做什么的？店家说："是往贵州省城里去的，也是阻了雨，在这里两三天了。"曹来苏本来懂得

曲子，又晓得音律，听他唱的是一出《四季相思》，曹来苏就估着他不是什么官眷，便叫店家去打听打听做什么的？店家说："不用打听，是一班跑马买解的。"曹来苏忽然心中一动，便叫店家去问他可肯陪酒？店家说："可以，昨天他一个老太婆还对我说起，我是没敢对老爷说。"曹来苏道："现在为雨所阻，不能前进，弄个人来弹唱弹唱，解解闷也是好的。"就叫店家去叫。不多一回，一位姑娘果然跟着店家来了。后面有一个老女人，手里提着琵琶，还有一支水烟袋。曹来苏看了看他，姿色也还不恶，就叫他坐在炕上，攀谈了两句。曹来苏又问他："会唱什么曲子？"女的道："请点罢。"一面说，早就把琵琶接过来，和准了弦子，拿指甲弹了几弹，又收了一收。曹来苏道："唱一出《三娘教子》罢。"女的也不接腔，便把琵琶弹了一会，就接着戏文唱起来。

曹来苏听他口音，仿佛是扬州一路的人，等他唱完了，便问他是那里人？女的道："是甘泉县人。"曹来苏道："你的色艺都还不错，为什么不在几个大码头上混混，却要到贵州去？"女的道："大码头上好的多，那里轮得到我？贵州虽说不好，第一人少，是最好的事。这也如同做官的一样，总要分发到人少的省分里去，这就叫做'人弃我取'的讲究。"曹来苏笑了一笑道："主意到也不错。"那女的便接口问道："老爷贵姓？"曹来苏道："我姓曹，我是云南人，从小生长在你们下江，现在是在贵州做官。"女的道："我不晓得，原来是位大老爷，但是现在还是到贵州去？还是到那里去？"曹来苏道："是往下江去。"女的道："为什么要到下江去？"曹来苏道："我是奉了抚台的文书，派我到湖北看看各处厂子，再到下江去买点东西。大约你们扬州，也是一定要到的。"女的道："几时可以回来？"曹来苏道："说不定，也许

两三个月，也许四五个月，但是今年是一定要回来过年的。”女的道:“老爷的公馆在那一门，什么街?”曹来苏道:“我的公馆在东旗杆下，一问就知道的。”女的道:“等你老人家回来了，我再来找你。你此次出门，就只带一个人么?”曹来苏道:“一个人够了，下去一路都有接客的。”女的道:“这回事，你好多几千银子。”曹来苏道:“笑话，笑话！统共发了一千几百两银子，各样在内，我是真也不会办。”女的道:“银子想已汇出去了。”曹来苏道:“贵州汇水太重，我是自己带着他。”女的道:“带着他，不怕失落了么?”曹来苏道:“我到东，他到东；我到西，他到西，再也不得失误的。不过是上上下下，箱子稍为重些，就费了事。”女的道:“放在一处嫌重，何妨放在两处。”曹来苏笑道:“看你不出，年轻的人倒有主意，我就是两处放的。”女的道:“我听见人家说，云南、贵州人最会说假话的。你老是云南人，谅来也是会说假话。”曹来苏道:“何以见得出?孔夫子的地方，也还有做强盗的，那能管得许多。”女的道:“你既然不说假话，我要请教你老人家一句话，我在下江那边，洋钱是见过的了。但是这银子是从来不曾见过面，也不晓得是什么东西，什么颜色?只听见人说银子最是有用，也可以换洋钱，无论什么都可以办。就是要做官，也只要拿银子给皇上家，越多的，官越大。我问他们，这银子是那里来的?他们说，是地上挖出来的。我就打听银子是什么颜色?预备着我们也可以挖点用。他们说，是蓝的，上一等的能够发亮，再上一等是淡红，顶好的是大红的。可不知道是不是?老爷你带的银子，到底是那一号的?”曹来苏笑道:“瞎说，银子是白的，那里会有蓝的、红的，还透亮的呢?”女的道:“怪不道人家说，云贵老爷们会说假话，今天可相信了。”曹来苏道:“怎么晓得我说假话?”女的道:“有一天，我在镇

江看见一个官，坐着轿子，带着一个顶子，是个深蓝的；后来，在芜湖又看见一个官，坐了蓝色的轿子，戴的顶子是个透亮的；后来，在安徽省城里又看见一位官，乃是绿颜色的轿子，戴的是红顶子。我越看越奇怪，就问起他家来，说他戴的顶子是什么东西做的？就有人告诉我，说是银子做的。顶坏的银子做的是白的，不值钱。稍为好些是透亮白的，他们叫他做水晶顶子。看得过的银子做出来是蓝颜色，再上去就是透亮的蓝、红的了。所以我才晓得这个银子，是有好几种颜色。后来又晓得，官越大，化的钱越多；他既然化的钱多，他头上的东西，自然拣顶好的银子打了。你老是贵州的官，你化了多少银子？你的顶子是红的，还是大红的？”曹来苏道：“真正混说，是人家给你当上的。银子只有一样白的，没有第二样颜色的。你不看见财神爷手里拿的一个大黄元宝、白元宝么？那黄元宝就是金的，白元宝就是银的。况且，你头上戴的首饰，你也可以拿下来看看，这个白的便是银子的。”女的拔下来看了一看，笑嘻嘻的道：“曹老爷，你不要哄我，这个是洋钱烊了打的。”曹来苏道：“洋钱就是化了银子打的。”女的道：“怎么银子没有洋钱贵呢？”曹来苏道：“这个看分量。”女的道：“既然银子贵，为什么要化成洋钱用呢？”曹来苏道：“为的是用着便当。”女的道：“我晓得了，银子准是几十斤一块的。”曹来苏道：“不定，顶多的五十几两。”女的道：“我更糊涂了，五十几两是多少斤呢？”曹来苏道：“三斤多点。”女的道：“我听说是，一千银子是六十多斤，这是个什么说法？”曹来苏道：“不错，一只元宝是三斤多，十只就是三十多斤，二十只不是六十多斤么。”女的道：“这个不好，上路带着他，累赘的狠。”曹来苏道：“我本来等到了湖北，就去兑了票子，用的便当些。”女的道：“你放在箱子里，一路上时时刻刻

的开，你不怕失落了么？”曹来苏〔道〕：“我另外带了百把银子作为零用，整数的便收了起来，路上不去开他。”女的道：“那就狠好了。”讲够多时，女的站起来道：“对不住曹老爷，停歇再过来。”说着便走回去了。曹来苏看他傻得可笑，等他走过，停了一回，喊了店家，打听他同住的有什么人？店家说：“他有爹，有妈，有兄弟，还有两个伙计。”曹来苏道：“他到底是什么行径？”店家道：“他们是卖技不卖身的。”曹来苏也不往下说了。

过了一夜，那雨是住了，但是地下还不能走。曹来苏就到房门口站了一回，又到店门口去望望街上，心里又念着昨天那个女的。站了一会，正打算进来，一回头，猛然看见隔壁店门口，那个女人也站在那里。曹来苏朝着他一笑，女的道：“今天还是不能走，老爷没有事情，过来坐坐罢。”曹来苏答应着，便不知不觉的走过来了。女的在前引路，同到自己住的房里来。昨天同来的那个老婆子，也出来叫了一声老爷。让到房里去，又去舀了水洗茶碗，去泡茶，又去点了一个火，递了一支水烟袋过来说：“请老爷吃烟。”曹来苏看了看，他们房里也还不十分穷苦。女的又去忙着开了鸦片烟灯，让曹来苏在炕上坐下，嘴里夹七夹八的说了一回。那个老婆子走了进来道：“我们将来到了贵州，诸事还要求大老爷照应呢。”曹来苏道：“自然，自然，那不用说。你们到贵州住在那里？”老婆子道：“没有一准，大老爷可晓得那个店最好？”曹来苏道：“鼓楼前有一个高升客店，还宽敞干净，可以落落脚。光景是总要找房子的了。”老婆子道：“房子容易找不容易找？”曹来苏道：“房子倒也不难。”老婆子道：“大老爷是到湖北去么？”曹来苏道：“不止湖北，还要到上海去呢。”老婆子道：“约摸要几个月才可回来？”曹来苏道：“要是快，三个月也可回来了。”老婆子道：“真正辛苦得狠呢。”说完

依旧走了出去。曹来苏同这个女的谈了一回，站起身来要回店去，却被女的一把拉住道："你回店去也是一个人坐着没有事，在这里坐坐何妨？"曹来苏道："我要回去吃饭。"女的道："我已经招呼备了饭，你在这里吃顿苦饭罢。"曹来苏道："这又何必费事呢？"女的道："巴结巴结曹大老爷，将来到了贵州，多照顾点就有了。"曹来苏道："笑话，笑话。"嘴里说着，却依旧坐了下来。女的陪着说了一回话，便走到外间去，同方才那个老婆子唧咕了一回，依旧进来。只听见外间拖桌子，摆碗筷的声音，忙了一回，老婆子却走到门口来说："请老爷坐罢。"女的答应着，便邀了曹来苏出来坐。曹来苏走到外间一看，正中摆了一张桌子，摆了八只碟子，无非是鸡、鸭、鱼、肉、花生、瓜子等类。还有一把大酒壶，一个大酒杯子，一个小酒杯子。女的走过来，便把酒壶在酒杯里斟上一大杯，曹来苏道："你们在客边，这是何必如此呢？"女的道："这是家常便饭，并不费事。"女的又问道："你的公馆在贵州那里？"曹来苏道："在南门大街大牌坊的东首，一问就知道的。"一面说着话，又上着菜，杯到酒干。女的又道："你的管家，可以叫他来吃点东西。"曹来苏道："不必，不必。"女的道："菜也多，吃不了明天又要坏了。与其便宜他们店家，不如还是自家人吃罢。"曹来苏道："也可以。"女的就招呼人去喊了过来，叫他在外边吃。女的一味的让酒，左一杯，右一杯，吃的狠有点醉意了，当不住女的一味的让，直吃得酩酊大醉，就躺在女人床上睡着了。一觉醒来，已是点了灯了。曹来苏喝了茶，站起来腿还有点发软，就叫跟班扶了回去，放倒头便睡，一直睡到天明才起来。

天也晴了，地下也好走了。曹来苏便料理动身，又到隔壁去看看，那一班人已经动过身了。曹来苏也不在意，就叫店里

来算帐。心中又想：好奇怪，那个女的前天来过一趟，唱了两出曲子，昨天又破费了许多，办了一桌菜，我一个钱也没有给他。他也不等着钱，竟自一早就走了，倒也实在大方得狠。要不是晓得我是贵州的官，将来是少不了的，所以忙不在一时，将来到贵州，好拉个相好的意思。胡思乱想了一回，也就丢开。不一刻，轿夫、挑夫均已齐备，曹来苏便出来上了轿子动身。不到三四十里路，就是湖南的地界了。在路行程不止一日，早已到了长沙，找了客寓住下。他先前认得的一位伍琼芳，在这里候补，也不去找他，便一直走到一家汇票号里，去对他说明，有一千二百两银子要汇到上海去的话。票号里答应了，说定当晚来挑银子。

曹来苏又到各处游玩了一回，回到寓里，便去把三只皮箱搬下，打开了锁，掏摸了半天，却是一包银子也不见，心里有些发毛。到得第一个箱子里，到有好几包在内，曹来苏还只道自己差了，便用手去拿出来。不料拿到手里，分量不重，及至打开来一看，那里是银子，都是些砖头瓦片。连开三个，都是如此，银子是一包没有。曹来苏吓得目瞪口呆，心里早已恍然大悟，是那天留他吃酒的时候，又因为菜多，连用人都喊过去吃，就是这个挡儿，他们便趁空过来偷了。但是一无凭据，况且离贵州又远，还不知道那一班人，到底是往那里去的？呆呆的思想，一言不发，跟班的在旁边，也看呆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那票号里挑银子的也来了。曹来苏没得法子，只得复他不汇了。曹来苏坐着呆想一回，盘缠虽还有几个，这买东西的拿什么去办？想来想去，一筹莫展。他的跟班在旁边插嘴道：“老爷同这里伍大老爷相好，去拜拜他何妨？”曹来苏心上自己明白，从前湖南那起参案，本来是不要紧的，他是欺伍琼芳

的。当下曹来苏无可奈何，只得派人到号房里查查伍琼芳的住处，便换了一身衣服，穿了缺襟袍子、方马褂，坐了一乘便轿去拜伍琼芳。刚到了门口一看，只见两条封皮封着，不觉大吃一惊。忙去问左右的邻居，才知道是因为亏空查抄了，现在伍琼芳已坐在司监里。曹来苏沉吟了一回，没有法子。况且轿子歇在当街，也不雅观，只得叫周升跟着，索性去禀见首府，再去拜首县去。轿夫说是听说首县请了感冒假，已是半个月没出来。听说首府是封门考试，可不知道见不见？曹来苏听了，更是着急。当下一筹莫展，只得依旧坐了轿子回去。开发过轿钱，坐在房里默默的一言不发。周升也是看了发急，只因这一急，到急了一个法子出来。要知是何法子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　六　回

裁寿衣借端通内线　　论相法顺口托人情

却说曹来苏失落了银子，想不出一点法子，周升道："老爷不必发急，小的倒有一个法子。老爷带的钱，也还赶得到湖北，到得湖北，就到纱布厂里去住。约摸将到的时候，老爷就在舱里把箱子上的锁扭了，吵起来，说是被偷。小火轮的帐房、茶房必是要来查问的，任他如何盘诘，老爷只管骂小的，等小的回答他。他们也还一定要搜查别的客人的行李。任他们闹的怎样，老爷可别软下来。"曹来苏道："照你说，可不是讹诈众客商么？"周升道："不是这样说，要这样一闹，人家才晓得老爷是失了银子，等到到了湖北，就有文章做了。那时见过制台，先说明路上被窃的话，制台一定要招呼县里会同保甲局去查人，无论查到查不到，那不就同存了案一样么？那时，老爷再发一个禀帖，或打一个电报给咱们抚台，说是路上被窃，自请记过。并问问这事还是去办，还是另外派人？好在老爷上头的声光狠好，充其量不过不要老爷去办，难道还怕有别的余波不成？若是还要老爷办，一定就得再汇银子来，那不是一天星斗依旧是了无痕迹么？"曹来苏想了一想道："不错，还是你有见识，就这样办。难得你如此护主，我将来得了缺，一定要大大的抬举你。"当时主意打定，也不去拜客，就搭上小火轮向汉口进发。

果然照着周升主意办理，倒也没露破绽；只难为了这些搭

客，一个个的行李衣箱都打开查检。这班人不晓得是假的，还帮着咒骂那偷银子的人呢。曹来苏听了，也觉得好笑。等到靠了码头，曹来苏先落了客店，然后去禀见制台、抚台、藩、臬、道、府、首县，就到织布局里去拜过总办，随即搬到局里去住。见制台的时候，已把被窃的话回过了。随即又发了一封电报给贵州抚台，说是自不小心，于小轮内被窃，已蒙制军饬缉，现寓布局。长江下游各局，应否仍往考察？资费已竭，难以前往，乞赐示只遵各等语。叫周升立刻送到电报局里去。周升领命，到得局里看他拍发了电报，交了电费，取了收条。刚要走回来的时候，早已打门外走进一个人来，极其面熟。当时四目相注了一回，周升呀的一声道："这不是徐老二么？"那人也笑了一笑道："可是周大叔？"周升道："好，好，我们可真算是他乡遇故知了。你住在那里？"徐老二道："我跟了一位佘老爷，是新掣签的福建候补知县。回家来看看，就要走的。我家的太太，就是这里电报局老总的姑娘，所以我们老爷就住在这里。大叔是从那里来？"周升也把自己的履历说了一遍。原来周升是浙江衢州府人，离着福建甚近。徐老二叫徐升，是湖南衡阳县人，离着贵州也不远。两个主人都是候补，都是知县，虽然贵州苦些，他老爷的脖子粗。两个人一席话，早谈了个易主而事的办法，各人回去见各人的主人，说明白了。佘老爷也无可无不可，曹来苏却因为小轮船上的事是一件短处，落在周升手里，巴不得他快去，也答应了。周升先同了徐升见过曹来苏，也叫徐升同了去见佘老爷。

却说佘老爷名念祖，是湖北武昌府人。他的祖上曾做过浙江的道台，念祖靠着余荫，谋干了一个海运的保举，以知县用。他因为在浙江年代久了，觉得较着别处便当。无奈，他有

一个叔子在这里候补，要回避，没奈何就指省福建。今年刚刚二十一岁，是上年娶的亲，到武昌来招赘的。新近是到京里引见出来，想同着太太一同去到省，被这位老总留他多住几天。好在限期尚远，又是一水可通，所以就住了下来。现在是把徐升换了周升，还有一个家丁叫做江明，也是浙江人。当时，周升帮同料理行李，捆扎结实，择定四月十五日黄道吉日起身。这天是招商局的船开，佘老爷先到各处辞了行，就到船上来看着上东西。不多一刻，太太也来了，接着又是太太娘家的一班人来送行，男男女女混了许久功夫，听得放气，才纷纷上岸回去。佘念祖同着太太住的是大菜间，不到三天，已到了上海。早有接客的塞了一张春申福客栈的栈票，佘念祖收了，那春申福的伙计便来搬东西，又有江明、周升看着发了去。佘念祖自同太太坐了马车到栈房里去了。佘念祖在上海来去多次，相好是极多的。只因为同了太太，所以一处没去，只不过看看戏，吃吃番菜而已。耽阁了三天，就搭了招商局的船，到福州去。到了福州，先落客栈，慢慢的寻公馆。一面就去参衙拜客，忙碌了几天，都是照例的事，无庸叙述。

福建虽是东南一个大行省，但比起浙江来，究竟差得多，候补人员也着实的不少，牛鬼蛇神各有神通。佘念祖未到的时候，满心高兴，颇有跃跃欲试的意思。到过之后，大概情形看了一看，亦觉得望洋兴叹了。但他家里还是个有家，尚不十分在意，以为是资格深了，再没有不得法的道理。周升是从小来过的，一切情形大异从前。又遇到一个亲戚，姓梁，是从前跟了一位藩台来的，后来就住在福建，开了一爿大裁缝店，本钱又大，手艺又好，各衙门的生意，自然都是他包了去，店里的伙计用到五六十个。既是周升的亲戚，佘念祖家的生意，自然

也是他了。光阴如箭，已是三个年头，余念祖手头渐渐的紧起来了。从来说的好，越有越有，越没有越没有。余念祖手头一紧，就遇事吝啬起来。这里制台是非京信从不见面的，藩台也是一个样子，遇到牌期，先打发号房问明白，有公事没有？没有公事，一概挡驾。余念祖是个候补的人，从那里去找公事去？所以这些人，除掉到省见过一面，以后竟是人间天上了。臬台外面似乎有点风骨，其实糊涂得狠。人家要见总要午后一点钟去，碰高兴也许见见。就有一班不识进退的去求差使，臬台也觉得烦了，也就学了抚、藩，以闭门羹相待了。首道是个具员，作不了一点主，见他也无用。首府是个好好先生，但是过于引嫌，非但不肯替人家说句好话，并且遇到上头问起某人来，必定先说上一套极不堪的话，以示他大公无私的意思。几处这样一挤，可就拼成功一个贿赂公行的世界了。

周升看见老爷一天紧一天，也觉得发急，闲暇无事，便来找梁裁缝谈心。说起他老爷的情形，颇有告假另觅高枝的意思。梁裁缝微微的笑道："天下事除了死法有活法。像咱们摸不到个官做，也叫没法，你们老爷既是个官，家里也还有几文，净在这里瞎混，这可不是个呆子？"周升道："你说的好，终年上门不见土地，怎样好呢？"梁裁缝道："你们老爷一年要用多少钱？"周升道："听说要六百多两银子一年。"梁裁缝道："三年就是二千，再三年就是四千哩。"周升道："你好，净照顾好话。"梁裁缝道："我不说假话，三年后你才服我哩。如今这样，算你老爷拼出三年的浇用，我可以给他去走条路。虽然不能说是一本万利，这两三倍的利钱是有的。"周升道："你的法子我晓得，不过是给你添些成本，好大大的开个裁缝铺哩。"梁裁缝道："我说正经话。我时常到制台衙门里去做生活，藩、臬衙门也时常

去的，里面老太太、太太、姨太太、小姐、少奶奶，没有一个不熟。我抵桩着去多请几个安，再没有不成的事。要是你老爷相信，就请他先出上一张银票，我看老弟的面上，替他去办一办。成了，自然是顶好的了；不成，钱还是你老爷的，况且万没有不成的理。”周升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你既是有把握的，我就去对我老爷说说，但是，你这里头可还想点好处么？”梁裁缝道：“也不想什么好处，我是要荐个人，当当稿案，就是这一点贪图。”周升道：“那容易，我就去。早则明天，迟到后天来给你回信，我也不坐了。”说毕站起来，一径回到公馆里。

正值佘念祖吃晚饭，周升便先去烟铺上开了灯，烧起几个大烟泡，等着佘念祖吃过饭过来吸烟。周升一面上烟看火，一面就说起这件事来。佘念祖沉吟了一回，方才慢慢的说道：“我看怕不妥当，怕是撞骗罢？”周升道：“小的这个亲戚，是最靠得住的，同小的相处了几十年，从不曾说过一句瞎话，老爷请只管放心。”佘念祖又盘算了老大一回，方才打了主意道：“这样罢，你明天去问问他，他可曾替人家办过么？是什么人？”周升答应了：“是。”次日一早，周升便赶到梁裁缝家里，把昨天晚上的话告诉了梁裁缝。梁裁缝心上狠不高兴，慢腾腾的道：“这又是你老爷格外多心了，我没有办过，我敢说这句话么？况且是二千银子的事情。就算俺做裁缝的不放在眼里，你老爷是看着白花花的一大堆凭空丢掉了，我也怪舍不得。只是他要问人，人多着哩，那可不能对他说。譬如你老爷办了这件事，也是要隐密点，难道我就能立刻去告诉第二个人？那亦就是一样不能对人家说的。况且，这件事要是传扬开去，也不是顽的。你老爷算有身家，难道做裁缝的就没有性命？老实对你老弟说，这事因为你老弟面上，要是照你老爷的这样主儿，不是夸

口，我还实在是不高兴哩！不过说是事成了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，老弟亦可以润色点。就是我说荐的那个当稿案的主儿，自然也是沾光了。老弟你斟酌着罢，要办就办，不办就算了。也没有大不了的事，倒教老弟跑了冤路了。”周升听了开口不得，勉强道：“我们这位老爷，是最拘泥不过的，才有这句话。一则怕声名不好，二则还怕我说的不真。要不是他这样拘滞，又怎样会好几年不见红点呢？”梁裁缝道：“这事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，有什么风声？至于名气的话，尤其不相干了。老弟，你看如今的时势，就是孔圣人活过来，一板三眼的去做，也不过是个书呆子罢了。听说你们老爷并不是科甲，为什么也会中这个书毒呢？”周升听一句，应一句，也不再回答他，辞了起身，一直赶回公馆里来。从头至尾，一字不漏，统通告诉了佘念祖。佘念祖想了一想，也没的话说，便连忙出去张罗借钱。

虽然佘念祖有点家资，这几年也狠丢掉几个。况且问人家借钱，论这候补场中，大半是十扣柴扉九不开。因佘念祖平日用度阔绰，人家也还相信得过。然而，终究是借二百止有一百，借一百止得五十，除了几个光景难的，不认识的，不能开口，忙了两天，才止得一千一百多两银子，已是满官厅谣言蜂起，说佘念祖借了一大注钱，不知做什么用？佘念祖看看，还差个八百多两银子没有法子想，要变卖东西，却又缓不济急。又是周升，看见老爷急的走投无路，才想出问梁裁缝借的话来。佘念祖没法，只得叫他去碰碰，居然一说就成功。佘念祖大喜，赶紧写了一张欠票，号了押，打发周升送了去给梁裁缝，并再三的切托。梁裁缝满口应承，一面把借票收了进去，又湾了湾指头道：“今天初八，明天初九，后天初十是黄道吉日，制台要替他老太太做寿衣，我就趁这个挡儿去混混看。那天晚上，

你来听信罢。”周升答应了，又千恩万谢的，方才走回来覆命。打这日起，佘念祖便同热锅上蚂蚁一样，茶饭无心，只落得满地上走来走去，一回搔头，一回摸耳。时而作一得意想，便仿佛坐在四人大轿里，鸣锣开道的去接印一般；时而作一失意想，就像这二千两头投在大海里，一点声息没有，此后的日子格外窘急，即日便要下海的一般。正是千头万绪涌上心来，做书的也实在形容他不出。如今且按下不表。

再说梁裁缝到了初十一早，便收拾了剪刀、尺子、粉线、布袋等项，一径往制台衙门里来。先到了跑上房的爷们房里落坐，停了一刻，才由跑上房的爷们同了进去，在外间门口站着，等到太太出来坐下，跟着就是两个丫头，捧了一大卷衣料出来，放在桌上。太太就吩咐，说是剪一件月白湖绉的紧身棉袄，下余就都是老太太的寿衣。梁裁缝连忙依着尺寸，剪了太太的衣裳，又剪老太太的寿衣，一面嘴里还说了许多“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”的话。裁完了，就用包袱一件一件的包了起来。一头包，一头对着太太说道：“这件寿衣总还得放个三十年光景。裁缝做惯了生活，一动剪刀，就晓得的老太太寿元高大得狠呢。”太太听了，晓得老爷一时不得丁忧，可以一直做这个制台，自然欢喜得狠。等他收拾完了，跑上房的家人早递给他一个包儿，是赏他裁寿衣的喜钱。梁裁缝接了，赶紧过去请安叩谢过，便站在一旁笑嘻嘻说道：“裁缝有点事求求太太，裁缝晓得太太是仙佛的心肠，才敢开口。”太太道：“什么事？”梁裁缝道：“裁缝有个亲戚，跟了一位佘老爷。说起这个佘老爷，苦得狠，当光卖尽，一天只吃一顿稀饭，还是连米粒都没有的。再要半年，一家门直截都要饿死了。知道太太的心是最慈不过的。”说到这里，便连忙又请了一个安道：“所以，裁缝打算替

他求求太太，在大人面前提拔一两句，赏他一个差使。就譬如养鸡养狗一样，他一家里大大小小，就享受不尽了。论理裁缝不敢说，不过看他实在可怜极了。”说着，又请了两个安。太太被他恭维的心花大开，不觉的脱口而出道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裁缝就在手里拿出一张红纸条子放在桌上，太太看了一眼，乃是“候补知县佘念祖”七个字。太太道：“这些事是大人作主，我向来不问的。”裁缝道：“裁缝晓得，只当太太是买个乌龟放生罢了。只要太太哼一声出来，是两世为人了。”太太把条子收了进去，梁裁缝也提了包，他就先打发徒弟送回家去，又同这个跑上房的嘁喳了一回，却顺手塞了一张银条过去，托他有点风声赶紧通知他。随即辞了出来，到抚台衙门里去，在门房里坐了。

门房里这些大爷，都是熟识的，且时常叨光做件把衣裳不给钱。梁裁缝倒是算大不算小，便应酬了，因此到拉了交情。他来了，到是让茶、让烟狠客气的。又有问他生意好的，他便借着这个挡儿，皱着眉头道：“快别说，说起来真难受。”其中单有一位仇大爷，含着一口鸦片烟笑道：“怎么会难受？”梁裁缝道：“我店虽小，也有七八十个伙计，全仗着是衙门公馆生意。现在，这些穷候补一年也不做一件衣裳，问起来，说是没有差使。问他们差使到那里去了？说是被人兼得多了，到弄成一个人浮于事的世界了。你想，大家不做衣裳，单靠着大人衙门里这些生活，那里会养得活呢？今年的生意格外清闲，一半人上工，一半人吃闲饭。今天轮这一班，明天轮那一班，你说这不干了么？我看见最可怜的有一位佘念祖老爷，到省已是三年，大人也没赏见过。他逢着衙期，没有一次不到，先还坐坐轿子，现在可是坐不起，提了画眉笼子了。”仇大爷道：“怎么

叫画眉笼子？”梁裁缝道：“自己提了一个包袱，包着靴子、外褂子、帽盒在街上走，这样办法，人家就起他名儿，叫做‘提画眉笼子’。你想，这个名儿刻薄不刻薄？他家里皮箱还有七八只，可都空了，箱子也插上草标卖了。真是吃的在肚里，穿的在身上，黑夜里开着大门睡也不碍事。像这天气，一天热似一天了，他还是穿着棉袍子。并不是他怕冷，实在没有了，都当完了。要再把这件去当，可不是光了脊梁么？他先前还住的大房子，现在是一点点的小屋，房东因为收不到房钱，不叫他住，他就朝他磕头，房东也没有法子。前月里不知道怎么着，关起大门，一家子抱头大哭，足足哭了个半时辰。却正是我走过他门口，只听得诧异，还当是他家死了人。推门进去一看，才晓得和了一大茶缸的鸦片烟，打算一家子吃下去，这一哭算是分手的意思。我看那光景，也不由一时心酸，打身边摸了两块钱给他。他还不要，后来说是日后还我，他才收了去，差不多又要朝我磕头。你说这光景惨不惨哩？你们想想罢，也是个候补老爷，真是不晓得作了什么孽，在这里凌迟碎剐呢。”仇大爷笑道：“老实对你说，什么都不论，我们大人京城里朋友最多，要是那个去找到他知己的朋友写封信来，就可以得个事。交情深些，得事好些；交情浅些，得事也差些。只要有了人情，今天到省，明天就可以委事。照你说这位老佘，是一定没有人情的了。要是一直这样，只怕真要饿死哩。总怪皇上家不好，开了捐，哄动了这些人，吃甜头的不过一百里头一二十个，吃苦头的可真有七八十哩。”梁裁缝道：“我们说句笑话，像你大爷这没分儿，大人面前狠可以说得进话。你大爷就发发善心，给他弄点事。从来说得好，‘公门里好修行’。又道是‘救人一命，胜造〔七〕级浮屠’。你大爷救他一命，就是救他一家，

他一家共总有七口，那不就是七七四十九级的浮屠么？你老不是巴儿子么？你老要有这样的功德，不但可以早早添丁，还要连生贵子呢！”仇大爷道：“大人面前，我不敢说话，你别瞎恭维。”梁裁缝道：“你老不肯罢哩。要肯的时候，像你大爷这样的势派，说是不成，可是你大爷欺骗我做裁缝的了。外面那个不说，仇大爷人好、心好，我也晓得你是呕着人玩。要是大爷也不能救他，那不是真正没人相信呢！况且，大爷是心慈不过的，大爷你这道眼下的纹是最好，相书上叫做阴骘纹。人做了好事，就脸上现出这条纹来。一生缺少的事，自然也就可以如愿了。我虽不懂相法，我是听人家说起来的。大爷你不是找东辕门外那个一只眼的相面看过相么？有天，他在我们隔壁替人家看相，劝人家要行好事，还说起你大爷的相，以后是一年好一年，这是他积德回天的凭据。我正闲着没有事，我还问他为什么还没有儿子？他说：‘别忙，他现在相上非但有儿子，还有三个呢！照他的阴骘纹看起来，还主着两个大贵，他还要享儿子的福，做老太爷呢。’这可不是我说谎，大爷不相信，尽管去问他。不过到那个时候，大爷你不认小裁缝了。”仇大爷听他恭维的心痒难搔，不觉大乐，却勉强着道：“你这张穷嘴真会嚼，真会捣鬼，我有什么阴骘？”梁裁缝道：“做的事是自己不晓得的。如今我又要说到本题上来了，就如这位佘老爷，你大爷能够提拔提拔他，他一人有了命，一家子也都有了命。算起来，你大爷不过救他一条命，这无意中不救了七八条命么？不但救了他家七八条命，就是他亡过的先灵，也不至断绝了香烟，岂有不感激你大爷的？反过来一想，就不好了。他死了，他一家子也死了；他一家子死了，他祖先的香烟也断绝了，你说伤心不伤心。”仇大爷道：“你说的好，看你的面子，碰他

的运气，我替他混一下子。事成了顶好，事不成也与我无干。”梁裁缝道：“你大爷肯照应他，再没有不成功的。等成了，我告诉他，等他来多替大爷磕几十个响头罢。”仇大爷道：“我做是去做，你晓得的，我们是不能空口说白话。这回事为了你，以后做衣裳的时候，工钱却不好照旧的乱开。”说着，又哈哈的一笑，梁裁缝道：“是，是，是，你老放心。”正说的高兴，忽然听见外面喊道：“仇大爷，大人叫。”仇大爷便站起来，穿上大褂进去，梁裁缝也就出来回家去了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

靠虚火施司务扬威　为干儿宋媒婆出力

却说梁裁缝回到家里，已是不早，将近上灯的时候，周升已在那里候了许久了。梁裁缝一见就恭喜道："你老爷的事，十成里有了八九成了，再等几天看罢。"果然不到十天，就委了一个粮台上的收支。这个差使，也算是个极好的差使。佘念祖极为感激梁裁缝，梁裁缝也就把这二千两的一笔款子笑纳了。那年正是中外打仗的时候，捐输减了价。梁裁缝一想，这件事眼下是糊弄过去，但是，二千两头买一个差使，佘念祖就是痴呆，也还不至于痴呆到这样。他来问过几次，我听说是这个差使，只算遮人耳目的事。不然，你也没有当过一项差使，怎么立刻就出去署事？要是一半年里佘念祖得了缺，自然是不敢来追究银子的下落。倘若就这样下去，恐怕佘念祖不肯干休，那时反为不美。我看做官也是件容易事。我本来还聚了几个钱，他又交给我一千多银子，那张借票就算是张废纸，尽现在的捐个把知县，已是绰绰有余。我不如替我儿子捐了一个知县，到远点省分里去。我想广东地方有钱，狠可以去得。不过想有差事，似乎也不容易，听说那里的候补官，直截有五六千多。要是像这位佘念祖，几年不得事　岂不把老本都吃掉了么？踌躇了好几天，才决意的替儿子捐个府知事。捧了一大笔银子，托人去上兑。他儿子名叫有信，年纪二十四岁，读过三

年书，西瓜大的字也认得有一石。官场现今本不讲什么识字不识字。况且，梁有信又是个小老爷，更是不关紧要。等到领了照，把各路的帐目清了一清，又把这扇招牌卖了几百块钱，也没同周升提起，带了家小，一径到广东去了。

广东的地方是赌风盛行，摆赌摊子的，城中不下几千处。梁有信每日带了三块洋钱，到一个赌摊子上去，下一块钱，或是打幺，或是打二，一天只认一门。要是一下着了，这天有了三块钱，也就够敷衍三天了。要是不着，再走一家，还是照前的样子打。前头打的要是四，还是打四，难得三下都得不着。就是不着，他还有从前打到余下来的，也可以匀着用。所以，家里的零用到不消说得，是尽够的了，还有多余。有天，梁有信正在一个摊子上看了一看，想去打四。忽然，背后爬上一个人来，拿了十块钱打四。梁有信看得四好，也把一块钱放在四上，那个人把眼斜着看了梁有信一眼。一回开出来，一看却是三。那人登时放下脸来，叽咕道："人家打四，管他什么事？也要来舐屁股。如今，害得我也不着了，天下有这种浑小子。"梁有信也不理他，就走了出来。换了一个地方，还是他的老门道，依旧是打四。那人却已跟了过来，看了看注码，都是幺二、三的，大约好有六七十块钱，四上就只一块洋钱。那人又摸出十块钱，押在三上，又问了一声："四上这块钱是那一位的？"梁有信接口道："是我的。"那人看见，就是方才同他在那个摊子上同押四的人，心上大不高兴，连忙回过头吐了一口唾沫。那时得开出来一看，果然是四。那人大怒说道："明明是个三，被他这个混帐东西一块钱压了去的。这些钱你们都收回去，所输的通叫那个崽子赔。"摆摊子的两手按住，早已把钱掳了进来道："那就不成话了，这宝久已摇定了，那里就会压

了去？”那人更怒，掳起袖子，恶狠狠对着梁有信抢过来，想要打他的神色，梁有信连忙躲开，又对摆摊子的道："存在你处，我明天来取罢。”说罢，回头就走。那人要追着去打，早被旁人劝住，还祖宗八代的骂了一大顿，梁有信只当没有听见。那人看见梁有信走远了。还在那摊子边混吵。早有人过来劝说，把那人的十块钱依旧还了他，那人方才把气平了，又到别的摊子上打三去了。

原来，这个人姓施，叫子顺，向来剃头为业。剃头的手艺却不坏，在广东抚台衙门里吃一分工食。因为这位抚台有一个古怪脾气，他剃头是只许剃头的一手动，自洗头、剃发、光脸、剃胡子，不许剃头的用那只手。多少剃头的都做不到，只有这个施子顺，单会这种手艺，还另有一种推拿的功夫，也是极好的，抚台身上要有点不舒服，非得他推拿几下子不成。他本是京里人，抚台外放知府，就带了他出来，一直升道台、臬台，转藩台，升抚台，都是他跟着，也算是旧人了。在衙门里日子久了，一切情形都也熟悉，便在外边招摇撞骗，无恶不作，甚至于说是替人家求缺、求差。也有人上他的当，到后来都不敢发作，只索自认晦气。他生性是最欢喜赌，可是最怕输；输了便有许多的赖皮法子。因此大家都怕他，这些摆摊子的，尤其见了他头痛，却又不敢得罪他，现在已求着抚台，赏了他一个五品功牌，居然也是水晶顶子，他便做了袍套，买了一副补子。他在广东的时候久了，已娶妻生子，一样在外间赁了房子，房子门口贴上"施公馆"的条子。家里也用着男的、女的好几个，都称他为老爷，他的女人就称太太，气派很不小，仿佛是什么候补道府的样子。有时候出来，也还坐轿子。抚台也有点晓得，教训过几回，他亦如同无事一样。他隔壁有一个媒婆

子，姓周，娘家姓宋。本来也常常走动衙门，到得这位抚台手里，更是走动的勤了。这个媒婆子非但会说会讲，有几分姿色，他还有个降神本事。抚台的太太时常有病，每逢发了病，一定要宋媒婆去请神，求了方子，服下去就好。因此格外待他好，竟是一天不能离开。四书上有句话是："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，近之则不逊。"这两个人就里勾外连的朋比为奸，闹的不成样子。广东官场上的人，奔走这个媒婆子门口的，十停里到有八停。一天少说点，也有四五十乘轿子。有的见，有的不见，还有一种下流东西去拜干娘的。逢年逢节送的东西，堆积如山，都不必说。

这天施子顺打赌摊子上回来，踱到这边，施子顺说要开赌，宋媒婆就答应了，派了几个用人，分头去招呼人，不到两个时辰，早都已一个一个的来了，宋媒婆叫他儿子有福去陪客。宋媒婆年纪不到四十岁，早已嫁过五个男人。这个有福，还是宋媒婆第二个男人生的，因为家里没有人，宋媒婆就领了过来。现在，宋媒婆因为已经嫁了五嫁，自己发过誓永不再嫁人了。有福陪着客，里面一边收拾开赌的桌子，一切齐备，方把大家请到里面去。施子顺躺在炕上抽烟，不过略略抬抬身子。宋媒婆偏做出一种殷勤的样子，一个个都应酬到，方才请施子顺坐上去摇庄。摇了一庄，施子顺输了五百块钱，已经有点面红耳热起来，嘴里已狠有点不干净了。大家晓得，他最是怕输的，只得大家商通了，作为诈输。怎样叫诈输呢？等他要开宝盆的时候，大家就拚着命拣那注码顶少的一门喊。譬如，明明开了二，二上的注码多，便叫三，其余都是如此。一连二十下，施子顺不但不输，反赢了千把块钱。偏偏有一个不知轻重的候补知县马廉，他因为自己要顾本，却都是冷门上下筹

码。到得四更多天，方才歇手，也有输一二百的，也有输二三百的，只有马廉，非但不输，倒赢了六百多块。施子顺心上狠怪着他，当时，也不好怎样。眉头一皱，想了一个法子出来，一定要叫马廉去摇庄。马廉先前不肯，后来，看见施子顺声色俱厉，只得恪遵台命。那晓得，那班人还是这个宗旨，只要施子顺押在那里，便替他喊那里。不到四摊，马廉已下去了二百多块，马廉急了。这一会施子顺押了一个四，却开出一个二来，大家都赶着喊四。马廉忍不住了，只得指着宝盆说："明明是个二，如何是四呢？"有一位穿缺襟马褂的，对马廉挤挤眼道："两个三，两个五，如何不是四？"马廉道："一夜不睡，老哥眼花了，这是两个二，两个五，明明是个二罢哩。"当时大家无话，马廉就把赢的收了进来。接着，施子顺又押了一下幺，开出来，却是四，大家还是齐声说幺，马廉道："一个五，一个四，一个六，一个幺，如何会是幺？"就有人拿脚去踢马廉，是叫他不要顶真的意思。马廉看了宝盆，用手指头一个一个屈着数给他看。施子顺心上大不耐烦，不由的翻了脸。抢过宝盆，往地下一丢，摔的粉碎，嘴里还骂道："滚他妈的蛋，难道我施大爷还讹人么？真是不开眼的东西。"大家见施子顺发怒，格外要讨施子顺的好，都硬派马廉的不是。宝盆已经摔了，马廉更觉不能分辨，真是有冤没处诉，要改口也来不及了。不由的天良发现，一股恶气也按捺不住，站起来就走。施子顺看见他并不赔话，又不把钱赔出来，格外气得不得了，不由的拍桌子大骂。大家又帮着批评他的不是，并说他是穷花了眼了。还有想替他周旋的，说是他向来不能吃酒，今天吃了几杯酒，所以失其常度；也有说他向来有个痰迷心窍的毛病；有的说大人不记小人之过。纷纷攘攘老大一回，施子顺的

气才有点平下去。就有人说："明天叫他来磕头罢。"施子顺道："不稀罕他这样的狗头！"那人道："那也不是稀罕，是一定的规矩。难道他得罪了你老，你老就这样罢了不成？"施子顺道："叫他等着罢，有他的舒服日子呢！"夏天夜短，早已天明。这班人的轿夫都来伺候着上衙门，这才纷纷各散。

施子顺回了家，就睡在烟铺上抽烟，暗想：我在广东也算有名的人了，这个崽子竟不放我在眼里，要不给他点红白看看，人家以后真要瞧我不起了。眼珠子几转，早已想定了主意，便喊了一声"来"。早有四五个管家进来站着，施子顺道："那个猴儿崽子明天要是来，不许他进来。"那四五个管家，早就如雷的答应一声："是。"施子顺又问道："今天是初几？"一个管家说："是初五。"施子顺道："今天衙门里有事，我要进衙门去，叫厨房里备点吃的，早早开饭。那天李家送的熊掌，问问炖好没有？"管家答应了去，不一刻回来禀复道："厨子说，还不能吃，总得后天才可吃呢。"施子顺道："这个狗养的，这样懒。去对他说，明天晚上不整好了端上来，我是送他南海县里去。"管家答应着就去传谕。这时候，太阳出了，施子顺反迷迷糊糊睡着在烟盘子上。约摸晌午的时候，只听得门口有人打门，管家赶紧去开门，问什么事？才知道是抚台衙门口听差的，因为抚台要剃头，喊不到他，发了气，所以特地来请他的。管家忙进去推醒了施子顺，告诉明白。施子顺也慌了，连忙擦了一把脸，披上一件马褂，跟了来的人一同进衙门去了。

却说头天晚上开赌，大家到齐后，宋媒婆也就过去安置了，所以这一夜的故事都不曾知道。到了次日，有福便一一的说了一遍。那晓得，这个马廉是宋媒婆的心爱干儿子。听见受了施子顺的气，还听说要毁他，心上颇有点不自在，就问有福

道："他的点子，你到底看见没有？"有福道："看见的，马二哥实在不错。一个五、一个四、一个六、一个幺，如何会是幺呢？"宋媒婆道："虽是赌钱，都有规矩的。这又不是拿势力压服人的事，这是不作兴的。也罢，我去劝劝他罢，叫你二哥过天赔个礼就算完了。"有福答应着，宋媒婆等到早饭过后，便去见施二奶奶，托他劝劝子顺。又说自已同了小马来磕头就是了。那晓得施二奶奶更是不知高低。不听犹可，一听宋媒婆替他说情，格外的如火上添油，索性指天画地大骂起来，并且还夹了几句混话。宋媒婆可是能受气的人呢？早已满腹烟生，冷笑了两声，走回来。又对有福道："等到施大叔回来，你请他过来，我对他说。"一直到了上灯的时候，施子顺才回家来，满脸上不高兴，大约是狠碰了大人一个钉子。一到家，他的女人便把马廉有宋媒婆的包皮，所以欺负你这一番话说了一遍。施子顺一腔怒气，本来无可发泄，却好借着这个机会痛骂了一顿。接着又是有福来请他，施子顺道："我不得空，我要同人做对，就做定了。我也不顾那个人的腰杆粗不粗，要有本事，各人做各人的去。"有福听见话不投机，只得回来告诉了宋媒婆。宋媒婆大怒道："好，好，这小子竟是发了昏了！既是如此，你就去对马二哥说，不许过去陪礼，有天大的事有我哩！就是有人杀了他的头，我赔给他！"一面说着，一面气烘烘的叫打轿子上院。

列位要晓得，施子顺一月不过见抚台五六面。这位抚台剃头，是按着初五、十四、二十三三个日子，所谓月忌的日子剃头。至于推拿，往往是抚台不舒服的时候，又不敢开口多说话。施子顺不过是瞎吹，其实并没有一点权力。宋媒婆是时常进去，不见大人，就见太太、姨太太，说两句话比什么都灵。

这回到了院门口，下了轿，扭了进去。门口人晓得他来惯的，非但不阻挡，反到同他谦和的狠。当时，宋媒婆到了上房替太太们请了安，说了些闲话，大远转的说到，“候补知县马廉马大老爷极有材具，新近不知道怎样不见机，得罪了施司务。施司务说是要求大人不答应他，可怜他吓的像个小鬼的一样，昨天找我去替他求神。我劝他说是大人这样的精明，如何能听施司务的话？再也说不信，他这到是一件新鲜笑话，说给太太解解闷。”太太道：“那个施司务？”宋媒婆道：“就是剃头的施子顺。”太太笑道：“剃头的那有这样能为？况且他如何会得罪施剃头的呢？”宋媒婆冷笑了一声，也不作声。太太诧异起来，一定要问。宋媒婆道：“太太一定要问，我也不敢不说，可不是我进来说人家不好。施司务在外面是无般不做，哄吓诈骗，件件都会。新近不知朦了什么人，说给他求个缺，讲定了一大笔钱。马老爷晓得了，劝那个人不要做，说咱们大人一清如水，那里会有这样的事？那个人果然相信，回复了施司务，施司务问起，所以就恨极了马老爷。在外边各处发了话，说非求大人参他不可。就是这个缘故，太太可千万别对大人说，只当是我媒婆子来搬弄是非。”太太听了大为不悦道：“这还了得！大人不过因为他手艺好，所以诸事优容点，那晓得，惯到他这个地步。现在是只要有个会一只手剃头的，早已开发了他，只是没有这人，所以他才跳上架子哩。”宋媒婆道：“一只手剃头的人，别省却少，广东并不稀奇，多的狠呢。”太太道：“大人问过几次，都说没有，怎你说多得狠呢？”宋媒婆道：“那是施司务的鬼。太太不相信，我明天同两个进来，大人高兴，就试试他手段如何？”太太道：“好，好，就这样。你明天也不必自己来，打发人送来就是了。”宋媒婆道，“我不来不成，我不来，他也不

得进来。”太太道：“也好，你进来谈谈罢。”宋媒婆又夹七夹八的说了一会，方才走了。到了次日，果然同了一个人进来，身材极其灵便。太太早已对大人说过了，宋媒婆一向是直出直进的，便也无人阻挡。大人却并不是剃头的日期，因为太太说了，就叫他进来试试手段，果然剃得好；就是推拿工夫，也胜似施司务。当时就招呼留下，开他一份工食，却并不曾开发姓施的。姓施的晓得了，便知道站不住，央同伙里替他告假，也是试探试探的意思，那知大人也准了假。施子顺便收拾了行李，戴了帽子，上来磕头谢饭。大人又赏了四十两银子，给他做盘缠。大人也是怕他回到京里去说些不相干的话，因此还千分优待他。施子顺嘴里虽感激，心上却是恨极了宋媒婆了。诸事已毕，便即搭船回京去了。按下慢表。

且说马廉知道宋媒婆替他争了这口气，心中大乐。从此以后益发亲近，问安、视膳，虽说是干儿子，就是亲儿子能够如此，也就可以算做孝子了。宋媒婆又替他谋了一次署事，是潮州府属的大埔县。但马太爷并不认识什么字，幸亏身边有一个老家人，文理却尚通顺，写个把片子，封把信，都是这个人经手，叫做江明。马太爷署了事，江明以为，这钱漕稿案一定是他的了。那知马太爷却又是一样心，以为若是给他这个职事，便不能时常在身边指使，所以只派了个伺候签押房。江明心中狠有点气，马太爷还是一会叫他写这个，一会写那个，江明没好气，便故意的延挨。马太爷先还好说，后来便有要反脸的样子，江明越发仇结的深了。但是日行公事，都是刑钱老夫子作了主，轮不到江明说话，江明告假又告不脱。后来，马太爷索性训斥起来，说：“你要不好好的办事，一定要打你板子，办你的递解。”江明气得目瞪口呆，从此所办的事，也明欺马

廉不懂，更加不成东西了。广东地方上人，吃洋行里饭的人最多。有一日，马太爷坐了堂，有一起殴辱斯文的案子。原告是个在学的生员，因为教村馆，打了学生，这学生的爹是当过洋行细崽的，便来同先生吵闹，又刷了先生两个嘴巴。先生怒极了，便来告状。马太爷先问了原告，才带上被告，一看这个细崽的妆束，竟是一个洋人，不觉吃了一惊。就连忙退堂，招呼把被告请进来，分庭抗礼坐下，又赔了许多不是，才开中门送出去，反到把原告打了二十手心，还要移学注劣，总算求了下来。当时，看的人都不懂这个讲究，还当是被告与马太爷有交情呢！这位原告既被细崽殴辱，又被县官无故打了二十手心，心里十分不甘。便纠了一班同学，递了一张公呈到府里去上告。府里看了也觉诧异。然而每年收受县里的隔规不少，又不能不偏袒县里，也含糊批驳了。这班人就大为鼓噪，一直告到省里去了。臬台准了状子，派人下来密查，马太爷也得了信，只得到省里去走了一趟。一则因为这案情离奇，想去设法消弭；一则因为到任后，还未接太太来署，顺便可以同了太太到衙门里来。当时计议好了，一径带了江明，还有几个跟班，到省里来。

他住的是东门里的公馆，刚刚到得门口，看见门口出出进进的人实在不少，心里奇怪，连忙就问是什么事？早有留在家里的一个老管家出来请安，随即回说：“是太太今早黎明得急症死了，现在正忙着收殓哩。”马廉大惊，三脚两步跨到里面，抚尸一恸，免不得买棺成殓，停丧在堂。就一面禀到，一面请了三天的假。假满已过，各宪都问起这案子，马太爷说是洋人做了被告，卑职为消弭起见，才把原告惩责了几下。各位大宪一听见是洋人，心上早有点胆怯，只有臬台不相信，说是且等

委员回来再说。马廉回到寓里，心中不甚爽快，真是公私交迫。一个人睡在烟灯上呼呼的抽烟，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便唤江明问道:“我看见人家帖子或是名片上，名字旁边另有一个小戳子，是个什么讲究?”江明道:“那是有了服制的意思。”马廉道:“人家男人死了，女人替他穿服;女人死了，男人是穿几年服?”江明道:“听说是一年服。”马廉道:“是呀，我的名片旁边，应得要加一个小字戳子，方是正理。”江明道:“是，明天就招呼去刻一个罢，不过三个钱的光景。”马廉道:“不要刻，我有现成的。”停了一会，马太爷的烟瘾过足了，便走到房里去，开了一个洋铁拜匣。查了一回，查出一个小戳子来，放在桌上，吩咐跟班的拿去印在名字旁边。原来马太爷向来吝啬到极处，不拘是什么东西，都留好了。这个戳子，还是从前丁外艰的时候用的一个“制”字。马太爷并不晓得什么讲究，也并不认得这个字，但是，他的图书及别样的东西，这顶上都刻好一个“上”字，他却死命把个“上”字记住了，所以也不曾倒用过什么东西。此次发给跟班，他还吩咐“这是上，这是下”六个大字。偏偏这位跟班同老爷一样，亦是一个字不识，接过去磨了墨，就一张一张用了上去。江明一旁看见，心里明白，本待要上去说明，只因挟个不派他好行当的仇隙，也就闭口不言，好在也不是交给他用的。不多一会，马太爷的名片上、帖子上，都刻了一个“制”字放在一边。到得次日，马太爷上过衙门，免不得去拜一拜客。有的都是挡驾，有几位见的，看见他帖子上都刻了一个“制”字，不觉诧异道:“没有听见他丁忧呀?”后来同寅中大家谈起来，才晓得他家留的名片，都是如此。就有好事的去打听，他家死了什么人?才知道是太太死了。因此，大家到都传做笑话。更有一家什么报馆里，替他登了报，说是

"妻丧称制，是从马老爷为始"的话。马老爷却并不知道，还是各处用他的"制"字名片。到后来，马太爷的相好知会了马太爷，方才收了回去，另外刻了一个"期"字图书。又因为自己发出去的，也就不能骂跟班昏蛋了。

马太爷在省里住了几天，查办的委员回来了，才晓得洋行里歇出来的细崽，被臬台大大申斥了一顿，又上院请撤他的任。马太爷听见信息不好，又是刚要收漕的时候，只得连夜回大埔去了。暗地里，又切实的托了宋媒婆，宋媒婆替他极力周旋，才定了漕竣交卸的办法，马太爷更是感激。但是自从打省里回来，晓得是不能久任的，便百事不问。任是什么呈子，总批一个不准，除了命盗案件没有法想，还是仍旧要去验看。只等收过了漕，腰包里满了，好交卸回省，另谋别事。这日坐在烟铺上，忽然刑名师爷走了过来，马廉赶忙起来让坐。刑名师爷便提起，接到省城里密信，说是制台被参。因为说是有个媒婆子出入衙署，贿买差缺，已是放了钦差的话。并且，折子上牵连的人不少。马廉一听，大惊道："真的么？"刑名师爷便从靴页子里抽出信来，送给东家看。无奈，东家并不认识，只得胡乱假装着看。刑名师爷从旁一看，那一张信却是颠倒拿着，肚里好笑，也不好说什么。马廉此时心里狠不是味，当着老夫子，又不便叫江明来念讲给他听，只翻了一翻，算是看完了，依旧送还刑名师爷，收入靴页里去。师爷看见东家无精打采，便也起身去了。马廉辗转一想："这事狠不好，怕的是自己功名保不住。"只得喊了江明来，要专人到省里去打听。江明道："这事要是真钦差出京，总要几个月，那是老爷已是交卸了。忙也不忙在这几日，且到那时候再说罢。"马廉听见有理，只得暂时搁起，无奈心里总是放他不下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

虞子厚探亲东昌府　　郭丕基倒楣镇江城

却说施子顺自从歇业回到京里，依旧开了一个剃头店，又慢慢的巴结上了几位阔京官。人家晓得他是打广东回来的，也有人要打听点广东事情。施子顺便捕风捉影的说了多少。末后说到宋媒婆，怎样的得宠，怎样的有权，候补实缺老爷们如某人某人，无一不走他的门路，口若悬河的说了一遍。刚刚有一位都老爷听见了，便依着他的话开了一张名单，过了几天，上了一个折子。折子发到军机里，就派了一位侍郎，到广西去查办事件。

说是广西，却就是广东的事，因为怕漏泄了，所以说是广西。等到到了广东，便给他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，原是郑重机密的缘故。但自来说的好，"朝内无人莫做官"，拿着一位广东抚台，怕没有几个耳目在军机里？这里钦差还不曾请训，广东已是知道了。并且所参的事件，都得了详细。抚台想不出法子，然而，他那爱护宋媒婆的意思，还是照旧。把他喊进衙门告知他所以，又叫他搬到别处去住，等钦差来了，好同他硬赖。那晓得，宋媒婆却又是一番主意。只装作一个无可如何的样子，一把鼻涕，一把眼泪说：他家穷的狠，搬到别处去，亦是没有生意。只有抵桩，这条命交给他们罢。他这一回做作，倒把大人并太太弄得没有法子。后来，还是宋媒婆说："我还

有个儿子，心上本想给他捐个小功名，到广西去，自己亦就跟着他去混。无奈总是弄不到钱，只求大人看着，赏他一个什么东西。或是功牌，或是奖札，能够混饭吃的东西，那是就好了。以后死在九泉之下，也忘不了大人、太太的好处。来世变牛变马，来报效大人、太太。”大人这时候，心里也有点明白。但还拿不定宋媒婆是求告他，还是挟制他？好在这个时候是捐局林立，且又减折上兑，便宜得狠，便问了他儿子的名字。大人说“有福”两个字太蠢，改了个“攸福”罢。又问：“他姓什么，还是就写宋攸福？”宋媒婆道：“随意改个姓罢。他的爹本姓卫，就是卫攸福罢。”大人就招呼出去，填了一张县丞的实收来。又给了三百银子，又替他写了两封信。一封是给广西藩台邹士贤，一封是给边防大臣舒春元的。当日，宋媒婆谢了又谢，回到家里收拾东西，暗暗的同着儿子到广西去了。这边的事，无非是“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”八个字的枕中秘诀。含糊过去，也就不必再提。

却说卫攸福到了广西，赁屋住下。衙参已过，还不敢张扬，打听广东这边无事，才托大了胆，去投了藩台的信。那知这位邹大人已经告了病，专等批折回来交卸。这封信虽是投进，竟如石沉大海，连点声息都没有。卫攸福过了半年光景，渐渐的觉得用度大了些，只得求人去办分府的事。卫攸福虽然到省日浅，幸亏有的是钱，钱却狠能说话。果然成功，就分到太平府去。太平府离龙州最近，便趁空一直来找舒大人，投了信。诸公要晓得，这位舒大人，本是一个营兵出身。从前，长毛造反的时候，也曾出力打仗。后来慢慢的升了起来，一直做到提督，做了广西的边防大臣。他是大鸦片烟瘾，一天总要四五两烟方得过瘾。这四五两烟，要是起的晚点，就是

镇日吸也还吸不了，这不是句瞎话么？不知道这位舒大人，嘴里吸的烟不过一两多一天，那屁股里吸的烟，总得要三四两一天。列位一听这话，要说在下说谎，那有人能屁股里吸烟的哩？还是把烟枪塞在粪门里不成？却不是这个讲究。因为舒大人从前打仗的时候，就有烟瘾。不吸足了，马也骑不上。要吸足了，这一天只够吃烟了，那里还有功夫打仗？就有一班同营里的老手，传了他一个法子，是把烟膏调厚了，搓成一个条子，或是一个饼子，塞在粪门边。不多一刻，烟膏顺着这一呼一吸的气，就进去了。有时或是用张荷叶，涂上烟膏，贴在那里，也是一样，荷叶上到是净光一点不留。这是吃烟的一个最上的妙法。诸公不信，不妨试试，便晓得在下不是谎话了。当日舒大人得了这个法子，大是高兴。后来屡屡打仗，却从不曾误事。这时做到边防大臣，一呼百诺，原可以不再用屁股帮忙。但是，他已变成一个两路烟瘾，嘴里无论吸多少，总是无用，非得屁股眼里吃够了不成。在这广西边境日久，幸而边防无事，那带的营头的名额，就十分中不满三分，余外的却是他上了腰了。姬妾众多，这边防大臣能有几个钱。无非是多吞几分名饷。由他而下，一层层剥削下去，非但假名字的自然领不到钱，就是真名字的，也就所领有限。那些勇丁几次鼓噪，舒大人没有法子，只得把营规格外放松。从此，这些兵丁就无恶不作，看看这奸淫掳掠，都是些本等的事了。舒大人弄到后来，也晓得尾大不掉。却又没法子想，只想换个地方，把这个担子给别人去挑。

现在正是胡弄局的时候，恰巧卫攸福赶来求见。上过手本，投过信，在外边等了有四五个钟头，才得传见。舒大人还问了制台的好，又道是："现在没有安插的地方，如果将来边防保

案上附个名字，倒还可以。”卫攸福只得请安谢了，又重复说道：“卑职此来并不在乎薪水，自己晓得年纪轻，是打算借此操练操练的。”舒大人道：“狠好，既这样说，我这里有一个文案，他正要进京去。你如能办，就委曲你罢。”卫攸福虽然肚里不见得十分通达，却得宋媒婆替他请先生教了多年。所以寻常的东西，也还看得下去，只是不晓得格式，动起笔来就不成功。但是要说不能，当下又恐怕把这个事错了，更没有事。这才打定主意，姑且答应下来再作打算。天下这样顾前不顾后的人，却也不少。当时重复起身谢过，舒大人便招呼他过天就搬进来罢。卫攸福下来，便去拜前手的文案。这位文案姓虞，名承泽，号子厚，是个湖南人。本是一位佐杂，在边防案里保过了知县。看见舒大人的举动，心上颇为担着忧虑，怕的是，一旦边防有事，这些骄兵惰卒，一个也不能得力，还怕这营规一坏，这些本营的兵就难免不倒戈相向。因此时常想告退，便托名要进京引见。舒大人只不放他，后来见他屡次纠缠，才答应了他，等请到人，就听凭他动身。

当日，听见有个卫攸福来接办，心里十分欢喜，便立刻请见。问答了一回，才觉得卫攸福文才有限，恐怕敷衍不下去。但是自己要走，也顾不得了。又约计，这个把月里没有事，便也放心。随即约定明日交代，交代过后连忙收拾行李，止耽阁了一天，即行动身。却没有走正路，绕了一路湾子走，为的是怕舒大人还要来追他意思。走了多日，方才到了广西省城，只因走得局促，忘记了原保大臣的咨文，心上十分焦躁起来。就有些朋友对他说是没甚要紧，只要在部办那里多化几两银子，就可以弥缝过去了。也是虞子厚一时托大，便也不以为意。耽阁了半个月，张罗了些钱，便取道进京。一路水陆舟车，不必细

说。不一日到了京，住在香炉营二条胡同，谢家的宅子里。托人介绍了一位部办，姓史叫伯方。虞子厚拜了他，又托他代办此事。史伯方摇了摇头道："这事怕不成功，这是一定的规矩，没有原保大臣的咨文，就狠费力了。"虞子厚又对他切实拜恳，并说他情愿多化部费的话，史伯方道："我们的交情，原不在钱上。但是，这件事须要经几道手，转几个湾，少了也怕不成功，大约总得这个数。"说着，便把指头伸了三个出来。虞子厚道："三百银子有限的狠，就是如此。"史伯方道："好说，你老哥真会说。要是三百银子，老实话，做兄弟的也不犯着伸这指头哩。"虞子厚这才晓得，他说三千。当时目瞪口呆，一言不发，满肚里打算：这次带来的盘缠费用一齐交给他，也不到三千银子，这事如何是好？只得下气低声，再四求告。不料，这位史伯方牙齿咬得紧，始终一文不让，虞子厚没法，只得订期再议，闷闷的回到寓里。刚下了车，跟班的便来说："东昌府的专差来了。"虞子厚一面进去，一面问有什么事？跟班的道："听说叔老太爷的病不好了。"说着专差也走进来，磕了头，起来就把信送上。虞子厚拆开一看，乃是他婶娘的笔迹，心里不禁一惊，脸上早已露出笑容来了。原来他的叔子名叫尧年，是东昌府的同知，这个缺做过十八年了。东昌府同知的缺，本算山东第一个，叔子手里颇可过活，只因没有儿女，从前本有要过继虞子厚的话。因为把话说反了，尧年大动其气，就也阁住。从此，叔侄之间格外生疏，便也不通闻问。后来，子厚因为要进京引见，弄不到钱，姑且发了一封信，说要想借一千银子，以备出山的话。究竟一本之谊，尧年倒也极看得开，便如数汇到京里。得了回信，才晓得他住处。尧年年纪高大，早得了一个头晕病，医治总不见好。五月端阳这一日，到

府里去贺节，回来一下轿，一个头眩，就跌到在台阶前。头面碰在石头上，已经皮破血出，不省人事。一时七手八脚扶了进去，才慢慢的还醒过来，还一连发了几个昏。他婶子晓得家里没人，要出了事更不得了。又觉着上次汇过千金到京，虞子厚就以前有点嫌隙，也可以解释的了。这才写了一封苦切的信，专人来请子厚。子厚看完信，晓得叔子那里并无弟妹，叔子一死，这分家私明明是自己的了，不禁乐的心花怒开。却因为当着来人，赶紧装出一付发急的样子，连忙把眉头皱起。无奈这两道眉毛忒杀作怪，勉强把他皱起，他又散开来，到弄得子厚没法。只得一面叫来人出去歇歇，一面招呼家人收拾行李，雇车包站出京，把这引见的事暂且阁起。

第三天一早便动身，取路往山东东昌府来。走了十天半，已是到了。专来的人，就先一步回去送信，子厚也就招呼车夫，一直拉到二府衙门口下了车。子厚的意思，以为他叔子是早已做过二七了。因此，急不择步往里飞跑，忽见大门口还是两个红灯笼，心里已有点奇异。又到二堂上，看见堂红依旧，格外诧异，还当是新任的陈设，心里却老大有点发毛。刚转进二门，有几个家人站着伺候，子厚也不及问长问短，一径进去。到得厅上，忽然看见他叔子在那里同一个人闲谈。子厚这一吓非同小可，既已到此，没有法想，只得上去磕头问好。那一位也就站起来走出去了。尧年道："辛苦你，路上走了几天？"子厚道："听得叔父病重，连夜赶来，幸得叔父病已全愈，真是吉人天相。"尧年道："幸亏这位名医，吃了几贴药就好了。头上也只擦破了一块皮，今已结疤，并不碍事，并且头晕也不发了。"子厚道："这位先生手段却是高强得狠。"尧年道："真正想不到，还能与你见面。但是你这次来，你引见的事怎

么样了？”子厚道：“正打算验到，就得了这里的信，所以还未办。”尧年道：“你耽阁几天，还是赶紧去办。但是累了你，又耽误了你出山的日期，倒狠对不住你呢。这里风大，我们里面坐罢。”子厚只得跟了进去，见过婶子，寒暄了几句，就忙忙的收拾一间屋子给侄少爷住了。子厚心里是满肚不开胃，打算这分家私是稳稳的自己独霸，那晓得他又会好了出来。坐了一会，正打算出来，忽然听见小孩子啼哭的声音。子厚心里一跳，忙问道：“是那里的孩子？”尧年道：“是你婶子的主意，替我置了一个妾。倒好居然一索得男。现在还未满月哩。”子厚听见这句话，真如沸油浇心的一般，一言不发，把这照例恭喜的一句话也忘记了，坐在椅子上，身不由己的乱摇起来。尧年也不在意，还说道：“你一路辛苦，你到房里歇歇去罢。”子厚这才定了神，辞了出来。到得房里一头倒下，心里十分不快，不免短叹长吁了一回。随即盘算道：既是如此，我辛苦了这一回至少千金是要送我的。就譬如我出来张罗盘费罢了。”

转眼住了七八天，子厚说是要回京，尧年也并不挽留，备了一桌酒送了行，又封了五百两银子，还说了多少客气话。子厚虽不十分满意，嘴里也说不出什么，就打算仍旧按站回京去。继又转念道：“我要是遵陆到清江，到上海搭船到广西去，自己去弄这咨文，所化也还有限，总比这部办想我的少多了。这时候，就是卫攸福办不下来，也是一定请了人。难道还会一定拉住我不成？”主意打定，便定了清江浦的车，一直到了清江浦。换了船，过了江，到得镇江。住在船上，心上要想去游一游金山寺，却又因为就是一个人，没甚意兴，便在满街上乱撞。忽然看见江里的炮船、兵轮，还有那炮台上，都挂了旗子。五彩翻飞，映着日光，十分好看。子厚便拉着路上的人

问道："今天是什么事？这般热闹。"那人道："今天有个外国钦差过境，所以大家接他。大约不多一刻，就到了，你瞧热闹罢。"子厚听见，便也不肯回船，只在岸上踱来踱去的等。不多一刻，果然远远的望见黑烟一缕，从下游直飏上来。自远而近，看看就将近到了。再看各炮台、炮船上的，都是手忙脚乱的情形。等到船已到得面前，只听见轰轰的炮响，放了几个之后，忽然停住。正在诧异，又听得震天响的一声，仿佛有一样东西，随着这火药直冲到半天的样子。这时候，不但子厚吃惊，就是别处看的人都觉得奇怪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件东西早已向人丛里落了下来。大家死命的往外挤，发一声喊，冲倒的，碰翻的人实在不少。还有个买晚米稀饭、下饺子的担子，早已挤倒地下，担上的碗是砸了个粉碎，锅里的稀饭、饺子是泼得满地。正吵嚷间，那件东西已下来了，不是别的，却是一只人手臂。大家挤着看，就有人晓得炮勇出了岔了。再看那炮台上，还在那里放炮，半天一个，好容易放完了炮，又奏西乐。那外国船上也还了炮，却放得甚是爽利。不多一刻，已经放完，然后启轮上驶，炮台上又吹了一回号，这才大家卷旗押队，纷纷下来。末后有两个人，用一扇板门抬了一个人跟着走。在板上睡的人，却是鲜血淋漓，不住啊唷、啊唷的喊。再后就是营官骑了马，嘴里还在那里吩咐人，是叫送到医院去的话。还有两个人拦住马头，跪下道："这个穆勇，在营当差有年，一向勤慎。此次横遭惨祸，总求不要开他的名字。"只见那押队的点头道："自然，自然，这不必说。要是不好，就叫他儿子顶了卯罢。"这两人说了一个"谢"字，便起来往前赶散闲人，让这骑马的如飞去了。子厚看见，心里暗忖道：怪不得人家说中国的兵没用，这样看起来，真正没用。你看人家放的炮，多少利

落。这炮台放了几个炮，还闹出这个岔来，要是真正打仗，那不用说，就是那三十六着的上着了。”

一头想，一头走。正想回船，走到三义公门口，只见一位客人，正同栈房里的茶房吵嘴哩。子厚不免站住，只听见那客人道：“不拘怎样，中国人也得讲理，外国人也得讲理。我才到，本来是想住六吉园的，你请我到这里，你怎么说的？东西交给你，是一件东西不得少的。我交给你不是八件吗？怎么就会成了七件呢？”伙计道：“放屁的话，你交给我明明是七件，那里有八件？你想要讹人，那可不行。你要张开眼睛认认招牌，我们是英商的招牌。你也要晓得点轻重，再要胡闹，我就去告诉洋东，办你个无故讹诈。送你到县里去，打你一千板子，枷号在门口示众。你当我办不到么？”客人道：“洋商的招牌便怎么样？洋东难道也同你一样的不讲理？”伙计道：“别人不少，单是你少，可有这个情理？再者，你这样混闹，是明明毁我们的招牌，替我们回复生意。我们洋东要是生意不好，你可就按着日子赔罢。还有一句老实话对你说，就算洋东真不讲理，你又怎么样？”客人见说他不过，心里也有点怯，他只得趁势收篷道：“我并不是说你们藏了，怕的是混在别人的行李里去，托你替我仔细找找。找到了自然顶好，找不到难道还要你赔不成？”伙计道：“没有这大工夫。像你这样客人，我不知道接过几十万哩。一个个都要我找东西，我当伙计的还要跑死了呢。”子厚在门外看了多时，忍不住进来解劝那客人道：“省一句罢。”那客人却也不敢再闹，只得认了晦气，借此收篷。

子厚便同他出来走走，问起他名姓，才晓得是扬州郭丕基。有事到江阴去的，还是生平第一次出门。两个人谈了一回，扬州人是最喜吃茶的，就约了子厚前去吃茶。素日晓得这里有一

个大茶楼，叫做京江第一楼，便一路到了这座茶楼。果然起得壮丽，上面一块横匾是“京江第一楼”五个字。两边是一付对联，上首是“大江东去”，下首是“淮海南来”八个字，写得笔势遒劲。子厚同丕基就打楼梯上拾级而登，拣了一付座头坐下。堂倌泡了两碗茶来，两人细谈心曲。郭丕基肚里狠有点饥饿，就招呼要两分点心。堂倌看了一眼，也不则声，径自去了。郭丕基还当他没有听见，又高声叫喊堂倌，那知仍是不理，提着一个空壶已下了楼去了。郭丕基在扬州教场里吃茶，那堂倌是和气不过的。见了这个情形，不禁大怒，拿筷子把盘子敲得丁丁的响，也没有人理他。停了一刻，堂倌又上来冲开水，郭丕基厉声道：“同你说话，怎么不理？难道你耳朵是聋的么？”堂倌道：“我耳朵倒不聋，你眼睛是瞎了。”郭丕基道：“我同你说话，你不理，倒反顶撞，是个什么道理。”堂倌道：“楼上楼下，客人如许之多，也有个先来后到的。点心好了，自然要端上来。要早也早不来，难道我留着不卖，留着自己吃么？吵也无用，总而言之，我们馆里不能为一个人升火。”郭丕基道：“放屁！”正要往下再说，堂倌也怒道：“客人放尊重些。”立刻把水壶往桌上一蹬，又道：“这是洋商的牌子，你要张开眼睛看看，不要说你，任凭什么人，都不敢在这里撒野，你还不配在这里发狂哩！你嫌不好，你简直滚出去罢，这里不稀罕你的钱。你要逞凶，楼下的巡捕现成，你试一试看！”郭丕基气的发抖，骂道：“混帐东西，敢这样混帐，我打你这个王八蛋。”正想站起来打堂倌，堂倌早已走到窗子门口，朝楼底下唿哨了一声。只见一个戴红缨大帽，手里提了一个棍子走上楼来，却是中国人。堂倌把手指着郭丕基，对他说道：“他在这里混闹。”巡捕便走上来，一把辫子拖着要走。子厚着急，忙上来解劝，陪着

笑脸央告巡捕。巡捕道："这是向来规矩，没有情分的。"这个时候，吃茶的也不少了。有一个有胡子的人，上来对巡捕说了几句，这个人是认得巡捕的，巡捕方才答应了，招呼叫他们会帐滚罢。堂倌便走过来道："两碗茶九十二，点心两分，一百六十，共计二百五十八，又打破盘子一个，作钱六十，小帐六十，统共三百八十文。"郭丕基道："这是个小酱油碟子，不过十个钱。况且，我并不曾吃点心。"堂倌道："我们家伙都有定价。点心已是做了，你不吃不干我事，难道留给狗吃么？"子厚晓得明是讹诈，又晓得郭丕基舍不得，心上又要紧离开这里，便连忙替会了帐，拉着郭丕基下楼。堂倌还在那边笑骂，这边也只得佯为不理去了。

走到街上，子厚道："万想不到，这堂倌如此可恶。凭仗着洋人的势，就如此欺负人，实在可恨。"郭丕基道："这种堂倌，要在我们扬州，早已被人打死了。他这样的混帐，如何他这个馆子里还有许多生意？可也作怪。大约本地人是被他欺负惯的。我想，自洋人进来以后，我们中国的人吃的亏真正不小，总得要想个法子出口气才好。"子厚道："这件事，照现在情形看起来，怕没有翻身的了。"郭丕基道："其实，总是中国人不好。他的洋布有什么好，偏要买他的，难道我们中国自己织的布，穿在身上就有甚芒刺在背？他的洋货有什么好，难道我们中国的土货，用在身边就显出拙陋难看？即如洋油这件东西，他的气味是臭而不可解的，我是最不欢喜。无奈人家都要点他，说是加倍的亮，这真是个天意。要是大家不买他的东西，他自然也不来了。要这个样子一直不改，十年之后，你看样子罢！"一路谈着，还走不到半里路光景，看见前面围个圈子，闲人挤了不少。想进圈子去看看，那里还挤得上。忽然

间圈子散了，几个人没命的冲了出来，就有个巡捕似的，将一人辫子扭着，望前拖去。后面还跟了无数闲人。有几个像发恼的，有几个像着急的，有几个说说笑笑，像是不知轻重的，闹烘烘的一群过去。子厚、丕基立在那里，是晓得他们的利害，也不敢前去多事，随后人也清了。有一个画空圈抹鼻头的读书人，在那里低着头，踱得几步绝好的方步。直踱到子厚身旁，这人还不觉着。听他嘴里念着道："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难道竟没有王法的么？唉，放屁！放屁！"这人的"屁"声未绝，子厚实在忍不住，便道："仁兄请了。"这人听见，连忙将眼镜除下，似揖非揖的向着子厚道："雪斋兄几时来的？"原来这人号唤仁斋，听子厚叫他仁兄，声音又与他的朋友雪斋相似；况且一副近视眼，除下眼镜，更加弄不清楚，所以竟瞒缠了一回。子厚见他是斯文一派，也就含含糊糊的答应了几句。这人却兴高采烈的说道："方在被巡捕拉去的一个人，也是好好人家的子弟。只因抽上几口鸦片烟，跑到洋街上来，到这烟间里面开了一只灯。后来还帐的时候，拿出一个小洋夹，却放着两角洋钱，拿来交与堂倌。堂倌说不出嫌他钱少，面上就装着不愿意的样子。再把角子细看，却是奉天省造的，就要拿去掉换。但这小洋夹里没有第三角洋钱，只得嘴里说道，奉天不是中国的省分么？你倒不要他起来。吵了一回，这堂倌就喊了巡捕，拖出来拉到巡捕房去了。巡捕果然强横，这鸦片烟有何好处？要去吃他则甚？弄到如此狼狈，不知他懊悔不懊悔？"子厚道："堂倌的权力，洋街上竟大到如此。"这人道："不是堂倌的硬，开烟间的人，说在洋人处做过细崽，会说几句洋泾浜说话，同巡捕头脑也有些认识，所以他们的堂倌，也靠了些些洋势，就耀武扬威的做起事来。"两人讲得起劲，那郭丕基饿得难受，将

子厚的衣裳拉上几拉。子厚觉着，就与这人告别。

一路行来，没找着个点心店，看见一个山芋担子，卖了二十钱山芋吃了。一头吃，一头说道："我明天是要回家去了。"子厚道："不是你要到江阴去吗？"郭丕基道："不去了，不去了。我本是要到江阴找一个人，这才出家门口四十里地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若再走远些，我还有命吗？况且，出门也要取个吉利，这种不吉利，还不如回去好。"子厚道："那也不然，有正事总是要办的。我还要到广西去呢，这路不更远了吗？"郭丕基道："我这人真糊涂，也没有问你到广西去做什么事？"子厚道："我是一个知县，因为要到广西去请咨文引见，这才要去。"郭丕基惊骇道："原来是一位大老爷，我还不晓得。我请教大老爷一声，怎样就可以做知县呢？"子厚道："有好几种不等，并不一样。"郭丕基道："请你老人家说给我听听。"子厚道："有的是中了进士，放的知县，叫做即用知县。这一班从前是极好的，所以叫做即用，后来各省人多，也压下班去了。有的是中了举人，三科之后，挑选一个知县，这叫做大挑知县。有的是拔贡考二等的，叫做拔贡知县。有的是优贡考一等的，叫做优贡知县。有的是打仗有功，或是出洋，或是办河工保举的，这叫做劳绩知县。有的是银子捐的，叫做捐班知县，这些名目多着哩。"郭丕基道："譬如捐的，要多少钱？"子厚道："统通在内，也得四千银子。"郭丕基道："狠上算。我看见我们江都县的老爷出来，坐着四人大轿，前拥后卫，打着锣，开着道，又是红伞，又是衔牌，他坐在轿子里自在得狠，狠羡慕他。听说，他做一年，有好几万的银子呢。照你这样说，那不是几十倍的利钱么？"子厚笑道："他是实缺，我那里能够？我们是候补，到了省，不知还要等多少年哩。"一路说

说笑笑，早到了栈房。子厚便辞了郭丕基，自己回到船上。家人已打听得，明天有招商局的轮船，子厚便招呼归着东西。到了明日，便搭船到上海，取路往广西去了。要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

信鸾仙大府护飞蝗　全蚁命进官乘饿马

虞子厚别过了郭丕基，搭了轮船到上海，由上海搭船到了广西。那时候，舒军门那里的文案已是请定了人，便也无所牵扯。子厚等到了咨文，重复折回京城，办到省书，〔部〕办亦没得别的说了。引见下来，仍旧按着旧路到汉口，岔往四川去。这四川省，是西省的一个大都会，人烟辐辏，商贾骈集，十分热闹。子厚心里十分欢喜，忙忙找了寓处，安顿好了行李，就去找了长班。第二日一早起来，上院禀见，却看见官厅上悄悄地，没一个人。子厚一时也不晓得是什么缘故？等了一回，家人早已拿了手本回来说道："履历收下，改日再见。"子厚只得出来，到藩、臬、道、府各衙门去，禀到禀安。也有见的，也有改日再见的。接着又是拜客。过了一日，依旧上院，还是不见。子厚初到，不知道这里的规矩，接二连三去了六七次，总不传见，子厚急了。这时候，也就有几个认识的同寅，子厚问了仔细，才晓得制台是轻易不肯见人。有公事及差缺的事，都是制台传了藩台去招呼，藩台也是不耽肩，不论大事小事，都要去请示办理。制台怎么说，他便怎么办。制台在签押房的里间里，又收拾了一间净室，陈设甚是精雅。当中供一位吕祖的像，又请了一位吕胡子值坛，凡有一应公私事件，以及命盗等情，均请吕胡子扶乩判断。因为乩文上的字不认

说笑笑，早到了栈房。子厚便辞了郭丕基，自己回到船上。家人已打听得，明天有招商局的轮船，子厚便招呼归着东西。到了明日，便搭船到上海，取路往广西去了。要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来的神虫被你们打死，他岂不生气。以后，若是越派越多，岂是扑打能完的事？因此不许各州县捕蝗。又恐怕各州县奉行不力，却暗地里派了几十个候补州县在外边私访。外州县得了这个信，大家已都是气馁。就有一位巫山县知县，是著名的强项令，上了一个禀帖，痛陈利弊，足有千余言。制台看了，不但不能感悟，反说他忍心害理，招呼藩台换人，把他撤任。这蝗虫的事，是一日生九十九子，而且生长极速，只要几天，便能为害。愈蔓愈多，真正弄得是飞蝗蔽天，赤地千里了。制台心里也有点懊悔，嘴里却不好说。这一天，斋戒沐浴了，到净室里去焚香点烛，叫吕胡子挡乩笔，自己伏在下边默祷了一回。吕胡子心里十分疑惑，向来制台请乩，都是同自己说明了再请。这会不言不语，不知他问的什么事？要是所问非所答，便不妙了。眼珠转了几转，想了一个主意道：不如给他一个囫囵罢了。当时乩笔就在沙盘里转了几转，划了字出来是“拿定主意，不听人言”八个字。制台起来看了大喜，极口感念道：“真灵，真灵。”就赶紧出来，招呼加上一张告示：凡有蝗虫的地方，都要香花供养，不许开罪。并谓：如有人杀一个蝗虫，照杀人之罪办理。告示出来，大家看了好笑，反正已是弄了野无青草了。

各县纷纷报灾，灾区却是极广。四川省虽是多有义仓，亦是杯水车薪，无补于事。制台急了，只得在大堂上设了香案，每日三次的跪拜祈祷。不求别的，只求蝗虫早早的飞往邻境去罢。藩台接着上院，斟酌了多时，才定了主意，发款派员到湖南等处去办米。制台自己是打这天起，便是茹素忌荤，焚香叩拜。又许下印送《玉历钞传》一百万本，却是总不见效。制台也就算人事已尽，没有法子了。只得去传了四十九个和尚，在大

得，吕胡子是自称几十代的子孙，从幼学会乩文，所以制台慕名去请了他来。譬如，外县的断结案子，禀了上来，任你情真罪当，赃证确凿，制台也是不相信，定要去到净室里来扶乩。乩上判了不冤枉，自然是没得说了。倘或乩上说是冤枉，任你怎样结实，都是要翻的。起初，外州县也不懂，就连老夫子也是不懂。末后，打听出这个讲究来，便有些州县把案子办好，先托人去找了吕胡子，说得妥当，便可如详办理。这吕胡子从此是掌了生杀之权，手头自然是逐渐充裕起来了。制台又极是好善，刻了许多《阴骘文》、《觉世真经》、《玉历钞传》等书，发给外州县去散，并不取资。有些老手，便格外的露出殷勤来，又上个禀帖，说是民心向善，续请颁发若干本。制台看了欢喜，自然是如数颁给。后来，各县纷纷效尤，工本实在多了，没法子，只可取个半价。随后日子一长，只可照本批发了。其实这些州县领了去，并不曾发，不过是要博制台的欢喜。那字纸炉里堆积了不少，还有人拾了去做鞋底。要照中国的旧话，不敬惜字纸，才是大大的罪过呢。

这四川省一冬无雪，春雨又少，蝗虫已自萌生不少。要是上司严饬地方官赶紧扑灭，雷厉风行，何尝不能防患未然。但是，制台终日讲的善事，终日看的善书，又见各州县纷纷请发善书，只说是人心向善，定能感召天和。饥馑的事是断断没有的，就并不把这个放在心上。到了蝗虫大势已经蔓衍开了，各州县上了禀，说是怎样扑杀，怎样烧除，这些办理的情形，制台大人大为不悦道："这是什么话，几千兆生命都被他们弄死。"便连夜发个通饬，饬令各州县，去向刘猛将军庙去祈祷、许愿、唱戏、修庙这些事。这蝗是神虫，奉了神命而来，自然奉了神命而去。若是一味蛮打，不但害了多少生命，那刘猛将军派出

将来湖南的米一到，这样一抢，这笔款子司里赔不起，请大人示下。”制台只是坐在那里出神，不办罢，公事上似乎下不去；办罢，又恐怕冤枉了好百姓。正在不得主意，首县也来了，算是弹压已过。藩台又逼着制台，要传谕首县拿人。制台只得转告首县，又叫他三天之内一定要破案，却不许累及无辜。首县答应了下来，便唤了通班衙役，叫他们分头查访缉拿。藩台又求制台派兵，按户搜查抢的米。制台一定不肯，说是这样一办，那就民不聊生了。藩台见拗他不过，也就算了。回衙门之后，又传谕首县，务要缉获为首。如若疏脱，定行参处。首县也是这样一个人，并没有三头六臂，不过招呼差役，上紧办理。上头限了首县三天限，首县限了差役一天半限，这些差役，个个摩拳擦掌，择肥而噬。到得次日一早，果然捉了七个人来。首县过了一堂，七个人是极口呼冤，首县也不管，且上去搪塞一下子，就即刻上院禀知了制台。制台也把七个人捉进去，看了一看，七个人仍旧是极口呼冤。制台心上恻然，连忙折回净室，叫吕胡子赶紧点香扶乩，问道：“冤枉不冤枉？”一回批出四个大字来，是“李代桃僵”。制台以手加额道：“真正神灵。几乎冤枉了七条人命。”随即命放了，叫首县另外捕拿正凶。首县莫明其故，急急打听，才晓得是吕胡子的缘故。就一面招呼捉人，一面叫人安排吕胡子。到得次日，又捉了六个人来，这些人都是同地保平时不大合式的。地保不过是捉他来顶缸，害他化几个钱的意思，也不曾想送他的命。一经到堂，不由分说的算是招了。首县又去禀制台，制台又请吕胡子扶乩，便不说冤枉了。制台大喜，立刻出令，斩首示众。可怜这六个人，做梦也不曾做到，竟不明不白的身首异处了。

马仰人翻的闹了五六天，才算平静，藩台仍旧要设局放

堂东边拜忏放焰口。又传了四十九个道士，在大堂西边念经上天表。制台自己，也是天天去拈香，制台衙门口终日里是金铙法鼓，吵个不了。藩台又来请示，要开仓放振的话，制台也只得照办。城里城外，派了三四十个委员，设了二十四处赈局。先查户口，给过凭票。户口查完，开了局子，照票支米，大口一升，小口半升。局子虽有二十四处，却是拥挤不开。委员看这情形实在不妙，怕的是湖南办的米接不上气，那边的米要完了，便不好办。只得私下出了一个主意，把升子改小了些，便把这小的发米。不料有几个狡猾的试了出来，便在局子门口臭骂。委员听不过，出来吆喝，只是不服。就这个挡儿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百传千，千传万，沸反盈天的大闹起来。委员没有法想，又看见势头不好，赶紧翻墙头逃走了。那些人便砖头、瓦片如雨点一般打了进来。这些司事人等，也就一哄而散。剩下的米还不少，大家就下手乱抢。也有脱了小褂子装的，也有脱了裤子装的，也有脱了套裤装的。不多一刻，所存的米一齐抢尽，大家也一哄而散。那晓这个风声甚快，这边闹事，这二十三处虽然没有改升子，听得这边闹了，便也不由分说，一齐闹了起来。委员都已跑个干净，都先后的赶到藩台衙门里禀见。偏偏藩台烟瘾不曾过足，不能即刻出来。等到藩台传见的时候，大街上已是风平浪静了。首县、城守营各带了衙役营兵，四下里乱跑，算是弹压的意思。

藩台见过委员，问了详细。这改小升子的委员，也晓得升子已是打掉，没有对证，早把这层收起，不过附和着说民之无良而已，藩台狠有点气，即刻上院回了制台。制台先前只说必是委员激变，无奈藩台说是“无论如何，这样风气断不可长，非得惩办为首的不可”。制台尚在沉吟，藩台道：“要就这样了法，

上院请示，制台道："这是一帮饥民出来滋事，并不是真正强盗，大兵一到，自然就如汤沃雪了。不过，营里的习气我是晓得的，在我们是大事望他小，小事望他无。在他们是无事望他有，有事望他大。一则可以图个保举，二则还可以消纳点银子。所以我是刻刻防他，轻容易不派他们出去。不过，这回来请兵的电报十分紧急，不得不去做这一做。我已交代过了，去尽管去，可是只许带火药，不准带弹子。到了那里，放上两排空枪，自然他们就能散了。你们回来，我自然照样给好处的。你们只要息事，可千万不要去惹事。"两道听了这话，心里忐忑不定，只得回道："这些亡命之徒，听说颇有点火器，此次带兵前去，若不带点防备，万一那边当真开了枪，这边便成了徒手抵御了。职道的意思，还是带了去好。只要能够不用，职道断不许他们用。要是一点不带，恐怕不大妥当，请大帅斟酌。"制台道："这是武营里的话，你们是文官出身，应该晓得点事理。只要你们到了，安慰他们几句好话，自然就服服帖帖了。一定要带子药，却是何故？要说是对打，是万没有的事。他们是乌合之众，如何敢同我们对打。要说是示威，放几排枪就可以示威了。我不是舍不得子弹，我是怕他们去兴风作浪罢咧。如何你们二位也是这样说法？总而言之，草菅人命，博自己的升官，兄弟是万万不能答应的。"两道急忙说道："并不是想什么好处，只不过因为土匪势大，万一晓得我们官军没有子弹，一时负固起来，实难措手。到那时候，匪势就益发猖獗。所以能带点过去，是借此镇压镇压的意思。"制台道："人非禽兽，总有点良心。他晓得官军是仁义待人，就应该格外感激，万万不会再有什么拒捕的事。不等大兵到来，已是解散的了，何必多此一举？若是镇压，有这许多兵去，自然是镇压得住，何必

赈，但是想不出好法子来，只得把候补人员一概传见。分了八天，叫他们各上条陈，或递说帖，或面禀。恰好第四天上，是虞子厚在内，当下见过归坐，藩台说起这放赈没有好法子的话。子厚道：“放赈不难，难在查户口，户口不清，放赈就难了。”藩台道：“诚然，诚然，老哥有何高见？”子厚道：“卑职的意思，要分三等。头等是光景中中的，用不着给赈，二等是靠手艺吃饭的，一天也还可以混几个，这班人都可以不给。第三等便是这些穷苦无告的了。至于有口饭吃的，他果能不来朦混，原是最好。万一也来朦混，总要查得清楚。”藩台道：“怎样查得清楚呢？”子厚道：“卑职听见说有口饭吃的人，他出的粪一定是光黄圆润。无饭吃的，或是吃草根树皮的人，出的粪一定是干燥枯黑。要查得清楚，只要到各人家毛厕去查一查，便知道了。那却是毫无隐匿的。”藩台正在那里吸水烟，被他这一说，不由得一笑，被烟呛了嗓子。咳嗽了一大回，方才平定。笑着说道：“狠好，狠好，这是你自己的主意，还是那个对你说的？”子厚道：“不瞒大人说，先君在日，是山东的河工上委员。那一年，山东决口，筹办工赈。大家没得法子，是先君上的这个条陈，山东抚台极其赏识。后来虽未曾照办，却狠佩服先君的才识，还在河工保案里保了一个通判。”藩台道：“好，好，人家是世德传家，老哥是屎德传家了。”又问了别人几句话，也有递条陈的，也有说两句不疼痒的话，便一齐送了出来。

不说藩台这边集思广益，且说制台那边终日里焚香叩祷。四十九天的道场将次完竣。忽然一日，接到川东的电报，说土匪起事的话，制台大惊失色。连忙派了两个候补道，带了四营人，星夜前往弹压。这两位道台，一位姓乌，名圭，号子白；一位姓王，名霸，号亦旦，都现当着营务处的差事。次日一早

就起身带着走。还有一件号褂子，一起都不辞而别了。两道听了发急，忙请了营官商议。营官不说他发的饷银一半下腰，只说这一路荒凉，买不到东西吃。两道没法，只得按着驿站去走。到了一县，县里晦气些罢哩。二十里也走一天，三十里也走一天，两道同营官的意思，巴不得土匪自己解散，只要去转一下子，就可以销差。面子又好看，又不吃惊，故所以一路只是延捱。无奈，消息略不见好，却又一天紧似一天，没有法子，只有窄着胆子往前走。

走了十几天，距闹事的地方不远，只有几十里了。暂且找了一个村镇上住下，先叫各营兵均要严备。一宿无话，到次日巳牌时分，排着大队，迤逦望前进发。大队在前，两道的两乘绿呢大轿在后，都戴着红顶花翎的帽子，穿着大马褂，眼睛上架着墨晶方眼镜。走过一个大林子，旁边忽然听见响了一枪。两道还当是县里派人来接他的，连忙端正端正了帽子，用眼去瞧。接连又是两枪，忽然听见人声鼎沸起来。先前的队伍，已是去得远了。这边打伞的以及亲兵，当是土匪来了，也顾(愿)不得大人，拔起腿来就跑。轿夫看见头脑不对，也把轿子放下，飞跑去了。两道大惊，连忙把帽子探了下来，丢在轿子里，跨了出来，也往回头的路上跑。却跑不动，走了几步，早已倒了。幸而还有一个戈什没有走，连忙跟了上来，扶着他俩慢慢的走。走了三四里路，也并没有什么动静，这才放了心。看见路旁，有几家人家，便去对他说要借住的话。先前不肯，后来说明白了，那些人家也不敢不答应，就斟酌着让了一间出来。两道进去坐下，喘息了一回，才觉得浑身酸痛。乌道台却又烟瘾发作了，不住的呵欠，又是眼泪，又是鼻涕，不一会，直截同死人一样。

一定要子弹？虽说备而不用，到得那时候，听凭兵丁造一句谣言，开上几排枪，那人可就死了不少。老兄既是胆小，兄弟就派别人去就是了。”两道看见制台发怒，再也不敢多说，只得答应了下来。连忙去拜藩台，说明就里。藩台皱着眉头道：“不妥当，不妥当。但是，你们已经把话都说过了，我说亦是没用。姑且去碰一碰，再给二位回信罢。”午后，藩台又上院，先禀了别的事，大远转到本题上来。制台还是余怒未息，说是：“现在做官的只图自己升官，并不顾惜民命。我记得那一年，阎敬铭做山东抚台。有一个什么山，避了无数逃难的人在山上。阎敬铭不晓得听了那个的闲话，派兵去查看。当时也不过只说查看，不知怎样就动了手，杀了人可实在不少，那时，阎敬铭因为河工的事得了一个革留的处分，这件事奏了上去，处分也消免了，还得了一点格外的好处。有人送他一首五言绝句是：兵迹鏖三载，孤山袭大功，生灵无限血，顶上染成红。你说可惨不可惨呢？这首诗传扬开来，阎敬铭晓得了，自己也于心有愧，才告了病。所以我这次派兵，子弹是万万不能带；任他如何说法，决不能答应。要是真的闹了事，我情愿得处分，于心无愧，不强如阎敬铭有这种疚心之事么？”藩台被他一席话〔说得〕不能回答，只得说了两句话，随即退出去。知会了两道，叫他不必再说，说也无益。两道没法，只得会同了营官，择日起身。

营官姓牛，名大武，也是个老营伍出身。当时，领了两个月的口粮，七折八扣之后，才按名发给了。这年又是荒年，每日又要走路，一路上人烟零落，无处买东西吃。就是买的，也比平时加了几倍。这些兵到弄成了个枵腹从公了。离省不过四五天，已散了一营。他带的枪虽是没有子弹，也值几个钱，

为被土匪扰了，所以搬家的。”大人道：“你可问他土匪到底怎样？”戈什道：“问过好些人，这些人的话也靠不住，大半都是捕风捉影的话。”大人道：“到底怎样？”戈什道：“据他们说，这土匪因为没得吃，又听见官军要来捉他，所以打算先在这些村庄里掳些粮食，存在巢里，以备抗拒的意思。据他们说，这个地方明天就要到呢。”王大人也就跟了出来，看见这几个人家的门都是开的，不由的走进去一看，却不见一个人。再走一家，也是如此。原来听见谣言，连夜都逃走了。再看村口，绿呢大轿还在那里摆着，还有两匹马也在那里拴着。以外，是一个人也不见。乌、王大人不由得连珠的叫苦道：“这便如何是好。我们只可也往回头走罢。”王大人道：“我记得来的时候，约摸离这里十里路光景，有个大镇市。那里还有汛兵，镇上又有团练，谅来还不致即刻跑光。我们到那里去，可躲就躲一下子。一面叫地保到城里去，招呼地方官来接，你看怎样？”乌大人道：“只好如此。但是十里路，我可是实在走不动。”王大人道：“现放着两匹马，我们骑了去。”乌大人道：“我不会骑马怎好？”王大人道：“你坐着慢慢的捱罢。”到了如此地步，乌大人也没法，坐上了马，却不敢伸直了腰。王大人马走在前头，随手就替他拉着缰绳，慢慢地走。好容易走了多时，居然望见那个大镇市了。

乌大人虽是不会骑马，却也并没跌落下来。看官也要晓得这个缘故，这匹马本来是匹号马，虽然发了草料钱，无如经手的家人要扣下几成，号里的号头也要扣几成，到得马夫手里又去几成，所以交给这马吃的，有限得狠，不过每天给他点粗草料。那马饿极了，又是一个畜生，说不出的苦，只有一步一步走着捱命。要不打他几鞭子，他也就再不肯走一步。乌大人这

次得了这个好处，要是那一种劣马，不要说一个乌大人，就是十个乌大人，也跌得鼻青眼肿了。闲话休题，却说两位大人到了那座大镇市街口，早望见那些乡团，都在那里摩拳擦掌，见他两个来了，就有人上来盘诘。两位大人直说了，那些人不甚相信，便去告诉了团长。团长亲自来看了，同那前日过去的似乎相像，只得指引了一个店里去住下。两个大人又同团长说，求他派个人到县里去，叫派人来接，团长也答应了。当下就有地保过来，打听明白了，便立刻起身到县里去报信。

那个县里，正在那里盘查奸细。又因为风声不好，十分耽忧。晓得这件事，就是平了，自己不是革职，就是永不叙用。虽是面子上还十分撑持，心里却是百分烦恼。又听见说两位道台带了兵，不日可到，心里稍稍宽了一点。这日早起，忽然东乡里地保来报，说有两位道台大人，落难在镇上，叫来报信，要这边派人去接。县官听了，老大不高兴，当即唤了地保进〔来〕问了备细。踌躇了一回，便唤了一个能言利齿的家丁，叫他拿了手本，同了地保去禀安。并说是，"请问大人来此是什么公事？听见上县的滚单，说是大人带了兵来。现在兵在那里？目下土匪猖狂得狠，县里有守土之责，不敢冒昧前来迎接。如果真是省城里派来剿土匪的，总要求大人先把公事赏给看一看。此外，他如再有话说，只要随机应变可也。"家人听了明白，便同地保前去，照话说了。乌、王大人没得法想，只得同团长商议，雇了轿子，到府里去。因为府里同他有点交情，可以替他想想法子，也可以托他顺便探听这营官的下落。

却说这位营官，在前面扎好了营，等到第二日一早，不见两位大人来。就打发了人回去一探，只剩得一乘绿呢大轿，此外连个人影都不见了。营官大惊，就派了几个人四下里找

寻，只漏了不曾往回头路上找。他们扎营的地方都是大路。那地保进城，以及县里家丁下来，却是走的小路，所以并不曾遇见。各处搜寻了一天，仍是毫无踪影，营官急了起来。暗道：不好，不定这两个回去，对制台说些什么？又想：与其等他们害我，不如我先去埋个根子。便招呼把大队开到县里去。到得县里，已是不早，县里才晓得这两个大人不是假的。连忙派了人，打着轿子去接，两位大人已是动身到府里去了。当下问了一个明白，轿夫等便回县禀复了本官。县里同营官商议，营官说："这件事不好，我们都是有处分的。莫如连夜发上一个电报，就说乌、王两位大人弃军逃走。"县里也想不出别的话，就照他办。等到乌、王大人到了府里，央求府里替他申雪上去，已是晚了。制台当下接了营、县的电报，不由得大怒。一面另行派人去接带，一面就奏参了出去。

却好这个挡里，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雨，民心大定。接着，官赈、义赈都到，大家有点吃。土匪也就渐渐的解散了。制台听见这个信息，正在高兴。忽然又接一个电报，说是什么"开缺来京，另候简用，遗缺已是放了云南巡抚过来升补。"制台气了一个发昏，又叹了几口气，急忙找吕胡子，要他再去扶乩，问问到京以后的事，吕胡子早已不知去向了。原来，吕胡子听得制台被参，又听见说牵连了不少的人，还有他在内，说是妖言惑众的话。吕胡子手里已是颇可过得，先前久已把钱陆续汇了家去，他只是一个人，走也是极容易的了。制台更是生气，也只得阁起不提。连忙把历年的俸银、外花通通算了一算，他止剩得一万二千银子，便提出三分之一去印刷善书，一路去散。等到新制台一到，便交卸了，动身进京去，另候简用去了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十 回

老吏著书官场尽相　　高明骂座奴子羞颜

话说四川新放的这位制台，是个少年科第。由翰林外放，不到十年，洊升云南抚台。今又升了四川制台，自然是眼空四海。一进四川境，便为了办差闹过好几次。不是把碗盏砸碎，就是把办差的家人打一顿马棒。沿途所过的州、县，无不惴惴。这个风声，一传到省里。这位署首县姓杨，名谔，是有名的一位干员，手里也有几个钱，便格外的讨好。不但房屋的裱糊，都是花绫子的；就是下而至于毛厕里头，也都是红毡铺地。至于制台带的人，自朋友以及三小子，无不都有一分应酬。果然钱可通神，新制台面前，自然是誉言日至。制台也觉得好，便狠狠称赞了几次，接过印，也不问军情赈务，先招呼藩台第一句，是把杨谔调个最优的缺。藩台不敢不答应，当时选来选去，不是才到任，就是署任未满，只有夔州府的首县奉节县，方才期满，就挂了他的牌。杨谔听见，狠为欢喜，连忙上院谢委。等到署事的人拣了日子，便交了印。一面在外面应酬，一面料理行装，以便动身。

如今单表这位杨谔，是四川省里第一个猾吏。不论什么上司，没有一个敷衍不好。自到省第二年之后，一连十二年，没有空过。眼眶子虽然极大，心眼子却是极小。就有一班不要脸的去讨他的教。他先前也不肯说，后来，就有些拜门的。杨谔

却是最喜此道的，并不推辞，从此便狐群狗党，愈引愈多，居然是一个大老前辈了。此次挂了牌，这些门生便想了一个法子，大家凑了分子，在湖北会馆里叫了一班戏子，替他饯行，又好顺便叨叨他的教。头一天便发了帖子过去，到得次日巳刻光景，又用大众的手本去请。不多一刻，早有人来送信，说是来了。大家连忙抢到门口去站班恭候。远远望见杨谔坐着四人大轿，前头一把红伞，又是四个小队，飞奔而来。杨谔坐在轿子里，那付仪表，实在是气派得狠。人家就私下里啧啧赞羡。须臾，轿子到了门口，杨谔下了轿，朝两边这些门生拱了一拱手，又让了半天，便一众围随着拥了进来。到得大厅上，杨谔便去站在上首，众门生齐齐排在下边，行了一个全礼，杨谔在上边还了一个半礼，算是门生见老师，应分的规矩。接着，便是为头的来让茶、让坐。戏台上已是加官蹝了出来，摇摆了一回，又是财神出来跳舞了一回，这是众门生替老师取个升官发财的意思。跟手演了一出《大赐福》，一出《赵延借寿》，一出《满床笏》，都是老戏。杨谔往四下里一望，收拾的也还齐整。众门生又叫掌班的上来请点戏，杨谔随便点了两出。这就摆起酒席来，果然烹龙庖凤，样样精工，杨谔大喜道："难得诸位老弟如此费心，愚兄实在抱歉得狠。"首坐便道："这是点小意思，老师快不要如此说，越发叫门生们置身无地了。"当时又上了两道菜，干了几杯酒，首坐的便开谈道："老师这次荣任出去，离省又远，门生不能常常领教，殊为怏怏。但是门生在省城里，一年一年的真是不了，闻得老师到省没有空闲过。虽然说是能者多劳，门生亦断不敢望其项背。但此中一定有个操纵之法，还求老师不吝教诲。倘异日仰托洪福，宦途顺遂，有生之日，皆赐之年。"杨谔听了他这话，心花怒开，眉飞色舞了一

回道："这个倒容易，大凡新到省的人，是两眼漆黑。那个是上司欢喜的，那个是不欢喜的，一时也不知道。第一总要打听明白，那红人固是要紧，千万不可失礼。就是那黑的，也要留心。这里头有几种的看法，或是家里有钱，或是什么举人、进士出身，就也不可十分怠慢。为什么呢？有这一种人，尽管在省候补，却要摆臭架子，不肯去走人的门路。非到山穷水尽的时候，不肯去找人。要是他肯去找人，是没有不灵的。第一是他有钱，能运动。第二是他老师同年多，有声援，所以容易翻身。若是平时我们得罪了他，一时不容易修好的。然而，说虽是这样说，红黑二字总要认得明白。再次是钱不可不用，当用则用，亦不可乱用。要是红人儿，不论是道、府、州县佐杂，总要应酬得面面光，却并不是叫你把钱去乱塞。不过他说什么，我们忖度忖度，可行则可行，不可行亦要好好回复。至于小小不言的，却又万万不可惜小费。止有一种一时不得翻身的，却又不可理他，平时总要远他些，为的怕他是热落了，就要开口。论起来就直言回复，亦无不可，不过像你们这新出路的人，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其实有什么不好意思呢？从前我在首县任上的时候，有一位知府金人瑊，送了十个马封来借印。你想，印色油硃虽说有限，难道不是钱？况且，金知府是黑透的人，我就回复了他。叫他管家回去说，要你主人写一封亲笔信来，作什么，用以备存案，我是不能代人受过的。他来人回去说了，金人瑊有了气，也就作罢。恰恰这天晚上，积子发先生送来一张片子，要借一百个印封，说是发讣闻用。这积子发是制台的红人，且虽是丁忧，仍旧在内办事。那又不比金人瑊了，我却如数送了一百个印封，一个钱没收他，还对他来人说，如果不够，尽管来取。我记得小时候听见人家念《礼记》

有'父母所爱亦爱之，所敬亦敬之'这样两句。我就是窃取的这个法子。我们在外边做官，就如做儿子一样。只要父母欢喜，别的就不问了。况且，得罪了父母，亦只平常，等到父母年老归西，那分家资总是我的，只有上司，却万万不可得罪，得罪了，重则参革，轻则停委，真要叫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那才苦呢。所以，人家说，如能以伺候上司的法子伺候父母，便是真正孝子。一点也不错，说这个话的人，真是阅历有得之言。惟愿诸位老弟细细的品评这个理。再次，就要看上司的脾气，有的古板的，有的时式的，有的里外一般方正的，有的内方外圆的，有的口不应心的，总要去试探出来。最难的是一种人，满口仁义道德，说起来要地方官洁己爱民，候补的志趣不苟。每逢外州县的事，或是派个把委员出去，满心放不下，又密密打发人暗地里去打听。见了这些候补人员，问长问短，刺刺不休。他的意思，说是要找个有才具的，他也不晓得，人家出来做官为什么？常言道'千里为官只为财'，人家不为着钱，出来做什么事？既到了官场，什么叫做才具？我说，只要会想法子，就是才具。顶可恶的是，他见人时常有差委，反不喜欢，说他会钻。看见没人委过什么事的，他偏要极口褒奖，说他安贫乐道，那才真是呕人呢。还有一种上司，满口说话全是机关，须要留心体贴，不可当作耳边风滑了过去，我还记得前任制台在任的一件事。不是有一个候补知县被参公然行贿的么？说起来亦冤枉。那一天，却有几位去上院，制台只见了两位，说了几句闲话。制台便提起，现在出了一个某某的缺，二位的资格也都够到了，但是这个缺不容易，总要有些威仪才能胜任。当时，这两位老哥唯唯而退，亦莫名其妙。出来对人去讲。就有这个冤桶猜着了《中庸》上是有一句'威仪三千'，这明

明是想三千头的意思。他却一言不发，本来手里也有几个钱，又各处凑了凑，恰恰得了三千的数，便抵桩去呈递。他也没有同制台说明，制台也不晓得。这天制台会客，出其不意，有一位候补知县来禀见，当着大众之下，忽然递了一个红封袋，又请了一个安，说了一句'求大人栽培'。制台也不晓得是没会过他的意思来呀，也不晓得是故意拿他做个榜样，就当着大众抽出来一看，原来是一张银票。制台马上反了脸，重重的申斥一顿，叫他回家候参。后来捱不上两个月，果然丢了功名。诸位看看，这化钱又岂是容易的么？前头的制台也不说了，现在的这位制台，他的线在那里？你们也该打听打听。总而言之，款子到了，信也来了。信来了，那你就尽管预备到任罢。然而可要打听明白，也不是瞎闯的呢！还有一种不见客的上司，却是最好打发。他是专讲此道，此道不通，就可以十年不见，也是常事。刚才说是走上司的心经，这句话还不曾讲完。譬如，上司爱华丽的，我们的衣服千万不可古董；欢喜古董的，却千万不可华丽。欢喜年轻的固好，诸位尚都不老。要是欢喜有胡子的，却要早早的留须。至于说起话来，上司说的话，总而言之不得错的，千万不可顶撞。随机应变，迎合上意，久而久之，习惯自然，便自然迎刃而解了。此外的要诀就是京信，候补人员总要里修外补。要是我们自己熟人、亲友在军机里自然最好，此外，泛泛的信不如不弄。现钱现货最为妥当，只要有钱，王爷的信也容易。至于到任以后，本府、本道总要敷衍得好。几处宪幕，也万万不可大意。因为本府、本道的耳目较近，若不敷衍，恐怕于官声有碍，宪幕是要他批驳上控的案子。在任时第一要联络绅士，要晓得，地方官这些万民伞、德政牌，并不是百姓送的。百姓一样出钱，却亦不能不出钱，出钱之后，绅士

来还官的情。上司闻知，他也不晓得这个诀窍，还只当是民情感戴呢。所以现任的应酬，宪幕是第一义，巴结绅士是第二义。而顶要紧的，就是要敷衍洋人。洋人在内地传教，地方官本应保护。但是，平心而论，这些在教的华人，可也实在不见得全是良善。碰着公正的教士，也未见得一定庇护他们。但是我们平时，总要把教士应酬好了。就是初一、十五行香过后，去拜望拜望他，用手本请个安也无不可。为什么呢？照外面说，我们应该体贴皇上家怀柔远人的意思，不要替他生事。在里面说，我做官是为什么呢？无非是为两个钱。倘或一定为着百姓，同教士斤斤较量，我们这一任就怕不得期满。所以，总要随事论事，万万不可闹脾气。遇着气不过的时候，只要看钱的面上，再无不了的事。就是民教打起官司来，总要把百姓压服下去。他们是我们的子民，他还敢怎样？能够如此做去，我们自然是久于其位了。碰到地方民情凶悍的，还要格外留心。至于我们交卸时候，这些百姓难说没有几句闲话，也还容易打发。只要化几个钱，预先招呼出去，沿路摆路伐桌子的，每处给钱几百文；在城门口脱靴的，给钱若干文，自然就有一种想钱的出来办。就或有跟着轿子骂的，我们也只可装做不听见。横竖钱已下了腰包，还理他作甚！现在办大差的事，外州县是没有了。就是本道、本府，也得十分尽情，无论家丁、厨子、亲兵、小队都要点缀。须要晓得，我们所花有限，所偿的有几倍呢？要不然，是这班人最坏，他顶会坏你的事。还有抬大人的轿夫，也要留心。遇着一种欢喜说话的大人，他还要打听轿夫，你们老爷好不好？要被他胡说上两句，也吃不了，却也不可不防。至于一次署事下来，回到省里，手头总有几个，第一要格外开阔广交。那些候补道、府，嘴头是再馋不过的，他遇

到人家请他吃饭，从没有一次不到。那请他吃饭，是最好的办法。一者可以拉拢他们，也可以多说两句话。一次两次自然熟识了。或是欢喜打牌的，再请他们打牌。这打牌的诀窍是，我们自己万万不可赢。这些人不是这局的会办，就是那局的提调，见制台的时候多，只要挡口上保护几句话，就够得终年的酒席钱了。这其中也还有几个字诀窍，曰红，曰圆融，曰路路通，曰能辨骨董，曰不怕大亏空，曰麻雀牌九中中，曰衣服齐整，言语从容，曰主恩、宪德满口常称颂，曰坐上客常满，尊中酒不空。照这十个诀去办，都包括在里头了。总之，这还是些皮毛上的话，还要自己心地明白，随机应变。所谓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那就是再说两天也说不完。我新近做了一部书，叫做《升发须知》，是说想升官发财的不可不知的意思。现在刚刚脱稿付刻，等到刻好了，每位送一部，大家可以看看，就可以懂得大凡了。但是这些事，可与慧心人言之，若懵懂的，固是不懂。就是那些念书念迂了，及中过书毒的人，万万不可给他看。并不是妒忌他，给他看也是枉然。非但不能照办，他还要颠斤播两，说些不相干的话，才真正呕死人哩。”说话之时，早已酒席吃完，戏也唱过五六出了。杨谔便起身告辞，众门生俱各排班在外面恭送。直等到他上了轿，轿子抬起，出了大门，方才散回。大家都在那里揣摩他的传授，还有用笔记的，纷纷扰扰了一回，没有一个不感激老师的教训。大家兴高采烈，等着收拾已毕，各自回寓，预备去各显神通去了。

如今单说一位知县骆青耜，是江苏人氏。先前年轻的时候，也应过两次考。后来钻到招商局里，当过一次帐房。作了弊辞了出来，又不晓得怎样招摇撞骗，弄了几个钱，捐了一个知县。因为名气太大，晓得南几省站不住脚，这回分发到四川

去。到省以后，虽有些小差事，无奈他的手段太阔，总不够用。这天，听了杨谔的心传，回到家里，着实盘算了一回，不禁的拍案道好，又摇着头道："终究是一面的话。"自言自语了一会，家里人问他，他也不说。次日，便到外面转了几天。他本晓得，候补道济仁，是制台的红人，且有点瓜葛，就想去打通这条门路。无奈一连三次都是挡驾，未免心中有点不耐烦。本打算不去了，只因为杨老师的传授，是不可闹脾气，只得忍了一口气，派人去打听了一个的实。原来，旗人的门权最重，济大人既是制台的红人，那些奔走献媚的自然不少。他门口有一个冯二大爷，是济大人的心腹，言听计从。除掉从前济大人认识的之外，要是有人来见，若不先走通冯二大爷的路，再也够不着见济大人的面。济大人却也知道，只为是一向跟随，不要紧的钱，也不来管他。所以，这位冯二大爷的声势，就一天大似一天了。骆青耜打听得实了，赶紧去当了一笔当头，去买了绸绉绫绢等物，装了一大盘，派人送了去。冯二大爷看了一看道："这是何苦，我是断不敢领的。"往返两次，总不肯受。骆青耜急了，只得亲自跟了来。一直到冯二大爷房里，再三的作揖打恭，求他赏脸。冯二大爷没法，只得收下，就留骆青耜坐下谈心。冯二大爷道："候补老爷在省城空闲，狠不容易支持，我们都有的用，何必你老人家破费这许多呢？"骆青耜道："我晓得，你老先生还短什么？只不过这一点点敬意，实在是力薄没法弄。这样一点点的东西，不但你老人家看不上眼，就我自己，也实在惭愧的了不得，我替我自己说句混话罢，这叫做礼轻情意重，好在我同你老先生相共的日子长，以后再慢慢的补报罢了。"冯二大爷道："好说，好不敢当。"坐了一回，骆青耜也不便就说要见大人的话，只得起来告辞。冯二大爷也不留，

就送到大门口，哈了哈腰进去了。

骆青耜心里是十分满意。回到家里，刚刚他一位朋友出差回来，送了他四瓶茶叶，是顶好的。他急急的就去配上了八合茶食，又去送给冯二大爷。冯二大爷推不掉，也只得收了。过了三天，骆青耜又去请安。不到半个月，果然熟落了，才慢慢的吐出来意。冯二大爷道："容易，我们大人是最喜见客的，你明天午后来，包你准见就是了。"骆青耜谢了，欢天喜地而去。次日才打十二点钟，骆青耜早已蟒〔袍〕补褂袖里笼着履历，走进门房里来。冯二大爷睡在烟铺上，两个眼还是半睁半闭，仿佛是刚刚下床的神气。看见骆青耜进来，略略的把身子欠了一欠道："来的早，请坐，请坐。"骆青耜道："不动，不要客气。"遂即在一旁坐下老等，冯二大爷抽了十二口烟，喝了一碗茶，又吐了几口痰，方才把水烟袋拿过来，点根煤子，呼呼的抽了七八口，方才说道："大人也刚才起来，你略坐坐罢。"冯青耜道："不忙，不忙。"一会功夫，冯二大爷吃了点心，洗了脸，方才站起来。到隔壁房里去咕唧了一会，早是一个人戴着水晶顶子，拿了手本进去。又捱了一刻，看他挂钟上，已是打过三点钟了，里头喊，说是请骆大老爷，骆青耜便恭恭敬敬的走了进去。在客厅上站着，等了又有三刻钟的功夫，大人方才出来。当时行礼、送茶，一切烦文不必叙述。济大人把骆(冯)大老爷的履历看了一看道："原来你老哥到省也有三年了，宝眷都在这边？"说过这两句话，早已端起茶来送客。等到送到房门口，还说了一句："没事可以常来走走。"说过径自进去。骆青耜仍旧回到冯二大爷房里，坐了一坐。冯二大爷便问道："说的什么？"骆青耜告诉了他，冯二大爷道："都是一样，你可要时常来走走，不要太疏远了。总要等到他在烟铺上见你，那

就是水到渠成了。"骆青耜道："承教，承教。多谢，多谢。"遂即辞过冯二出来，又到别处转了一转，回家想道："这冯二狠是照应我，想老师说的，他们最嘴饥不过的，须要请他们吃一两顿方好。但是既请他，就不能不让他首坐，这个陪客可不容易找。一则怕他们不愿意，二则又恐他们借此联络了，又夺了我的道路去。"正在踌躇，忽然门口送来一张帖子，说是京城里来的一位李子亭李老爷拜会。骆青耜看了名帖，晓得是同乡，还有世谊，但不晓得到四川来做什么？只得招呼请见。见过谈了许久，方晓得李子亭的叔子服官四川，病故无子，他是来运柩回籍去的。就赶着去回拜，见面之后，就约下明日下午请他吃便饭，李子亭也答应了。骆青耜又自己去请了冯二大爷，又去约了几个亲戚做陪客。

到得次日下午，就派人分头去请。先是冯二到了，骆青耜早已招呼家人，称他冯老太爷。因为是称大老爷不好，称大爷又不好，还是这样含糊点好。冯二大爷也不推辞。当时，骆青耜让他首座，座上嘁喳了一回，李子亭也来了，坐了第二位。骆青耜是明欺李子亭不晓得。李子亭听见家人称他冯老太爷，也只当是不晓得那位候补老爷的老子，不以为意，不过客气点称一声老伯罢了。这两个到过之后，众陪客也都来了。外间早已摆好桌面。骆青耜出去送酒，依旧是冯老太爷首席，李子亭二席，其余依次坐了。骆青耜同李子亭谈了回京城里事，又忙忙的应酬冯老太爷去。李子亭也不免敷衍两句，又问："老伯是几时来的？"冯二道："有五六年了。"李子亭道："令郎的贵班？"冯老太爷及骆青耜，均不曾提防他这一句话，吱吱的半天说不出来，红了脸一言不发。李子亭还当他不曾懂，又复说了一句。冯老太爷道："小儿不曾在这边候补。"李子亭又问

道："老伯恭喜，是在这里办什么公干？"冯老太爷道："我住在济大人那边。"李子亭道："济大人的事忙，想这些书启帐房光景也有好几位。"冯老太爷道："这些我不管，我是替他上上号簿，办些杂事。他里面书启上另有人的，此外也并没别人。"李子亭诧异道："这样说，老伯就是济大人的门公，济大人便是老伯的恩主了。"冯老太爷红了脸，也不做声。骆青耜早端了酒让酒，意思想要把他的话岔开。李子亭先前看见诸位都呵奉老太爷，以为必是一位年高有德的。又见他高谈阔论，两只眼往上一翻，爱理不理人的光景，本来就有点不自在。今又晓得他是济大人的门公，心上益发不自在，又见骆青耜让他吃酒，便冷笑道："酒倒够了。小弟这次出京，在宜昌经过，有一个朋友请了十几桌客。刚刚小弟去拜他，他就让小弟去入席。小弟一定不肯，让至再三。小弟没法，走到他客堂里去看了一看，也还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，并不是什么兔子忘八。小弟也还当是官场里的人，又见主人家十分情真，便也就有坐下来的意思。那知小弟用的轿夫，他执役虽贱，却还有一点天良。他连忙赶进来，把小弟拉了一把说，请老爷上轿，我见了奇怪，就骂他没规矩。那晓得他说：'轿夫没规矩，也不过是个轿夫，他们坐在上头戴顶子的人，还更没有规矩呢！请老爷上轿就明白了。'小弟听他说话不对，也只得走，那主人家也就不再留我。我到路上方问轿夫，到底是为什么？轿夫道：'老爷也是个官，也是朝廷的名器。现在，这位老爷请的这些客，那里是什么好人？都是一班乌龟忘八。老爷虽不是大官，也要顾点身分，不犯着同这些乌龟忘八同桌吃饭。无论老爷是过路的，同他们水米无交，就算是想他们什么，也不必这样的丢身分。'我听了方才明白。最可怪的，是这位主人老爷，他尽管请乌龟

忘八也不要紧，到得明日，依旧可以到外边去摆架子。却又何必拉着我们一同去坐呢？这等肺肠，也实是不可解。小弟一向在京，不知道外边的事，常听见说外边这些官场的闲话，也还以为言之过甚，不想到廉耻道丧至于如此！”说毕，就站了起来道：“小弟还要到一处去走走，不克奉陪，就此辞了。”说完往外就走。走到廊下，等到轿夫点了灯笼，一径上轿去了。主人送他，并在轿子前打躬，他也只作没有看见。

这一会，骆青耜老大难受，回来坐下，脸上红一块，白一块，就同热锅上蚂蚁一样。同坐的见李子亭骂得刻毒，又恐怕冯老太爷生气，一时都拿不到主意，倒是鸦雀无声的。冯老太爷笑着道：“这个人是有点痰气。他是那里人？说话口音狠不好懂，一连串说了些什么？为什么说完就走了？他说话慢点，还可以懂得点，像刚才这一口气说的，我真直截一句也听不出来。”骆青耜晓得是冯老太爷盖面子的话，只得随着他道：“这人五年前发过一回痰迷心窍，后来好容易医治好了，总以为是不会再发。那知道三杯酒落肚，就发了老毛病，不晓得满嘴说些什么东西。我们吃菜罢。”大家亦就附和一笑，算把这事遮盖过去。骆青耜等李子亭去后，就叫把李老爷的杯筷撤去。大家宽坐一坐。又招呼房里开灯烧烟，就让冯老太爷去抽，冯老太爷亦不推辞，一径到里间，睡到床上去吸烟。骆青耜陪坐，一边慢慢的谈起：“济大人有署川东道的信息，你要求他什么事，也就在这几天里头了。”骆青耜道：“这事全仗太爷提拔。”冯二道：“大家都是自己人，不要说客气话，也要你自己上点劲。”骆青耜道：“我前日说的那个地方，怎么样？”冯二道：“不错，我替你回过了，我忘记招呼你。这个缺，上头是要这个数。”随把指头伸了五个。“后来，我们大人说你怎么精

明，怎么能干，地方上是颇能得点益处。说来说去，才减去这些。”又把指头湾下了两个。“但是这个数也不容易。一者要你去赶紧设法，如今谋的人多。一者要你想法子去送，不要走漏风声，闹出笑话。我们大人亦借此看看你的才具。”骆青耜听了一惊一喜，当时站起来请了一个安道：“多谢，多谢。”冯二也欠了一欠身子又道：“当真你要快去办呢。”说话间，外间又上了一样甜菜，骆青耜就让冯二去吃菜，又谈了些闲话。这顿饭直搅到三更天才完。送了客回来，自己靠在椅背上，满肚里打算，不得主意。这三千银子虽说足值，向何处去设法呢？幸而想起，他住的房东是个大有钱的。然凭空开口向他说借三千银子，恐怕他也断断不肯。除此，却是再无第二条路，只得去找了房东。先说了些闲话，再落到正文上，并且，许他将来加利奉还之后，还要加送他一千以作酬劳。骆青耜这个时候只要有人借钱，不拘多少都肯答应。房东也不肯放心，叫他写了四张借票，还要他找个保人。骆青耜不得主意，因为同寅里，断断没人肯保他四千银子的巨款。事情又一天紧似一天，只得又去求冯老太爷做个保。冯二答应了，这才钱票两交。

骆青耜甚为喜欢，把票子带在身上，乘着官厅上没人的时候，便去禀见，说是有公事面回。果然制台见了，也只淡淡说得两句话，制台却是捧着一只水烟袋吃烟。吃了几口，把煤子插在管里，忽然又抽了出来，递给骆知县吃，这是从来没有的事。骆青耜福至心灵，已经看出这个巧妙。忙把带的三千两一张银票卷了一卷，插在煤管里，站起来请了一个安，仍旧把水烟袋递还。制台的眼光最尖，早已看见了。接过烟袋去，又自己吃了一口，依旧把煤子插进去。骆青耜偷眼看时，那张银票已是不见了，骆青耜心里明白。制台放下烟袋，就送客出去。

骆青耜却不曾回家，一直到济大人家，同冯二如此如彼说了一个详细。冯二也替他欢喜，还赞他机警权变，骆青耜欢喜的了不得，两处一转，时候已是不早。骆青耜肚里也饿了，只得回家去吃饭。果然，有钱使得鬼推磨，不到五天，骆青耜就委了巴县，济大人的川东道也就揭晓。济大人同骆青耜各自欢喜，骆青耜又备了一分重礼，去送济大人，济大人是照单全收，又荐了两个门丁。骆青耜的房东也荐了两个人，并且说明，一个要做稿案的，姓施名贵。那一个姓周名升，随便派件好事罢了。骆青耜只为用的是他的钱，不能不答应，只得收了下来。又忙着去送冯二的礼，冯二早就叫人对他说不要东西，骆青耜既挂了牌，省里也自然是活动了许多，立刻去写了五百两一张票子，去送给冯二。冯二意思里嫌少，骆青耜只得答应他，到了任再补情，冯二也就没得说了。

过了几天，是济大人动身的日子了。那一天接官厅上送他的人真也不少，却只有这位骆大老爷不在那里。看官要晓得，骆青耜是最会巴结人的，他这巴县，又是受过济大人的成全，岂有不在这里候送的理？只因这位骆大老爷性情乖巧，自看过那《升发须知》后，他又化出许多法子，立意与众不同。大家这里送济大人，他却先到三十里铺去，预备下一座上好的公馆，挂灯结彩，在那里伺候。这边，济大人辞别同寅上了轿，轿夫一口气走了十几里，济大人也有点饥渴。早望见一个戴红缨大帽子的，拿着手本扑面走过来。早有戈什过去问了明白，便来到济大人轿子前回道："骆大老爷在前面预备下公馆，菜饭各样现成，伺候大人。"济大人听了，心上甚喜，就吩咐轿夫快走。不多一会功夫，早已到了村口。只听见放了三声大炮，骆青耜已是在村口打躬迎接。济大人要下轿，骆青耜再三拦

阻，这才一直进了村子。到了公馆门口，果然是非常华丽。济大人下了轿，到得里面看了一看，极口夸赞。接着就是骆青耜手本上来，立刻请见。济大人说了多少的抱歉的话，骆大老爷说了多少沐恩的话。接着又谈别事，说个不了。还是骆青耜道："大人走了一天，也有点乏了，卑职暂且出去招呼他们。"济大人别的到也不妨，就是烟瘾来了。见他要出去，便也不十分款留。当时骆青耜辞了出来，便招呼先送上点心等件。到得上灯的时候，里外都是点起蜡烛，照耀得如同白日。大人前是一桌上等的燕菜酒席，冯二那边也是一样。其余戈什等均是上等鱼翅席，轿夫跟人等均是海参席。骆青耜就在厨房门口一样一〔样〕的看过，方才端上去。济大人吃过饭，过了瘾，天已不早，济大人也就睡了。次日一早，又是照样预备。无奈，吸烟的人早上是不能吃东西的，略略的应酬了一点。轿夫等均已齐备，济大人又对骆青耜说了多少客气的话，方才上轿。骆青耜又先到村口去送，一直等济大人的行李人等一齐走完，方才收拾回省。这一番预备，骆青耜也狠要难为几个钱。他却是从这《升发须知》里推广出来，自出心裁的办法呢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

覆雨翻云心思刻毒　　偷天换日手段高强

再说骆青耜刚刚到家，不多一刻，就有人来拜会。骆青耜一看帖子，是黄伯旦，也是杨谔的门生，是自己平时极投合的人，立刻请了进来。骆青耜接着笑道："我还是刚才回来呢。"黄伯旦道："到那里去?"骆青耜道："我在三十里铺送济大人。"黄伯旦道："怪不得，我昨天在接官厅没有看见你，你原来想出尖，到那三十里铺去。有你这一来，把我们都盖下去了。"骆青耜道："这不相干，各人有各人的交情，也如何便能把你们盖下去呢？"黄伯旦道："我今天早上听见一句闲话，特来请教你。有一位京官李子亭，是同你认识的么？"骆青耜听了，不由的心上一跳道："不错，我们总算同乡，怎么样？"黄伯旦道："他见了制台，狠说我们官场的闲话。什么钻营奔竞，什么忘廉丧耻，并且说老哥有意的拿他开心，糟踏他，叫个当底下人的坐在他上首吃饭，叫他陪着，不把他当个人。难道我们当穷京官的，连个底下人都不如？这到底是怎样一件事？"骆青耜心上老大发慌，呆了一呆，叹了一口气道："这是我心眼太实了。那天，济大人的家人冯老二，他虽说是当家人的，人家说他儿子已进过学，也就不算低微了，况且如今世界，只要有钱有势，什么叫作官？什么叫做家人？那日，他在我这里吃饭，我因为李子亭也是要请的，就把他找了来吃顿便饭，不晓得李子

亭这张穷嘴，到了席上，没有住。后来切树到根的一问，偏偏这位冯老二也不好，被他问住了，说了实话。他便大发雷霆而去。在我的初意，不过是想省两个钱，不晓得，倒弄得两边不讨好，这才是有冤没处诉。你听见制台怎样回复他的？”黄伯旦道：“制台莫名其妙，不过敷衍了他几句，他还是悻悻而去。我是有闻必告，劝你以后遇事要留点心，不要这等的随便。至于李子亭这个穷京官，料想也捣不出鬼来。就算他是制台的前辈，难道制台就会听他挑拨么？”骆青相道：“现在世界，总要随和点好。我只当他在外多年，阅历深了，好意请他吃顿饭，不晓得他仍然还是老脾气呢。这样人，我到敢说一句话，是一世不得发迹的。”黄伯旦道：“他来做什么的？”骆青相道：“听说是搬他叔子的灵柩的。”黄伯旦道：“他叔子是那个，住在那里？”骆青相道：“就是李文正的侄儿，住在道门口，朝西大门。”

黄伯旦记在肚里，也不多说，立刻兴辞出来，便一直去拜李子亭。李子亭看了片子，说不认得，挡驾。黄伯旦又招呼他家人进去，再四说是有世谊，务必求见。家人只得又进去说，李子亭道：“外省的官场最会扯弄，拿了鸡毛当令箭，不要理他，只管挡驾罢了，再不然就说病了。”家人又出来说了，黄伯旦没法，只得怏怏而回。到得家里，便吩咐家人道：“若是李老爷来回拜，只管请就是。”自从这日起，黄伯旦也不出门应酬，也不出来上衙门，坐在家里老等。到得第四天，李老爷果然来回拜。轿子方才站下，里面已是一叠连声喊“请”。李子亭诧异，便骂家人说话不说明白。家人只得上去说是谢步，不是拜会。无奈黄家的家人不理，开了中门，早硬把李老爷的轿子牵了进去。李老爷也没法，只得下轿，走到客厅上。黄伯旦已是衣冠而出，嘴里还说是“亵渎大人”！说着，已是跪了

下去磕头，磕头起来，赶紧请安。李子亭久当京官，于请安一道颇不在行，总算混过去，不然就要跌倒。行礼已毕，送茶升炕，说了一两句套话。黄伯旦怕他要走，连忙抢上道："听说大人到了这里，颇受了骆令的气。"李子亭笑了一笑，也没接腔。黄伯旦道："如今官场，真是一言难尽了。大人在京，久不晓得外边这种不堪的样子。就不算多年世交，就是个漠不相知的，既然舍不得请人吃饭就罢了，何必拿人家开这样的穷心？就是凭自己说，也要留点身分，那就有这种不要脸的。"李子亭先前也不在意，后来见他正言厉色，大义凛然的光景，不免又拿他当个好人，便道："这真是想不到的事。"黄伯旦道："大人可晓得，他已经署了巴县了。可晓得他这巴县，是怎样来的呢？"李子亭道："想是什么轮委，超委了。"黄伯旦道："那里，他并没有超委，轮委还在卑职之后。"李子亭道："那光景就是为地择人了。"黄伯旦道："为地择人的话，是外省督抚朦混皇上的话。你想这种样人，都要在这上千候补人里去拣。难道上千候补人员，竟没有一个如他的？"李子亭道："那是什么讲究？"黄伯旦道："他这是全仗家兄之力。"李子亭道："想是你令兄替他说来的？"黄伯旦道："不是那个家兄，是孔方兄之力。"李子亭道："何以见得？"黄伯旦道："他是前月初三，在同发祥开了一张三千银子期票，后来，也没看见他使。等到挂牌之后，制台衙门帐房里早有人出来划了进去，这不是个实在凭据么？"李子亭道："卖官鬻爵，难道真有这样事？"黄伯旦道："一点不假。况且，这是实实在在的凭据。要讲公道，这个缺实在是卑职的。不过卑职没有钱，就只好两只眼睛望青天，让他去了。他这次下来是越有越有，以后水大舟高，多财善贾，更是无往不利了。"李子亭道："我同这位制台是世兄

弟。他乡、会试都出在先父房里，我所以同他的交情，不比恒泛。上次骆青耜的行径，我已告诉他，他还替他遮瞒，一味支吾，原来有这些讲究在内。今天本要去看他，我去问问他，看他羞也不羞？拿什么脸见我？”黄伯旦道：“千万不可说卑职说的，倘若大人说了出来，那卑职就要名列弹章了。”李子亭道：“我理会得，不必嘱咐。”吃了一杯茶，上轿走了。黄伯旦把他送过之后，心上十分得意，且按下不表。

却说李子亭打黄伯旦家出来，一径到院上来拜制台。适值制台没有公事，立刻请见。先谈了几句闲话，又说到要不日动身的话，末后说到：“老世兄财运亨通，真真意想不到。”制台道：“这个缺，也是大家晓得的，此外还有什么财气？”李子亭道：“听说四川候补的，有好几千人，这几千人，全都是可以生财的。而且，四川州县一百四十几处，这些也都可以做些大钱铺，老世兄还嫌财气不好么？”制台不晓得他是何所用意，忙着要问个详细。李子亭便把听见黄伯旦说的话，一五一十的背了一遍，只不曾说是黄伯旦说的。制台听了一席话，道着心病，老大吃惊。虽然是多年老兄弟，他本人呢，也只平常。至于清议那一层，既做了官，更是置诸脑后。只怕是回到京里去逢人辄道，被都老爷听见，上他一个折子，就顽大了。一想到这里，转不得不下气小心去敷衍李子亭，李子亭又道：“我不晓得是真是假，但是人言凿凿，谅非无因；也许是他在外边胡吹。只要你世兄差人去四下里一访，那就见他无私有弊。无论真的假的，总之与你世兄的官声有碍。”制台道：“他这个缺，是轮委的。”李子亭道：“轮委是听说一个姓黄的在前，超委的话，他本来没有。”制台听见他说了这些话，也还不肯认错，又向他分辨了两句。李子亭也有了气，便道：“这有什

么要紧？皇上既放了老世兄做四川总督，这四川自然老世兄的管辖。难道我们过路的人，还敢来干涉老世兄的权利？一者是多年世好，非比恒常，不敢不言；二者是巴县一个缺，听说还不坏，既要讲卖，这三千头总未免太便宜了些。”制台听说得斩钉截铁，便道：“这话世兄到底那里听见的？”李子亭道：“那个不晓得！同庆祥的票子，是骆青耜打的，是老世兄衙门收的。这件事在你老世兄，虽说是做得隐瞒，可晓得路上行人口似碑呢！我奉劝老世兄一句话，尽点了我的心，至于听与不听，也非小弟所能自主。这四川的候补人员，都是老世兄的属下，还敢说什么？万一闹到京城里，晓得了两起，便有三起，那时节可不知道回护着骆青耜一个人好呀，还是保全着制台的禄位好？请老世兄自己斟酌一下子罢。小弟多言，改日再见罢。”说完立起身来。制台听见他声口不似先前柔软，便先软了下来，连忙拦道：“世兄不必急急，兄弟还有请教的话。世兄说的话，句句是金玉良言，兄弟敢不恭听？且请坐坐。”李子亭只得又坐了下来，把这件事阁在一边不提。制台又问了些家常的事，便说道：“四川的候补人多，自己耳目难周，世兄在这边可有什么熟人没有？可晓得有什么品行最好的没有？”李子亭道：“兄弟在这边，不过几个泛泛的，并没有至好的人。至于品行好的，更不晓得。有一个黄伯旦，听他说话似乎也还正派，可也不晓得里面如何？”制台记在心里，这回谈了多时，天已不早，李子亭兴辞而出。

制台送客回来，打算不出主意来。巴县是久已挂牌的了，要叫他不去，这笔银子就得还他。还他到也有限，但是如何还他法呢？要说是叫他去罢，这李子亭同骆青耜是做定了对头，万一他回到京城里放点火，弄出事来，那可真似他说的话，还

是保全四川总督的禄位好，还是这三千银子好？一时委决不下。后来，想了一个主意出来，就作准把巴县这个缺改委黄伯旦，骆青耜暂留他在省里。又叫人去对他说，是李子亭同他过不去，只等李子亭动身后，另外还他一个好去处。骆青耜也不敢说别的，只得答应了，在省城静候着，却是一腔懊恼。到得第二日，黄伯旦的牌挂了出来。这李子亭同黄伯旦并没交情，只不过一句口头话，制台却要应酬李子亭的面子，又算是照例轮委。这便是黄伯旦移天换日的手段，又较骆青耜高了几倍了。

骆青耜托人四下里一打听，才晓得是李子亭保举的，便恨的他咬牙切齿，满肚皮打算拿他点露马脚的地方，难为他一回，无奈黄伯旦更鬼，挂牌之后，如无其事，也并未来见李子亭。不过照例去上衙门拜客。却说黄伯旦的太太伊氏，在省城却也苦了多年，听见老爷挂了牌，却也欢喜。等到黄伯旦忙过了，便来同他闲谈，说是："再想不到，就会委了缺。"又道："这个缺早已委了人，如何又会改委呢？这真是好运气了。"黄伯旦笑道："你们到底是女人家，一点见识没有，这事是全亏本事，那里有什么运气不运气？说句老实话，像我这样手段，不是发虚的话，四川省里可实在没有第二个。我是昨天上院，把制台大人教训了一顿，他见我说的有理，也没得话说了，他先就软了下来，又朝我赔了许多的话。这个真是从前人说的一句话，无论什么人，抬不过个理去。"太太道："我不信这样人山人海的去处，连你这样才具都没一个？"黄伯旦道："真的，你看那些戴顶子拖翎子，也是一样的官，要讲起办事，那可差得远了。我不是说现成话，前任制台要是听我的话，还不至开缺哩。"太太道："才具不才具也不管他，听说这个缺还好，我也苦够了，

你到了任，每日要给我一百吊钱。”黄伯旦笑道：“那里有许多钱，一天给你一吊钱罢。”太太道：“那不成。”黄伯旦道：“你先别同我争钱，你赶紧收拾东西，好去到任。”太太道：“有什么收拾，四只皮箱，三个是空的。此外的破瓶破罐子，还有几个大钱。”黄伯旦道：“我是要先去借一笔钱，把些当都赎了来。你只把箱子收拾干净，预备着放衣裳罢。”正说着，忽然家人来说，骆大老爷来拜。黄伯旦想不见他，继而一想不好，就见见他又何妨？就招呼请进来。骆青耜先道过喜，便道：“兄弟空欢喜了一场，乃是为老哥做先声。”黄伯旦道：“这件事是觉着有点奇怪，牌示说是老哥这面另有要紧差委，或者更有好事也未可知。”骆青耜道：“什么好事不好事，不过一句空话罢哩。”黄伯旦道：“万万不能，必有借重，尽管放心。”骆青耜道：“就算是有好事，兄弟这样的才干，还会办什么事？不过瞎忙罢了。只怪兄弟眼睛不亮，拿着人家同亲兄弟一样，人家就拿着我当顽耍。你道我如何咽得下去这口气？”黄伯旦晓得，他要说到本题上来，只得推开道：“兄弟不日就要动身，不晓得老哥还有什么吩咐？”骆青耜道：“岂敢，岂敢！兄弟与这巴县是水米无交，就算是有事，也只好自己去做的了。到是杨老师，听说今年要做五十岁生日，不知道可有公分？”黄伯旦道：“不晓得。其实，我此次得缺，与杨老师无干。”骆青耜道：“老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。”黄伯旦道：“言重，言重。我也想送他点银子，但他也是现任，也不在乎此，随后再说可也。我还要同老哥说一句话，兄弟一两天就要动身，老哥若是有了好信息，务必给一个信，俾得早日欢喜。”骆青耜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”遂即辞别　回到家里，通盘仔细一想，再把他听见别人打听来的话，参观互证，觉得其中总还有点道理。李子亭同他水米

无交，怎样就会保举他呢？忽然想起，制台的巡捕段承恩是自己相好，便去切实托他探听。段承恩同黄伯旦也是相好，只因为黄伯旦近日趾高气扬，心里有点愤愤，遂答应了骆青耜的话。骆青耜又写两封信，一封是给杨谔，一封是给冯老太爷。不多两日，杨谔的回信来，说是这其中一定有人播弄，务要探听明白，群起攻之，方是正办。万万不可忍气受亏，以致以后越发不妥当了等话。骆青耜正在猜度，段承恩也来了，便把黄伯旦如何拜李子亭，李子亭不见面。以后李子亭回拜，他硬请进去谈了多时，又怎样的自己冒充正派人，李子亭见制台如何说法，又说李子亭是从黄伯旦挂牌之后，有一张名片到院上，说是道谢的话，源源本本打听个彻底明白，一齐告诉了骆青耜。骆青耜真气得三尸暴跳，七窍生烟。老大气喘了一回，方才同段承恩商议，要报这个仇的话。又招呼摆出几件酒菜来，留段承恩吃饭，商议了许多法子，段承恩道："这件事，只可还是去请教杨老师，他必有无上妙策。"骆青耜听见这句话，亦就恍然大悟。当日酒散，骆青耜便请了几天假，一直去找杨谔，把前后的事诉了一遍。杨谔也是生气，拿手指头捋着胡子，细细的出神一回，方才说道："我就做件刻薄事罢，你不要问，等我来替你报这个仇。总而言之，他也不要想在巴县拾一个钱。"骆青耜听了，心中大喜，也就不便再问下去。住了几天，一直回省，按下不提。

却说黄伯旦是湖北人，家眷住在安陆府城外，离城也有三四里路。他年纪本轻，父母双全，因为儿子不狠孝顺，便住在家里，一直未曾出来。此次，听他署了缺，虽然欢喜，也只是平平而已。他的家里的事，杨谔是一概晓得的。黄伯旦还有一位兄弟，名叫季拔，同伯旦也不合式，只住在家里侍奉父

母。黄伯旦到了任，行查收告，正在十分闹热的时候，忽然，接到安陆府打来的一个电报。拆开一看，是“父于十一日病故，拔泣叩”几个字。伯旦心里大吃一惊，急的直跳起了。忽然心里一动，又复坐下，仔细盘算了一回。暗道.“人家三千头弄来的，我不费一个钱，只凭着自己的聪明才力弄到手。如今是一碗饭已要拿起筷子来吃了，就这样凭空端了去，天下似乎没有这样的笨人。但是电报的事，局里一定有底子的，他若是在外头说开了，传到上司耳朵里，岂不是个匿丧不报呢？我总不懂我们中国人从前定的礼，真正不好，像这样牵制的事实在多。又想，我这位老太爷，他真不晓得怎样不见机，早不死，晚不死，单等我得法才死，可真是受他的害不浅。我记得，从前浙江有一位候补知府某人，他见他儿子飞黄腾达的起来，就想到自己百年之后，儿子要丁忧的，必定要耽误了儿子的正经事业，屡屡的放在嘴上，说个不了，又想不出法子来，后来到底改为承继出去。虽说是本生也要丁忧，到底只要一年了。这才是能体贴儿子的好老子。想我这老子，真不凑巧，这便怎样办呢？我在省里置办东西，应酬朋友，也费了好些。要就这样下来，岂不倒弄成一身亏空？”自己在房里咕唧了一回，把桌子拍了一下道：“没法子，只好这样办罢！”便招呼跟班的，请了舅老爷来，同他说了详细。又叫他去对电报局里说，不要声张，情愿送他五十块钱。如果已经说了出去，就叫他再补一张报来，说是第二电，又还阳了。又叮嘱了多少话，舅老爷便去办理。黄伯旦把一团高兴的心送到东洋外国去了，还是提心吊胆坐在签押房里老等。等了老大一回，舅老爷回来摇着头道：“不成功。”黄伯旦道：“怎样不成功？”舅老爷道：“电报局是大张狮口，先说了多少官话，是万万不能通融。后来才说到正

文，据他的意思，说这巴县的好处，全在下半年，他只得五十块钱，未免太不值得了。况且，这是安陆的电报发过来的，将来结起总帐来，他们便是作弊。关乎他终身的饭碗，万万不能通融。况且昨天的电报，外间已都是晓得了，做鬼不得。后来，说到舌敝唇焦，才有点活动。他开口是一千银子，还要现交。我替他搓磨到多时，才说妥了六百两银子。如果这边答应，先送银子过去。他这个假电报，明天送来。”黄伯旦听见说局里肯这样办，六百两银子到也不甚在意，便笑着道：“我还道怎样的不成功，原来是银子的事，我作准答应了六百就是了。不过要替我做得干净些，你快再走一趟罢。”舅老爷答应着便又去捣鬼。

黄伯旦心里略略放宽，就打算今天先把丁忧的话宣扬开去，明天再把还阳的话也宣扬出去，好等大众周知。便招呼外边，把堂红等一齐都撤了。衙门里上下大小，以及衙役书差，都晓得老爷是已经丁了忧，这是第一天的话。次日一早，同城文武都来问候，黄伯旦一面叫官亲陪着，一面叫舅太爷去催电报局的假电报。等了多时，总不见到，同城文武都兴辞而去。黄伯旦心里十分着急，又叫帐房去看舅老爷到那里去了？自己只推说是孝衣未齐，等齐了就成服的话。就从早上等起，一直等到上火，舅老爷却是回来了。满头是汗，那付张口结舌的神气，真是画也画不出来。黄伯旦急问道：“报呢？”舅老爷〔道：〕“可恶已极！可恶已极！昨天同他讲得明明白白，今天一早便送了银子去，也交给他了。那晓得忽然变卦，一定不肯，说是关系他的身家性命。好说歹说，只是不答应。到后来更混帐了，他把这六百银子也不交出来，还说多少不讲理的话。”黄伯旦发恨道：“他说什么？”舅老爷道：“他说你们东家既是父亲

病故，理应丁忧。照你这样办法，是个贿买通同，匿丧不报，闹上去，不但你家吃不住，我们还是与受同科呢。至于那六百两银子，我是并不稀罕，不过借此小惩大戒，也叫你东家晓得点轻重。你们要告，尽管去上告。我急得同他闹了起来，他说既是如此，我们局里是不敢办。你若再闹，我就打个电报，到总局里去请示，如果总局准办就办，不准办就不办。或就近请总局商明制台亦可。我听了他这话，明是挟制。我又怕替老姊丈闹出花头，只得回来，可还有别的法子想？”又用手把头上的小帽子捏在手里，扇了两扇，便道：“我还没吃饭呢。”又跑到门口喊道：“王升，你看看厨房可还有吃的么？”王升答应去了。

黄伯旦只气得一个发昏章第十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又在房里踱来踱去，踱个不了，舅老爷便自去吃饭。黄伯旦晚饭亦没吃，一夜走到天明，也再想不出好主意来。后来，打算迟个一二十天再报。因为这个时候正是开徵，一天一天的日异而月不同。所以打算这样一捱，也总可以有半个多月耽误哩。那晓得，这位典史老爷鄷寿，也是一位脚色。他听见堂翁丁了忧，便想了代理的念头，也不管堂翁报没有报，早已自己进府去了。黄伯旦听见典史早已进府去，晓得这事是瞒不住，没奈何，只得照例出报报了上去。府里果然委典史暂行代理，典史已是由府回来，便即刻专人过来说明，明天一早接印。黄伯旦到此地步，任你再奸刁点，也没法子。这两天，黄伯旦已是茶饭不曾沾唇，应不是伤痛他老子，就是为着这颗印要交出去，把他放在面前对着他，朝他淌眼泪。无奈，鄷寿是时一刻不能耽误，只得狠一狠心，含着一包眼泪交了出去，又退到房里去哭了一场。他衙门里人，还当是哭他老子呢！

正在这交印出去的时辰，伯旦的兄弟季拔却来了。原来，季拔听见伯旦署了任，便把家里的事料理一下子，告明了父母，一径到巴县来做二老爷。刚到门口下轿，早看见里面抬了一个亭子出来，外面鼓乐吹打着去了。二老爷也不在意，等他过了，才进来下轿，衙门里已是走得没有什么人了。把二门的上来问清楚了，才赶进去找人去禀知黄伯旦。黄伯旦听了诧异，连忙出来一看，一些不错。连忙说道："你如何来了？"二老爷道："我听见你到了任，所以来看你，我要想找点事做做。"黄伯旦道："前半个月来的电报，可是你发的？"二老爷道："我不曾发什么电报。"黄伯旦道："什么话，老太爷怎样？"二老爷道："老太爷身子狠好，极其康健。"黄伯旦道："这更奇了。"连忙到房里，取了电报来给二老爷看。二老爷是目瞪口呆，半晌方说道："那里有这件事？"黄伯旦道："不好，这一定被那个人做了手脚去了。"连忙喊家人拿帖子到典史老爷那里，叫他不要接印。自己却同二老爷匆匆说了几句，也不及问长问短，又打发舅老爷去问电报局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，弄个假电报来瞎闹。不多一会都回来了，典史老爷已是接过了印，并且还有几句说话道："暂时代理，是奉了本府的札子，并不是自己来抢去的。现在要说是送回来，只要有本府的札子也可以，不能凭这边一句话作准。"黄伯旦气得说不出话来。这个挡儿，舅老爷也回来了，说"那个电报是由安陆府发的，真的假的须向安陆府去查考，他们只晓得发到了便抄送，别的一概不知。"黄伯旦恨的咬牙切齿，一面打发二老爷即日动身回去查考，一面做了一个通禀，请上头澈底根究。又因为电报局前日的挟嫌，便无中生有的夹杂了许多话，自己就在衙门里住着候批。到得第二天，觉得不耐烦，便发个电报到安陆府里去问。那边回

话，说"发电报是向来没有保人，只要交了钱，他怎样写来便怎样替他发，这个是不能认咎"的话。巴县这个电报局得了这个信，又怕把他没入的六百两银子叨登出来，也想先发制人。便上了一个禀帖，说黄伯旦怎样的行贿，怎样的买嘱，最后并且连这位二老爷也说是假的。两个禀帖一同上去，制台便批了"自行查明禀复"几句话。黄伯旦到反弄成一个不能进、不能退。后来，终究为着个六百银子的一笔款，被电局拿住，也就不敢十分搜剔，就糊里糊涂告了一个扫墓假回去。临走的时候，还被这位代缺的典史挖苦几句，更弄的不得主意。只为这代缺的，向来是不接交代，不能不等省里委的人到了，算清交代才能脱身。却好这时候，是收下忙，收漕的时候，这位新任老爷，自然是扫除一切，兼程前进。原来这位新任老爷姓凌，官印是乃本二字，陕西鄜州人，是个秀才出身，为人不时不古。因为黄伯旦到任没得几日，就出这个岔儿，所以于交代各项并不十分苛求。黄伯旦费了多大心机，才把骆青耜煮成功的饭夺了过来，正想安然享用，又被人家夺去。如今是无缘无故的便宜了一个典史、一个新任。可见天下事，任你万般奸巧，亦不免有到绷孩儿的花头。到是这位凌太爷，真是梦想不到的。

如今单说这凌乃本，接印不到一个月，早接到学台的文书，催他开考。这时已经改了策论，凌太爷是秀才出身，于小考的事还算在行。就择日取齐，点名进场，一复、二复、三复，不到半个月，终了场。取的一名案首姓岑，单名裕，字号其身。等到发过长案，岑其身便来拜见，却也生的一表人才。凌太爷心里甚是欢喜，又勉励了几句话，方才退出。等到学台考的时候，却高高进了第三名，少不得拜老师，讲贽见，忙忙碌碌了

几天。岑其身住在城外一个古树镇上，原本家道也还可以过得。只因为他自己利心太重，想要发财，便搭了一个朋友叫林理生，开了一爿估衣店。不到一年，折了本，林理生又跑了。岑其身没得法，好容易央亲告友，并自己的余积，才把这件事了下来。经了这回挫折，倒弄得手头拮据起来了。他本弟兄两个，哥哥久已亡故，剩下一嫂一侄。先前已是分过家的，所以倒店的事与嫂子无干。他嫂子姓牛，是个有名的泼妇，动不动就出去骂街。因此，邻里替他起了一个外号，叫做"母大虫"，岑秀才也非常怕他。岑秀才还有一个妹子，嫁给本地一个土财主，姓萧，时常也回家走走。因为岑秀才光景不好，也就看不起他，却同牛氏最好。岑秀才娶妻万氏，生下子女各一，子名阿宝，女命阿惜。这两个孩子颇有点古怪脾气，岑秀才虽是家计艰难，要穿好的，吃好的。岑秀才反正不管，万氏看不过去，也就打上一顿。无奈过去了，还是如此。这年进了学，人家送了贺分，也有几百吊钱的光景，岑秀才不敢用，就结存在一个南货店里，以备收两个利钱，应酬家用，到也安稳。转眼又是一个年头，这年正是乡试年分。岑秀才邀了几个知己去乡试，便去托他嫂子照应照应万氏并两个小孩子。刚刚这位萧氏姑娘在家，听见了在旁冷笑道："大嫂子是孤儿寡妇，凡事都要二哥哥照应他点才是，如今倒是二哥哥托大嫂子照应二嫂子了。"岑秀才摸得他们的门道，也不敢再说，就便岔了一句话，走了出来，找了同伴一径进省去了。

这年天气也不热，一到七月半后，总说是不会再热的了。那晓得一个多月不下雨，竟是流火烁金的热起来。岑家的房子虽有几间，大的被牛氏住了去。万氏住的已是侧房，况且院子又小，万氏没得法子，就领了两个孩子在院子里过夜。这院子

被这一天阳光晒过，到晚上还是余威犹炽，到得五更天，恰又凉了，这一个多月，万氏的热毒寒渴是受足了。到得八月初一这天，就发一个头晕，栽了过去。两个小孩子也不晓得什么，还当是他睡觉。幸而万氏的娘家，打发一个人来看他，走到面前看了一看，面色不对，头上的汗珠如黄豆大；又摸了他的手，却是冰冷的。来人说是“不好，一准是起了急痧！”便赶着扶他起来叫唤，又拿了一个铜钱替他刮痧。牛氏已是听见，过来看了看，一言不发，径自去了。这边医治了一会，才得还醒过来。来人又替他张罗张罗，方才回去。万氏到得晚上，却是浑身发烧，口里乱说胡话，牛氏也只当不知。两个孩子是不晓得什么，这天的晚饭亦没到嘴，哭了三、四场。幸而万氏娘家又派了一个人过来照应，才算敷衍过去。捱到次日一早，由万氏娘家作主，请了一位医生来诊脉。诊了多时，说是脉息已是没了，赶紧备办后事。也不曾开方子，就去了。接着万家的人也来了，看了看万氏的情形，万氏已是口不能言。以手指着自己的口，又指着两个孩子，泪流满面。不多一会，眼光一散，已是断了气。万家的人同着两个孩子哭了一回，牛氏也就过来，指天划地的号哭了几声，便叫去接姑奶奶回来。一会，萧家的姑奶奶也回来了，便大家商议着办后事。又去把万氏房里的衣箱一齐发了出来，一只一只的开看，所有稍为值钱的东西，一转眼就不见了。万家看不过去，却也不便说。只好安慰两个孩子，由着他们姑嫂两个去摆布。他们翻到一只箱子里，把岑其身的存折翻到了，便交给牛氏，说是替万氏办后事。当晚忙着入殓，停放在家，又去传了和尚来念经，万家的人已是回去。就打第二天起，每日是八个和尚拜忏，拜的朝西大悲忏。又买了些鲜鱼、肥肉，说是二奶奶一世没享过福，他死后总要替他

多用两个，方才对得住他。做的菜，有时也端在灵前去摆一摆，有时也不摆。姑嫂两个躲在房里，还有牛氏的儿子三个人，一桌吃了。吃不了的残羹冷炙，就分点给万氏的两个孩子吃。有一顿没一顿，身上的衣服已是出了虱子，头发已是打成疙瘩，也没人来问信。转眼已过了二七，姑奶奶忽然想要写信去通知二哥哥。牛氏道："我们女人家写什么信，难道万家不会写信么？"姑奶奶听了也觉得有理，从此更是格外的奢华。先前还是逢七焰口，现在竟是每天晚上都放焰口，又热闹又有趣，反正尽着岑其身的五百多吊钱用。大家又舒服，又不心疼，又乐得应酬和尚，实是一举两得，止不过难为了岑其身一个人而已。

却说岑其身到了省里，寓在同学的一个公处，叫做莲花潭，同居约有七八个人。录遗过了就去投卷，到得初八进场。到了号里收拾妥当，先到各处去望了一下，等着将近封号，这才回号里去。等到查过了号，弄点东西吃了，就睡觉养神。半夜里题纸下来，岑其身看了一看，却是从前拟题做过的，心中甚喜。略略的润色了好多，便誊清在卷子上。号里的日子最短，转眼已是天黑了，点了蜡烛，伏在号板上誊写。忽听见号子东头哭声振耳，岑其身急急问号军道："什么事？"号军道："闹鬼。"岑其身道："我时常听说号子里闹鬼，我第一场就遇到这事，我不可不去看看。"就赶紧出了号，往东一直跑去。约摸有四十多号，正是那个哭的地方，门口却是冷清清，没有一人。岑其身大着胆，便在帘子缝里偷眼去看，原来，这个人是个花白胡须的老者。卷子已经誊好，放在号板上，点了三枝香，对着他洒泪呢。岑其身不懂得什么缘故，便揭开帘子问道："老先生为什么事如此伤怀？"那老者见有人来问他说话，便也不哭了，把

卷子轻轻的放在卷袋里，方才答应他道："我有我的心事，承你来看我，感激得狠。"接着两边叙了名姓，坐了一回。岑秀才看并没有一点鬼气，便一定要请教老者到底为什么事伤心？老者道："说起来可痛、可惨、可恨、可悔。你如是已完了卷，不妨就同你谈谈。若是还早，不必耽误你的工夫。"岑其身道："我卷已誊清十分之八，难得我们有缘，到要请教。"老者又叹了一口气道："你要听，我就说给你听。我本是省里人，从小的时候最为父母钟爱，六岁就送我到书房里去，念《千字文》、《百家姓》这些东西。到得七岁，先生就叫我对对子，我对不出，先生就替我对。对我父母说，是我对的，父母也是欢喜。我是一无所知，乐得顽耍。又过了年把，叫我念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念了几个月，叫我做，我做不出，也是先生替我做。对我父母说，也说是我做的，我父母极其欢喜。到得十二岁那一年，已经念过了好几部经书，先生又给我一样《启悟要津》念，念了几个月，又叫我做破承题。我只当是我做不出，还是先生做呢。那晓得这位先生不能，一定要我自己做，做的不好，一回骂，二回打，三回罚跪。我也不晓得怎样算好，怎样算坏，也就是糊里糊涂的瞎做。又过了一年，先生才讲书。我以为讲书是最好了，那晓得，先生是照着小注念一遍，就算是讲过了。我小时性最顽皮，又欢喜些灵巧的顽意，我见书架子上有一部《博物新编》，我看了有趣。先生不许我看，我只是偷看，又被先生打了一顿，说是邪书。又最喜欢打算盘，加、减、乘、除已是一学就会，还有什么异乘同除、异除同乘等法子。我正要去看，又被先生打了一顿，说是耽误功夫。镇日里只许念八股、念试帖，此外一概不许去看。那知八股这一道，我是最不喜欢。无奈，只得耐心去学。到了十七八岁上，又叫我去小考。一

次不取，又要一次，空下来只许做八股。后来好容易进了一个学，以为可以偷空做别的事了，那知道仍旧是只许作八股。我父在日，又时常教训我，说是‘要显亲扬名，只有在八股里搜寻，此外毫无道理。’那晓得一场不中，又下一场，闹到如今，八股已是废了。虽说策论同八股差得不多，但敷衍下去终不好看。要看书也看不进，要学别的也学不成，偌大的年纪，还在这里观光，由后思前，不觉悲恸。我这点香供他，并不是供他做的好，是说我几十年的辛苦都在上头，所以吊他，就是吊我自己。我年纪已大，满身是病，得知这次出去，还能再来不再来？怎教我不伤心呢？”一面说，一面泪珠儿又滚了下来。岑其身听了，也觉惨然，勉强的劝了几句，回到自己号里，赶紧把卷子誊好了。次日一早去交，随即出场。接连二场，三场都已完毕，岑其身甚是得意。回到下处，赶紧吃点东西，足足的睡了几个时辰，方才起来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

文章憎命误煞功名　　机械存心变生骨肉

话说岑其身出场之后，这一觉睡得十分酣足，及至醒来，却好同伴的都回来了。都是兴高采烈，就各处去游玩了一回。回来大家讲定，在省城等榜。岑其身怕的川资不敷，不敢答应，就有两个答应不取他的房饭，一定要陪在省里，贪图热闹。其身也只得随遇而安，从此东游西荡。空下来，便把场作互相传观，这个赞那个是“金声掷地”，那个赞这个是“珠光烛天”，如是者又过好几天，却到了九月初十放榜的日期。这写榜的规矩，是关了门在里面写的。主考监临坐在上面居中，房官分左右两边而坐。每拆一卷，先用一个黄条子写了姓名、籍贯、名次，送给监临主考看过，再送到各房官看过，方才交到填榜的去处照写好了，便把这个条子往桌子底下一丢。桌子底下伏的人早已检在手里，走到龙门口，打了暗号，由门缝里送了出去。那些同伙在外的接到了，便纷纷去投送报喜。所以放榜头一天，里面写一名，外面就报一名，等不到榜出来，外边已是传扬都遍了。

岑其身寓里各同学朋友，打这一天，便不许家人们出去，因为要想在家里静等。大家商议好了，就买了些酒菜，慢慢地在家饮酒等榜。虽然心上都是热剌剌地，确都装出镇静的样子。一直等到日落西山，还是杳无信息，就有几位不自在了。不是

说头痛，便是说肚胀，托故去歪在床上叹气。在坐的人，就也渐渐的后劲不如前劲了。约摸也有上灯的时候，忽然门外喊了进来道："伍老爷中了。"这时候伍老爷还在桌子上，正夹了一块鸭子要吃，听见说他中了，不禁心花怒放，却故意做出平常的神气，慢慢的道："也好，也好。"就有人向他恭喜，他却忘其所以，也不回礼，便把筷子上的鸭子往人家嘴里直送，或是往人家耳朵里直塞。大家看见他欢喜的没有主意，便也不来招揽他。不多一刻，又报说是"陆老爷中了。"陆老爷早已推说肚子痛躲在一旁，后来又被伍老爷一报，更是没了主意，已先在旁边恭桶上出恭，却并出不下来。坐的时候一大，却正有一个屎橛子拖了出来，一听见说是他中了，一跳就起，裤子也没提，拖在地下。因为陆老爷走得猛了，早已绊了一个跟斗跌倒在地，那背后屎橛子还在那里翘然而立。大家不由得哄然大笑，也循例的道了喜。陆老爷定了定心，才重复去整治好了过来，对大家说话。大家还是说笑他，他也有意无意的道："不是这个讲究，我因为干结了，想要快点好，早灌进点风去活动活动就好了。"岑其身道："我明白了，这风一定是肚风。这个风颇不容易有，只晓得到底进去没有？"大家又笑，又回头来找伍老爷，问他夹着鸭子为什么往人家耳朵里乱送？伍老爷道："不是，不是，我是要腾出嘴来说话。不送掉这块鸭子，岂不要堵了嘴呢。"话言未了，又报"戚老爷中了。"这戚老爷果然来的镇定，脸上也没有一点别致神气。大家正在那里佩服戚老爷还是那付神情，岑其身道："不要慌，还早哩，现在才报到五十三名，还有一大半呢。我们今天一夜不睡，还要等五经魁呢。"说话之间，已不知戚老爷到那里去了？岑其身便去找他，找到大门口，并未看见，只得回来。园子里有一棵大槐树，仿佛有

个三尺高的东西在那里，赶紧过去一看，原来就是戚老爷。一个人藏在树背后发笑，笑得眼泪鼻涕都出来，弯着腰，想是揉肚子呢。岑其身不觉大笑，屋里的人早已跟了出来。戚老爷却是一笑不可收拾，赶紧想板过脸来，无奈五官都不听差遣。只觉得一种快乐的滋味，从心上直涌到脸上，喉咙里便不知不觉的笑了出来。看见大众来看，他狠有点不好意思，好容易收束住了，抖抖衣裳，仍回到大家房里入座。就从这位戚老爷报过之后，早是音信俱无。一直等到天亮，榜也发了，大家也毫无想头。中的自然是手舞足蹈，不中的自然是咨嗟叹息，这也不在话下。过得一日，中的还要拜老师，赴鹿鸣宴，狠有几天忙。不中的便收拾行李，急急动身。

岑其身尤其是归心如箭，无精打采的上了路，不多几日已到了家，大家各自往各家去。岑其身一直到得自己门口，忽然看见一班和尚，穿了袈裟在那里合十膜拜，心里大惊，走进大门，早已看见儿子阿宝穿麻戴孝，不觉心里一跳，觉得一股凄惨从脚跟底下直透到眼睛里来，眼泪已是不由自主滚了下来。阿宝早已看见，喊道："爹回来了。"岑其身急到自己房门口，只见灵幡高挂，只哎唷了一声，也不问因由，便抢到灵帏里抚棺一恸。正在那个挡里，大奶奶已晓得了，便同了萧姑奶奶走过来，假意劝了一回。岑其身先谢过嫂子的照拂儿女，方才问起病由。萧姑奶奶道："说也可怜，二嫂子犯了乌痧胀死的。那时大嫂子急得没法子，各处求神许愿，请医生、拜菩萨，只没有用。最可怜是两个侄男女，只闪得一无依靠，实在伤心。"岑其身看见儿子阿宝，一看虽然是穿了一身重孝，鞋子已是没有底了，身上披了白衣裳，里面的衣裳也不晓得有没有？岑其身又忙问道："还有一个呢？"萧姑奶奶道："因为他住不惯，所

以送到他外婆家去，听说养得到狠好。”岑其身又问：“这一切费用都向那个借贷的？”萧姑奶奶道：“那个肯借贷？亦就是你二哥的存款，我们替你省俭着用。不过我们商议，二嫂子在日也没有享过一天福，现在又是这样死了，这是他生平末了一件事，就算是他面上多化几个，也是应分。况且二哥以后飞黄腾达，也不干二嫂子的事，所以我们斟酌着，替二嫂子多念几天经，多放几天焰口。一者看看人的心，二者叫二嫂子的娘家也觉得好看，三则也还是称家有无的办法。总共如何用法，统共开了一笔清折，等二哥哥安歇一半天，我们就交过来罢。”牛氏早又接口道：“自那日出事之后，我是没有主意。妹妹回来才说，二嫂子为人是极好，如今短命死了。他到了我们家里，也没过一天快活日子，如今就是这一回了，总要给他风光点好。这才去招呼来这些和尚，替我摆个四十九天的道场。今天刚刚是第四十八天了，明天就圆满。恰好二弟回来了。”岑其身大惊道：“这四十九天道场要多少钱呢？”牛氏道：“我也不晓得，总之笔笔有帐，都是姑奶奶开的，二弟只要看帐就明白了。我的意思，反正是死人面上，难道还想在这里头赚钱么？”岑其身道：“不是这话，我是没有钱用，丧事虽要办，也还要称家有无。若单图死的好看，活的又怎样过呢？”牛氏道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再别说这钱的事。况且，像二弟这个人在外头去混，还怕弄不到钱？就是拉点亏空，又算什么。只是二弟将来无论发了多少财，也只好同新弟妇去快活，再不能够顾到他哩。就算是二弟情分厚，也不过拜上几天忏，烧化钱纸，那样九牛一毛的办法，二奶奶还要生气哩。我想，二弟今年虽是没中举，这是早晚总要中的。中了举，中了进士，会上去点了翰林，自然就不愁没钱用了，这几个钱又怎样呢？”岑其身道：

"看我这样，怕没这福分。"牛氏道："别这样说，一路辛苦了，且歇息一回，我们再过来谈罢。"这事两个人一吹一打，走过自己房里，便去把帐结了。一共结余三十二吊一百四十三文，便连钱连帐通通送了过来。岑其身大略看了看，大半都是五虚六耗，但是关碍着嫂子妹子，也不便多说。这时候人财两空，坐在帐子里，盘算了一夜，不曾合眼。

第二日一早起来，料理房里东西，还有一个衣箱，打开来都是些小衣裳。首饰本来没有，银器也还有两件，这时是一样没有。又叹了一回气，便一直走出大门，往万家来看了小孩子，又问了一问大概情形。岑其身是心神扰乱，坐立不安，同了孩子一径回到家里，又拍着棺材哭了一回。忽然心上转了一念道：还是出了殡罢，省得他们再起新鲜花头。就来同牛氏并萧姑奶奶商议，两个人执定主意，说是要过了百日。岑其身拗不过他，也只得答应了。是四十九日道场已满，暂且把念经的事停了。岑其身算了一算，连出殡用度，这结余的钱已是不够，只得向同学朋友去借贷。也有答应的，也有不答应的，凑来也是不多几个，正没摆布处。恰好他的舅子万士民来了，岑其身还只当往日亲情，同他热落的狠。那知道，万士民却另有一个主意，板着脸道："舍妹已断了七，也该出殡了。在家虽好，但一则火烛当心，二则死者亦以早些入土为安。所以特地过来请教妹丈，还是打算怎样？"岑其身道："我也本来打算早办，只是大嫂同舍妹要在家多停几日。又兼我是一钱不名，还要张罗几文才能办事，因此耽搁下来。"万士民道："若是妹夫舍不得出钱，我家也还发送得起。不过既许了岑府上，又生过子女，活着是岑家的人，死了是岑家的鬼。要是岑家的事要我万家办，也没什么不可以，但未免外观似乎有点不雅相。应该

怎样，或是妹丈银钱为重，亦只管吩咐下来。我家虽俭，也还可以勉力应酬。”岑其身道：“那里话来！无论如何为难，也要想法，岂要贵府化钱的？由我赶紧办就是了。”万士民道：“可还有一句话，我妹子到了你家，苦也苦够了，这是末了一件事，总想老妹丈风光点些，就譬如行好事罢。至于你那两个孩子，总怪我们妹子，不该留这个遗孽。若是妹丈厌烦他，尽管送到我家去，这到不必客气。”岑其身被他气得手足发冷，但不便与他顶撞，只得极力的敷衍。他坐了一回，方才回去。

岑其身一人在家里纳闷，忽然大奶奶又送过一张帐来，是棺木装殓等用，共一百四十吊钱。岑其身格外发急，只得过去问牛氏道：“弟妇的首饰同衣裳还有几件，不知现在藏在那里？”牛氏道：“衣裳首饰均已入殓了。我是替二弟打算盘，所以没另外添置，就把家里的用了。”岑其身一身冷汗，一语不发，闷闷的走了回来。到了床上，一头放倒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真要死了。”话言未了，只听见窗户外头喊了一声“二哥。”一掀帘子，早看见是萧家的姑奶奶了。岑其身只得起来，寒暄了两句，让他坐下。姑奶奶来道：“二哥这几天脸上甚是消瘦，本来一路辛苦，既落了第，又遭了事，心上总要放宽点才好”。岑其身道：“真正倒运，这真是屋漏又遭连夜雨，行船更遇打头风。像我这样光景，如何又好死人哩？”姑奶奶道：“可怜，可怜！二嫂子人是极好，且同妹子也极说得来。二嫂子模样亦不像短寿的。况且到了咱家，省吃俭用，如今竟是到了这个田地。不说二哥哥难受，就是妹子，也好几天不能睡哩。但是听见万家来催出殡，说起来日子也不少，也可以出了。家里房子少，火火烛烛不大放心，出了到安稳些。”岑其身道：“正是，正是，但是弄的一钱不名，空手打空拳，如何能得办事？”

姑奶奶道："二哥熟人多，又拉扯得开，只要随便想想法子，也就够了。场面上只要下得去，难道还要十二分挑剔不成？"岑其身道："不易，不易，如今世界上人，说起钱来，便同他有杀父之仇的光景。多半有因此绝交的。"姑奶奶道："这也是没法子的事，也只好下气去求求人家。"岑其身道："我想同妹子借一百吊钱用用，下余我再去凑，不知妹妹可能答应？"姑奶奶道："自己兄妹，要是妹子可以设法，断没有推托。不要说借，就是二嫂子面上，我送个一二百吊钱，也是应该。无如现在也正是没处设法。"岑其身道："我一定还，断断不敢宕欠。"姑奶奶道："二哥不要多心，前月大嫂子定媳妇，妹子也还送过百十吊钱。这是二嫂子的大事，一样嫂子，难道妹子还分厚薄？但是手头现成，尽管用也不妨，实系现在一筹莫展。"岑其身道："妹妹照应点罢，如果不肯空口白话，就写张借据，或起个利息，统通可以。"姑奶奶道："二哥怎样说，妹子到这样小气起来？去年是把万把银子去替妹夫捐了一个大花样的知县，分发云南，下余的又置了地，现在可真是没有钱了。我要哄你，我就不是人。"岑其身道："妹子没有也没法，我现在住的这几间房子，是我受分的。如今请妹妹去抵给大嫂子，以后我要有住处，我就搬去住；要一时没处住，我就出房钱便了。本来我想卖了，一者是不犯着便宜外人，再者搬了个外姓来，大嫂子那边也不方便。"萧姑奶奶道："也好，我去替你问问他罢。可是一句话，停过灵的房子，人家是有点犯忌讳的。大嫂子虽然不在乎这间房子，但是二哥哥是办正经事，帮忙也是应该，何况还有房子抵呢？就这样办罢，我去去就来。"当下站起，走到牛氏房里叽咕了老大一回，方才回来坐下道："话是已经说了，大嫂子本来不要。后来我再三去说，方才答应了，只

要二哥哥写一张归并据给他。以后再住就尽管住。大约每月按着一分五厘扣房租就是了。自己的家里人，大嫂子并不是一定要较量，实在大嫂子没钱，还要去另借。人家是一定要利息的，这房租就是拨给人家的利息。”岑其身道：“好，好，费心得狠，我就照办。可不知嫂子说了多少钱？”萧姑奶奶道：“说了二百吊钱，他还不肯，后来费了多大的事才明白了。”岑其身道：“难道这房子就只值二百吊钱？”萧姑奶奶道：“不是这样说，房子虽值几个钱，从来说得好，裁衣不值缎子价。况且二哥哥又不是卖的，将来原可赎还。妹子的意思，到是轻点好。”岑其身道：“那末，又何必要我写归并据呢？”萧姑奶奶道：“那是他孤儿寡妇的算计，二哥将来赎屋，难道大嫂子还霸住不许赎么？”岑其身一心想要钱用，也没得法，只得答应了照办。又道：“我不懂，我走的时候，箱子里大衣裳也还有十几件。就算是装殓了几件，还有好些，如今一件没有，不知道是怎样一回事？”萧姑奶奶道：“都装殓了，那里还有多余？”岑其身道：“我不信，这口〔棺〕材里会装得许多？”萧姑奶奶道：“看着不大，装起来才晓得，妹子是亲眼看着办的，那里会错？”岑其身也不便再言，只得拣了一张纸写了一张归并据，放在桌上，又道：“前几天，万家人白说了多少闲话，不知道什么意思？”萧姑奶奶道：“我却有点晓得，万家常常有人到我家里，说二哥哥心太狠，只打算阁在家里，怕抬出去化钱。我听了心上狠不愿意，我还着实抢白了他一顿。总之，我们办我们的事，别的不说，出殡这一天，一班僧、一班道士是要的；四邻亲戚来的人，饭是要吃的。坟上开圹破土的这些事，也狠不少。我们的帐房胡子廛是个老手，叫他来帮忙，决不得错，断不要你多化一个钱。如今，我先把你的钱据两交了再说。”便拿了归并

据，径到牛氏房里。

不到一会，果然由胡子廛送了一张二百吊钱的票子过来。岑其身便同他商议出殡的事，胡子廛道：“二先生不要问，一切由我包办，断断不会有一点失错。”岑其身道：“大约要几个钱呢？”胡子廛道：“我已经开了一篇帐，照帐是万万不能少的了。”说着，便解开手巾包，取出一张白纸写的帐目递过来。岑其身接到手里，从头至尾看了一遍，觉得大半都可不必，诸如请阴阳〔先〕生洗宅，以及鞭爆歌唱这些事。后来看到结总一笔，总结是实估钱一百九十八吊八百四十九，岑其身扑嗤笑道：“好，好，我总算还剩百十个钱。”嘴里虽说，心里却舍不得，就与胡子廛较量起来。胡子廛也不多说，赶紧站起，请了姑奶奶过来。姑奶奶先看了一看帐道：“这就狠好，幸而胡先生是老手，第二个人，照这个价钱真办不下来呢？”岑其身道：“我是还要大大删减点好。”姑奶奶道：“算了罢，二哥哥！这是二嫂子的末了一件事，多就多两个罢，何必这样较量？此后不论二哥哥发了几十万的家私，还与二嫂子什么相干？”岑其身只是不肯，总要删减。姑奶奶忽的一笑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二哥哥是想多剩几个钱娶新嫂子哩。无论这个钱本是借了办丧事用的，亦断断不能去办别事。就是二哥哥要娶新嫂子，也应该另外打算，不应该在死嫂子面上去留新嫂子的地步。况且也要图个吉利，不嫌这钱来的背晦么？”岑其身道：“不是这话，死的死了，活的也要过。难道出了殡，我父子几个就可以不吃饭么？”萧姑奶奶道：“二哥哥，快别说这没气力的话。总而言之，这会的事，如果太不像样，不但是对不起死的，抑且叫外人看着笑话。妹子只好斗着胆替做了主罢。”便对胡子廛道：“你去照着单子办罢，诸事有我哩。”岑其身被他弄得没法，只是叹气。胡子廛答应一

声，一径去了。姑奶奶又道："二哥哥，看开些，你看那些做大事业的，那一个不是在亏空里钻出来的？这又什么要紧。"姑奶奶说毕，也就到牛氏房里去坐。这边办事，胡子廛果然按着单子去办。出殡已过，岑其身是一家如洗，没得一点法子。忽然接得一封信。要知信内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篇校点者：孙继林　责任编委：王继权）

两 晋 演 义

目　录

序

自《三国演义》行世之后，历史小说层出不穷。盖吾国文化开通最早，开通早则事迹多。而吾国人具有一种崇拜古人之性质，崇拜古人则喜谈古事。自周、秦迄今，二千余年，历姓嬗代，纷争无已，遂演出种种活剧，诚有令后人追道之，犹为之怵心胆、动魂魄者。故《三国演义》出，而脍炙人口，自士夫以至舆台，莫不人手一篇。人见其风行也，遂竞效为之。然每下愈况，动以附会为能，转使历史真相，隐而不彰，而一般无稽之言，徒乱人耳目。愚昧之人读之，互相传述，一若吾古人果有如是种种之怪谬之事也者。呜呼！自此等书出，而愚人益愚矣。吾尝默计之，自《春秋列国》以迄《英列传》、《铁冠图》，除《列国》外，其附会者当居百分之九九。甚至借一古人之姓名，以为一书之主脑，除此主脑姓名之外，无一非附会者。如《征东传》之写薛仁贵，《万花楼》之写狄青，是也。至如《封神榜》之以神怪之谈，而借历史为依附者，更无论矣。夫小说虽小道，究亦同为文字，同供流传者。其内容乃如是，纵不惧重诬古人，岂亦不畏贻误来者耶？等而上之者，如《东西汉》、《东西晋》等书，似较以上云云者略善矣，顾又失于简略，殊乏意味，而复不能免蹈虚附会之谈。夫蹈虚附会，诚小说所不能免者，然既蹈虚附会矣，而仍不免失于简略无味，人亦何贵有此小说也？人亦何乐读此小说也？况其章回之分剖未明，叙事之不成片段，均失小说体裁，此尤蒙所窃不解者也。

《月月小说》社主人，创为《月月小说》，就商于余。余向以滑稽自喜，年来更从事小说，盖改良社会之心，无一息敢自已焉。至是乃正襟以语主人曰："小说虽一家言，要其门类颇复杂，余亦不能枚举。要而言之，奇正两端而已。余畴曩喜为奇言，盖以为正规不如谲谏，庄语不如谐词之易入也。然《月月小说》者，月月为之，使尽为诡谲之词，毋亦徒取憎于社会耳。无已，则寓教育于闲谈，使读者于消闲遣兴之中，仍可获益于消遣之际。如是者，其为历史小说乎？历史小说之最足动人者，为《三国演义》。读至篇终，鲜有不怅然以不知晋以后事为憾者。吾请继《三国演义》以为《两晋演义》。虽坊间已有《东西晋》之刻，然其书不成片段，不合体裁，文人学士见之，则曰：'有正史在，吾何必阅此？'略识之无者见之，则曰：'吾不解此也。'是有小说，如无小说也。吾请更为之，以《通鉴》为线索，以《晋书》、《十六国春秋》为材料，一归于正。而沃以意味，使从此而得一良小说焉。谓为小学历史教科之臂助焉可，谓为失学者补习历史之南针焉亦无不可。其对于旧有之《东西晋》也，谓余此作为改良彼作焉可，谓为余之别撰焉亦无不可。庶几不以小说家言，见诮大方；而笔墨匠亦不致笑我之浪用其资料也。"主人闻而首肯。

乃驰书告诸友曰："吾将一变其诙诡之方针，而为历史小说矣。爱我者乞有以教我也。"旋得吾益友蒋子紫侪来函，勖我曰："撰历史小说者，当以发明正史事实为宗旨，以借古鉴今为诱导，不可过涉虚诞，与正史相刺谬。尤不可张冠李戴，以别朝之事实，牵率羼入，贻误阅者"云云。末一语，盖蒋子以余所撰《痛史》而发也。余之撰《痛史》，因别有所感故尔尔，即微蒋子勉言，余且不复为。今而后，尤当服膺斯言矣。操笔之始，因记之以自励，著者自序。

第　一　回

晋武帝平吴恣淫佚　　册贾妃祸水伏宫帏

话说战国时，孟子有言："天下之生久矣，一治一乱。"此一句话，竟成为后世历代兴亡之定例。就如《三国演义》开篇第一句所说："天下大势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"合即是治，分即是乱。起伏相寻，更无宁息之日。中间许多历史，一时也难说尽。此时且承《三国演义》之后，从晋朝说起。

晋武帝司马炎降伏孙皓之后，虽说是三分归一统，其实有晋一代能称一统者，中间仅得二十余年。晋武帝受魏禅之后，直至太康元年庚子，始平定吴国。及至惠帝太安二年癸亥，李特称成，改元建初。① 次年甲子，刘渊称汉，复改为赵改元元熙。愍帝建康四年丙子，刘曜破长安。次年愍帝遇害，元帝方即位于江左。自此之后，便十六国分争，终晋之世，干戈未息。自来号称一统之治者，未有如晋之扰乱者也。②

大势表过，再叙正文。却说晋武帝受魏禅之后，却也摹仿古人，崇尚俭德。迨及平吴之后，取吴宫中美女五千人，到洛阳来，分派在各宫居住，渐恣骄奢淫佚。此五千宫人，本是江南秀女，生长沃壤之乡，虽经选入吴宫，原未受过苦楚。今无端取入洛

---

①眉批：庚子至癸亥，中间仅得二十四年耳。

②眉批：两晋大局，尽此数言。

阳，沿路车烦马殆，不胜风尘劳顿之苦。既入晋宫之后，与那北地胭脂杂处。北方人生成粗糙，未免相形见绌。孟子有言："目之于色也，有同美焉。"武帝从前虽有几个宠幸宫人，到此时见了江南秀媚女子，遂将从前宠爱之人，都视同粪土，一心要宠眷江南美人。然而其数有五千之多，人人似玉，个个如花，正不知从谁幸起。于是宸衷独断，想得一妙法，敕令有司，传集灵巧工匠，造成一辆灵巧轻便四轮车，此车只容一人乘坐，不用马拖，不用人挽，车辕之内，恰能拴一头胡羊。造成之后，武帝命送至宫内，拴上胡羊，也不带内侍，自己乘上羊车，在羊身上加上一鞭，那羊便驮着车，向前乱蹿，却又不加部勒，任凭此羊蹿至何处，即在何处幸宿。一班江南美女，沿路上受尽千辛万苦，到了晋宫，谁不望仰承宠幸！一得羊车之信，便各人均去研究引羊之法。

有一个北地宫女，其父本以牧羊为业，素知羊于色喜青，于味喜咸，因在自己宫门上，插了几枝竹叶，又在宫门外浇了一地盐卤。适值武帝乘羊车而过，那羊望见竹叶，即向青处蹿去。及至竹叶之下，又尝着盐卤味道，便低头饮卤，不肯前行。武帝是日，即在此宫住宿。明日，此宫人又复如此，羊车又来。一连数日，这插竹泼卤之法，便传扬出去。于是合宫之人，纷纷效尤，武帝大悦。从此御驾驻跸，惟羊所命，因此渐入荒淫。

然帝虽耽酒色，尚未尽忘朝政。鉴于魏代朝廷之孤立，乃大封子姓为王，令各就藩封。诸王中有贤能者，征取入朝秉政，以辅翼此万世无疆之基。争奈连年用兵，库帑支绌。平吴之后，又值鲜卑慕容涉归鲜卑，戎部之名。慕容，姓；涉归，名。反，寇昌黎在今热河塔子沟界。不免命将出师，又是一番军务。

先是汉、魏以来，羌、胡、鲜卑，羌、胡皆戎部名。降者多处之塞内诸郡，其后屡因忿恨，杀害地方长吏，渐为民患。①武帝即位，御史郭钦上疏曰："魏初民少，西北诸郡皆为戎居。内及京兆、魏郡、弘农，往往有之。今虽服从，若百年之后，有风尘之警，胡骑自平阳、上党，不三日而至孟津，北地、西河、太原、冯翊、安定、上郡，尽为狄地矣。宜及平吴之威，谋臣猛将之略，渐徙内郡，杂胡于边地，峻四夷出入之防，明先王荒服之制，此万世长策也。"疏上，武帝不听。至是，鲜卑遂先为戎首。

朝廷方望万世承平，忽多此意外军事，益形困疲。宫中一切度支，未免略从裁减，武帝深滋不悦。因仿汉朝纳金拜爵之制，所纳金，即取作宫中费用，外间未免啧有烦言。会武帝亲祀南郊，礼毕，帝问左右曰："朕可方汉何主？"司隶校尉刘毅对曰："桓、灵。"帝讶曰："何至于此？"对曰："桓、灵卖官钱入官库，陛下卖官钱入私门。以此言之，殆不如也。"帝大笑曰："桓、灵不闻此言，今朕有直臣，固胜之。"口虽如此说，心中终是怏怏不乐。回至宫中，左右报杨皇后②病危。帝闻报，亲往省视，握手慰问。时太子衷在旁，后指太子曰："妾死，恐他人不能善视此子。妾从妹名芷，字季兰，幽娴贞静，可主六宫。妾死，愿陛下立之，便托其善视吾儿。"言讫而逝。

帝见后死，不胜哀悼。治丧既毕，即册立车骑将军杨骏之女为皇后即元后从妹也。骏弟名珧，闻其侄女册为皇后，上表曰："自古一门二后，未有能全其宗者。乞赐铁券，藏诸太庙，

①眉批：此五胡大闹中华所由来也，不可不知。

②眉批：按：此杨皇后乃元后也。其从妹乃悼后，元后卒于泰始十年。此时所叙乃太康二三年间事。小说家固不妨稍为参差，以顺笔势也。

以免异日之祸。”帝笑曰：“何多怯也！”即赐铁券藏太庙，拜骏为将军，封侯。骏自是骄傲自得，擅威揽权。

杨后自承册立以后，果然视太子衷如己出。无奈衷生性愚鲁，后每劝帝为之选择师傅，以冀启诱其聪明。元皇后服满，即拟为之册立元妃。当时卫瓘、贾充皆有女可入选。卫瓘女美而贤，贾充女丑而妒。充思藉女以自固其位，因赂帝后左右，极称其贤。遂定立贾氏为太子元妃。妃奇妒而有权术，长太子二岁，太子颇畏之。杨后又赐谢才人与太子。未几，谢才人有孕。贾妃闻之，大怒。佯召才人与宴，借故发怒，亲起驱逐，才人急走。妃取壁间画戟，遥掷才人，才人举手格之，戟坠地。妃意将藉此而陨其孕也。而才人卒生一子，名遹。遹生而聪明，帝每谓其似宣帝司马懿。遹年五岁，适宫中夜失火，帝登楼望之。遹牵帝衣至暗处，帝怪问何故？遹曰：“暮夜仓猝，宜备非常，不可使人望见人主。”帝自是愈奇之。

其时太子昏愚，朝臣共知。尚书令卫瓘，每欲与帝议易储，而不得其便。一日，帝赐群臣宴于凌云台，在洛阳县，魏文帝所造，登之可望见孟津。瓘佯醉，以手抚御榻曰：“此座可惜。”帝会其意，而不便明言，因佯作大笑曰：“卿真大醉耶？”不料卫瓘言时，贾充恰好在旁。宴会散后，充即使人以此事密报贾妃。贾妃大惧，遍贿外廷及东宫诸臣，使暗辅太子。

话说武帝自闻卫瓘之言，心中迄自闷闷。一日，帝拟召东宫官宴，密书一疑难事，将在席间使太子面决，以试之。时帝后左右，皆贾妃心腹，帝后之一举一动，贾妃莫不知之。是日有人密报此事。贾妃闻报，一面使人探听所书疑难事系何事，一面使人暗召给事张泓，密与计议。泓曰：“元妃放心，倘探得所书疑难事，臣自有处置，总不使太子蒙讥也。”正说话间，武

帝身边近侍，探得所书疑难事，抄录送来。贾妃大喜，重赏内侍。即以抄录之稿，交与张泓，曰：“卿好为之，他日必不相忘。”泓袖稿辞出，即往见太子。代为拟定判断之词，令太子熟读，不可忘一句一字。又嘱抄写数遍，务极纯熟。

不数日，帝果大宴东宫官，兼召太子与宴。酒过数巡，帝出一纸，命太子曰：“此有一疑难事，汝试判断之。”一时，东宫师保骤闻此言，都面面相窥。明知太子姿质愚蠢，平日又不肯读书，今日面试，他如何判断得出？少不免要担一个训迪无方之罪。正在忧虑出神，只见太子取过那纸，看了又看，故意沉吟了一会。愚蠢人做起鬼来便不愚蠢。请了纸笔，一挥而就，呈上武帝。帝接过一看，不觉喜形于色，仍命行酒。众师保见帝面有喜色，方才放心。然而又不解太子何以忽然一旦能立决疑难？是日尽欢而散。

次日，帝大会群臣于殿廷，出太子所判语，与群臣共观，而先示卫瓘。瓘视之，惭惶踧踖，不能自安。自此武帝易储之念尽消，而宫庭之祸根伏之愈深矣。

不知后事若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晋武号称英明之主，吞蜀、篡魏、灭吴，不可谓非一时之雄才也。然不纳郭钦之言，致召外侮于日后；误册贾充之女，致酿内乱于目前，英明果安在哉？

作小说难，作历史小说尤难，作历史小说而欲不失历史之真相尤难。作历史小说，不失其真相，而欲其有趣味，尤难之又难。其叙事处或稍有参差先后者，取顺笔势，不得已也。或略加附会，以为点染，亦不得已也。他日当于逐处加以眉批指出之，庶可略借趣味以佐阅者，复指出之，使不为所惑也。

第　二　回

假遗诏杨骏恣威权　　正中宫贾妃要册立

却说贾妃自从贿通张泓，代太子拟作判词，瞒过武帝之后，愈加骄纵。其对太子，尤不守妾妇之道，太子亦愈加畏惮之。一时偶有违言，妃辄恶声问曰："汝之储位，谁代定者？"自此太子遂慑伏于雌威之下，武帝、杨后那里得知？外面是国丈杨骏总揽大权，大小百官有事，先启杨骏，然后敢奏知武帝。举朝侧目，诸王皆不自安，旦夕谋分其权。武帝此时，惟有极意声色，渐渐成疾，更不理朝政。

时杨骏颇忌诸王在侧。汝南王亮宣帝第四子。宣帝即司马懿。清警有才，骏忌之尤甚。请于武帝，拜亮为大司马，都督豫州诸军事，出镇许昌。今河南开封府许州。武帝准奏。因又想到太子騃劣，杨骏威权日甚，恐自己百年之后，或有他变，索性将各皇子都封了藩。徙封皇子南阳王柬为秦王，都督关中；玮为楚王，都督荆州；允为淮南王，都督扬州诸军事。以上三王是太子同母弟，所以令其分镇要地，即日秉节就藩。又封皇子乂为长沙王；颖为成都王；晏为吴王；炽为豫章王；演为代王；更封皇孙遹为广陵王。皆以年幼，留居京师，俟及岁就藩。又封心腹王佑为北军中候，典领禁兵。安排既毕，默念太子虽愚，有此一番布置，更兼皇孙遹人甚聪明，或者可以匡正其父。更兼他日承嗣大统，自然英明果断。看看杨骏窃弄威权，

心中迄自闷闷，又以碍于杨后情谊，不便奈何他，因此怏怏不乐，病势日增。杨骏以内戚之故，不时进宫视疾。汝南王亮知武帝病甚，尚未就藩。每思进内省视，奈宫门侍卫，俱受了杨骏命令，不肯放入。延至次年四月，病势益加沉重，杨骏乘武帝昏迷不省时，将一切紧要官寮，纷纷更动，遍树私人。自己却入宫亲侍左右。名为侍疾，实则暗中监察，恐防有变。武帝偶然清醒，自知不起，命召中书监华廙进宫草诏，命汝南王亮及杨骏夹辅王室。就在御榻前钤过御宝。

华廙捧了诏书，回到中书府，正要宣布，忽报车骑将军杨骏来拜，华廙连忙出迎。杨骏曰："适所草诏书，似乎微有不妥，乞借一观。"华廙不知是计，即取诏书与之。杨骏略视一遍，即纳入袖内，曰："此等大事，尚容商量。明日再送还可也。"言罢兴辞。华廙目定口呆，不知所措。至明日日昃，不见送还，遂亲诣杨骏府索取。阍人回言："已进宫侍疾去了。"只得怏怏而回。

且说杨骏赚了诏书，仍回宫中，与杨后私议："若令汝南王亮共事，未免分权。并且陛下一旦晏驾，内亲之势即衰。我已赚得诏书在此，好歹将他没下，觑便再草一通，庶可独当一面。"杨后见是父亲之言，有何不依。过得三日，武帝又复昏沉不省，杨后乘间奏曰："天佑晋室，陛下早瘳，社稷之福也。脱不幸，谁可辅政者？"武帝昏沉中，张目四望，见只有杨骏在旁，便闭目不语。后又奏曰："妾父骏，年来尽心王室，可使辅政乎？"武帝此时已不知人事，微微点首。杨后即矫旨召中书监华廙、侍中尚书何劭进内。二人应召入宫，时武帝已是仅剩一丝之气了。杨后命何劭口宣武帝遗诏，命华廙执笔书之，诏略曰：

昔伊望作佐，垂勋不朽；周霍拜命，名冠往代。侍中、车骑将军、行太子太保、领前将军杨骏，经德履哲，鉴识明远。毗翼二宫，忠肃茂著，宜正位上台，拟迹阿衡。其以骏为太尉、太子太傅，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侍中录尚书、领前将军如故。置参军六人，步兵三千人，骑千人，移止前卫将军珧故府。若止宿殿中，宜有翼位。其差左右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，殿中都尉司马十人，给骏。令得持兵仗出入。此等遗诏，真是千古仅见，末一语尤奇。（诏本晋书）

写毕，杨后当着华廙、何劭，呈与武帝。武帝只张目一看，旋即闭目不语。杨后即亲手用过御宝，交与廙劭二人。

又延了两日，武帝驾崩。太子率领百官，举哀哭临。杨骏遵奉遗诏，自称顾命大臣，率领百官，奉太子衷即皇帝位，是为惠帝。改元永熙，尊皇后杨氏为皇太后。加杨骏太傅、大都督、假黄钺，封临晋侯，骏，晋臣也。而封之曰临晋，不知当日何以出此。百官总已。杨骏自是踞宿太极殿，以虎贲兵百人自卫。

汝南王亮一向以武帝病重，未曾出都。至是知杨骏领兵，盘踞大内，其心叵测，遂不敢入内临丧，惟哭于大司马门外，上表请送葬之后，方始就藩。惠帝得表，不知就里，可笑。只教交与杨太傅。可笑。杨骏此时威权无二，恐人暗算，特命其心腹外甥二人夹辅左右。一名段广，专管机密；一名张邵，使典禁兵。都同住在太极殿内。梓宫大殓时，六宫妃嫔，集殿内哭送，杨骏亦不下殿。至是得汝南王表，即与段广商议。广曰："汝南拥兵不行，其志叵测，宜慎防之。"骏曰："吾先令张邵密引兵擒之，如何？"段曰："先帝新丧，人心未定。如此，是召乱也。"骏曰："倘彼图我，奈何？"段曰："使彼偶露逆迹，则擒

之有名矣。”骏曰：“汝何不探之？”

段广领命，即密派心腹细作到汝南王营中，布散谣言说：“太傅将讨汝南王矣。”汝南王得此谣言，十分惊讶，即与廷尉何勖商议。勖曰：“杨骏弄权，神人共愤。闻先帝已草定遗诏，以王为顾命　诏被杨骏谁去藏过。后一诏，乃杨骏所伪者耳。今朝廷诸臣，方倾心于王。王若率领所部，入清君侧，诛杨骏，辅嗣君，此不世之功也。”王不能听，又疑惧滋甚，遂连夜奔赴许昌。勖仰天叹曰：“己不讨人，而畏人讨，愚哉！惜哉！”

却说杨骏知汝南王已去，益无忌惮。其稍稍畏之者，惟贾妃一人。原来武帝崩后，惠帝既尊杨后为皇太后，百官进秩锡爵有差，独未册立正宫。一日，惠帝退朝，贾妃便问今日外廷何事，惠帝略举数事以对。无非是封赠百官之类。贾妃曰：“廷臣皆有封赠，内宫当何如？”惠帝默然。原来惠帝生性騃劣，愚昧过于村童。尝一日，游御苑，闻池沼中蛙鸣声，乃问左右曰：“此蝈蝈者，为公乎？为私乎？”左右皆匿笑。又值岁饥，廷臣奏报荒歉。惠帝问荒歉何状？廷臣不得已，以田畴失收，民不得食之状告。帝曰：“田畴失收，民所不得食者，米麦耳。既无米麦，何不食肉糜？”遂成千古笑柄。诸如此类，其騃可知。此是后话，表过不题。

且说贾妃见惠帝默然无语，不觉怒曰：“陛下今日尊居九五，便忘当日。不知先帝在时，陛下得安储位，是谁之力？今老妪且上尊号，百官皆得进秩，偏我值不得一册！”惠帝嗫嚅曰：“廷臣亦曾议来。”妃曰：“议便如何？”帝呐呐曰：“廷臣谓尚在苫次，不宜册后。”妃唾曰：“上尊号便不妨苫次，进百官便不妨苫次，偏我便碍着苫次，莫非杨骏那厮阻挡？”帝摇首曰：“不。”妃曰：“不然，便是汝南。”言汝南王亮也。帝仍摇

头。妃冷笑曰："身为九五，乃不能庇一妻。"良久，帝乃曰："惟卿所命。"妃曰："区区一册，也不值如此张皇。你看我偏做不得主。"言罢，便命侍臣召中书监来。内官领命，召华廙进内。朝见已毕，帝与妃皆默默无言。华廙偷眼觑视，见贾妃怒容满面，惠帝踧踖不安之状可掬。正不知为着何事，又不敢启问。良久，忽闻贾妃盛气曰："偏是要我做主，我便做主。"半晌，惠帝谓华廙曰："册立皇后。"华廙领旨欲退，贾妃大声叱曰："偏是遗诏在宫内草得，这便使不得。"吓得华廙战栗请罪。然后请过笔墨，当面草诏。内侍素来逢迎贾妃，至此不等分付，早去请过御宝，当面钤印。事毕，华廙方才辞退。妃曰："汝便去宣告廷臣，明日告庙。"华廙诺诺而出。贾妃逼着惠帝，次日吉服祭告太庙，册立贾氏为皇后。贾后也循例到杨太后及惠帝前谢恩。然后凤冠翠羽吉服，御鸾仪宫受六宫妃嫔之贺。自贾妃册立中宫之后，而宫庭之祸愈亟矣。

不知宫庭之祸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杨骏之恣威弄权，于此时观之，甚似汉之曹操、魏之司马。及观至其失败处，则仅可拟之以董卓。盖无操、懿之才，而学为操、懿，未有不败者也。

册立贾妃一节，纲目书："帝崩，太子衷即位，尊皇后曰皇太后，立皇后贾氏。"遂昌尹氏言："立后，国之吉礼，必有盛仪。若灭裂为之，则非尊祖承祧之意。若必备六礼，则国有大丧，岂宜行此。（中略）纲目上书帝崩，次书尊皇太后，次书立后贾氏。比而观之，其义晓然在中"（下略）云云。是以此为乱政之始也。故演义亦特书之，而故点染其辞，以为趣味。

第 三 回

恣威权庸人取败　　灭伦理恶妇废始

且说贾后自正位中宫之后，扬扬自得，觑惠帝昏昧，便欲从中干预朝政。适惠帝从群臣之请，立广陵皇遹为太子。惠帝因子及母，遂封谢才人为淑媛。贾后大怒，瞒过惠帝，与黄门董猛商量，设法将谢淑媛幽禁别宫，不使与太子相见。① 又怕太子他日报仇，想要设法废立，又苦于自己无所出。探知其妹已有身孕，密召入宫，与之商议，如此如此，其妹应允。出宫回家，便告知丈夫韩寿，韩寿自然乐从。贾后遂串通太医令程据，自称有孕，日以败絮塞在衣服内层，以示膨胀之状，愚弄惠帝。惠帝果然欢喜。②

及至其妹足月，产下一子，即使人暗中抱入宫内。贾后大喜，亦自伪称临盆，尽去身上败絮，使人报知惠帝。惠帝大喜，便欲宣告廷臣。贾后曰："此时正在谅暗，天子居丧之称。生子不宜显告。"③ 惠帝遂止。故所有洗三弥月，只在宫中热闹。

贾后谓惠帝曰："皇子诞生，例当晋百官爵秩。今以谅暗之故，虽不能遍及群臣，然而二三勋戚，也不可不加恩。"言时

---

①眉批：惠帝之昏庸可知。

②眉批：此非独昏庸，竟是死人矣。

③眉批：忽然讲礼，可笑。

开出贾午、韩寿、赵粲三个，求惠帝加官。惠帝连声应诺，却一连三日不见动静。贾后向惠帝追问，惠帝默然。禁不得贾后再三盘诘，惠帝只得直告曰："杨太傅不允。"贾后大怒曰："汝贵为天子，封一二外戚，且不能作主，安望治天下耶？"又恨恨曰："杨骏老奴，吾誓灭之！"遂与董猛商量。董猛曰："殿中中郎孟观、李肇，素来恨杨骏不迁转其官，与之有隙，若召与计议，事必有成。"贾后遂黄夜召二人入宫密议。董猛从旁赞助曰："二君若为皇后立功，且可锡爵，岂但迁转。"孟观曰："杨骏弄权，宁独皇后震怒，凡属臣下，罔不切齿！诸王尤甚。臣意不如于诸王之中，召一二人入朝，商议政事，却另付以密诏，使率领兵士，入清君侧，必有应者。"贾后曰："何人而可？"李肇曰："楚王玮，少年果锐，威望素孚，又是陛下同母弟，宜速召之，必得其力。"贾后曰："若往宣召，杨贼不定生疑。不如使人往告楚王，使之自请入朝，可以不露痕迹。但不知何人可往？"李肇曰："臣与楚王有一面之识，愿往说之。"贾后大喜曰："卿明日便行，切宜机密。事若有成，不忘报也。"孟、李二人辞出。

次日李肇推说有病，不能入值，却微服私行，星夜驰往荆州，入谒楚王。王问何来，肇曰："奉天子命而来。"王索诏书，肇曰："无也。"王曰："岂有数千里而传口诏者乎？"肇请屏退左右，造膝密言曰："晋室江山，危在旦夕，王知之乎？"王惊曰："何谓也？"肇曰："天子仁慈，杨骏骄恣，近日更于朝中遍植心腹，其志叵测。天子如日坐荆棘中，前日密诏某来，与王计议。请王提兵入京师，天子当付以诏书，使王诛逆贼。出其不意，擒之易如反掌。倘一泄漏，则杨贼羽翼众多，非但于事无济，且恐危及万乘矣。某此行所以不带诏书者，亦以杨

贼耳目广布，防泄漏耳。"王曰："杨骏无礼，孤亦恨之。先帝驾崩时，孤引兵入卫，彼不俟终丧，即再三迫孤回国。可知其蓄谋非一日矣。但提兵入朝，彼岂不疑？"肇曰："王但上表请朝，藩王出入，例有护卫，彼又何疑？"王大喜曰："汝可即归报天子，孤随即拜表也。"李肇别过楚王，归报贾后。奏知如此如此说法，王随即拜表来也，贾后大喜。即日告惠帝①曰："闻楚王将上表请入朝，陛下宜准之，以示友于之谊。"惠帝应允。

不日，楚王表到，惠帝即行批准。楚王玮果然提兵入京，屯兵司马门外，却不面君。贾后得报，连夜与赵粲、韩寿计议，草了诏书，命黄门董猛，盗了御宝钤过，星夜赍到楚王营中，令其准备。一面请惠帝至中宫，贾后启曰："杨太傅造反，陛下知之乎？"惠帝愕然不知所对。贾后曰："殿中中郎李肇，已往荆州告变。请得楚王领兵入卫，现在屯扎司马门，只等陛下诏旨讨贼。"惠帝吓得不知所措，良久乃曰："太傅如何肯造反？"贾后啐曰："事机危在顷刻，汝不杀人，人且杀汝矣。"帝张皇曰："然则将奈何？"后曰："速命一二亲臣，带领禁兵，先将反贼擒下，自然无事。"惠帝便仓皇临御外殿，贾后使黄门董猛，随侍出去，以便随机应变。夤夜之中，百官无有知者，只有孟观、李肇、韩寿、贾午、赵粲一班贾后私人，齐集殿上。董猛问："今夜值宿是谁？"左右报称：今夜东安公繇值宿。猛即矫帝旨，召东安公入见。一面暗嘱孟观草诏，以太傅杨骏有罪，削去一切职司，以侯爵归第候旨。②

不一时，东安公繇入见。董猛疾呼曰："太傅杨骏造反，东安公宜偕孟观、李肇率禁兵戒严，以备非常。"东安公大惊

①眉批：惠帝真是傀儡，一何可笑。
②眉批：竟由不得惠帝说话。

曰："太傅果然造反，臣愿擒之。"董猛曰："公便宜行事可也。"东安公辞出。惠帝方欲退朝，骏甥段广，探知此事，大惊，径奔殿上，来见惠帝。俯伏奏曰："太傅杨骏，受先帝厚恩，竭心辅政，皇天后土，实鉴其忠。且又老年无子，岂有造反之理？愿陛下察之。"惠帝犹豫不知所对，董猛从旁大喝曰："杨骏反贼，逆迹昭著，凡代为乞恩者，均是同党。"言罢，叱令侍臣，逐出段广，簇拥惠帝回宫。

段广被逐下殿，思量要往见杨骏，从长计议。谁知皇城四面，俱已守备严密，不放一人出进。段广不能出，无奈返身，往叩宫门，请见杨太后。太后此时久已就寝，闻报段广有急事求见，即刻宣召入宫。段广细奏前事，太后大惊，立刻草定一诏，略言救太傅者有赏。段广接了诏书，飞奔至皇城墙下，觅路至城上，将诏书拴在箭杆上，拈弓搭箭，射到城外。这箭恰被孟观拾得，便使人持奏贾后。贾后大怒，谓惠帝曰："太傅造反，尚是外臣。太后一家人，亦串同杨骏一气，尚复成何事体。"遂不待惠帝主意，矫旨命后军将军荀悝，率领禁兵，将太后先送至永宁宫，严行看守，不准放一人出入。太后嚎哭而去。使人奏惠帝曰："太傅果有反迹，国法所在，吾亦不敢强有所求。但乞陛下细心推求，免使受屈，至于吾母庞氏，乞恩贷其一死，以全我母女之情。"惠帝闻奏，默无一语，良久乃曰："交有司议奏可也。"

且说杨骏是夜，正在府中饮宴。原来杨骏所居府事，系魏明帝曹叡初封平原王时所建之藩邸，十分宏壮富丽。杨骏终日与府中官吏饮宴其中。①是夜正饮到兴浓时，左右忽报天子有

①眉批：可见本无大志。

旨，削太傅职，令以侯爵归第，听候处分。杨骏闻报大惊，不知所措。主簿朱振进曰："纵太傅有罪削职，天子当临御殿廷，明布诏旨。今夤夜出此，必有变故，不可不速作准备。"杨骏曰："时方太平，有何变故？"说犹未了，忽报楚王玮口称奉诏讨贼，领兵来围太傅府第，看看便到也。又一起报称东安公繇，率领御林军戒严，一面来擒太傅。杨骏闻报，惊得面如土色。朱振曰："夤夜之间，变自内起，此一定是阉监为患。为今之计，速宜在府前杨骏府云龙门下放起火来，以阻兵士闯入，亦借此以示威武。一面率领所部先攻破万春门，拥翼皇太子，号召外兵杀入内廷，肃清宫禁，则奸人自然慑服矣。"杨骏素来柔懦寡断，闻朱振之言，沉吟良久曰："云龙门乃魏明帝所造，工费极大，奈何一旦烧之？"朱振顿足曰："明公尚惜此区区，死无葬身之地矣。"杨骏曰："太后在内，必能为我周全。"①朱振以头抢地曰："天子非今太后所出，明公何愦愦耶！"语未毕，一连几次飞报："楚王玮，领兵自司马门杀来，东安公繇引兵自禁内杀来。东安公兵已踞云龙门，屯住府第已围得水泄不通了。"道言未了，孟观、李肇已率领众兵一拥入内，见人便捉。杨骏慌忙奔入内宅，遇见两弟杨珧、杨济。杨骏仓皇曰："变起仓卒，贤弟有何妙计？"珧、济同声曰："昔日苦谏，吾兄不从。事已至此，有死而已，尚有何计？"原来珧、济二人向见杨骏恣威弄权，屡次苦劝。杨骏非惟不纳，且疑两弟不肯从己，日见疏远。珧时已仕至尚书令、卫将军，因见其兄日益骄恣，逆知必有祸及，遂乞优致仕。济时方为太子太保。亦早欲乞休，以未得其便，故尚照常供职，表过不

①眉批：杨骏与惠帝直是一般无用人。

提。

且说杨骏见两弟口出怨言，心中更无主宰。及窜入内室时，众兵已相随入内，杨骏不敢恋恋，径奔入后园。思量逾墙逃遁，怎奈墙垣高峻，不能越过。又见墙外火光烛天一片，人喊马嘶之声，愈加胆落。正在逡巡觅路，忽见火光起处，孟观、李肇各提方天画戟，引兵入园搜捕。杨骏慌得手足无措，躲在暗处蛇行鼠伏，走至马厩之内潜藏。喘息方定，孟观已至厩外，令兵士举火入内搜寻。兵士举火入内，孟观眼快，早已瞥见，提戟入内，手起戟落，刺死杨骏，拔出佩剑，割下首级。李肇赶到，失惊曰："奈何便杀。"孟观大声曰："奉诏讨贼，奈何不杀！"又附耳曰："太后尚在，如不杀，却倘明日中变，吾辈休矣！"李肇恍然大悟。于是杨骏合族上下男女三千余人，皆束手就缚。又连夜搜捕张劭、段广等。均送入狱内。李肇又搜得杨骏往来书函大匣。纷纷乱乱，忙过一夜。

明日早朝，惠帝升殿。楚王、东安公等各各复命。惠帝曰："昨夜太后串通杨骏造反，卿等试议，当如何处置？"诸臣闻言大惊，错愕相视，不知所对，黄门董猛奏曰："皇太后图危社稷，是自绝于晋室宗庙也。虽陛下眷眷于母子之情，恐群臣不服，尚乞圣裁。"惠帝沉吟不决。中书监张华奏曰："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，然自党母族，不宜为天下母。宜依汉朝废赵太后故事，削去太后之称，只称武皇后，迁居异宫，以全陛下母子之情。"惠帝曰："张华之言是也。太后昨夜已迁永宁宫，今朕再加恩，赦杨骏妻庞氏之罪，亦送至永宁宫，使其母女相见。其余杨骏三族，即日处斩，即派东安公前往监视行刑。"言毕退朝。各官纷纷散去。

东安公即往狱中，提出杨骏三族，押赴市曹。杨珧大呼

曰："先帝曾赐我家免死铁券，藏在太庙。乞公奏明朝廷，推先帝之恩，免赤族之罪。"东安公只做不曾听见。一霎时，三千余名口相对就戮。杀得天日无色，血流成渠。东安公监斩既毕，入朝复命。忽马前报到，内廷发出诏旨，废皇太后为庶人，即日逐出宫门，与其母庞氏一并押送至金墉城安置。即命东安公督解前去。东安公奉旨，即押着太后母女及十余个宫人，向金墉城而来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杨骏所居之室，史称为曹爽故邸。然朱振劝骏焚云龙门，骏曰："魏明帝造此大功，奈何烧之？"曹爽第，似不豫明帝事，故假作明帝藩邸。

赵太后即赵飞燕。汉成帝封为婕妤，旋立为后。哀帝即位，尊为太后。后以禁中旧案，废太后号，称孝成皇后，旋废为庶人。

第　四　回

辅王室宗藩争政权　诛大臣内宫传假诏

且说废太后为庶人，送往金墉城安置之诏，实系贾后逼胁惠帝所降。既遣东安公押送去后，忽报诸路藩王纷纷带兵入朝。汝南王亮首先赶到，现在只离洛阳十里。贾后大惊曰："诸王未曾奉诏，纷纷带兵入朝，不知何意？"董猛曰："诸王皆思在朝揽政，今就藩封，非其本意。想各人都有细作在京，探得诛杨骏消息，知道朝中有事，故纷纷以带兵入卫为名，其实争夺政权，不可不防。"贾后曰："似此为之奈何？"董猛曰："不如择诸王之威望素孚者，畀以政权，即藉其力，遣散诸王，然后徐图之，大事可定矣。"贾后曰："即以畀楚王如何？"董猛曰："楚王年轻性燥，恐不足以服诸王。汝南已到，不如先授以职，则后来者见大势已定，徒争无益，自然解散矣。"

贾后大喜，即逼着惠帝降诏：封汝南王亮为太宰、录尚书事。又恐汝南王一人独秉大权，难以制伏，又封太子少傅、司空、侍中令卫瓘为太保，录尚书事，共秉朝政。令黄门赍诏，先驰赴汝南王营中，征之入朝。汝南王得诏，即率领亲兵，即日入洛阳面君，商议大事。惠帝又降诏：太宰、太保两府，皆得置长史、司马、从事、中郎、椽属，及大车、官骑、麾盖、鼓吹诸威仪。太宰亮、太保瓘皆赞拜不名，入朝不趋，履剑上殿。又论功晋封东安公繇为东安王，与楚王玮及贾后之从兄弟

贾模、贾谧、贾后从舅郭彰等，并预朝政。

汝南王初掌大权，欲取悦众人，论诛杨骏之功，封侯者一千八十一人。黄门董猛亦封武安侯。御史中丞傅咸谏曰："无功而获厚赏，则人皆乐国之有祸。祸原将无穷矣。"汝南王不听。楚王玮自以功劳最高，为入清君侧之第一人，而封赏不及，颇致怨望。因暗揽兵权，默示威福。东安王繇亦自以为诛杨骏之首功，虽已晋爵为王，得预朝政，然而随人进退，绝无事权，心中也不免怨望。

一日，乘马来访楚王，楚王留共饮酒。既醉，二人皆露不平之意。东安王曰："吾等伯叔兄弟，都就藩封，在朝者寥寥无几。汝南伯父，汝南王亮为宣帝之子，东安王繇为琊琅王伷之子，伷亦宣帝子，则繇于宣帝为孙故称亮为伯父。宣帝即司马懿。虽秉朝政，然专市私恩，殊少建树。皇上仁慈，后宫弄政。整肃宫帏，贤侄楚王玮为惠帝同母弟，于宣帝为曾孙，故与繇为叔侄。岂无意乎？"楚王愕然，不知所对。盖楚王年少气盛，惟知刚愎嗜杀，宫帏琐事，向不在心故也。东安王怫然曰："杨太后虽是继立，然于皇上、贤侄皆有母子之谊，今无端被恶妇所废，岂竟漠不关心乎？"楚王曰："以伯父之见，当如何？"东安王此时被酒已深，遂大声曰："即以彼处太后之法处之，有何不可？"楚王曰："伯父禁声。此事重大，容再商量。"言下各散。

不料贾后向来多疑，于各执政大臣处，皆密布心腹细作。楚王等又是亲藩，左右如何无贾后之人。是以二人之言，早有人飞报入宫去了。贾后闻报，又惊又怒，适太医令程据在旁，后问之曰："此事当如何？"程据曰："楚王刻拥有兵权，除之非易。且据所报，起意者仅东安王，不如借故将东安王贬徙出

去，则楚王势孤，不足为患矣。”贾后怒犹未息。程据又曰：“纵贬东安王，亦宜坐以他罪，不宜宣明此事。一则恐兴旁人议论，二则稳住楚王，以免启其疑虑，又生他变。”贾后大喜，执程据之手曰：“卿真我知己也。”于是定下计策，只坐了东安王繇一个小小风流罪过，削去王爵，贬去带方郡名，在辽东。居住。

自从东安王贬去后，郭彰、贾谧之权愈大，党羽愈多，贾后亦谋自固之策。汝南王比惠帝长两辈，每每老气横秋，惠帝见他也带几分畏惧。卫瓘当惠帝为太子时，曾佯醉讽武帝易储，此二人皆非贾后所喜。只因初诛杨骏，人心皇皇，所以借重此二人老成，为镇压人心之计。楚王玮，本为贾后所喜，又因东安王醉后之言，犯了疑心，恐怕楚王亦有此意。因此日夜不安，要设法去此三人。乃令董猛召太医令程据进宫，密议此事。程据曰：“一时欲尽除此三人，殊非易事。不如设计使之互相吞并，则彼此必有一败，然后徐图除之，此为上策。”贾后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程据曰：“臣与楚王府舍人岐盛周文王迁丰，其支庶留岐者为岐氏。相善，岐盛向来跟随杨骏。杨骏事败，始投楚王。汝南王素知此人，谓其反覆无常，屡劝楚王杀之，楚王未听。因此岐盛甚恨汝南王。此人足智多谋，臣往与之商量，必有妙策。”贾后从之。

程据即径往访岐盛。盛问何来，程据曰：“特来吊公。”岐盛愕然曰：“吊我何事？”程据曰：“汝南屡劝楚王杀公，楚王不从。今闻汝南将罗织公罪，自来取公，如何不吊？”岐盛曰：“此事确乎？”程据曰：“何敢相戏？”岐盛怒曰：“老奴专权恣威，犹自以为未足。前日欲图楚王不遂，更欲图我乎？我不过一王府舍人，何碍于彼！”程据急问曰：“何事欲图楚王？”岐

盛曰："前日老奴委裴楷来，要分领楚王之兵。楚王大怒，以印绶兵符掷堂下曰：'若领我兵，可都领去！分领何为？'吓得裴楷面如土色曰：'此系汝南王之命，臣本不敢。'楚王叱曰：'孤之兵符，受自天子，汝南王乃可夺天子之命耶？'裴楷闻言，始抱头鼠窜而去。此非老奴欲分楚王之兵权，以图之耶？"程据曰："然则楚王亦不自安矣！何不说王，求自固之策。楚王既固，则公亦安矣。"岐盛曰："自固之策安在？"程据曰："此时政出自禁内，人所知也。楚王于皇后有叔嫂之分，劝王亲近之，则位自固矣。"岐盛曰："王少年气盛，未必肯求亲近于妇人。"程据曰："是在足下善为词令以说之耳。"岐盛领诺。言下各散。

一日，楚王出外射猎，大获而归，置酒称贺。门下吏皆称觞上寿，同呼千岁。岐盛独默然，楚王问故。岐盛曰："适有心事，偶忘怀耳。"王问有何心事，岐盛前席曰："耳目众多，殊不便言。"楚王默然。酒阑后，王忆岐盛言，召问之。盛顿首曰："诸臣皆为殿下贺，臣敢为殿下吊。"楚王骇曰："何谓也？"岐盛曰："殿下知东安王获罪之故乎？"王曰："不知。"岐盛曰："殿下宴东安于第。东安醉后失言，言为皇后所闻，是以得罪也。皇后既怒东安，岂有不疑及殿下者。前日汝南王使裴楷来，分领殿下之兵，殿下又辱骂之。皇后疑于内，汝南王怒于外，臣窃为殿下危也。"王沉吟曰："然则当如何？"岐盛曰："殿下于皇后，有叔嫂之谊，以臣愚见，当勤觐皇后，以示亲昵。则皇后必不疑殿下，而反信任之。皇后既信任，更何惧汝南王哉。"楚王大喜，次日即入觐贾后。

贾后早得了程据回报，故相见之下，格外亲密。从此楚王三五日即入宫一次。贾后便嘱惠帝，授楚王领北军中候，加侍

中、行太子少傅，楚王大喜。贾后又召程据商议，欲使楚王杀汝南王及卫瓘。程据曰："此事重大，须从长计议。"董猛曰："前者李肇能说得楚王入朝，今何不再用此人？"贾后即召李肇入宫问计。李肇曰："若行此事，非有诏书不可。"贾后曰："诏书易事，但不知如何措词，方办得得手。"李肇曰："只要诬他二人一个重罪，若有了此诏，一切都包在臣身上。"贾后大喜，即命李肇草诏。略曰：

太宰亮、太保瓘，将不利于朕。欲为伊、霍之事，特诏尔楚王玮，宣朕诏书，免亮、瓘官。屯兵宫门，以备不虞。

贾后用过御玺，李肇曰："此时且宜机密，待夜来使黄门赍授楚王。臣当先到楚王处，随机应变，助楚王举事。"奏罢辞出。挨至黄昏时，借故往谒楚王。恰遇黄门赍诏书到。楚王奉诏，大惊曰："二人如此不臣，孤敢不尽力！但当面见天子，请示机宜，然后行事。"黄门曰："事情已急，若再谒天子，恐有泄漏，反为不美矣。请殿下三思之。"言罢匆匆辞去。楚王便与李肇商量，又请长史公孙宏、舍人岐盛共议此事。李肇曰："王既奉诏讨贼，先宜飞檄行知京师内外各营，俾尽知此事，为第一要着。不然，太宰假兵符调集众兵自卫，便难措手矣。"岐盛曰："两府官属众多，先宜设法解散其官属，则擒二人，如捉一鸡耳。不然，徒绝其援兵，彼尚能闭门拒守，急切不能下，天子意或中变，为之奈何？"楚王曰："解散之法安在？"岐盛曰："此时事出权宜，只可拟一道诏旨，敕令解散。"楚王曰："矫诏岂不有罪？"岐盛曰："殿下已奉诏讨贼，虽矫此诏何妨？且不如此，必至大扰乱。设或惊及宫禁，则殿下之罪，较矫诏更重矣。"楚王从之，即令李肇草檄及拟诏旨。李肇即先草檄文，略曰：

天祸晋室，凶乱相仍。闲者杨骏之难，实赖诸君克平祸乱。而太宰司马亮、太保卫瓘，潜图不轨，欲废天子，以绝武帝之嗣。今辄奉诏，免二人官。孤今受诏，都督中外诸军，在直卫者，皆严加警备。其在外营，便相率领，径诣行府，助顺讨贼，天所福也。悬赏开封，以待忠效。皇天后土，实闻此言。

楚王此时已调集本部兵马。一面抄写檄文数十张，遍檄京师内外三十六军。李肇只推帮助楚王调拨兵马，却教公孙宏草伪诏，宏即援笔草定。略曰：

太宰司马亮、太保卫瓘，二人潜谋，欲危社稷。今免还第。言免其官，使还居私第也。官属以下一无所问，各宜解散。若不奉诏，便军法从事。能率所领，先出降者，封侯受赏，朕不食言。

草诏已毕，恰好清河王遐得此消息，亲来探问。楚王便命公孙宏、李肇领兵去围汝南王府。命清河王遐同岐盛，带兵往围卫瓘府，便擒二人。楚王亲自领兵，屯扎宫门之外，以备不虞。一时京城百姓，纷纷惊扰，正不知朝廷又出了何事。顷刻之间，谣言蜂起。楚王忙命急草榜文，声明朝廷诛讨贼臣，与百姓无涉，各宜安静，毋得张皇。此榜文张挂出去，百姓方知朝廷又要诛戮大臣，不涉民间之事，始渐渐散去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　五　回

兔死狗烹楚王被戮　　逼夫弑母贾后行凶

却说公孙宏、李肇领了楚王兵士，径奔汝南王府来。此时外面沸沸扬扬，四远皆知，早已有人报知汝南王亮，商量闭门守御。汝南王曰："吾忠心为国，有功无罪，何至如是？"帐下都督李龙曰："事出仓卒，非可以言语辨论。不如点起兵士，先行守御，俟天明入朝面君，再行辨论。"王曰："吾倘以兵力相拒，是真反叛，授人以口实矣。"

说犹未了，外面公孙宏、李肇领兵已到，将王府四面围住。李肇率领数兵，一跃登墙，大呼："奉诏擒逆臣司马亮！"汝南王在内望见，大声问曰："吾无二心，何至于此？将军既奉诏而来，不知此诏可令我一见否？"李肇曰："诏书岂可授与逆臣？宣读之可也。"说罢，将两通伪诏，宣读一遍。长史刘准曰："观此诏书，必是奸谋。不如从李龙之言，竭力拒战。"言时，李龙已拈弓搭箭，要射李肇。汝南王急止之曰："将军如此，是陷我为真叛逆矣！不可如此，凡事当从长计议。"言时，李肇已领数兵士一跃而下，兵士杀散守门人，开门放入众兵。李肇手提方天画戟，手起戟落，先将李龙搠死。喝教手下将汝南王擒下，并世子矩一并打入囚车。一面搜擒眷属人等。

是时天气炎热，汝南王既入囚车，汗流遍体。有小卒二人，取扇扇之。汝南王曰："汝等何人？"小卒曰："某等外城

兵卒，今夜调奉来此，平日曾受殿下恩荫，今殿下无罪被擒，某等亦不平也。”汝南王叹曰：“我之赤心，可破示天下也。”忽报楚王有令箭到来，言有能杀汝南王者，赏布千匹。外面各兵士，闻令争先拥入，打开囚车，将汝南王父子乱刀砍死。又争取首级，以致汝南王耳目口鼻皆被毁坏。原来楚王素忌汝南王，便欲乘此机会杀之。闻李肇只将他槛入囚车，深恐明日面君，杀他不得，故出此号令。

却说清河王遐、岐盛领兵到卫瓘府时，卫瓘亦早已得报。左右皆谏曰：“台辅大臣纵使有罪，亦无星夜加兵之理。此中必有奸计，不如闭门拒守，拜表天子，自请罪状。俟得有诏旨，再行就缚未迟。”瓘叹曰：“吾昔日入蜀时，擅杀邓艾，杜元凯杜预字也曾言吾将不得善终。吾今年七十二岁矣，犹窃幸或可以免。今遇此事，元凯之言验矣。拒守何益？况一经拒守，徒自实反逆之罪状耳。”遂不许闭门。清河王、岐盛兵至，直入内堂。岐盛早受楚王分付，捉住卫瓘便杀，并其子孙九人，一齐杀害。只有幼孙二人，一名璪，一名玠，时因有病，在医家就医，仅得免死。

当下两面事毕，俱收兵到宫门外楚王营中会齐，时已近四鼓。李肇推说休息，飞奔内城，用令箭叫开城门，径到宫门，寻到董猛，请见贾后。恰好是夜惠帝不在中宫，贾后闻报，忙叫宣入。李肇进见时，只见太医令程据侍坐一旁。① 李肇心中明白，便奏知上项情事。贾后大喜。董猛曰：“二人既诛，则大权必尽归于楚王，不可不虑。不如设法并楚王杀之，方免后

①眉批：《晋书·贾后传》称：后荒淫放恣，与程据等乱彰内外。故此处以带笔法出之，既以记实，亦以避秽亵之词也。

患。”贾后曰：“法将安出？”董猛曰：“不如翻转脸皮，不认昨夜之诏。只说楚王所为，则杀之有名矣。”贾后问李肇曰：“卿以为如何？”李肇曰：“董猛之言，正合臣意。臣连夜请见，正为此事。”贾后大喜曰：“卿二人自去设法可也。”

于是李、董二人辞出。李肇径到殿内，正遇中书监张华，告知此事。张华曰：“楚王威望素重，非矫诏不能解散众兵。”李肇曰：“正合我意。”此时天将黎明，李肇拟了一道诏旨，俟东方发白，即命殿中将军先揭起驺虞幡，驺虞是一种献类，其性最仁。绣其像于幡上，扬起此幡，即止兵之令。随挂出所拟诏旨，其略曰：

楚王玮，擅矫朝旨，杀戮大臣，扰乱天下，罪在不赦。尔众军士，昨已误听伪令，今宜释仗归伍，各就尔职。如再从其令，即以反叛论。

一面张挂出去，一面使人分赴各营宣告。一时，京城内外各兵俱纷纷散去。即楚王自己部下之兵，一闻此诏，亦皆面面相覰（觑），不敢再有举动。楚王得知此事，不觉大惊，即欲入朝面君，申辨此事。检出昨夜黄门赍来之诏，揣入怀内，正要起身，忽见贾模带领禁兵数百人，径入营内，口称奉旨拿人，不由分说，将楚王执下。公孙宏、岐盛一齐就缚。贾模督令禁兵，押赴廷尉。恰好贾谧拿得公孙宏、岐盛两家老小至，正欲交付狱吏。尚书刘颂坌息而至，怀中取出诏书宣读，则令杀楚王及公孙宏、岐盛两家三族之诏也。

楚王听诏已毕，对刘颂曰：“明明黄门赍来诏书，言二公将为伊、霍之事，吾奉诏而行，今乃指以为罪耶？且诏自内出，御宝俨然。吾又何能辨其真伪？使果为诏伪，亦由内宫伪造，吾何能伪此御宝哉？”言已，在怀中取出诏书，交与刘颂观看，

曰："孤虽不德，亦托体先帝，受枉如此，谓之何哉？"刘颂亦为之欷歔不已，然终无法相救，只得押赴市曹斩首。公孙宏、岐盛夷及三族。时楚王玮年仅二十一岁也。

且说贾后自从设法杀害二王、一大臣后，恐众心不服，因中书监张华，儒雅有筹略，为众望所依，此次诛戮楚王，又有设谋之功，遂封张华为右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、中书监，金章紫绶；封裴頠为侍中；裴楷为中书令；加侍中王戎为仆射，并管机要，共辅朝政。此数人声望素孚，又皆能尽忠帝室，是以人心渐安。

贾后此时大恣所欲，在朝百官，望风承旨，威福日甚。秽乱宫廷，无所不至。有一次贾谧家中偶然失窃，被窃去御赐各种物件甚多，即饬令有司踊缉。恰好城南有一小吏，平日本甚寒俭，至是忽然鲜衣华服，且所用多是内廷禁物，即疑其为窃贼。一面擒获小吏，一面报知贾谧。贾谧即亲来审问。差役带小吏至案下，贾谧举目视之，见其人恂恂儒雅，面目韶秀，不似窃贼，心下大疑，即问其衣服等何处得来。小吏供曰："一月之前，吾在外遇一老媪，自言其家有病人，据师巫之言，谓往城南某处，有一少年，如此怎般。若得其人来家解禳，其病自愈。今果遇汝，可见师巫之言非虚。即请到吾家，不惜重谢。吾言吾不解祈禳之法。老媪又言，不必解祈禳，只须汝往一行。坐镇片时，即可送回。吾遂从之。此老媪即引吾至一处，强吾入一木箱之中，严加扃闭，几至闷死。但觉仿佛此箱摇动，似在车上行走。良久始定，即有人开箱。忽见楼台好屋，十分华丽。又有无数女子。吾问'此是何处？'女子云：'是天上。'即扶我出箱，用香汤沐浴。带我见一妇人，年约三十余岁，身裁矮小，面色青黑。眉毛之后，有一大疤痕。众女子

命我跪拜。此妇人即留吾住其室中数夜。每日必设酒欢宴，饮食之物，俱是生平目所未经见者。临行时，妇人即以此衣服等赠我，并非盗窃而来。"贾谧听得，心内明白。知是贾后所为，不觉满面羞惭。①只得佯作不知，故意取其衣服等物，略看一遍，即曰："此不是原赃，此人未必是贼。"即纵之使去。

此事一经传播出去，洛阳城内外，谁人不知有此奇事。内中有机警之人，早猜出此中玄妙，只有惠帝昏庸不省。贾后益发畅所欲为。忽然一日，忆及杨太后在金墉城，与其母庞夫人同处，若不剪草除根，恐贻后患，因与程据商议。程据曰："皇上虽非太后所出，然先帝时，彼已位正中宫。今日废之，已不免人言，若再加杀害，终怕人心不服。不如先取庞氏杀之，彼痛母情切，自然不久即死。"贾后沉吟曰："倘彼不死，奈何？"程据曰："不死却再设法处置，须性急不得。"贾后从其言。俟惠帝驾到中宫时，即猝然问曰："晋家法律，陛下知之否？"惠帝愕然曰："何谓也？"贾后曰："杨骏造反，律当夷三族。奈何令其妻久稽显戮？"惠帝沉吟良久曰："奈何有太后之情。"贾后不俟言毕，即当面啐曰："彼已废为庶人，汝尚称之为太后耶？"言已，即命黄门董猛传旨出去，命有司速往金墉城提犯妇庞氏到京师正法。惠帝袖手旁观，一言不发。

不数日，提至。有司并赍回杨太后上贾后表文一通。贾后展开看时，只见是为庞氏乞命表。表中称贾后为圣母陛下，自称为臣妾。②贾后阅毕呵呵大笑，传旨即将庞氏处斩。此是元康元年三月事也。直至次年正月，杨太后犹不死。贾后毒心未已，又生出一计来，定要处死杨太后。不知杨太后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①眉批：尊范殊不堪也，一笑。

②眉批：此真是千古仅见之事。

第　六　回

杨太后饿死金墉城　　卫元德投降鲜卑部

话说贾后杀了庞氏，一心只望杨太后气死。谁知杨太后虽然气苦成病，却一时不死。贾后等得不耐烦，便与程据商量，要行那鸩弑手段。程据曰："若是显行杀害，恐怕人心不服。此时虽已除去汝南王及楚王，然诸王尚多。若得知此信，兴兵问罪，岂不费手。不如设法令其自死。"贾后怒曰："前番我便欲杀却，汝等劝我听其自死，他至今不死，谁有耐心听其千秋万岁，寿终内寝耶！"程据曰："皇后少怒。倘必欲置之死地，臣有一计，可以令其计日而死，又无杀害痕迹。诸王闭口无言，人心安靖如故。"贾后回嗔作喜曰："卿有此妙计，何不早言。但不知计将安出？"程据走近一步，附在贾后耳边，说个如此如此，贾后不觉笑逐颜开，曰："惟卿所命。"程据即辞了出外，领了五十名禁兵，前去行事。

却说杨太后住在金墉城幽室之中，度日如年，真个日夕以眼泪洗面。幸得左右尚有十余个宫人，更番劝慰，因此强进饮食，视息偷生。虽不复望惠帝夫妇回心转意，复转尊号，只望安安乐乐，就在金墉城延过一生。

原来这金墉城系魏明帝所筑，就在今河南省河南府洛阳县之东北隅地方。当筑造这金墉城时，本无甚用意，不过魏明帝性好土功，连年筑造无有已时，于建造宫殿之外，偶然及此。

及后晋武帝司马炎篡魏废魏主曹奂为陈留王，押往金墉城安置。当魏明帝筑此金墉城时，正不啻代自己子孙，预营菟裘也。自此晋朝即以金墉城为安置废帝、废后之地。闲话表过不提。

且说金墉城虽非乐土，杨太后自迁居其地，处于幽室之中，已是愁苦万状。加以母亲庞氏被杀，其悲惨自不必言。何况以子废母，以媳废姑，为天伦之大变。更以母亲之故，上表贾后，自称臣妾，百般哀乞，以求保存母命，亦不可得，本来还有甚乐趣？左右人等，虽时时劝慰，终不免饮泣悲啼。一日，忽报太医令程据请见。杨太后曰："我殊无疾病，何用太医，彼来有何事故？"道言未了，程据已昂然而入。问太后起居毕，奏曰："太后屈居于此，本非帝后之意。迫于廷臣公论，不得不然。今帝后眷念慈帏，特令某来省视，兼恐左右宫人伏侍不周，特旨取回洛阳去，另调妥当人来，听候呼唤。"杨太后曰："此十余人，与我患难相随，为日已久，伺候一切，甚为妥协，可以无容更换。"程据曰："皇后有旨，谁敢有违？"杨太后曰："虽承圣恩，更换宫人，我因为此十余人相随已久，不愿遣去，也不曾违甚旨。"程据变色曰："帝后旨意，谁敢有违？"言罢，大叱武士何在？喝声未了，门外早拥进数十员彪形大汉，听候指挥。程据喝令将十余个宫人，尽数拘押出去，不许遗留一人。众武士得令，即如狼似虎般，霎时拘拿净尽，连执爨老媪，亦驱逐出去，只剩下杨太后一人。程据始率领众人一哄而散。便在门外，前后守住，不放一人出入。

可怜杨太后，从此身旁更无一人，门外又有程据率领众武士严密把守，饮食从此断绝。急得杨太后绕室号呼，直至力竭声嘶，倒仆在地。挨了八日，居然一命呜呼，时年仅三十四

岁。

程据在外，不住使人窥探，探得已经气绝，即连忙飞马入洛阳，报知贾后。贾后大喜曰："此卿之功也，必不忘报。"既而又愀然曰："老婢虽死得并无伤毒痕迹，不畏人言。但是他魂到九泉，岂不要向先帝诉冤，如何是好？"程据笑曰："此是巫觋之言，何足为信？其实人死即灭，何有阴魂？"贾后正色曰："不然，倘阴魂之说为虚，何以师巫之辈，历数千年不败？申生太子昼见，何以载在经传？卿男子辈多不信此，俟吾与师巫商之。"①言讫，即命内侍往召师巫。须臾召至。贾后曰："杨庶人已在金墉城病死，不知其阴魂如何？汝为我细心查探之，不惜厚谢。"师巫领旨，焚香作法。闭目张口，喃喃良久。呵欠而言曰："杨庶人罪大恶极，死乃其分。惟彼阴魂不散，将往寻先帝诉苦。所幸彼初到泉壤，无引路之鬼，一时尚不得达也。"贾后顾谓程据曰："如何？我固知老婢之心不死也。"又问师巫曰："能以术禁制之否？"师巫曰："藉皇后洪福，何术不可行？"贾后曰："但不知当施何术？"师巫曰："倘已殓葬，即颇费手脚。若未殡殓，妾当往视之，施术殊易易也。"

贾后大喜，即命师巫与程据，同至金墉城，监临杨庶人之丧。师巫即至，命取尸覆面入棺，又被散其发，将种种秽物，纳入棺内。盖棺之后，又削桃木为钉，钉棺之四隅。谓是魇胜之法，从此阴魂永不得出。覆命贾后，贾后大喜，重赏师巫而去。此事廷臣中虽有知者，然皆畏贾后之威，不敢多言。自此洛阳连年无事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其时北荒之地，有一部落，名曰鲜卑。追

---

①眉批：此妇亦熟读《左传》，为之一笑。

原其始，本是黄帝之后。黄帝有子二十五人，或内列诸华，或外分荒服。大约黄帝当日是大同之治，不限华夷。战胜蚩尤之后，更无所谓华夷，所以诸子也随意分封。黄帝有一子名曰昌意，昌意之少子，受封于北土国。国境之内，有一座大鲜卑山，因取国号曰鲜卑。其后世之君，皆居于幽都之北、广漠之野。畜牧迁徙，射猎为业。国俗呼土为“拓”，呼后为“跋”，因其祖宗黄帝以土德王，遂以“拓跋”为姓。至唐尧之时，其裔始均曾入仕中国。此后不甚与中国往来，渐渐音信隔绝。其后传至第六十七世，其可汗北荒称君主之词名毛，聪明武略，国势始大，统北方小国三十六。魏明帝时，其可汗力微曾遣其子沙漠汗至洛阳观风土，直至晋武帝受禅之后，始行归国。自此时时与晋往还。此时其可汗名禄官。国势愈大。禄官自分其国为三大部，自统一部。使其兄之子猗㐌、猗卢各统一部，骎骎乎有进窥中原之势。

时有代州人卫操，字元德者，生本落拓不羁，颇有才学，欲求仕进，苦无援引，因此郁郁不得志。其同郡人姬澹，字世雅，向为莫逆，境遇亦复相同，时常互相推重，又互以不得用世为忧。一日，二人又复相对论心，姬澹曰：“目今淫后恣权，张华、裴𬱟等辈徒负众望，豪无建树。诸王各就一藩，莫不眈眈注视朝柄，不久必有乱事。一班士大夫徒尚清谈，绝无实际。我辈纵使出仕，亦未必能尽所长。反不如老于田野，放着冷眼旁观时局，正如看一场好戏剧也。”卫操曰：“诸王之中，岂但注视朝柄。以吾意测之，且有觊觎神器者。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，古有明训。我辈自不宜出仕。但是天生我才必有用，岂可以任其投闲置散，以终此身。”道言未了，忽一人大呼而入，曰：“此时正有大好机会，叔父何忧投闲置散哉！”姬澹视

之，盖卫操之侄，卫雄也。卫雄字世远，生有万夫不当之勇，亦终日郁郁，以闲居为忧者。当下卫操问曰："出仕机会安在？"卫雄曰："鲜卑可汗，分其国为三部，自统一部，而令其两弟猗㐌、猗卢各统一部。今猗㐌正在参合陂，今山西大同府阳高县东北。与此处代州正是毗连之地，我等何不投奔前去，陈说利害，岂不即见大用。"卫操踌躇曰："我此时虽是隐居，从前却在卫瓘处做了两年牙门将，说不得忠臣不事二主……"姬澹不等说完，即呵呵大笑曰："岂不闻良禽择木而栖，世远之言是也。"

于是卫操意决，即日三人同行，一径投奔猗㐌。卫操说曰："方今大国广拓疆土，雄视北方，天下之人，孰不震慑！然西方尚多未附之国，晋人不尽归心，非久远之图也。诚能西略诸国，南招晋人，俟天下归服，一举而定中原，非难事也。"猗㐌大喜，即荐之于可汗禄官。禄官与之论天下大计，亦十分悦服，即令三人同秉国政。① 一面招纳晋人，一面饬令猗㐌、猗卢西略诸郡，降附者三十余国。晋朝边吏闻报大惊，飞章奏报。

不知朝廷得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读晋史者，莫不注目于十六国纷争。此却于未叙十六国之先，先叙入鲜卑，为北魏入中华作一导线，是作两晋演义未毕，已为南北朝演义作引子也。又妙在不离正史。

---

①眉批：本国有人材而不能用，终使之为敌用而后已。此列强并峙时，所最宜注意者也。区区一卫操何足道，然天下岂一卫操已哉！

第七回

报私仇孙秀召边衅　　觑政柄赵王结中宫

却说晋朝边吏见鲜卑之势日大，骎骎乎有进窥中原之势，便飞章申报朝廷。惠帝得报，便付与张华商议。此时一众廷臣，多是白面书生，惟知清谈消遣，那里有个谋略之臣！是以议了多天，仍是束手无策。末后一着，只议得遣使行聘，顺便划定疆界，两家修和，各不侵越，以图目前苟安。恰好派遣使臣去后，忽然赵王伦飞章告急，报称匈奴造反，边郡失陷，守吏被杀。惠帝得报，也不知着急，惟有付与张华等商议了事。

原来匈奴系北方一种游牧部落，中华人向称之为北狄。其地南接燕赵，北连沙漠，东连九夷，西距六戎，向来不奉中国正朔。在夏朝之时，谓之薰鬻；殷朝之时，谓之鬼方；周朝之时，谓之猃狁；至汉时始称之为匈奴。前汉之末，匈奴国内大乱，五单于匈奴称君主之词争立，自相杀戮。五单于之中，有名"呼韩邪"，战败无所归，乃率其部落至汉投降。汉廷乃割并州北界之地，与之居住。于是北方诸郡，多有匈奴与汉人杂处。历年既多，渐滋弥漫。至后汉之末，天下骚动，廷臣多有虑其乘机为寇。时曹操当国，乃分其众为五部，每部各设一汉人为司马，以为监督。至魏末时，又分遣其部落，使散居北方各地。故晋武帝即位之初①，御史郭钦首先上疏，请藉平吴

①眉批：回顾第一回。

之威，移兵北向，以讨平之。武帝不听。至是其势愈大。又值赵王伦镇守关中，军事懈怠，一切军政俱委之于琅邪人孙秀。这孙秀本是佥壬之辈，夤缘得为赵王门客，百般谄媚，得赵王信用，便擅弄威权。适值雍州刺史解系来见赵王禀陈军事，与孙秀不合。孙秀由是衔恨解系，俟其去后，暗暗修下一书，使人送与匈奴酋长郝度元，只言雍州无备，嘱其举兵来犯。郝度元本是游牧之辈，平日喜动(勤)不喜静，得孙秀之书，即日起兵来围雍州。解系一面差人到赵王处告警，一面调兵守御。孙秀又从中唆拨赵王不发一兵相救。幸得解系深通韬略，谋勇皆优，将郝度元杀得大败一阵，落荒逃去。心乃转恨孙秀，于是钩连马兰羌、卢水胡一同起兵，改攻上党。三路兵马，排山倒海而来，上党守将如何抵挡得住？被其云梯火炮，一阵攻破。郝度元指挥军士，乘胜来攻上郡。措手不及，亦被攻破。探马飞报赵王，赵王大惊，一面与孙秀商量守御，一面飞章告急。

却说解系镇守雍州，一向与匈奴和睦，便是郝度元处，亦时时互以羊酒犒军，向无嫌隙。忽然郝度元来犯，虽经杀退，解系终不免疑心。遂派了心腹细作打听此事。知是孙秀所为，不觉大怒，遂上表朝廷，声明此事。且言匈奴向来恭顺，未怀二心，徒以惑于孙秀之言，来攻臣郡，经臣杀败，始迁怒于二郡。从此兵连祸结，恐无已时，计不如斩孙秀以谢匈奴，则兵戈可以立解云云。惠帝览表，也不知可否，惟教付与张华。张华与裴頠计议，赵王伦以嬖一私人之故，致召兵衅，如何可镇边疆，不如调取来京，以他人代其职守。商量即定，遂一同入见惠帝，请召赵王伦来京，镇边之事，请派梁王肜往代。惠帝准奏。

即日命梁王彤佩征西大将军印，往代赵王。梁王领旨奏曰："匈奴势大，臣一人恐不克胜任。谨保殿前将军夏侯骏为臣之副，当可破敌。"惠帝准奏，即命夏侯骏佩安西将军印，为梁王之副。梁王彤辞归私第，夏侯骏即来相见。因谓梁王曰："殿下奉命专征，亦知人间有周子隐否？"梁王曰："亦闻人称道之，请言其详。"夏侯骏曰："周子隐名处，吴国鄱阳太守周鲂之子，义兴阳羡(兴义羡阳)人也。少孤，年未弱冠，即膂力绝人。好驰马畋猎，不修细行，纵情肆欲，横行乡里，乡人视为大患。父老里正相聚愁叹，恨无术可以除之。处知为人所恶，慨然有改行之志，一日谓父老曰：'今时和年丰，而乡人面多愁苦之色，何也？'父老曰：'三害不除，焉得不愁苦。'处曰：'何谓三害？'父老曰'南山白额虎，时出伤人，行旅不便；长桥下恶蛟，据水为恶，舟楫多覆，此为二害。并子之所为，则三矣。'处曰：'是不难，此三害吾能除之。'于是挟带弓矢夜入南山。果遇猛虎，处射杀之，负死虎入村报父老曰：'一害除矣，吾将往除第二害也。'于是挟利刃，解衣服，耸身入水，与蛟搏战。水涌数十丈，蛟不能敌，便思遁去。处逐之，或浮或沉，经数十里，三日不返。乡人以为处与蛟俱死，三害尽除矣。醵资相贺，一方称庆。处卒斩蛟，挟其头泅泳而归，将以报人。见村人交相庆贺曰：'蛟不足畏，周处已死，可贺也。'处始知人恶己之甚，乃辞村人，入吴寻二陆求学。① 适陆机不在，仅见陆云，告以求学之意。且曰：'年已蹉跎，恐无及矣。'云曰：'求学者患志之不立耳，虽年长何害？'自是励志好学，言必忠信，仕吴为东观左丞，适吴亡，王浑入建业，置酒与将士庆功。时吴中降臣

①眉批：以上是一出除三害剧本。

亦皆在座，王浑谓吴人曰：'诸君亡国之余，何以为情？'吴人皆默然不知所对。处独曰：'三国鼎立，魏灭于前，吴亡于后。亡国之戚，岂惟吴人？'浑为之大惭。浑本魏臣也。入本朝后，曾为新平太守，抚和戎狄，叛羌归附，现为御史中丞。若得此人同往，破匈奴必矣。"

梁王肜闻之，默然。原来周处为御史中丞。不避权贵，梁王屡为所挫，心中正与之不睦。夏侯骏初言周子隐，梁王未甚在意，及细言其官阶，梁王便觉不乐。忽报一众文武俱来送行，梁王一一请见。偶谈及周处事，一众文武，都憎周处在台谏中，风骨太甚，正思设法使之出外。今闻梁王所言，都同声恿怂称善。梁王遂入朝见惠帝，保举周处。惠帝依允，即日封周处为建威将军，佩先锋印，随同梁王征讨匈奴。处拜命，即来见梁王及夏侯骏，点起兵马，浩浩荡荡，径向关中而来。临行之日，朝中文武都来送行。张华出解系之表与梁王观看，梁王看毕曰："倘杀一孙秀，足以谢匈奴、安边境，吾又何爱一孙秀哉！"于是一面驱兵起行，一面备就文书，飞马到赵王处，命先将孙秀擒下，听候发落。及兵到关中，与赵王相见，授受兵符旗令讫，梁王便索孙秀。赵王曰："孙秀乃弟府下一门客耳，赵王伦、梁王肜皆宣帝之子，故兄弟相称也。杀之本不足惜。但不知兄何以独不容于此人？"梁王曰："吾闻此次边衅，皆秀所召，故欲杀之以谢匈奴。"赵王大笑曰："孙秀在弟府下，无非伴弟清谈，向来不与闻公事，从何召起边衅。且兄领兵到此，不先杀敌，却思先杀自己家人，何不武也！"梁王默然。赵王即令人唤孙秀至，向梁王谢罪。

赵王交卸军事既毕，即带领家小门客等人，径入洛阳面君。孙秀在路，说赵王曰："朝廷此时信用张华、裴頠，殿下

此番征取还京，恐不免投闲置散，以王爵就第。殿下为天潢贵胄，岂可以朝廷大政，拱手让诸他人！”赵王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孙秀曰：“张华、裴頠虽然揽权，然实系中宫贾后之心腹。殿下至京，倘能先结纳贾后，则张、裴二人，自然愿党于殿下矣。”赵王大喜，即命孙秀赍了狐貉、金珠等物，先行星夜入洛阳打点。

孙秀到了洛阳，先寻下程据，备言赵王思慕之意，又以金珠等物为贿，程据大喜。孙秀即藉其力，得遍贿贾后左右。于是一众佥壬之辈，交口颂赵王贤德。不日赵王到京，面君之后，即到中宫，参见贾后。贾后谓惠帝曰：“赵王为天潢懿亲，今既入都，不宜使之闲居，宜拜一职。”惠帝即拜赵王为车骑将军、太子太傅。赵王从此结纳中宫，贾后十分信用。赵王又以车骑将军职位虽隆，苦无权柄，乃乘间请于贾后，求为录尚书事，贾后应允，即与惠帝说知，惠帝以问张华，张华默然。退朝谓裴頠曰：“赵王伦性贪而狠，若与以事权，吾等皆不安矣！①此后如上意欲授以要职，吾辈必当力争之。”赵王见数日无信，又进宫见贾后，求为尚书令。贾后亦应允。赵王退去，贾后召裴頠入宫问曰：“前日陛下欲拜赵王录尚书事，以问张华，何以久不回奏？”裴頠顿首曰：“赵王懿亲，臣不敢议，众望所在，臣不敢违。”贾后默然。赵王求过两次贾后，虽蒙当面应允，事后却无下文。使人打听贾后左右，知为裴頠所阻，不觉大恨。自此赵王与张、裴二人有隙。

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---

①眉批：却是为一己计，并非为国事计。

第　八　回

恣猖獗齐万年称帝　　笃忠贞周孝侯捐躯

却说梁王彤领兵到关中，代了赵王伦，早有细作飞报郝度元。度元聚众商议曰："梁王、夏侯骏都不打紧，周府君天人也，如何抵敌？不如讲和休兵。"① 马兰羌酋长哈哒曰："我等一战而下两郡，岂可因彼一人而罢。"卢水胡酋长连危曰："公有所不知。从前周府君为新平太守时，驭众有恩，军士莫不用命。即我等部下之人，亦多有曾受其恩恤者。若与之交战，断无胜理。"哈哒大怒曰："汝部下受其恩恤，我部下须不受其恩恤。汝不敢战，明日看我战来。"

次日周处领兵自关中杀奔上郡来，郝度元主张坚守，哈哒怒曰："吾本无意兴兵，汝再三求我相助。今乃畏一周处，汝看我马到擒来。"说罢不由分说，披挂上马，率领本部杀出城来。度元放心不下，亦领着本部，在后掠阵。哈哒吼声如雷，飞马出阵，单搦周处交战。晋阵中旗门开处，周处提枪按辔而出。度元领众在后，远远望见迎风招展，现出一面周字绣旗，众兵大惊曰："果周府君也，我等何敢与之交锋！"此言一出，军心已乱，各怀退志。哈哒见周处出马，正欲上前撕杀，忽然流星马报说："后军阵脚移动。"哈哒回顾，只见度元阵中帅

---

①眉批：先声夺人。

旗先已倒下，不觉大怒，迸力向前与周处接战。战不三合，后军大乱，纷纷退走。周处乘势挥兵混战，哈哒大败而逃。周处骤马向前，度元、哈哒两家兵马，自相践踏，奔至城下，连危接应入去。追兵已到，争先杀入城来，度元等把守不住，只得弃城而走。

周处复了上郡，一面使人飞报梁王，一面率兵追逐。度元等奔至上党，喘息未定，周处兵已杀到，把上党城围得水泄不通。一连攻打二日，城中兵皆无战心，多有越城逃亡者。周处得此消息，令撤去北门兵士，只攻东西南三门，留下北门与敌兵逃走。城中各兵见北门撤围，便不由主将命令，开门溃出。度元等三人与众将士止压不住，只得上马同逃。周处又复了上党，一时军声大振，匈奴各部莫不胆落。

度元等率领败兵奔至秦雍氏亦匈奴一部落之名。依其酋长齐万年，哭诉兵败缘由。万年大喜曰："前日略阳氐亦匈奴一部落之名。酋长杨茂搜亦来依我，茂搜之祖名驹，曾投降于魏，魏封之为百顷王。今茂搜舍中国而依我，又得公等来助，天命在我，未可知也。至于周府君，诚文武之才，然若奉命专征，独当一面，我等诚非其敌。今仅佩先锋印，受制于司马肜、夏侯骏之下，必不能展其谋略，公等看我擒之。我当乘此机会即皇帝位，进图中原也。"度元愕然，不知所对。

万年遂令其部下诸酋议定礼节，择日登位。一时各部诸酋，莫不踊跃欢呼。于是择定吉日，簇拥齐万年即皇帝位。万年略仿汉制，分封丞相以下各官，便议进兵中原。大起六师，御驾亲征，进围泾阳今陕西西安府泾阳县。梁王闻报，一面奏报朝廷，一面命人往上党调回周处，使往救泾阳。周处奉命，星夜回到关中，来见梁王，正在陈说上党善后各事，忽报齐万年

已破泾阳，进兵梁山在陕西乾州西北。又一路探马报称杨茂搜攻破仇池。梁王本来与周处不睦，此次带领出来本就存着报仇泄恨之意，讵料周处出马即连复二郡，正奈何他不得，今闻此警报，便借端发作，大怒叱之曰："吾令汝速救泾阳，汝不速往救援，却来此处，意图偷安。今泾阳已失，汝有何说？"喝令武士推出斩之。夏侯骏谏曰："今当用兵之际，不宜先斩大将。可令其领兵克复二处，倘不能取胜，二罪俱罚，如何？"梁王曰："彼巧于窥避，非斩之无以肃军心。"夏侯骏再三苦劝，左右将士一齐告免。梁王乃令周处只带部下五千人前去应敌，倘不能取胜，休来见我。周处辞出帐外，点兵起行。恰遇中书令陈准，赍送军衣前来，马上相见，准见处有怏怏不乐之色，问知其故，入见梁王。点交军衣既毕，因进言曰："齐万年猖獗，望王起兵接应周处，以免失败。"梁王曰："狂奴自恃谋勇，故我独遣之。看他不能取胜，羞也不羞。俟挫其狂焰，接应未迟。"陈准不敢多言，辞出。星夜回洛阳，上表曰：

　　匈奴狂獗，屡犯边邑，梁王贵戚，非将帅才，进不求名，退不畏罪；周处忠勇果敢，有仇无援。宜诏将军孟观，率精兵万人，为处前锋，必能殄寇。不然，梁王当使处先驱而不救，其败必也。臣奉命犒军，见闻较确，谨冒死以闻。

惠帝览表，交与张华商议。谁知张华、裴颜等一班廷臣，多畏周处风厉，均不愿其立功，因此将表阁起。

且说周处领兵来攻仇池。原来杨茂搜本来往依齐万年，后见万年称帝，心中不以为然，遂引兵来攻下仇池，屯兵自守，自称为辅国将军右贤王。万年兵过之处，多所杀戮，避乱之

人，多投奔仇池而来，茂搜一一招抚，出资赒恤，有欲去者，派兵护送出境，因此人心悦服，兵士亦极有节制，粮草充足，士马饱腾。周处围攻半月不下，正在踌躇，忽梁王有檄文到来，言齐万年已离梁山，攻下六陌在乾州东今称六陌镇。饬令缓攻仇池，移兵往救六陌。周处得檄，一面发文书催取军粮，一面传令退兵，亲自断后。茂搜疑有伏兵，不敢追赶。

周处驱兵到六陌，安下营寨。齐万年即聚众文武商议退敌。度元曰："周处英勇，不可轻敌，只宜深沟高垒，以避其锋。"万年曰："固守自是上策，朕料周处必不容于梁王，我若固守不战，日久彼必生内乱。其时引兵击之，一鼓可定矣。"哈哒曰："不然！陛下初正大位，进窥中原，今乃惧一周处，则中原数万里江山何时可定哉？臣虽不才，愿擒周处献于陛下，以为进见之礼。"万年曰："汝乃周处手下败将，何得大言？"哈哒大怒曰："我若胜不得周处，甘当军令！"万年无奈，准其出战。哈哒披挂上马，杀出营来，却见周处营中偃旗息鼓，并无巡哨军士。哈哒笑曰："周处徒有虚名，特一怯夫耳。"大喊一声，匹马当先，众兵随后，一拥杀入晋营。恰待扳开鹿角，忽然一声炮响，旌旗并起，晋营左右两翼，箭如飞蝗。氐兵出其不意，躲避不及，抵挡不住，发喊一声，往后便退。哈哒止压不住。周处早飞马杀出，正遇哈哒，接住厮杀。战到十数回合，周处舍去哈哒，匹马杀入敌阵，左冲右突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哈哒大怒，亦回马入阵寻杀周处，晋兵已卷地而来，相与混战。哈哒见大势已去，率领数十残兵落荒而走。周处望见，拈弓搭箭射去，正中哈哒后心，翻身落马。周处上前，一枪搠死，取下首级，杀散众氐兵，奏凯回营。一面使人赍哈哒首级到梁王处报功，并催取军粮。

梁王得报置之不理。周处无奈，与齐万年相持至一月有余，又值腊月天气，雨雪交下，寒冷不堪，军士辈无衣无食，苦不可言。所幸周处平日驭众有恩，不致溃散。梁王又屡次使人催战，限日要攻下六陌。周处仰天叹曰："兵无后继，败何足言！所恨者，为国取辱耳。"适行军司马入帐禀告："明日军粮已是颗粒无存，请令定夺。"周处曰："明日平明一齐进攻，取得六陌何愁无食。"行军司马传令出去。周处连夜飞报梁王告急，并乞援助。

明日，驱遣饿兵，扑攻敌营，齐万年使连危出马，晋兵人人奋勇争先，连危抵挡不住，拨马而走。周处追杀三十里，忽然一声炮响，四面伏兵齐起，把晋兵围在垓心。周处左冲右突，不能得出，氐兵四面围来。万年立马高阜指挥众兵，只向周处围攻。看看至晚，左右报说："众兵已弦尽矢绝不能再战。"周处仰天叹曰："此吾效节致命之日也！"抖擞精神杀入敌阵，力斩敌将十余员，人马困乏，死于乱兵之下。

万年知周处已死，指挥众将杀散晋兵，便扑攻关中而来。梁王得报，方才大惊，连忙申报朝廷告急。一面商议守御之策。幸得关中天险，氐兵一时攻打不下。又值天时大旱，秦今陕西巩昌府秦州、雍今陕西西安府一带患疫，死亡相纵，枕藉道路，因此万年渐时罢兵。梁王即乘此机会奏报得胜①。

且说朝廷初闻周处战死，也十分惊惶，一面议命将出师，一面命礼臣议恤阵亡将士。礼臣按谥法，执德不回曰孝，因谥周处曰孝侯。旋又得梁王捷报，故命将出师之举暂时作罢。不知氐胡到底何日平靖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---

①眉批：与今之奏报清肃者何异，可发一笑。

第九回

锦障金灯石崇斗富　　焚琴煮鹤绿珠坠楼

且说晋廷当日诸臣俱是与世浮沉之辈，苟安旦夕之流。视国家大事，如同隔膜。得了梁王捷报，乐得入朝庆贺，把命将出师一事，阁起不提。此时除张华、裴颜、贾模、裴楷之外，又以王戎为司徒。

王戎是王浑之子，幼而颖悟，神采韶秀，举止安详。六、七岁时，与群儿同往武场观兽戏，有猛虎在槛中怒吼，群儿大惊奔窜，戎独屹立不动，神色自若。又尝与群儿戏于路旁，路旁有李树，李子甚多，群儿争上树摘取，戎独不往。人问其故，戎曰："李在路旁，人人共见之地，而结子累累，无人摘取，必苦李也。"试之，果然。自是人皆奇之。及长，善谈论，曾随其父王浑伐吴有功，封安丰县侯，拜豫州刺史，加建威将军，至是拜为司徒。虽置身要津，而不问政事，事无大小，一任僚属所为。终日游玩放荡，性更贪吝，而广有资财。所置田园，不计其数。所入租税，每自执牙筹，日夜会计。其园中有李树数十株，所结李子异常甘美①，戎每岁李实时，即令园丁摘下，卖与他人。又恐人家得其李种，以分其利，将摘下李子，每个钻一孔，使透其核，则他人虽得其李，不能播种

①眉批：彼李不如此李，一笑。

矣。其卑鄙琐屑如此，而其外貌，又故为高尚，终日清谈，凡所赏识，尽是虚名之士。阮咸之子阮瞻一日谒戎，戎留与清谈，偶问曰："圣人贵名教，老庄明自然，其旨有何异同？"瞻对曰："将毋同。①"戎大为赏识，嗟叹良久，即奏闻朝廷，用为丞相椽。时人谓之三语椽。

戎之从弟名衍，时为尚书令，与河南尹乐广，皆善清谈，不问政事，朝野之人争慕效之，从此清谈之风大盛。数人遂互相引重。王衍好谈老、庄之学，而貌甚美。每执玉柄麈尾，对客清谈，玉柄与其手同色。乐广幼即聪慧、善悟，尝有亲狎友人忽久不至其家，一日复来，广问其故。友曰："前饮于君家，方举杯欲饮，忽见杯中现一蛇影，而杯已至唇边，不得不饮。勉强咽下，及归遂病。今犹未大愈也。"广闻之，再置酒与此友饮，注酒满杯，问之曰："杯中尚有所见否？"友视之，仍是一蛇影也。广笑指壁间所挂雕弓曰："即此影耳。"友视之，其弓之两端，雕作蛇头形，疑乃大解，病亦愈。其善悟多类此，惟以善清谈之故，为王戎所赏识。

戎尝好作竹林之游，所与同游者，为稽康、阮籍、阮咸、山涛、向秀、刘伶诸人，号为竹林七贤。所引进之士，莫非浮诞相尚，以任放为达。于是王衍之弟澄及阮咸之侄阮修，胡毋辅之、谢鲲、王尼、毕卓等一班虚名之士皆奔走其门，尽是不修边幅之流。胡毋辅之一日饮酒，既醉，其子谦之自外入，大呼曰："彦国辅之字年老，何得饮酒！"辅之大笑，即拉与共饮。其父子之间无礼如此。毕卓为吏部郎，其所居之邻为酒

①眉批：战国之士，每以谈笑取功名，然所谈者犹是匡时之术也，此则不知所云矣。

家，邻人酿酒初熟，卓赍夜私入其家，就酒瓮之旁偷饮，不觉大醉，就在瓮旁睡熟。邻人巡夜见之，大呼有贼，群伴皆起，捉而缚之，卓一无所觉，任人束缚。及天明将送官究治，视之，始知为毕吏部，解缚谢罪，卓绝不以为羞耻，谈笑自若。此一班人，王戎都视为名士，听其转相汲引。

其时赵王伦在朝，看见此等举动，暗暗欢喜。原来赵王自入朝以来，见惠帝昏庸，早存下觑觎之心，只因向来就藩在外，未知朝中虚实。今见一班廷臣，皆是虚诞浮夸之流，殊无实际。虽有张华、裴頠竭力维持，终是寡众异势，易于下手，遂与孙秀商量此事。孙秀曰："殿下虽贵为懿亲，拥有王位，其奈绝无兵权。若行此事，非兵不可。以无兵权之人，一旦弄兵，非广筹饷项不可。殿下不知已先筹及否？"赵王默然良久，曰："未也。虽然，汝智谋之士，必有妙策。"孙秀曰："殿下亦知洛阳有石崇否？"赵王曰："岂卫尉石崇乎？"孙秀曰："是也，此人富甲天下，昔曾与王恺斗富，恺作紫丝布障四十里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蔽之，其奢糜至不可言，恺卒不及崇。时先帝宠恺，赐恺珊瑚树一枝，高至三尺，枝干扶疏，世少其匹。恺大喜，以为此是天子之赐，可以胜崇矣。置酒召崇，出珊瑚以夸耀之。崇微笑，袖出铁如意击之，珊瑚应手碎。恺大怒，谓石崇无礼。崇笑曰：'此区区者何足道，我当偿之。'即邀恺至家。出珊瑚六七株，大皆盈把，高五六尺，宝光灿然。谓之曰：'较公所有者如何？'恺乃怳然若失，自此不敢与崇斗富。崇建一园，名曰'金谷园'，穷极奢侈，日集宾客宴于其中。今方谨事贾谧，亦是后党一流人。若得此人相助，大事济矣。"赵王曰："此等事，我亦略有所知。但彼方事贾谧，安肯附我。"孙秀沉吟曰："不然，则以计陷之亦可。"赵王曰："计

将安出？”秀曰：“臣闻石崇有一爱妾，名曰绿珠。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殿下可使人往召绿珠，彼必不肯使之来。然又恐触怒殿下，必亲来谢罪。那时自可设法使之依附。如其不来，却再设计。”赵王本是酒色之徒，一闻此言，不觉大喜曰：“此计大妙！汝即为我一行。”

孙秀领命而出，径投石崇府中，口称：“奉赵王命求见。”阍人曰：“此时方在金谷园宴客，不在府中也。”秀又驰至金谷园，时已黄昏时候，石崇正与众宾客酣饮，忽报赵王差人求见，不知何事，便教相请。孙秀步入园中，只见满园花木皆悬金灯银盏，满贮香油，燃点得光华耀目，如同白昼。树枝之上，皆挂采绸，延绵不断。曲曲折折，步至凉台，忽闻一阵丝竹之声，清越可听。石崇正在台上宴客，孙秀登台相见。石崇让坐毕，孙秀举目，只见众宾客皆锦衣花帽，席上山珍海错，半不知名。象箸金杯，纵横狼藉。石崇便问来意，孙秀笑曰：“奉赵王之命，到府中取一美人，少选即当送还。”石崇笑曰：“赵王亦知寒家有美人耶？”命左右呼诸姬出来见客。不一时，纱灯前导，众美偕来。孙秀视之，约二三十人，皆是轻罗薄縠，贴地长裙，钗钏金珠与灯光相辉耀。或圆姿替月，或秀靥羞花，不觉为之目炫神摇，开口不得。石崇笑曰：“不知谁可入选者，请君自择之。”秀曰：“皆天人也，但某奉赵王之命，所取者绿珠，不知孰是？”崇勃然变色曰：“赵王以威福相加，皆可惟命。绿珠吾所爱，虽天子不能夺也！”孙秀曰：“君博古通今，识时达变，尚祈三思之。”崇曰：“不必三思。烦代谢赵王，绿珠断不能相舍也。”孙秀曰：“赵王慕绿珠颜色，欲得一见，行即送还，何必尔尔？”崇曰：“赵王姬妾尽多，何不亦送与我一见颜色，行即送还耶？”秀勃然变色，拂衣而起，石崇

亦不相送。众宾客皆不欢而散。

孙秀回见赵王，说石崇如此无礼。赵王大怒，便欲设法陷害石崇。

且说石崇当夜宾客散后，只有一至友欧阳建在侧，谓崇曰："子今夜触怒孙秀，祸不远矣。赵王虽无权，天潢贵胄也，岂不闻卵石不敌乎？"崇曰："为之奈何？"建曰："孙秀素与我相善，适间人众，彼未及见我耳。我尝闻孙秀言，赵王久有叵测之心。公正与贾谧相善，何不以此事告知贾谧，则赵王纵不被诛，亦当被逐，如此则公安矣。"崇曰："此等大事，贾谧恐不能为力。齐王冏近日正与我往还，莫若上书齐王告变，则事谐矣。彼等宗室之间每每互相猜忌，吾正可藉以行此计也。"于是连夜作书，交与欧阳建，嘱其明日代呈齐王。建领命而去。

至明日，袖书将往见齐王。忽念赵王不知如何举动，倘赵王不介意，我辈又何必多此一举，我何不先往见孙秀，一探消息。于是径往孙秀家求见，便探问昨夜之事。秀知建系石崇好友，含糊以对。建不得就里，惘惘辞出，误将袖中书遗在地下。孙秀拾得大惊，即持往见赵王。赵王见书，又惊又怒，即入朝去见惠帝。恰好张华等都不在侧，赵王出书示惠帝，奏曰："臣托体宣皇帝，尽心王室，可表天日。石崇小子，造作蜚言，离间我骨肉，乞陛下作主。"惠帝览书大怒。即传旨捕石崇及欧阳建，下狱劾问①。赵王得旨，即率领武士下朝，命孙秀带往捉拿石崇。石崇正在楼上拥抱绿珠吃酒，闻报武士来拿，问左右曰："率领者何人？"左右曰："孙秀。"崇曰："此昨

①眉批：此时何不交张华议耶？一笑。

夜之祸也！”乃谓绿珠曰：“我以爱汝之故，以致得罪赵王，乃有今日。”言罢以昨夜之事相告。绿珠泣曰：“女为悦己者容，君以妾故得罪，妾当死于君前，以相报耳。”言毕，耸身一跃，窜出窗外，坠楼而死。

不知石崇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十 回

征氐羌孟观领重兵　　废太子中宫施毒计

却说赵王既捕石崇，也不审问，也不请旨，即令押赴市曹斩决。计石崇之母及兄、嫂、妻、子，亲口死者十五人。孙秀迎合赵王旨意，即率领武士，矫诏籍没石崇家，所有贵重细软及金银等，一时皆辇载入赵王府中。

张华闻得此事，不觉大惊，忙到赵王府中求见，便问石崇何事得罪。赵王曰："伧奴造作蜚言，离间我骨肉，孤奉诏斩之。阁下不必多疑。"张华默然良久，乃曰："殿下久在关中，于氐羌情形，当所深悉。前者朝廷命御史李苾前往汉川一带安抚流民，据报称略阳氐李特、李庠、李流，皆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又精于骑射，其种类已布满蜀中。李氏又疏财仗义，前岁关中大饥，又值齐万年造反，关中百姓，多有流入蜀中者，李特广出资财，令其两弟，分头振抚，民皆归心，须妨其叵测。近日梁王奏报，齐万年愈加猖獗，连连上表请兵。殿下夙精韬略，不知有何妙法可以退得齐万年，稳得李特？"赵王冷笑曰："孤若深通韬略，朝廷又何必使梁王代我。李特之事，不过据李苾一面之词。朝廷果能诚信相孚，外人自服，何必多疑？至于关中一带，全是雍州刺史解系误事。彼自恃才能，妄姿杀戮，氐羌之人，恨如切骨，所以才激成边衅。若久任此人，纵使擒获齐万年，而别部羌人必相继而起。虽命将出师，有何用哉？"

张华暗思：前次解系有表到来，称斩一孙秀，可以定边事。孙秀系赵王私人，今赵王此言，虽未必可尽信；然亦可见得边将不睦，各怀意见，以致误事了。当下辞了赵王，径入朝来见惠帝，奏闻关中告警一节。

惠帝曰："卿自筹商遣将可也，何必奏闻。"张华不得已，集了裴颜、王戎、贾模、贾谧一众商议此事。时贾模已经病重，扶病来会，只贾谧不见到，王戎无所可否，人云亦云，只有张华、裴颜两个着急。默计在朝文武诸臣，惟有积弩将军孟观，颇有胆识，不如即使之带兵西征。

商量定了，方要入奏，忽见贾谧气冲冲而来。众人忙问有何事故，贾谧恨恨曰："司马颖老奴辱我，我奏知皇后，谁知反代老奴加上荣耀头衔。"原来贾谧在东宫侍讲，对太子无礼，任情戏谑。适成都王颖偶至东宫，见此情形，乃直叱之。贾谧当面无可如何，及至退值，即奔至中宫，哭诉贾后。恰好哭诉已毕，惠帝驾到。贾后对惠帝曰："邺郡要地，向未有亲藩驻守，成都王颖在朝无职可授，何不命往镇守。"惠帝曰："卿言甚善。可加成都王为平北将军，即日往邺。"惠帝言罢，忽又想起张华所奏关中告急一节。贾后曰："前者以赵王不胜边任，故使梁王往代。今梁王亦是如此，奈何？河间王颙司马孚之孙，虽非亲枝，然其为人轻财爱士，知名之士，多往依之，不如令其往关中与梁王一同镇守。"惠帝大喜，即刻命驾，临轩降诏。

当下贾谧诉说前事既毕，张华愕然曰："我等方议得使孟观领兵往剿，奈何又派一个河间王？昔者陈准曾言：'梁王贵戚，非将帅才，进不求名，退不畏罪，'实为至言。周处战殁，即是前车之鉴，为之奈何？"裴颜曰："我等可奏知天子，分别办理。河间出守自出守，孟观征讨自征讨。两不相涉，自无掣肘之虞

矣。”正言间，左右报天子临朝，召百官。于是众人入朝，只有贾模抱病不能同往，先归私第去了。

张华等入到朝内，惠帝先颁下成都王颖镇邺，河间王颙镇关中之诏。张华奏曰：“臣等议得积弩将军孟观，才兼文武，深通韬略。拟请旨命孟观率领大兵，进征氐羌，以伸天讨。”惠帝准奏。裴頠又奏曰：“氐羌多诈，征剿非易。统兵之臣，自当相机行事。陛下若命孟观西征，宜拜为元帅，使便宜行事，不可仍受镇藩节制，使之不能尽其所长。”惠帝一并准奏。即日拜孟观为征西将军，领兵征剿。张华又想起赵王言解系之事，奏请惠帝调离解系，别命他人往代雍州刺史之职。惠帝曰：“解系既是误事，即削职为民可也。至于应调何人，卿等自去商议便了。”说罢退朝。

且说孟观自从谄事贾后，交结董猛杀杨骏之后，便不次升官。此时封积弩将军，领宿卫兵十万，朝朝训练(谏)。是日奉诏后，先去奏知贾后。贾后曰：“卿此次出关立功，班师之日，朝廷不吝封爵也。”孟观大喜，辞出。寻思赵王镇关中多年，必知氐羌情形，我何不托言辞行，去一叩虚实，并且孙秀又是知己，亦可以考查一切。想罢，径投赵王府中来。

赵王此时藉没了石崇之家，虽未得绿珠，然金谷园内一众歌姬，已尽辇入府中。此时正拥着群姬，饮酒作乐，无暇会客，只命孙秀出去相见。孟观先表明辞行之意，然后访问氐羌情形。孙秀虽在关中多年，惟向以谄媚赵王为事，何曾留心过敌情，惟有随嘴敷衍而已。又问孟观何日起节，领多少兵马。孟观曰：“关中之兵士，多是离心离德，不听调度。弟所领守卫兵十万，平日训练纯熟，拟奏闻天子，尽提本部前去。庶几易于指挥。”孙秀闻言，心中暗喜曰：彼尽提守备兵去，京城空虚，

是赵王好机会也。因以言挑之曰："今皇上昏庸，权臣用事，在外立功，亦非易易。"孟观曰："弟此次出征，却还便宜行事，不受镇藩节制。"孙秀曰："弟非言此，恐论功行赏时，未免不公耳。"孟观曰："幸得皇后贤明，或者不致向隅。"孙秀曰："倘赵王当国，足下官职，必不止此。"孟观曰："赵王当国，有公为我引荐，自然容易升阶。"孙秀正色曰："不然！赵王礼贤下士，爱才若渴，足下自可表见，何必引荐哉！"言罢，孟观辞去，即日点起马步各兵，向关中进发不提。

且说贾后干预外政，日恣骄横。从前抱了韩寿之子入宫，伪为自己所生，一心只望废立，不料此子养不到几岁，竟自死了。贾后转恨太子，时欲加害。奈贾后之母广城君郭槐，时时入宫，劝贾后慈爱太子，贾模亦常常进劝。贾后颇不耐，曰："他人谤我犹可，汝乃我一家人，亦谤我耶！"贾模由是忧忿成病，不久遂死。广城君不久亦死。贾后喜曰："今后无人聒我矣。"遂决计谋害太子。

且说太子遹自幼即有令名，贾后恐其名立，则人心归附。乃暗使内侍数人诱之嬉戏废学。太子遂日事游荡，招市人在东宫内陈列市肆，使屠人悬猪肉于架上，太子自以手揣其斤两轻重，及以秤秤之，不差累黍。终日以此为乐，自是名誉大减。一日，贾后伪称惠帝有病，使人召太子入宫，太子既入，却不见惠帝及贾后，惟有宫女数人设酒相待，言是惠帝之赐。太子乐得开怀畅饮，宫女等又为之歌舞进酒，不觉酩酊大醉。忽然黄门潘岳进见，奏曰："臣久慕太子法书，欲求赐书一幅。俾得悬之壁间，为蓬毕光，不胜宠幸。"太子欣然，便命取纸笔，忽又沉吟曰："平日读过诗歌，一时却想不起。可取一本书来，我录写数行可也。"潘岳袖出一纸曰："请太子即照录此纸如何？"时

太子醉中迷惘，不知就里，竟秉笔为之代录一遍。潘岳大喜拜谢，即持往见贾后。贾后大喜，重赏潘岳。视太子所书之纸，有醉中手颤写不成字之处，都代补写完全，然后使人请惠帝来，贾后故作恨怒惊惶之色，曰："陛下生得好儿子！"惠帝愕然不解所谓，贾后出太子所书，曰："陛下自去看来！"惠帝接过一看，不觉勃然大怒曰："逆子乃如是耶！"立即命驾御式乾殿，鸣钟击鼓，聚集百官。惠帝怒气冲天，将太子所书掷下，命众官观看。众官彼此传观，只见上写着：

陛下宜自了。不自了，吾当入了之。中宫又宜速自了，不自了，吾当手了之。并与谢妃共约，刻期两举。

众官看得面面相觑，惊惶失色。惠帝大呼："速擒逆子来，便当杀却！"一众王公大臣见惠帝盛怒，都不敢多言。张华独奏曰："此国之大祸。自古常因废黜正嫡，以致丧乱，愿陛下察之。"惠帝曰："卿尚拘拘于古往之事！今逆子反情已露，朕不废他，他将废朕矣！"裴頠奏曰："太子此书何自而来？何人传入宫中？交与谁人之手？传书之人又何由获得此书？皆须审问明白。又当请太子来比对笔迹，此事自易明白，陛下不必怒也。"惠帝闻言愕然，默念此书果从何而来，察其笔迹虽与太子相似，然太子平日书法端正，此则凌乱无章，不觉迟疑不决。诸王公大臣，皆窃窃私议，卒不得主意。忽贾后使黄门出殿进表，请废太子遹为庶人。惠帝立即准奏，饬令有司并太子之三子虨、臧、尚皆押送金墉城安置。并传旨将太子之生母谢淑媛赐死。慌得王衍立即上表，请与太子离婚，愿迎其女大归。原来王衍之女，嫁为太子妃。衍见太子得罪，恐累及自己，故首先上表请离婚。惠帝亦即准奏。

当时恼了一位大臣，乃是卫督司马雅。司马雅曾经在东宫

给事，深知太子之为人。虽被左右所诱，日恣荒嬉，然英明武勇，孝友慈祥，无损大德。今日之书，料定是内监等之奸计，无奈惠帝盛怒之下，欲救不得。退朝之后，即来访殿前将军郎士猗。士猗曰："公满面怒气，何也？"司马雅曰："今日之事，神人共愤，岂公独不怒耶？"士猗曰："公正与吾同心，但不知有何法可以救太子？倘不能救，徒怒何益哉！"雅曰："中宫淫乱，举国皆知，此事必淫后所为。我欲联络张华、裴頠共举大事，废淫后，复太子，清君侧。不知公肯助我否？"士猗曰："张华、裴頠徒负虚名、拥有众望，其实皆自了汉耳。当日贾模在时，曾谋废后，与张华商议。华曰：'公于中宫为宗亲，言或肯信。宜时时进谏，为之陈说利害祸福，庶几皇后知所警惕，天下不致大乱，吾辈得以优游卒岁而已。'裴頠亦是中宫亲戚，前拜尚书仆射，又奉诏专任门下事。頠上表固辞，或劝之曰：'君于中宫为亲戚，当竭诚规谏，谏而不从，即当引疾辞职。倘不如是，虽上十表，有何益哉？'頠不能从。观二人此等行止，岂可与图大事者哉！"雅曰："然则公意中有何人可以共图者？"士猗曰："自孟观尽领守卫兵出征，赵王伦新拜右军将军，拥有兵柄，兼系东宫师保，若与谋之，大事可成矣。"

雅大喜，二人遂同来访孙秀，曰："今日之事，诚为大变。此时国无嫡嗣，人心汹汹，社稷将危。大臣将起大事，而赵王侍奉中宫，与皇后亲昵，无人不知。今太子之废，人皆谓赵王实与同谋，一旦事起，必然累及，何不先谋之？"孙秀佯问曰："谋之奈何？"二人曰："复太子，清君侧耳。"孙秀大喜曰："此赵王之素志也！二公且退，吾当言之，必有以报命。"二人大喜曰："此晋室之福也！"拜谢而退。

不知二人去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

恶贯满盈中宫饮鸩　　威权纵恣同室操戈

却说司马雅、郎士猗二人去后，孙秀吃吃干笑不止。良久，乃入见赵王，告以二人来意。赵王喜曰："今兵权在手，便可行事。吾已约下通事令史张林，旦夕可为内应，此时机不可失也。"孙秀拊掌大笑曰："殿下英武神圣，乃为人所愚弄耶？"赵王愕然曰："何谓也？"孙秀曰："太子聪明刚猛，殿下此举，以复太子为词。果然废去贾后，太子复了东宫，必不受制于人。且殿下素与中宫亲昵，太子岂有不知？虽建此大功，太子必谓殿下逼于百姓之望，大臣之论，欲藉此以免罪耳，必不肯以为德也。"赵王曰："似此如之奈何？我不行，恐有行之者矣。"孙秀曰："殿下放心，贾模已死，贾谧方谄事中宫，必无举动。张华、裴颜恋栈老马，向无大志，王戎、王衍等流，皆不知天高地厚，臣可保无人敢行此事，殿下且静待之。仅废太子为庶人，必非中宫本意，略延几时，必然又有变故。俟其杀害了太子，我等乃声其罪而废之，剪尽其党羽，则朝廷大权，尽归殿下，一任殿下所为矣！"赵王大喜，遂使人探听中宫举动。

讵料贾后果然容太子不得，一面使人押解赴金墉城，一面派黄门孙虑，领兵一千人，追至金墉城。不许驻扎，一径驱送到许昌，囚在幽室之中，用兵四面围住。然后命程据以毒药和酒，令人送交孙虑，云是奉诏赐太子酒，当监视饮讫。孙虑接着会

意，即持壶执盏，入见太子。口称奉诏赐庶人遹酒，言讫斟满一杯，凑到太子唇边。时太子长子霦，年仅八岁，侍立在侧，见此情形，不觉大怒曰:“孙虑何得无礼！”言讫腾身跃起，扑将过去，将酒杯撞翻在地。酒尽倾覆，地上火烟坟起，砖石迸裂。孙虑亦大怒曰:“吾乃奉诏行事，孺子何得抗诏！”霦出其不意，跃起夺过酒壶，一饮而尽，登时七窍流血而死。太子叹曰:“阴霾蔽天，虽辩何益！汝虽代我死，我其能免乎？与其偷生受辱，不如长瞑也！”孙虑见鸩酒已尽，恐无以复贾后，思以他毒物杂食物中进，而苦不得其间。一日，太子如厕，适遇孙虑。虑思此时左右无人，再不下手，恐再难得此机会矣。遂顺手攫得一木杵，直扑太子，当头痛击，太子大呼。苦无救者，遂被弑。虑连夜归报贾后。

赵王伦得信，谓孙秀曰:“果不出卿之所料也！今当如何矣？”秀曰:“臣请先往探廷臣之意，窥其从违。殿下立威，在此一举，切不可作妇人之仁。”赵王从之。孙秀遂往见司马雅曰：“赵王今欲与公共匡社稷，但不知廷臣之从违如何？公可往探听一切，俟行大事时，从者论功行赏。违者诛及三族，公当密察之，不可泄漏此意。”司马雅曰:“廷臣多从张华，只须一探张华，便知廷臣之意。然赵王从权，矫诏行事，应者亦必多。吾当往见张华，一观其动静也。”孙秀即辞去。

司马雅乃往见张华，曰:“闻赵王将清君侧，为天下除害，以弭祸乱，愿明公助之。”张华曰:“吾但知竭忠王室，奉侍君后，他非所知。况天下方承平，何致祸乱。吾老矣，虽祸乱，必不及见，吾但得优游终身足矣。”司马雅怒曰:“刀将加颈，犹为是言耶！”拂衣径出，走报孙秀。秀惊曰:“使公往探其从违，公何得遽出此言！一旦事泄，将奈何？”乃偕雅同入见赵王，曰：

"事迫矣，乞殿下即日举事，迟恐事泄而祸作也。"赵王曰："吾已计及，吾每入宫见后，今一旦反颜，何以相见。必得一人领兵入宫方妙。"秀曰："臣筹之熟矣，齐王之母与中宫有隙，若使齐王往，必能得力。"赵王大喜，即使人往请齐王，不一时，齐王已到。相见既毕，赵王告知本意。齐王冏恨恨曰："淫妇屡辱吾母，吾思刃之久矣。此乃吾报仇之日也，谨如命。"时已黄昏时分，赵王即命孙秀草定伪诏曰：

> 中宫与贾谧、董猛、孙虑、程据等行弑太子，图危社稷。今使车骑将军、领右军将军赵王伦，入废中宫。汝等从命，锡爵关中侯，不从者，诛三族。

于是赵王带同孙秀、司马雅领兵入朝，齐王冏领兵入宫。且说赵王到得朝中，即令黄门速请惠帝御殿，一面鸣钟击鼓，召集百官，开读伪诏。一时扰攘喧嚣，惠帝吓的做声不得。赵王叱武士先将张华、裴頠、赵粲、贾谧、韩寿等一干人擒下，就在朝门正法。使通事令使张林监视行刑。张华大呼曰："汝等乃杀害忠臣耶！"张林笑曰："汝为宰相，太子之死，坐视不救，乃自称忠臣耶？"华曰："式乾殿会议，我何尝不谏来？"林曰："谏而不从，何不去位！"华默然，遂在朝门就刑。赵王乃使孙秀提兵至各家捕其眷属。孙秀承命，分头搜捕。又念及解系此时削职在洛阳居住，遂叱兵士并至解系家，并系之二弟解结、解育，一并捕获杀害，以泄私忿。

且说齐王冏领兵打入中宫，一时内侍宫女等惊惶号叫起来，贾后大惊，急问："何事？"说声未了，齐王已领兵到来，便叱武士擒下。贾后斥曰："何得无礼！"齐王唾曰："汝欺君杀子，灭视宗藩，这便无礼！"一面叱令搜董猛、孙虑，一时擒到。又在贾后内宫搜出程据，齐王冷笑对贾后曰："这便有礼！"贾后

羞惭满面，做声不得。良久，问曰："此事何人倡始？"齐王曰："梁王。"后曰："系狗当系颈，今反系其尾，何得不然！"齐王遂率兵士拥四人出外至殿前，赵王立于殿上呼曰："有诏废贾氏为庶人，即押往金墉城，毋容面君。程据、董猛、孙虑即在朝门与诸人一同正法。"贾后望见惠帝，大呼曰："陛下贵为天子，不能庇一妇，任人废之！他日陛下亦被人废矣！"惠帝此时心中慌乱，手足无措，贾后之言并未听得，司马雅已挥令兵士扭送出去。贾氏至朝门外，见贾谧、韩寿等尸首纵横满地，不觉放声大哭，兵士驱逐而去。

且说朝中大事既定，便论功升赏文武，一时封侯者数千人。赵王伦自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、相国侍中。追复故太子遹位号，谥曰愍怀太子。封故太子之次子臧为临淮王，立为皇太孙。又使尚书刘弘赍金屑酒至金墉城赐贾庶人死。一时赵王威震中外，惠帝反侧不安。

惠帝同母弟淮南王允，时在朝为骠骑将军，领中护军，见此情形，揣知赵王心怀叵测，便欲谋讨赵王。无奈惠帝昏庸，难与商议。只有心腹将士孟平，乃孟观之子，颇有智谋，可与商量，因与之计议。孟平曰："赵王惟恃一孙秀为心腹，所有一切，皆孙秀为之主谋。而孙秀与某父相好，某当定日约秀至城外射猎，殿下可使人请赵王饮宴，却另使一人矫诏到赵王府，收其兵符。一面就席间掷杯为号，杀之易如反掌矣。某亦即猎场上，觑便杀却孙秀。如此则不动声色，大事定矣。"二人商量既定。

不期赵王素多疑忌，各处布满细作，淮南王府中，亦伏有赵王心腹，充作仆人。闻二人商议，虽听不清楚，却隐隐听得是谈赵王、孙秀，又仿佛听得两个杀字，即时走报赵王。赵王

忙与孙秀商议，秀曰:“此是隐约之词，确否未定，不可发作。不如拜之为太尉，外示尊崇，暗解其兵柄，则可无事矣。”赵王大喜，次日即请惠帝封淮南王允为太尉。

淮南王闻命，惊曰:“是夺吾兵权也。”急召孟平商议，孟平曰:“是必前日事泄，致有此举。”淮南王曰:“事急矣，吾不能坐视宗社震动，卿其助我。”言讫，即令孟平为前锋，率兵数百人，直出大呼曰:“赵王造反，我讨之。凡愿讨逆立功者，袒下左臂。”一时左袒相从者甚众。孟观率众至承华门,列阵遥为声势，淮南王率兵径围赵王府。

惠帝闻报大惊曰:“饮酒听歌，岂不快乐。动辄称兵，是何意耶？”左右忽报中书令陈毕请朝，此时惠帝已吓得面无人色，不敢视朝，教召入宫内相见。陈毕奏曰:“淮南王与赵王不睦，互相称兵。臣谨请于陛下，乞使人持幡往止兵，与两家解和。”惠帝曰:“卿速往可也。”陈毕出外，取过白虎幡，以授殿中郎伏胤曰:“赵王心怀叵测，人人皆知，淮南讨之，恐不能胜。吾适见天子，伪称持幡止兵，今与尔此幡，速往淮南王阵门竖起，以表天子有诏讨贼。”晋制有驺虞、白虎二幡，驺虞幡为止兵之令，已见第五回。白虎幡为进兵之令。

伏胤领命，持幡出朝。正遇着赵王之子汝阴王虔，便问持幡何往？原来赵王自总揽大权以来，即封其子虔为汝阴王，使之值宿殿中，窥察廷臣举动。虔闻淮南王围赵王府，口称讨逆，正惶急无措，方欲入内见惠帝，求为解和，却好遇见伏胤。伏胤与虔，向来莫逆，因以陈毕之言告之。虔跌足曰:“如此吾家无噍类矣，为之奈何？”胤故为沉吟之状。虔曰:“公苟能助我，他日富贵，誓与共之。”言讫拔取一箭，折为两段，曰:“苟逾此盟，有如此矢。”胤曰:“既如此，吾誓死相助。公可先入内了

却陈毕。"虔即径趋朝内，寻着陈毕，手起刀落，挥为两段。伏胤持白虎幡率领禁兵百人，径到淮南王阵前，使人通报，称奉诏相助。淮南王大喜，即开阵受诏。伏胤率领百人，径入阵中，出其不意，叱兵士将淮南王擒下，一刀了却，挥幡大呼曰："淮南王造反，吾已奉诏诛之。尔众兵误从逆命，概从宽免。可速进攻孟平，功成受赏。"

时赵王亲在府中敌楼上拒敌，射死淮南王兵甚众。忽望见伏胤杀了淮南王，不觉大喜。即令孙秀率领府中亲兵，大开府门，迎将出来，与伏胤会兵一处，直扑向承华门来。孟平列阵相待。孙秀出马遥呼曰："反王司马允已经伏诛，孟平贤侄，何尚执迷不悟？速速弃甲倒戈，吾当在赵王前保举，不失封侯之位也！"孟平大怒曰："谄佞贼，谀事奸王，谋为不轨，杀我主帅。吾当生啖汝肉！"孟平正叫骂时，猛不提防伏胤一枝冷箭射中面门，翻身落马。众兵一拥上前，剁为肉酱。当下安抚了众兵，赵王即入内请惠帝临朝议事。

忽报关中有捷报到来，孙秀急[illegible]阅文书，知孟观自到关中，躬冒矢石，身先士卒，大小数十战皆捷，生擒齐万年，就军前正法。此时氐羌悉平，特此报捷。孙秀阅毕，不觉大惊失色。

不知孙秀何事惊恐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

惑群小赵王窃神器　　讨国贼宗室起义兵

却说赵王正命人入宫，请惠帝临朝议事，忽接到孟观捷报，孙秀大惊。私谓赵王曰："孟观拥兵在外，而其子孟平在京被杀，恐有他变，为之奈何？"赵王亦惊曰："似此如之奈何？"正商议间，恰好小黄门出报，说惠帝方才受惊，心神不安，有事明日早朝再议。赵王乃同孙秀回至府中，专议稳住孟观之法。适张林来见，孙秀告知此事。张林笑曰："何不智也！縻以高官，耸以危词，尚忧其不服耶？至于孟平之死，彼远在边外，亦不过凭足下一言耳。"孙秀恍然大悟，即商于赵王，加孟观为右将军，封上谷郡公。草就诏书，就在府中出发。孙秀附一私书，盛称赵王威德。谓足下此次立功，倘仍是张华等为政，必吝此爵赏。又言孟平拟助赵王平乱，事泄，被淮南王所害。今赵王已表赠为黄门侍郎，以礼安葬云云。孟观既得升迁锡爵，又得孙秀之书，果然相安无事。此是后话，表过不提。

且说次日惠帝临朝，百官咸集，赵王奏闻昨日之事，言淮南王年轻浮躁，误听人言，率兵攻臣。臣惟闭门守御，不与计较，希冀百官中必有人出来排解，劝其休兵。不料伏胤矫诏，擅将淮南王杀害。请诛伏胤，以谢天下。惠帝尚未回言，孙秀已叱武士将伏胤擒下。胤大呼曰："汝子汝阴王与吾折箭为誓，富贵与共，教我杀淮南王，何反加罪也！"武士急掩其口，推出

朝门斩讫。赵王又奏孟观已讨平齐万年，上表献捷。惠帝大喜，即日升赏文武，以孙秀为中书令。孙秀倡言曰："赵王肃清宫闱，斩除奸佞，扫荡群丑，重振朝纲，望重功高，威德远著，宜请加九锡。"吏部尚书刘颂曰："不可！昔汉之锡魏，魏之锡晋，皆一时之用，非所通行。周勃、霍光其功至大，不闻有九锡之命也。况汉之锡魏，不久魏即代汉；魏之锡晋，不久晋亦代魏。是不利于朝廷之举动也。"张林怒曰："曹氏代汉为魏，司马氏代魏为晋是易姓也。今赵王宗藩，纵代亦犹司马氏，何不利耶？"叱武士推刘颂出斩之。孙秀附耳言曰："此人颇有声誉，前者杀张华、裴頠，已伤时望，今不可重杀此人。"因叱令将刘颂乱棒打出。惠帝遂下诏加赵王九锡。赵王又奏请加齐王冏平东将军，使之出镇许昌，即日起行。原来废贾后之时，齐王自以为功劳最大，而不见封赏，心滋不悦。孙秀又甚忌之，屡言于赵王，设法使之出外，故有此举。

自此赵王威权日重，一切政事，均由赵王府中出。张林、孙秀狼狈为奸，朝野侧目。孙秀、张林两个商量，朝中诸事，既皆得手，惟宫内消息不通。惠帝在内，有何举动，皆不得知，仍须设法。孙秀忽想起一个人来，即入见赵王曰："自废黜贾后以来，中宫之位久虚，似非所宜。尚书郎羊玄之有一女，极称贤淑，何不立为中宫。"赵王即奏知惠帝，惠帝不敢不从。即日下诏，册立羊氏为中宫，封羊玄之为兴晋侯。

原来羊玄之之外父孙旂，与孙秀同族，因此玄之与孙秀交好，故特荐其女为中宫，以便传递宫内消息。玄之无端得此宠遇，自然感激孙秀，日来趋承。争奈羊后生性淫浪，除修饰之外，一无所知，远不及贾后机警。是以宫中消息，仍旧寥寥。

孙秀又生出一个计策来，便来要求赵王，求赵王做媒，使

其子孙会尚河东公主，为驸马。原来孙秀一子，名会，年已二十岁。生得鼻仰唇翻、眉低、眼凹、颧高、腮削、发黄、面黑，诸般丑态，莫不齐备。时为射声校尉。虽然身列仕版，却终日与洛阳富家儿在城外踢球驰马为戏，绝不务正事，人见其貌，莫不疑为下等奴仆。赵王既与之做媒，惠帝焉敢不从，即下诏定日行聘下嫁。

洛阳人民听得天家招驸马，到公主下嫁之日，都相聚来看热闹。遥见驸马锦衣、花帽，披红挂彩，骑马而来，都料定是一位少年美貌郎君，及至近前一看，原来是踢球驰马的十丑孙会，莫不哄然大笑。一时洛阳城厢内外，传为笑柄。及至三朝之后，入宫谢恩。宫女们亦争先来看新驸马，却只吓得人人掩面飞跑。

自此孙秀权势日盛，惠帝宫中举动，纤悉皆知。邪佞之辈，罗致满门，旦夕图谋不轨。又恐赵王心中活动，乃召牙门将赵奉来，授以计策，如此如此，事后当有重赏，赵奉领命而去。一日，赵王大宴门下各官，正当酒酣之际，忽一人闯入中门，仆地遂倒。忽又一跃而起，径奔堂上居中坐下，大言曰："我乃宣皇帝是也。"指赵王曰："孺子昏庸，不堪付托。神器应归汝得，汝乃迟迟不举，岂欲我数世经营缔结之事业，一旦付诸流水耶？汝当勉力为之。我当在北芒，遥为汝助。"吓得赵王和众官罗拜庭下。须臾，此人复倒地，良久乃苏，则牙门将赵奉也。顾见多官顿起错愕之色，自言不知如何闯入，伏地请罪。赵王慰之使去，众官皆拜贺。孙秀曰："既宣皇帝有言，在北芒遥助，可使人在芒山盖做一所宣帝庙，殿下亦不宜违先皇之旨也。"赵王大喜。于是一班竞荣趋利之徒，终日聚议篡夺，内外分布心腹，部署大定。

赵王乃仗剑入宫，谓惠帝曰："陛下昏庸，天下人莫不知之。妻子且不能自庇，焉能治天下？何不让有德者居之。"惠帝闻言吓得目定口呆，不知所对。赵王瞪视良久，冷笑而出。

惠帝目送赵王出去，不觉放声大哭。哭罢，抬头见义阳王威司马孚之曾孙侍立在侧，威素性凶暴，膂力过人，惠帝平昔见之，每带三分害怕。近日谄事赵王，赵王拜为散骑常侍兼侍中。惠帝见之，不禁股栗。威曰："赵王之言，陛下会其意乎？"惠帝曰："不知也。"威冷笑曰："人言陛下昏庸，果不诬矣。赵王内清宫禁，外殄匈奴，功德巍巍，伊周莫及。天命有在，神器宜归。陛下犹不省悟，岂待刀加颈上耶？"惠帝哭曰："朕虽不德，然以祖宗付托之重，岂可一旦委诸他人？"威大笑曰："晋家基业，肇自宣皇帝，受魏封为晋公，宣帝崩，景帝司马师嗣立，基业日固。景帝既崩，自当为景帝立后。汝祖司马昭恃强乘丧夺兄之基业为己有，始传及汝父子。今赵王为宣帝之子，以宣帝之基业，还诸宣帝之子，何得谓之他人？且汝祖于景帝为兄弟，赵王于景帝亦为兄弟。汝祖可夺景帝之基业，赵王独不可承景帝之基业耶？"

一席话，说得惠帝目灼灼而视，应答不出。威早就御榻之前取笔草就禅让之诏，逼着惠帝钤用御玺。惠帝此时，惟有啼哭。威怒曰："事已至此，尚作儿女子态耶！"惠帝曰："此事重大，容明日在廷众议。"威冷笑曰："必经众辱，始甘心耶？"惠帝不敢再拗，只得钤上御宝。威曰："便并玺绶带去，岂不爽快！"惠帝曰："且等赵王来面授。"威乃捧伪诏，驰至赵王府曰："禅诏已到，请速备法驾。"说罢，即当堂开读。此时宗室诸王，群公卿士，咸集于赵王府中。读诏既毕，诸人一齐劝进。赵王尚假意推辞，威大呼曰："自己一家人做事，又非异姓授受，何必多此

繁文缛节哉！即速备法驾，吾当再到宫中取印绶去也。”说罢，带同骆休、满奋、崔随、乐广等，率领兵士来取玺绶。孙秀命司马雅先带领甲士入殿，晓喻一众群臣，有敢违议者，即擒治之，夷三族。又使张林及其子孙会等，分领兵士，屯扎各门，以妨有变。

时夜漏未尽，孙秀率同各官，备齐法驾。赵王乘坐逍遥辇，左右护卫虎贲五千人，入自端门，登太极殿。王公百官，乱烘烘挤满殿廷，只等玺绶。却说义阳王威率骆休等到宫内，惠帝正抱玺与羊后二人对哭，威大声曰:“奉新天子诏，来取玺绶。速速交出，以免取辱！”惠帝以头抢玺而哭。威近前，将惠帝双手扳开，当面夺去。惠帝哭谓羊后曰:“朕与卿结局，无非一废。不如与卿先往金墉城，免得被人押送。”言罢遂与羊后共乘云母车，至华林园，开了西门，带着卤簿数百人，径投金墉城去。只有尚书和郁、琅琊王睿、中书侍郎陆机三人，送到城下而回。

且说义阳王威等夺得玺绶，径至太极殿呈上。赵王大喜，百官欢呼如雷，众人即扶赵王登皇帝位。王公以下，排班舞蹈，山呼万岁。改元建始，大赦天下，升赏百官。凡有职之人，一律封侯。立世子荂为太子，废皇太孙臧为濮阳王。以孙秀为侍中、中书监、骠骑将军，仪同三司。所有同谋之人，一律超阶越次，不可胜纪。甚至奴隶卒役，亦加爵位。又以齐王冏、河间王颙、成都王颖各拥重兵，握守要镇，恐有他变。乃派心腹三人，分往各处，名为为三王参佐，实则暗中监视。分拨方毕，只见和郁、司马睿、陆机三人入内朝贺。赵王曰:“来何迟也？”陆泫然流涕曰:“故主远行，仓皇走送，故来迟耳。”赵王惊曰:“何处去矣？”陆机曰:“舍金墉城，更何有安身之处？”孙

秀密奏曰："不可便废，可加以虚荣以收人心。"赵王乃降诏曰：

皇帝以谦和之德，禅位于朕，避居金墉城。今朕谨率百官，尊皇帝为太上皇。改金墉城为永昌宫，即为太上皇驻跸之地。

处置已毕，即时散朝。是日封赏，张林仅得封为卫将军，心中未免怨望。平日与孙秀二人，只是外面和睦，心内各怀妒忌。自赵王篡位之后，孙秀益复专权。朝中事无大小，必先启孙秀，后奏赵王。赵王所定之诏，孙秀每每任意改窜。有时就在私第草了诏书，随意即发。一时趋炎附势之流，奔走满门。张林相形之下，愈觉冷淡，心中愈觉不平。乃密作一书，呈与太子荂，言孙秀专权，动违众心，皇上登位，立功之人类皆小人，党附孙秀，扰乱朝政。宜皆加以显戮，明正其罪。庶几朝纲可以整肃，小人退则贤人进，天下可望承平云云。

荂得书，即呈于赵王。赵王阅过，却交与孙秀。孙秀阅毕，汗流遍体，伏地请罪。赵王笑曰："张林言卿有罪，朕知卿无罪，何必如此。"孙秀叩头曰："陛下明鉴万里，既知臣无罪，则毁谤大臣者，似不能委其罪。"赵王曰："卿言是也，卿且勿动声色，朕为卿处决之。"孙秀拜谢而出。

赵王遂定日大宴宗室王公、文武群臣于华林园。至时，多官咸集，饮酒作乐。赵王令张林出席听旨，又命太子将张林之书当众宣读。因书中有"立功之人，类皆小人"一语，不觉大动众怒，齐声呼杀。赵王谓张林曰："此间皆小人，不能容汝一君子。"叱令武士推出斩之。一时呈上首级。正要洗盏更酌，忽报齐王冏、成都王颖、河间王颙三路兵马杀来。更有常山王乂、新野公歆，亦起兵相应。赵王大惊失色。

不知五路兵马杀来，两家胜败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

诛篡逆惠帝复辟　　弄威权齐王被戕

且说齐王冏系晋文帝司马昭之孙，齐王攸之子。攸死，冏袭封齐王。从少年时，即喜赒恤贫乏，故有仁惠之名。废贾后之时，冏自以为莫大之功，而不得上赏，常郁郁不乐，口出怨言。孙秀察知其意，又惮其夙有令誉，故与赵王计议，封之为平东将军，使之出镇许昌。及赵王篡位，恐诸王不服，欲以爵禄为羁縻之计，乃加封为镇东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冏亦使人暗入洛阳，打听舆情。知道人怀怨望，乃商议起兵讨赵王，复惠帝。

适值赵王使其心腹人张乌到来，为齐王参佐，实则窥探消息。冏察知其意，置酒相待，极口称诵赵王功德。又令左右极意谄奉张乌。张乌大喜，即使人密报赵王，言齐王久佩新天子盛德，绝无异志，因此赵王不作准备。冏乃与豫州刺史何勖、龙骧将军董艾，共议机密。一面拨定房屋，与张乌居住，挑选美貌女子承值，终日以嘉肴美酒馈送。张乌从此只在家中饮酒作乐，外面之事绝不闻问。

齐王乃草定檄文，遣使分告成都王颖、河间王颙、常山王乂新野公歆，约期起义。一面行檄天下郡县。檄文去后，即定日起兵。齐王亲莅校场，点起马步兵八万，封何勖、董艾为左右前锋。正指拨间，左右报扬州参军王邃求见。齐王命传入。

王邃手挽人头而入，启曰："逆臣孙秀，沦陷赵王于不道，天怒人怨。殿下兴兵勤王，应天顺人，天下响应。檄文到处，莫不风从。惟扬州刺史郄隆，奉檄犹豫，某故斩之。率领扬州本部兵马，到此听候指拨。"言毕以首级呈上。齐王大喜，加王邃为行军司马，即领所部，随营听调。却使人去请张乌，张乌不知就里，径到校场。只见旗影飘风，刀光耀日，齐王身披重铠，端坐在将台之上。一众文武员弁，侍立两旁，不觉吃了一惊，只得上前相见。齐王喝教绑了。张乌大叫无罪。齐王喝曰："贼奴孙秀，蛊惑赵王，致酿（瓖）成此大逆不道之事。启我家阋墙之变，却使汝来探我动静。我今日大起三军，奉伸天讨，缺少了祭旗品物，要借汝首级一用。有罪无罪，汝自向孙秀辩去。"说罢喝教斩了。祭旗已毕，遂传令大小三军起行。一路上浩浩荡荡，杀奔洛阳而来。屯兵颍水之上，却遇赵王兵到。原来赵王得报，即拜闾和为大都督，张泓、孙辅为前锋，率兵应敌。在此相遇，连日开战，互有胜败，因此齐王兵不能前进。

且说成都王颖，本来在洛阳供职，只因与贾谧不睦，被谧在贾后前谮愬，方才拜为平北将军，出镇邺郡。赵王篡位后，加封为征北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亦无非是縻以好爵之意。争奈成都王乃武帝第十六子，于惠帝为同胞兄弟。赵王篡逆，莫说君臣大义上说不去，即手足之情而论，岂有不动怒之理。只因未知人心向背，未敢轻动。一日接到齐王檄文，不觉大喜，即日点起兵马。拜邺令卢志为左长史，顿丘太守郑琰为右长史，黄门郎程收为左司马，阳平太守和演为右司马，兖州刺史王彦、冀州刺史李毅、及督护赵骧、石超等为前锋，大起三军。一面加檄天下郡国州县，一时四远响应。兵至朝歌，四方来会者，二十余万人。

赵王却使士猗、许超、孙会、刘琨等领兵应敌，在黄桥地方拒住。成都王前锋赵骧，先到黄桥，即引兵挑战。士猗、许超双马齐出，赵骧抵敌不住，败回十里。幸得常山王乂领兵来会，奋勇杀回；大胜一阵。乂见成都王曰："新野公歆，已率兵至齐王军前相会。我兄弟宜奋勇直前，不可落人之后。"乂为武帝第六子，故与颖为兄弟。成都王曰："只是关中不见动静，不知河间之意如何？吾当先令人探之。"

却说河间王颙，同日接到两处公文。一处便是齐王起义檄文，一处却是新天子征兵入卫诏书。原来赵王闻报各处起义，一面遣兵应敌，一面征召勤王。孙秀因孟观在关中，赵王篡位后，封为安南将军，监河北诸军事。此时征兵勤王。便顺加一封文书给河间王，又附着与孟观一封书信。嘱其劝河间王入卫，许以分茅裂土。河间王连接两处公文，不得主意，乃集众商议。孟观进曰："某幼习天文，粗知星象。夜来见紫薇帝座光明如故，此必是新天子之佳兆。诸王必败，不可从也。不如引兵入卫，好在皆司马家事，任谁为天子，终非易姓，惟殿下酌之。"河间王大喜，正待商议入卫之策，忽报西安参军夏侯奭请见。河间王令传入，奭启曰："齐王传檄天下，共讨贼臣。某招集旧部五千人，特来与殿下会齐，共入洛阳讨贼。"河间王大怒曰："新天子即位，应天顺人，汝何得口出妄言！"喝令推出斩之。于是夏侯奭同来十余人，皆被河间王杀害。一面叱令将齐王赍檄来使执下，槛入囚车，押送洛阳。一面令房阳、张方二人领兵先行，自己亲率大军在后，趋洛阳入卫。兵至华阴地方，忽探马报称二王兵势极盛，四方响应。现在四面皆是起义之兵，洛阳已成孤立，刻日可破。河间王大惊曰："孟观误我！"忙命军中撤去入卫旗号，换上义旗。差张方带领五百马队，飞

速将齐王使者之囚车追回。一面仍进兵，及至潼关，闻洛阳已破，孙秀已诛，赵王已擒，天子复辟。河间王叹曰："甚矣！天象之不足凭也。"乃撤兵回关中。

原来成都王前锋赵骧、石超与士猗、许超交战，士猗欺赵骧为败兵之将，不做准备。赵骧与众计议，乘着夜间天阴月黑，引兵劫寨。士猗出其不意，大败而逃。退至十里之外，恰遇孙会、刘琨兵到，此时天色未明，士猗仓皇之中疑是赵骧伏兵，挥兵混战。两家兵马，互相掩杀。直至孙会与赵骧当面交锋，方知是误。后面追兵已到，石超一马当先，孙会迎着交战。不三合，被石超斩于马下。王彦兵随后杀到，士猗、许超均被乱兵杀死。刘琨匹马逃去，赵骧驱兵大进，径趋洛阳。

洛阳百姓闻得义兵杀到，皆箪食壶浆，出城迎迓。孙秀不能禁止，一时兵士解体，无可守御。赵骧等遂长驱直入，将孙秀府中团团围住，不分老幼，尽皆杀死。一面入宫将赵王擒下。王彦便率领三千兵，至金墉城迎接惠帝，河间王大兵随后亦到，恰好拥护惠帝入洛阳。百姓皆香花灯烛，欢呼万岁。河间王乃令赵骧、石超，率兵往接应齐王。闾和、张泓、孙辅等在颍上拒住齐王。及闻洛阳已破，赵骧、石超又引兵杀来，情知大事已去，遂同至齐王军前投降。齐王大喜，即合兵一处，向洛阳进发。在路遇见石超、赵骧，同入洛阳，朝见惠帝。

惠帝至是始登殿复辟，赐赵王死。大封功臣。封齐王为大司马，加九锡，辅政。封成都王为大将军，加九锡，都督中外军事。遣使至关中封河间王为侍中太尉，复常山王乂爵为长沙王。原来常山王本封长沙王，楚王玮诛汝南王及卫瓘时，乂曾引兵相助。及事定之后，贾后坐楚王玮矫诏之罪，执而诛之，乂亦贬为常山王。至是复其本爵。又晋新野公歆为新野王。一

时两镇重兵，齐集洛阳，带甲之士数十万。两王威权并重，竟有两不相下之势。

新野王依附齐王，因说齐王曰："殿下既秉朝政，事权宜专。乃成都又都督军马。当国大臣，岂可以兵柄授人？宜设法取回兵权，庶几可以自卫。不然，位高则危，惟殿下图之。"齐王曰："我亦有此意。奈此时大事方定，容缓图之。"长沙王乂亦劝成都王曰："齐王威权太重，宜及早图之。不然，彼必不能相容。一旦夺我兵权，悔已晚矣。"长史卢志曰："不可！殿下长驱入洛阳，诛贼臣，复天位，此不世之功，天下所共知者也。此时既已立功，急宜立名，以收四海之心。前日邺郡报到，太妃偶抱微恙。殿下宜乘此机会，表称齐王功德，自请还镇省疾。则天下之人，皆仰殿下谦德，功成名立，然后徐图之，方为上策。"成都王大喜，从之。即日拜表辞归邺郡。长沙王乂，却留在洛阳，伺察动静，时时到齐王处佯与周旋。

自是齐王威权日重，一切大小朝政，俱在大司马府议行，殿廷均成虚设。齐王又嫌外藩各拥重兵，恐其谋己，暗思削去各镇兵权，苦无善法。又以河间王颙党附赵王，及闻义兵势大，始改换旗帜，又不入洛阳来会，遂思先削除河间王之兵，却未曾举动。长沙王得此消息，便专使飞报河间王。河间王得报，即集众商议曰："齐王专恣，至不能容外藩。若不设法自固，恐终不免矣。"长史李含曰："不思剪除权臣，自建奇功，而徒图自存，此下策也。成都王至亲，有大功，推让还藩，天下归心。齐王以疏间亲，弄权专政，朝野侧目。今为殿下计，不如移檄长沙王，数齐王之罪，令其讨齐王，我以兵应之。长沙非齐王之敌，必为齐王所杀。我却移兵讨齐王杀长沙之罪，直入洛阳，剪除齐王，迎成都王入洛阳辅政。如此，则殿下功成

名立，四海归心，何忧不自固耶！”河间王大喜，即日拜表朝廷，历数齐王专擅之罪，声称移兵入洛，以清君侧。又移檄长沙王，使讨齐王。一面令李含、张方，引兵杀奔洛阳而来。

却说长沙王接到河间王檄文，即率领亲兵百余人，驰入宫中，尽闭诸门，点起御林军来，围攻大司马府，口称奉诏收权臣司马冏。一面奏请惠帝驾幸东门敌楼，亲督兵士。齐王亦引本部将校，督兵拒敌，就在城中大战。登时洛阳城内大乱起来，杀得尸骸塞路，血流盈渠。此时军民人等，皆知齐王有罪，纷纷从长沙王，来助攻大司马府。齐王指挥将校士卒，竭力拒战。从午时战至日晡，死亡枕藉，不分胜败，各自休兵。次日，齐王亲率士卒，自为前敌，来扑长沙王，又酣战一日，死亡更多，仍不分胜败。是夜人静时，长沙王巡行各处，闻沟渠之中血流有声，不觉叹曰：“徒杀士卒，而不获罪魁，死者正未有已时也！”至天明，即指挥众兵，直逼大司马府围住。令人多取干柴草木，堆在门外，大呼曰：“府中兵士，速开门出降！倘再执迷抗拒，即放火焚烧，玉石不分矣！”府中士卒大惧，遂大开府门出降。长沙王率众一拥入内，将齐王乱刀砍死。老幼男女，杀戮无遗。

惠帝遂拜长沙王为太尉，长沙王又引羊后之父羊玄之及皇甫商，共秉朝政。以羊玄之为仆射，皇甫商为将军。长沙王虽秉朝政，却事事皆往邺郡就商于成都王。只因此一番举动，又引出二王造反来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

觑大位两镇称兵　误昏庸一王死难

却说河间王颙用李含之谋，本欲扬言使长沙王讨齐王，实欲借齐王杀长沙王，己则借此为名，入洛阳讨齐王，废去惠帝，迎立成都王颖为帝，而己则秉朝政。讵料齐王果为长沙王所杀，李含、张方引兵行至中途，即已得信，遂退兵还关中，再商行止。河间王乃写表伸贺朝廷，即使李含赍表入洛阳，便令留居京中，觅便暗图长沙王。李含至洛，呈过表文，长沙王却令李含为河南尹，自是李含朝夕窥伺，不提。

且说成都王还邺时，只辞过惠帝，即便长行。凡百官寮，皆不及知。齐王闻报，走马追送，直至七里涧，方才追及，握手相见，成都王挥涕话别，只言太妃有病，急归省视。言次，颜色凄然，却绝口不谈政事。一时路旁百姓，皆称羡成都王纯孝天成。既归到邺郡，卢志劝成都王专行仁政，以收民心。时适阳翟地方大饥，成都王自出金帛粮米，派员前往赈济。又以起义兵时兵士殁于战事者约七八千人，尸骸暴露，乃购备棺木数千具，令人逐具收殓，汇葬在一处。刊立碑记，以表其赴义之功。就在其处，盖造一所祠堂，名曰"都祭堂"，内供死事诸人，遣员四时致祭。从此四方百姓，莫不颂成都王仁德。

朝廷闻之，即遣使召成都王入朝辅政。王便欲行，卢志谏曰："不可。此时人望虽孚，然不可便行。宜上表固辞，以博

谦德。”于是成都王上表拜辞。河间王探知此事，即使人问何以不入朝之故。卢志代答曰：“王以太妃年高多病，不欲远离膝下。欲奉慈舆同入洛阳，太妃又懒于跋涉。且已有长沙王在朝辅政，成都王自顾才浅德薄，是故不敢奉诏耳。”使者返报，河间王曰：“仁孝兼至，又谦抑不自满，此君德也！我誓立而辅之。”于是又遣人送信与李含，令其速谋长沙王。送信人行至洛阳，日已昏黑，误将信送至皇甫商处。商拆阅大惊，急怀信往见长沙王。长沙王大怒，使人请李含至，喝令斩之。送信人逃归，报与河间王。河间王大怒，即约同成都王举兵入朝。成都王久有觊觎大位之心，至是不由卢志谏阻，与河间王联衔上表，数羊玄之、皇甫商专擅朝政之罪，又称长沙王论功不平，一面点起兵马，拜陆机为前锋都督，杀入洛阳。河间王亦拜张方为都督，引精兵七万杀来。

表到洛阳，长沙王曰：“此造反也！我当奉天子讨之。”于是点起人马，请惠帝御驾亲征。长沙王自为大都督，奉了御驾，督兵至十三里桥，正遇陆机前部石超，两军相对屯住。忽报张方兵已将到宜阳，长沙王急命皇甫商引精兵一万，前往宜阳拒住张方。石超已在营前挑战，长沙王大怒，即披挂上马，亲自出战。大骂：“反贼！朝廷何负汝辈，乃竟甘心造反。”石超接住撕杀，怎禁得长沙王鼓勇作气，舍命杀来，石超抵敌不住，大败而逃！长沙王挥兵杀去，石超兵死者无数。幸得陆机大队人马已到，接应过去。长沙王遂奉惠帝进军芒山屯住。人报成都王屯兵朝歌，沿途兵马，直到此处。鼓角之声，数百里不断。入夜，长沙王同羊玄之登山顶眺望，只见敌营灯火，蜒蜿相连，极目无际。长沙王惊曰：“人报果不虚也。”玄之更是惊惧忧郁，竟因此得病以死。

次日平明，忽流星马报到，言皇甫商兵至宜阳，与张方兵相遇，寡不敌众，大败而逃，不知下落。又一处报马言张方兵已入洛阳，大恣焚掠，杀死无罪百姓万余人。长沙王大惊，急命速往再探。因夜来见敌兵太盛，恐芒山不得地利，遂奉惠帝移兵至缑氏[①] 汉置之县治也，其故城在今河南河南府偃师县南。屯住，且等洛阳消息。

却说石超战败，回见陆机。陆机怒曰："懦夫挫我军威。"喝令推出斩之。刀斧手推出，正待行刑，忽然石超亲兵百余人，蜂拥而至，杀散刀斧手，夺去石超。陆机亦不问，只令牵秀代为前锋，石超仍留在营中。惠帝既至缑氏，屯扎方定，牵秀引兵杀到。长沙王又亲自出战，自辰至午，不分胜负。忽然牵秀后军自乱。原来长沙王来时，于沿途树林之中，遍插旌旗，以为疑兵。牵秀后军望见，以为有伏，因此先乱。牵秀不敢恋战，拨马回走，长沙王挥兵追杀一阵，因畏陆机兵势，亦不敢追远，收兵回城。探马报称张方入洛阳，只杀掠一阵，即引兵他去，此时不知下落。长沙王即奉惠帝还洛阳。只见居民房舍，多被烧毁，尸骸满路，惠帝亦为之凄然。

却说牵秀败了一阵，恐陆机见责，不敢回大营相见。幸得长沙王未曾穷追，只在半路屯住。恰好石超引本部百余人前来窥探，牵秀诉说战败情形。石超曰："司马乂实在英勇难敌，陆机白面书生，妄谈兵事，不敢临阵，只知怪人。吾誓必除之，方消我恨。吾今与将军再杀往缑氏，司马乂不料我等复来，出其不意，必可获胜。"牵秀从之，于是复杀到缑氏来。谁知惠帝早

①眉批：偶阅俗本，竟以缑氏误作一女子，谓其精通武艺，惠帝纳为妃云云。

起驾去的远了，牵秀、石超摇旗喊呐，杀入城中。将城中百姓，任情杀戮，割取首级，却到陆机处报捷。只说大获全胜，逼得司马乂奉了皇帝，奔回洛阳。某等因为兵少，不敢逼近，先回来报捷。

陆机大喜，即长驱兵士，直逼洛阳城下，令将军马咸至城下挑战。长沙王又欲出马，副将王瑚曰："不劳殿下，末将当往斩之，并可探敌军虚实。"言罢披挂上马，出城与马咸交战。不三合，即大败而回，谓长沙王曰："敌将勇猛，不可力取。且即斩其一将，亦不能摇动其全军。末将有一策，明日当可破之。"王问何策，王瑚曰："昔田单破敌用火牛，吾可师其意而用戟马，破之必矣。"长沙王从之。

次日王瑚选高大战马千余匹，各去鞍辔，以长枪（抢）大戟缚在马身上。安排停当，即引兵出城搦战。马咸、牵秀、石超等亦引兵出迎。两阵对圆，王瑚纵辔出阵，马咸大叫曰："败军之将，何得再来送死！"王瑚更不打话，举起令旗一挥。只见阵门大开，阵前列着一排战马。众兵士在马上加上两鞭，那马便向敌阵狂奔。王瑚又喝令放箭，马中箭负痛，益发向前乱窜。身上缚着长枪大戟，当之者莫不披靡。马咸军大乱，纷纷望后奔逃，反把后军冲动，立脚不住，一哄而逃。王瑚挥兵，从后杀来，敌军彼此不能相顾。王瑚赶上马咸，一枪刺于马下，兵士益加奋勇追杀。陆机大营，亦被败兵冲破，只得上马而逃。直逼至七里涧，众兵落涧死者，不计其数。死尸塞满涧中，涧水为之不流，后至者竟践尸而过。王瑚正在穷追，忽然斜刺里一彪军杀出，为首大将，正是张方。挡住王瑚，救得陆机等众。陆机收集残兵，屯扎将息，请张方来商量复仇之策。张方曰："都督且在此将息，吾当往攻洛阳。"言罢自去。

陆机休息数日，方商量进兵。忽报成都王有使命至，陆机连忙出迎。及至相见，使者不是别人，正是牵秀。机不觉错愕，牵秀即喝令擒下。机曰："我有何罪？"秀曰："奉成都王钧旨，陆机忘恩背主，思怀二心，卖阵求荣，证据确凿，就在军前正法。"说罢亲自挥剑斩之。原来石超败阵，几为陆机所杀，心中忿忿不平。超向与成都王门下一个清客孟玖交好，孟玖又素为成都王所信用，言听计从。石超乃使人送信与孟玖，嘱令设法陷害陆机。孟玖复书曰："陆氏兄弟，吾亦恨之，但无隙可乘矣。倘在军中，侦得其罪状，速以告我，当有以报命也。"时牵秀亦以陆机书生领兵，心中不服。适遇此次大败，石超便与牵秀商量。命秀至成都王处告变，只说陆机将投降长沙王，因卖此一阵。石超又通信与孟玖，嘱其从旁赞助。成都王信以为真，因此即命牵秀擒杀陆机。陆机弟陆云、陆耽均被成都王杀害。机兄弟为东吴陆逊之孙、陆抗之子，文名满天下，同时被杀，士论惜之。成都王既杀陆机，便亲到军前，商量进兵。

却说张方逼攻洛阳，长沙王与王瑚商量曰："张方英勇，过于马咸，不可轻敌。吾念各镇之兵，虽各卫其主，然心中未尝不知有天子。吾明日拟奉天子亲征，使敌兵望见天威，或可解散。"王瑚曰："此计亦可行，但恐众人叛志已坚，虽天子临御，未必便畏耳。"长沙王曰："姑试之。"到明日，果然奉了惠帝临阵。白旄金钺，排列严整。王瑚出阵大呼曰："张方一人造反，汝等众兵，岂皆反耶？天子乘舆在此，急宜解甲投降。"张方兵闻言，果见对阵排列天子仪仗，九曲黄罗伞下，惠帝金鞭玉镫，端坐逍遥马。不觉面面相觑，退后便走。张方止压不住，拨马而逃。王瑚随后掩杀一阵，得胜回城。

且说张方败走十余里，收住众兵。遍告军中曰："此时势

成骑虎进，退皆死，惟前进尚可于死中求生。若退后，有死而已。今日汝众兵望见乘舆，纷纷退避，则彼当念汝等不反，不加杀害矣。何以又乘汝等无战心时，挥兵掩杀耶？是可为退后必死之据也。汝等从我军令，乘夜再攻洛阳，城破之日，论功行赏，汝等思之。"众兵果信其言，回旗反鼓，再向洛阳而来。至日晡时，离洛阳只有七里。张方令众兵士，即在此处挑取土石，筑成堡垒，限一夜筑成，以守为攻，不怕洛阳不下。众兵果然鼓勇从事，一夜之间，筑起堡垒数重。张方又差人至河间王处催取军粮，屯聚堡内，为长久之计。逼得洛阳城中，十分穷促，一连数月，城中人心皇皇，百物腾贵。

东海王越密与惠帝计议曰："河间王及成都王所恨者，只有长沙王、羊玄之、皇甫商三人。今羊玄之已死，皇甫商兵败逃去，不知下落，只有长沙王在此。不如捉住长沙王，送到张方营中，令其息兵，可救满城百姓。"惠帝本是昏庸无主之人，即便依允。东海王乃使人请长沙王到府议事，却暗伏力士数十人。俟长沙王到来，一声号起，即便擒下。长沙王曰："我有何罪？"东海王曰："汝本无罪，天子有诏，借汝救洛阳百姓性命。"遂令槛入囚车，差人押送至张方营中。惠帝亲自降诏，嘱其罢兵。王瑚闻得此事，勃然大怒曰："长沙王柱石之臣，有功无罪，奈何送之于贼？"点起本部人马，要追出城去夺回，谁知已是不及。王瑚便商量夜间去劫营。东海王闻知，连忙作书与张方，通知此事，令其防备。张方得书，便命将长沙王从囚车中取出，缚在柱上，令人烧红烙铁，将长沙王浑身上下炙烙，长沙王骂不绝口而死。张方遂入洛阳，使人往迎成都王入朝。

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

走贤王东晋肇丕基　纵刘渊中华开扰乱

却说张方引兵入洛阳，先使人擒下王瑚斩之，遂使人往迎成都王。成都王既入洛阳，张方往见下拜，曰：“河间王久钦殿下盛德，使某提兵入洛阳，实将迎立殿下君临四海，便请受禅。”卢志从旁叱曰：“成都王忠贞孝友，此来不过清除君侧。今诸佞既除，行将退守藩服，汝何得出此污耳之言。”言毕悻悻退出。成都王乃慰张方曰：“汝之功自不可泯，此事尚容缓图。”张方退出，转恨卢志，而无如之何。乃纵兵大索羊玄之、皇甫商三族，尽皆诛之。次日入朝，逼着惠帝废羊皇后为庶人，出居金墉城，废太子覃仍为清河王。原来太子遹被贾后杀害之后，便立太孙臧，赵王篡位时，又杀太孙。及惠帝复辟，子孙皆尽，乃立康王遐之子清河王覃为太子。至是又被张方废去。适河间王有书与张方，嘱力谋立成都王，苟不得骤立，亦当预为之地，故张方逼废太子之后，即倡言成都王仁慈孝友，宜立为皇太弟。在朝诸臣，皆畏其势焰，莫敢不从，于是即日立成都王为皇太弟。张方引兵还关中。卢志力劝成都王还邺，成都王遂上表请上意。东海王越言于惠帝，使其以太弟还镇邺，又遣使封河间王为太宰，领雍州牧。自是朝政归于东海王。

且说成都王自立为太弟之后，还镇邺郡。日恣骄纵，奢侈无度。时东安王繇、瑯琊王睿同在邺郡，东安王屡屡劝谏太

弟，太弟不从，且僭侈愈甚。出警入跸，擅用天子舆服仪仗。东安王忿忿不平，瑯琊王摇首浩叹而已。原来瑯琊王睿系宣帝之曾孙，瑯琊恭王觐之子。东安王繇系瑯琊恭王之弟。叔侄皆幼有令名。而瑯琊王尤恭俭退让，沉敏有度，举动不露锋芒。见东安王屡劝太弟，因谏曰："骄奢淫逸之人，必自败，劝无益也。且吾家频年起阋墙之变，宗室之间易生猜忌，叔父屡劝太弟，是自取祸也。"东安王不能听。

时东海王越，见惠帝昏愦多病，默忖其不久人世。自思久揽朝政，又虑帝崩之后，太弟嗣位，必不能总揽大权。清河王覃，时年仅十一二岁，不如借故废太弟，仍立太子。及闻太弟在邺，僭用天子銮卫，喜曰："废之有名矣！"遂降诏废太弟，仍立清河王覃为太子。一面使人往金墉城迎羊庶人入宫，仍立为皇后。又恐成都王不服，兴兵犯阙，计不如先发制人。乃点起宿卫兵，逼着惠帝御驾亲征，一面檄召四方兵助剿。及御驾至安阳今河南彰德府，应诏之兵，至者十余万。成都王闻报，急聚众商议。东安王大呼曰："天子亲征，有何商议，惟有解甲素服，面缚请罪耳。"成都王大怒曰："汝欲杀我耶！"东安王曰："今天子自来杀尔，何必我杀！"拂衣径起，不辞而出。成都王欲杀之，卢志谏止。乃令石超为都督，率兵迎敌。

石超领命，带领大兵，杀向安阳而来。此时应诏之兵虽多，然皆互相观望，兵心极懈。东海王檄调赴敌，多不应者。石超遂挥兵扑来，应诏之兵，四面逃散。东海王抵敌不住，且战且走。石超挥弓弩手，四远射去，且追且射。惠帝不敢乘马，大呼："朕辇何在？"侍中嵇绍，率众拥辇至。扶惠帝上辇，时帝面上已中三箭，呼痛不绝。嵇绍坐在辇前，以身障帝，急走至荡阴今彰德府汤阴县。石超一马赶到，惠帝大呼曰："此嵇侍

中，不可杀。”石超亦大呼曰:“奉太弟命,惟不伤陛下一人。”言已举枪望嵇绍刺去，再复一枪刺死。其血溅得惠帝满身。石超再举枪横搠御辇，辇倒，帝堕辇下。石超令左右扶惠帝上马，径带回自己营中。所有御玺及御用法物，尽行失去。成都王大兵已到，闻惠帝已获，大喜，即来见驾。奏曰：“臣尽心王室，陛下何以无端加罪？”帝曰：“此不干朕事，皆东海王之意也。”时东海王已领本部残兵，奔回东海。各处援兵皆散。

成都王乃取惠帝回邺郡，暂居王府，使人进衣食。惠帝至此时，始换下血衣。左右欲洗濯，惠帝曰：“此嵇侍中血，不可洗去，留为朕之记念可也。”成都王自是挟惠帝在邺，自为丞相，仍立为太弟。忽报幽州刺史王浚、并州刺史东嬴公腾起兵来问罪。成都王大怒曰：“腾乃东海王之弟，此必是东海勾结而来者。”一面令石超率兵抵御，一面遣人至河间王处求援。又恐惠帝以密诏征召四方之兵，乃下令各关隘，毋许放各王公大臣等出关。又以东安王与已意见不合，恐其勾连外兵，乃张盛筵，大宴各王公大臣。声言商议国事，却暗伏刀斧手于两壁厢内。多官畏其势焰，莫敢不至。酒过数巡，成都王举杯曰：“天子听信谗言，轻举六师，妄伐无罪。吾今幸逐去谗人，奉驾在此。吾意即在邺建都，择日盖造宫殿，多官意下如何?”众官皆唯唯诺诺，不敢赞一词。东安王曰：“天子怒汝僭妄,亲统六师，以伸天讨。汝胆敢抗拒，劫驾在此，不思早日奉驾回銮，却在守镇盖造宫殿，意欲何为？”成都王大怒曰：“汝敢挠阻国家大计耶！”将手中杯掷于地下，大呼武士何在？两壁厢刀斧手一齐拥出，将东安王揪翻在地，就筵前斩之。吓得多官面无人色。成都王推翻筵席，径回内室。多官纷纷散去。

内中单说琅邪王睿回归府第，与心腹校尉宋典商量曰:“成

都横暴已极。今日当着多官，就筵前将东安王杀害，目中上无天子，下无百官，诛戮随心。我倘仍恋恋于此，必然被害。不如早日遁归琅邪。"宋典曰："彼已下令各关津，不得放王公大臣出关，奈何？"琅邪王曰："吾岂不知！当微服私行，想可混出。"宋典曰："他人皆可混出，惟殿下不可。"琅邪王曰："此是何故？"宋典曰："殿下左眉之稍，生就一撮白毫毛，无人不知。虽是改装微服，关吏亦必认得。"琅邪王曰："我亦虑及此，取烟煤涂之，或可暂掩一时耳目。"宋典曰："如此，必当于夜间出行。惟过夜则已闭关，须适当其时方可。"琅邪王曰："事不宜迟，只今夜便走。"宋典曰："倘殿下洪福，今夜无月，则更妙矣！"琅邪王乃命宋典略略检点行李，布置停当。挨至初更时分，一轮皓月高升，照耀如同白日。琅邪王叹曰："似此如之奈何？"宋典曰："不如缓日再走，不可性急。倘被察出，则以后防范愈严矣。"正说话间，忽然吹起一阵东风，一片乌云随风而起，恰将月轮盖住，须臾间布满空中，势将下雨。琅邪王大喜曰："天助我也！"遂上马先行，令宋典押行李在后，免启人疑。

琅邪王一马走到河阳关，时将交二鼓。远望关上，灯烛辉煌，心中暗暗害怕。行近关下，只觉得光明如昼，照得须眉毕现。关吏扣住马勒，曰："来者莫非琅邪王否？小吏奉太弟令旨，不得放贵人过关也。"琅邪王大惊曰："我乃洛阳商人，贩货到邯郸去销售，今返洛阳，当赶过关去投宿，官长勿得误认。"关吏正在犹疑，尚欲盘诘。宋典恰策马押行李至，扬鞭直过，顾见琅邪王，乃戏以马鞭击王之头曰："舍长，汝几时封王封公封大臣，却不提挈我也？"琅邪王佯为不解，曰："我与汝伙伴多时，岂不知我，何得为此戏言？"宋典曰："太弟有令，王

公大臣不得出关。汝非封王封公封大臣，关上长官何以阻汝？”琅邪王曰：“原来有此令，无怪长官要盘诘也！”二人对说鬼话，关吏信以为真，遂放二人过去。此一去，正是摆脱玉笼逃彩凤，顿开金锁走蛟龙，开出东晋一百零四年基业。此是后话，且按下慢提。

却说琅邪王与宋典骗出了河阳关，星夜赶回洛阳。只见洛阳城中，鸡飞狗走，鬼哭神嚎，不觉大惊。命宋典打听，原来张方昨日又领兵杀到，大索百姓供应，兵士四出劫掠。琅邪王不及过问，径归府第，拜见太妃夏侯氏。幸得太妃以次眷属，俱各无恙，遂奉太妃挈眷属径回琅邪藩镇。

且说张方引兵至洛阳，闻成都王在邺，仍自立为太弟，遂勒兵入宫废羊后。羊后曰：“废我诏书何在？”张方按剑怒叱曰：“只我便是诏书，若再多言，便取汝命。”羊后不敢复言。张方叱武士押送至金墉城居住，又废太子覃仍为清河王，驰书成都王，告知此事。骚扰数日，引兵复去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匈奴刘渊，其先本夏后氏之苗裔，世居北狄。至汉高祖时，其单于匈奴天子之称名冒顿，势极强盛，时为边患。汉高祖乃以敬奉公主嫁与冒顿，约为兄弟。自后子孙遂冒母姓为刘氏。刘渊生得姿仪魁伟，猿臂善射，文学武事，并皆工绝。魏咸熙中，其父左贤王刘豹，使渊入洛阳为侍子。及晋受魏禅后，刘豹卒，刘渊应袭为左贤王，而仍留洛阳，武帝甚爱之。杨骏辅政时，曾封为建威将军、匈奴五部大都督、汉光乡侯。所以一向在洛阳居住，不曾归去。此时惠帝在邺郡，刘渊亦随侍左右，与成都王甚是相得。故成都王奏保之为宁朔将军、监五部军事。又保渊子刘聪为积努将军。

一日刘渊正拟到成都王处商议军务，忽报匈奴本部呼延

攸至，赍书求见。原来自刘豹死后，刘渊虽袭为左贤王，却久居洛阳。而渊自幼即有令名，匈奴之人十分钦仰，见其日久不回，都思念不置。其从祖右贤王刘宣，乃聚集族人商议，曰："昔我先人，与汉朝约为兄弟，同忧共戚。自汉亡之后，中华扰乱，由魏及晋，我等不能代汉家报仇，岂非背盟乎？今司马氏肉骨相残，四海鼎沸，我五部虽不及前时强盛，然犹有二万余人。左贤王有天日之姿，龙凤之表，人望素孚。若奉左贤王为大单于，提一旅之师，杀入洛阳，平司马氏之乱，复汉室之仇，此千载一时也！"族人等皆大喜，曰："右贤王之言，正合吾等之意。"于是刘宣作书，令心腹人呼延攸到邺郡见刘渊投递。渊得书，即往见成都王，求请给假葬父。成都王曰："此时正在用兵，吾正欲藉汝相助，岂可便去？"正言间，忽报王浚及东嬴公腾，连合鲜卑段务目尘段姓务目尘名乌桓羯末人名，兵势十分利害。石超抵敌不住，节节败走，今敌兵将近邺境矣。成都王大惊曰："似此如之奈何？吾不如奉天子归洛阳，以避其锋。"刘渊曰："不可。殿下武皇帝之子，有大功于王室，四海之人，畏威怀德。王浚竖子，东嬴疏属，岂能与殿下争衡？倘一离此地，复归洛阳，则时局又变，不可知矣。某亦抚有五部，今愿速归，调集人马，以二部敌东嬴，以三部歼王浚，两竖子之头，指日可得也。"成都王大喜，即日置酒饯送，刘渊遂辞去。

不知此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

遭寇乱惠帝返洛阳　　报父仇李雄霸全蜀

且说刘渊谗下了成都王，许其归国。又表封之为北单于，参丞相军事，使之往招五部人马，前来助战。刘渊拜辞而去。成都王一面遣发刘渊，一面商议拒敌。几次流星马报到，鲜卑、乌桓兵势利害，王浚、东嬴公仗此兵力，杀败石超，不久即当进逼邺郡。成都王得报，十分焦虑，饬令戒严。

是夜三更时分，忽听得四下里喊声大震，城外火光烛天，人报王浚引兵杀到。成都王大惊，慌忙点起三千宿卫兵，保护惠帝出奔。匆忙之间，寻不着御辇，惠帝慌着正要上马，恰好一个兵士，不知从何处掠得牛车一乘前来，惠帝便跨上牛车，成都王带着众将士左右保护。探得东门无兵，便开了东门，望洛阳逃命。方才出得城时，王浚兵已杀入城内，纵火焚烧。百姓哭声震天，声闻数十里。惠帝慌得手足无措，众兵士亦魂飞魄落。奔至天明，离邺郡渐远。人困马乏，匆忙之间，又未带得兵粮，成都王乃纵令兵士，至就近各村掳掠。惠帝腹中饥饿，便命进膳。左右曰："仓卒中未曾带得。"惠帝曰："何不到民间买去？"左右闻言，皆面面相觑。原来惊皇之际，逃命要紧，并银钱亦未带得。正踌躇间，一小黄门进曰："奴仆被囊中，幸有钱二吊，便当买去。"须臾买来，惠帝看时，却是一个瓦盆，盛着一盆饭，既无肴馔，又无碗箸，不得已只得以手抓

吃。却又粗粝不能下咽，苦不胜言。①行至午间，路经武帝陵，成都王请惠帝下车拜谒。惠帝将欲下车，及一俯视，始知双足无鞋，方悟夜来忙迫，未及穿得，无奈取左右之鞋穿用。步至陵前，拜伏大哭，良久始起，复前行。将近黄昏时，忽见前面尘头大起，一彪军杀到。成都王大惊，急命人往探。惠帝战栗曰："朕命合休矣！"便传旨教兵士且屯住，俟探马报到，再定行止。须臾一员大将飞驰而来。望见惠帝，滚鞍下马，拜伏道左。成都王视之，乃张方也，不觉大喜。张方曰："午间得报，知天子驾返洛阳，特来迎接，顺便保驾。"惠帝大悦，传旨合兵一处，同回洛阳。招集流亡百官，安抚百姓，且按下不提。

却说刘渊别过成都王，回到左国城故址在今山西汾州府永宁州之北。右贤王刘宣等率众迎接入城，即奉渊为大单于。②欢声雷动，杀牛宰马，大排筵宴，并犒部下军士。匈奴部落，久已涣散大半，及闻刘渊归国，皆纷纷来归，不到一月之间，有众至五万余人。刘渊一面操练士卒，一面使人至邺郡去打听虚实。及探得成都王已奉驾败归洛阳，刘渊叹曰："不用吾言，逆自奔溃，真奴才也！虽然，吾已许其救援，不可失信。"即商议点兵。刘宣谏曰："不可。晋人视我为奴隶，喜则命子入侍为质，怒则加兵于我。多疑而无信，是吾仇也。鲜卑、乌桓与我同类，缓急可恃以为援，奈何助仇人而伤同类哉！"刘渊大喜曰："真忠言也！乘此晋人骨肉相残，吾当创汉高魏武之业矣！鲜卑、乌桓不足道，吾所惮者，为一李特。当使人往成都探其虚实，然后行事。"于是遣人入蜀，打听李特举动。不

①眉批：此时何不食肉糜(麋)？一笑。

②眉批：刘渊是前赵高祖光文皇帝。

日探马回报，李特兵败身死。其子李雄，今已自称成都王，①杀得晋将罗尚大败。

原来李特兄弟自到蜀中，广散资财，结纳流民。蜀中官吏谓其谋为不轨，奏报朝廷。朝廷屡议命将征讨，奈特实无反叛之迹，不过同来之流民，皆归心于李氏兄弟。是于地方官吏建议遣散流民。适遇益川刺史赵廞有反叛朝廷之意，见李特兄弟皆有万夫不当之勇，遂招在部下。故其兄弟李庠、李流、李骧皆投奔赵廞。赵廞封李庠为威寇将军、阳泉亭侯，使招合六郡精壮，自为一旅。李庠深通兵法，又得众心，故所练之兵，严肃齐整。赵廞见其如此，恐不能驾驭，乃欲杀之。李庠亦欲窥赵廞之心，乘间说之曰："今中国大乱，晋室骨肉相残，不可复兴矣。明公道格天地，德被寰区，望应天顺人，以行汤武之事，拯生民于涂炭，天下可定也。"赵廞借势大怒曰："此大逆不道之言，汝乌敢以污吾耳。"叱令武士推出斩之。李流、李骧闻报大惊，连夜奔出城外，会着李特，招集流民，星夜袭破绵竹据住。赵廞命蜀郡太守李苾率精兵一万，往攻绵竹。李特不等兵到，便率兵出城，在半路伏下。李苾经过，时已黄昏，传令扎住，俟天明进发。至更深时，李特伏兵齐出，扑入敌营，四面放火。李苾军中大乱，十停人马，烧死了八九停。杀至天明，李苾率领残兵，奔回成都。李特乘胜随后掩杀，李苾入得成都时，追兵已到。云梯火炮，四面攻打，喊声大震。蜀中百姓生性懦弱，吓得扶老携幼，到赵廞辕门求救。赵廞手足无措。李特攻至黄昏，不肯收兵。李苾等一班文武，连夜开门，出城逃命。赵廞独带了妻子，混出城去，乘坐小船逃走。

①眉批：此时乃有二成都王矣。

走至广都，被其手下人朱竺杀死，将首级到李特军前投降。

却说李特杀入成都，将逃不尽之官吏，尽行杀死。一面使人赍表至洛阳，表陈赵廞反叛罪状。一面将赵廞首级，祭了李庠。时适朝廷命凉州刺史罗尚，奉诏讨廞，已入蜀境。李特乃使人携带牛酒，至罗尚军前劳犒军士，迎罗尚入成都。自己却退居绵竹。罗尚虑流民过多，传令李特限于七月内，一律迁徙出境。李特曰："此时晚稻未收，难置行粮。且水潦遍地，亦不便行，请缓期至年终，便当徙去。"罗尚不允，催逼愈甚。且传令各百姓，不得容留流民杂居。李特无奈，乃在城外结下两个大营，俾流民居住。一时六郡流民，怨声载道，皆奔集李特部下。一旬之间，聚至二万余人。罗尚恐人多生事，乃饬令部下，勒兵把守。众流民乃大怒曰："吾等就食来此，乃以叛逆待我耶！"于是群推李特为首，愿听号令。李特乃率众杀败守兵，进逼成都，奋力攻打。罗尚把守不住，退至益州。

李特占了成都，自称持节大都督、镇北大将军，改元建初。① 自是罗尚节节退败，无奈申奏朝廷。又檄调四方兵士，前来助战。相持半年，兵弁大集。乃分伏各处要隘，罗尚亲至成都诱敌。李特望见曰："罗尚自来，可并力取之，捉住此人，全蜀可定矣。"乃亦亲自出城迎敌。其兄李辅、李远率兵继后。罗尚抵敌不住，望后败走，李特等随后赶来。追杀三十余里，忽然一声炮响，四下伏兵齐起，将李特等兵冲为两段，团团围住。李特奋勇厮杀，罗尚登在高山之上，指挥众兵，围得铁桶相似。李特左冲右突，不能得出，自午时杀至黄昏，人马死伤大半。忽见敌阵前小校，用长竿挑着李辅、李远首级招降　李

①眉批：未做皇帝，先行改元。大有预备做皇帝光景。可发一笑。

特大叫一声，拔剑自刎而死。罗尚传令取了首级，连夜袭复了成都。此晋惠帝泰安二年事也。

却说罗尚破了成都，即传令休兵三日，再至郫城取李雄。原来李特之子李雄，生得身长八尺三寸，容貌魁伟，目如重云，鼻如飞龙，口如方器，耳如相望，少有烈气。有相人者游蜀中，每谓人曰："关陇之士皆当南移。李氏子中，惟仲儁李雄字天姿奇异，有大贵之表，终为人主也。"自是人争归之。李特起兵，略取蜀中州县，即命李雄守郫城。至是得父亲被害之报，放声大哭，便欲兴兵报仇。此时李骧自成都逃归郫城，劝曰："报仇大事，不可仓卒。汝父既为持节大都督，今不幸而死，汝当嗣立。请正位之后，誓师而出。一则为报仇计，二则创基立业，在此一举矣。"

李雄从之，即日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，封叔父李骧为骁骑将军。刻日兴兵报仇。帐下校尉朴泰进曰："与其我往报仇，不如使彼来就死。"李雄曰："我报仇心急，知他何时始来？"朴泰曰："末将当往诈降，许为内应，则罗尚必亲来受死矣。"李雄曰："诈降彼或不信，为之奈何？"朴泰曰："末将受先主公厚恩，愿舍身图报，恐其不信，可用苦肉计也。"李雄曰："汝无罪，岂可妄施刑法？"李骧曰："此计甚善。当大事者，不尚妇人之仁。"遂令左右解下朴泰衣服，用皮鞭鞭之百余，皮肉皆破，血流狼藉。朴泰乃星夜赶至成都，求见罗尚投降，口称并报机密。罗尚唤入，朴泰哭拜在地曰："李骧、李雄叔侄争立，城中饥民，饿莩相望。彼等拥有仓库，不肯救济，民怀怨心。某为收拾民心起见，劝其略施赈抚，谁知反因此触其狂怒，横加非刑，故特来麾下投降，望赐收录。某愿仍返郫城，作为内应。乞将军亲提一旅之师，救此满城百姓性命，某当举

火为号。"罗尚见其遍体鳞伤，遂深信之，曰："汝且在此将息，待伤痊再去未迟。"朴泰曰："不可。某受刑后，托词养伤不出，星夜来此。若迟延不返，彼必生疑矣。将军倘不信，可使心腹人随某前去，一同立功也。"罗尚大喜，赏与金帛。朴泰顿首谢曰："未立寸功，何敢受赏！请将军留此，俟他日破郫城时，用以赒济穷民，某受赐多矣。"罗尚叹曰："义士也！"朴泰曰："义则不敢当，某所以愿致死力于将军者，一则欲效微劳，二则急于救满城饥民耳。城破之日，乞将军大开仓库，以振恤之。"罗尚即命心腹将士隗仲与朴泰先行，便欲亲往取郫城。隗伯谏曰："不可！朴泰之言，乃一面之词耳，虚实未可知。万一堕其诡计，既不能杀贼，徒自损锐气。不如某代将军一行，纵败亦与全军无损，事成则归功于将军，如何？"罗尚依言，即命隗伯点起三千军士，杀奔郫城而去。

却说朴泰带着隗仲，星夜回到郫城，引之到府堂之上，一刀杀却，对李雄细说前事。李雄即令李骧引三千精兵，先到半路上伏下。朴泰却去预备一切。次日黄昏时分，隗伯兵到。朴泰等到人静时，悄悄从城上放下一把长梯，倚在城墙上，却在城头放起一把火。隗伯即挥兵直逼城下。兵士见有长梯，又有内应之约，遂争先沿梯而上。朴泰早在城上伏下精壮之士，等敌兵登城时，便两个捉一个，都攒四蹄捆下。又拔刀指住，不许声喊。隗伯在城外，看着登城之士已约有四五百人，却还不见动静，不觉心疑。便传令止住众兵，且慢登城。正传令间，忽然一声炮响，城门大开，喊声起处，李雄率兵杀出。隗伯措手不及，拨马先逃。李雄随后掩杀，生擒杀死，不计其数。隗伯舍命逃走。到四鼓时，看看追兵已远，正欲憩息。忽然喊声起处，火把齐明，李骧领一彪军拦住去路，李雄从后面杀来。

慌得隗伯落荒而走，所有三千兵，除杀死外，尽被生擒活捉，不曾走了一个。李雄却叫自家军士，都换了晋军衣甲，打着晋家旗帜，口唱凯歌，径奔成都。口称隗将军破了郫城来也。成都守兵见是自家兵士，即开门放入。李家兵就在城中杀起，吓得罗尚等人不及甲，马不及鞍，弃城而走。李雄乘胜追赶。罗尚所过州郡，不及停留，即被李雄袭去。①直追至巴东，方始收兵回成都。此时蜀中大饥，李雄大出金帛菽粟，赈抚饥民，人心大悦。李雄遂自立为成都王，改元建兴。②此惠帝年永兴元年事也。

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①眉批：李雄是蜀太宗武皇帝。

②眉批：又是未做皇帝先改元，可谓是父为子。

第十七回

托汉裔刘渊称王　　乱晋室张方劫驾

却说探马探知此事，飞报刘渊。刘渊大惊曰："李特兄弟，疏财仗义，久得民心。不期孺子英勇，乃能代父报仇，俨登王位。使其顺流而出蜀境，进图中原，则与吾争(事)天下者，必此人也。"刘宣等进曰："司马氏父子兄弟，自相鱼肉，此天厌晋德之时也。单于积德在躬，久为晋人所服，望单于早登天子之位，然后进图中原。天威所指，万姓欢迎，天下不足定矣。"刘渊曰："吾亦欲复汉高之业久矣！然此时天下未定，不宜便即大位。且自称汉王，兴复汉业。俟宇宙混一之后，那时再议未迟。"刘宣等大喜，踊跃欢呼。即日于南郊筑坛，又铸汉王宝玺。择了吉日，群臣奉刘渊至坛上，即汉王位，改元元熙，国号曰汉，追上汉后主尊谥曰孝怀皇帝，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之庙，立妻呼延氏为王后，置丞相以下官，大赦境内，为文以告天人。其略曰：

昔我太祖高皇帝，以神武应期，廓开大业，① 太宗孝文皇帝，重以明德，升平汉道。世宗孝武皇帝，拓土攘夷，地过唐日。中宗孝宣皇帝，搜扬隽乂，多士盈朝。是我祖宗道迈

---

①眉批：自己想做皇帝，却认别人做祖宗。汉室自家破国亡之后，垂四十年，忽然出此一个杂种子孙，当亦鬼所不及料也。一笑。

三王，功高五帝，故卜年倍于夏商，卜世过于姬氏。而元、成多僻，哀、平短祚，贼臣王莽，滔天篡逆。我世祖光武皇帝，诞资圣武，恢复鸿基，祀汉配天，不失旧物。三光晦而复明，神器幽而复显。显宗孝明皇帝、肃宗孝章皇帝，累叶重晖，炎光再阐。自安和已后，皇纲晋书作嗣渐颓，天步艰艰，国统频绝。黄巾海沸于神晋书作九州，群阉毒流于四海。董卓因之，肆其狂晋书作猖勃；曹操父子，凶逆相寻。故孝愍委弃万乘晋书作国，昭烈播越岷蜀。冀否终有泰，旋轸旧京。何图天未悔祸，后帝窘辱。自社稷沦丧，宗庙之不血食，四十年于兹矣。今天诱其衷，悔祸皇汉，使司马氏父子兄弟迭相残灭，黎庶涂炭，靡所控诉晋书作告。孤今猥为群公所推，绍修三祖之业，顾兹尪暗，战遑靡厝。但以大耻未雪，社稷无主，衔胆栖冰，勉从众议。（本十六国春秋）

当下刘渊封右贤王刘宣为丞相，崔游为御史大夫，左于陆王刘宏为太尉，刘欢乐为尚书令，范隆为大鸿胪，朱纪为太常，族子刘曜为建武将军，乔晞为冠军将军，右于陆王刘景为前将军。文武百官，跻跻跄跄，规模大备。刘渊乃曰："孤今建业之初，先当示威中原。前在邺郡，曾面许司马颖举兵相助。今王浚、司马腾等焚掠邺郡，逼得其主走归洛阳，彼等遂各还守土，并不入朝，整理朝纲，清除权贵，明明是叛臣所为。孤当举兵讨之，一则践孤前允司马颖之言，二则耀兵中华。可先讨并州司马腾，俟下了并州，即以得胜之兵，往讨幽州王浚。"令毕，即日点兵亲统诸将，向并州进发。

东嬴公腾自和王浚焚掠了邺郡之后，即回到并州，终日纵情酒色，不理民事。及闻刘渊率兵来攻，慌集众谋士商议。可

奈众谋士深染了王戎、王衍等习气，以清谈为高尚，平日所讲，无非是黄老之学，此时兵临城下，将至濠边，如何计议得出个善策。无非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等一派老生常谈，绝无一个调遣之策。东嬴公腾只得命将军聂玄领兵应敌。刘渊前部建武将军刘曜，正驱兵大进。忽遇聂玄领兵到来，便抖擞神威，奋勇厮杀。聂玄看看抵敌不住，又遇刘渊亲统大兵，随后继至，知道前面晋兵挡住，便挥兵冲将过来。混战一阵，聂玄大败而逃。刘渊挥兵长驱大进，将并州围住。东嬴公慌了手脚，亲上敌楼瞭望，见刘家兵漫山遍野，士饱马腾，不觉胆落，不敢交锋。连夜使聂玄为前锋，自己保护妻子老少，冲出重围，望山东逃去。刘渊唾手破了并州，分兵攻打附近各州县。

且说东嬴公得脱重围之后，一面写表申奏朝廷告急，一面行文至鲜卑求救。且说此时鲜卑禄官已死，猗㐌领其部落。训练得部下兵马，十分矫健，登山越岭，有如猿猴，善于以寡敌众。这日接到东嬴公求救文书，便和手下卫操、卫雄、姬澹等商议。卫操曰："晋人妄自尊大，蔑视友邦，每每目我等为夷狄。前时助司马腾攻邺郡，杀得司马颖及晋帝亡魂丧胆，本足以示威中原，奈前次更有乌桓相助，未足以展我之威。此时司马腾势穷力竭，乞援于我，正好乘此机会，战退刘渊，使晋人从此不敢以正眼觑我。则他日单于进图中原，一鼓可下也。"

猗㐌大喜，即亲率精骑五千，来会东嬴公。以卫操为谋士，在路相遇。腾见兵少，心中颇觉疑虑，因以言探之曰："刘渊兵势浩大，不知公有何妙策，可以破敌？"猗㐌曰："公但预备犒军牛酒，看我建功可也。"说罢自为前部，令东嬴公为后军接应，准备收复城池。东嬴公疑惑不定。猗㐌却驱兵大进，行至黄昏时分，离并州三十里，便传令扎住。等到夜分时候，

却调拨二千步卒，猗㐌带领先行，令卫操率三千骑兵继后，直扑并州城下。二千步兵皆是矫健少年，各将长矛倚在城墙之下，争先沿矛杆爬上，一拥登城，杀散守城兵士，就城中放起火来。

刘渊从睡梦中惊醒，正不知何处兵到，连忙披挂上马。出得门时，只见四面火光烛天，满城多是鲜卑兵士。恼得刘渊性起，手提大砍刀，只拣鲜卑兵多处杀去。此时刘家众将，多已惊觉，吹起胡笳，集了兵弁，就城中大战起来，反把鲜卑兵逼出城外去。刘渊杀至城边，恰遇猗㐌挺枪来刺，刘渊挥刀相迎。正在酣战时，忽然一个火球，飞落刘渊马身上。那马负痛跃起，将刘渊掀翻在地。猗㐌举枪便刺，忽然一人大呼曰："勿伤吾主！"刀光闪处，在猗㐌头上劈去了半个头盔。猗㐌大惊，急舍了刘渊，架住双刀，大喝曰："汝是何人，敢来送死！"那人曰："吾乃汉王驾下飞虎将军綦毋豚是也！特来杀汝！"猗㐌更不打话，挺枪来战。綦毋豚死力战住。战到十数个回合，猗㐌手起枪落，刺于马下，取了首级。再赶刘渊时，已是去的远了。

当夜杀得并州百姓，携男带女，号哭之声震天动地。直杀至天明，百姓死亡大半。① 刘渊兵尽退，东嬴公亦领兵来到。与猗㐌相见，十分感谢。一面杀牛宰马，犒劳军士。猗㐌曰："今四境之外，尚多敌兵，即宜分投赶杀，以净根株。"东嬴公又虑兵少，不敷调遣。卫操笑曰："我等兵士以精悍见长，不似中华之兵，以多为贵也。"猗㐌乃指拨各部将，或三百一队，

---

①眉批：乙与丙争雄，甲乃坐受其祸。日俄战争时，东三省之百姓毋乃类是，古今一辙，可为痛哭。

或二百一队，分往四境追杀敌兵。所有陷落州县城池，限期克复。各部将均领命而去。鲜卑兵士本是游牧出身，聚散进退，变化靡定。刘渊兵顾此失彼，如何抵敌得住。果不出旬日之间，所有失陷之地，尽皆克复。刘渊招集残兵，在蒲子屯住。查点兵士，慰劳各部曰："吾誓报此仇！"却说东嬴公请得猗㐌兵来，杀退刘渊，克复并州，乃大排筵宴庆功。穷搜民间，得黄金千斤，绢帛万匹，米谷十万石，送与猗㐌作为酬谢。一面申奏朝廷报捷。却将借鲜卑兵一节瞒过，据为己功。

且说朝廷先得了告急文书，知东嬴公败走山东，并州失守。多官会议，以刘琨为并州刺史，便责令带兵克复城池。及至捷报奏到，刘琨已拜命出京多时了。此时朝中是张方、成都王颖二人用事。成都王一味骄奢淫佚，张方专事剥削百姓，又纵兵四出剽掠。将一个锦绣般洛阳，弄得雕残悬敝，道路侧目，怨气冲天。看看民穷财尽，张方见无可搜刮，遂大会群臣，建议迁都长安。群臣畏其气焰，皆唯唯而已。仆射荀藩曰："不可。洛阳为天下之中，先帝龙飞之地，陵寝宗庙所在，岂可无端弃去？"张方大叱曰："汝敢违吾令耶！"叱武士推出斩之。多官劝免。张方即带领兵士，直入殿廷陈列，带剑上殿，立而言曰："洛阳民穷财尽，不堪为都，请陛下驾幸长安，即刻便行。"惠帝战栗曰："惟卿所命。但当备驾而后行。"张方曰："不须备驾，臣有车在此，即请陛下乘之可也。"说罢便命把车推至殿廷，亲来掖惠帝上车。惠帝泣曰："朕便行。但请卿饬人至后宫，多载几个宫人及应用之物同去。"张方曰："但请先行，此事都在我。"即叱令御者启行。成都王颖、豫章王炽及一班文武，都涕泣相从。张方却亲率兵士，闯入宫中，打开宝库，恣情掠取。所有魏晋以来积蓄之金珠宝物，钟鼎、彝

伞、圭璧等物，取了个寸草不留。众兵亦在各宫内任情劫夺，吓得众宫人、内监号哭奔走，多有投井投池而死者。门窗间所挂流苏帐，亦被众兵争先拉下，剪作马裙，方才呼啸而散。

荀藩送惠帝至城外，归途看见，挥涕不止。司隶刘暾曰："徒哭无益。今众官虽多随驾而去，而留在洛阳者，亦复不少。吾等急宜在此设立留台，以为办事之地。示天下以天子不过偶幸长安，并非迁都之意，以安海内之心。不然，诸藩视此为变故，纷纷起兵，天下更无宁日矣。"荀藩曰："公言甚善，奈何未曾奉诏。"刘暾曰："吾等部既署定，然后奏闻，有何不可。且羊后无罪，被张方逼废，吾等亦宜迎归，奉为皇后，则更堂皇冠冕矣。"荀藩大喜，即日备驾至金墉城，迎羊后还宫。一面在殿上鸣钟击鼓，聚集未曾随驾诸官，商量设立留台一事。多官皆以为然。于是荀藩、刘暾二人署了首名，多官以次皆署名，写表驰驿奏闻。

且说张方劫了惠帝，剽掠了宝库，径奔长安。河间王闻报，即至灞上迎驾。就在长安城中征西将军府，暂作行宫。惠帝下诏：以河间王为太宰，都督中外军士；东海王越为太傅，王戎参录朝政，王衍为左仆射，以张方为中领军、录尚书事。又下诏令天下州县，蠲除苛政，爱民务本。俟天下清通之后，再还洛阳。自此朝事粗定。〔只〕有成都王颖自恃为太弟，而不得预政，颇多怨望，而骄恣亦日甚。河间王见之，甚悔从前倡议立太弟之说。而惠帝兄弟二十五人，此时除成都王外，仅剩豫章王炽、吴王晏二人。晏顽钝庸愚，极似惠帝。惟豫章王性情冲淡，又礼贤下士，好学多闻。河间王便隐隐存了个废立之心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

勇石勒匹马敌晋兵　　恶张方专权召内乱

却说河间王颙，自迎驾入长安之后，见成都王颖骄奢淫佚，与其平日之清誉大为相反，不觉追悔当日不该立为太弟。幸得此时自为太宰，都督中外军事，大权在握，可以任意施为。察得豫章王炽为人冲和好学，绝无骄纵举动，因觑便奏知惠帝，请废成都王，更立豫章王为太弟。惠帝本来已是生性昏庸，年来被群下播弄得迁徙无常，屡见兵刃，一发昏沉无主。臣下有所启奏，不问事之是非，惟有唯唯应命而已。故于河间王之奏，亦唯唯称是。河间王遂传旨废太弟颖，仍以成都王归藩，立豫章王炽为太弟。成都王得诏，怏怏离了长安，自回邺郡，暂且按下不题。

却说河间王颁下诏书之后，恰好接到荀藩、刘暾奏报，在洛阳设立留台，并奉羊后仍为皇后之事。河间王尚无他言，张方得知此事，便大怒曰："羊后是我所废，虽天子欲复立为后，亦当商之于我。荀藩、刘暾何人，未曾奉诏，擅自迎立！"乃不奏闻惠帝，亦不告知河间王，拟定了伪诏，即刻差官送往洛阳，仍废羊后为庶人，勒令即日仍出居金墉城，不得逗留洛阳。荀藩、刘暾接诏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只得仍送羊后到金墉城去居住。

且说成都王颖，奉诏归藩。遂率领门下诸人，怏怏出了长

安。行至清河地方，忽见前面一彪军摆开，截住去路。成都王惊曰："何处又用兵？"使从者前往探问。须臾一员将军，飞马至前，见了成都王，滚鞍下马，拜伏在地。成都王视之，乃其旧部公师藩复姓公师名藩也。藩拜毕启曰："某闻太弟被废，心中不平。因招集人马，纠合伙伴，前来迎驾，共还邺郡，扫平四海，以定霸业。"成都王大喜，传令暂时扎住人马，与众将厮见。公师藩又引楼机、郝昌来谒见。此二人亦是成都王旧部。谒见已毕，公师藩即传令置酒，为成都王接风解闷。饮酒中间，人报后部人马已到，汲、石二将军在帐外求见。公师藩即教唤入，拜见成都王。并代通名曰："此汲桑、石勒二将军，新近投到军中，某暂令统带后军。"成都王视之，见汲桑身裁魁伟，声若洪钟，石勒猿臂豹头，龙行虎步，不觉喜曰："良将也！"即命坐饮酒。

原来石勒乃上党武乡今山西辽州榆社县之羯人，《晋书匈奴传》：北狄入居塞内者十九种，羯其一也。初不自知其姓，惟名曰訇音佩，从小即有胆力。东嬴公被刘渊战败，走入山东时，因军粮缺乏，沿途掳掠诸胡人，卖与人家为奴，得钱以充军饷。訇亦被掳去，卖与茌平人师懽。师懽见其状貌奇伟，乃纵之去，曰："此异人也，吾不敢蓄之。"訇被纵，茫茫无所归，势将乞食。正徬徨路侧时，见师懽之邻人汲桑驱一群马来，訇叹曰："惜哉！此一群中乃无良马。"汲桑奇其言，问何以谓无良马。訇诡曰："吾善相马，故知之。"汲桑大喜，即邀与为伴。原来汲桑以贩马为业，闻訇言善相马，故乐招接之。自此訇即与汲桑为莫逆之交。闻公师藩起兵迎成都王，訇乃说汲桑曰："马者，大丈夫当藉以立功名、定王霸之业者也。若徒孳孳于贩运，以覓蝇头之利，是将以贩夫终耳。焉能纵横天下，垂名后

世哉！今公师藩起兵迎成都王，势必攻取州县。吾等何不往投之，相机行事。当此宗室纷争之时，天下多事，他日吾等藉此，纵横海内，未可知也。”汲桑大喜，即日选良马数百匹，解投公师藩军前，作为贽见。又以訇不自知其姓，不便报名，即为之取姓为石，名曰勒，同投公师藩。却在此处与成都王相遇。①

成都王见二人生得状貌骁勇，即令督带前队。宴罢，拔队起行，一路耀武扬威，径奔邺郡而来。沿路各州县，有阻挡者，石勒即挥兵乱杀。将近邺郡时，却被平昌公模率领一彪军拦住，不能入境。原来此时东海王越因为张方劫驾，乃在山东一带起义，传檄四方，令天下郡县勤王，率兵来会，将迎天子还于旧都。于是东平王楙、范阳王虓皆以兵来会。东海王乃自为徐州都督，以东平王为兖州刺史，部署文武官员，留心招致天下贤士。号令能及之地，皆派员镇守。平昌公模正奉令镇守邺郡，闻得成都王领兵到来，所以亲自出境挡住。

两阵对圆，平昌公出马问曰：“是何处兵马，敢犯吾境？”成都王出马答曰：“某奉天子命，还镇此邦。”平昌公曰：“东海王大集义兵，将奉天子还洛阳，命我镇守此处。虽天子有命，不敢奉诏。”成都王曰：“邺郡本是某之藩封，何劳他人代为镇守？”平昌公怒曰：“此时天下多事，图王定霸，各干功名，藩封何有一定！”成都王亦怒曰：“倘必不可通融，休得怪某无礼！”平昌公曰：“吾乃汝从祖辈，模为高密王泰之子，泰为宣帝之弟，而颖于宣帝为曾孙，故模为颖之从祖辈也。汝敢无礼耶！”成都王曰：“吾奉天子诏，还镇此邦，有敢阻挡抗诏者，即是国贼。吾讨国贼，有何不可！”言罢回首曰：“石将军何在？”说

①眉批：石勒为后赵高祖明皇帝。

声未毕，銮铃声处，石勒一马当先，冲出阵前，挥刀直取平昌公。平昌公阵后，转出广平太守丁邵，举枪急架相迎。成都王谓公师藩曰："恋战无益，不如抄出阵后，先取了邺城，则彼不战自走矣。汝等可打着我之旗号，在此掠阵，我当取邺城去也。"公师藩领命。成都王率兵千人，抄出平昌公阵后，径至邺城下。守城士卒，多是成都王旧部，看见故主归来，争先开门迎接。成都王遂唾得了邺城。

且说丁邵在阵前战石勒不过，败阵而走，被石勒赶上一刀砍死，便奔平昌公。平昌公挥刀自战，怎禁得石勒骁勇。看看抵敌不住，正在危急之间，忽然四下里喊声大起，范阳王虓领兵杀到。为首大将，乃是苟晞，率领十万大兵，风驰电掣般卷地而来，将公师藩兵冲作数段，首尾不能相顾。石勒正待要杀平昌公，闻得后军大乱，忙杀回本阵。立脚未定，敌兵已山崩海倒般压来，一霎时围得铁桶相似。石勒抖擞神威，匹马当先，杀开一条血路，透出重围，招集残兵，在一个土山上屯住，却不见了公师藩、汲桑等。

石勒登高眺望，见西北角上晋兵摇旗喊杀，谓众军士曰："汝等谨守此处，我一人自去杀敌也。"说罢纵马而去，望晋兵多处，大喊一声，挥刀杀入。左冲右突，如入无人之境。看看杀至垓心，只见三员晋将，围住汲桑厮杀。石勒骤马向前，大喊一声，手起刀落，便斩了一员。回身再杀时，那一员早被汲桑一枪刺下马来。只剩一员，拨马便走。石勒大叫休走，骤马赶来。赶到马尾相衔时，石勒纵一纵辔头，便两马相并，轻抒猿臂，把那员将活捉过来，尽力向地下一掷，掷得他脑浆迸裂而死。汲桑纵辔近前，曰："晋兵势大，不能得出，奈何？"石勒曰："只随我杀来。"汲桑便率领残兵跟在石勒后面。石勒大奋

（愤）神威，抡起双刀直冲出去，无人敢当。被其杀开一条血路，救出汲桑，遥指土山曰："公可引众至彼憩息，某寻公师将军去也。"说罢纵马向晋兵多处杀去。所到处左冲右突，杀得晋兵马仰人翻。直杀到黄昏时候，只寻不着公师藩。

石勒并无退志，转入一处树林之中，略为憩息。解去马勒，放马啮草。忽听得林内有呻吟之声，石勒随声寻去，却见林内路旁，弃下一辆囚车。黑暗之中，却看不出车内何人。因问之曰："汝是何人？"车内答曰："莫非是石将军否？望速救我。"石勒认得是楼机声音，乃挥刀劈破囚车，问何故被囚在此。楼机曰："某与郝昌二人，保住公师将军。被晋兵追杀数阵，杀得人马尽绝，只剩得我等三人。忽然又遇见一彪军杀到，某与郝昌敌住晋兵，放公师将军匹马向东逃去。郝昌不幸中箭落马而死，某即被擒。晋将问我何人，某即冒称为公师将军。晋将即将某槛入囚车，将去请功。忽又一将到来，认得某之姓名，那将便撇某在此，又追公师将军去了。"石勒曰："此去东南有一座土山，我之残兵，就山上屯住，汲将军亦在此，汝可往投之。我寻救公师将军去也。"言罢配好马匹，飞骑而去。远远望见火光冲天，两军对垒厮杀，心中疑惑不定。登高眺望，却见汲桑与一员晋将对敌，乃纵马下坡，飞驰至阵前，大喊一声，手起刀落，将晋将杀死，杀散众兵，便问汲桑何得来此？汲桑曰："吾正屯守土山，忽有我家败兵逃得性命者，报说公师将军往东逃命，大约将回山东云云。我即尽起众兵，向东赶来，却在此处遇着一支兵马。"石勒闻言，顾不得楼机，即与汲桑引兵向东追寻。

走至天明，忽见前面尘头大起。石勒曰："此处尚有晋兵，想司马虓此番当是倾国而来也。"即传令列成阵势，立马以待。

忽然一人飞马而来，望见阵势，即立定马脚，观望不前。汲桑大呼曰：“来者莫非公师将军乎？某等寻觅久矣！”那人闻呼，即跃马而来，大叫曰：“二公救我！追兵来也。”原来正是公师藩。说声未绝，追兵已至。石勒性起，挥刀杀过阵去，直冲入阵内，东驰西骤，单人匹马，如蛇龙搅海般，晋兵大乱。汲桑挥兵掩杀过来，晋兵大败，四散落荒而去。汲桑收住人马，公师藩曰：“成都王自去袭邺城后，未有消息。今范阳兵势浩大，纵得了邺城，未必能守。我等不如且回山东，审察时势，再定行止。”石勒曰：“吾已嘱楼机到土山相会，今奈何弃之。”公师藩曰：“吾等三人，因兵马折尽，已商定同回山东。彼至土山寻我等不得，亦必返山东去，此可无虑。”石勒又告知郝昌已死，公师藩不胜悲叹。于是一行人径投山东不提。

且说范阳王虓杀退公师藩及石勒，救了平昌公模，引兵至邺城下叫门，始知已被成都王颖袭破。平昌公大怒，便欲挥兵攻城。范阳王曰：“竖子向虽僭妄，而素无智谋，区区一邺郡，争之无益。吾等宜乘此一胜之威，振旅回徐州，再传檄天下，共讨张方。有不从者，举兵讨之，然后杀入长安，奉天子还洛阳，此桓文之业也。”平昌公从之，遂班师回徐州，共推东海王越为盟主。东海王乃再传檄天下，任意迁置各官，又表请封平昌公模为南阳王。表到长安，河间王、张方皆大怒，便议起兵攻打徐州。恰好豫州刺史有表到长安，称东海王忽使范阳王来为豫州刺史，臣以非朝廷诏书，不敢奉命，惟有以兵力相拒云云。河间王曰：“彼既如此，吾伐之有名矣。”即命张方领兵到豫州，来助刘乔拒战。

未知胜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

伤时局刘弘劝和　拟迎驾周权被戮

却说河间王接到豫州刺史刘乔表文，知道东海王与己为敌，特遣范阳王为豫州刺史，刘乔以非朝廷诏旨，并力拒住。乃使张方率精兵十万，来助刘乔。又下诏征天下之兵，会于许昌，共讨范阳王虓。于是荆州都督、镇南大将军刘弘，彭城王、平南将军释，扬州都督、征东大将军刘准，皆率兵到许昌相会。又探知公师藩曾起兵迎成都王，此时成都王已取了邺郡，恐其与东海王联盟，乃表奏惠帝，封成都王为镇军大将军，都督河北诸军事，以安其心。于是成都王令石超、刘褒、王阐等率兵驻扎河桥，为刘乔声援。当下各路兵马齐集许昌城外，声势浩大。

张方大会各路诸侯议事。一时各路主帅，均到张方大营相会。礼毕，依次坐下。张方曰："范阳王虓,奉了东海王越伪令，欲取豫州，幸得刘乔出兵拒住。今乃窃据许昌，抗拒大兵。公等应诏而来，必有善策。"镇南大将军刘弘进曰："诸藩王皆天潢贵胄，与朝廷忧戚相关，理宜共奖王室。徒以彼此争权争势，遂至自起兵衅，互相残杀。方今刘渊称王，李雄据蜀，鲜卑、乌桓出没无常。不思同心协力，共御外侮，而徒为此无谓之争，恐非国家之福也。以某愚见，不若遣使至东海王处，相与言和。有此互相战争之兵力，移之以讨匈奴，奠天下于太平，

端在此举矣。"① 刘弘言未毕，张方大怒曰："我奉诏兴兵，以讨逆臣。即各镇奉诏来会，亦志在讨贼。汝何敢出此言，慢我军心！岂有劳师动众，远来与贼臣言和之理乎？"刘弘曰："诸王相争，皆是各怀私见，何曾显背朝廷？何得谓之贼？"张方大怒叱曰："攘夺朝廷疆土，何得不是贼？汝出此言，莫非私通贼党乎？再敢多言者斩！"刘弘亦大怒而起曰："汝劫驾废后，便是贼！东海王讨贼之檄，所指何人，汝可曾见来？"言罢自出营而去。张方便欲使人追捕而回，多官一齐劝住。刘弘回到自己营中，即下令拔队回荆州而去。一面致书与刘乔及东海王，劝其解怨释兵，同奖王室；一面写表申奏朝廷，求惠帝降诏，令各藩联和。表略曰：

自顷兵戈纷乱，猜祸锋生，疑隙构于群王，灾难延于宗子。今日为忠，明日为逆，翩其反而互为戎首。载籍以来，骨肉之祸，未有如今日者也。臣窃悲之。今边陲无备豫之储，中华有杼轴之困。而股肱之臣，不惟国体，职竞寻常，自相楚剥。万一四夷乘虚为变，此亦猛虎交斗，自效于卞庄者矣。臣以为宜速发明诏，诏越等令两释猜嫌，各保分局。自今以后，其有不被诏书，擅兴兵马者，天下共伐之。②

此两封书去后，刘乔及东海王越均不肯听从。一通表去后，朝廷也寂无消息，按下不提。

且说张方见刘弘去后，即商议攻打许昌。许昌城中，范阳王也豫备应敌。一面驰书至东海王处求救。东海王乃令淮北护军刘蕃、颍川太守刘舆领兵前来，相助拒敌。原来此时刘琨在

---

①眉批：数语可为今日之药石。

②眉批：此表亦今日之药石也。

范阳王幕下为司马，刘蕃乃刘琨之父，刘舆乃刘琨之兄。父子三人，向来都为东海、范阳两王信任，故特调遣前来。范阳王连日被张方攻打，只有指挥兵士，竭力守御，不敢出战。及至救兵已到，张方却退兵一里之地，预备交战。刘蕃父子引兵入城，范阳王接见，大喜曰："卿父子偕来，破张方必矣。近日探得各路兵马，皆无战心。荆州兵已皆退去，石超等虽陈兵河桥，而士卒终日赌射为乐，并无进兵之意。惟张方一人，耀武扬威耳。"刘舆曰："虽各路并进，亦不必惧。殿下且请高坐，某当生擒张方，与天下共诛其罪。"正言间，人报敌兵又来攻城，刘舆即提枪上马，带兵杀出城来，刘蕃也引兵在后掠阵。刘琨同范阳王同到东门敌楼观战。张方见城中兵出，将军士约退一箭之地，列成阵势。刘舆出马，单搦张方交战。张方阵中先锋吕朗，飞骑而出，刘舆接着交锋，大战五十回合，不分胜败。恼得张方性起，挺枪纵马，飞奔阵前助战。刘蕃恐怕刘舆有失，纵马接着张方厮杀。一场大战，只杀得天愁地惨，日月无光。刘舆正在酣战时，忽听得脑后喊声大震。急回头看时，只见城中几处烟焰，冲天而起，人声鼎沸。不觉大惊，拨马便走。吕朗自后追赶，刘舆不敢恋战，只望城中走去。看看将近城门，忽见无数军民，一拥自城中奔出，狼奔豕突般向外乱窜。刘舆被其挡住，不能前进，只得翻身再战。刘蕃抵住张方，且战且走，至此亦被挡住。刘舆无奈，冲开一条血路，杀进城中。只见大街小巷，尽是豫州兵马。

原来刘乔在豫州，探得东海王添兵到许昌，亦引兵来助张方。兵马到时，望见尘头大起。流星马报到，方在东门外大战。刘乔大喜曰："渠在东门拒敌，西门必无准备，许昌可取也。"乃挥兵杀奔西门。一阵云梯火炮，攻进城来。范阳王闻报大惊，

不及鸣金收军，由刘琨保着，踉跄下城。豫州兵马，已经杀到，在城中四面纵火。人报北门无兵，范阳王即命刘琨在前开路，舍了妻子，杀出北门逃走。刘乔在后追赶，正在十分危急之际，刘舆赶到，大叫："刘乔休得猖獗，我来也！"刘乔听得，回马来战刘舆。刘琨亦回马助战，并力杀退刘乔。兄弟二人，保着范阳王，望河北逃去，不提。

且说刘蕃被乱兵难民挡住，只得抖擞精神，敌住张方。后见刘舆冲进城去，也虚幌一枪，拨马回走。恰好吕朗追刘舆不着，正勒马回阵，两下撞个马头相碰。刘蕃不提防，被吕朗撞入怀中，生擒活捉过来。张方驱兵大进，抢进城中，与刘乔会兵一处，大肆焚掠，便欲进兵河北。刘乔曰："公与河间王共秉朝政，不宜久于在外。诸王各争权势，保不有暗行谗间者乎？且得此一胜，亦足以立威。东海王未必敢再称兵，公宜且归长安，方为上策。"张方大喜，欲从其言。吕朗进曰："不可。今范阳虽败去，必不甘心。不知又去何处借兵，不久即来报仇。东海雄据山东，其心叵测。若一旦班师，彼必乘虚袭我。河间王与明公为心腹之交，旁人无可谗间。况公拥兵在外，何致便有他虞？虽班师亦不可入长安，只宜屯兵灞上，窥察动静，再定进止。"张方恍然，曰："君言是也。"遂屯兵灞上。一面差人到长安报捷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荀藩、刘暾自在洛阳设立留台，迎羊后入宫，奉为皇后，承制行事。称洛阳为东台，长安为西台，共议设法迎驾返京。讵料张方不容分说，仍传了伪诏，逼废羊后。荀藩、刘暾等敢怒而不敢言，怀恨年余，计无所出。及闻东海王传檄讨张方，刘暾便欲起兵相应。聚众议事，立节将军周权曰："张方可讨，而东海王之檄不可应。晋室各藩王，无一人

不心存猜忌，吾等虽起兵应之，他日论功行赏，断不能及我辈。不如别树一帜，兴兵杀入长安，诛却张方，迎驾还洛阳，有何不可？”荀藩曰：“吾等向来承制行事，今无诏旨，何能兴兵？”周权曰：“吾等但称奉诏，清除君侧，谁能辨其真伪？”刘暾曰：“今主上在奸臣掌握之中，一旦矫称奉诏兴兵，则主上危矣，望将军三思。”周权踌躇，曰：“吾等但称奉诏迎立皇后，然后奉皇后诏讨贼，则无碍于主上矣。”刘暾曰：“不可！羊后前番已经立而复废，今吾等再迎立，彼或再废，为之奈何？”周权怒曰：“此腐儒之见也！此番再立，旋即兴兵，不容长安再有人入境，彼从何而废之？”

当下商议已定。周权即自称奉诏迎立羊皇后，备齐法驾，择日率领百官，至金墉城迎接入宫。羊后即封周权为平西将军，领兵往讨张方，清除君侧。荀藩、刘暾等，各各升赏有差。周权谢恩。退归私第。忽报洛阳令何乔来请议事，周权不知就里，即乘骑前去。原来何乔本是河间王府中长史，又与张方为刎颈之交。因为荀藩等设立留台，河间王特除为洛阳令，使之窥察动静，随时飞报。前日刘暾等议事时，何乔早已探得详细，飞报长安去了。此时闻得周权即要兴兵，恐怕张方要抵御东海王，不能兼顾，便想设法杀却周权。又惧其勇力过人，不敢造次下手。乃与门下各人商量，只说请其到府中议事。俟其到时，却设宴相待，暗伏刀斧手，掷杯为号，就筵前杀之。

安排既定，专等周权到来，何乔即忙迎入。一时众文武官亦多有到者。何乔曰：“将军此次出师，某当应付粮草，但不知何日起程？尚求早日示期，以便预备一切。”周权曰：“此乃朝廷公事，大众理应协力。某点过人马，即便起行。”何乔曰：“理当如命。今日特具薄酒，为将军饯行。”说罢，即令摆宴，

推周权首座，多官依次列坐相陪。酒至半酣，何乔亲起把盏，挨次轮到周权面前，何乔忽的变了颜色，掷杯于地，大呼曰："天子有诏，诛反贼周权，武士何在！"周权大惊，推翻酒筵，一跃而起，拔左右佩剑，欲杀何乔。刀斧手早一齐拥上，将周权拖翻在地，乱刀砍死。众官一齐惊愕，不知所措。何乔曰："天子有诏，只诛周权一人，余俱无罪。"刘暾曰："诏书安在？"何乔曰："朝廷专使，口传密诏，何有诏书。"刘暾曰："我乃留台大臣，纵有诏书，当交与我，何以我并无所闻？"何乔怒曰："朝廷以汝等同恶相济，故不及汝。免汝之罪，已为万幸。今尚哓哓，岂欲与之同死耶！"刘暾尚欲有言，荀藩等多官劝住，不欢而散。

羊后得知此消息，吓得手足无措。也不等诏旨再废，即自行出宫，往金墉城去了。何乔当日即写就书信，差人星夜报与河间王。河间王得书，怒曰："留此贱人，终是祸根！"即矫诏称羊庶人与奸人构乱，即日赐死。刘暾得诏，叹曰："何竟不能容一妇人耶！"乃上表谏曰："羊庶人门户残破，废放空宫，门禁峻密，无缘得与奸人构乱。众无愚智皆谓其冤。今杀一枯穷之人，而令天下伤惨，何益于治。"云云。赍表使者行经灞上，被张方军士截住，扭见张方。张方拆视其表，大怒曰："何物竖子，敢不奉诏！"即令吕朗率令五千兵，到洛阳去杀刘暾。

未知刘暾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

拟构和河间杀张方　　启纷争李成即帝位

却说吕朗率领五千兵马，耀武扬威，杀奔洛阳而来。吓得洛阳百姓，鸡飞狗走，又不知何处兵来。刘暾得信，星夜逃往青州，投高密王去了。吕朗追之不及，遂提兵回到荥阳屯住。成都王闻之，默念邺城弹丸小郡，不足有为，洛阳乃根据之地。今吕朗屯兵荥阳，不还灞上，倘被其回兵据住，一旦事变，则我四面受敌矣。于是亲提三千兵马，径入洛阳据住，以观动静。

且说范阳王自许昌兵败，由刘舆、刘琨保住，奔入河北，在路十分狼狈，不觉叹曰："四海茫茫，一身无寄。转不如百姓之安居乐业，耕凿自给也！"① 刘琨曰："殿下勿忧。此去冀州不远，冀州刺史温羡与某有旧，某请往说之，管教温羡来迎殿下也。"说罢策马先行，径到冀州，求见温羡。温羡迎入，问曰："久未见公，今从何来？"刘琨曰："现随范阳王，许昌兵败，道出贵治。拟求足下代设一公馆，信宿即行。"温羡曰："范阳王将何往？"刘琨曰："将往幽州王浚处，相与立功。"温羡曰："王与王浚有旧乎？"曰："非也。范阳王痛张方专权，朝政颠倒，欲入清君侧。不幸许昌兵败，而王贞忠之心，不曾少懈。尝

①眉批：此时百姓，未必能安居乐业。

曰：‘有以兵马粮饷资我成事者，事定之后，当录为首功。’有人告王，言王浚以忠义闻于天下，当有所依助，故欲往投之。”温羡投袂而起，曰：“忠义之士，岂独一王浚耶！某愿佐范阳王，乞公为我先导。”刘琨笑曰：“足下勿如此。范阳王之往幽州，非徒欲王浚之依助，兼欲借其幽州为驻足之地也。”温羡曰：“吾即以冀州奉王，如何？”刘琨正色曰：“此何等事，不可戏言！”温羡大声曰：“谁戏言耶？”刘琨曰：“得毋后悔否？”温羡曰：“此公赐我立功之机，岂有后悔之理！但乞公为我先导耳。”言罢，即令设宴相待。席间，刘琨又盛称范阳功德，温羡钦佩不已。宴罢，即赍了印绶，出城迎迓。直至三十里之外，方才相遇。温羡拜伏在地，献上印绶。范阳王错愕，不知所对。刘琨曰：“温刺史钦佩殿下威德，愿以冀州相借，乞殿下勿却其美意。”范阳王大喜，并马入城，接视州事。即日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预备征讨。刘琨说范阳王曰：“新募之兵，以之壮声威则可，若欲冲锋破敌，则非久练之兵，不能为力。倘在此迁延岁月，恐东海王先行成功，则我等未免落后矣。某愿往幽州王浚处，借兵数千，以为先锋之兵，攻败张方，往长安迎驾，佐殿下成此大功。”范阳王大喜，从之。

刘琨即日驰往幽州见王浚，说明借兵来意。王浚曰：“恰好前日东海王亦来借兵，某已命部将祁弘，领精兵三千前去。今范阳王既欲相假，亦当指拨应用。惟是边地守御要紧，只能借兵，不能借将，奈何？”刘琨曰：“不必借将，但得数千兵士，某当自部之。”王浚即点起三千人马，交与刘琨。刘琨知东海王已借兵在先，恐其先行成功，乃督令兵马，星夜驰归冀州。约了范阳王，点起新募兵马，以幽州兵为前锋，冀州兵继后，杀奔河桥而来。刘琨匹马当先，扑攻石超营寨。却说石超、刘

褒、王阐奉了成都王令，屯兵河桥，本无战心，终日惟与士卒赌射为戏。自从刘乔等许昌大胜之后，军心益懈。此时出其不意，突闻兵来，王阐即领兵迎敌。刘琨乘着锐气，挺枪跃马，杀过阵来。王阐接着交锋，不到十合，被刘琨一枪刺于马下，挥兵扑杀过来。石超在后掠阵，抵挡不住，弃营而走。刘琨遂与范阳王渡过黄河，紧紧追赶。看看追至荥阳地方，石超回马再战，刘琨挥兵混杀过来，石超被乱兵砍为肉泥，刘褒落荒而逃。范阳王挥兵直逼荥阳城下，却被吕朗拒住，一连攻打三日不下。刘琨乃留其兄刘舆佐范阳王，自领精兵到廪丘，攻东平王楙。东平王抵敌不住，败回山东去了。刘琨又乘胜攻破豫州。刘乔弃城而走。一时军声大震。此时东海王亦令幽州借来之祁弘为先锋，扑攻长安，号为迎驾军。于路上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取。

河间王闻报大惊，急集众商议。府中参军毕垣，向来曾被张方欺侮，而畏其势焰，无可如何，乃佯与交好，凡有欺侮，皆忍受之，暗中却欲设计陷害。至是乃乘机言曰："张方领十万之兵，本可以退敌有余，乃久屯灞上，观望不前，其心叵测，宜预防之。不然，山东兵至，彼反为之前驱，则长安危矣。"中庶子缪播亦曰："东海王之起兵，徒以张方之故耳。若杀张方，则山东兵自退矣。"河间王曰："彼如有反心，自当杀之，但不得其证据。"毕垣曰："长安富人郅辅，与张方交好，是否造反，彼必知之。殿下何不呼来一问？"河间王曰："如此，汝即呼之来。"

毕垣乃至郅辅家，问之曰："张方谋反，汝知之乎？"郅辅大惊曰："实不知。"毕垣曰："已有人出首。此时河间王大怒，呼汝往问话，可即随吾行。"郅辅大惧曰："得毋有株连否？"毕垣笑而不言。郅辅叹曰："渠初到长安时，十分穷窘，我不合时时周恤

之。及渠既贵显，我方以得交贵人为幸。讵料被其株连也！”毕垣曰：“吾有应对之法，可以免祸。但汝当何以谢我？”郅辅曰：“倘能救援，虽万金不吝。”毕垣曰：“莫非戏言耶？”郅辅曰：“公如不信，我当使人立送至府中。”毕垣大喜，因教之曰：“王若问汝知张方反否，汝若言不知，彼必谓汝为同谋。汝但言知，则无事矣。若王有所差委，汝亦不可推辞。”郅辅一一应允，遂同见河间王。河间王问曰：“张方造反，汝知之否？”郅辅局蹐不安，嗫嚅对曰：“是、是。”王曰：“汝与之交好，既知其反，何以不来首告？”郅辅汗流浃背，不知所对。毕垣曰：“彼既知情，则张方之反，无疑矣。可使彼往刺杀张方，将功折罪，如何？”河间王曰：“欲杀张方即杀之，何必刺？”毕垣曰：“不然。彼方拥兵灞上，若知殿下欲诛之，则其反更速。故不如殿下作一书，使彼送去，乘机刺杀之也。”河间王从之，问郅辅曰：“汝能刺杀张方，我乃恕汝之罪。”郅辅唯唯应命。

河间王乃封一张白纸于函内，自标函面，交与郅辅。郅辅便暗藏利刃，星夜至灞上求见张方，口称河间王有密信。时已半夜，张方已经就寝。闻报，即令请入内室相见。郅辅递过书信，张方披衣，就灯下拆看。郅辅出其不意，拔刀自后杀之。左右大惊，正欲上前擒捉，毕垣早已驰至，大呼曰：“朝廷有诏，张方谋反，故杀之①。诸人皆无罪，军士宜各归队伍，静听后命，不可凌乱。”言毕，即偕郅辅取了首级，径入长安，来见河间王。

毕垣曰：“弭巨患于无形，郅辅之功也，不可无以酬之。”河间王即以郅辅为安定太守，先令其持张方首级至东海王处讲

①眉批：从古已如此，无怪今之诬人为革命党者之多也。

和。郅辅领命，以木匣盛张方首级，径投东海王军前。东海王此时屯兵阳武，闻河间王有使至，即教唤入。郅辅呈上首级，代达河间王求和之意。东海王大怒曰：“彼纵容贼臣，剽掠洛阳，擅劫车驾。直至今日，势穷力尽，乃欲借此以掩天下人之耳目耶？汝可速回，传令司马颙洗颈就戮！”吓得郅辅抱头鼠窜而去，走归长安，诉说东海王不允言和。河间王怒曰：“汝等谗杀张方，使我失指臂之助。山东兵又不肯退，大事均为汝辈所误矣！”喝令推出斩之。左右便将郅辅擒下，推出斩讫，呈上首级①。河间王尚欲斩毕垣，左右劝免。乃令马瞻、郭伟至灞上，代领张方之众。以彭随、刁默为先锋，以敌山东之兵。

却说东海王逐去郅辅，即将张方首级，传示各处。刘琨正攻打荥阳不下，恰好接到张方首级，即令人用长矛挑起，向城内招降。一时城中军心大乱，吕朗止压不住，只得开门出降。东海王便分兵去攻洛阳，一面直趋灞上。祁弘所带三千幽州兵，如狼似虎，所向无前，拥至灞上。马瞻、郭伟、彭随、刁默一齐出战，祁弘不与交锋，指挥兵士，向前混战，杀得马瞻等兵大败奔溃，祁弘得了营寨。东海王大军继至，传令且勿休兵，攻下长安，再为休息。祁弘得令，即催兵前进，一阵云梯火炮，攻破了长安。祁弘兵杀入，逢人便砍，四面放火劫黥。河间王匹马微服，逃入太白山藏匿，不敢出。文武百官，纷纷逃入山中。仓皇之际，未曾带得粮食，深山之中，又无居民，只得拾橡实充饥，苦不胜言。

幽州兵在城中恣意杀戮，抢黥放火，无所不至。共计杀死三万余人，城中伏尸满路，百姓哭声震天。直至三日之后，东

①眉批：快绝！今之诬人为革命党者，其鉴哉。

海王大兵继至，方才稍定。东海王入见惠帝，惠帝已惊恐成疾。时在六月，城中死尸山积，无人埋葬，臭气熏天，秽蛆满地，不可一日居住。东海王便请惠帝还洛阳。乱离之中，不及备法驾，又乘牛车以行，径归洛阳。此时成都王已逃往陈留。

惠帝既返故宫，大赦改元，仍立羊氏为皇后。以东海王越为太傅、录尚书事；范阳王虓为司空，镇邺城；晋平昌公模为南阳王、封镇东大将军，镇许昌；封王浚为骠骑大将军，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，仍领幽州刺史；晋东嬴公腾为东燕王。朝事粗定，百官稍稍复回。方欲偃息兵戈，与民休息，忽报李雄在蜀中僭称尊号。文武百官，闻报莫不惊讶。原来李雄据住蜀中，久得民心，又复礼贤下士，虽自称为成都王，然一切军政民政，都虚心与多官商议妥协，方才施行，从未专擅。闻西山有范长生者，甚有贤名，岩居穴处，精于天文，自言少年时曾事刘先主，今已一百三十余岁。李雄闻其名，欲奉之为君，长生固辞，转劝李雄称尊号，部下文武各官，亦同声劝进。故李雄就在成都即皇帝位，改元晏平，国号大成。追尊李特为始祖景皇帝，母罗氏为皇太后。封范长生为四时八节天地太师、西山侯，其余文武百官，各各升赏有差。旦夕训练兵马，以备出战。探马得此消息，连忙报入洛阳。

未知洛阳得报，如何准备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

奉伪诏成都王身死　误中毒晋惠帝驾崩

却说李雄称帝一事，被探马探知，报入洛阳。时东海王越、范阳王虓自恃战功，以为天下无敌，便欲出师征讨。太弟炽曰:“不可。此时中原粗定，宗室之中，尚多流亡在外，难保不再滋扰。各处州郡，均未能解严。且连年用兵，生民涂炭，此时亦宜略与休息。蜀中山川，古称天险。即使进兵，未必能胜。而兵衅一开，势难中止，从此兵连祸结，将无已时。使一旦中原有事,何以兼顾？故吾谓只宜严加防堵,勿使其得出蜀中一步，已足矣。”范阳王点头称是，惟东海王犹豫未决。一连商议数日，不能决定。忽报新城公刘弘已死，成都王作乱。东海王闻报大惊，遂罢伐蜀之议。

原来荆州都督刘弘自从上表乞诏解和，不见批答，又见张方残暴，知河间王必败，遂率所部，径投东海王。东海王迎驾入洛阳，文武各官，皆论功行赏，故刘弘得封新城公，出镇新野。刘弘为人谦恭下士，时天下大乱，弘专督江汉，威行南服。谋事有成者，则归功属吏，曰:“此某人之功。”事若败，则引为己咎，曰:“此老夫之罪也。”江汉居南北之冲，时有征调。每遇兴兵发饷，弘必亲作手书，指示机宜。故人多为之效力，曰:“得刘公一纸书，贤于十部从事。”成都王自洛阳出走后，从间道至长安，则河间王已一败涂地，惠帝已返洛阳。于是流落

江湖，无所栖止。及闻刘弘之贤，遂致书刘弘，欲来相投。刘弘大喜，即遣使迎之。盖弘始终主张宗室联和，欲俟成都王到后，拜表朝廷，仍使之出镇一郡之地，以释前嫌也。及成都王到新野时，刘弘已病重，不能出见。延至数日，竟卒。

成都王方失望间，忽报新野司马郭励求见。成都王延入，郭励启曰："新城公之迎殿下，仍主宗室联和之说。某观奸臣满朝，联和恐非易事。殿下曾为太弟，无罪被废，人心忿忿不平。某意与其联和，不如举兵入洛阳，清除君侧，复殿下太弟之位，方得磐石之安。若徒与言和，则人情反复，不可不虑也。"成都王曰："我意亦如此，但如何可得兵力？"郭励曰："今刘弘新死，只有一子名璠，随侍在侧。殿下佯为吊丧，暗带甲士相随。吊毕，刘璠必当出来叩谢，乘机执而斩之，夺其兵符，则新野属于殿下矣。"成都王大喜，即使人传知刘璠，约定日期，亲来吊丧，并嘱郭励相助。郭励欣然应允自去。

过得一日，郭励正料理公事，忽报刘璠相请，郭励即带领从人前去。及至，则由幕客郭舒迎入。郭励曰："公子请我，何不相见？"郭舒曰："公子方在苫次，不便见客。"郭励曰："然则请我何事？"郭舒曰："某亦不知。公非外人，公子行将出见，请少待。"郭励满腹狐疑。良久，刘璠丧服执杖而出，与郭励相见。曰："闻成都王明日将来吊丧，特请公来商议接待之礼。"郭励曰："此事可从简便，成都王大度，当无不优容也。"刘璠先自屏退左右，谓郭励曰："请公亦遣退从人，当有机密共议。"郭励乃叱退从人，刘璠突然变色，大呼："武士何在？"叫声未绝，两厢衣壁中，跃出四五名彪形大汉，将郭励擒下。郭励大惊曰："某有何罪？"郭舒大笑曰："汝与成都王谋，欲于吊丧时刺杀公子，劫夺兵符，尚言无罪耶！"叱武士就厅上斩之，出外驱散从人，

一面遣人到其家中，捕杀其老少。早有人报知成都王。成都王大惊，易服微行，逃入河北去了。

此事报入洛阳，东海王大惊，急命各王火速归藩镇守。一面使人打听成都王踪迹。于是各人纷纷归藩，范阳王亦带了刘舆，到邺郡去了。且说成都王逃出新野，渡过黄河，意欲投奔公师藩去。恰好公师藩亦部勒人马，要寻觅成都王。争奈在路相左，行至兖州地方，被兖州刺史苟晞探息，在要路上伏下人马。等公师藩兵到，出其不意，八面俱起，杀得公师藩大败，死于乱兵之下。余众四散奔逃。成都王寻公师藩不到，迁延河上，无所适从。及后探得公师藩已兵败身死，愈觉徬徨无措。自从在洛阳出走时，王府各官与及僚幕等，久已星散，惟有卢志相随。至是，见成都王慌张情状，乃进言曰："往者某蒙殿下委任，言听计从。后来渐见疏远，故某亦不敢多言取憎，乃使殿下迁徙至此，皆某之罪也。"成都王泣然，曰："昔日依卿之言，博得清誉。讵料我为声色所惑，致有今日。此后苟能自立，一惟卿命矣。"卢志曰："此去顿邱不远，顿邱太守冯嵩与某有旧，愿奉殿下往依之，先谋一足之地，然后写表申奏朝廷谢罪。皇帝仁慈，念同胞之谊，必能见宥，复殿下之爵位。然后或入洛供职，或出守藩封。惟当处以谨慎小心，宗室之间，勉敦和睦，则非独殿下一人之福，亦天下百姓之福也。"成都王曰："能如卿言，敢不惟命！"

卢志乃与成都王共投顿邱。卢志先入，见太守冯嵩，说明来意。冯嵩即出城迎接，令人打扫公馆，给成都王居住。二人沿途鞍马劳顿，及夜即鼾然安卧。及至夜分时候，卢志从睡梦中惊醒，听得人声嘈杂，急忙披衣起视。早有二人排闼而入，曰："太守有请卢先生。"卢志不知就里，即随二人到郡署。冯嵩迎

入，曰："司马颖为朝廷罪人，某不敢相留。公乃我之故人，亦不敢相欺，谨以奉告。"卢志大惊曰："成都王安在？"冯嵩曰："以不敢相留之故，已使人连夜送至邺城，交范阳王发落矣。"卢志大骂曰："竖子焉敢卖我！"拂衣而起，径出府门，连夜赶及成都王。只见已槛入囚车，有三百军士护送。卢志单人匹马，动手不得，只得紧紧相随。

及至邺郡时，范阳王闻报，便欲以礼相待。刘舆谏曰："不可。成都王居此多年，久得民心。昔者南阳王为平昌公时，奉诏守此，彼引兵来袭取，城中百姓即香花灯烛以迎之。今若以礼相待，恐百姓有变，则殿下不能安居于此矣。况彼为朝廷罪人，亦无以礼相待之理。"范阳王从之，即命送入狱中，俟奏闻朝廷定夺。卢志在外，打点一切。幸得成都王在邺日久，深得人心，故在狱中，尚无苦处。计在狱两月有余，忽一日范阳王聚众僚幕饮酒过醉，吐血暴卒，一时府中人心皇皇。刘舆谓府中众官曰："此间百姓，皆思念成都王不置。若闻范阳王死，成都王又在狱中，恐生他变。成都王一旦出狱，断不能容我等。不如先除却成都王，再行发丧。"众皆称是。刘舆乃草定伪诏，使人赍至狱中，赐成都王死。成都王接到诏书，谓狱卒田徽曰："范阳王已死乎？"田徽曰："不知也。"成都王叹曰："吾自放逐以来，已三年矣，而未曾一浴。今将就死，不可以不洁之体见先人，汝可取汤来。"田徽乃取汤至。成都王浴罢，散发高卧，令田徽缢杀之，时年仅二十八岁。卢志闻之，入狱伏尸大恸，买棺盛敛，即葬于邺城外。

且说范阳王既死，讣至洛阳，东海王即表东燕王腾为车骑将军，出镇邺城，以代范阳王。此时太弟辅政，处事颇有条理，不似从前一任权臣用事。东海王心颇失望，因召刘舆至洛

阳，密议此事。刘舆曰："太弟在东宫已久，素得民心，不易动摇，除非暗算之。"东海王曰："暗算奈何？"刘舆曰："不知其理事多在何处？"东海王曰："每在显阳殿与主上议事。有时主上退御，彼尚一人在殿内批判公事。"刘舆附耳言曰："何不买庖丁毒杀之？"东海王点头称善。即使人召御膳房太监来，密告以此事，许以事成之后，酬以金帛。太监领诺而去。东海王又切嘱小心，不可误事。太监曰："某朝夕在内当差，深知太弟每每深夜尚在显阳殿，若传呼一人点心时，即是他在内，决不至有误。"言毕自去。

且说惠帝一向昏庸无主，近来被太弟辅佐一切，也略谙公事。一日在显阳殿与太弟议事，至二更时候，太弟忽然腹痛，遂先辞去。惠帝一人，仍披阅各路表章。不觉三鼓向尽，左右即至御膳房，传备点心。须臾捧蒸饼一盘至，惠帝正在腹饥，便吃了两枚。忽然腹中大痛，滚倒在地。左右大惊，飞报宫内。羊后慌忙出视，一面使人传呼御医，一面召王大臣。一时之间，宫内外灯火齐明，异常忙乱。御医到来诊视，言是中毒。羊后即命将御膳房太监执付法司。恰好东海王到，问知此事，即命立将此十余名太监，尽行斩首，随即入殿看视。此时惠帝已口不能言，延至天色微明，即行驾崩。登时显阳殿上，大乱起来。

羊后乘间问东海王曰："大行皇帝尚无子，若太弟继位，是大行皇帝终无子也。我意仍使清河王嗣位。况清河王曾经立为太子，于大行皇帝早有父子之谊。但不知诸大臣之意如何。"羊后此一番话，系恐怕太弟继位，自己不能为太后之意。不知正中东海王忌太弟之下怀。正欲回言，侍中华混曰："不可！太弟在东宫日久，民望素定。且又为人贤明，岂可无端易去耶？此

时已有多人往请太弟，即刻可至。已经仓卒遭此大变，又多此无益之更动，是召乱也。”羊后尚欲有言，太弟已至，就灵床前大哭。华混曰：“国不可一日无君。此非太弟哭时，请早正大位，以安众心。”众官皆曰：“华侍中之言是也。”太弟方才止哭，多官拥至太极殿，即皇帝位，是为怀帝。然后料理丧事，谥大行皇帝曰孝惠皇帝。时年仅四十八岁，在位仅十七年也。尊羊后曰惠皇后，尊母王才人曰皇太后，立妃梁氏为皇后。以明年为永嘉元年。

怀帝自即位以来，终日在太极殿理事，英明果断，大异惠帝时之举动。朝臣交相庆幸，天下喁喁望治，惟有东海王心中不安。忽一日怀帝降诏，召河间王入洛阳，授为司徒。东海王大惊曰：“我起兵迎驾时，与河间王有不两立之势。今召入洛阳，我容不得他，他亦容不得我，为之奈何？”寻思无计，仍与刘舆商量。刘舆曰：“此事极易，只须驰书与南阳王，嘱其设法，可保河间王不能入洛也。”东海王大悟曰：“我乃忘却我弟。”因即日修书，专人星夜送至许昌。南阳王得书，即令部将梁臣，带领五十员健汉，伏在要路等候。梁臣领命，带领众人，至新安埋伏。探得河间王将至。却用彩色涂面，扮作绿林大盗，截住来车，就车上将河间王斫死，并其二子亦杀之，方才各散。东海王得报，即使人赍金珠往赏梁臣。

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

谋造反陈敏死建业　　代报仇汲桑下邺城

却说自怀帝即位之后，亲览大政，留心庶务，举朝之人，喁喁望治。惟外间守土之吏，仍是互相攻伐，甚至有显然与朝廷作对之举动。永嘉元年二月，山东先起了一股草寇。其头目姓王名弥，东莱人氏；其祖王颀，武帝时曾做过汝南太守。王弥少有才干，博览群书，喜游侠。尝游洛阳，有相士见之，谓之曰："子豺声豹视，好乱乐祸。若天下扰乱，子必不作士夫矣。"惠帝末年，东莱之惤县有妖人刘伯根以妖言惑众，自称深通道术，能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。广聚门徒，谋为不轨。王弥闻之大喜，遂投在刘伯根门下，称弟子。未几伯根死，王弥诈称师传遗命，令我代领其众。王弥本多权略，众亦服其命令。乃聚众入广长山，兴筑堡垒，招集亡命，积草屯粮，四出劫掠。附近州郡，无不被其扰害，称之为飞豹。若遇飞豹兵至，望风而逃，威声大振。至是遂引众喽罗，来攻青徐二州。所过之处，势如破竹，连劫泰山、鲁国、颍川、襄城等处。攻入许昌，打开府库，将军械钱粮，劫取一空。直逼七里涧，来攻洛阳。洛阳城门昼闭，百姓惊皇无措。

怀帝急召众文武商议拒敌，命东海王越领兵出战。东海王奏曰："谅此幺魔草寇，无能为患。臣当即日破之，以抒圣廑。"奏罢出朝，点起一万人马，在城外屯住。忽报司徒王衍来见，

东海王延入,问曰:“老司徒有何见教?”王衍曰:“殿下奉命讨贼,不知何以御敌?”东海王曰:”第当痛创之耳。”王衍曰:“不然,此辈草寇,皆四方亡命之徒。虽暂时勒以纪律,然能胜不能败。盖一经战胜,彼即长驱直进,其志并非为公家取城池,不过为私人取金帛。故视之若甚勇,其实人各一心。若一经挫败,则各顾性命,四散逃窜,不复能招集矣。望殿下宜以智胜,不可以勇胜。盖以智胜,可以计出万全;以勇胜,则敌情虚实,我尚未知。倘少有挫败,则洛阳危矣。”东海王举手谢曰:“老司徒见教是也,请留军中,共议大事。”王衍从之。

次日,王弥引兵来搦战,王衍命坚守勿出。王弥叫骂一日方退。王衍传令军中,严修壁垒,但敌兵来,不许轻出。自与东海王登敌楼察看情形。一连五日,晋兵一人不出,恼得王弥暴跳如雷。王衍谓东海王曰:“此其时矣。”乃拨三千军士,潜渡七里涧,断其归路。又传令全营军士,每名要干柴一把,二更时齐缴,违令者斩。各军一一准备。至二更时,齐来缴令。王衍令东海王率领众兵,衔枚勒甲,潜奔王弥军中去劫营。杀入营寨时,各将干柴就营中放火。东海王如教,杀奔七里涧来。王弥见连日晋兵不出,以为怯敌,毫不准备。被晋兵扳开鹿角,一拥杀入,就大营中放起火来。王弥等从睡梦中惊起,马不及鞍,人不及甲,正不知何处兵来。不敢恋战,夺路而逃。奔至涧边,望见对岸火把齐明,不敢渡涧,沿涧而走,晋兵随后杀来,死者十之八九。王弥率领百余骑,冒死杀出重围,投奔刘渊去了。东海王得胜班师不题。

同时又有庐江陈敏,据住江东造反。陈敏本是尚书仓部官名,赵王伦篡位时,洛阳仓廪空虚,民间斗米千钱。陈敏乃倡言南方米谷皆积存数十年,多有积至腐败者,不如使之运来中

州，以济军饷民食。朝廷从之，即使之为广陵度支官名，专司其事。适遇流贼张昌，奉流民邱沈，僭称帝号，遣其部下吴弘、石冰等，四出劫掠，聚贼至十余万，来犯广陵。陈敏率兵大破之，斩石冰等，以寡胜众，军声大震。朝廷封为右将军、前锋都督。陈敏遂有久据江东之心。至是乃自称为都督江东大司马、楚公、加九锡，任意设刺史以下官。又封江东首望顾荣等四十余人为将军、郡守，顾荣佯为大喜，而欲暗图之。陈敏一面部署各官，一面训练人马，声言兴兵入洛阳，清除君侧。

探马报入洛阳，东海王大惊，急聚门下众文武商议，曰："王弥才退，陈敏又起，为之奈何？且陈敏非王弥之比。王弥不过一流贼耳，陈敏久在江东，顾荣等皆江东夙望之士，亦受其官爵，平日必得人心。倘兴兵来犯，为之奈何？"军谘祭酒华谭进曰："某与顾荣有旧，素知其为人忠义，今受陈敏官爵，或是权宜之计，亦未可知。待某作一书与顾荣，使就近图之，既不待其来犯，又不劳王师，此万全之策也。"东海王大喜，从之。华谭乃作一书，专使送与顾荣，其略曰：

石冰之乱，朝廷录敏微功，故加越次之礼，授以上将之任，庶有韩庐一噬之效。而本性凶狡，素无识达，贪荣干运，逆天而动，阻兵作威，盗据吴会。上负朝廷宠授之荣，下孤宰辅过礼之惠。天道伐恶，人神所不祐，虽阻长江，命危朝露。忠节令图，君子高行；屈节附逆，义士所耻。王蠋匹夫，志不可屈；于期慕义，陨首燕庭。况吴会仁人，并受国宠，或剖符名郡，或列为近臣。而便辱身奸人之朝，降节叛逆之党，稽颡屈膝，不亦羞乎？昔吴武烈孙坚谥父子，皆以英杰之才，承继大业，尚内倚慈母仁明之教，外仗子布廷争之忠，又有诸葛、顾、步、张、朱、陆、

全之族，故能鞭笞百越，称制南州。然兵家之兴，不出三世，运未盈百，归命入臣。今以陈敏，仓部令史，七第顽冗，六品下才，欲蹑桓王之高踪，蹈大皇之绝轨，远度诸贤，当犹未许也。皇舆东返，俊彦盈朝，将举六师，以清建业，诸贤何颜复见中州之士耶！

顾荣得书，使人请甘卓来相议。原来顾荣是三国时吴国顾雍之孙，甘卓是甘宁之后，所以二人世好莫逆。甘卓此时正与陈敏训练人马，兵权极重，故顾荣独与商议此事。出华谭之书示之，曰："陈敏本无大略，政令反复，其子弟又多骄矜，其败必矣。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禄，事败之日，使江西诸军，函首送洛阳，题曰：'逆贼顾荣、甘卓之首'，岂惟一身颠覆，且辱及万世矣。子以为如何？"甘卓曰："吾等即杀之以报朝廷，如何？"顾荣曰："未可冒昧，宜多约数人共议。"于是又请得周玘、纪瞻二人至，彼此意见皆同。周玘曰："陈敏不足道，惟其兄弟众多，必须设法使之离开，方易下手。"顾荣曰："此事极易。我当致书于征东大将军刘准，使其率兵来攻，然后使其弟拒敌，彼自离开矣。"于是修下书信，星夜差人送去。

刘准得书，即使其部将刘机、衡彦，领兵来攻。陈敏急与众商议拒敌之策。顾荣曰："临阵不如亲兄弟，惟主公自决之。"陈敏大喜曰："吾正虑吾弟未立大功，难授高爵。今即当使之立功。"乃令其两弟陈昶、陈闳领众拒敌。周玘进曰："某愿保钱广为副将。"陈敏从之，即日点兵出征。钱广来辞周玘，周玘曰："足下知我保子出征之意耶？"钱广曰："若以交谊论，为故人图立功地，此当感谢者。若有他意，则非所知矣。"周玘屏退左右，密语之曰："陈敏庸才，妄图大举，事必无成。某等奉东海王手谕，暗图此贼，免劳天子六师。故吾以此功让于足下，请

于军中图其两弟，此间自有接应也。”钱广领诺，密带心腹将校何康同行。兵至乌江，天色已暮，安下行营。钱广带了何康，密怀匕首进帐，口称禀报机密事。陈昶、陈闳不知就里，屏退左右，钱广、何康凑近一步，拔出利刃，手起刀落，诛却二人，大呼曰："陈敏造反，天子有诏，诛戮反贼。今陈敏已在建业伏法，吾等奉命戮其两弟。有敢动者诛三族。众兵士宜随吾杀还建业，诛贼立功。”于是三军肃然。次日遂回兵，至朱雀桥屯住，正与甘卓兵相遇。

原来陈敏遣两弟去后，顾荣又说陈敏，使甘卓领兵为后援。于是顾荣、周玘、纪瞻等，都到甘卓军中，只等钱广消息。钱广兵到，遂会合一处，写了数十通檄文，使人持入城中，到处张贴，声陈敏之罪。陈敏大惊。亲领一万人马，出城迎敌，与甘卓两阵对圆。陈敏出马问曰："我待汝等不薄，何故反我？”甘卓笑曰："吾等所以从汝者，以顾、周二公之命耳。今顾、周二公奉天子明诏讨汝，汝死在目前，尚未知耶？”钱广又使人在阵前用长竿挑起陈昶、陈闳两颗首级。陈敏悲怒交集，挺枪跃马，正待要杀过阵来，只见旗门开处，顾荣端坐四轮车而出，手挥白羽扇，对陈敏诸军曰："陈敏造反，汝等奈何从贼？”众兵闻言，一哄而散。陈敏大惊，止压不住。甘卓乘势追杀过来。陈敏单骑落荒而走，奔至江边，被甘卓追到，一戟刺于马下，取了首级回阵。屯住军士，入城将陈敏一家老少，尽皆诛戮。又行文江东各郡，凡陈敏同族，一律斩杀无遗，江东大定。

使人报入洛阳，东海王奏闻，怀帝大喜。降诏召顾荣入朝为侍中，甘卓为右将军，纪瞻为尚书郎，周玘为参军。其余文武，皆论功升赏。此二人造反，便扰乱了半年，此时又复粗定。朝廷诸人，日事歌诵。一班亲贵之臣，便上表请立国储。怀帝便择

定清河王覃之弟、豫章王诠立为太子。内中惟有东海王以怀帝亲裁大政，不得专权之故，心常怏怏，屡次上表，求出守藩封。怀帝亦以此时天下粗安，宜用亲臣镇守各处，以资慑服，遂使东海王出镇许昌，使琅邪王睿镇建业，高密王略镇襄阳，南阳王模镇长安。改封东燕王腾为新蔡王，仍镇邺城。各王受命，辞了怀帝，各往守土去讫。

且说邺城连年遇了兵燹，府库空虚，人民困苦。新蔡王奢侈无度，笙歌酒肉，昼夜不断，而不知振抚人民，赏恤军士，以故军民皆有怨心。新蔡王为声色所迷，懵然罔觉，惟终日在府中宴饮。忽一日探马报称汲桑在山东起事，以石勒为先锋，声称为成都王报仇，沿途陷落州县无数，已杀至魏郡，魏郡太守冯嵩把守不住，看看待破。新蔡王大惊，急聚众文武商议。左右进曰："军中久无粮，恐不足守。"新蔡王命每兵给与粮米三升，因此军心大怨，皆无战心。不出一日，石勒杀至。新蔡王正待驱兵守城，讵料众兵一哄而散。新蔡王大惧，看着石勒长驱而来，只得上马逃走。被石勒部将李丰所见，纵马赶来。相去五十余步，李丰拈弓搭箭，射中新蔡王后心，翻身落马。李丰赶上，又复一枪刺死，下马取了首级。此时石勒已下了邺城，纵火焚烧宫殿，烧得火光烛天，十日不熄。可怜自汉末时袁绍窃据邺城，始营宫室，后来曹操破了袁绍，大加修葺增广，说不尽夏屋軿幪，重堂高阁，至此尽成灰烬。不日汲桑大队继至，又商量进兵。

未知此番战事，曾否扰及洛阳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

归在平汲桑被杀　　投刘渊石勒封王

却说汲桑率领石勒，攻破了邺城，放火焚毁了宫殿，便拟进兵洛阳。又恐人心不服，忽然奇想天开，带了左右亲兵，径到成都王坟上，设了祭奠。祭过之后，即饬人发掘，将棺木起出，排了亲王仪仗，迎接棺木入城，率众致祭毕，乃宣言曰："吾兴兵到此，并非利晋室之土地，不过以成都王无罪被戮，为之复仇耳。今迎得王柩在此，吾等无论大小各事，必当柩前禀命，然后施行。"自此朝夕奠供茶饭酒浆，凡军中之事，无论大小，必到柩前禀启，然后施行。如此鬼混了数天。邺城百姓，多念成都王旧恩，今见汲桑如此，无不悦服。汲桑便商议起兵攻兖州，令石勒为先锋，自为中军，以兵车载成都王柩同行。沿路施行军令，仍在柩前禀启，因此军中人人怀着鬼胎。

探马报入洛阳，此时东海王虽然出镇许昌，朝廷有事，仍然咨问。东海王闻报，即表荐苟晞可为大将。怀帝准奏，即拜苟晞为都督，王赞为副都督，领兵十万，往救兖州。行至阳平地方，两军相遇。苟晞传令立下营寨，早报石勒在外搦战。王赞便欲出马，裨将周纯曰："不劳都督大驾，末将愿往斩之。"苟晞曰："石勒骁勇，须要小心。汝自出战，吾等亦出外掠阵。"周纯得令，提刀上马，率领本部，杀出阵前。苟晞、王赞率领一班战将，亲到阵前观战。只见周纯出马，不及三合，早被石

勒一枪刺于马下，挥众杀过阵来。晋兵大败一阵。苟晞与王赞商议曰：“石勒骁勇，只可智取，不能力胜。”王赞曰：“我今日大败，彼必不作准备。今夜领兵前去劫营，便可图之。”苟晞大喜，即传令先行官张佐、李兴各领本部人马，今夜三更时候，前往劫营。二将领命，是夜杀到汲桑营中，果然没做准备。被二将斩开寨栅，杀入营中。汲桑、石勒等从睡梦中惊起，急来御敌。张佐、李兴已经杀到中军，石勒不敢恋战，杀出营来，招集人马。汲桑在营中竭力抵住张、李二人，杀得喊声震天。石勒暗想，他既来劫我营，则彼营中必无准备，我何不转去劫彼之营，可获大胜。想罢即率领所招集得之人马，杀奔晋营来。时已五鼓时候，晋营中只道自己人马回营，毫不在意，被石勒直杀入中营。苟晞、王赞大惊上马，夺路而逃，被石勒大杀一阵，方始回马。半路上恰遇见张、李二人回兵。石勒大怒，奋勇向前。李兴措手不及，被石勒一枪刺死。张佐死战得脱，追及苟晞、王赞，退至平原下寨。一面写表申奏朝廷，乞请援兵。

怀帝览奏，即命人赍诏至许昌，令东海王亲统大军往援。东海王得诏，即点起人马前往。却畏石勒骁勇，只在官渡地方屯住，却使人往苟晞营中催战。苟晞无奈，只得仍提兵至阳平，使人下战书，与汲桑对敌。自此两下相持，大小三十余战，自六月至八月，互有胜负。一日，东海王送来手书，嘱令大进，即当亲提大兵来援。苟晞与王赞商议，定下计策。先使人报知东海王，约定时候进兵，又专下了战书，约定明日会战。自己却与王赞二人，分头去埋伏，只令张佐引兵，与汲桑交战。分拨既定。

且说汲桑得了战书，以为苟晞亲自临阵。到了次日，便亲率众将出营列成阵势。只见张佐出马，汲桑大呼曰：“汝非吾

敌手，速唤汝主将来。”张佐叱曰：“吾主将上国勋臣，岂肯轻易会汝草寇！”石勒闻言大怒，飞马出阵，直取张佐。战不及一合，张佐拨马便走。却不归营，绕过营门，落荒而逃。汲桑挥兵杀入营中，却是一座空营。汲桑回顾石勒曰：“晋兵尽退，如非粮尽，即是朝中有事，可急追之。”于是率众赶来。只见张佐败兵，纷纷向前乱窜。看看赶至六十余里，忽见晋家败兵，尽投路旁林内。汲桑心疑，正欲止住众兵，忽见前面尘头大起，东海王领兵接应，风驰电掣而来，势如潮涌。这边汲桑兵，亦正在走动时候，止压不住。一转瞬间，两军相遇。东海王阵上涌出十余员战将，挡住汲桑、石勒厮杀。东海王挥兵混战过来，喊声大震。汲桑、石勒抵敌不住，拨马便走。正仓皇奔窜之际，忽然前面鼓声响处，一彪军摆出。为首大将，乃是苟晞，挡住去路。汲桑不敢厮杀，令石勒断后，自己舍命杀开一条血路，望阳平而逃。东海王与苟晞合兵一处，随后掩杀。杀得汲桑十死八九，及奔回本寨时，只见寨中高竖晋家旗号，敌楼上箭如飞蝗。王赞倚栏大叫曰：“吾已夺下营寨多时矣！”汲桑大惊，只得落荒而走，从间道走至东武阳县，径杀入城中，捉住县令，据城固守。纵令残兵败卒，向百姓人家抢掠饮食。东海王等大兵随后赶到，将一座斗大东武阳城，围困得水泄不通。传令休兵一日，然后架起云梯火炮，四面围攻。汲桑、石勒把守不住，溃围而出。石勒十分骁勇，一马当先，杀开一条血路，径奔清渊县来。东海王挥兵追杀十余里，谓苟晞、王赞曰：“汲桑此去，已无能为力。吾拟先班师回许昌，将此功劳，让与二公干去。”苟晞、王赞领命，东海王便班师自回许昌。

这边苟晞、王赞催动军马，直追至清渊县围住。一连攻打了十余日，城中粮食皆尽。汲桑兵士先将城中牛马牲畜杀吃。牲畜

既尽，又将杀人。城中百姓大惧，乘夜偷开城门，招呼晋兵杀入。汲桑、石勒措手不及，只带得亲兵数百人，迎着晋兵巷战。杀至天明，奔出城来。回顾亲随，只有二三百人。商量要投刘渊去，于是取道冀州。一路上劫掠为食，到处骚扰。冀州刺史丁绍闻报，率领所部，伏于要道截击之。汲桑、石勒分头血战，仅以身免，随从尽被杀死，二人又复相失。汲桑不见了石勒，思量不如且投乐平去暂住。

且说此时乐平聚有一股匈奴，为首的名伏利度，拥众二千，时出为患。刘渊屡次使人前去招降，伏利度曰："大丈夫当纵横天下，何能屈服于人！"谢绝来使。刘渊因此深衔之。此时汲桑兵败将亡，单身投到乐平求见。伏利度聚诸胡商议，曰："汲桑兵败求我，何以待之？"诸胡曰："汲桑纵横河北，海内知名，必不能久于人下者。今不如乘其兵败远来，执而杀之。"或又曰："汲桑骁勇，可引为己助，不如纳之。"伏利度曰："乘其败而杀之，不仁；此人必不甘居人下，纳之是自添肘腋之患，不智。我皆不为，谢绝之可也。"遂使人拒绝不见。汲桑此时进退无据，心神恍惚，默计不如暂回茌平，以图再举，于是怏怏向茌平而去。

比入茌平境，日将暮。在路见一虬须大汉，将一群马在草地上放青，不觉触动旧业，驻马睇视。大汉曰："汲将军何日归来？"汲桑惊曰："汝何人，何以识我？"大汉曰："将军贵人，自不识草野贱役。小人复姓乞活，名田甄。昔年与将军为邻，故得识尊颜。"汲桑叹曰："吾不如尔也。"遂把兵败逃归一节，略述一遍。田甄曰："将军勿忧，小人牧厂离此不远，就请到厂中小驻，当略备小酌，为将军洗尘破闷。"汲桑大喜从之。田甄引至厂中，置酒相待，又招得邻里数辈相陪。汲桑酒酣，叹曰："吾

自起兵以来，曾无如今日之安闲也。”田甄曰：“将军还思起兵恢复否？“汲桑曰：”吾誓雪此耻。他日再起兵，当用汝为大将，以报今日之谊。”田甄举手称谢。众人亦附和称贺。汲桑自觉得意，指诸人曰：“今日得与诸君幸会，共联杯酒之欢。他日起兵，当用某为前锋、某为参谋，某为司马。俟扫平四海，与诸君共享承平，不亦乐乎！”众人一齐称谢，于是尽欢而散。汲桑即留宿厂中，田甄亦自归卧室。

将欲就寝，忽见一人，在自己卧榻上鼾睡正浓。田甄大惊，急取火视之，乃邻叟高平也。田甄呼之醒，曰：“适奉邀陪汲将军饮，叟乃不至，今何故卧此？”高平曰：“特来贺君。”田甄曰：“何事可贺？”高平曰：“汲将军已许汝为大将，岂不可贺？”田甄笑曰：“此日后之事，何遂先贺？”高平跃起曰：“然则来吊君！”田甄又笑曰：“又何事，乃烦叟吊？”高平曰：“不独吊君，亦以自吊；不独自吊，且吊茌平。”田甄讶曰：“何事可吊，请道其详。”高平曰：“汲桑以一莽夫，妄图大举，屡次兵败。今番且丧尽人马，片甲不留。东海王、苟晞、王赞等军威正盛，探知汲桑逃回茌平，岂不整兵来追？汲桑未必肯束手待缚，未免招集人马，为守御计。如此，则无论谁家胜败，茌〔平〕必为战场。尔我及茌平百姓，岂复有安宁之日？岂不可吊？”田甄大悟，曰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”高平曰：“汲桑反叛，久为国家之患，朝廷深恨之。今彼单骑至此，大兵一到，彼终难久持，必将就擒。我辈同处于一地，无端与之同受兵祸，甚或同为俘虏，此愚者所不为也。君倘能杀之，以其首投东海王，富贵可立致，又可保此间一方之太平，岂不妙哉！”

田甄大喜，送过高平，持刀直至汲桑卧处。窃听良久，觉其鼾声雷动，乃潜至榻前，举刀力向心窝刺下。汲桑大叫一声而

死。田甄取下首级，用木匣盛贮，次日平明，即飞马起行，投许昌大路而去。行近上党，突遇一人，策马迎面而来。田甄举首视之，认得是石勒，不觉心虚胆怯，拨马走入林内，意图避过。原来石勒因兵败，又与汲桑散失，探得上党有张㔨督、冯莫突二人，拥胡兵数千，据住城池，与晋兵抗拒，正思量要投那厢去，不期在路恰与田甄相遇。石勒本不认得田甄，因见其仓皇返辔，转起疑心，加鞭赶上，挽住马勒，叱曰："往那里去？"田甄到底是心虚之人，不觉面如土色，呐呐答曰："过路之人，不期冒犯将军，尚祈恕罪。"石勒大喝曰："汝见我何故惊惶。必是歹人。汝木匣中所藏何物？"田甄曰："匣中是先人骸骨，将负之归葬茌平。"石勒曰："汝往茌平，何得反走向这条路上来？"言讫夺过木匣，打开一看，原来是血淋淋一颗人头。仔细审视，认得是汲桑首级，不禁又悲又怒，扭住田甄，细问来由。田甄无奈，将路遇汲桑，引归款待，汲桑历言兵败，投伏利度见拒，商议起兵，曾许自己为大将，后被邻人高平来说，方将汲桑杀却，欲赍首级往东海王处请赏，细细述明。石勒大怒，拔出佩刀，将田甄结果了性命。仍将木匣盛贮汲桑首级，就路旁林子里，掘成土坑，草草掩埋讫，即上马径投上党来。

㔨督、莫突二人闻石勒来，大喜相迎，待为上客。石勒住过数日，尽知其军中虚实，因说二人曰："昔日闻刘渊起兵伐晋，曾欲与二公合纵，嘱起兵为援，而二公不从。今使晋人一旦起兵来攻，不知二公有何方略，以拒晋兵？"二人闻言，面面相觑，不能回答。石勒曰："事势至迫，必求援于汉。汉单于记念前事，必坐视成败，以收渔人之利。二公又将奈何？"二人同声曰："公既垂问及此，必有良策，望即见教，某等愿降心相从。"石勒曰："上党弹丸之地，战守均未足恃，独立无援，是自取灭

亡也。汉单于刘渊，礼贤下士，若举上党归之，必见重用。惟二公图之。”二人曰：“吾等昔日曾拒其请，今一旦相从，恐不见纳。”石勒曰：“刘单于度量宽宏，必不见拒。”二人大喜，因留兵守上党，自与石勒往见刘渊。刘渊大喜，封张訇督为亲汉王，冯莫突为都督部大，仍镇守上党。自此上党亦归刘渊。又封石勒为辅汉将军、平晋王，留在身边听用。石勒念及伏利度不纳汲桑，以至汲桑被杀，急欲报此仇，因入见刘渊，言伏利度久据乐平，不肯归服，宜速图之。

不知刘渊如何回答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篇校点者：于东元　责任编委：王继权）

中国近代小说大系

书　　名　近十年之怪现状　新石头记　糊涂世界
两晋演义
作　　者　吴趼人
出版发行　江西人民出版社
（南昌市新魏路5号）
经　　销　江西省新华书店
护封印刷　江西新华印刷厂
内文印刷　江西印刷公司

开本 850×1168　1/32　印张 22.25　插页 23
1988年10月第1版　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
字数 500,000　印数 1—3,000册
ISBN 7—210—00221—9/I·97
统一书号　10110·590
定　　价　9.70元



